

集部第八五冊目次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七卷

〔明〕金聲撰
明末刻本

.....一

榮木堂合集三十五卷

〔明〕陶汝鼎撰
清康熙刻世綵堂匯印本

.....一三七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七卷

〔明〕金聲撰

明末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燕語閣集總目

卷之一

奏疏

卷之二

館課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燕語閣集

總目

卷之五

書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記壽序祭文傳墓誌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據寔奏報疏

和輯忠勇疏

奉命回奏疏

敬謝職銜疏

備陳方畧疏

引分陳情疏

燕詒閣集 卷一 目

敬陳本務疏

再陳治安疏

請告第二疏

陳謝修曆疏

陳謝食忌疏

備陳守禦疏

據實破說疏

請命終制疏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

宗伯顧瑞屏先生鑒定

據實奏報疏 已已

臣以小臣受 皇上眷顧。憂天之心。危夕不寐。半月以來。氣血欲盡。惟餘孤志。耿耿欲前。自念生存一日。即爲 皇上竭心力一日。臣之所能。惟仗區區朴忠。鼓舞羣策羣力。畢歸於忠義一路。以爲 君父用而止。自受 簡命。事事草創。措辦倉惶。始臣信申甫實。以甫自造戰車火器。所向無前。與其一往殺敵之氣。

燕詒閣集 卷一 疏

今申甫所募新兵。雖務求精壯。然給衣裝。不十日。編訓未數。口旌旗金鼓。尚未習也。兵部無選鋒見與。於二十五日。送新募水給衣裝兵二千於甫。甫未收。於二十七日。復送臣。臣以今師皆烏合難用。是用躊躇。又申甫係新立一軍。所需器用。種種皆旋取旋辦。缺一不可。臣日夕拮据。移文催督。難可得辦。臣惟懼不知所爲。臣以文臣請纓。自以 國家事皆已事。雖軍旅非所當與。不敢不免。欲集思廣謀。爲 皇上效一臂力。至於錢穀會計。簿書出入。素所未習。欲勉不能。

視。勞。氣。日。熾。中。心。如。焚。日。爲。國。家。籌。安。危。大。計。而。心。力。苦。疲。於。瑣。細。伏。望。勅。下。戶。部。委。一。司。官。專。理。其。事。伏。念。臣。所。不。必。爲。而。自。請。者。急。君。父。之。憂。也。於。力。所。不。能。爲。欲。勉。之。而。終。未。安。者。恐。悞。君。父。之。事。也。總。督。在。南。臣。于。軍。前。置。將。用。人。等。事。悉。聽。甫。權。衡。務。令。獨。展。其。才。臣。區。區。之。心。有。欲。入。告。君。父。而。尚。未。敢。者。臣。之。微。能。可。矢。天。日。惟。事。君。無。欺。好。賢。不。倦。能。鼓。人。心。之。忠。義。畢。效。力。國。家。而。已。耳。勢。與。願。違。日。懼。殞。越。伏。望。聖。鑒。臣。死。不。朽。

燕語閣集

卷一

二

和輯忠勇疏 已巳

竊惟遜讓不遑者文臣之態也。剛狠不馴者武夫之病也。臣見申甫才薦之皇上。皇上見其才授之專征。至若滿桂驍勇能戰。臣與大同撫臣張宗衡交。因知桂才亦素嘉其人。今皇上授之總理。臣私謂兩才當事。事必相濟。不謂桂既重。遂舉起不相下也。本月初二夜。甫將軍至營。報稱鄉民驚逃。稱有達子數十騎在新榜掠。被奇兵出營搜捉。當獲一十二人。至次日滿桂提稱係彼夷丁。報到臣。臣恐敵黨傳令釋放。詎初六日未時。甫大軍出廣寧門。據甫初七日塘報。稱本日達賊數十騎衝突而來。將本縣塘報官人蔣國祿丁元殺死。百姓齊驚。本營當時守備李承勲率家丁齊上。役殺死營兵一人。衆兵齊上。活捉五人。又守備毛登和活捉一人。見在營中。目下達賊正在相持等因。又報稱本日申時。達子無數。因布本縣外營。偶與巷數百騎衝突而來。差官看時。有達子一半。中國人一半。亂箭射入營中。我兵堵截。不敵以神器相加。少頃。又數十騎從西南來。徑衝大營。百

姓惶亂、衆兵堵截、鄉民陳本孝等奮勇斬夷、首級一顆、衣服一領、互納一隻、達箭七枝、刀一把、爲此理合塘報等因、又於初八日接申甫揭帖、稱所獲夷人、正欲解入、又傳爲文將家丁、聞文將者桂部下將也、臣聞此不勝發惶、兩軍不和、後每相遇、必先相自殺、傷萬一虜聞之、爲所乘、爲害匪淺、臣欲出爲調和、而二將皆奉便宜、以臣忠誠、自信頗能感人、而權微不足以服之、非皇上攝以大義、其氣未易平也、又各起兵新兵、諸將多有未調、伏望 詔令和輯、同心協

奏稿

卷一

四

和

臣等伏以、臣等乃能外威、臣念之至、然臣等之

奉命回奏疏已

臣本月初十日接邸報、該臣奏爲據報軍情等事、奉聖旨金登便諭、二將務令輯睦、毋得自生猜防、致誤軍機、罪責均任、新集兵將、該部還通行諭、飭、欽此、欽遵、臣自受 皇上簡命、日夜念 皇上威德、所以詳諄、勉甫者、備至、今得奉 明旨、更反覆開諭、令一意圖賊、臣隨歷荒郊、馳至滿桂營、爲桂慷慨言、虜事方殷、不可以部曲起、舉桂亦是臣言、然臣此行、遇環走二十餘里、閱一二營壁、執途之難民數人問之、

奏稿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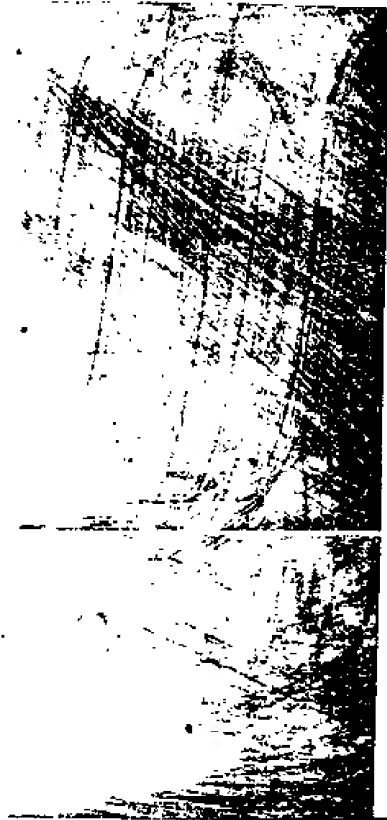
五

奉

於衷戚然、臣聞虜不過萬人、我不得志於虜、虜得爲寇之道、而我得自困之病也、我兵不下數萬人、法室探虜必趨之道、諸將各據險列營、首尾相應、奇正互用、則虜難以逞、今諸將各統兵數千人、不相聯絡、費庫糧、則多分以遇敵、則又患于少、此不啻以多者也、將不得不任其失策、然亦有難手爲將者、臣從滿營歸、漏已二下、道過施洪謨營、宿申甫營、見募營人馬、當朔風寒苦之際、皆露立枕戈臥、不得有勝飽之象、不戰先疲、况虜以掠劫、日飽且樂、而我驅此惺弱者

與過難矣。然大兵四集，費金錢鉅萬，工戶二部告辦，爲艱。欲使士飽馬騰，亦又難乎爲上者，因其難而不思長策，則日困一日。虜不過可憂，虜退亦可憂。四境蕭條，藩籬破壞，兵民疲于外，財用竭於內，如此用兵，不謂之自困，不可也。惟皇上與二三大臣蚤圖之，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國家用兵三十年以來，迄無成效，寧不盡坐此故。



敬謝職銜疏

臣自傷才術淺短，意願空長，值醜虜犯順，君父焦勞，妄慕被髮縵冠之義，非爲人臣子者可以瞻前顧後之時，遂不度德量力，強受簡任，不謂力不從心，勢與願違，僅顯一士區區之節，竟無國家分寸之功。臣憫心傷恨，痛不欲生，不圖復荷聖恩，浩蕩無涯，畧事原心，不卽加誅，感法外之餘生，欲致身而無地，不遑寧處，急圖自效，而罪過既彰，分不得復受委任。臣滋戰慄，不敢煩瀆，臣日夜惶愧，如坐芒刺，一身

無憾，進退維谷，出入忽忽，不知所之。臣久當奏職，以續查軍需，并移會各該衙門收取未盡于今本月十八日粗得竣事，臣原蒙欽給密札，其防禦事務關防一顆，敬當奏繳，伏望皇上勅下驗收。至于臣風憲職銜，本爲軍務推授，卽幸而有功，謝事之後，猶不敢當。况臣罪丘山，豈得醜頑久稽，每一念之，置身無地，伏望皇上蚤賜罷斥，以肅臣紀。若獲榮，聖恩終不加誅，或以臣罪在前，非功不贖，置臣重罪之地。人所難爲者，使得盡力報稱之下，畢命行伍之間。

臣死不朽。或以臣才不堪。臣心可原。有過無大。既編
臣于氓隸。許臣尚得攻苦食淡。窮今古事物之變。因
銜摩厲。以期異日桑榆之收。庶幾餘生未爲聖世
棄物。可以不終負。皇上特達之遇。臣自恨不才。孤
負夙志。肝腸摧結。憔悴非人。痛念天恩。日夜感泣。
心憂國事。不能奮飛。語無倫次。伏望聖鑑。臣曷
任恐懼待命之至。

忠愛之思百折不回

燕語閑集

卷一

人

敬二

引分陳情疏 庚午

伏念臣生平忘孝自矢。抗心希古。妄許皇上以努
力馳驅。今不幸顛蹶。此志孤耿。誓死靡變。有如覲然
在位。分不敢默然容容。而肝腸空熱。學術未成。才識
疎淺。無以自效。臣雖不敏。質恥素餐。主憂之日。臣
辱臣死。臣愚以爲當然。而知臣莫如君。皇上矜
其愚。不忍棄之徒死。夙夜思維。既捐軀圖報。其路無
繇。而戴恩愈深。愈難苟容。自全以康君祿。雖
皇上原之。天下未必能盡諒之。卽天下能諒之。而臣
寸心斷斷不能安之。仰念天恩。俯顧憲術。進退用
舍。如臨淵谷。反覆思之。五內抽裂。神傷氣悴。不能自
存。此心此境。獨處獨苦。不得不歸命投誠。控告君
父。伏望皇上慈臣至情。全聖恩分。仍賜罷斥。使
臣可以仰戴聖恩。存身氓隸之中。臣曷任惶悚懇
切待命之至。

燕語閑集

卷一

七

備陳方畧疏 庚午

臣不才有願莫遂。虛負 皇上知遇。皇上雖鑒原臣。臣愈自傷之。心念 天恩。晝夜感泣。欲堅求罷斥。草疏屢就。值 國事多艱。君父焦勞。不忍自棄。遠離 闕廷。欲捐軀圖報。其路無繇。空復戴冠束帶。從士大夫之後。萬非所安。夙夜思維。典少效尺寸。而臣當有言不信之時。事關兵餉。又非所敢請。度臣力之所能。爲與今日之所不容。緩不必另開事端。而於奴勢不無少創。於 國家不無少補。者在于今日。蚤空燕語開集 八卷一疏 十一 備二

乘便聯絡朝鮮。朝鮮與奴老寨。止隔鴨綠一江。今醜類敢長驅入犯。縱橫不止。無復狼顧之憂。自度無敢議其後者。以故東江牽制。未可一朝而廢。而東江實全藉朝鮮爲居停主。不得不蚤爲 宣諭。然今日諭之。又要令朝鮮無所驚疑。決宜乘 皇太子 冊立。頒詔而去。今 詔書權宜附其陪臣以往。益未開虜警以前議也。臣愚以爲在於今日。有未便者。值虜警而大禮之行。遽乏特使。未免生外夷心。奴既合來。或復適鮮。勢益無忌。東江數萬生靈。將反爲奴用。臣

不才蒙 皇上寬宥。七尺餘生。久非已有。非常苦難之事。以効力 國家。不可以竟初志。願乘風破浪。舉尺一之 詔。涉島嶼之鄉。宣 朝廷威靈。感以至誠。動以利害。僅得藉手相機。與東江相仗。圖乘奴虛。縱未敢卽言揭穴。而振聲援以制之。奴宜有却行狼顧者矣。卽不然。而使朝鮮受臣聯絡。亦無令折而入奴。且臣之往。便得畢力盡意。遍歷諸島。探其虛實。詢諸將士。圖上方畧。以報 皇上而佐廟算。以待能者。固區區報主之誠。得以稍展。而 皇上所畀。不過一紙燕語開集 八卷一疏 十一 備二

詔書所必附之以往者也。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開人所不敢開之口。才誠膽畧在兩漢班陸之上。

教陳本務疏 庚午

臣悅債之極不意復待罪於此何敢更輕言天下事
痛仍生平致力忠孝留心當世既躬逢聖明特荷
知遇一時君臣殊不讓古乃舉人未效所學竟不適
用疑于古道不復可行壯心不甘夙夜思過自知所
向未爲大謬而閱人未廣歷事未深動不遂志亦所
空然伏思皇上聖本天縱言動舉錯允合古法好
學寡欲法祖敬天求賢若渴受言如流較古帝王真
無間然謂空風行草偃本立道生人與天協功隨事
集矣而尚兵困于外財匱于內實未必勸罰未必懲
主德且勤風習如故其故何與將人材絕不如心而
時事幸無可奈何與抑終無道而處于此與願皇
上更深思其故也臣伏見皇上晝夜焦勞惟日觀
天下之事而實未嘗口習天下之人皇上以不世
出之聖與大有爲之業定使天下之人才與不才盡
在皇上明曉之中即才矣而有所長與有所短皆
得一秤量之確然不爽然後斟酌位置惟皇上
之所使而始可執賞罰以隨其後此不可以懸斷臆

度不可以盡得于章疏之中不可以徒參互於外護
之異同必皇上親自嘗試齊受之而又不可以旦
夕之間一二見而足也往者皇上朝見不輟召對
時勤既而問無所得鮮當上意而皇上亦遂教之
矣臣愚獨以爲皇上空念往者君臣相見之尚未
數又覆問辦之尚未精皇上所以探討諸臣者之
尚未深切著明而不空謂相見之爲無益也願皇
上自今定爲間日御文華講室倣古疊朝晏罷法其
在廷諸臣若諸卿之東及翰林科道中行誦博等官
非有緊劇事務纏縛其身不得閑暇者宜令輪番入
直晝夜在公而內外官之有專司職業者亦得以不
時進見皇上於官方之情僞得失軍民之大利大
病并廟堂刑賞舉錯之用邊腹虛實強弱之形皆得
進諸臣而考究於堂陛之間而且時詢及諸臣之職
掌如是而大咸集上下漸習即微塵無能益山未
必遽有大奇偉當聖意者而詰問既近情僞自露
酬對相類材品畢呈日月已久以皇上之聽席諸
臣才與不才與其才之所短所長豈復有遁於聖

鑒者哉。且夫今日非誠無才也。士大夫稱華果銳之氣。莫不相與分馳於愛憎毀譽之地。坐消于談笑。隱臥之閒。夫才之爲物。不收之使專心致志。則不生。不迫之使困心衡慮。則不達。不並之使較長絮大。則不見。今因是而令諸臣日夕。皇上之前。忘威日。禦天語時聞。自惟。皇上之社稷蒼生。是念無暇復有他思。計惟。勉學問。奉。屬以思。一當。自非朽敗壞爛之人。宜莫有忍自廢者矣。且不特此也。作之不休。求之不已。天地不閉。祖宗有靈。皇上因是而於百千人中。定得一二公忠。練達不世出之臣焉。以佐。皇上知人善任使者。小大內外。罔不稱職。皇上又何求而不得。何令而不止哉。伏惟。皇上少留意裁察。臣請得畢暢所欲言。臣不任懇切待。命之至。

廷達治體之言可與荆公上仁宗皇帝書參看

再陳治安疏

臣雖不才。終不敢內負夙志。上孤。聖恩。思維。國家興衰治亂之所繇。國事日艱。敬陳本務一疏。非敢湯爲條陳。以飾觀聽。實攷古證今。念之甚熟。皇上欲內順外戚。久安長治。所當逐事整頓者。未易盡數也。而非。繇臣所言。以端其本。則大之終無提綱挈領之要。密之亦實無批郤導窾之槩。皇上雖赫聲濯靈。法在必舉。亦似有令行禁止之意。而大勢如故。人心未回。苟且徼倖之情。日惟求免。任事圖功之意。迄難真實。空勞。皇上宵旰之心。終無益于治亂安危之數。此愚臣所爲拜疏以來。齋居不寐。再三等度。而愈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治安在人。今古所知。臣謹按古今論人之法。未有不以言爲久端者。即。皇上今在穆清之上。所繇以明見萬里之外者。固大半取裁章奏中。卽間別有探討以得入之情。偶有不出于人口而達于。聖聰者乎。而言有二。覲面問答。致之于筆墨。敷陳其簡切尤不可以同日語。既無。往復之。使君臣相與。敝精神以費時日。而又得以

實察人之真誠。于神情出入之間。且天下之人未有不及覆推究以得其才之短長而遽試之事。天下之事亦未有不反覆推究以得其至當之歸而遽責之行。者。惟觀聽不惑。考之有據。務以光明洞達之意。曲盡其是非利害之情。自求無不獲。發無不中。無論皇上聖神文武。固當遠述堯舜。近憲高皇。不屑屑漢唐諸君。卽攷漢唐一二有爲之主。當時君若臣莫不相與諮詢考度。共取天下而商畧之。人見其可而用。事見其可而勦。未有遽置士大夫于度外。厭薄以爲不足與謀。無可深求。而空驅策之以望其奏功者也。今世士大夫承平日久。習氣資深。皇上聖明。不幸際此厄運。要當密心耐意。磨勵鼓舞。長養裁就。以望其有成耳。虜人內地。今茲半年。迄無一人爲出勝算。非諸文武反出奴虜諸頭目下。非不畏法。非不願通侯之賞。繇講之無數。而習之不精也。及今講習。圖得一當。雖曰不嫌猶爲未晚。今事外之人。旣以成敗安危無與已身。徒立而睨人。以優游于不學不思之地。而當事之身。則目焚耳亂。手足匆忙。又不暇有可學。

可思之時。惟賴皇上以神武豁達之用。問取此從容暇豫之人。以蚤朝晏罷之法。而寓日考月試之意。庶幾其有獲焉。而或又難于一舉。是天下之人才無時而出。止聽命于天之自生。天下之難無時而平。止聽命于天之自定也。今廟算淵微。聖謨深遠。愚臣淺薄。無片長寸效。何能仰窺萬一。輒敢侈口多言。願靜觀今日之事。與今日之人。臣雖愚思。皇上必非以內外諸當事爲皆必可賴之人。以今日所布置調度爲百不失一之算也。請目前固無以易此者。毋亦姑

請告第二疏 庚午

臣惟臣子大義。篤於匪躬。臣雖積痛日久。不敢一言及病。至前六月廿七日。突然氣塞。至昏暈竟夕。吐血連日。臣力竭難支。始敢據實上乞骸骨。復蒙天恩。念臣服官未久。臣感激忘生。伏枕三旬。見城務久曠。覺體氣暫平。不敢卽安。隨勉疾視事。不圖復以勞煩。于本月十一日。日本症隨發。而怔忡痰厥。更劇于前。病苦之狀。未敢瑣陳。以瀆聖覽。臣惟奉職無狀。神思短竭。于軍國蒼生大事。不能少有裨助。何得以一身。盡諸閑集。八卷一疏。疾痛長呼。君父之前。而臣情勢萬不獲已。念服皇上二日之官。則常盡皇上一日之職。今乃以風憲重職。司皇上耳目之寄者。爲微臣解藥養病。苟容竊祿之地。有日如歲。生氣漸短。臣之危殞。日可俟也。臣雖捐棄道路。區區一身。何足自惜。而臣自遭際聖明以來。讀書學道。致身事君之志。自矢必遂。不幸苦爲才分所限。學識所局。天不愍念。更有病魔纏綿。而困之。雖踟躕高天厚地之中。尚思仰荷聖澤。得靜息身心。收召魂魄。究所未知。增所不能。誓于此生。

要得一當以答聖明。庶生前生後無所復恨。而今身命之憂。迫于目前。則亦未免有貪戀聖世不忍。徒死之心。伏惟皇上聖明。鑒臣非遺忘君父。自便身國之人。非真無可奈何。定不敢輒資。聖聰使臣餘生寬然。幸不遽絕厥命。學問方始。亦何忍終自廢棄。至如臣父母衰暮零丁。流離床褥。念臣無狀。日夕驚憂。知臣無能坐糜國廩。願言一見。待以瞑目。臣至情。家不先國。使臣可自效。亦何敢言于皇上之前。臣曷勝激切待命之至。

請告第二疏

庚午

卷二

陳謝脩曆疏 奏西

臣遭際聖明，拙忠不效，不幸預疾，乞骸歸田。叨蒙皇上矜全，不卽廢棄，許令首丘，得就醫藥。臣歸之日，泣見老親，恍若隔世。北謝天恩，感賜餘年。雖伏枕一丘，報國之忱，耿耿不墮。至於僥倖痊愈，旦夕就官之念，則斷斷不忍起。臣之自知，甚於人之知。臣死，不敢假愛，戀君父之心，以不勝任之身，且不易稱之職也。今輔臣徐光啓以修曆乏員，或傳臣病痊，漫及疎庸，仰荷俞旨。臣聞命之日，心恆若禱。臣之父

卷一疏

三

先

除強仕之歲，及服官政之年，而後東西南北死生赴之，不敢有愛。乃今國事多艱，未可輒以一人而開群臣自便之門，既不堪任，應終廢錮。臣獲大造曲全，臣雖居田，亦當據此身心學道，著述以助聖化。誓於此生，隨地致力，圖報少効。而後敢死，統祈皇上鑒原。臣曷勝懇切請命之至。

隨地致力四字當爲今日士大夫敬佩名箴

卷一疏

三

先

陳謝金憲疏 乙亥

臣以書生幸逢聖作身依日月叨補中祕甫及期年會逆奴犯關奉命倉卒欽授憲銜從事戎行孤臣負移山之愚皇上簡當熊之誠至于辦事之後請斥疏章前後五上而溫綸五加恩益常分天下忠義聞風感奮元臣身受而臣御結愈深矢思膏迹捐心自維益恥苟祿此則臣乞骸歸田之初志也誠不自意故輔臣徐光啟忽騰薦剡遽以臣承乏修脣臣病未痊愈學非箭門雖職列清要典憲今古無語聞集 卷一 疏 三 金一

人多爲臣榮之臣心獨不自安伏具疏乞休雖未獲允放一明旨業具呈堂官堅懇代題并力求故輔臣徐光啟題免臣心勿欺久蒙鑒在乃今本年正月忽得邸報吏部推臣出補山東驛傳道伏念司道雖外吏遠離皇上無復出入禁闕補過拾遺之任顧燕方面受皇上崇秩非積日累俸不可得非夙習吏事不輕除授而臣以服官無幾月之人今又抱病在籍何所短長而遽獲斯職鵠梁之疾愈刺于心切思臣之初志已邀皇上鑒原臣之職銜獨蒙

皇上欽授皇上不以臣爲不肖疊賜溫綸不許辭免臣尚反身問心理病力學攻苦食淡磨厲堅忍未敢就列今銓臣選又別補義豈得非分際就臣踴涼孤冷時思古獲若幸而徵天積學有成舍身報國此生此身惟皇上所驅使其于君父之官敢有擇焉不然而蔬水沒齒分實甘之臣即不自惜死不敢容容竊位以辱聖明

歷數知遇卽古君臣亦不多見宜其情彌篤而報彌堅也

備陳守禦疏

臣甫筮仕、讀書中秘、遭逆虜犯關、痛憤主憂、奉命倉卒、從事戎行、臣受皇上特知殊恩、雖以病歸、而讀書學道、期得一當以副皇上奠安天下之心。庶幾君臣道合、用垂千古、日夜磨厲、不遑逸安、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隕、去冬聞逆虜深入、苦塊之中、不能奮飛、繼值關賊披猖、大帥南逝、亂賊公行、檄文盡冒、勤王官兵沿江屠燬、漸逼金陵、東南震恐、望風潰徙、蒙撫按徽行郡縣、各屬防守、臣從郡縣有司、

義許開集

卷一疏

二

守一

有報文稱、沐國公兵合郡人見兵不同名號、而又分道並入、定相攻殺、至廿七日、而郡人被殺掠、自祁奔入者、稱兵已到和城、皆楚人、江右人及徽本郡人、且雜剪髮入、婦人實無黔人、而又絕無黔將、則合郡鼎沸、夾以爲賊矣、是時各鄉諸亡賴分兩路而走祁、發者如市、諸面生可疑及外之人忽歸、而佈各鄉者、所在見告、婦女之畏辱而自盡者不可勝記、是時各縣各嚴城守、臣鄉居不敢徙入城、身鎮定以安人心、謹相約各設備以待、至廿九日而郡人自祁奔入者、

義許開集

卷一疏

守一

及士大夫之後、以爲欲抗賊氛、先定民志、日宣高皇帝六諭、告以人事父母、各保井里、出事君上、共固封疆之大義、與民同命、效死勿去、臣效空言、民有至性、聞之無不泣下、感奮者不意三月廿四夜、忽傳婺源縣報文、稱四遊擊將軍之兵自黔入鳳、既舍大山峻嶺、繇江西樂平思入婺源、而到徽州、絕無鳳督明文、而又適當賊陷、斬黃之後、合郡皇皇、舉疑爲賊、以爲警在徽南一路也、至廿五日、而徽西祁門縣突又

祁賊廿八日已遁祁東、與祁縣二縣居民兩相格鬪、幸未入休境、而聞聞已畢、賊已遁矣、至四月初三日、傳得婺源所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之兵、全未入、婺以三月廿五日、盡爲江西樂平居民所憤殺、傳其兵爲鳳督監紀李章玉所募之黔兵、其將劉弼、璵李華玉、姜美三人現監樂平獄、其兵少有得脫者、樂平申江西各詳內稱、盡舉而殲之、樂平印信報文、現在祁縣、諸當事處也、殊不意料李章玉反指殺掠祁門之意、認爲黔兵、而逞其偏詞、激怒鳳督、置樂平而反

求徵人。徵人不能應命。遂蒙嚴察。嗟乎。章玉何心。其於饒之舉。平既縱兵作戕。盡喪其兵。而不敢言。而於徵之。邪門復故。認賊爲兵。喪於樂者。責於徵。不惟可蘇鳳督以自解。說其無罪。且圖以遂其當。初蘇樂人徵之初。念而洩其中。阻於樂。不得入。徵之私忿。臣不知督臣疏中。參臣何語。願督臣讀聖賢書。自號知兵。竟不問兵隨將轉。將在何處。兵在何處耶。且督臣受詔爲皇上殺賊安民。臣諄切同等。望其旦夕滅關擒獻以解。主愛而拯民難。督臣豈不見諒。而監紀燕語問集 卷一 守三

日徵人殺兵。卽疏來曰。徵人殺兵。竟不察監紀當日突遣兵改道。事屬詭異。已違督臣節制。自非其欲攻其萬無再分兵。別行復與名堂。而兩路並入之理。豈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並冒認他路之賊耶。念此一舉。祇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皇上威靈奉當路嚴徵相率百姓。徒以嗜貴相誓。聞賊不走之故。不意遂致有臨難相助。見賊出禦之事。郡縣而皆若此。其於國家之事。豈無小補。此亦何所圖罪於督臣。而必不相容。徵區區一郡。不難以是非聽之公論。禍

福聽之。聖裁。而念此逆賊未靖。人心危疑。將逼江東。南諸郡縣盡以守禦爲畏途。以奔潰爲上策。相率動色以徵事爲戒。其於委而去者。友充而效之。民志不固。將何藉以抗賊氛。頃塘報獻賊臨楚省城。鄉民方奮勇格殺。縛賊報官。官諭以恐係官兵。不得輕殺。民遂奔潰。而省城隨陷。宗藩生靈一時俱盡。此亦皇上之所惻念。而督臣之所宜寒心者也。

據實破議疏

督臣馬士英參臣微祁縣官有司一疏初未發抄臣不知疏係何語止直述當日情事拜疏進呈今督臣疏稿方傳佈事雖在臣一郡而聞江東南及天下利害臣不敢不據實明辨字多踰幅惟呈上幸畢賜覽察督臣疏內大端初據臣本府知府唐良懿中文述三月二十五日婺源縣報稱劉謝李四遊擊將軍領兵經樂平等縣將入徽州飛票一紙妄以爲其兵已入徽境而續據監紀李章玉與萬民安鄭天卿等乘三月同時祁門有堵賊之舉遂共勸嚴密其兵已入祁門而因捏臣與推官吳翔鳳入祁殺之殊不知婺源在徽之南祁門在徽之西劉謝李之票以三月二十五日錄發報府者仰于三月二十五日以淫殺焚擄激變樂平居民二十六日爲樂平憤殺始盡謝上用不知下落劉昭廷李華玉姜美現禁樂平獄樂平印信報文府縣現據何得更有四遊擊亦復阿稱姜劉謝李而捏祁縣接濟四將于教場安宿捏臣與吳推官領兵到祁謝將官自刎而亡生擒姜

劉李三將而且捏爲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白也樂平去祁門六百餘里以祁門六百餘里外被殺之兵現禁之將皆可捏爲祁門城下所殺所生擒而且捏爲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白則自餘所捏以臣與吳推官在休寧去祁門二十里外之人捏爲領兵到祁捏爲誘點兵束器械入祠而焚祠以殺種種怪誕一任說謊似夢似雲又何所不至而臣獨嘆借督臣爲國太吏重臣輕聽細人謠語便幸爾入告一君父夫太吏重臣之體抑亦不意督臣方自號知兵鈞深致遠顧于所部之將之兵所行之地方所到之時日及不幸失律於所失律之地方與失律之時日而皆一切憤憤乃爾又將何恃以揣賊情而得賊勢知已知彼一切不謬乎方姜劉謝李飛票之自發入也正當賊冒官兵偽票公行鄰微祁縣屠殺慘毒閭閻一日數驚之時下自士民上自縣府道院諸臣無不驚疑以爲是賊皆嚴檄明示勸督鄉勇協力堵截此徽南一路而戒嚴已若斯矣况不一日而徽西之祁門又報沐國公兵將入比及兵到皆江楚及

北方及本郡之人。祿結成隊。如鬼如賊。不知所自。而
爲之先導。實本土無賴。黃應鳳也。閭郡共指以爲。姜
劉謝李自婺路入之。票果僞耶。則此邪路爲分兵別
號。而兩路夾攻。襲陷徽州無疑也。若姜劉謝李自婺
路入之。票果真耶。既不獲已。而改道又何苦。無故而
分道。則此乃亂寇乘機。因兵之入。而分路揚威。遠藉
以取事者。益無疑也。當是時。各鄉諸無賴。一日而皆
洶洶。走迎於祁婺。各鄉諸逋逃。外出不軌之人。一日
而忽聚。潛伏其鄉。外集內亂。相期益作。羣羣是發。

燕語閑集

卷一

三

三

直須時刻而東北近部。計備勤王諸師。是賊是兵。虎
視狼顧。各整棚牒。又窺使卽入。當是時。非天祐陪
京。豈惟微之爲微。久不可問。一微潰而大江東南之
事。臣實不知其所終始也。皇上詰問督臣。當是地
而居是時。爲人臣子而爲皇上封疆計。爲民牧而
爲民命計。有識而不多事者。義當如何。其空開門而
揖抱頭而竄乎。當是時。城以內。郡縣有司任之。城以
外。臣不得不與諸鄉紳各鄉民分任之。願高皇帝
神靈仗。皇上天威。幸有時昔與諸父老人士約。論

各鄉各守其處。有險要則附近各鄉相約而共守其
處。而決不以一鄉人走入城。不以一城人走入鄉。不
以此鄉人徒走彼鄉。不以一人窺便而挈妻子棄其
鄉。以走外郡。亦惟是鎮定無走。各設備以待耳。殊不
意諸縣之人。相傳時昔約論。亦共相堅。至二十八日
而祁縣居民。既身見淫殺。又力當賊衝。義無所逃。勢
不獲已。遂不遵矢石。不顧危亡。突爾出死力以捍賊。
也。當是時。臣目不交睫者八日夜。然實未能親入祁
而以其身當賊。安忍以百姓殞命重傷。所各出之死。

燕語閑集

卷一

三

三

力。冒爲已力。且此捍禦者。皆父子兄弟。自相救死之
民也。待捷荷紳。何兵之稱。督臣乃怒於室。而邑于市。
詆訐爲多事。而諸有司爲無識。皇上詰問督臣。近
日封疆之所以壞。而賊勢所以如破竹之故。乎。民心
不固。間賊即走。而先自潰亂。以待賊入者。蓋什之九
也。此非有司傳舍其官。規利避害。以爲有識而鄉士
大夫先徙以爲民望。恃無官守。不欲多事之所致乎。
督臣以鳳泗淮徐之間。高皇帝聖作物觀之。鄉其
所產人材。皆不堪用。而一惟督臣之鄉人可資撻伐。

臣未敢以爲非要諸事理。初亦不必遲延千里。迨道
。則。惟。其。意。之。所。欲。向。至。縱。橫。曲。折。以。行。于。無。賊。之
地。而。况。更。欲。以。其。行。一。路。之。黔。兵。而。並。禁。百。姓。無。得
他。路。之。亂。賊。則。將。盡。拔。其。黔。人。惟。諸。黔。將。所。挾。以。縱
橫。曲。折。行。于。天。下。而。自。餘。皇。上。之。封。疆。及。皇。上
之。赤。子。皆。可。以。弁。髦。糜。爛。而。安。危。生。死。槩。置。不。問。乎
皇。上。試。問。督。臣。既。惟。其。黔。人。可。資。捷。伐。而。沿。途。亡。命
之。輩。何。以。盡。招。充。數。池。安。左。兵。所。駐。何。以。望。風。即。避
以。左。兵。爲。兵。耶。兵。不。當。避。兵。以。左。兵。爲。賊。耶。兵。愈。不

而。初。未。嘗。稟。命。於。督。臣。及。其。一。旦。沮。敗。於。樂。平。而。必
欲。終。償。所。欲。於。祁。門。乃。適。值。祁。門。知。縣。趙。文。光。方。以
大。計。誦。官。急。媚。督。臣。干。進。呈。身。軍。前。願。効。死。力。陰。助
監。紀。構。害。敵。人。以。故。督。臣。疏。中。每。及。祁。門。知。縣。處。處
盡。爲。袒。護。一。一。皆。作。贊。語。而。後。故。同。臣。等。一。體。題。參
遠。聞。表。裏。連。環。講。張。爲。幻。殊。不。知。文。光。於。四。月。初。二
日。尚。有。飛。報。賊。情。求。本。府。各。縣。護。救。之。印。信。飛。票。固
現。存。也。而。捏。祁。縣。官。自。寫。兵。不。擾。民。之。塘。報。收。貯。在
身。以。爲。後。患。干。証。高。皇。在。天。之。靈。皇。上。如。天。之
炤。其。可。欺。乎。昔。郭。晞。能。謝。段。秀。實。擒。斬。暴。卒。之。教。賈
復。不。終。報。寇。恂。捕。戮。部。將。之。恥。無。論。祁。民。本。屬。殺。賊
原。非。殺。兵。初。不。愧。於。執。戈。衛。國。之。魯。童。卽。在。樂。民。雖
誤。殺。兵。而。本。意。殺。賊。亦。不。失。爲。爲。主。傾。盆。之。啞。婦。而
督。臣。顧。寬。其。私。人。失。律。不。受。節。制。之。誅。飛。恨。干。捍。患
固。固。有。勞。無。罪。之。民。侈。言。劉。超。恣。詆。臣。等。逞。其。偏。詞
以。激。皇。上。一。旦。之。聽。而。圖。陷。臣。等。以。立。威。於。全。魯
弱。肉。可。食。之。地。臣。自。束。髮。負。志。及。歸。田。十。年。攻。苦。食
淡。困。衡。摩。厲。期。得。前。伏。階。前。備。陳。所。學。爲。皇。上

一明天下安危治亂之故。以定宗社億萬斯年之業。朕孤懷日夜以之。而特以多病。未敢遽治。臣之命豈不懸于皇上。而督臣能以其私意相陷。兼今人心厭亂。天欲平治。以今日督臣倖超之功。將來議於朝廷之上。亦遠東來也。卽旦夕城闕擒獻。賊奴恢復。一一爲皇上圖之。亦臣子當分何功。可驕而極口游詞。詆辱臣等爲皇上守禦不二心之有司士大夫。以自明得意乎。而且誇誕其詞。謂在浦之兵。招而不至。在信之兵。憤請渡江。刺刺不休。而終以燕詩開集。卷一。疏。一危言曰。無使與於亂兵之禍。皇上試問督臣。兵。乳。卵。骨。臣。將。與。黔。兵。亂。耶。臣。謹。正。告。督。臣。聖。天子。在。上。天下。尚。有。人。黔。兵。安。敢。亂。安。敢。不。自。悔。禍。而復。爲。劉。超。之。續。者。督。臣。其。可。盡。人。臣。禮。無。太。不。敬。仍望。皇上。勅。令。督。臣。置。對。自。今。以。後。有。兵。賊。混。淆。紛紜。異。突。至。境。上。律。不。及。辨。人。心。危。疑。事。在。呼。吸。者。當。急。防。禦。卽。當。速。納。受。耶。當。且。走。避。耶。督。臣。宜。爲。皇上。急。盡。一。令。使。江。東。南。諸。郡。縣。及。天。下。臣。民。知。所。遵。守。臣。無。任。激。切。請。命。之。至。

以下原缺

金正希先生燕語閑集目錄

卷之二

館課

生知安行論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論

政在養民論

積貯天下之大命論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舉邊才足兵餉議

燕語閑集 卷之二

救荒弭盜議

孔子稱伯夷叔齊而不及伊尹太公孟子作

稱之至論百世之師獨推夷惠而不及尹

其旨何如

澹泊寧靜解

生知安行論 館課

道德之難言也。在天人之際。達乎天而微可以存人。此一定真常之說。而非高世絕俗之論也。今夫人何所不至哉。聖人所恃以經綸天下。謂天下之必歸我。而經綸也者。恃其天在耳。時移事變。類聚羣分。治亂貞邪。至莫可端倪。而究其極。有終弗可易者。不能與天奪也。若充其力。而可以至乎其天。則亦存乎無所不至之人而已。其不可以至乎天者。則物矣。故知與行二者。聖人之道。所固以常存於天地之間者也。天下之知行。其不盡出生安也。夫人而知之。雖密觀於聖人。而究所從來。不能盡然也。况欲益天下之人哉。雖然。聖人不常作。以爲斯道也者。必聖人知行爲而他焉者。莫之與也。則已矣。若其未也。則闕天下而遂之。去其不求知不求行者。置勿論。其有心知行者。自不必生安。而究無不歸于生安。其不生不安焉者。則直謂之不知不行焉可矣。非但然也。所謂不求知不求行者。彼終日所營營而苟能不操一格以準之。而微鑑其所出。非不終日知且行也。卽彼所知。知無不

生。卽彼所行。行無所不安。今日求知行而顧此輩之不若。則亦何以取諸已有而以之主張。儉而餘。聖人作而以爲可以經綸天下。謂天下之必繇我。而經綸者見乎此。此所謂天耳。天一而已。達之乎道。而豈有五達之乎德。而豈有三此天之定也。顧達道而自不能不五達之德。而自不能不三此天之不窮也。天故能生。能生故亦能學能困。天故能安。能安故亦能利能強。非其所生。非其所安。雖竭天下之智力。亦豈能困之。毫末而強之。斯須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聖人作之。而天下不以爲疑。舉而措之。而莫以爲不當也。不可謂聖人以之。則天下之人而強之。從我也。舉凡天下之人而強之。從我者。或不以終朝。况萬世乎。故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知其情。明於其義。達於其思。易爲必知其情。明於其義。而達於其思也。其不欲困而強之。斯亦明矣。雖暫困之。困之而卽以生。雖暫強之。強之而卽以安。故學利困勉者。暫也。聖人與天下所共不得已也。生安者。大常也。萬物之所歸也。方其未

之知未之行也。視彼已知已行者。則生安耳。視彼能知能行者。則學利耳。視已之求知行而若弗得也。則困勉焉已矣。究竟何有哉。孟子恒言之矣。曰是集義所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聞一知二。類悟絕人。而或以爲不如愚也。謂非所生也。克哉。怨欲不行。筋力絕人。而或以爲仁則不知也。謂非所安也。今天斯昭昭之多。仁智百姓莫不各有其天。而吾既歛然以爲非大全也。於是乎反不生。不生而學。學且困。於是乎反不安。不安而利。利且勉。晝夜以圖。若求亡子而急君父也者。以吾不幸而不能如仁智百姓之各任其天也。而方於彼。既多不生不安之意。以吾又幸而知百姓仁智之不克盡其天也。而反諸已。又有不容絲毫不生絲毫不安之責。以是爲不知已。詬厲而彼不知者。觀其外若亦皇皇以爲多事也。吁。豈獲已哉。易曰。不習无不利。蘓子傳曰。習而後利。則利止于所習者。非天下莫不惡難而就易。無必生安之志。自無肯困勉之功。論知行者。接踵而起。莫不以爲道在是也。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民也。而豈士哉。嗚呼。君子

邊道而行耳。知德者鮮矣。

無一人不生安又爲性善添一註脚

唐詩月集

八卷二論

四

生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論 館課

無天下萬世之深情者。不可以與深言天下之事。故未嘗慮之。以爲慮之而不必獲。未嘗爲之。以爲爲之而或難成。嗚呼。天地雖大。固無如人何也。天地生人而與人。以心。心固其慮焉。爲焉者也。故有天下萬世之深情者。必不聽其命於天地。而以爲天下之事存乎其人。天地生人而與人以心。非必盡人心而皆能有所慮有所爲也。君子以爲此宇宙之事。所當爲者。亦無幾何耳。易。用舉一世而皆用其心。以有慮有爲。燕詩閣集 八卷二論 五
必舉一世而皆用其心。以有慮有爲。此亂之徵也。天下有能慮者。能慮則莫敢不舉。其慮有能爲者。能爲則莫敢不致。其爲若是而慮亦不必無遺。謀爲不必無遺。力起而視天下而已無不獲之事。無不成之功。用人心之半。而可以收事功之全。豈異人任哉。而古今聖賢。恒懷能抱具。多不能展。至鬱鬱焉老死而竟不得志者。蓋其可能者人也。其不可者天也。所謂天者。何。非天也。亦人也。所謂人。則非衆人之人。而一人之人也。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明乎此。一人者。慮

天下始不得不畢其慮此一人爲天下始不得不致其爲又明乎此一人者以不慮慮天下始應以不爲爲天下始爲天下以其智力爲一人慮爲一人爲而後不暇分其智力以私慮私爲以開天下之亂萌故萬邦之大而以爲一人慮之爲之而無遺計此萬不獲不成之理也而以一慮釣衆慮一爲致衆爲則此一人者可以治定功成而尚冲然其有餘夫此一人者豈覺自以爲一人而外以萬邦爲萬邦也哉其靜而慮之而見邦雖萬而情形曲折莫不燦然如其指掌之上其作而爲之而不令而從不言而喻亦莫不如臂指之使而呼吸之應也則元良之至也元良者未嘗有萬邦而但止有一人以一人運萬邦若幾乎其難之也以一人運一人如取如携耳亦奚有哉是故萬邦多難莫不謂可愛而有識者或否及其無事莫不嚶嚶相慶而有識者又否若曰是奚足憂喜哉丈夫關情在此一人耳得此一人吾於萬邦何有失此一人吾於萬邦又可有天懷萬邦則必爲萬邦生一人則又爲此一人焉生一二人以成之一人

者既生成此一人者之一二人又生乎其間則自茲以往天下事固確確乎其在人矣如此而尚待天待天亦何時已哉伊尹之於太甲亦直以其身試誅滅之地所謂事過言之尚欲心悟者而尹怡行之豈不以爲此一人者如不幸而不元良則雖以予久在斯位固無如此萬邦何也與其在此而無如萬邦何也其於死庸愈乎毋寧爲之而幸其一悟焉嗚呼古之君子亦直其貞萬邦之念有不可解於心者耳死生且不避寵利安足道且非特然也及君之身而已千

雖天寶者不可以坐而進而亦不以有初爲可恃。若殷宗之初服與唐明之末年豈可不深爲計慮而豫爲不必然之寒心哉。

明白正大之章見于治朝當亦卷阿之華胥也。

政在養民論 節錄

爲政不法三代以上終苟道也。豈以三代而下爲遂無能爲政也哉。古昔聖王所以立政之意與所以施政之要初無杳渺不易見之處。而後世多以其急功就利之心。乖張用之。而或喪其本指。以爲貴者作令而賤者奉行。天下幸得旦夕無事。不至鼎沸糜爛而莫可救止。以是爲足以畢吾人上之事。已若夫厚下安宅之語。初不屑問。至於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事。一似聖賢罔爲大言。言之亦未必能行者。噫。何古人愚鈍而今明敏練達者之若是多也。人心喪而不復。士之考古鏡。今自命遠識者。其亦鮮知有生民之在。念天下焉者。無論夫政在養民。此爲政大指也。如此則善。不如此則裨。此自古今來引繩墨中事情之語。無釋時之危平而莫不準焉者也。今夫民亦暇焉。爾然而天地之所至貴也。以言乎耕維。則百物之所從出也。以言乎動力。則王公大人之所服而役也。非是則雖天地之神聖。固不能以雨暘而湧泉。而自后王君公以至大夫師長。雖神聖英武。要無所行其威令。

此亦天下之至顯者也。而近俗多湯不寔念。則以三代而下。自秦隋民變而外。大都內以威宣。外以夷狄。中以兵伍。不知此數者之掌以民始。以民終也。以爲此數者之害。而民無與焉。且民亦何能爲。愚者自農巧者自工。黠者自賈。文者自昂首。而取官祿。其素健舞智者。近則聚山澤。遠亦走胡越。不遠亦作奸射利。於簿書上下之間。所謂含血之蟲。莫不能各以其力。自求飲食。無所需養。而乘軒戴弁者。栩栩然未見其一旦之有以加於我也。亦復何求。嗚呼。何其不察也。

卷二 論

天下無事也。無事而優游論議。幸得以徐審利害之所在。大施焉。而不必見其赫赫之功。萬一不虞而持之以中堅。可不大驚。而天下尚在吾股掌之上。吾得而端本論。豈不愈於欲養民而莫予聽之。日哉。夫至上焉者養民。而尚莫之聽也。謂吾民何一且至是。則不知其繇來非朝夕也。所爲目視斯民而外。其所以爲吾民且視當日急務。誠有急於養吾民者焉。而未暇從事區區也。昔王之于天下也。天下之田廬血畔。與丁壯老弱。莫不數計周知。在其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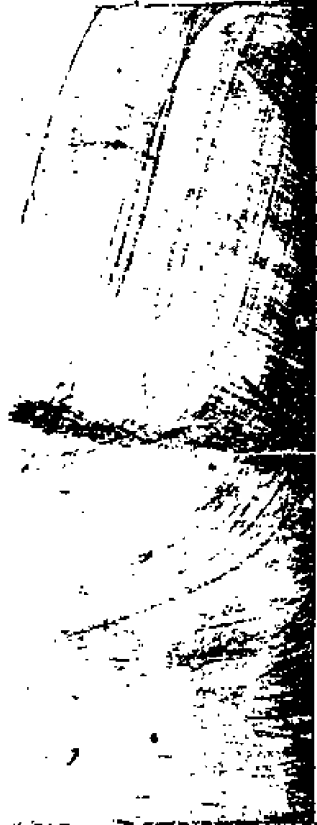
而因爲經營區區。不啻家人。民生斯日。無死生不滿之憂。既無甚貧甚富之民。相耀以亂其心。而亦無偏安偏危之處。奔走以竭其費。此法之盛也。法盛而不可復。可不必言其法。而奈何以并不師其意。井田萬吏。而因以盡於強宗豪右。兵農萬不可合也。易爲不耕矣。而且宥之不職。視人遊食矣。而民視人坐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忠孝。而非以道勢利也。慈遇有無化。是以阜財求。而非以長修蕩也。古今養民大端不無。而此之得所以用則足。以事則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且無謂天之立君。本爲民耳。恐昧大道者。以爲迂也。信若是。是亦何求弗得哉。故嘗論後世之爲政也。大要在取民而已。稅租不足。雖勞心撫字。率不得爲良吏。耕歛之省。補助之道。吾見其無幾已。且古之所爲誘民孔易也。而今皇乎日以不足。大要爲政以求。腰其民而已。情之相疎。有若敵讎。習之相攻。確乎營壁。家修長者。人多君子。吾見其無幾已。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田祖有神。並畀炎火。語曰。養馬者。

無語閣集

卷二 論

斥其非類。無令賊羣言害民者。不去則民未可養耳。
秦爲無道。其生民也。阨隘其使民也。酷烈。後世之言。
莫不以秦爲僇。顧實以秦爲師。令秦當日尚猶延世。
以爲後法。生民其幾無類矣乎。

文勢振宕奔趨如羣山萬壑之赴荆門杳然無際



積貯天下之大命論

畏國家者無自爲封殖之意。而計深思遠。則不得使。
倉卒之際。有旦夕不慮之事。非天子之患貧。而宰制。
天下者之不可以失大權之歸也。書曰。惟辟作威。作。
福。此天子二權也。而權不二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
爲民立君。而民亦相與安焉。無或有畔思。豈唯是兢。
兢焉。懼或威之。以此一人者。實能緩急而皆有以生。
我。福莫大於生。如此則生。不如此則將有不克生者。
焉。不克生而威固已甚矣。是故二權之所在。惟一權。
也。古帝王之所以必得志於天下。則此一權在其掌。
焉耳。因此念漢人積貯大命之言。誠旨哉其言之也。
今夫民天。惟食焉固矣。有虞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
時耳。命官之中。未嘗言國用也。至於周而始見有會。
計國用之官。顧後世所爲大農水衡。自長以迨若屬。
窮年以計出入爲事者。在當時則止於掌邦牧時地。
利而止矣。管敬仲古之才人也。曰。積於不涸之倉。藏。
於不竭之府。此其言殆亦有懲於所爲。庶不倉者也。
世所爲府若倉。無不涸不竭者也。奈何如所云云。雖。

然天下事固未易以一二言盡也。昔之論財固有惡其聚者矣。爲其聚之而散民也。固有欲其行如流水者矣。爲其流之而仍爲我生焉。今不達是意而反以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不能聚而并不能收使之流。而不能使之止。則天下之民其於我也。且若浮萍斷梗之適逢於江漢之上。靡靡焉無所歸命。豈馬而起而且莫之能操也。嗚呼。三代而後斯民之各謀其生而不藉上人區會經營之力也久矣。雖實踐其土而且居然以爲己田也。雖實食其毛而且晏然以爲燕。詩開集 卷一 論 四

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政君者所求也。非求人者也。民者所與也。非與人者也。獨奈何使民之日見其君之我求而未嘗見其一我與也。審如是彼亦安往而不獲自全其命。而惟上之兢兢也哉。是故智謀之士。常大其心胸。以觀斯世之變。而亟亟乎積貯之是憂也。以爲如是則下常有以得上之與。而不得局於不費之美。上之人有事亦竟可以無求。而不必審於定交之勞。未嘗使民饑以死。斷不逼之踰險以求生。其用命我得布所積而之于生。其不用命。我亦得以用。詩開集 卷一 論 三

已耕也。賴天之靈。得以無事。其于君上何有焉。迨至災凶流行。艸木食猶不自活。鬻糶之地。或閉或騰。而有人焉。或瞻之於流離困窮之中。謙輸有道而富。尚大賈亦不得牟其大利。而乃昭然見上之有以存我也。此道之衰也。而亦有不能不然者矣。又有甚焉。平時追呼課責。所不能平。亦謂極矣。一朝有意而幣無所取。于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足者。未之或能也。而又不能坐而待盡。而民又於是重不堪也。故三代之民如子也。漢之民尚如牛羊焉。後之民真如仇矣。易

者故積貯之道若見之入邊粟耿之常平倉吾深取焉唐有劉晏殆真善心計者顧其道以養人爲本此之不慎則如勿積實之哉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餘議

天下大物也非大人不能以有爲非大人不可以有爲大人者以天下爲一深中國爲一人萬世爲一時者也人情之生於世也莫不自愛重其身苟不能安心以待造物者之生我死我而期有存留於天地也其於身莫不欲有成而於世莫不求有用夫必成其身以有用於世此豪傑之所以獨異於衆人而不知此但求成其身以有用于世之心亦卽衆人之所以無賴於豪傑及其既成既用而此一豪傑者之所成無治謂集 卷二 論 大

所用隨興之俱盡初無復有可以存留於天地之間其相與咨嗟低迴以望爲不可及者亦初不過一二衆人焉而已夫得于天者材也作而成之以達於用斯爲器等而下之雖農工賈役不坐食於世皆不得謂之無所成就而適用而上焉者非其經綸達乎天德卽智名勇功冠絕一時不足獨異者何也則固非以其身自爲器而未能爲千萬器之所從出也夫自不必爲器而特以之爲千萬器所從出故雖不器而不得不名之曰大器大則大矣而必不能不名之

爲器何也。彼雖無成心而卒未始不有所成。雖無用心而卒未始不有所用。惟無成心惟無用心也。而始天下無可成不可成可用不可用莫不於此受成受用而其成與用是以得大是故規矩準繩之爲物也不特無方圓平直之器而其身亦未嘗有方圓平直之形而天下之物非受方圓平直不可以爲器非受規矩準繩則必不可以得方圓平直以是方器大者之不欲毫髮而矜以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也。亦庶幾其似焉耳。吾觀古者大聖人之用心也至於云夫不

卷之三
論
大

其被髮左衽吾未見被髮左衽者之所爲猶有加于齊桓公之所爲也。故仲當日之所以自成而有用于世者實不過功名富貴之聞而孟子曰功烈如彼其卑言功烈已無足言矣不必略其功烈而更求其心法也。出功烈者卽心法也。卽所謂器焉耳。如是心卽如是功。身有功無可議而復又從而苛議其心者哉。故仲之小大要卽其過就昏淫之君成就一日之功以成富貴而無有乎天下萬世之慮。亦非謂其但能治人而不能自治也。使真能治人矣又何用自治。仲亦有仲之自治但仲之所以治人亦卽其所以自治者而止耳。均之不大也均之以日爲器而不可以爲千萬器所從出也。故曰大器猶規矩準繩此萬論也。而曰先自治而後治人夫先自治後治人此特爲未成器者言可耳。以語於大器不亦謬乎。惟此義不明而後世曲學小儒以此自藏曰吾卡暇治人吾先自治云耳。而見小急功。忽視管晏者自度其學尚憂其難之也則謂功烈寧復有過此者。至謂孟子言不足信以爲區區井田學較之論豈足以勝內政不

卷之三
論
大

知孟夫子所以度越諸書者。正在井田學較二論。但
略言之而不必詳譬之。老工大匠挾其規矩準繩。莫
有知者。偶一指設以見大意。而不知者以為不若。運
斤小斲者之可以苟且朝造而暮罷也。嗚呼。王如用
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曰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所謂規矩準繩。殆若斯矣。自當時即為迂闊。
而又豈千萬世之公孫丑淳于髡所能測識者哉。

舉邊力足兵餉議

邊才之希見也。以事邊者之不必盡才也。兵餉之時
告匱也。以餉之不必盡以食兵。兵之不必盡任餉也。
雖然。天下方大病病之所在。非一端也。病非一端。救
其一。則且傷其一焉。無所不病。則亦無所不救。何道
乎其可以無所不救也。愚以為古今未有一時焉。而
遂可以無所不救之道也。善救者得其機。次第焉而
已矣。今邊才與兵餉。二事也。議二事則此二事者亦
遂有後先焉。孰先。先邊才也。今兵之不宜取足於募
兵。計開集卷二議
餉之不宜取足於徵。有其耗之者。故莫不奮臂而言
曰清之。不清則永不得也。或又曰清之難。夫清之是
也。以為如是。以清之而遂清矣。則愚又恐其不能得
也。故清之亦誠難。雖然。亦難耳。豈遂不可為也哉。所
以難焉者。則無邊才故也。古之握兵者。可以一夜之
間。阬數萬人。而若無有。今欲汰數人。而恒忘其一旦
闕然而起。戕主帥之命。夫兵者。所謂聚不義之人。持
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惟恒試之戰。而能者
日以見。不能者日以誅。故賢宜居上。而不肖宜居下。

故兵事之治也。其主帥之才實壓大將。其大將實壓其裨將。其裨將以下。實以次壓其士卒。以大才令其小才。以才令不才。大要能為亂者。逼而上。焉以次在吾掌握之中。而皆得所。而樂為吾用。餘無所用者。雖盡取而殺之。何亂之敢生。而又况其僅汰之已也。汰之而尚有以用其無用者乎。夫邊危地也。而今之欲得邊將者。若有所利焉。豈真奮不顧身。思得一當以報國家。而遂破家蕩產。以求之故邊庭之上下相臨也。亦適相遺耳。莫不相與求衣食之人也。強有力者。燕語閑集 八卷二議 三

折衝禦侮之才多。不足以要譽固交。而才又於是盡矣。唯是能要譽固交者。即不有折衝禦侮之才。而又能使人號為有才。顧其才在要譽固交矣。又以何者折衝禦侮乎。故嘗思今天下之大病。莫病於言路之太多而不擇。言太輕而立言之心太巧。職方文選。天下文武所從出也。此兩司者。莫能自為政也。卿相大僚也。奉行其風。旨惟謹耳。牧宰守令。近民者也。日夜求免其鋒銛。而後可以有濟於私耳。况邊吏邊吏。即不盡以餉餉兵。要非盡以潤橐也。若是者。幾於竭天下之財力以奉之矣。今言路且有餘人。而百餘人者。絕無大丈夫處其間。顧所謂大丈夫者。儀衛多而孟軻希矣。古者竭天下之財力以奉一人。而尚以為未足也。今竭天下之財力以奉百人。若之何其不貧若之何其望天下之屏心一慮以歸於正。而以其才為國用也。嗚呼。天下何但思邊才之急。何但慮兵餉之乏也。大刑用甲兵。小刑用力鋸鞭朴。今遂不能以甲兵挫虜。而內之能以刀鋸鞭朴挫其民。昔天下皆是也。吾不知其才焉否也。兵聚如林。而日患寡餉出

如泉而日告饑而內之從事田畝者未嘗有爲其流
離饑寒計也吾不知其足焉否也直謂民無如我何
耳意又安知其一旦不更猛於虜而烈於兵乎

折衝禦侮之才盡于要譽固交猶可言也能要譽
固交者正不必折衝禦侮之才今日邊事尚忍言
哉

救荒再議

盜賊之禍烈於夷狄自古而然而又當夷狄內訌之
日天下已大病無可議者非無可議以爲天下可議
者不在盜賊也天下之可議者莫如今日之可以不
爲盜賊而其資甚於盜賊與可以爲盜賊而目前尚
未爲盜賊之人盜之起也不一其途有饑寒而爲之
者有徃於驕淫而爲之者有負材氣鬱鬱不得志好
亂樂禍而爲之者此四者盜之所起也知盜所緣起
則得盜所緣起彼原非無故而起則亦豈無故而彈
哉再之則必令天下無饑寒無驕淫無不得志而好
亂樂禍而此數者其可以拱揖俯仰論議戶庭之間
今日一部屬明日一令甲而使遂晏然以免也抑更
有道焉爲天下所公見明知而特避而莫之敢議即
議焉而莫有能行者乎愚以爲天下雖大分域而治
合則天子分則縣官耳天子之下縣官之上自宰執
通而至於郡中不過多方區置奉天子威令遞爲糾
維要使縣令必爲斯民利而無害焉則已矣今也不
然舉世就戮然共視縣令如商賈居積之肆居是位

者亦遂以廉潔愛民爲迂濶難行之事一日而成進
 士遠膺民社之任而尚愀然不樂數歲一遷而岌岌
 乎其不可待平心靜氣而細觀之上白宰執而不至
 郡守若而人若終日多方區置惟恐縣令之廉潔愛
 民則舉朝嗾嗾無所得食者縣令雖欲念民饑寒開
 民驕淫復何暇竟亦何裨至如邊將杆外與縣令治
 內者等非力能浚削內供亦不可以安其位必不欲
 驅豪武之人少洩其戾氣於外而畱之乘間以發以
 今度之雖旦夕未有大變而不及聖天子求治之
 無言附集 卷二 議 六
 日同心合力力爲救正誠恐天下事有不忍言者謂
 可以患貽後人也哉救荒有策其大要不出捐倉勸
 借和糴而已有良有司隨時隨地可以爲計然不終
 日之事未及乎久安長治之道也食單則復相聚爲
 盜且盜無不獲又誰索縷粒於富豪吏胥之手乎故
 愚以爲廟堂之上無力責天下之縣令使必廉潔
 愛民以不罔其上而反強盜就欲爲計計盡愈
 行民愈困盜愈增耳又何護乎人何議乎
 縣令與民較親其情易信故其易行今天下苟

得數百賢尹各親其民則緩急相須何至孑然蕩
 散爲賊先驅也有心人痛哭言之十數年之前已
 若此矣

孔子稱伯夷叔齊而不及伊尹太公孟子嘗稱之至論百世之師獨推夷惠而不及尹其旨何如

節譯

孔子之稱伯夷叔齊也以其逸民也。逸云者世論之所遺逸而鮮有及之者也。世論之所不及故聖人及之其所公及焉者則亦不必及矣。稱伯夷叔齊之意即其所以不及伊尹太公之意也。孟子之有時乎及之也孟子之時也其及之者一時之意也其不及之也則與孔子同百世之心也。生請究竟其說生以為天下之難治世變之日趨而下也莫不起於人人懷急功就利之心而無復知有正諒明道之意。豪傑起而為其事聰明有學術者見而倡其說以為如此者之可慕也。天下之人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先慕其所以不必然之事未必能其事而先以敗其心敗其心而事烈口已卑而愈無能為至於極敗而尚不知悔其所從起者書立言者之以學術殺人至於此甚而聖賢之所鯁鯁而憂焉者也。聖賢憂之故言則必慮其所終而行則必稽其所做。夫聖賢之不得已而

通鑑纂要

卷二 論

二八

子

通鑑纂要

卷二 論

二八

子

有言豈若後世浮薄者之為偶有見於一說則勃然自禁噤噤焉以自明其有知焉者乎使聖賢為自明而言也則且有不能勝言者焉彼其胸中豈有既哉聖賢之有言皆以為為人者也聖人而非為人也則亦可以冥然而一無所稱也惟為人也故言出則必有賴焉而亦不得多而旁及寧論春秋之世何以弑父與君者之累累而莫之止也以爲武王固身爲之也湯雖得天下于夏顧其於桀也放之耳既而曰有惡德焉而武王無是若武王以是爲當然者而未有過也至于紂死幾十年矣而爲一時反側而猶累累若是多事也武王既自以爲當然天下後世孰不見其君父之有罪而以爲當然而效武王而爲之哉伊尹之取夏也文不如太公之暴其得天下而所以治商也武又不至若周公之委曲繁重以至於不可收拾故商之後世於周爲盛而君父之義亦不大教太公既勸其君以力取天下周公服乎有弗安於心而欲密爲文法以防其敗而不知亂賊之源已開於天下之心非區區文法之所可縻嗚呼慮不及遠以爲苟可

以定一時之亂耳。彼伯夷叔齊者之功。豈不千古爲烈哉。然則伯夷叔齊者。聖人所欲亟稱者也。彼伊尹太公者之事。若其可以無傳于世。則聖人固以爲無傳而使天下後世絕不復知。宇宙間曾有是事焉。其亦善也。况從而稱之哉。聖人之稱人也。則亦有多說矣。稱是人也。而使天下後世因斯識忠孝之大義焉。稱是人也。而使天下後世無貴賤生死以爲苟可以遂其仁義之志。則不必得時行道而後大焉。不必存活永年而長有生氣焉。而又使天下後世無知愚強弱。聞是人也。而以爲宇宙丈夫作事高深。深尚有若此其甚者。而吾獨奈何。且近者之尚不能而遂因而舉起焉。以是爲大塊之噫氣。薄滂萬物之滯而疏其邪。以達於正。以是爲人心之儀型。使人望之以爲不可及。而又不敢不勉也。故稱其風而曰師。夫稱其風而曰師。則孰有如伯夷叔齊之大彰明較著者哉。雖然。聖人於是乎又有憂也。天下之太多惡。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刻則效之。而其廉或弗如。尤則效之。而其仁或弗如。特立獨行則效之。而其

燕語集

卷二

三

子三

忠孝。又或弗如。天下之人以其似存夷齊之短。而莫知其真失夷齊之長。教於是不立。于是又特著一人焉。以救之。其不得志同。其廉同。其仁同。其忠孝又同。而獨其氣性之所往。又若翻翻乎其相反也者。而使天下又遂因是以見夷齊精神真至之所存。初不係於拘局刻薄之迹。而乃以長善而救失。而師道大定。或凱或涼。而所以利賴萬物者。未始有異也。此標下之所以並著也。若夫伊尹太公也者。孟子有不得不一稱者焉。所謂中國授室養弟子萬鍾。使諸大夫國

燕語集

卷二

三

子四

爲業也。辟之於天。則雷霆而已。風行乎四時。而雷則用之。止以半歲。此亦足以觀矣。

出于至性之文。正氣凜冽。昌黎云。昭乎日月。不足喻其明也。峯乎泰山。不足喻其高也。巍乎天地。不足喻其容也。

澹泊寧靜解 節訓

天實生才。而以爲可學。而至學而後知古人之言不我欺也。學焉而不知其要。學焉而容有不至者矣。不自以爲不知要。而以爲學咎。嗚呼。天下之無才。則自茲始矣。三代而下。如諸葛武侯。號爲王佐之才。而後之儒者。或以爲天資自美。不得列於聞道。此一時激射之語。非篤論也。澹泊寧靜之說。前此聞有言之者。顧恒見於武侯之與其子論學。如是而學。而乃以廣其才也。曷爲乎廣其才也。世之季而道之微也。吾傷天下之不知學。而猶幸天下人心之喜有才。幸其喜有才矣。而復私慨其歛艷張皇。莫能致其學力。以深入于無才可用之地。而成古今之真才也。才也者。人所立于天地之間。而與爲三者也。自有宇宙以來。得此則治。失此則亂。故唯元愷在堯舜之世。初不過稱爲才子。而濟惡亦祇謂之不才。世之學者。誠莫能精心以求自發其才之爲亟亟也。誠精心以求。雖欲不澹泊寧靜。亦焉可得哉。澹泊寧靜者。所爲致其學力。以深入無才可用之地也。曷爲乎深入於無才可用

之地也。今夫明敏捷給，遊刃而批竅御，一日而致千里。此人情所公願，而亦斯世所急須也。然生而能者，或能之而不必準，準矣而不無弊。其不能者，或勉強之而適以昏鈍。察見淵魚而尚有不詳，車堅馬駿而尚有策其必敗者也。况其下焉者哉？君子以爲其求明是也，其所明之處非也。明不於志，則持劍以索婦也。其必遠是也，其必遠之法非也。遠非所致，則空步以逐日也。火在天上，則可以遏惡揚善而順天休命矣。乘六龍以御夫，則可以自強而不息矣。大聖人十有五而志於學，羣弟子侍坐而常迪之言志也。此古人隱居之所求也，而特無如其不明也。全軀保妻子之計，知不足以千里萬里，且暮可見之功，知不可以一世萬世。無遠慮則必有近憂也，而特無其不致也。不能是者，無大過，其患總坐於不能澹泊而寧靜。澹泊寧靜無奇耳，其功卽以明志致遠而成天下之奇。夫天下固鮮有能真知澹泊寧靜四字也，實能澹泊矣，始豁然知澹泊之可以明志也，實能寧靜矣，始豁然知寧靜之可以致於遠也。天下無一物能入吾之

燕窩集

卷二解

三

三

心。無一物入吾之心，而後有一不可解之心。昭焉現前，真可以入湯赴火，救天下而不悔。天下無一物能動吾之氣，無一物動吾之氣，而後有不可遏之氣。沛然流行，可以拔山裂石，動天地而有餘，而或以爲山澤逸叟，鄉里端人，於世亦以無求於物，亦能無繫者。嗚呼！聖人不嘗言之與？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德之賊耳。彼方挾其泉石烟霞之齊，不能稍自捨斷，而恒以其區區之忠信廉潔，橫亂胸中。真所謂擇害其若輕，擇利莫若重者耳。又烏能澹泊寧靜也哉？如此則又何感乎？其可足以明志而致遠也。寧之不明，則千古之眼六間，故尚論千古，多以其人而低昂其言。雖孔孟亦置而弗問。嗚呼！知武疾斯言之爲至，而不可易也。今世槍攘危難之事，其易見者莫要于戰，雖聖人慎之，而要其大得力，不過兩語：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而已。若者非寧靜澹泊乎？其他則復何說？蓋皆致力於此，而見其故于日澹靜之而不足，一日營亂之而有餘者，此物也。顧得其道，則千日營亂之而非多。

燕窩集

卷二解

三

三

一日澹靜之而亦非少矣存乎其人耳。齋之卽以至
於伊呂而其下亦不失爲人用提匹夫而立躋之聖
域卽以截末俗而還之三五取之四字而未有不足
者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聖人作矣而尚不從
事豈夫也哉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某目錄

卷之三

書

與戴太尊

為歐父母與侯兵尊

與歐陽節菴父母

與歐陽父母

與譚振陶

復魯青海

燕詒閣集 卷三目

復薛族某氏

與熊魚山

與馮漸卿

與熊魚山

與唐茂求公祖

與饒郡守

與黃海岸

與歐李父母

與戴太尊 丙子

天旱不雨田禾待枯米價騰起亂民攘臂至勤老公祖憂念然今所最可憂者尚不在米貴而苦於無米可糴也無米可糴者外雷塞不來而內藏蓄不出也米之雷塞不來往昔尚以外地閉糴之故今則不然蘇本地強糴耳所在有一種奸猾亂民見米肆多來則煽惑愚衆劫而糴之沿河見有載米舟筏過則繫而劫糴之其則無分毫之價而強有力徑掠之以去有後至者見米且盡尚勒米主補之以錢聞之官官燕詒閣集 卷三書 一 戴一或姑息置不問誤以為此饑民也以此諸有米家亦以此故往往畏而深藏高閣必不敢示人家藏數千斛而斤斤列數斗於肆賣盡乃出彼未至之米聞風阻懼莫不僦屋而藏安敢前來不肯家且絕粒小力持四金而覓式石米週回二十里內走數日而求不得也詢自浙河來者察計徽人米之已在三百里內者尚不下十萬天久旱河水淺絕大舟之載數十石者不得行惟用薄筏一筏數石耳合數筏乃能以一人監視其畏強劫也更甚今官發糴亦有限所濟幾

何耳。全賑亦難爲繼。今尚非其時也。誠得老公祖多
發牌。或更請兵憲牌緊要之書數字。多遣一二官役
持徇于沿河諸路。坐落地方里保。聽米舟之所欲行
止。有要於路而脅劫者。比強盜律問斬。不時處決。米
亦聽其買賣。無庸限價。有集眾向米家脅劫者。亦如
前。惟官別又多羅。委的實大戶。別取平價。糶與貧弱
細民。以加惠之。以明公祖父母之德意。爲爾全耳。夫
今之攘臂劫者。非饑民。皆亂民也。米不惟騰貴。而徑
至無米可糶。其原皆起于亂民之強。糶却奪。此中無

燕詩問長

卷三

二

戴二

田緩急。所待命惟諸米商。是米商。卽此中本業也。更
不得與他商比。賴諸公祖父母爲此中計。久遠備一
日不虞。亦惟有多方設法。崇獎勸勉。使此中一切諸
大家。及諸善賈。多業米商耳。米商多。則米多。至米多
至。則自不騰貴。卽貴。不踰數日。米爭價而全。旋復平
矣。今官則爲念小民而抑之。尚不可爲訓。而豈可重
若以諸無賴之強。羅掠此之大虞。不肯以爲甚於
他盜。應不踰時而誅。而奈何以爲饑民而姑息之。長
此不究。此地真危邦。不可以一朝居矣。惟老公祖熟

計之。此中通米。惟饒浙兩河。今歲自饒首。既斷絕。和
縣。皆皆反求米于休。是休不獨自食。而且上供三縣
其須浙米倍于他年。欲父母士紳不念也。浙米一至
浦口。不問爲休商爲歛商。卽官強要歛入歛。既散入
歛。則歛大家以至賤價要而收之。不賣則賤而高。閭
之商不敢不吞聲賣。是官先劫也。諸大家先劫也。亂
小民尤而効之。其又何待焉。歛父母士紳以是爲爲
歛計也。吾謂歛父母及歛士紳則止。及歛而不能復
念他縣之荒。死亂離。然誠令休一荒死亂離。而歛豈

燕詩問長

卷三

三

戴三

能無事。且使米至之米長而不收。米商畏而不敢
爲歛。亦何利焉。老公祖一郡司命也。至爲一郡計。今
興戰米不止。卽可漸而掠米長他鄉米不止。卽可漸
而掠本鄉米。掠米不止。卽乘而掠他鄉。掠而價不
止。卽乘而掠大家。所在聚室。無可掠。亂之成也。且
可戢也。休。待止。歛。安。於。休。公。祖。爲。計。
是歲米價騰湧。至十兩。五百錢。新安諸無賴動集
數十人。以要賑。爲名。甚則嘯聚數百。公行掠掠。郡
事幾潰。正希急白。當事有以大創之遠。送奸人。

慨息不敢動迨後庚辰辛巳水旱頻仍米價數倍
往昔而勞民力作求食孤疾隨分待賑所全活實
多否則易子而食揭竿而起亂離之慘不僅在楚
豫也

爲歐父母與族兵尊

戊寅

邑中望節鉞不過二百里緣不得歲時冒謁伺望見
顏色而侯問之僕亦缺然不修非我祖壘恃大寬博
未有能亮之格外者也屬承令君深慈爲地方事有
所請於祖臺而商及不肖適卽不肖所感懷於中而
未能卽言者自以梓桑之誼與地方之任宜有同心
則分當同請謹得盡其意邑疲極矣而不幸風號爲
饑自四十年前脩縣志時已有冒虛名而受實禍之
歎浸至祖壘無字之年陵夷漸甚數年以來則更百
倍不忍言今於此者真有至苦其難爲之情非邑百
姓及邑他事之足以難令則固卽此名曰益虎禍日
益實之有以大勳仁賢父母痛念子民之心而必不
能不以一身最衆怨者之真足以難令也邑人向負
氣時有請託以求伸請託之家不必書言大部動
於氣勢若不獲已至有體謝相給倒臺而同一語者
比比皆是今則并此區區之氣難欲負而有所不能
矣迺以黃山白嶽爲名而遊於此者無有一人不失
望深悔其來茲未至其地而聞所聞比既至其地而

卽兄所見。猶有人心。宜亦可以悟然。而坐無聊。至惠令。君之慢客。不勒責諸託者之。及其鄉夫。能請託者。自來請託。士大夫居鄉里。但安受請託。而不爲地方利害勸念者。不肖猶以爲無人心。何至越千百里。止見其人已不能請託。而忍強令君之勒責其人來請此。其去聖人國門。其間能以寸手幸逢令君大慈。不難爲疲民孤立行意。一切嚴絕。於地方則厚幸矣。而四方貴人。其或多有力能操令君短長於長安之市者。不比於令君之謝絕知故。但剖其窮乏得我之情。

燕語閣集

卷三書

六

歐二

而止。地方之人。豈得賢令。則於賢令之毀譽。固萬不能無。彼此間切之意。而忍坐視賢令之置其一身。於度外。而但一意任怨。以爲我地方也。名非所以爲賢令深計。卽非所以爲地方深計。矣。尚欲持墨祖臺以幹念放民之心。爲多方維護。我此賢令。若無使令君實難。而現令君今自爲地方請命。其有不待惟祖臺嘉惠。剖到嚴示之。

初庠邑之寥落。次悉縣令之難極。過客之無終。以不得不爲地方請命之怠。仁心爲贊詞旨。悠然。

與歐陽節菴父母 成寅

不肖居平。究心古今之故而熟思之。以爲今天下必求大治。惟上恃一聖天子。而下得千賢縣令。其縣令以往。自郡太守層累而上。以及宰執。節節諸長官。大抵不過奉聖天子務安民大意。次第相監壓。以究竟持諸賢令。必如是而止。而賢令長必爲善治。其急先務。則真實惟講約一事。其效能使百姓之各爲善惡。於其家者。如明白爲善惡。於其令長之前。而令長亦得以親其民。如家人父子。無不盡之人情。則自

燕語閣集

卷三書

七

歐一

餘一切獄訟徵輪。不煩鼓朴。事事得理。而地方一旦緩急。亦可以咄嗟指顧。辦支底定。此不肖所以聞台臺之令。而欣動終夕。有懷不寐者也。台臺學有淵源。才敵八面。精微洞心。曲折如意。不肖但與扶杖父老。願觀化成而已。雖然。君父之恩。生民之寄。不問出處。皆有同心。夙昔干慮有所耿耿。或有相成而安忍不竭其一。蓋善教之不行久矣。乍聞下令。人尚因循。而疑以爲台臺此舉。亦如向時然事。不得已塞上臺嚴檄。固初不知我父母之心存實舉法在必行。而期

大有造於我此土也。台臺急地方公選約老。責約老
註記善惡。候台臺臨講之日。即明示懲勸。法固無或
踰此。而今國忽忽。所謂百姓未知公心。其自約老以
下。初不知何起。而可以應上指者。及急責之。而漫有
以應。則又不能無擾。昔者施父母。力行之矣。其所
以爲斯民之意甚篤。而其行卒竟不獲少稱。其初意
百分之一。父老至今以爲惜。蓋舉記之法。不予約老
以權。而務急責之。則難乎其爲約老。既急責之。而即
予約老以權。在約老未必能平於善惡之衡。而百姓
亦尚未盡曉。十善之教。則又難乎其爲百姓。邪見
以爲今日先務在。台臺嘉惠講明。假使徒演講說。誠
爲口舌虛文。然自昔郡羅遠溪公祖講於宣州。及視
石林父母講于敵。深切苦明。豈不便爲實事。一時
教化之盛。今父老言之。所爲流淨。誠如今慈華。得台
臺至意。實相後先。無論敵郡人實有可效。教亦易率
且先爲講明通曉。信向不惑。亦不失古人三令五申
教而後誅之意。至于懲勸之法。縱不欲遲待。亦生澤
其最大及地方之。而立法可避必無獎者。先給行

燕高閣集

卷三

八

陽二

之。而後相機見可。次第畢舉。誰爲大畧。開具惟台臺
裁取施行。其聖諭詳義。數日內得以恭釋想見
高皇帝當日慘淡經營。正人心。卽本人情。以廿四
字布帛菽粟。蒼松勁栢之句。削盡亂。各平定。海內遂
與十六字並揭。日月亘行。終古今之君子。誠不自以
爲是。而欲入高皇帝之道。以興庶民者。端取於此。
輒不自量。原本先輩。而因發其素心。積思見爲實然
者。以憲章大義。而復思切中此方風俗習尚。出以尋
常口吻。令便於觀聽。草創方就。容更假一二日刪定。
燕高閣集 卷三 書 八 陽二

得繕寫呈覽也

人心器競風化淪蕩。總繇上焉者教之無其道耳。
如此心行明白坦易。卓然可立見實効。祖宗養
士三百年。定有偉人間出。其間直其然乎。

與歐陽父母 戊寅

徵收單簿式謹呈覽惟台臺詳之此法行於國課於民力無所不便且欲緩則緩欲急則急尤莫便於當事之考成而獨不利於戶曹諸掾吏等非獨戶曹六曹皆不便也非獨六曹衙前諸奸及諸無賴及諸豪強欲上食課下浚民以爲利者皆不便也必有多方以巧爲撓惑者幸台臺詳明然後斷而必行翼日求早臨錫之教言臨書不備

燕語開集

卷三

書

與譚擬陶 戊寅

令歲夏有傳服膺令元音者何而疑已而果然已不禁悼嘆擬以秋初入楚得與大令兄聚首未及遣書相慰未幾而又忽有傳大令兄異音至者不肖以爲必傳服膺令兄之音而訛亂者也楚中人來問之又絕不聞不肖以爲果訛亂矣未幾而黃美中自南都移札則見札問其來使始悉言狀則不肖恍恍惚惚竟如夢也嗟乎友翁而果死乎友翁而何以遽死乎友翁兄弟情摯傷服膺之逝而不能久存而遂無言聞集 卷三 十一

與友夏一生知己之感永別之傷黯然情至

復魯清海 戊寅

老公祖年臺教時之才。天下想望丰采。則旦夕常國以慰饑渴。區區郡邑。感念舊恩。曾何足數。而或以此親年臺之大用。現前象兇。皆用全力者。初不必作分別見也。不肖第不敢用世俗說。恐反以不情黷仁賢。年臺不加誅而更蒙獎許。負愧多矣。第於出處之際。真無成心。雖出入內外。亦實不敢揀擇。顧皆未得所安。乃新奉 功令嚴催起補。是用疑思。而昨金生歸。承年臺指教區畫。重感至意。要之銓中當事。或無燕語閑集 卷三 書 十二

復鄰族某氏 戊寅

復鑼諸禁。本各宅諸父老意。并集諸長者熟議。以為便而行之。數年內四隣盜賴以靖。又幸有明效。愈相與噴噴。堅守不忍。少破壞。屬老父以一日之長。蒙諸宅相推。有議則義不得諉辭耳。初於寒家無與。故昨老父接來諭。未能擅復。謹傳布諸宅問。可否而後以報。諸宅父老皆言。各宅之祖傳俗例。原不必鳴鑼。而其人私意。偶欲鳴鑼。如此等類者多矣。若以此為孝。其祖先而倡自貴宅。則尤而效之。無不有名。其又何燕語閑集 卷三 書 十三

禁焉。今盜何必盡。豐富人。且入富牆垣頗艱。往往乃中家及下家受之。盜害通民間也。縱貴宅力自餘。或不畏盜。而為各宅小民之不能無畏盜者。惜此良禁。初不失為仁義。若讀書君子。能以此存心。即此一念上徹天眷。貴宅諸君子之科名。尚不日如取攜何。至以年來一入津之餽。而乞靈於昏夜之鑼。音以是為振地脈也。豈計此等。絕不出於貴宅諸父老諸君子之手。且有一二人圖。境約內諸禁者。年來每於約內證正。諒無所不陰摧。於諸奸宄盜

賊無所不陰護。究其人於約內各宅亦無所仇怨。特謾誤以爲此諸禁議。一似倡自寒家。千方百端必欲相壞。以自豪舉耳。犯而不較。不肖非曰學之實能。爲惟事關各宅災害不小。義必不忍姑置。謹復不辭煩請。貴宅諸父老諸君子幸爲正語勸之。仍恤念諸隣。護存此禁爲安。然後埃寒家異日有所私舉。必相驅。者一任排蕩無害於衆。而以得志。豈不較便。臨事誠至。

語帶恢諧而嚴正之氣令人辟易

燕語閣集

卷三書

十四

三

與熊魚山

庚辰

次蚤尚圖一再晤兄。而宜子舟聞相拉便同行。一路同看佛書。立不思遂漸而解。真可人也。所慮別後寒暑之數不相敵耳。弟前卷中共兄相對床上所語。實爲良法。幸勿忘。天下無事不求諸已。水長船高。泥多佛大。惟兄道力自進。心光自透。則內外分數自然相應。不慮宜子不與兄同增上也。天如師願兄無輕視之。宜子歸時當與同詣師受一嚴戒。彼此互相砥切。大抵因果歷然。戒律冰霜。方有趨道分。此必然之理。燕語閣集 卷三書 十五 一

如兄根力。但一具此。則於道如反掌。不似第笨鈍尚需時也。日月不居。百年轉盼。望兄千萬自珍。與兄等在此時。真所謂八十翁翁入場屋。幸兄三思。佛說因果。無有精粗。生死路頭。真可怖。勿爲世諦所惑。淺深甘苦。實實履歷過來。故言之親切。

與馮漸卿 庚辰

弟到會城向翁兄舊處相尋云已家九峯矣近於魚山見處得傳示尊教高論微言敢自棄外而不領悉而第鄙意則始終以為文成知行合一之論實足千古蒙翁兄屢稱宗門長處正長在此點水滴凍吹毛到刃非翁兄所謂真實天壽不貳身世等若浮雲者不可得到惟翁兄勿淺視為幸至於龍溪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等語此等語句古人或偶一提之所謂不得中行而與必也狂狷乃深惡痛絕

燕語閣集 卷三 書

上

馮

鄉愿不得已之詞實非極力贊嘆狂狷而遂以其志嚶嚶行不掩言為學的驅天下後世英雄而復坐此窠臼也第三十以前龍溪之書日夕不離案頭但一開卷則心目為光豈敢訛謬豈敢謂先生不是一時人豪要其長處頗多而為天下後世相與承虛接響往往推尊此語則龍溪之學其於文成雖欲不如五霸為三王之罪人不可得也而論此等亦開言語要之此事愈且古之所謂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計世大事必不得以從上仰

祖及一二英雄倒以一二假名字及偶爾機境引導衆生者而遂執為定法便同世諦流布如弟前所謂疑誤衆生果受疑誤而此衆生則豈別指正弟自謂自悔而自恨焉耳今世英雄多住不疑之地既已不疑則亦必自以為不誤雖不敢以其不疑為遂果無可疑而能不疑則亦已岸然不可及矣安得以其所私疑而盡大地人蓋之以疑又不擇英雄而必強進之以疑得無妄乎自有痛癢不容隱覆而其指歸則端端輪輸載圖險絕之時呼將伯予庶無隕越而已

燕語閣集

卷三 書

七

馮

舟次牌勒一片志別言不盡意其地僻

與熊魚山 庚辰

小力從漢上得兄手教自吳下歸與前遣奉祝老伯
母之力先後至止知兄尚未入晉也歸來得一二同
志之友日夕相磋雖不能大有精進而驚馬勤步滴
石嘴木庶幾漸見此事之垂微覺念力之永不負吾
兄歷來所諄諄明教耳憶兄去冬所示須要諱見得
到即知阿難見三十二相與攝入娑席時謬妄相等
總無有異此自至言要必不是虛見可以冒昧承當
當與兄相期共勉今行年各四十有餘俱無絲毫頭
緒令攝入娑席時友如見三十二相而真如見火坑
為兄所教見三十二相可與攝入娑席時觀之地亦
即可刻限而到也聖天子心行的是再來我等此
番受生不能及早徹透大法豈非是便灑然出頭
與明君賢相得相剿切激揚箇事使萬靈披光衆
魔歸命而瓦瓦榮榮一機莫真虛度不成丈夫
靜夜念之不禁道恨至於出之事老親亦無成心
而弟自裏足難前總以此事不達無不濡不焚之具
而入水火持蹈地之身而真以石飛空知必無益徒

集

卷三

十八

無一

集

卷三

三

兄損喪惟望吾兄一日千里先為倡導弟亦重惜寸
陰以日為劫將圖進步不敢自廢耳

出世法自是經世法古人之雷雨弗迷蟻蜚黃龍
總是撒手懸崖了無罣礙

與唐我求公祖 庚辰

近日傳聞仙鄉開羅實甚。頃有枝自楚中。道出南饒者。亦爲諸郡縣所截。至繁商於獄。重賞乃得脫。今天下一家。明旨屢申。開本處尚不應。而况絕他運乎。凡此皆地方諸無賴所爲。不肯前在楚。楚郡縣亦有爲諸無賴奸人所惑者。不肯力爭之。乃悟而止。其實地方所必欲羅之家。必不能留。徒以重苦農民而大飽奸豪。而米商本等子母計重費抵此中。價必不得不騰。是郡縣開羅。卽於本地方似有虛美名而已。絕無詩閣集 卷三 三 我

無分毫實益。而於他之米之卽受害無窮。且今米商裹足而不敢前。將來之日。爲憂方大。近縣父母爲地方計。勸富民卽素不業米家。當時各自致米而儲爲備。民憚難。尚無行者。况重之。儲禁。橫政乎。私心與得。老公祖移檄啓告仙鄉諸郡縣。并諸上臺。幸以天下一家爲心。其力能儲米而望風長縮。不暇羅者。許給以兵。應批交。俾令直往無憂。但令地方貯米計數可常安。三四月則上下之人庶幾可以安枕而臥。雖老公祖在茲。此類皆杞憂。實不能無蚤計也。邑何敢尹

材器廉幹。攷邑志真自開代以來所未有。顧德時欲求去尹之。苦志在我輩中。爲大父母者。爲難且暮。遭遇而况佐貳。今天下多故。所在可虞。如此尹真老公祖必特加優異鼓舞。長養成就。使得畢行其志。設有緩急。足備器使。此今日地方之願。而卽老公祖卽日宰天天之要畧也。山居一念湧動。援筆佈聞。臨書不盡。

與唐我求公祖 庚辰

江右繇來爲賢聖之區。其在今日尚多君子。而台臺尤不肖所素景往。頃以歸自楚。藉病臥山中。不遑走詣親望丰采。昨爲地方念桑。於貽來并及賢尹。率筆佈陳。更十日而不蒙報。豈其言不當。與則明公祖自宜指駁。而詔教之私度。台臺必慮。周民隱先見施行。爲地察人久已明悉。無俟鄙言以爲益損。費人見煩。裁答可省。然伏而深思。如今上聖明。值時多故。一日二日。何啻萬幾。而事無鉅細。人通上下。奏章暮入。燕語閑集 卷三 唐一

批答朝出。即奏事已在言前。舉行而大語亦答已。有旨。豈非亦所以安集衆心。而實來忠益也。此方之人。望明公祖之來。如望歲然。今事明公祖以道當盡其誠。不敢畜疑。用求明教。而昨又聞貴鄉過羅加。嫌官縱民意。至公行搶掠。諸米商視涉鄰湖。如度洋海。皆莫必其命。而半徙業運米之人。既日以加少。而歛士大夫徒。知以浙爲重。不知休命全仰江右一路。又浙中今歲本地。方果自之米。尚仰給外地。其情自不能不少留難。且今吳越稻尚未收。目下必無餘米。

少選穀成。自當流通。不似江右及今便爾。兼所截遏。又非本方之米。故郡將來真未知所終。其患但如前所陳。白徒至于重價困民而止。卽爲幸多矣。歸書全切。

士大夫詳悉利病。罔心民隱。非不可數見。或爲嫌疑所拘。或以他事稍干。而不能直行其志。合二瞻觀之。如此之侃侃。不回毅然。自任者。當今寧有幾人。

與饒太守 庚辰

鳳鳴斗山雖未識荆而微饒接壤義如同土饒荒待哺害既切膚不得不急白台臺今爲地方禁外糴甚嚴至并畱過商之米所以爲饒民者甚殷微地當仰體不得已之心雖共忍饑以俟氣義命應安而敢引明旨謂此舉爲不然然諸米商之在饒河者不獨微地也多三吳之人三吳益以數郡之人而糴貴治之米若微郡則邪縣婺績四縣粗足自給惟歙休二縣告乏而歙復全仰於浙所從饒入惟休一縣耳仰稱燕語閑集 八卷三書 饒一

糴於貴治所糴實無幾初不足以為貴益又諸之米商經饒河者皆江右之米也客且有糴自江右而無用至於饒河者而其不從江右者必不主於饒河矣若微地則雖非江右之米而舍饒河而外則無復有他途可入如寒家載穀自楚中微在饒不得假途於饒而以自饒河而內峻溪挽舟之費運穀費倍至饒而不得不得而爲而今并以為上之米而留之安其儲蓄之必以爲而仰命於外則其

治則又可以轉徙而他求其途尚寬而尚未至於制其死命也今若此則微地之人真釜魚也伏懇台臺念天下一家之日可以無下此令仰不能無下此令而亦宜加分別而禁其自饒河而出者其自饒河而入者聽之而特爲微縣開此一線生路大則爲關於湖口而禁無出湖則全豫章之米可留而其自湖而入如楚中諸米商謂宜獎而進之况應扼之於饒而令望風裹足乎此大算也台臺幸詳照行文如電光閃繞令見者氣奪

燕語閑集 八卷三書

二五

饒三

與黃海岸庚辰

明年兄已到匡山，恨不能奮飛，只爲家沖兄新喪，猶
子孤寡，不得不畱住，總視不能脫然。計二月初吉，乃
得買舟，三月初決到山也。年兄萬山遙臨，教我，有
如進行，則急煩歸宗，走一人見告，弟則疾馳前來，必
圖一望見道範，以慰數年契濶思念之勞。奉教在即，
聊書百未盡一。

金正希先生燕語閑集目錄

卷之四

書

復劉星遘

復何二尹

與蜀司李洪

與錢牧齋宗伯

與朱嘉侯父母

與徐心韋按臺

燕語閑集 卷四 月

與畢東郊

與徐心韋學臺

復吳去非

與凌蒼舒

復李應甲

與錢牧齋宗伯

復葛紀瞻老師

與吳四尊

與唐公祖



與唐我求公祖

復吳四尊

上撫按兩臺

與洪簡臣

燕語閑集

卷四

二

復劉星週庚辰

弟自去秋入楚，爲家仲兄卽世，因畱楚經理產業。至今夏方返新安，不二日而尊使捧大札至，弟爲途中受酷熱，內外交病，心更煩苦，所屬尹惺翁壽文，實不能操筆，真得續寄，而尊使必欲坐候，因艸率成篇，恐不中用也。詢老伯母，令姪令嫂俱康寧無恙，是用欣慰。洪司理從未識面，不知其爲人何如。徐九一年兄神道碑，已促之再四，但不知其何故稽延耳。出山一事，弟所未能便永訣者，爲聖明繫念，若以不肖之才之無能爲，及當時之事之難爲，則祇應高臥山中，藏拙終身而已。死生大事，無嘗迅速，古尊宿所謂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語，謹力持之，實未忍有所圖度攀緣。蓋自料其力不足以度衆生，而敢大言以爲行善，雖行此卽爲自欺欺人，大妄語。永殞善根者也。旣蒙下問，因以附聞。生於今日，民困力殫，財匱事煩，其患總緣不節自天下，以至一家莫不盡然。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孟子曰：儉者不奪人。諸葛武侯曰：澹泊以明志，孔子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惟

兄駕操。具日卽以此均天下也。臨書不盡。

復何燕尹 庚辰

鄙地何緣幸借高資、通邑士民、恨不能呼請 九重、
卽得以爲大父母、今雖暫困騁足、念大聖委吏乘田、
之言、借資礪用、須時也、會典、州縣祇干吏部列官名
耳、其合行事宜、散見各曹諸項、蓋天下事無一不從
州縣起、惟州縣盡地而各親其民、號爲正官、自大守
而上、極至政府、但奉行天子威德、遞相臨以謹持、諸
州縣使事事而已、首冊目錄奉覽、所欲察者、指來取
也

燕語閑集

卷四 書

三

數行中大有典語風度

與蜀司李洪 庚辰

聖天子破例用人、格外求才、海內英豪之氣、翕然震
動、必有命世之才、應運而起、誠哉拔一人而得其尤
者、而吾鄉如翁臺、及吾邑貴同年、夙德素望、尤稱希
有此不肖心所瞻嚮、而特如昔人所云、恨未一識叔
度百淳者也、貴治室賓故司馬劉與陽、爲敝同年同
館、讀書時同志、旣而虜警同事、此不肖六千里外死
友、與陽歿而其老母寡妻、稚子朝不及夕、使天下人
知之、難乎其爲忠、不肖亦不敢以爲爲 朝廷及天
燕語閑集 卷四 書 四

下事而卽以嚮昔同志同事之故、以爲一身事而無
如鞭長不及、乃爲除目待見、翁臺、則不肖正在楚、盼
騁從之過、真得一晤而恨不得值也、與陽年兄有胞
弟曰之紀、駿才逸氣、司馬歿後、賴有此兄、百凡望翁
臺爲忠裔存注、臨書不盡

與錢牧齋宗伯 辛巳

聲極驚銳而勉力學問未敢自棄天欲平治天下如先生台臺所宜裹糧負笈微屋齋前時丐微論以與通于大道况茲溪山幸微杖履而際時多故顧不能東身追隨伺欠伸而報蚤暮曾幾何日而仙舟又遂解維生平積思百不盡一書生之緣淺薄乃爾今將詣江頭拜別而忽接傳報賊情業已蠢動入境方寸不覺惻然先生仍有字達諸上臺便為一言與得下令令諸鄉賊士民及早飭備然後郡縣得以奉行

無語開集

八卷四

書

五

與朱嘉侯父母 辛巳

隱地災黎重荷老父母軫念敝都共蓄十二內八音為一約自去秋即與約內諸父老共議輸貲貯米以待自去冬蒙台諭開歲便奉行大約分為四等最上為有餘之家各量力輸貲買米其次為僅自給之家即不輸貲買米而亦不得糴約貯之米又其次為無餘而隨作隨食之家得給票與減價而糴約貯之米者也又其次則刀不能自食之家所謂飢民也乃給票而徑給之以米此項初亦奉台諭令煮粥飼之而諸父老以為不便即諸饑民亦自以為大不便皆樂得米遂予以米案行二旬矣蒙諭謹肅此以報諸大示豈第篤摯真一人君子之言但內有飢寒之民號號只在上戶能出一人思亂中即少一人等語敝有鄙見用陳座右公今之攘攘思亂者皆亂民非飢民也若飢民則雖以為亂而有所不能然而倡亂之人則必以飢為名以民無飢然後亂民雖欲倡亂而亦有所不能故飢民者亂民之藉也而即以飢民為亂民亂民為飢民皆有所不可予飢民以能亂之名則

無語開集

八卷四

書

六

朱

賑不惠以爲是賑我者實是我也而以賑民爲能則
賑不勝賑諸凡可以不飢者莫不攘臂而言飢而其
獎也諸所賑惠皆亂民受之而實飢者不得與焉亂
民既得利則莫不合其生業而待賑是賑以召亂也
故亂與飢必分別治之合則必弊卽見如此惟高明
裁察



與徐按臺 辛巳

往江漢間幾幸老公祖澄清而楚人緣慳遭大君子
而不獲終事今幸得再託宇下於此今之奉 命而
出不拘牽陋例不假手左右而實爲 聖天子苦心
殫力一方有如祖臺真今之祥麟威鳳盡海內具瞻
况山中之人咫尺於此而見往時馳駕行部事竣卽
路匆猝駭皇與士大夫一接率不能數語而別故遂
次且而謹以書通所欲言伏思 今上殷憂圖治百
爾在位莫不雷意而所與握天下之機力能朝換暮
燕詩閣集 卷四 書 八 徐一
轉實惟諸方一二直指之手以一直指出而所部貪
吏無一幸而獲免而其廉者無一不幸而不獲自見
夫是以人爭奉厲今自祖臺攬轡登車之日諸郡縣
之或宜望風而解綬者固非不肖所敢知而卓然自
立力破積習日孜孜以廉潔愛民爲務如郡太守邑
令君及欽令君其譽宜足以上逮獨邑何二尹以廉
能得民心民歸之若流水且緩急有庸之才而岌岌
乎寧有不得安其位之意此邑民之所以皇皇也今
非敢以尹所爲爲一一盡合乎聖賢之道而要平心

而公論之。以爲尹卽有短。可徐諷密論。而其所長必
宜大表章。以風厲一方。方今爲廉吏難。爲敝郡之廉
吏尤難。以官於此者。或不相期以廉。而其人亦若不
得復以廉自期。自何尹來。乍見以爲怪物。已而見知
當路。大洽輿情。以爲優曇鉢花時一現耳。未幾而得
郡太守。未幾而得邑令君。及歛令君。郡邑人喜出望
外。雖三君子之操。自其素守。而適相遭於此。郡邑人
固大半以爲當事能鼓厲一廉吏以來。衆君子而諸
父老乃亦深憂過計。以爲有尹如此。而其性介介其
無語聞集。八卷四書。九。徐二

息也。蒙祖臺軫念。給發憲牌。令商賈而赴所在買米。
近蒙祖臺特爲差官移檄赴彼兩臺。俾得下令於諸
郡縣。此其爲憲牌也多矣。祖臺之所以爲郡人者至
此極矣。雖然。人情惟爲其所部計則切。若奉台檄而
爲隔部下令。則亦爲人謀耳。且諸郡縣之縱其民截
奪也。初不以其民爲非。而習以爲常。度彼兩臺之下
令於諸郡縣也。亦必不以其郡縣爲非。而特因台檄
如告助於彼者。而論彼郡縣以相助。而且以爲大德
於吾郡人焉。夫劫奪大變也。而習以爲常。不過以其
無語聞集。八卷四書。十。徐三

反從吏之以市德。且劫奪之門。豈可玩開。其可聚衆。以劫外郡縣者。卽其可聚衆。以劫本郡縣者也。其以米踴爲名。而可聚衆。以劫米者。卽可以劫米爲名。而并聚衆。以無所不劫也。願得明旨。勅諸郡縣。卽自爲各郡縣計。安各究其亂民。重治如律。庶幾此習得少衰止。而後求祖臺計。長便。必力請本道臺。得兼轄。得兼轄。後有此類。兩道皆相關攝。本直指得徑行參處。而不必關會彼兩臺。一旦緩急。庶幾無誤。考唐宋有微歛道。而嘉靖間亦有微饒道。前張公祖

燕書開集

卷四書

十二

徐四

題參時。亦曾請上江院。勅書於九江外。加饒州府。已得旨。而但以事平。部寢不覆。或見諸地。劫奪時。發亦時止。當其發。而合郡皇急。及其止。又復泄泄。無識者。且以爲無大患。而不肖竊以爲異日重誤。郡事端在於此。惟老公祖血心。眞爲郡百萬生靈計。而適丁茲會。反今爲熟思蚤圖。此郡人百世之利。而大君子無疆之績也。臨書臨切。

獎廉以風郡縣。遏虐以紓民困。言言可見諸行洵

經濟名篇也

與畢東老 辛巳

饒河搶劫。殊嘗自去臘迄今。仲春。騰爲梗塞者六十餘日。從來所僅見。頃見稍通。不過數日。旋復如故。而有司明禁。實爲戒首。今捕米商而加重刑。施酷罰。如搜私鹽。真不識於義何若。今人心皇皇。上河米商已大半從業。視渡饒河。不啻涉洋海。計非合郡士大夫呈請兩臺題。而士大夫亦自具疏。今歲之事。危如累卵。事已孔棘。恐藉時日。輒敢擬艸大畧。左右以備採擇。伏望據筆獨運。先勅左右。騰呈并爲公書。徵各圖

燕語開集

卷四書

十二

記。乞一郡封而上之。直指。然後卽議拜疏。其道路費。當有措處。不敢盡煩台慮也。臨盡可勝佇望。

與徐心韋學臺 壬午

翻驅車指下郡。不孝雖未獲仰接丰采。而幸得以書通所欲言。隨蒙祖臺指誨。儼如而奉教命。今四方多故。民生日蹙。而其最感而踴天岸地無路求生者。莫如敝郡。郡莫如敝邑。自云春迫。饑官民之難。外扼吭而內剝膚。郡邑民之出者入者。行者居者。盡在湯火。其困極矣。上賴祖臺高天厚地之佑。幸稍安止。世公世侯。固日祝無休也。今饑之賊民。日以張。以爲入微行。劫不勝其勞。不若一意營寨于其家。而以靜待動。庶幾開集。八卷四書 七 李一

從從席上作賊。刈微人如膏。而過客必莫能與之爭。今勢燎原矣。饒大家爲之主。饒大吏爲之。主。夫自目之下。可以公行其虎狼羅刹之。以敝地土大夫本身當其害。初不關切。而饒之大家實身享其利。矢以力爭。且饒大吏既得故借姑息于民之名。實收其桑養盜賊之利。而反臨敝地。守令以公祖父母之分。使不敢以一日之守土而重違。且百年之桑梓。而終之以邪說。故相抑掄曰。饒不幸貧。微幸富。哀多益寡。是亦無傷。此其言如兒戲。固必不可聞於聖明。而

不孝亦姑癡言之。以爲微若果富。亦不難忍心。以此之良民肉爲彼賊民食。而實郡邑民其窮於饒固且百倍。則奈何其嚙昔讀聖賢之書。今日食君父之祿。而忍心害理至此極也。郡邑處萬山。如鼠在穴。土瘠田狹。能以生業着於地者。什不獲一。苟而家食則可立而視其死。其勢不得不散而求衣食於四方。於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賈也。而顧戀宗族墳墓。不能舉家遷徙。復運所求於四方之食。食其父母妻子。於是乎移粟而入。非販而求利也。雖挾貲行買。實非已貨。皆稱貸於四方之大家。而償其什一三之息。但以運貲於其手。則儼若如其所有。而以此民貨也。寬哉民也。是所挾之貲。非貲也。卽如異鄉之人所躬耕自食之田也。一朝而劫奪之。如田而陸沉於海矣。且實非其田。而質於人之田也。一明而劫奪之。而無以償於其主。而身命與俱盡矣。不孝家居時。與父老總計四鄉之民向之出而求衣食於四方。遭劫奪不能復出。而不得不坐於其家者。蓋十家七矣。既坐於其家。而無所借資收養。而相幸立而視其死者。則什

家而無一幸免也。痛哉民也。民不幸而生于微，微不幸而與饒鄉。饒之守令，又不幸而馳就隣民，不以爲人，而以爲肉。而微之賢守令，又不幸而爲饒守令所制。而勢必不獲盡意，以爲郡邑稱疾苦所獨幸者，郡守邑令實仁且賢，愛民如子，以孔邇之惠，大沃其如緩之虐，不然其尚有噍類乎。然今之爲吾郡邑守令者，實難。其所以實難者，則以郡邑之民，旣不幸以虛名罹實禍，而爲郡邑長者，亦不幸與同患也。而邑令之難，尤難於郡守。所望諸當路，以菩薩願，悉衆生心，燕語閑集 卷四 書 一五 李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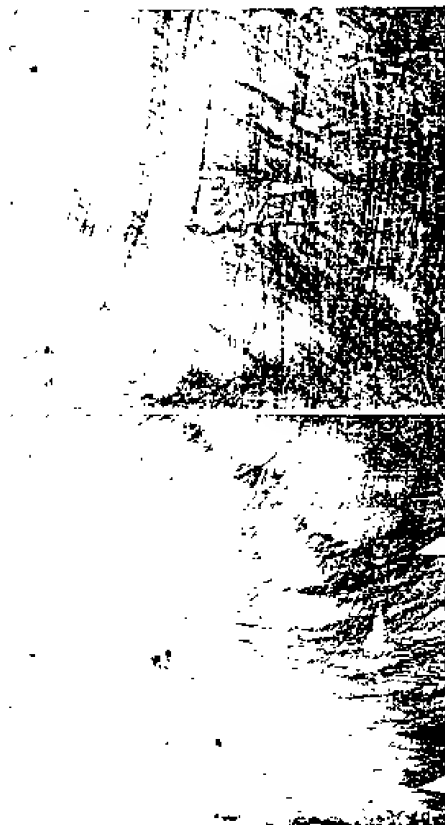
念斯民之多難，體長吏之勤勞，時加將獲俾得展佈，惟祖臺以天下蒼生爲任，今雖秉文衡而體念民憂，未嘗去心，故使草土之人，得畧披陳，冀悉此情，邇違當事公祖，卽日明章入告，原植民牧以深矧翼，而急罪民賊以正亂本，亂庶造已臨書一切

微民之爲穴鼠爲涸鮒爲兀肉，苦無可告訴矣，幸有此書與之請命。

復吳去非 壬午

違教日久，時切相念。南糧一事，久累縣有司，而迄無定畫，其勢不得不移之于民。今士大夫能合議而爲民疏求得，旨改折爲上策，其次則區畫有定使，有司無賠累，則可以無民害矣。惟台裁諭諸糧長急定議，我輩之請易易也。臨書草復不既。

燕語閑集 卷四 書 一六



與凌翁虛 壬午

末法衰殘，師友道絕，象處新安萬山之中，求覓同志，尤難其人。顧同里有如台臺而不得歲時月日親近教益，已滿擬此番得以數日相遲至塔庵相盡所欲言，而別以薄冗且姑待，又問尊使云：是月何十後方命駕，遂不急急，方復以書問，而不意台臺已遂行也。惘然自失者久，蒙台注及不孝異時出處事，天下事如此其多艱。聖明如此其求人，不孝安敢終自棄。但區區鄙衷，有非一二言所能盡者，惟得相聚面白。

與台臺書

卷四 書

二

庶幾少悉一二。今台臺已行，固不易以筆幣也。今天下事非不孔棘，而推原問委，必有要領。安知極近淵熱爛之言，非仰至縈切簡捷之法，天欲平治天下，台臺固不得他有所推委，幸加努力，不孝謹拭目以觀厥成耳。使便附候，草佈百不盡一，臨書又復惘然。天下事終不啻談一字，而其至隱固可推見，豈欺我哉。

復李應甲 壬午

得楚錄，開卷便見翁兄姓名，喜不寐以達旦，傳知海陽諸人士，亦無不加額，使今榜人畧盡如翁兄，天下榜盡如楚榜，太平之興，日可俟耳。末俗頹靡，風尚日下，致生民糜爛，禍亂不息，惟賴高賢出而仰體聖天子之心，共相激揚，庶乎有廖，士人甫得一科，所費動踰千金，卽日入官，雖欲刻意爲廉吏，而勢已戾乎其難。吾邑先賢高風芳躅，多聞海內，而貴族尤最著，不孝第碌碌凡庸，不能力追半步，中夜念之，負慙無

與語關集

卷四 書

二

地不知涕淚之何從也。今茲惟延頸出楮，盼望翁兄所與力行古道，肅振頹俗，使聖天子一日得翁兄如獲七朋，天下後世追論翁兄言行，如今日之追思先哲，太平之興，如日可俟。不孝弟長爲治世農夫，以投身無所復恨，別論山中荒寂，愛莫能助，爲之奈何。一民將忱，別具佐途中一程，鎮中苦無知父，遠不知所告語，其一二有意氣者，翁兄到彼面商，當亦無所迴避也。鴻便附候，臨書不盡欲言。

與錢牧齋宗伯 癸未

商山得奉大教。玄言高論。今猶在耳。天下多故。非命世之才。未易底定。方今之世。舍老先生其誰與歸。四海之人。延頸拭目。爲日已久。今茲愈孔棘矣。虜騎逼淮。南北不通。因而亂兵梗江漢之間。上下江又壅絕。不通。不孝彼地維桑。心之憂瘁。家國並勞。而敝鄉之人。獨受荼毒。較他處倍深。憤目所至。無復生趣。日內方擬從間道入楚。而念新安非安靜之地。又狼顧未敢行。佇望大君子出而救此羣黎。如望歲耳。佛海燕語閣集 卷四 書 十七

上人所攜燈錄。未能細閱。因其行艸佈近狀。臨書不盡欲言。

復葛屺瞻老師

新安去錢塘不及五百里。近老師之居。若此其甚。而不能歲時候問。一彈指頃。動經數年。疎慢之罪。雖蒙老師如天之度。不加誅責。而清夜靜思。難以自遣。乃者不幸。先人見背。奠奠怛怛。伏處苦鬼。荒迷昏亂。益復不知所之。顧荷老師注存。特辱蒞使。遠頒厚奠。仁孝重錫。恩義隆施。已踰常分。并念先人藏所。授以王丈。感何可言。天下多故。月異歲增。虜寇交訐。加以亂兵。楚江上自洞庭。下至彭蠡。二百里水陸梗斷。不孝骨肉業產。什九在嘉魚。今復不可問。念營生受禍二十餘年。今始中干一家。亦何敢感。惟望老師急出而圖吾君。令四方蚤定。干戈遁息。不孝得躬耕奉老母。以沐堯天舜日之化。爲厚幸耳。使命速旋。草勒附候。佈謝。不盡欲言。

與吳公祖 卷末

牛璽一事。須兵食雙足。故團練義勇。守嶺扼險。皆定實格。有功必信。而後義勇用命。此俱不能無大費。此邑人自爲保身家計。公祖父母特督卒我爲我設方。暑。地威靈以扞衛我者。庫藏如洗。豈能屢損俸資爲地方用。此勢之所必不繼者也。今四方多故。新安四面皆搶亂。及今圖之。猶以爲晚。乃復泄泄徒妄。俟天幸。以爲賊未至。而可以無先圖。豈知俟賊至而圖之。倉皇沸亂。雖欲圖之。豈有及乎。惟高明互相警思。嗚呼。古人有言。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有此足恃。合邑賢才。同合邑良士大夫。奉賢公祖。而爲地方熟籌深計。何爲而不成。何患而不捍。輸貲者。姓名不聞。官冊籍不在。官所輸貲。亦不在官。其司收支上大夫。不得與未輸貲者。不得與。惟輸貲之家。用數人。公同給管。合邑士大夫。同合邑人。公衆清察。

與唐我求公祖 卷末

三

許久不獲奉台教。寇惠剝膚。於今孔棘。而人無固志。又多玩心。急則鼎沸。而亂少緩則又絕不事。賴老公祖威靈。次第爲備。而嶺守一着。一夫守關。千夫莫入。尤爲上策。但守用內地之官。與內地之兵。既離家遠。百務不便。而不能無內顧心。時搖搖一似爲地方守者。不孝察間諸嶺下。皆有大村落。莫若卽鼓厲而用其衆。卽其村之能守禦者。而官之如守其家。合府取工食火石等諸費助之。百務便而心又專一。此至善語。與唐我求公祖 卷末

與唐我求公祖 卷末

三

計也。其小嶺守則徑塞斷而禁絕人行。大嶺守乃留逆客商而嚴盤詰。求老公祖嚴派各縣星夜卽行。每嶺卽命一士大夫往彼察督。亦不暇辭勞。至于內事。尤在嚴察內奸。坐諸里還各縣本里。并無奸盜。事發卽與同罪。其結。但有所犯。法在必行。則奸無所容。賊絕鄉導。且人心鎮定。內亂不生。臨書至禱。

鄭公祖稱此來者果鳳督之兵以馬故恐爲左營所奪故改道然其所云到蕪湖之三千者前月廿八人見其在湖口至初一日卽達蕪湖船中亦約有馬數百疋云何不爲左營所奪又云何不豫畏左營奪而獨此千衆者以爲畏左營而改道中既改道矣卽整伍嚴隊同路而行有何不可而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之牌方繇樂平發源至休寧不一夜而沐國公守皇陵之文自祁門朝至而三百餘狼奔豕突之衆已燕語閑集

到前一日各鄉無賴之渡嶺望婆路而迎之者如雲祁門之賊未到前一日各鄉無賴之走祁路而迎之者又如雲而以爲此真鳳督之兵可乎卽以爲真鳳督之兵初非鳳督所募教訓而撫習之兵亦不過鳳督所遣弁而遠召募市井之衆也遣弁而募不暇選而惟人數是足賊起而應之矣又二月賊破常德澧州遇募兵殺其半其所逃散之卒賊裹而用之矣卽果鳳督兵而鳳督又安能保其將及卒必爲兵而必不爲賊必以爲當取道新安而與吾新安之人爲難燕語閑集

手不孝以撫按兩公祖應直爲一方請命不妨婉轉明告鳳督至于縱入必肆報復一說不孝以入以不入在當事者猶豫與果決門而各鄉鎮之敢自保與不敢自保亦在當事者之豫與果決間當事無定說無成議則民心離散矣民心離散郡事尚忍言哉新安爲陪京及浙省之門環新安者郡之入新安甚難賊入新安出而竄諸郡甚易新安安則陪京及浙省安萬一郡事不忍言而東南之事尚忍言哉至江東南之事不忍言而東南之事尚忍言此千衆卽

雖此千衆以據鳳陽亦奚以爲鳳督而無報 聖恩
爲蒼生之心則可鳳督而有報 聖恩爲蒼生之心
定不草草也事至今日郡人得一日之安皆老公祖
及諸公祖一日之賜至于不孝一身久爲驅風上爲
諸公祖下爲郡人任不測之變固耳如飴必不敢惜
但不得藉老公祖及諸公祖鼎力擔荷恐事无解開
係一郡百萬生靈爲可浩歎耳未審日內有公文申
兩臺否幸爲不孝達此拳拳之意臨書不盡

才誠皆具二十分故臨事定不艱艱 君父焦勞

燕語閑集

卷四

三

四三

生民靡爾時事如此言之痛矣安得安 國急公
豈如我止希者乎



上撫按兩臺 癸未五月

徽雖僻處萬山而商旅遍天下二十年來南北郡縣
凡受兵賊之處徽民無不受今區區所存皆兵賊殘
燬之餘也 天未厭亂 聖方啓憂虜騎猥突李賊
鵬張左兵南徙急倡入衛正月十一日卽喧傳有勤
王兵三千經過新安郡民一日數驚旁及池寧群相
詫異未幾建德東潁青太涇陵諸縣被賊屠燬盡冒
援兵新安之報死亡者哭聲相聞于野帶重傷而扶
近以歸者相望於道民無固志全徽幾潰賴老公祖

燕語閑集 卷四

二七

撫一

台臺逆瀾中柱未幾而鄱湖一路兵亂相聞又未幾
而蕪黃兩州相繼失守至三月廿五夜忽接婺文稱
鳳督調取黔兵繇樂抵婺又不一日而祁文又報汴
國公往鳳陽守 皇陵繇浮抵祁曾不半日而祁城
下已成蹂躪之場矣且云入隊三千隨後便到其人
則比人兼之楚人且新安本郡邑人而操比音及楚
音者也 不惟殺掠姦淫而且廣招亡命各鄉諸無賴
歸之如雲遍發奸細入各縣諸村坊家家重足祁縣
憑賊固守晝夜登陴祁東及黟南休西諸鄉民扼險

自守。朝不及夕。賊益縱殺以立威。民因憤懼而死。圖而前發。文之稱黔兵。繇樂抵發者。未入發而已爲樂所堵。樂平堵賊之日。乃卽所稱沐國公兵到祁之日也。兩地兵燹同時並慘。嗟夫。爲黔爲沐。是兵是賊。地方之安危。舉不可知。民命之存亡。祇在呼吸。而做郡縣不比他郡縣。郡縣守令及士大夫。卽欲爲不得已之計。嬰城固守。而委城外之四鄉生靈。姑以饒兵。參賊。聊圖自全。而必有所不可者。今憂方未艾。所望老公祖台臺。及當路大君子。覽國家自奴酋發難以

燕詒閣集

卷四書

元

三

來。用兵二十六年。諸募兵盡期辦賊。而或次第半化爲賊。今楚豫之民。非不願殺賊而不度已至。并於賊者。雖爲死賊所劫。而實爲亂兵所驅。聖明日夕殷憂之。以滅賊安民爲心。而重念斯民之苦。既竭力以養兵。卽必不能復破身家。辱妻子。以奉賊。相天下大勢。知賊之得志於北。而騷暴乘勝。不能忘情於江南。將來諸大兵盡力於北。而賊且窮蹙求食。亦不能無洩毒於江南。審江南陪京之與浙省。新安。壽。環。相峙。而新安實以重山疊險。踞江東最高之處。抗西北

而扞東南。爲直浙兩地之障。審新安雖向不被兵。被賊之地。而無不被兵。被賊之民。懷安者。談虎色變。不鼓之見。賊出。卽聞賊遠走。失業者。好勇。瘞資。不川之相結。禦賊。卽遂相聚作賊。而今一旦不幸。亦漸爲被兵被賊之地。新安區區之地。及區區之民。皆不足惜。而獨惜此重山疊險。踞江東最高之處。抗西北。而扞東南。爲直浙兩地之障者。宜蒙當路大君子加意綢繆。仍賜題請。勅寧池南九饒信諸郡。與徽同患。共圖豫防。庶幾使亂賊息心。不敢南窺。而諸當事

燕詒閣集

卷四書

元

三

奉命北征者。得一心解賊。亦無復南顧。今各郡縣或傳異議。民間卽不敢復行守禦。人心一懈。狡賊乘虛。新安一片土。旦夕崩解。是徒爲賊多關孔道。爲直浙兩處開賊便路也。謹瀝誠披陳。伏冀老公祖爲聖明及億萬生靈深念。臨書馳切。智者見于未明。况已者乎。使郡邑士大夫皆若此。何至望風瓦解哉。

與洪簡臣年兄 癸未

不晤台教不覺便半月楚城果爲獻賊所陷屠殺甚慘靜夜念之殊不能寐不孝愚見以爲賊據上流今撫臺駐湖口九江擬自下上上逐步推進既失勢而賊亦得以讓貨年兄可速行勸其從江右取道直入長沙聯絡湖北諸郡諸郡兵乘舟順流而下一日一夜行五百里直趨省城賊以爲從天而下也其近則取道江右之寧州入崇陽蒲圻及嘉魚集諸縣兵而下且聞按臺治臺俱在岳州與共謀而圖之又其次也年兄得無忘乎。

燕石閣集

卷四 書

三

世奇制勝當今韓岳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目錄

卷之五

書

復李 年兄

復李 父母

與朱震青

與撫按兩臺

與諫垣熊

與方慕菴

燕詒閣集 卷五

與尹宣子

與黃勛菴

與史大司馬

與程韋菴道尊

與駕部汪濬源

與鄭鴻逵撫臺

與陳雪離

復李 年兄 癸未

虜寇交訌，兵氛爲虐，自去冬以至今茲，每一念及，生人之趣，殆盡亂之始。生人心惶懼及其既也，目不見而耳習聞，率以爲嘗，甚至目親見而慮不及其身。大江一帶，南北兩岸，便如秦越，南人目見北岸之屠殺，而以爲長江天堦，萬無所患也。今寇且南矣，陷楚會，踞藩宮，楚江北已無完縣。楚湖北州郡，賊未至而望風震恐，或奔或潰。而吾江東之人，猶以爲嘗，所仗者聖明如天之福，以東人獨勞，或萬一徼天佑耳。若以大勢論，豈忍言哉？今春敝郡之警，郡人幾奔潰，不孝弟義不容已，從諸郡縣當事及諸父老之後，同心守禦，然事後之紛紜，已不可言。從來任事之難如此，不孝弟義當堅耐所灰者，諸郡縣當事之心耳。至於學道一事，弟之荒蕪特甚，居萬山中，無良師明友之益，固宜其蹉跎也。年兄好學精思，遠邁衛武，大下後學所共瞻仰。敝郡有大儒爲程子尚先生，精透禪宗，深悟易數，向在閩門，今迎來新安，何時得與年兄晤對，暢談而弟從旁靜聽，亦人生快事也。臨書瞻企。

曲盡今日泄奮之情真可痛哭

燕閒閣集

卷五 書

復李三

復李 父母 癸未

國步多艱，民生日蹙。聖明獨憂，人心愈玩。寇賊之殃，昔猶震鄰。今也剝膚，不孝自今春一病，至今沉鬱，尚不能復。頃接尊大人及老父母大教，既見君子，使我心舒。惟老父母以經綸巨手，相時度務，今優游庭闈，樂我天倫，非世俗熱中之人所能勸駕。然大賊漸南，所謂長江天險，今既與我共之，而且特據其上，流其不來，固萬不可恃。乃士大夫及當事老成君子，一或以為處堂一或以為憂天二者，至未知孰是而不知。

燕閒閣集

卷五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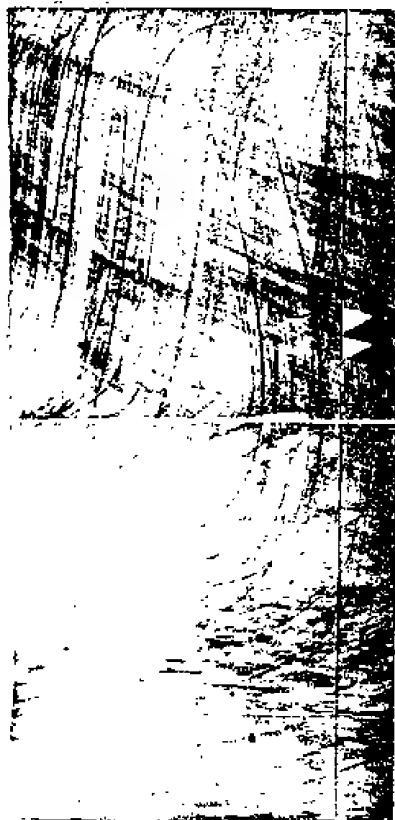
三

孝以為憂天，則不驗。固臣子之常分而事君父之至心也。惟老父母及尊大人為士大夫及諸當事，時時一痛切言之，共發同舟之懼，各厲薪膽之志，天下幸甚。

同舟薪膽四字，寧獨任事者鑄骨涅膚，凡屬有心各宜袍澤共奮。

與朱震青 癸未

不孝弟以多病兼之疎懶久不通候問每欲一陳所欲言而心繁意亂輒復中止知年兄高曠異量于一字不入長安之人必不深罪也頃敝郡有祁門三月之役當時郡事實危急之秋存亡呼吸郡人幾潰賴吳紫老公祖苦心保全百萬生靈而今反以爲累不孝弟以梓桑爲地方蒙難此分應爾而重累吳公祖夙夜不安惟年兄大心或爲白當事或爲急達聖明不然則江東南諸郡縣有司誰復有一入肯置燕語閣集 卷五 書 四



與撫按兩臺公祖 癸未

不孝聲伏念兵在今日魚肉百姓此其嘗事有如兵賊之間稍有疑似雖姦淫殺掠其誰敢不忍而避之惟是微人不幸當亂賊冒兵披猖潰決之時而三月之念四夜有婺源報文忽到稱四遊擊將軍兵無鳳督命忽舍孔道迂涉崇山峻嶺而稱改道前進此而欲定郡民無疑其爲賊比味不能婆旣報兵到樂將入娶矣又不一日而祁門再報兵且又稱沐國公兵又實非黔人不同號而分道進入且云大隊三千隨後便到生死存亡在于呼吸此而欲定郡民止姑疑其爲賊而無決其爲賊此尤不能且自正月至三月奉上臺檄郡縣集士大夫與民同命効死勿去合郡人民幸而信奉而適丁斯難決認其爲賊而又不可得走矣此而復定郡人坐待而必無相率出禦禦而遭其衝殺又遠制於百餘里外必無相殺以自救此萬不能此三不能者非獨郡縣有司士大夫不能雖神武憲臺不能也按臺公祖曰黔兵到蕪在初一日陸路來者繇江北去此夥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

鄉勇扼要堵剿。毋致流毒速速。鄭撫臺公祖曰。果係
黔兵入鳳。微係僻壤山鄉。水陸俱非通衢。假道紆途。
意屬何為。明係遠近奸徒。結黨煽禍。自應急為撲滅。
此三不能者。非憲臺不能也。以為禁民出寨。而民必
走。民走而賊入。後有大悔。聽民出寨。而力不勝。
賊後亦有悔。若為皇上固三百年肇立之封疆。保
數百萬無辜之赤子。而當危疑呼吸之時。與其賊入。
而後有悔。無寧禦之。而後有悔。此臣子忠於君父。
之職分。自應爾也。况入邪之寇。委非黔人。無如李監
紀喪師樂平。隱不敢聞於鳳督。遂飛坐祁門。鳳督而
無實為君父之心。則已。鳳督而有實為君父之心。
雖千樂平之人。尚或不欲加罪。而何况禦寇之微人。
而且偏信李監紀。舍樂平而反求微人。而以現在樂
平獄之劉珪。疑李華玉姜美三將。亦稱為被祁門生
擒也。卽此一語。監紀敢欺鳳督。鳳督亦忍信監紀。信
而不覺以之設。皇上則其餘戲論。無足置辯。事至
今日。定有聖鑑。初非不孝一人。事而事後異議。內
外並作。不孝為捍蔽一郡。不忍不以一身任之。俾上

無累良太守有司而下無累百姓尚冀以大厲後來
郡縣有司為地方之心而下以少作百姓仇賊之氣
此不孝區區之誠也。不孝禍福久置度外。原不惜一
身。而在今日未獲祖臺昌論。所慮身後蔽郡事當不
忍言。將漸及江東南事。漸及天下事。尤不忍言。謹拜
書求祖臺為億萬生靈深念及蚤向聖明發一昌
言。辭書激切。

實心為君父者。未有不為百姓實心為百姓者。斷
不能不仇賊於此。新釘截鐵。只緣其同患思深。憂
天念切耳。武侯之拜表出師。晉公之不與俱生。千
古毛情。日月共炳。

與諫垣熊

癸未

不通候問于左右。不覺便如許時。不孝雖家居。而生
逢堯舜。時值搶亂。夢覓飛越。心念惓淡。慨自內寇發。
難以來。于今十有四年。中州之靡爛。其情形不可得
詳。邇日楚之荆襄。承德斬黃漢武。不半載而胥爲丘
墟。豈么麼闖獻。真能戰必勝。攻必取哉。開門而延。望
風而潰。雖寇亦笑我太無人。民甚苦寇。日夜望王
師之來。以生全我。而乃淫其子女。掠其蓄積。焚其廬
舍。甚且殘害其性命。民心既不能忍。上之人又縱其
燕語闌集

以區區効忠而不意當日同時有黥兵枉道將繇樂入徽之事遂爲鳳督無影機射顛末詳具揭中雖旦夕安荷聖鑑而邪說猝起誠恐天下士大夫聞之不一詳皆動色相戒以不孝爲口實有事先去以爲民望則得罪天子愈無所逃死天下之事尚可爲也東南半壁匪異人任惟台臺圖之聖主可與明言毋以不孝驟掛彈文便因噎廢食也附在同志敢佈腹心慷慨淋漓如對祖士雅中流數語

龍溪閣集

卷五

10

第 2 章

與方慕菴 癸未

郡事重煩老台翁鼎救八月初聞鳳督疏參不得見其全疏止述當日情形拜疏屬家叔應武會試者入都煩台翁爲覓人繕寫具奏今方得見全疏不可不明辯具控此事關係重大當日跋扈將軍虐燬薰天新安存亡事在呼吸賴此一舉驕將亂兵因之落魄而賊之號號新安者遂息念灰心今民間小倫亦靜夜戶不閉矣新安雖山郡實爲甯都及兩浙重鄣此江東南百萬衆合口同辭而稱快者也不意鳳督私

燕高閣集

卷五

十

方

誠不彼驕氣如山游詞相加橫行恣肆政本不察一如昏疏所請若此旨遂行江東南事不忍言矣區區一郡亦何足爲皇上深惜而孤臣敢懷桑梓之私何當宁力爭耶前疏想久上今來小疏求台翁幸爲不孝卽日上之若前疏萬一未上當爲不孝急上前疏三日後乃卽以此疏上之登疏相爲終始亦有次第不可紊亂也亦萬不可改一句一字雖前疏不幸而奉嚴旨此疏亦必急上勿以嚴旨便見阻止不孝自度明主可與忠言雖奉嚴旨無

害天地祖宗實衣臨之皇上神明無遠不鑒縱一不白有所不測不孝矢以一身爲郡人翼蔽望台翁千萬勿爲不孝慮也同鄉諸公初不必驚動得上而告之可也疏上仍望台翁爲刻揭遍送各衙門不孝卽欲入京國家中人傳察下手兵丁梟示一事尤萬不可行無論微神所殺原是賊非兵卽如樂平所殺果係黔兵不孝亦以爲不當有罪按大明律本謀殺尊長而誤殺卑幼仍坐殺尊長罪不坐殺卑幼罪謀殺卑幼而誤殺尊長仍坐殺卑幼罪不坐殺尊長

燕高閣集

卷五

十一

方

原旨之兵無相于涉乎

與黃幼卷 癸未

匆猝不及面別計程此時台駕已久到江州矣邑人自楚歸者稱獻賊不比渡所流而上岳州其意欲自長沙入江右此類胸中本無成算有隙則入如水遇防則止逢下則就故其賊名曰流計此時江北諸郡縣雖單虛殘破已極賊來而無所得亦其所必不復來之處當爲聖天子明言用好郡縣爲張全義所爲招集流亡及諸豪傑有力惟力所壘卽爲世業令世有其地家自爲守而台翁宏設鎮於漢陽先招集

燕詩開集

卷五

十四

黃一

其民拔其豪長屬而用之今士大夫當事任者爭言用兵而不知用民言用將領而不知用郡縣不孝以爲闕獻卽就縛而亂亦不可定也當台臺王事方殷而不孝又爲郡事經營總不得一日之暇共與研究此說使劃然定可見諸施行至今快快惟台臺聽識過人試一熟思之天下幸甚

安集流亡是今日第一要緊着數世守其地人自爲職何憂賊至潰爛

與史大司馬 癸未

老公祖年臺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華夏蠻夷共震威名薄海內外罔不具瞻方駐淮上而天下之不平者莫不葡萄以得想爲幸今蒙聖明特簡南樞大江以南以爲如重開天塹而築萬里長城於其上也山谷喧傳歌聲如雷一日而遍滿天南半壁而何况新安新安之事前已備陳而猶復陳所未盡者以祁門所堵不獨當日實見以爲非鳳督之兵蓋至今日讀鳳督奏疏而愈有以確明其非鳳督之兵也鳳督疏

燕詩開集

卷五

十五

史一

奏所失之兵惟監紀李章玉所報劉謝姜李之兵更無別兵而所據以必參徵祁者止據唐太守三月二十五日申奏報劉謝姜李繇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之牌誤以爲其兵已入徽境而心不任地方之憂且震懼於鳳督之威者亦應口唯唯不敢異同而初不察此兵已殲於樂而此四將一死於樂三禁於樂則其未入婺甚明而何况西路之祁與婺源風馬牛不相及乎入祁之寇其報文曰沐國公絕不稱鳳督至於各賊到祁則居然自命初無所諱而郡人先見婺源

將入。因以決祁路之非兵。以兩路容有並作賊之事。而必無兩路皆是兵之理。一是一非。則發路之稱。鳳督者。爲是而祁路之不稱。鳳督者。斷乎其非也。蓋監紀李章玉初與劉珣珽等同行。中道忽分。章玉舟載兵馬自大江下。而珣珽等必將入發矣。又何因而分一枝。繇鄱陽浮梁入祁。將復何說。老公祖固不難呼珣珽而一問之。大抵四方奸究圖徽之日久矣。故兵入而賊亦與之俱入。不謂其兵以三月二十六日開縶於樂平。而入祁之賊。亦卽三月二十八日見堵于

燕治閣集

卷五

兵

史二

關至祁耳。而巧爲之說曰。誘其拋戈投甲入祠。乘夜而火之。老公祖試問鳳督疏中所據材官萬民安承差。鄭天卿所砌一段。與俗所傳水許西遊諸小說何異。方取樂平兵將現禁獄者。皆可飛移爲祁門生擒。且云其人在祁門城上。親見明白。最爲的確。則其他又何所不可。粧點不孝念祁門所堵。實實非兵。誘與不誘。可不具論。而終不忍以百姓當日殞命重傷所各出之死力。抹於誘之一字。亦終不可以無辨。故爲老年臺始終白之。隨書馳切。

燕治閣集

卷五

七

史三

是兵是賊業已有辨之者。而猶以爲非賊苟非聖主明見萬里。微之爲禍寧獨兵與非兵已哉。

與程常菴道尊 癸未

頃郡諸生自池來稱老公祖爲郡事周慮儼如老公祖家事無異其以卵翼郡人者如卵翼其家人而郡人尚不之知也不孝猥以痴心遭逢搶亂身雖田居而生逢 堯舜未忍以秦越之視視此父母之邦誠如鳳督所云多事不孝亦自知其多事願 君父一念與生俱來至死莫逃自非朽壤敗爛不可振起其誰能當危疑呼吸之日而尚如替如聾以無事處之且當賊至之日不孝委來能多事不孝之所多事者

嘉謚閣集 卷五 書

十一

在亂官屠殺慘毒之日微人望風奔潰大盜乘機觀變而不孝爲當事熟籌猥蒙唐太守吳司李定爲鄉約守禦事宜各縣各鄉一日抄傳相與力行比賊至邪而既以曠昔約束必無輕徙身家念切自各爲扼險防守之圖至防守不獲而賊既以殺人立威斬關以入則憤懣交迫兩相殺以救死當日必至之勢初非有司士大夫所能令而亦豈有司士大夫所能阻而又誰暇爲評論多事不多事於是時乎推究受禍之端惟此鄉約守禦一事今固具在老公祖試一取

而閱之太守司李爲地方綱繆防患守土之職固不當如是耶今無論初門所堵初與鳳督黔兵無與今

卽必認以爲黔兵而亦一念地方守禦本以防賊守土者初豈能遙知三月之終有鳳督黔兵必斬關以過其地而諫撤民聞防賊諸守禦空虛以候其至耶吾設于此而必相犯如望虛舟而必以其舟觸如見飄瓦而疾以其首承不自咎其不審而惟虛舟飄瓦之是恨必索舟瓦而責之以洩忿不孝以爲如是之人非愚則狂而何况其蓄謀作賊自取殲滅名雖死

嘉謚閣集 卷五 書

十二

于樂平之手而實與伏誅于朝廷之法了無以異而遷怒移忿將欲何爲惟太守司李此以爲地方至意不獲某曰于諸當事而以鳳督而論所奉之嚴旨令嚴南諸郡縣反以爲戒事不忍言今在給諫奉命南察畿輔上流守禦惟老公使幸爲太守司李一表章之使諸郡縣有司但爲奉使者責而脩守禦以應命不如使郡縣有司各以郡爲家身與百姓同姓同命以必不容已之情而修守禦者之爲真實有用耳臨書瞻切

天下事大壞只坐士大夫重慮其身家噫嘻古來
奇功偉節多出干馬革裹尸鞠躬盡瘁之人其手
一身利害何太痴聊心不痴腸不熱 天祐我
國家當令鬚眉男子宜帶三分痴氣



與汪濟源駕部 癸未

讀台札謂今春之寇其始過貴邑欲戢無騷動後至
縣邪輒恣淫掠此語台臺未之深詳不孝有不能不
爲台臺陳白者一則今春兵寇未嘗過貴邑何也饒
入徽有二路西從祁門入者繇鄱陽浮梁而未南從
婺源入者繇樂平德興而來當三月二十四日婺源
縣報姜劉謝李四遊擊之票自樂平德興而未者其
兵戢于樂平將監于樂平尚未入德興一步而何况
婺源此過貴邑之說不可以不辨也至于入祁之寇
則無從貴邑過之理何也從祁門到徽州者繇休寧
城過從婺源到徽州者繇休寧南鄉過既從休寧南
鄉過尚不必過休寧城而又何况復繞入祁門乎
故已到婺源者斷不復入祁而入祁者繇鄱陽浮梁
亦斷無繇樂平德興路之事而何况繇婺源此則
寇始過貴邑而後至祁縣之說不可以不辨也至于
寇過貴縣而歛戢無騷動之說則具有兩臺入告
之疏在入祁之寇固原不經過貴縣其到樂平之兵
雖未入貴縣而貴縣告急之文固一日數至謂之歛

敢而無騷動。恐今春貴縣之在家而身當其變者亦未必以為然也。大抵今春之事，李監紀以不可問之心遣兵改道，初不稟命鳳督，請鳳督明文而突如其來。當時已杳不可知矣。然但從樂平德興入貴縣一路而來，疑信或亦各半。防禦尚可從容矣。得未及一日而祁門復報有兵，又從鄱陽浮梁而進者，兵稱沐國公，絕無鳳督名號，合郡不知其兵之與婺源是分是合，而但共指以為姜劉謝李入婺之票。萬一果為真兵，則必無復分兵到祁而又別異名號以兩路並入之理。則此突爾到祁者之為亂寇乘機乘兵之南入而因西入以取事，固萬無可疑也。今若祁寇亦是黔兵，則是分兵別號，而兩路並入，真為攻城襲邑之事也。若以入祁之兵為前隊，而其喪于樂平者為後隊，樂平報文抄姜劉謝李之牌面固現存也。餘餘千進賢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休寧徽州徽其，中因絕無鄱陽浮梁祁門字面也。牌從南路婺源入而兵乃忽從西路祁門入，則是多方以誤，而為此明修暗度之舉也。紛紜雜沓，欲百姓之無驚懼，其可得乎。既驚

懼矣而無堵截而輕放其入，其可得乎。既堵其矣而賊必衝殺而遇羸賊之殺而必無殺賊以自救其可得乎。且令鄉勇協力堵截，令鄉勇協力開格，令鄉勇扼要堵剿，皆上臺明檄具存，此大義應爾，而今反以為罪。是掌兵者之心如欲朝廷明令於天下，自今祁縣有聞賊至，坐而待死，既已不能相結禦勢，必不可計惟逃與降二路為有司鄉紳至便之計，以為士民倡而一切惟聽城破邑陷民無子遺賊饜所欲委棄而去之時，惟掌兵者之前歌後舞而入得空城以燕詩閣集

之靈實式臨之。入祁之寇。乃賞縣所不聞。貴縣止當一路震鄰之警報。而未悉兩路切膚之危懼。恐台臺言之不詳。故復備言之。惟台臺職在本兵。幸為江東南式加詳慎。區區一郡。地不過數百里。人不遇百餘萬。何足為。皇上深惜。而一个孤臣。敢懷荷桑之私。向當事力爭耶。惟台臺圖之。

鞏固現存之疆域。收拾未潰之民心。而後已。潰已破者。可次第料理。于此有確見胸中。故知淮陰壇下之言。與武侯茅廬數語。當日初非高論。只於事

燕語閑集

卷五

二四

汪四

勢見得明白。自不至僥倖宜試

與撫臺鄭公祖 癸未

敝郡禦賊一案。重煩祖臺。辱慮其事顛末。前已備陳。續得錢牧翁顧瑞翁手教。備感祖臺為地方網繆盛心。而猶復陳所未盡者。以事關確察速奏。非據實直剖。明白辨別。則終屬含糊。以祁門所堵。不獨當日實見以為非鳳督之兵。蓋至今日。讀鳳督疏。參而愈以確証其非。鳳督之兵也。鳳督疏未所失之兵。惟監紀李章玉所報。姜劉謝李四將之兵。此外更無別兵。而所據以飛參徵祁者。止據唐太守三月二十五日申。慈諭閑集 卷五 三 鄭一

奏報四將。繇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之牌。而此四將一死於樂。三禁於樂。全軍盡殲。則黔兵起釁之繇。與鳳督之所為呼憤告哀者。止當問諸樂平。至入祁之寇。則浮梁報文止稱沐國公兵。蓋兵將無紀律。故兵入而賊因與之俱入。實不解兵為鳳督所募。而妄意黔屬沐國封地。遂冒稱沐國公兵。故祁樂同時被兵。實是兩種。但容有兩路並作賊之事。而決無兩路皆是兵之理。今混而一之。因之騰葛。使明其為賊誘與不誘。俱不必深論。而即誘殺二字。亦殊不倫。當日不惟

不孝雖未至祁。而以二十九陸續得報。蓋自二十八之朝至暮。自祁東塔兒頭轉關至祁城下。凡三十里。不下數十合。初非有居民敢相率追上祁圖而攻之也。是日黎明。賊馳突至塔兒頭。見百姓扼險相堵。急縱殺數十人。以爲百姓必畏死紛走。而不知其反相激奮死。遂轉關至祁門耳。乃兩命相角。勢不俱生。安得有誘賊拋戈投甲之事。豈其樂平憤殺之目。四將或被樂民誘而拋戈投甲。以爲樂民殲者耶。尤不可不辨者。儼祁變生倉卒。翕然而起者。皆子捍父。弟捍兄。親戚衛親戚之民也。其初以爲鎮兵荼毒。愚切鄰各自設備。原無主名。是日聞賊鋒忽至。禍既切膚。其相救死。亦無期會。此豈可名之爲兵而况又復爲誰人所募之丁哉。故今日之事。要先辨入祁者之是賊。非兵。再辨堵賊者之是民。非兵。名實俱實。則議得其平。以此入告。情形一一如覩。即使愚督觀之。廻覽前疏。真如夢語。方自悔之不服。而能復再爲欺謾聖明之語。以微幸再激聖怒哉。伏懇祖臺念聖明一則確察速奏。再則確察速奏之意。得登賜昌言。幸聖明

蚤哉奪一日。俾地方蚤安一日之心。所全無量。頃聞獻賊破長沙。逼江右。江右之人。屢無固志矣。惟祖臺念之。

與陳雪廳 癸未

憶戊辰已巳同亡友劉與鵬坐台即開台臺縱論天下事言猶在耳直彈指間而歷年忽忽已十有五時事歲異月更真不堪回首也別後虜寇交訌大江以北遂無寧宇而東南粗安一本之限視若天塹自去冬逆虜深入今春大賊南驅亂兵東逞縱橫江湖如大骨梗喉使當事束手遂致全楚盡殘今且漸逼江右賊勢如此天下事引領而望台臺久臥不出而圖吾君不孝向以爲蜀道遼遠通問無繇而不知燕詩閣集 卷五 書 二 陳一

其近卜居白門也敝郡有今春三月之事不幸以遭際嫌疑開罪於壽春當事友人遺書淮北以爲台臺固當事至交也且念不孝實甚固不可不就台臺一通其本末當日入祁諸衆敝郡以爲寇而當事諸將佐以爲黔兵當事亦堅信以爲黔兵敝郡諸當路重違當事不能不姑以爲黔兵然覆轍當事疏事因易見當事初疏賊監紀報遊擊劉昭瑛謝上亨姜美李華玉四將統頭目銜鋒八百餘人假道祁門祁縣官接濟四將於牧場安宿吳推官金翰林領兵到祁謝

將官自刎而亡生擒姜劉李三將而且云其人在祁門城上親見明白及見樂平印信詳文在徽郡縣證入知有確據決不可復誣則乃再飾詞以欺當事曰劉昭瑛等在樂平雖非祁門所殺然更有范成曾分兵一隊入祁門是祁門所殺而當事亦再信之以再入告聖明度言者必飾以爲初報時殊不知樂平事也察四月已有鳳督牌行徽州府官吏馳諭樂平官民人等又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初四日有鳳督兩牌行饒州府提取劉昭瑛等安得至七月初二日因燕詩閣集 卷五 書 二 陳二

祁陽武生程高選得昭瑛等急報始知樂平之事度當事讀書學道君子必不忍欺聖明而其前所罪宜諸將佐所僞爲則是諸將初非不知樂平之事也使其初誠不知樂平之事則及其知之而自不妨明告當事以誤而何忍再坐以范成之兵今民間告人殺人者先懸坐以殺人之事而後徐定其所殺之人今日曰殺某人明日則又改口非殺某人乃殺某人必以爲不可信况人實被甲殺而初不告甲殺故坐乙殺及見甲居然出認曰人實甲殺而少不可誣則

爲之辭曰此人雖非乙殺我仍別有一人是乙所殺則乙之實未嘗殺其人而始終必欲坐其大爲乙殺之情大彰明較著矣當事猶再信之耶度其人又必以爲昭瑱等中路與范成等分兵而彼又不知也疏稱劉瑒瑒等爲題奉欽依遊擊將軍而范成不過都司又未云欽依也監紀當日在蕪湖報鄭按臺惟劉謝姜李四將據疏述監紀報當事亦惟劉謝姜李四將而范成則絕不著其姓名也而疏所述昭瑒等稟詞稱范成分兵一半嗚呼四欽依遊擊將軍著姓燕語閣集卷五

日所以分統各營之散率勢不可須臾離而曠日持久又必與各營之散率分行政令水行盡散率而陸行乃盡頭目生而難掩者皆曰散率死而易飾者皆曰頭目當事其皆信之乎又謝上存失事半楚不惟奉至初門亦並未至樂平監紀曾報鄭按臺四將內稱謝實謝上用及報當事則改謝爲謝上亭恨不將二千里外失事者盡坐徵人而後甘心當事其以斯人之言爲可信乎其初辭之不可信已若斯而其後之相比爲再辭者又復可信乎一謝上亭之飛語已若斯而其餘妄報諸親戚之死於未徵饒者豈可信乎入樂者尚不足信而以爲死於人初以故激怒當事者有一可信乎嗚呼此敝郡人心之所以反覆營結而終不能平欲一白于當事而深苦無路者也令無間入邪領寇者之果爲黃姓絕不聞有范姓黃實礮人而亦絕非黔人縱令萬一如所云或有范成或有一二黔人竄其中也者而稱將而遣檄者劉謝姜李四將也以劉謝姜李突如其來總無確據之飛檄尚無繇察詰乃以檄上之姓名而又絕無一人焉此

以何神見遠識而當日便劈空附會強論百姓以爲亦是黔兵也又祁婆雖皆微屬而分西南二路入婆達微者自饒浮梁鄱陽而來不惟不繇婆亦復不繇樂平者乃廿四日劉謝姜李之牌從婆入而廿六日非劉非謝非姜非李之兵忽從祁入非分前後次第以行實分兩路而並驅以入者也惟是攻婆當有兩路並作賊之事自非攻婆夫無兩路皆是兵之理嗚呼此以何神見遠識而當日又能無端懸斷以料驕帥叛將之心遽忍料當事諸將而夫以爲兩皆黔兵也當事特見責以爲不孝鄉紳總不當多事而弄兵嗚呼彼謬入者既牽祁門出而六百里外之姜劉謝李誣爲已入祁門遂引祁門入而百五十里內之吳推官金翰林誣爲已出祁門而兩道相殺以飾當事一時之聽其說如水滄西遊似夢似幻而當事者既不辛信其言則亦安得不見責以爲多事夫二官之未入祁門此江東南所共知也今當事者既知祁門六百

里外之姜劉謝李原未入祁門則祁門百五十里內

之吳推官金翰林之未出祁門亦不必辨而祁門之舉妄歸二官者不過以今春搶亂約守禦之事適司李署休篆急爲地方圖之不孝贊之郡六縣皆行之已而鄰郡亦相效行之以爲當日不先行此鄉約守禦之事則郡人心不齊鄰人心不齊則必無祁門三月之舉郡人當將危將亂莫必其命之時一旦安靖如出湯火關追所繇以爲先事豫防之力妄歸二官二官何與焉今守禦事空具在當事以爲多事不孝亦何能不以爲多事當事亦一察不孝以病歸田蒙恩綸五破而苦不能留既以侍兩老親奉朝命兩補官而力必不能就當事視不孝果多事而好兵之人哉不幸當逆虜深入闕賊披猖大帥南遁賊根公行畿輔受屠陵京震動而又奉當路流土叛逆僞稱勤王偵得賊情有議捨金陵而直窺徽寧蕪寧之微屬在臣子一念君父病未及死其能晏然而處乎與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呼集郡民密伺聖諭共明大義相與各衛其井里卽以衛皇上之封疆而居堂荷鋤急則制挺耳除君之賊惟力是

視。嗚呼。豈料三月之杪。突有昭瑛等黠兵將欲入徽而喪於樂。得際絕此嫌疑。恐寧以郡受禍。勿以身勝訟哉。或謂當事者實高明。未嘗盡信諸郡將之言。而但以錢糧無錯之故。不能不信四方所傳。徽郡之虛名。則其勢不得不取償於敵。郡取償於敵。則其勢不得不移責敵。郡之有司。鄉紳移責敵。郡之有司。鄉紳則其勢不得不顛倒其說。其情亦有大不得已者。嗚呼。此輒坤何等時。主憂臣當辱。主辱臣當死。此固不孝等不欲身榮。不欲身生之日也。苟有利於燕語閣集 卷五 三

盈執奏者之出于不獲已。以同舟遇風。胡越相救。爲心。則一切苟勝。俱可一刀斬斷。此封疆之幸。國家之福。非謂人賤媒之私等語。不孝讀之起敬。不忍不心佩。聊略佈其誠。惟台臺亦諒不孝詳悉展辨者之出於不獲已。尤甚于當事。則江東南幸甚。而不孝自今日一白台臺以後。亦謹絕口以聽矣。臨書可勝馳切。

本末具在是非昭然。雖有障天之手。亦屈于理。折於詞矣。總錄此一案在此步步實在彼語語虛故。燕語閣集 卷五 三

立于不可間以攻人之多間。滿盤皆勝者皆在我手。復何所置對乎。然覽一篇之中。忠愛之忱。足以變天地而感動物。則又非徒嘵嘵其音。欲取彼諸人而授之豺虎也。



與馬瑾草

不孝少微父兄師友之訓讀東西兩聖人之書大事未明赤心徒在恭遇閣下當五百年可治亂之時以大丈夫能將相之事天鐘間氣人號再來不孝生幸相值不自公先不自公後顧得同天地日月而處乃以時事多虞致令機緣不偶鄰患薦發矢值在弦之時夜戎急號聞雷無掩耳之候雖免爰雉離實觸飄風之瓦而先張後脫亦蒙未雨之弧所幸君子無我宛如日月之行細人有言不竟將軍之際賢不相

燕語閣集

卷五 書

厄過且知仁豈謂十七年之春乃有亘千古之變因思深厚十世如新宗社靈長一旦有主惟閣下為先皇久樹之人佐今上必受之命立談定難指顧中興不孝以臣子交憂之身急若相造命之祝雖獨處於苦塊實望切乎雲霓豈不數規尺幅一圖上書左右而每當捉筆佇思復止豈其尚有疑情與抑泚漠遠懷未易書傳而今日征月邁水落石出愈知閣下之深直恨通書之晚也不孝居恒恒自念度天下大物定天下大事用其心經營天下必有大心爰自釋

褐即知念亂時時注意常國矚目高賢彼卑之則一飯不忘雖眦必報及高之則好同乃庸惡異即斥不禁永嘆獨自念言天下事俗人既不可與言而淺人又不可與深言鄙夫既不足與有為而小丈夫又不足與大有為天下事其遂已乎遂可如此泰然數僥天幸終無事乎不謂天下事已遂有今日也伏見閣下不惟才美兼以道援已溺已飢身救時難無驕無吝力希古人燕簡後私而急國李郭解却以東征蜀武唐鄴蹇蹇謙謙惟開誠而布公亦謹議以寤主當

燕語閣集

卷五 書

乎今之世而篤行此道心長無畏力沛有餘其不在閣下乎天下有志之士行欲有深言而相與大有為也舍閣下其誰與歸鄉者閣下於不孝初無嫌怨特不幸事勢相激致一郡存亡歸於不孝當日情形事理有不能不自明者而不知者不知其不得已之心而以爲辨也夫好辨以求勝不孝實不爲也今不孝於閣下亦無瞻顧而深痛大難未夷舉天下安危係於閣下此時喜憂交併有不可不自適者而不知者或不知其不容已之心而又將以爲語也夫語人以

自益不孝亦不爲也不孝靜觀恒情苟爲身圖則無不爲家計彼度不定一家則斷不可安一身焉故也今士大夫少知遠慮縱不能懷大聖賢以安天下爲悅之心豈亦不知存安天下而後可以安一身之想則雖越在草野落落無安天下之責而日夜仰瞻朝堂一二能安天下之人義實同其休戚情何減於骨肉况不孝夙受

先皇帝知遇無荷大君子遠矜今不幸山律風弗出街恤而入靡至不能以其身請自隗始用章閣下之大

卷五 書

乃復逡巡却處無自外之心有自遠之迹妄使羣情古爾猜度或謂閣下尚未大釋於敝郡而不孝終不能歸誠於閣下以一人之迹而府天下之疑將恐以一郡之事而散天下之勢非不孝嚙昔所奉教於君子願學於兩聖人之遺訓也惟閣下鑒其區區昭示德意明解一郡偕之大道一心復

先帝之真仇全力定中原之大業語有之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不孝臨啓可勝瞻切

與黃澹巖乙酉

捧讀來論反覆開管不孝豈不感亮年翁及政府之心而恐有疑阻惟是郡事之初開罪也實以一二細人傳聞之言及補糾樂平則郡人傳讀貴陽書有樂平之事業已補贖祁門之案自然解網之語自後貴陽書贖稱郡人止云過而不云罪也其明恕如此所缺然者郡人未及一謝過耳今當國而郡人將望恩有加焉蒙年翁傳政府指而復爲善巧方便其間太守不敢不以偵人應命至申文年翁轉申閣部此去

臺太史集

卷四 書

三

澹一

憂台教情節應爾郡人不聞無按之疏論此事者二年於茲矣又郡議賠補勢不獲就者三年於茲矣郡人信年翁去夏之言如金石四時故能勉奉命而忽得按君疏論儼如今日題奏而重新立案而誰能集郡人而家諭戶曉之以爲是回公結案也者追念先帝諸未了大案如平虜如擒關藏獻悠悠蒼天誰則結之者乎今皇上御極收元之初年固當舉中興盛事將相大業入告我后而亦何必瑣瑣摘此三年前兵民不幸之事屑責聖聽凡不孝拳拳實痛心爲

相君相君身任天下不孝弟之所痛心爲相君者實痛心爲天下也。假令天下萬一更有故區區一郡雖獨完固亦何以自存。而謂不孝弟鯁鯁爲一郡計分微分黔各爲吟城較量利害於尺才之間弟雖至愚亦不忍顛倒至是不孝弟久欲謝人世幹辦已躬本分事。特爲兩先人在堂故遲回今一切無所牽絆拜書之後亦遂長辭以一郡托身任天下者惟閣部共縣火一體收之去夏蒙年翁傳貴陽語與不孝弟商賸尙以賠補爲難題而祇令地方認過不孝弟慨然諾而聞者紛然異辭各掉頭去不孝弟亦不復告人而獨白年翁致謝貴陽年翁豈忘之乎往年不孝弟之疏揭論辨也實當貴陽疏發嚴旨下之日續蒙聖恩見原不孝弟遂寂無一言而且屬友人數通意今茲爲郡人謝過之懷實在去夏六月奉命年翁之日不孝弟自信三年內所以交貴陽者雖離合通塞之故迹若迭變而區區大公無私一體相成之心固亘三年如一日也不孝弟之於貴陽其亦可以無愧矣

金正希先生燕詒閣集目錄

卷之六

序

送王子雲遠遊序

送王樛崖父母序

送司李魯青海序

送司李張夢得序

送何二尹序

綢笑集序

燕詒閣集 卷六 目

岡清與記跋

任澹公青鳳軒稿序

任宣孟文稿序

李雨公文稿序

洪簡臣文序

歐父母文序

賀定齋集序

朱赤山父母文序

蒲圻父母曾成西文序

范子詩志序

在是集序

夏京三文序

黃石義防序

巖鎮暇修社序

燕詒閣集

卷六 目

二



送王子雲遠遊序

子雲忠臣子。今窘急且不能自活而糊其口於四方。四方人知其縣。念子雲尊大人當時若弗堅意殉國。生死間稍稍能自謀。子雲亦何遠爾。恐自今以往。天下之棄其子孫以從王事者。將寥寥也。子雲且休其勿遊乎哉。雖然。子雲不遊。子雲則端坐而餓。無已。則有先人遺廬。可半其值以沒于富貴之家。之二者。吾知子雲不能。微獨子雲不能。今天下之繳繳器器淵。憲自命者。余皆知之。且余既拙。不能爲子雲計。何以燕詒閣集 卷六 序

勸子雲勿遊也。子雲行矣。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有能爲吾子雲計。使其三年內無復母弟。饗餐憂者。其必勸子雲勿復遊耶。上則爲文成。次亦不失肩山。吾師吧瞻先生之許。吾子雲者。蓋若此也。余尚憶斯語也。子雲念之。

念其遊勸之勿遊。又不能勸勿遊。終勸之勿遊。低徊感慨無限深情。

送王樞崖父母序 丙子

世俗之人。大都嗜諂。稱其德不以周孔。頌其官不至宰執。則目爲慙。而有絕然之色。已則欲之。度人亦然。夫德行存諸其人之身。而爵位出于朝廷。人乎何與。而往往稍頌者。若有以贈。當稱頌者。若有以受。舉世習而莫厭其不誠。此其在閭巷相徵逐。談笑寒溫間。空無足怪。獨奈何以鄉士大夫。而爲文章。施于其仁賢邑長。君侯之前。予不忍爲也。使君初識予京邸。已而官此。以予爲可友。而時下問。予愧寡學。劣識。又燕詒閣集 卷六 序

習懶癖。負使君意多矣。若使君之于予邑。則庶幾其無負乎。今君侯之令聞廣譽。既被日成。與揚其前而無以益。則不若期其後。而有以應。與揚其前而著君侯之如是。勤勞以致今日之有成。則不若期其後而冀君侯念今日之有成。復有以自勸也。此予之志也。且夫君子之學。務求其是。無往不學。則無往不然。而何况于居官任職。或曰譽之而不加勸。非之而不加沮。則或又曰譽之而空有勸。非之而空有沮。予以爲二者皆訛。一則僻。一則弱。君子爭于實而不爭于名。

攷古實字亦通作寔。此求是之義耳。如此則譽亦勸。不譽亦勸。非亦沮。不非亦沮。如此則今日之事。今日之言。何足以爲君侯有無哉。失爲民父母而必不忍其民以重得罪于親戚交遊。寧不及于功令而不忍鞭朴以取盈。寧使我亡聽獄折斷之聲名而必實使斯民之無訟。此皆長吏之大節也。餘卽有至有不至何病。嗚乎。今之長吏。稀望愛其民矣。豈惟愛亦無畏焉者矣。彼以是蚩蚩之口。失之不輕而得之不重也。則盡相與致力于其可以輕重我者而致力之。實于功令所急之賦。爲職所應赴者乎。而今使君莫不一一反其所爲。以世俗急富貴之人。而當使君之地。以爲使君且殆人。稱爲今難。若此者誠難矣。而予皆置不具論。不暇相勞苦。乃復爲迂闊不近情之語。以進以自附于古者贈人以言之義。夫古惟仁人可贈人以言。而今之贈人仁亦以言。此頗不類。要于義不大悖。且愛其人則幸其人之實至乎。是又幸其人之

之更通乎。是因今人相與之誠而亦不盡出于好古也。文有薑桂之氣。令讀一過汗浹沾背。不知寒熱之在其體也。

送魯四尊序

使君於是再攝篆吾休以去矣。君之再來也，百姓欣於前時，今茲之去，感亦倍之。予曰：君茲去，去之郡也，尚在郡，曷爲其若是感也？異時去而之朝也，則如之何？或曰：雖在郡，不如縣之近而親也。又有異焉：公在郡，民畏之；在縣，民愛之。公昔到縣，畏中得愛，今茲來縣，愛深忘畏。雖昔之得民，未若今茲之深也。今之不能不去之郡，及異時之不能不去之朝，民皆無如何也。然而不能不感，吾觀君才器無定，隨地咸宜，其在刑官，則刑官矣；署而牧民，又民牧矣。吾雖同籍而相聚日罕，吾眼又迂鈍，吾初祇見才大耳，已而見君心深，已而見君氣義之微於君臣友朋之間，既高且朗，不以內外存亡貶，真古之人也。吾昔知君，未若今知之深也，而況於民乎？吾聞之仁人君子，贈人以言，其爲百姓稱譽盛德歌咏青澤以明好惡之正，致感慕之誠，爲後來者勸，則因以頌其爲知已，懷心而有所懷，以佐其不逮也，則以規。若予辱與青海交，頃則近諛，若規，則予之迂鈍，其不足以益清海甚明也，而予

蘇詩開集

卷六序

五

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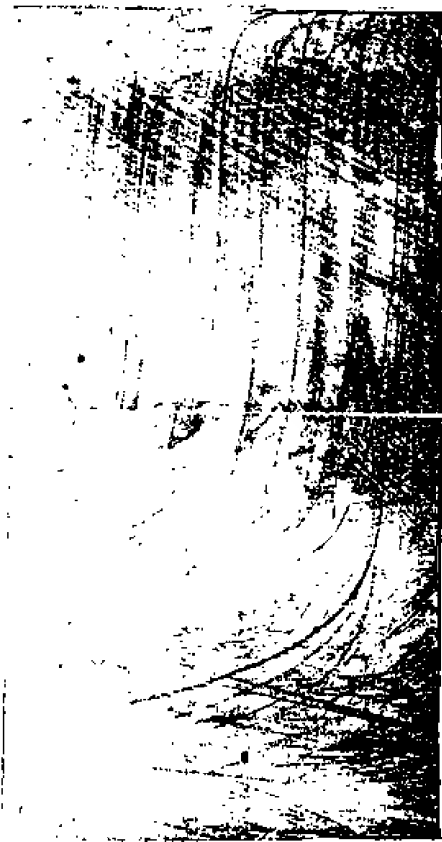
不能無言於其行也。則爲述此中人心及予交青海以來相知之日淺而深。若此以見人之難知，賢人之難盡，而青海之精神自茲以往，未爲予知者，方無窮已。青海往來于司李攝篆間，日無暇晷，今少釋矣，竊不自量，欲以閒時及青海之未爲天下事先，天下而叩青海得盡其才之所到，以爲快。青海其我許與。

蘇詩開集

卷六序

六

送



送張四尊序 戊寅

邑與歙兩邑人多買務故不得不買。非誠善買天下見其賈也。而以爲多財。售於此者甚苦虛名。他苦貧宦者受之。以黃山白嶽爲云而至止者。則邑人苦之也。每一客至。則市無業遊民。囁集衙內外。鬼神蠅走中家最少。亦有七八戶立破。邑民吞聲而已。又催輸之政。邑最爲奉公。大都里役之有家者。間或有幸先充納而實不能盡。然當事者既不察。而又有其人利於輸納之不及期。官刑之不少貨。得以便其私。而從

虞詩閣集

卷六

七

中取事者。又交伸急比之說。而不欲以節日。以急而日以困身役者。至貸倍稱之恩。募役者至倍輸官之數。而猶不能無大缺額。而當事者猶誤以爲民頑。嗚呼。邑之人衣多布素。浣濯其文。綉不能及。吳越上分之二。非最大家食多粥。或十日舉一飯。或直月舉一肉。其美食飲不能及。吳越十分之一。獨有入其境而見其村落有聚。廬舍高峻。牆塗白堊。不知其以地狹故。圖得架閣而居。若夜航舟。構一廬得倍虛之。若非能費財而高也。垣既隨廬。不得不峻。畏水浸而易圯。

虞詩閣集

卷六

八

見一先輩言。方今爲守令者。必如我所自律。切切而求其一意廉潔愛民。無一可議焉。甚難。苟能自立。無使倚守令以害其民者之實繁。且多。卽以一郡邑舉一守令。猶易供。不然而空有心操於地方。何賴斯言也。余未敢以爲非。如是則置使君之他善治一舉勿舉。而但錄此二政以效吾邑之人心。吾邑之人猶世世勿能謾稱述不能去口也。而又况使君之他治。如輿人所頌。有未易一二更僕數者乎。

指陳時敝。淒測不勝。爲民父母亦可以少念矣。

送何二尹序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殫力殫智。需才方殷。有
二尹如何君。而不得留。邑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
咨嗟。嘆嘆。徬徨奔走。而互相誅責。問何故而不得力
圖。所以留尹者。尹離蜀十餘年。念母心勞。即日賣刀
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即得請
于當事。而為題留。尹亦必不留。尹已決歸。而邑人
日徒咨嗟。嘆嘆。徬徨奔走。空望其留。而畢竟端視其
賣刀市書。典弓鬻衣。徒步以去。而亦何以為心。嗚呼。
燕尚閣集 卷六 序 九 何一

尹生西蜀。去吾休六千里外。伊予今而來尹
此。乃視邑如家邑。充盜如其家。充盜患苦如其家。患
苦而險難罔顧。怨責不避。以實為吾邑人。擢別疏決
而入。則未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毀辱吾民
間一飯。終朝饒粥。并日菜羹。而竟從吾邑中棄其官
。今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去。此豈其有夙負
於吾邑人。而今應平白為吾邑勤勞。而吾邑人安平
白而坐受其勤勞。若此。以為吾邑上自士大夫。而下
及徒販。少有人心者。皆於此焉動念矣。而少有識者。

即必于此焉深念矣。雖賢者夙負高志。自不屑意。而
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當以吾休之
士大夫為何如人。而父老人士為何如人。雖今日仁
明公祖父母。其勤施於吾民也。初不為報。而夙念尹
居官任職。苦其身以為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吾
邑民。重利尹之留。而不利於其去。畢竟乃以咨嗟。嘆
嘆。贈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
乃如此。其以吾邑人為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艸
木如鳥獸。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亦少愀然而冷坦。
燕尚閣集 卷六 序 十 何一

然而淡乎。俗情貪貨利。憚廉節。而見尹既如此。合邑
之人為尹嘆惜。而亦徒以嘆惜如此。其不益憚廉節
如登峻山。而趨偵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
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禮義廉恥。是謂四維。
吾為茲懼。謹告長者。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重疊疊嶂中有飛流湍激之勢。置之昌黎集中。竟
復何辨。

蠅笑集序 乙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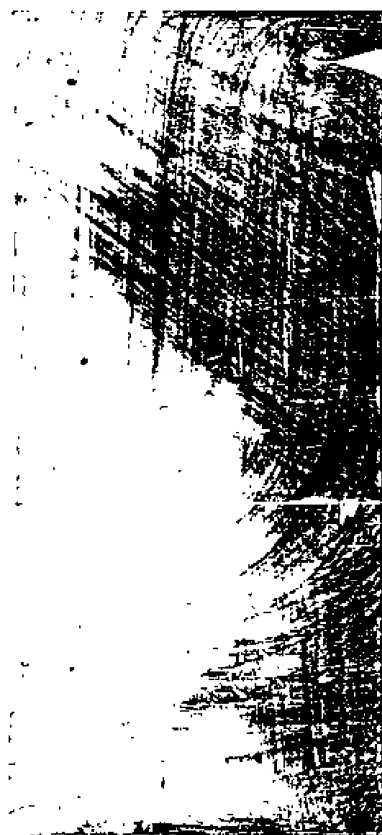
制菽薄技也。而才人出沒焉。造物之生才也實難。然才人出而間物爲之不寧。彼不幸而有才矣。其於文章也。言昔人之所已言。則死不爲也。其言出而天下不望風俛首而慕效焉。而以爲平平也。則才人恥之。其言出而天下望風俯首而慕效焉。而效而遂肖其。所爲不敗也。則才人恥之。故才士之言不見於世。則已。見必使人效。效必使人以。備獻其醜萬狀。醜日以甚。效日以衆。效之既厭。前者去而後者來。則又舍其舊而新是圖。如大帥。屢易軍號。效更。旌旗火鼓之。倏東西前後。而莫知所奉也。如從戶。傳。易無時。師旅所過。人畜並擾。匪不有家。而不。其居也。嗚呼。士之生於坊刻爛漫。多聞多見之。以從事制。獲者。何其不幸與。雖然。不幸不才矣。不。不。才人之所爲。效焉。誠。顧其人。即不。何能。不。而。不能。醜則。易如。效而。醜也。而。生短。儻又復。矯以。號于人。吾誓不爲此。夫作者。誠不必其。至。然亦必。能之。而。能。不爲。今。實。未。能。也。而。諱。其。不。能。曰。不。爲。不。

爲則亦已矣。又復棄捐而更走于大不堪者。以自命。以爲珍錯之非常食也。而反而。其宿酒敗肉。嗜又甚矣。非其才。效不。效。兩何當哉。夫人之生。有能文。不能文。能不能。亦各若其天也。使之。或喜。或怒。或狂。或癡。奔命。方命。得利。得害。以醉夢於。括中。而身無寧。歲歲無虛日。誰實作之。崇耶。悲夫。才人不作。亂何至此。悲夫。何其無慈祥。體。之心也。

是科號稱才藪。而轉相倣倣。白日作。嚙。語者。正復不少。得此。喚。醒。

燕語閣集 卷六 序

三 二



讀因清興記跋

因清興記者何。記當湖陸公來守新安。數歲中諸教。踈獄辭。及他詩文。并所被聲聞。一切有文字可記者。也。記之者何。郡與人念公將去。及公之未去。搜而存之。使勿逸也。何以存之不能忘也。公來守吾郡。於今四歲。余屈指計見公。自公辛未下車。已而壬申春。侍老父鄉飲酒。及今歲諸長者以議防寇警。相呼到郡。入見公。共三度耳。余見公亦罕矣。然每見則坐我春風中。令我自醉。已時時聞村叟市兒共傳說公政事。燕語閑集。卷六 跋 四一

公矣。公以愛民。故累不得遷。民不忍公之去。淹而不遷也。公一旦遷。卽舍吾民而去。民又不忍公之遷而去也。豈敢謂使來者之遂無賢守也。卽幸而繼安得如公之邪。翼吾民久而相浹。若今茲乎。吾又有思矣。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若良二千石者。卽入爲三公。及宋而宰執牧守。猶或間更迭焉。國朝初尚有太守以得民故。畱郡數十年。歷銜至鄉貳。乃召而去。惜乎久任之說。士大夫多條具。聖天子屢諄勅。而卒莫之行也。誠如是。公撫民且有歲年。何用急爲公。燕語閑集。卷六 跋 四二

成此編。或曰。更久而公蹟後。且不勝紀也。或曰。更久則深問。醇無爲上下相忘。或無可紀之二者皆不可知。而皆盛事也。噫。安得見哉。

任濟公青鳳軒稿序 辛未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以深心故。其心深也。其術仰出。入縱橫曲折之處。皆若別有徑路。杳不與世人相涉。世人畢竟莫能入其中也。莫入其中。故乃獨處其中。以自通自塞。自晦自明。而因以靜觀百物之通塞。晦明以自愉也。夫物之不齊。蘇來久矣。吾獨有心而獨有眼。而或佛我。而或魔我。而或牛馬我。吾皆不顧。而獨以吾之去向人。皆莫知為吾學問之得。故以行事則多顛倒。不可解。以為文章則多湧溢。不可讀。夫宇宙間自有不可讀之文章。愚無能為之者。造物既生此一人為之。豈終不復生一人讀之。吾不患此蒼天之下。黃壤之上。終無能讀吾文者。吾患吾文出而天下。輒有能讀者。吾慚實甚。吾文出而天下。即無能讀而終不克有一能讀者。吾憾焉。既生渝。何生荒。故國士曰。無雙奇人。日不偶。孔子遊歷天下。訪師問友。意索奇士。見天下竟無其匹。而後安心歸也。吾此語未敢以告人也。吾以告吾。濟公。濟公文近固有壁罵者。有尸視者。有居于墜罵尸視之間。以為無用如我。

燕語閑集

卷六 序

一

任

者有立于墜罵尸視之外。以為高矣美矣。遇合則難者。總其大意。知者謂深。不知謂晦。悲哉。夫不遇奈何。為濟公憂。丈夫以氣奪人。畏而奉我。與愛而收我者。自不必同日語。不問知不知。政恐自茲以往。知濟公者。且濫觴也。大樛云。剛發世入知住處。又移茅舍。人深居。濟公從此又遠矣。深心奉塵刹。願共勉。海外間入本不足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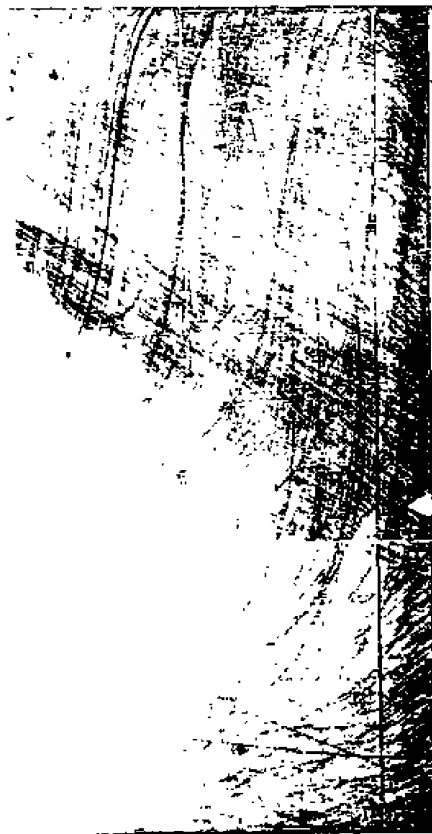
豪宕自喜大有興致之文

燕語閑集

卷六 序

一五

任



任僊孟文稿序

辛未

僊孟一味好奇。予見僊孟垂髫時。時已如墮地處。予氣堪食牛。數年來讀書日益多。所爲文日益富。好奇日益不已。豈謂予此志願若俯仰天地中間有一事爲人心力所能到而吾不知則旁覩覩其根性。殆古所謂狂者也。昔人謂楊子雲以艱深之辭。文其淺近之意。此爲失言。歷觀古今文章。苟有奇意。非奇字奇句。則終莫之見也。人有奇心。非見奇字奇句。亦終莫之發也。深入而淺出之。使天下後世淺人。卽以此語之意如是而止。而終莫肯精思費辭。以復其意之所有。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奇字奇句。造物之所吝惜。而不輕以入人心孔。出人等舌者。其大者如日。其次如月。其散漫者如列星。其恍惚忽忽者。亦如電如虹。必欲輕雲淺霧。以自保目光之不奪。豈不過哉。夫所謂奇字奇句。亦皆人所識。認尋堂字耳。但所用之處。人不經見。則其怪之。見謝東山於艸澤。揖四皓于朝堂。遇蘼子卿於獵雪。穹廡之中。豈可不深求其意。而湯以爲不當。強以爲無謂。攢簇成文。一字

燕語閣集

卷六 序

七

任

一句動煩思索。奉之爲經。則訓註連篇。命之爲題。則敷衍累牘。因此思近世之文。非無佳者。亦何其太然明白。不煩點讀。與註傳也。人之智慧。有如大海。有若浮漚。什伯于萬。鳥足云。澹公父子。奇奇相繼。今僊孟第才十餘歲。又咄咄逼人。其來來已。卽澹公之與僊孟。其胸中奇怪。尚未有底也。國君聖而文人聚。其在斯時歟。

乃翁運意惟恐人知。若子視事又恐不知。一筆寫出。真堪絕倒。

燕語閣集

卷六 序

七

任

李雨公文稿序

雨公丙子幾高魁。當事以太奇抑之。今春雨公省其尊人繁昌。道出黃山。出其卷畧。余嘆息而不能言也。余嘆當事者。尚未能盡雨公胸中之奇。十百分一二。而遂以此為太奇。刀益剗。益加利。弓弛久。力愈勁。雨公自多劫以來。所積光怪。咄咄應以今生逼迫吐發。殆盡。亦時節因緣。非偶然也。當來者未易量。今姑發其過去。所為文少許。使天下見之。雨公與余生同年。其天分。其績學。其堅筆銳思。皆百倍余。而余顧先燕諒閣集 卷六 序

英雄本色聖賢苦心字字逼真

為洪簡臣文序 戊寅

高皇帝初定天下。於四海之才。旁求博蒐。惟日不足。真直塞天地。橫亘古今。殆可謂百道雜進。不特如今所傳三途焉爾。而卒垂為定制。三百年不變者。兩科也。昔人有言。上以孝徵人。則勇者割股。怯者盡墓。以廉重士。則敝車羸馬。敗衣惡食。苟可以稱上意者。無所不至。惟文不然。惟文而束以嚴格。代為言。如制菴體。則充不類。他文之可以意為。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於色也。欲一以窮之。舍是燕諒閣集 卷六 序

無以矣。而或不足以得人。則承平已久。沿流漸習。而沒失其意。是天下人士之在制科者。遍相積相質。以自負制科。豈得謂制科負天下士哉。近者憤功實之不奏。恥在位之不効。厭絀文章。隆崇德義。急貞薦舉。立行徵辟。令天下人心興起。蒸動。不可不謂一特盛事。其在廷臣所舉。凡二百三十餘人。而余友簡臣時為孝廉。亦在其中。未幾而今春丁丑。亦遂成進士。簡臣篤信好學。非有所刻意。臨行而自不人持趨俗習。自成簡臣其人。今其生平所為制菴。其在簡臣。初不

與今之鈞棘其吻靡曼其聲者爭一日之工拙而使
 應簡臣之姓字出簡臣之制藝令予讀之則予讀其
 藝一過而固懸知其品之必賢良方正再讀其藝一
 過而固懸知其心之必易直子諒也如吾簡臣不負
 制科矣其自今以往始終不易而復日就月將以無
 自負其言自負其生平則簡臣自勉之耳憶予亡友
 劉與鵬戊辰卽爲予言其鄉先達有作書誡之曰使
 與鵬成進士後更三年而猶然今時與鵬者是其與
 鵬矣既作書謝之而又復道志以告之曰使與鵬成
 進士後更三年而猶然今時與鵬者是不成與鵬矣
 呼嗟乎斯言兩足千古吁衡古今天下事大都俗人
 決不可以與言而後人又不可以與深言鄙夫既不
 足以與有爲而小丈夫又不足以與大有爲簡臣簡
 臣吾族三年後再取簡臣之文而讀之爾簡臣勉之
 爾

知人良不易衡文抑又難素有樹立人言遂不可
 知言爲心聲行事率多不掩比比然也遇聖賢之
 徒安得不厚望其終

爲歐父母文序 戊寅

人情所關心繁意之事雖未至而尚不能無慮所用
 心得意之業雖已過而猶不能無畱孔宗孔孟之學
 入堯舜之道而發爲文章以見高深一日而道知已
 則朝得雋而暮遂膺官事民社之寄如今之制舉執
 乎此何等慧業而當之若泄過之若忘此其入當尋
 行數墨時必於天下事一無所關心繁意則亦止尋
 行數墨而於此道必一無所用心得意者也此吾邑
 父母歐陽使君之所以旣蒞吾邑而終不能忘情於
 其時昔之所爲制藝吾因而見使君天下之有心人
 而又有以用其心而必不可少苟焉者也誠如是豈
 獨制藝吾觀天下事未有不悉用其心而能精者也
 先正有言爲今日必進升未飯勺酒不得入口又一
 先正稱其作令六年竟未嘗一動念及房事此言官
 事之用心之說也李湘洲先生云使千夫並慮而一
 語忽得其樂可以忘憂若萬變盈前而毫髮有礙其
 憂甚於廢食此言文章之用心之說也天下事大抵
 盡然斷未有不悉用其心而能精者也因是而反證

之則亦斷未有悉用其心而或不能精者也。吾讀使君之所爲制莪，而出而告吾邑人，誠爲吾邑厚幸。吾在嘉魚，知嘉魚先達有李康惠，自稱其生平歷官勲業，雖至大司馬，終未有如初六年作令之最爲得意也。天下雖大，其千縣之道盡於一縣，古所謂麗土元非百里才，而以判來陽事之易於判孫曹也。此其說實不盡然。譬若爲文，一句之不徹，一段之不透，雖不全篇，其與全篇之用心有以異乎？其得意與全篇得意有以異乎？匪但無以異，且得更進一說。若更進一

燕語閑集

卷六 序

三

歐二

說。吾猶以爲全篇易而一段一句難也。吾讀使君制莪之精，而見使君之用心，其於文章則然矣。過而猶不忘情，而又况於今方身當其事哉？吾是以出而告吾邑人，爲吾邑厚幸也。

賀定齋集序 成寅

吾聞古今天下，凡倡學大儒，乃至方外禪宗諸名宿，則無如豫章盛者。吾自爲諸生在田間，見凡郡縣藩臬及筮仕入朝，識諸卿士大夫，凡遇豫章，則多沉湮好古，篤信嗜學之君子。其次亦莫不敦尚氣誼，矜厲四維，噉然自好，登所謂鄉黨文學，亦有天性適山川鍾氣使然，耶抑風尚流傳，君子恆相繼而澤不斬也。歲在丁丑，豫章之歐陽節菴使君來蒞我邑，吾未叩使君深，而見其言論丰采，而知使君之從事於學，再

燕語閑集

卷六 序

三

金一

更數月，而見其力行鄉約，崇務教化，及諸善政，而知使君之學有淵源，乃漸叩之。則使君之師爲賀定齋先生，定齋師王塘南先生，塘南故近溪先生高足也。定齋先生有遺集，得授自使君而讀之，使君太翁重吾公，好學篤行，與定齋友，因以使君受學焉。吾乃見使君之學之果有師承，有家訓，非苟而已也。昔二程之尊公，通判安南軍事，時值濂溪安南，祿也，視其氣貌，知非常人，遂定交，而以二程受業小程作大程墓表，稱其不謬師傳，默契道體，近日有識者，頗非之以

爲其言出而使天下但知貴二程而忘濂溪抑且不啻爾斯言出而使天下亦但知有二子而初不復知其有先公其實有先公具法眼而得明師以授之而後二子千古也宋學之興也自濂溪濂溪求知南康軍而遂家於廬之蓮花峰下而其後之最哭兀而峭拔者莫如象山明學之興也自陽明陽明勲業起自南贛江西卒封邑爲新建而其後之最透頂而徹底者莫如近溪其前則皆豫章地其後則皆豫章產也吾追慕近溪先生甚勤時見豫章人詢其諸孫而今燕巖閣集 卷六 序 二

見使君之人又得讀定齋先生之書不覺心動使君豈非其法嗣耶因從史使君刻定齋先生集匪啻以斯集之空有以傳而恐其將來之萬一湮沒也以告天下之急于著書立言有身未沒而集已踰踰行世者曷與語賀先生以見著書之不如自力學不如自力學而得及門之人也得其人則師資相授源流不昧何患不傳何必當其世而傳又并以告天下之急于登第仕宦而不務念其後人者曷與語歐陽太翁以見當世勲名不必其身爲之爲其後嗣而擇勝師



燕巖閣集 卷六 序 二

也 前人既去後人未來中間定有所屬此表章之志也

發師友勝則後嗣之德業成而得時則爲亦初無以異於其身之爲之也太翁兩任贛瑞兩府廣文賀先生以孝廉繇縣遷蘇州貳府聞友人傳賀先生之遷蘇州貳府也將之官別塘南先生塘南曰吾老矣賀遂感曰先生云吾何忍戀一官遂不復就今之著書或一以爲糟粕一以爲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要皆不論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見賀先生矣

今上聖明而治教不臻。繇群臣莫及鮮當。上意其所以莫及而鮮當。上意者。皇上治安天下之心。勤切而群臣不能也。皇上視天下實其天下而群臣之視天下以爲。皇上之天下而於群臣無與焉。如此則雖卿相大僚之事。皇上亦第如傭工之人計日受直。朝不及夕。無一人爲我。皇上及天下三歲五年之計者。而况於彌天生靈億萬斯年之業哉。此皇上之所以敷求哲人。立賢無方而終不能

燕語閣集

卷六

三

朱

無注念於天潢之英。而吾自庚辰得除目。見侯令吾邑。而喜且不寐也。侯未官。而其所爲文章行當時。確乎其有至性。有真氣。浮於楮墨之上。而達乎耳目之前。此殆能如古忠孝至人。雖作秀才。已自以天下爲已任。而况乎其居然帝胄。固宜出入禁闥。與聖天子朝夕共憂天下之憂。而况萬山中彈丸小邑哉。然侯至而未始藐邑爲邑。邑故無事。侯初至而每一見。則必正色而言。士大夫及群父老。宜爲邑急。求雨之防。聽者藐藐不決。既而大盜千百入寇。兩月之間。蹂

爾我西偏。郡爲震恐。賴豫憲遂安堵。至於今歲大飢。自縣四門及諸鄉。倡諸義民平糴賑粥。所全活民命未易數計。邑民十年以來。諸民之業。大江以北者。遭寇虜。產亡其什八。邑民旣素以虛名罹實禍。而於今尤酷烈。侯不忍力以其身扞敵。卯莫之侯不藐吾邑。而宰一邑如宰天下。嗚呼。未有傳舍其官而不牛牟其民者。侯不視邑爲。皇上之邑。邑之民爲邑民。視邑如其家。邑之人如其家人。如此則一邑不少。而侯亦可以無藐吾邑矣。獅捉象兔。皆用全力。一邑而幸

燕語閣集

卷六

三

朱

蒙侯宰一天下之力。無復餘力。邑何幸不日而卽以一邑所爲舉而措之天下。不復更舉天下何幸。此中緣於天性。半緣于學問。而能致耳。豈必帝胄哉。所望侯者甚切。故其文特略。策始以天潢之英。或能家視天下。終乃云。豈必帝胄。其用意激厲深且廣矣。讀之能起人中流擊楫之思。

蒲折曾成西父母文序

庚辰

王文成云天下之亂繇虛文勝而實行衰也。嚮者
 令初下。限廷臣薦舉。天下人心栗然大動。聲讀一過。
 爲三大息。庶幾旦夕得見大平。明天子之意復何
 以加哉。而奉行者不力。或不盡如。上指反令謀者
 紛如以爲古道不復可盡行於今。安得盡如吾鄰邑
 曾使君使天下說一日得人之盛。而訛議者之失言
 也。而於君政事之外復以文章著。或曰敦行。聖天
 子指也。何以文爲。語曰文不在茲。易不云乎。道有變
 燕語閣集 卷六 序 元 滿一

動曰父。父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
 凶生焉。文之義何以若是大也。諺亦有言。千虛不博
 一實。所惡於文爲其虛焉。故假令言而無文。則亦行
 之不遠。是行虛也。既虛文。則又何以行爲。此而議者
 之所以紛如而聲之益以心慕使君也。天下有道。文
 必與行合。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而英藻之士。砥行
 礪節。二皆實故。否則分焉。故能文之子。往往陰薄而
 篤行之儒。未免固陋。二皆虛。故使君固無所往而不
 實也。則余于使君安能無說。而令使君篤實光輝有

用之文。反以薦舉掩。暨吾 聖天子追帝步王之概
 恐不表章使天下後世昭然共見哉。

燕語閣集

卷六 序

元

滿二



范子詩志序 壬午

余治易應舉於詩僅成誦而實未之學也庚午歸田
令子弟受詩于范子日爲子弟說而余肅聽我思古
人實獲我心余學不覺日長而范子亦因以進于道
上下今古集群儒之成乃著爲書今日詩志實志焉
非徒說而已也范子孝友慈諒出於天性賢慧絕人
讀書學道用心深至自結髮定交以文相友者十餘
年壯而以道相切者又十餘年念虜寇交託生民糜
爛聖明獨愛英賢盡瘁而不孝向以已事未明坐

燕詩閣集

卷六序

三

范三

際歲月每一念之肝刺頭燃方力求師友痛相懇
屈指同志未獲多人而范子無端忽爲促家惜國殞
命淮陰矣天不祐情人大禍海如先哲方嬰鼎一旦
厥捐不孝奄奄僅有氣死人不暇念朋友義氣少聞
兒子共諸生捧背是昔長跪哭告披見范子手筆爛
焉如生仰天太息不禁泣焉爲之誦黃鳥范子而存
也所欲屬范子有爲者未止此不欲其遽以書也今
已矣何忍不卽爲行世令其精神與天下有志一
見之范子名王孫字士文鎮廩浙之錢塘休寧人

一味切實而以道相成至意真足千古嗚呼世人
生相憐死相捐易足語此

燕詩閣集

卷六序

三

范三

在是集序

兒時聞父兄語里中有先輩吳考言先生學古道日夜讀古人書其執親喪也三季不入妻室時卽渴想願以師事而先生已歿恨不及見其人庚午歸自京師讀先生對定家禮善本願爲刊布至今未及行而先生伯子新著有在是集成書行世卽余屬序余追念久之先生二子伯侃仲嶽皆讀父書服父服步父步而侃尤好著書立言其門生有登上第今後學所噴噴稱爲懷英先生者是也余亡友范玉孫精毛詩

集語閣集

卷六 序

三

在

博宗今古上下漢魏唐宋及昭代諸名儒而辭其成余幼不學詩自余告歸求亡友爲小子說而余隨聽每病中總卽如得良藥愁悶中間之如聞琴瑟管絃誠不圖詩學之至于斯而懷英及孝廉孫繩之輩夙與亡友結毛詩社稱石交今讀是集每一事結以一絕今文人學士所連籍累藉不能了者以二十八字蘊之字短言長言短韻長韻短意長孔子曰吾學周禮而倦倦小子于二雅二南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必達今之學古而必莊語贊言聽則恐臥及傷

時而出言露章慷慨激烈使聞未必戒而言先有罪者豈足與深論天下事哉有子往是考言先生爲不死矣有書在是先生之禮書亦不墜矣

集語閣集

卷六 序

三

在

夏京三文序

辛未夏生京三。同邵生季萬。王生于晉。各持文一冊。調余還古。三生高古相期。目不可一世。嗚呼。大言。邑市人共目爲三狂生。及余見之。殊覺恂恂。善氣襲人。生實不狂。目生狂者。市庸人相徵逐。不信古。今原有三代以上人。及其讀書。則一一必讀三代以上書。而其出爲文辭。一一必據三代以上位置。而呼秦役漢奔唐叱宋尚不屑。又何暇入市人隊。作市人語。使市人以爲此真吾同邑同里井人。而相安相習不之驚。燕語閑集。卷六 序

異乎。三生父不第。當事者率亦多知名物色。而終未見有國士之遇。壬午彙科。夏生乃爲邑令。君亦由未侯所首拔。而復厄爲棘人。及秋。二生亦假羽而歸。嗟夫。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多見。聖天子求才之殷。宜何似。而飽飽落落。不得及其鋒而用之。如此類者。又曷可勝道哉。夏生勉之矣。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今亦姑出其一班。與天下相見也。夏生勉之矣。

黃石義防序

天下初病勝。不得不用兵以制之。已而中原賊起。中原之賊非賊也。卽鄉所持制虜之兵。叛逃而爲之者也。昔也。勝與兵交。訖今也。賊與兵交。訖。嗚呼。將蕩虜。殲賊。祇知用兵。而不知用民。則未有不困者也。今江東諸郡。方之北。幸不苦賊。而不幸駭苦賊。未必苦賊。實先苦兵。當事者勸諸郡縣各厲民防守。令家戰人禦。而吾邑之表表者。有黃石諸君。陸象山先生曰。士而恥爲此。則豪佚武斷者。專之矣。嗚呼。知用武矣。而不知用士。則亦未能用民者也。以英士而用其俊民。士卽爲將。民卽爲兵。自南而北。而塞几耕。且讀且守。且戰。天下太平之期。日可俟耳。

用士一議卓然可傳。又補子與氏所未及。

嚴鎮暇修社序 癸未

今上之十五年冬虜入犯及徐淮中原賊復張大師不能支遁武昌。逡邐而下江洲至池陽。明年正月賊入承天荊州。二月陷蘄。三月陷黃。郡縣之去賊稍遠者。玩而不備。近者震而走。詎兵四掠。兵與賊交。江新安諸郡。賴諸當事賢守。令少有寧宇。屬諸子弟以隣震故。無敢暇逸。因結為社。命曰暇修。各鄉響應。而歙之嚴鎮。地形居六邑之中。有潘以周相聯六十餘人。鎮去寒家不二十里。守望可相及。而此六十餘人者。燕詩閣集卷六序

忠孝自矢。不欲以賊遁。君父愛。非徒以武事聚也。走筆識之。



金正希先生燕語閣集目錄

卷之七

記壽序祭文傳墓誌

司李魯公青海生祠記

重建南漳魯侯永慕祠記

建令黃侯生祠記

壽岳父鮑翁七袞序

命震宇朱老師九袞序

壽明之黃大翁六袞序

燕語閣集 卷七 目

壽汪雲明母序

壽熊母李孺人序

壽尹惺覺先生序

壽吳親母金孺人序

壽張年嫂裘孺人序

壽魏肖生先生八袞序

祭烈女鮑君文

奠尹封翁暨封母

唐中丞傳

朱長者同配汪孺人墓誌銘

程文學墓誌銘

燕語閣集 卷七 目

司李魯公青海生祠記 成實

公去而入朝於今且四年。邑人之欲祠公者。今始得祠焉。天下之爲祠如是祠焉者。寡矣。何故暮。或曰成公之祠也。難何故。皆曰公之去。上自士大夫。故家巨室。下逮氓佃牧豎。寡婦孤子。無不合口一聲。謂我邑之宜祀公也。而不知其何以卒無一二人。能以其一二家之力。奪其一二事之感。而卒成之一二日之間者也。冬深寒隆。日之溫不如燎火之炙人之甚也。而甚者不越咫尺。溫且普一天下。及時之趨長至也。於是天下寒氣盡耳。雖夜沒陰雨而常燠。初不必其時出而炤人也。公於邑非有字牧之任也。不過視義。凡三來視。而通計之。不過數月。其要勇于爲邑大刻民害而已。邑所謂害。不知邑之深者。以爲是固諸富人受之。邑可堪也。不念邑間耗敗不忍言矣。且是諸害。其自中家而下。莫不并罹。且中家以下之罹。是害也。實又有甚。能鈎挾而爬剔之。則若寒氣盡耳。故其受於公者。莫不溥也。公方去而卜公祠之址。定焉。今日過祠之址。而咨嗟嘆息曰。是祠胡不就。又他日過

燕語閣集 卷七 記

二

燕語閣集 卷七 記

二

祠之址。而低徊不能平曰。是祠胡以久不就。百姓之意若相責也者。以爲莫不有所受於公也。獨吾君也乎哉。乃久而悟相責之適以相推也。能集衆未嘗不多。如是而且相競。會歲大稔。刈獲之後。不決旬垂成。祠所用人之輸計。不下千家。其力不能不從旁歡呼贊嘆。及其力雖不能而感奮欲輸。而以其力不能而謝置之者。其人皆不與焉。邑士大夫鮮居田間。余適承乏。當操筆爲記。當時公卓卓。余亦落落。公不我罪。我亦不公。豈非以同籍之故。今有私可阿也。嗚呼。天下之利如是祠焉者。盛矣。吾行天下。見有祠處。卒問其土人。往往爲言。初不必盡出百姓之意。其百姓之心。欲爲其人祠者。往往或不得祠。有其人見富官未離去而廟貌已儼就。不則其再來而臨此地。上官而其民再觸而感。感而思。思而興事。或買宅作廟。則亦有在數年後者矣。故每嘗念言。彼有一二人。能以其一二家之力。奮其一二事之感。而成於一二日之間者。以爲雖不百姓乎。猶其民爲之也。嗚呼。盛矣。只爲邑大刻民害一節。造福殊深。文極寫沐浴詠

歌之情而初未嘗溢美所以可傳

燕諸聞集

卷七 記

重

重建南漳魯侯永慕祠記 庚辰

邑故大父母魯公名點字子與號樂同楚之南漳人也令於休爲萬歷丙申丁酉間蓋公去休而不佞聲始生然聲時聞邑父老坐論間數繇來邑大父母或自公前或自公後至於公則正色莊容其不嘆息至爲流涕往往若大孝子與人常語而忽稱及亡父母卽歎虛不自禁者人何故思公乃爾豈其後梁無繼公與抑如公亦實大難爲繼也公操冰蘗一介無所取在邑實稱難邑不幸虛有富名而蠹吏猾胥及閭里奸人上及他途異郡縣士大夫之以賄得官於而次取償于鄉而因搖尾開舌而來從與爲市如侯虎公等輩從中鼓煽之雖賢者至此初未嘗不問自厲而其後卒不能無効心而惶惑錯亂以喪其所守故曰公操冰蘗在邑稱難也然于公則非難如公則余所聞先輩言士大夫廉介儔如婦女守身雖口大節失之固夷於辱人賤行而塵而能全亦必不可以爲盛德不可以畢能事此語在他入未敢承若公則允當之耳公遇士大夫無賢不肖以禮初無所遺億

燕諸聞集

卷七 記

重

重

詢問地方事。及民間疾苦。出于至誠。其以私干言。亦不峻絕也。而自不獲快其私。奸民奮其智。豪民舞其財。莫不自以能。競召士大夫。而移動郡縣者。獨至公前。不知其何以自廢然而止。其較士亦然。公誠賢相才。區區百里。何足以盡公之所有。亦何福而堪以當公大德。而敢望公之後。復有如公者。繼起而以公爲可以聲遭之君子。而得不更生難遭之想也。邑志有言。邑爲虛名。罹實禍。爲邑民言之也。暨其後。則官與民亦同受之。官丁此者。其初殷殷然不知其爲樂土。燕語閑集。卷七。記。五。重三。

而其終莫不望望然自以爲大不幸。大抵官于此而如公之爲君子者。初不失泰然而爲一君子。而或不能如公所爲者。亦枉自與公相背。以徒取丘山之損。而初未嘗有分毫之益。且士大夫之賢者。得公而果可以相與有成。而其不肖者。亦如獲嚴師。而得不至於終歲僕僕與人爲市。以爲閭里稱大蠹。嗚呼。若公者。豈徒其民思慕焉而已。亘四十年而祠之。可以爲祠矣。嗚呼。今之祠。皆其官自未遷而驅其民而爲之。去一二年而爲之者。尚不可一二見也。況亘四十年。

乎。于以見公之盛。而亦見邑民之醉。尚能遠感。故賢父母之恩。雖瘡未敢仇。而撫則必后。則其恂恂不敢言之意。初不盡爲威所劫。而後之君子。其亦毋誤以爲頑而少加存念也。且安知旦暮間。不有大君子如公者。繼起而感觸於斯文。以邑民爲可教。而大篤教之用。移風成俗乎。是真不可以無記也。於是爲記。今之吏治。皆可知矣。景彼昔賢。真如西方美人。可思而不可卽。文極寫沐浴咏歌之勤。風諭良殷。

建陽令黃侯生祠碑記 壬午

建陽令黃侯去建陽建陽邑人共爲祠生祀侯祠成紀侯德勒石而遠屬爲文者新安在疾子金聲也新安去建陽二千里何錄而以新安士大夫從二千里外操筆而爲建陽令紀述功德錄新安人客建陽者歸而告其里人其所客建陽有令黃侯治建陽治行其卓絕云云其廉潔而愛建陽之民不啻其家人云云不孝從旁聽而不然色動以爲今聖天子旦夕得賢相也雖然不孝則亦何竹而據新安之客建陽歸而相告者而遂以爲誠然而不察色動以爲爲今聖天子旦夕得賢相也雖然不孝則亦何竹而據新安之客建陽者其在南者困已甚矣二者吾新安並受之新矣不幸土瘠地狹能以生業者于上者什不獲一其勞必不能坐而家食故其足跡常遍天下天下有不幸遭受處罰之處則新安人必與俱以數十年來天下大半殘新安人亦大半殘而相率而南求衣食于南之諸山海郡縣間者亦往往而增崎嶇長赴項尾流離既不能比昔日之舒徐客與而郡縣亦認

若分疆畫界相視如蠻貊異國土芥犬馬初不屑意若厭且憎豈誠有取厭憎之道與抑時移勢變且客民易虐乎云爾不孝時靜而思此諸郡縣非無賢者也非盡不廉潔愛民以所聞且亦似大廉潔愛民者而不孝因愈觸心慨嘆以爲吏治巧敝人心風尚日以不古雖甚廉潔愛民之吏而亦終不能無所揀擇去取以廉潔愛民此其伎倆以治郡縣或有餘若旦夕入佐明天子庸得無更商熱圖哉吾聞君子之廉潔也非以其不可取其愛民也非以其不可虐者實有大不忍之意故雖可取而有所不取可虐而有所不虐豈必問其民爲吾土爲吾寓而一以爲吾民一以爲非吾民以其大公至正未嘗以所寓之民爲非吾民而少弛其廉潔愛民之心則以余所聞於人其廉潔而愛建陽之民之心亦必不認認以建陽之民私爲吾民而少狹市恩干譽之意其廉潔而愛建陽之民也其乃可以爲誠然矣夫如是天下之民孰不可以爲其民是雖其令建陽時而居然有包天下之度則以新安士大夫從二千里外操筆而爲建陽

今紀述功德如前耳庸遠乎哉

事甚髣突說得來歷分明提是天下爲心隨事隨筆溢出

卷七 碑記

七

壽岳父鮑

翁七表序

成

今世觴父兄長者莫敢實言也則走請於名公大人得其一言以爲先以爲名公大人一言以爲父兄長者重顧所請言者之意豈謂彼名公大人者言豈關石和鈞不矣不謬堪取信鄉國耳目或不過以其名若位而彼名公大人所爲言初不必盡自己出究所稱譽亦不過協其實文雖絕文所從來雖貴辟製錦服爲裘宴贈人未嘗計度其人修短豐瘠特費而強被服難以此進於所觴父兄長者前卒不任受也即鄉國之耳目亦未或盡以爲重夫作之者不衷當之者不輟旁而脫之莫以爲光寵若此而以爲敬父兄長者乎夫何見而敬若此而不足以敬世非無知其然者然而猶且多爲之者何也則俗之貴虛文而賤真至爲之而不思思之而不詳或詳矣而以爲是亦世所爲禮雖知其不足以敬而謂焉則慢滋其莫敢或然然止也聲今日者不敢爾聲幸得承君父恩寵尚能作讀書人慨于今而往于古往往所深念獨計若有獲焉者出以語人少所合或相與竊笑以爲今

日固安所得此迂怪語有之而予自爲托于父也每
 見則諄諄以古義相教戒但爲某言富貴且暮丈夫
 宜有以自立一切惟獨信此心不當但隨流俗作止
 若父真所謂不必讀書學道而自合古聖賢之意者
 是用以真至意勝耳夫豈其肯以虛文遇人而抑豈
 願人反以虛文遇之今父年七十才如四五十歲人
 耳語曰人生也直周公作無逸稱勤者壽于父則誠
 兩有之今對父於壽考亦奚祝哉顧私爲父計則願
 父自今以後其亦無太自苦也爲父計所以爲子孫
 燕語閑集 卷七 序 十一
 計長遠者有道于父則自不必讀書學道卽自合乎
 古聖賢之意要不可以此槩望後世亦非以爲讀書
 而取科第致位乎公卿如今世俗所云如此言予不
 屑言父亦不屑聽爲父計所以爲子孫計長遠者有
 道則願父自今以後其亦無太自苦而但端坐而得
 名師傳以訓諸子諸孫以自娛樂耳則自今以往上
 天所審以豐予有德者之齒年固非人百世所得預
 竊之以爲頌而但覺其不情以爲簡古之心目厭也
 聲既留署中讀書不獲歸又不敢爲前所爲虛文者

而乃時爲父長孫文祥道此意亦領予言也語畢曰
 盡書之祥持歸以告予是乎書而卽以是自爲言以
 進父一觥我知父不我少也

壽震宇翁朱老師九表序

老師於寒門今四世矣。自先王父及家大人行輩。即從老師祖授書。已而老師。已而師之諸子。及孫。俗書刺輒稱通家。若此則真通家者也。嗚呼古道如土。今人交有不能終其身者。或其父存而使其子能知有父執者偉矣。况能再世乎。而又况能及于三及于四乎。即幸有之。或居處疎遠。不必時往來。其所與交者。亦其父祖相承數人。未嘗多。况終歲館而朝夕督授。其承第書讀。大抵皆兒童蒙頑。不朴楚則荒課。稍加厲則其闕闕婦人女子禽犢之習。絕而起。雖男子或有然者。而又况其來就不一家。家不一等。紛來偕處。竹馬羹飯之中。繇好弄得大恣。以累及其父兄。而累師長者不少也。而率無高無下。無不獲心。竟數世無間言。以至于今日乎。天下之事。何小何大。誠令今古之國子先生。督學使者。以及廣文諸公。悉至誠若是。耐煩若是。不素餐不計祿。入一切平等。又若是。是豈不偉而其誰能以童蒙之吉。養正之功。安小吾老師者哉。今日之觴。老師而祝老師壽者。皆門下生也。而

燕談屬集

卷七

七

朱

余以僥幸得爵位。當先諸叔侄兄弟為言。今之祝人者。大抵皆誕。我則不敢言。言吾中心所誠然。以世人如老師者。乃當壽。如老師者。亦必壽。如老師者。亦自取壽。非不繇。又而實不盡繇天。故可祝也。蔡澤云。富貴吾所自有。所不可知者壽耳。澤小人不知天命。易有富貴能自有。而壽反不可知者。孟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而孔子則曰。仁者壽。豈非壽固吾所自有。而所不可知者。乃富貴。且非但不可知。亦甚不必以重為仁者累。與老師歡樂進我此觴。今之國子先生

燕談屬集

卷二

七

朱

督學使者廣文諸公多矣。有能室其屬之子弟。及其父老若老師數世之於寒門者乎。及其老而歸休。其肯之門生子弟。無小無大。無高無下。尚有真心。思悉走而稱觴。若今日寒門諸父老及諸叔侄兄弟之不能已。已於老師者乎。誠哉孔孟言人生斯世。信不可不鳴德。繼仁。若老師者偉矣。

壽明之黃太翁六表序 戊寅

黃仲霖成進士才名噪天下天下讀其文莫不驚怖其言若河漢而吾獨心存其人疑其人必有異其異時當不能碌碌循循苟積日累俸寄人籬落而必卓然有以自命一如平生下筆爲文章時也新安土瘠民聚人浮於地數十倍居則坐困其勢不得不迫而奔走四方竭知能求衣食則盡天下通都大邑及窮荒絕徼乃至外薄戎夷蠻貊海內外貢朔不通之地而吾鄉人足跡無或不到故俗大都以其黠無賴者燕語蘭集 卷七 序 五 明

出賈而其純無能者乃坐而讀書讀書衛生則終歲兀兀萬山中足不出戶閨萬山四面鳥道不通四方舟車兩耳目於土人外不能見聞一異人一異言坐是而其爲文章遂溪澗沙石拘牽澁陋有奇才少溢格外則群譁而咻試必黜落以此吾鄉文章向爲四方所不數而及其得第出而仕宦則捧一官如執玉捧盈析利入秋毫持算及李核天下又往往朝吾鄉士大夫不脫商賈氣而不知與前二者俱積習致然其父兄之長如割絕室家涉山川冒苦難雄心粗膽

不避憂患之槩或未之見而學焉而一稟其鉅積錄累日夕計于算毋狀于庭間里井耳目間乃深至臣挾持以爲爲士大夫之本領尺寸不動如此重錮而欲有以自異雖豪傑不能而吾鄉若吾之與吾仲霖何獨有厚幸也憶吾家大人吾甫離經綵卽挈而入楚江中流遇大風濤舟人悉伏至不能操帆楫家大人謀兒讀如平時比通籍彼中自入泮至初應鄉試值督學禁嚴爲校悍學魁及師長所持費層迭出時家大人產不滿三百金且盡無愠色尚貸于人以足而吾聞仲霖太翁至齋其先世所遺廬以爲仲霖讀書計仲霖讀書興寄放達時有所藉以澆其塊壘發其磊落之氣頗煩費不能少吝而太翁值之無怒意誠令吾兩家尊人不攜我於黃鶴赤壁彭蠡洞庭不置仲霖于吳山天目西湖錢塘間其出人於錢財利養或少勤念瞻顧前後則奈何捨目前最急之家計以希異人間千百一二不可知之事則吾不佞固自審其決不及肆力今古亦稍着著間間以獵取一時之浮譽而因度仲霖縱才高能自奮亦必無今

馬遷史記絕今古固不得貪父功爲已力也且以
 吾兩家尊人當疇昔困頓時尚惟其子能讀書能文
 章是念至不顧破家蕩產以無失其識量之所輕重
 而况今日抑又何求雖不曾效儒生據憲呶唔而高
 詠大步庶幾哉如古人所謂湖海之士遠求田間舍
 輩直可踞百尺樓上與彼地下問荅而其子則何忍
 不篤念報罔極堅苦精專以求一日之樹而或萬一
 遺朝以爲其親辱吾不才尚不敢不勉况仲霖之錚
 錚烟燭如快鷹俊鶴迷風眩日香象截流金翅摩霄
 者哉相傳聞于少保爲諸生時縱酒狂肆王文成少
 年豪宕不羈一旦大事關心忠孝結念木鷄踞獅施
 爲千鈞二先生皆浙人後起而有具者何多讓焉此
 吾所素圖爲仲霖一傾吐意中事而適會吳象之以
 姻故爲太翁壽請予言因得言之亦幸意盡言而不
 暇爲文仲霖方壯隳我十年太翁亦甫六袞江陵佐
 神廟定四十年太平一時相業近代希遯而其太翁
 聿觀厥成文成論定宸濠功受封新建日適海日翁
 誕辰朝廷賞金綺賜羊酒存問親朋咸集翁戒屬至



言文成洗爵晚堂上受教於燦盛業斯爲大孝要不
 過丈夫本事人子輩分而又豈非仲霖志力與庭訓
 力及今日太翁年力所能及而恢綽有餘日者乎
 文作于戊寅而仲霖事業漸猷壬子癸之間誠如
 所云大事關心忠孝結念其有以豫卜其始終而
 爲言抑抑有以觀感于斯文而益厲耶一時相期
 遂關天下氣運煌煌乎鑄玉牒而藏金匱允稱不

為汪雲門母壽序 戊寅

吳君君信。聯老母為同曾祖弟。君信之嫡母。與汪翁雲門之母。兄弟也。君信將為翁壽。從俗所習。必重冠蓋之言。而又以葛蘿相因。不同他所攀緣。不相屬者。而謂老母微子。予方掩閣謝一切文字。而君信相索堅固且急。曰我萬不能已。我不幸綴紙中背母。莫我子者。惟我汪母。如子其所生子而子我。惟我雲門。如弟其所同父同母弟而弟我。以有我今日。今日矣。尚有加無替也。又君信尊也。婦人仁愛。即篤兄弟。其習情。其恩私。即亦篤於其兄弟。所親孕之。予焉而止。安能爾。予方苦酷暑。若不能勝。聞斯言也。爾斯言也。則泠然心動。何從多得。若翁等輩人。星布某置人間。為人間同祖異父兄弟者。屬乎兼為人間同父異母兄弟者。愧以汗乎。極為人間同父同母兄弟者。感而深乎。弟弗念天顯。弗克恭厥兄。兄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今從人間時時見之。吾見翁當拜翁高古人。士大夫百不如。士大夫言何足重。書云。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泆致用酒。翁其人與。

抑更有進與。君信行矣。即以君信不可已之情。稱而觴焉矣。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私其親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所以頌禱其兄弟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則君子之同德無間。而以宜兄宜弟美之也。君信視汪母如所生母。視翁如同父母兄。不啻如兄。直如父。諺亦云。長兄如父。烏有親子弟。觴其親父兄。而好借為文。斑駁大其詞。以為寵。以施不情於骨肉之間乎。余是以不文。不欲虛為詞也。

滿眼德色。諄語人可勝太息。挽還淳時。切子中。燕語爾集。卷七 序 汪二



壽熊母李孺人序

魚山善根深厚。機性迅捷。乙丑成進士。尚跌宕爲少年事。一蒙先師錐削。抑心參究。坐菴中不踰月。讀楞嚴未半部。瞥有大省。眼骨俱換。爲吳江令六年。守環垣一歲。遂卓然有以自見於天下。能令吳江民至今念其化不衰。天子七年後。思而舉行其所言。絲是而盡其才。畢所志。不中換於今世。深閤似是之說。自魚山而前。豈復有古人哉。吾以病故。苦昏情。又不幸追隨老親處新安萬山中。不得與良友時聚。頭砥礪。

燕語閑集 卷七 序

三

顧每幸而一能警策。則必念友念友。則亦必惟魚山首縈迴於心。心爲勞結。而魚山不以余遲鈍。而亦謬相推信。以余生平反覆出入。或重爲世人所驚疑者。而魚山獨能推見於牝牡驪黃之外。而知其惟一學問之心。灼然其非有他。此真非人世友朋也。今夫文世俗之所矜也。觴人壽而以文爲先。世俗之所以相飾也。將以母事母。則固非古俗之所謂。家子焉而已。以母事母而爲文不類。而其終不可以無言也。則誠不可以無言。今母誕也。而執觴則先以進老伯言。

曰。老父之與老伯。交久在先。不肖聲之與魚山。交尚在後也。魚山戊午舉於鄉。老父聞而卽私爲予嘆。鎮

人如熊試翁。真可人。是其人宜有子貴顯也。是時老父全未知魚山。以老伯故而知魚山。知大德之必有子也。卽其後老父亦無絲而深知魚山。以予之時勤勞深思念故。而遂益知魚山。以信其子者信其子之友朋也。然則老伯之於老父。及予不肖聲。想亦當然也。且予與魚山。旣託爲兄弟。眎老伯如父。眎母如母。推而之焉。魚山之兄弟。吾兄弟也。其戚兄弟。卽吾戚

燕語閑集 卷七 序

三

熊三

兄弟也。其遠兄弟。卽吾遠兄弟也。今朋友而兄弟。眎焉。以爲本非骨肉者。而至能相骨肉焉。斯已極矣。而予不謂然。今同一父母胞胎而出也。及其分田宅。蓄財產。而卽不能無異意。而吾與魚山。託爲兄弟。以爲異時或出而共天下事。庶幾哉。如古人所謂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自愚與魚山視之。以爲尚多一語。真和氣。卽上殿亦何用相爭如虎。是予與魚山義尚未止於骨肉焉。爾則予今以一爵與魚山。諸兄弟。祿而進於老伯。老伯其受之。而不以爲難。而不

倫也。既進老伯矣。次乃進母。鎮人本不習讀。自神廟中末年。有一二諸生。戊午。魚山舉於鄉。一市皆驚。而母喜不形於色。時操作如平日。母真丈夫也。予與魚山託為兄弟。聚頭多而詣門稀。或一詣則一揖老伯。侍一坐而退。至今歲來新安。才得一拜母言別。母慈顏若不忍別者。夫老伯自以信其子者。信其子之友朋。原不減于老父。而不肖聲之以信其友朋者。因信及於友朋之父母。光自不逮魚山。而母殊有進焉。以老伯之所不盡信者。而母特加信。不知其亦如老伯。熊三

燕語閣集

卷七 序

三

熊三

鄭衛之音。不啻一經於耳。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使樂公德業自就。內則有魯夫人而為之母。其為教嚴。外則有顏州先生而為之師。其範端方。魚山將以一身任天下治亂安危之重。先師之功。母之功。並將千古焉可誣也。魚山其再進是爵也以行。吾坐山齋為母屈五指計日而望之也。

燕語閣集

卷七 序

三

熊三

壽尹惺麓先生 庚辰

不肖聲自戊辰成進士。生三十有一年。而尚未識尹惺麓先生。是年得友劉與鵬。與鵬廓然取天下爲己任。卽日夜與予私爲。聖明指畫。當以爲天下得人爲急。卽日夜與予私取海內諸賢豪而品量位置之。以爲目前得三大君子尤最急。一政府。一吏部。一御史大夫。而御史大夫得一意激揚持諸御史。各分視一方。必不可干以私。則能令天下縣令惴惴不敢不廉潔愛民。而且日以廉潔愛民爲樂。如是而。聖天子但有所欲爲。卽可朝舉意而夕應願。此其大彰明較著而途屈指其人。卽爲予首服席尹惺麓先生。爲予言先生生平家居及歷官動履精神甚悉。蓋自是而乃日夜知念尹惺麓先生也。辛未先生官我楚。纔得一通書問。無繇識先生面。戊寅遇先生長公西有於京口。人言西有貌類先生。卽因少想見先生。先生以今年七十。星週數千里走人入新安。屬余爲文以祝先生。夫祝大君子。壽考猶之謂佛菩薩。佳世云爾。爲其生有益于人者。式弘而大。未可以數計。而稱道

壽詩閣集

卷七 序

五

惺

壽詩閣集

卷七 序

六

惺

也。周官計吏不一途。而每一類必冠之以廉。廉以爲賢。而後隨其器具。竭其天分。無不真實。泮然有以自效。其才因得以盡其才。而其不才亦不至于狼狽而有所感奮。此國家所以礪世磨鈍之大後也。世俗不樂貪習日熾。深入乎膏肓。而淪浹於肌髓。盡天下之人。上自王公貴卿。而下逮於氓蚩。無不岌岌乎患貧。而人懷朝不及夕之心。其後有自號爲君子。能淡泊苦行若頭陀者。又各圖矜一人之名節。以爲至極。而其意已枯竭無餘。上之旣未堂油。然有安天下之志。能爲。聖明透頂達底一痛徹委悉論天下事。而與之道意經年。望治數歲。其次則亦未聞有見善不及不善探湯。而開肝露膽爲。聖天子與百姓同其好惡。而推賢進能。懲暴創貪。惟力是視。惟日不給之人。忍令。聖明焦勞。移朝廷耳目之司。屬市井屠敗之流。其得一一見聞之。真爲烹阿封墨之舉。而無如其大勢未回。機振不轉。貪吏雖偶不可爲。而終可爲。終不若廉吏之偶可爲。而終不可爲。如此。則雖日烹一阿封一墨。天下終未曉然一決於清濁之路。而又

何益於治亂之數。先生之才。以余所聞於與鷗者。以之居政本未敢知。若處激濁揚清之地。斷斷乎其不敢干以私爲。聖天子奏治效。如向日與鷗爲余所言固所優。而今又一餘年。其學且又增進也。安得聖天子一旦求舊俾公處茲地。而天亦假公三十年。與聖天子自期及世竟底厥成。而予小子幸得當吾世而見之哉。凡吾所言。以爲文則不足。而以之視當世大君子。固至情也。

尊崇耆舊于能事不溢分毫文章足傳在此功業

燕語閣集

卷七序

七

三

可券在此



壽吳親母金孺人序 辛巳

南山吳氏於邑爲殷族。其人大抵紆綵而文雅。無昔人稱邑風土所云山峭厲而水清激之意。家多素封。所殖業皆以典質權子母。不爲醴商大賈。走邊海。入隴蜀。而與朝家爲市。所交遊間通王侯士大夫。畧酒食相徵逐。終不締兒女姻。稱肺腑。而吳子雲中星。自其先遠祖起家至今日。源深流長。幾幾乎殆十世不失。其諸昆仲謹厚惇睦。孝友任恤。與物無競。渥澤旁洽。顧杜門却掃。不樂與冠蓋通。於其族尤最著。自

燕語閣集

卷七序

八

吳一

天啟間。而其仲兄之子。乃許適余小子。而後其族稍與士大夫締姻。皆藉藉謂自予始也。郡邑士大夫居官任職。多以廉能著。惟家居風度稍殊。然豪武健富家。及廣求交遊者。往往落得爲朋。而交相市。獨子雲家世望如蒼鷹乳虎。謝絕惟恐不及。而乃辱與予姻。豈以予爲能有以自異於士大夫哉。追憶天啟而寅。邑方試童子。子雲仲嫂。爲其阿公特入邑爲外孫。擇婿不求富貴家。而惟以童子之能多讀書而善屬文者是求。雖寒生焉亦可。乃謬以小子。函爲得當。亡

何而余亦幸而釋得過相適耳其推擇之初指則初無以異乎與寒生姻也子雲仲嫂自其兩髦我特之月矢栢舟靡他之操日月不居今日春秋高且四旬而小子函偕其婦行爲婦媼壽尚青其矜愧而乞余言以行余不覺正色而厲小子爾婦媼之締是姻也初不以余而以爾之故吳氏之不樂與士大夫姻也非盡惡士大夫以士大夫在姻家于其家無與也若婚與甥則其家所有也今爾德不立業不就克有以自見自以其言爲婦媼壽而乞言於其父此無乃

燕詩附集 卷二 序 元 吳三

重增爾媼戚戚而不可以已則復戒小子始行而慰爾媼曰函不力學不能蚤達以成媼相擇而得當之初心殊自負愧自今以後不敢不勉願媼壽老以徐觀厥後也而函語子雲中星以傳此意於其嫂氏曰小子不幸不獲有母今以媼爲母余不德不能教其子余言不入而或媼言是入媼冰霜厲冽氣如男子今不惟媼爲慈母也而爲嚴母不寧爲母兼爲父願媼壽考而爲余終教誨此子以有成也昔寶穀女必不爲寡人婦小子而必乞予言以行也此其可以爲

言乎未也

不爲貶俗之言而多肺腑之語所謂悅親戚之情話真足悅矣

燕詩附集

卷七 序

辛

吳三

壽張年嫂裴孺人序 辛巳

宜欽二州地相接。欽地。歷民膏。與饒連。風氣亦近。豫章。宜人文采跌宕。居然吳越也。而吾友張翼明。朴茂醇古。獨矯然不合於習俗。謬以余同氣。翼明不惟甲子。舉北雍。與余同出泌澗先生門。余戊辰初謁房師。師爲余稱。閨中得一牘。太奇。以其大奇。而想見其人。以爲不羈少年。貴介公子也。而抑之。問姓名。翼明也。蓋余與翼明。實兩同門云。余自歸田。已不及見翼明。而初見翼明。次公公子。丙子入宦。過翼明家。而盡見其長公季公。其朴茂醇古。一如翼明。吾以翼明爲有子也。今翼明元配七喪。諸公馳書四百里外。徵余言。使余感而追念翼明。翼明宛在余前。余不復傷翼明之不獲。至於今日。而陶然喜翼明之元配。爲有福也。夫科第之得。爲兩同門者。蓋希。而余與翼明。稱兩同門。初不必翼明之已成進士也。士大夫之有後。青室卽相繼。而爲士大夫。而吾以翼明爲有子。初不必其子之蚤。簡一第也。則今日之視老年嫂。而以爲福。則亦初不必其翼明之登第。而仕宦。仕宦數十年。而躋

燕語閣集

卷七 序

三

年一

燕語閣集

卷七 序

三

年二

公卿而與厥配。偕老。計筭六卿也。君子樂得知已。得知已而卽不遇。固不以爲憂。愚才不老不大成。既成既老。而一出而圖吾君。亦無庸乎蚤顯。賢婦人恨不得賢夫子。與其不得賢夫子。而從偕老。無寧得賢夫子。而或無偕老。而德予爲兒。初授書。識大義時。初見思綸錄。閱恩及父母。殊色喜。已尚及身之後。亦及其妻。絕然起而與塾師執而力爭。以爲夫妻。途人也。而以因緣。適相遭于一室。其何功。而與罔極之父母共微推恩也。此雖兒童之見乎。而實有理。以此念之。以夫貴。易若以子貴。得夫賢。孰若兼子賢。以爲婦人無閨外之稱。于是二焉著也。雖云然。而夫賢。決不可謂婦力也。子賢。則斷斷乎無不歸父母也。孔孟之千古也。其功皆沒于妻。而見於母。以翼明之一生。贈贈碩白舉賢書。而奇爲文。從暗中摸索。且以爲不羈少年。貴介公子也。而故抑之。其真少年貴介乎。其亦可不謂少年貴介乎。曾子七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奇翼明者。不惟其貌。不惟其年。惟其氣。氣及身而止也。今日老年嫂。幡然其首。諸子諸孫。恂恂而前。一一

如翼明。翼明爲不衰矣。豈惟不衰。亦方穉矣。且未孩矣。而况翼明當日其得不以爲少年貴介乎。抑之於少壯。而以大發於晚年。與其抑之於身。而以遠昌於子孫也。厥義惟均。厥事惟宜也。此朴茂醇古之功。而非文采跌宕之效也。

序事中議論層叠出自匠心。要歸確至。紆回婉折。大費經營。

壽魏肖生先生八表序 壬午

今上十五年十月之望。爲魏肖生先生八表初度。先生嚆昔所相與。忘勢而下交之。王氏諸子。於不孝聲肺腑。姻走而白聲。相與共稱爵于先生。不孝聲筆研生塵。口絕寒溫者九閱月矣。而爲王氏爲先生不敢辭一言。先生登神廟戊戌科。而不孝聲始以是年十月生於新安。越九年而先君擢之六溪。耳先生之名。又踰年而從先業師龍先生手授誦先生之雄文。日成誦。且教余小子心慕手追。甲子僥天倖。登賢書。丁卯過南都。圖謁先生于京兆。而先生以觸璫鋒落籍。其明年。今 聖天子龍飛。而不孝再僥天倖。得讀書中秘。日望先生。不果來。及歸田二年。始入蓴川。一造先生之廬。而見其面。坐我光風霽月中。倏忽今十年。而先生八表矣。王氏自其故王父客于蒲。得託先生之門下。不孝故鄉人。遠服賈於江沱潛漢。所遇賢士大夫。有道仁人。佑善扶良。歸而爲先大人稱述者。莫如王氏之稱先生最。先生當天下頌。葬功德八萬四千奔走若狂之日。顧獨挺彭澤之腰。而疆洛陽之

項幾不免虎口豈非所謂不畏不悔古稱至德仁者必勇剛者必仁豈其然乎且當日觸藩士大夫及逢今聖天子皆聯翩奮翼卽不實觸藩而無不可以或借其名而自致大位而先生至今猶落落山居先生門下士負天下重望膺聖天子特簡當將相大任及其他因先生顯者未可屈指盡數皆日夜推先生之轂而先生必堅臥不起皆張安道論來自真宗以前大臣持重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燕語閑集卷八卷七序

華亭與羅近溪先生論狄梁公張東之事謂古今事亦有不繇已者近溪毅然曰公此言知東之不知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東之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錄斯以觀先生出不出皆可勿論先生之門不但如海且如川如川相追絕絕相繼子子孫孫其勿替引之矣豈有旣哉諸士大夫商先生者欲竟知先生之壽乎此其所以爲先生之壽也

享年八十仍一味盛舉如何壽考非諛則忘序歸

燕語閑集卷八

序

三

直三

平格之意此所謂壽考者乎

祭鮑烈女文 乙亥

嗚呼。君之義。日月爭赫。君之意。鬼神心惻。無遠無近。無親無疎。聞風望迹。扶輿曳杖而來觀者。婦人莫不感泣。男子莫不咨嗟而嘆惜。或且周旋於君之柩。低徊留焉。而若不能去。諸君子爲誄爲挽。百口同聲。頌君之烈。嘆君之難爲。嘖嘖於君之從容中道。委悉合節。而悲歌連章。亦旣明旣析。今日者。固不待予言而足也。雖然。君以今日行歸山。乃實以予言而畢。且予又辱於君外家爲內姻。於君內家又爲比隣。君身後。燕語閑集。卷七 祭文 三

事乃予事。君烈不得表章於天壤。實予之責。况咫尺。里間哉。君行矣。君其何憾。君自聞訃。歸拜舅姑後。遂斷肉絕葷。持齋予與爾太翁業相期。將以少暇詣君中堂。坐君於屏後。爲君開陳死生之說。及幽明之故。及忠孝節義所繇聞道而致離或合之幾。庶幾君不妨薰修度世。而可以無遽死。惜乎吾匆匆未及聞。而君遂轟然以去也。予今念之。猶痛于心。冀君者。用牲脔諸物爲獻。謂不如是不足以爲祭而成禮。亦其義也。予則未安。謂爾太翁仍應以蔬醴進。不忍孤君生

前哀思豈祇堅苦慘淡之意嗚呼尚饗

燕語閑集

卷七

祭文

三八

三

箕尹太翁暨封母 庚辰

嗚呼。大會不偶。二歲之內。喪我多人。前夏從魚山。聞
老伯之變。吾擬同魚山。沂江上也。而卽得內人凶問。
急返新安。吾乃以內人緣牽斷。而不獲親視。老伯去
秋爲家仲兄篤病。馳來。未至而仲兄卽世。哭未卒。而
聞老伯母。則已先仲兄兩月。非仲兄予不卽至。非至
尚不聞訃。是吾以仲兄緣牽合。而獲親奠老伯母。而
因以追奠老伯。兄弟之緣。勝妻子。孝弟爲本之說。其
然與。冥固富有言。而吾咄咄欲言。而落格奈不成言。
蓋與宣子相周旋數月。至今兩尊者寃寥之日。而乃
洞然其可以言也。吾與宣子居同里。相望不千武。長
同學。已同舉。已同公車。邑落落僅兩人。而卽以一日
間。兩俱進士。吾兩人豈宜交哉。吾以才短姑藏拙。而
天下多故。生民靡爛。固未能一日去于心。旣從史魚
山。不卽出。則日夜惟引領宣子。一日入木天。拈据卒
茶。不則亦問夜瓊院。一痛論天下事。爲諸君子所想
說不到。用慰。聖明。而反遭譏構。吾不能無大恨於
心。而兩尊人又不少需。以觀其立卽奮翼。而以二歲

痛語聞集

卷七 祭文

七

痛語聞集

卷七 祭文

七

內。遽相緣背。捐善宣子。以去。此豈可解哉。而吾爲此
數月。見宣子之趨大道。日以銳。其發無止。必曰。以
其知夙非。見新得也。日以高明。而先太。吾且曰。利
而意且日消。而乃洞然悟宣子之不卽受。卽聖明
不但不爲宣子微恨。而且以爲此勝。因盛緣非。其
夙生修行。有力。其太福。德未定。有此。因爲宣子論王
文成。才與學。雖俱千古。其生平最得力。則斷斷乎在
受逆瑾折挫。而問關海上。因病龍場。時惟宣子亦龍
頭。謂予者。微然也。語有之。夫人之生也。必有故而來
其逝也。亦必有故而去。謂尊者之生斯世也。來而待
宣子也。以宣子之才。一再試之。寧與汪。恍恍乎其寶
劍出匣。怒蛟離潭也。而兩尊人未嘗一日以其才爲
喜。而翻用爲憂。知子莫若父母。非兩尊人不知宣子
之才。實知其才。而以爲其才過大而肆。而天下恐無
能用之者。而宣子自亦不必能以其一人而用天下
之才。固日夜圖有以假之。教之。後之老之。而特未得
其便。而幸以夙願。往因無作妙力。令諸龍天一及微
手於小人。蓋自茲而日進幾幾。乎其進步古人。而乃

必可以大有爲于天下也。於斯時也。兩尊者其庶可以終身無患于吾宣子焉。爾既可以無患於吾宣子而兩尊者爲宣子生來之故。當已釋然而亦遂可以去焉。爾雖可去也。亦可留也。而奈何其亦不少留而吾固又思之。徒見子之治溼也。溼民頑。宣子治以猛。兩尊人曰。必寬之。宣子孝友天性。既進子兩尊人命。不能無從。而又不能盡從。而時恐兩尊人或聞知而重傷其意也。其後人則遠而之子大門之外。其後兩尊人歸。宣子一旦寬溼之人。不知其所繇。而以爲燕語。聞集。八卷七。祭文。四。宣子自寬也。丙子春。予入溼署。見坐間壁上。字起讀之。宣子俊然而言。此兩尊人訓。往在署時。未能盡從也。今去而予日夜以思。思兩尊人於兩尊人言。乃遂不忍復少違。予大感嘆。而又安知兩尊人不以今者一去。令宣子勤哀思慕。而益佩服其生平慈訓。日夜無數。以爲蒼生造命者。以爲或反遠過于兩尊人生存之日也。世尊有言。我若常在。汝等不生難遭之想。則今兩尊者之去。則卽如往昔。自渾廷嘉祐了。無以異。而聲亦惟盡力相敬。無不言期。宣子必無以一日。

少忘慈訓而盡其才。將實有造于中原南北億百萬生靈。而聲則其間。一若與有力焉。以是報兩尊者。肯猶子之意。

大旨歸本于君親無一語不發人至性而志足言文情信詞巧真不朽之章。

唐中丞傳 庚辰

皇明御八極。疆圖縱廣。盡萬里。而楚適當天下中。顯陵屹然。中都相望。今上龍飛。殷憂多難。壬申。流寇蘇。晉。八秦。豫。延。夏。及楚。楚境若邊境。掄補江漢間監司。皆以邊才舉。天子吁。衡全楚。節鉞難其人。集廷議。僉推唐太常。乃報可。太常名。卿。別號中。相。新安之歛人也。是爲唐中丞。中丞以是年出撫楚。至乙亥。凡官三年。皆躬行間。無幾。何時得坐省會。而楚幅員既長。且橫。其項及秦。春。當。中。州。顯。支。干。蜀。而。尾。接。淮。南。其。凸。胸。開。面。而。當。賊。鋒。者。橫。二。千。餘。里。不。得。翼。蔽。亦。無。從。策。應。方。西。北。邊。辟。如。自。關。外。故。開。鐵。道。運。薊。永。達。上。谷。雲。中。而。責。一。撫。獨。當。使。虜。無。入。當。是。時。粵東寇方竄吉安。將入長沙。臨監土寇。又駕餘艘順流而下。劫長沙庫獄。屠戮報楚人震恐。中丞移師援豫章。驅粵東寇南遁。發兵用間。入賊巢。擒渠魁。遂平臨監。又水益高大等。聚衆稱王。結寨江湖間。賈船不得過。中丞以奇畫。蕩之。冬。則寇盡渡河。大屯至。分東西部。交通。陵寢門戶。中丞冒大雨雪。無日

燕語閣集

卷七 傳

四

中

燕語閣集

卷七 傳

四

中

夜先馳入郢。分兵扼險。授諸才弁。周元儒。吳國禎等。方畧。度寇所必出。應山。間道。設死士。伏以待。果與遇。大破之。斬其帥。十。間。羅賊氣。奪而西。遂圍荊門。會參將楊正芳兵止。再戰。再捷。荊圍遂解。楊正芳者。先是中丞入楚。時卽廉知其能。特相委任。授以辰沅鎮。算精。奉令屯湖北。備緩急者也。未幾。寇復從光羅大舉。分犯蘄黃。承德。間。而前所調護。陵兵適奉。廟議遣徹。全楚皆震。乃用三司理。披甯從事。急調施州夷及女官冉氏兵。督以一司理。駐京山。爲郢聲援。使賊却走。以一司理。密謀水陸咽喉。爲五通口。伺賊半濟而擊。得大殲焉。以一司理。上下水陸間。相與翼擊。使賊不得奪舟渡河。而中丞自駐漢上。安諸商鎮。亂民時定。籌策。亦仗躬赴援。陵寢藩邸間。若不知有寇至者。功垂就而議起。坐以失糾。舉屬吏。上不獲已。予免歸。戊寅。大司馬錄論前功。天子追念。復原官。予資白金。已。知。輔臣奉。命督師。士大夫望中丞再來。用楚人佐驅除。而中丞以積勞致疾。竟不起。中丞中萬歷庚戌進士。先授武昌司理。以艱去。再補開

封入爲吏部郎。爲忤璫同諸君子落籍。上登極召拜聖卿。晉太常後學金聲曰。中丞而後爲楚中丞者難矣。萬歷壬子。中丞理武昌時。聲方髫。讀書武昌。一從市上望見入棘闌。聞諸士子闌門噴噴。今歲闌門。寬。厥無擁擠苦地砌石免泥滓。君子哉。唐司理中丞。以司理例推稅務三月。所餘金近萬。悉上而官用。結治闌門街其一也。是歲中丞分較。所首得土羅宗伯。莫江後爲予師。中丞有孫獻。遂聘予女。予時侍左右。生平未嘗一見其怒容。有同諧久失職。且重遭王難。燕語閑集。大卷七。傳。四。中三。

欽其盤錯處。令中丞上方畧。赫然若觀史遷得意。

幕寫得妙殆不是過

燕語閑集

卷七 傳

四

明故有道朱長者同配汪孺人墓誌銘

成寅

公授光祿丞郡邑兩教飲大賓雖然道德不得以秩祿掩特題如石公晦菴先生後其先絲藝源再從至今月潭字養巨別號東溟喜讀書事父雲嵩公母金孺人至孝勤宗祀事諸篤行都不愧晦菴也而更通黃老倘儻大度先是雲嵩公病旅中公自家倍道馳日夜坐侍湯藥感俗子多挾術求衣食幾幾人費遂發憤讀醫書深其道如宋范公所云而實以身試無厭息如晉殷太司馬而未嘗有逡巡不敢求請之人

燕詒閣集

卷七 墓誌

四

汪一

惡俗人旁觀此徒勞勸者不審欲何為必詫無謂公亦姑應曰吾樂此學黃老者宜乃樂清淨無為此豈其不為大菩薩心行乎卒於維揚辛之日示微疾正襟危坐默然而度無分香賣履區處衣物之私必聞道者也公將塋而其兩郎曰一陽曰旭陽具述來請余想像其人恨不及見公元配石田汪靖公女先公歿兩郎非其出也而如其出今與公合穴塋之吉為崇禎丁丑秋分前一日公德合神明行足千古不憂山靈乏阿護不慮異時陵谷易位諸子娃婚姻生出

不必循例畢書也拙率而為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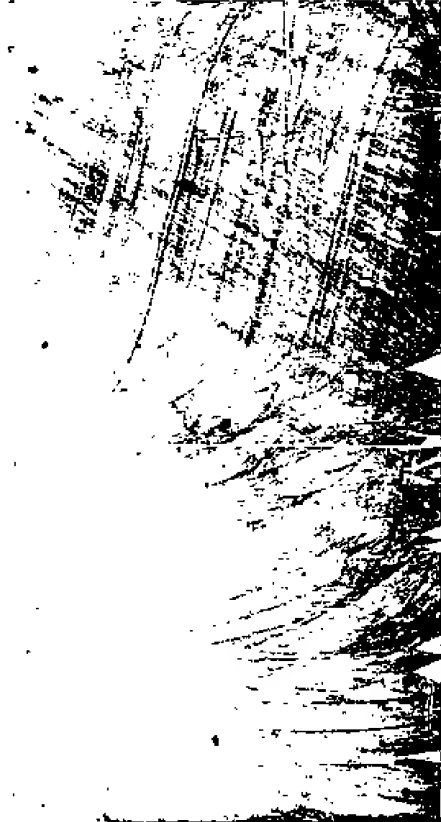
八大福田悲敬悉公所田者最第一大事因緣生死耳誰其往也湛而寂穆穆仁孝百行王亘空日月耀明光丈夫不歿兒女手特然立脫而坐亡十方淨土隨願生他人如登公如崩今茲有伴同委骨留骨應委何藏增我苦學道之事如上壁今聞有道之人如追風須銘刻賞生人覽我捐筆今擬賞公非銘復非誄亦非頌與偈一片石上半千字跡神令人今識今不識虛空撲落撲豎端的

燕詒閣集

卷七 墓誌

吳

汪二



程文學墓誌銘

君初名士貞字汝亨後更名文別字蔚然邑之漢川人也君生而穎異不好弄甫十歲能屬文尤好爲古文辭偶儻有遠志遭大璫柄國卽感憤形諸文章今上之六年癸酉補邑諸生已卯應試南畿以讀書積勞遭盛夏行遠道發病遂不起君無後君弟欽訓來爲君求誌銘口未言袖行述未及出而涕泗滂沱悲不自勝嗚呼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余先世本程若顏公後與君族也生四十有四年至今夏方一過漢金太史集卷七銘

川見其山川人物廬舍宛如兒時已遊歷地追念冷然君之伯父聖俞父公胄出止余宿爲黍而食余夜發深省不能寐以達旦何况同胞君曾祖九峯以義著鄉邑曾外祖吳密山篤學志道出近溪先生門爲時名儒漢川風氣朴茂俗好勇而上義雖荒亂歲盜賊不敢睨其門浙賊之睥睨邑南諸鄉者雖倖潛進不能善還遂狼顧猶牽而不敢入爲邑東南重鎮邑號仁里而君家孝友尤特著君入試督學同坐生誤書原壤作原壤君急詔改正旁一生止勿語此進取

時獨不可幸誤一人君嘆曰是豈人心君平生存心大都如斯類充是心也雖以佐聖明定太平有餘既誌而爲之銘銘曰仁必剛總角奮筆誅大璫剛必仁不爲已利忍誤人聖賢種性定如此君雖死而有至性之兄弟爲君悲哀而壽君以史嗚呼後之人知逆終而原始其亦何用乎迂仁義薄孝弟而惟知牛馬其身以爲念於孫子

燕白園集

卷二銘

榮木堂合集三十五卷

〔明〕陶汝鼎撰

清康熙刻世綵堂匯印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榮木堂全集

一集賦

一集諸體詩

一集辭史

一集文

一集雜著

世錄堂集

賦序

六經四部煌煌日月而刪詩不列於國風
爲楚文人萬世之憾然且闕官之篇將懲
之辱後世楚人童而讀之白首稱說而不
敢以爲懟楚人尚氣矜志節安在哉所
大聖人予奪進退準天理依忠孝是時
情畢於宗周吾楚事方僭猶特屈筆墨之

宋本堂藏

尊天貴王之義耳不然江永漢廣楚之風
員則方思泳思楚之士女方采入二南
乃不得同諸列國有是理哉曾天不愛道
帝自愍忠不數千年而吾楚江潭大夫乃
得以愛君愛國之性纏綿忠孝絡繹心
騷問歌章於三百篇外另鑒一格上以
積雅風下卽高魯賦舉九州萬禩哀悲

宋本堂藏

吟歎之心竟畢集於此而列國曾不能與
之爭然則繇夫前者聖以忠孝黜楚人楚
人不敢懟繇夫後者天以忠孝進楚人楚
人乃不啻與會盟而司萬世牛耳矣至今
命騷曰經騷與賦人尚以爲才人詞人
能事也哉吾友 陶子仲調天賦靈均性
成正則自其年未舞勺以奇才特達與予
同受知於督學經陽馬公之門當時之人
或靡不知有兩童子者矣願予以汎愛
嬉廣已造大而無實僅存其志仲調讀
身書語妙天下淡靜高簡往往文驚獨座
不使人熱其面孔而仲調去人遠矣慘慘
蕭蕭處盛名若虛亦似蓄其精氣以有所
用者於時開元天寶之同元祐熙豐之際

夫人有喜而無憂著述多歡而少歎謂仲
謂似屈江潭不可得見予嘗與王嘉其
君信吳既閑張別山諸子確擬爲才人中
董賈云國亡家破身傍崩崖侶三閭之佐
議不酬歎楚懷之入秦不返忠憤之素每
不欲生乃不禁託諷巫咸悅情質帝寒山
諸賦之所繇作也今讀其賦廣大麗則似

漢書卷之九

斑張絕艷驚才似江陸靈迥酸楚似庾鮑
予亦何能爲諛獨念奇才淵學若仲調
大名若仲調空山抱膝鳳舉鴻冥其文不
用以美新而用以惜誦其才名不用以策
馬而用以抽思其霓裳羽衣不用以飭新
粧而用以悲往日更不用以賦長楊而用
以思美人今且就憔悴聽枯槁似醉似忘

不計其餘陶子真愚人之心也哉楚騷具
在哀怨難明百世而下讀寒山堂諸
不必悲其遇當推其志矣時枉龍湖報
朽人莊誦而爲之序

丙申歲仲春楚鶴澤同學弟王文南

手題



榮木堂集卷之一 賦

楚長沙陶汝鼎變友父著

今名

男之典輯

昔遊賦 有序

某弱冠壯志早遊關隴四

公事

跡半海內矣一旦江山陸沉風雨驟至怨承

不遑海曲疑駭丞尚在人間然且苦塊焚荷山

陽聞笛委風流於草莽傷王會之黍離遊後所

榮木堂集 卷之一 賦

經每縈夢寐此言所以策勵於西州簡授於江

上也畧述往事率爾謀篇賦曰

緬天壤之沈淪信鳥兔之漭沆鬱山川以糾纏

今古之滄桑人生其中藐若一粟耳英者負雲而

絕羣雄者爭先而處強哀蟻蟻與蟻蟻若旋磨而

隱隱適有憫源諸人朱陵逋史茂齡遠心抗志自

擬雖處一室意若萬里或舉或放或浮或沉者三

十年徒欲追魯山之處其俗續河汾之著元經其

不能亦已見矣乃負硯帶墳坎珂學書則蕉木皆

枯看劍而蓮花欲墮聊爭魁魅之光益悟風雲之

叵土室毀於驕兵鄴絮焚於鬼火氣奪如因情幽

顛鎖出門皆有礙又安能遊方之外而學惠之可

哉於是撫朕而悲還思昔遊笑尚平迂隱侯莊子

長豪馬周馳情魏闕竊想浮丘賦期風送心投雲

留或公車挾策或乘興登舟指江南之柳分繁堤

泛河上之槎分牽牛閼少壯以王強仕始秦嶺而

身事堂集 卷之一 賦

終炎州足跡因已半天下矣歷歲時者二十三秋

往復言之猶能為憂何則伊川原之無垠曠生王

之皇覽慕秦圖今棄繻訪漢庭今抱槩涉沅澧渡

江漢想峴山之緩輕介喙中之明澹咸陽湖陵雲

飛雨暗懷古之歌非穉亦感遂至遡關而窺河嶺

欲資識以生照盼太華兮玉井指驪山兮故宮原

黃金而轍雨湯朱砂而滌紅昔稱百二之府今分

第一之桐記莫詳於濟岳經必正乎蔡邕米桐川

今詩中之畫撫遺閣兮雪裏之松繡蘭帖卧碑峒
圖金城嘆新豐唱伊涼詠那風瞰沁河兮綠玉璽
葱嶺兮碧曉亦既輝涇渭之合注識周陝之分雍
矣抑又數季公車出壑望淇澳兮玉笏迷鄴宮兮
銅雀南北會汴東西視洛巨天心兮靈虹紫河身
今神閣嵩高氣象乎中原伊水壑蹙於正學庶幾
思義取之古商周之盛漢魏之所以雄五代之近
以促宋之所以強弱差足自壯矣又將唁比干之
墓木堂集 卷之一 賦

孔書慨美里之八索經博浪以歎歎過朱儁而淚
落彼紛紛者黃梁各夢未免宛卿卿之倡覓趙王
之藥吾益信呂品張果之笑人倒青驢而跨黃鶴
也哉若夫燕趙慷慨之俗箕尾王會之都奄紫荆
迴白溝睨玄濠睇黃圖路馬界金銀而成府聳樓
主以周臨明堂辟雍兮禮樂龍宮鶴禁兮金吾題
六館賦三都常環橋以進御屢射策而陳膚雖則
勳乙覽窺宸謨箇連城奪譚輪迴遊人於針曹代

視草於玉除朕而淹春官之五色徒習擬乎天上
之九衢噫嘻吾將擬張衡續班固而逡巡于揀輿
也數不得意流覽九丘彼青兗弁徐楊接楚尾而
吳頭山東之川岳何古六朝之煙水將秋於是泛
天津出陶丘摩日觀兮秦碑無字瞻闕里兮枯檜
重抽詢元君之石室上李白之酒樓探眉山之佳
石酌范老之清醖觀山海者心盡於鄒魯何必訪
蓬萊而踏芝罘雖朕輒南北者服其淳古遶東南

臺太生集 卷之一 賦

四

者償其秀清鎖巫祈潛寶鼎開炎坐諸啓濱濤霍
離立斗牛縱橫預淮海濠滁之交宸歡帝王將相
之迭生泗還匹沛漢若兄明綠江濱兮遲澗得窺
闕兮蟬紫德祖寔今之直父孝陵卽我之周京於
是浮楚州循卽溝詠曼花過瓜步寫淮陰之碑載
高沙之醕數橋醉月望亭喜雨橫浦口兮烟閣接
眞州兮花霧睥睨六代之城漱灑三江之路巍巍
白門天作洪武閣外樓臺則牛首燕磯靈谷雨花

闕下丹青明祀紀八湖秦淮桃渡黃屋閉而六典
猶張紫陌長而千廟並鋪貴從今流水軒輶詞客
兮臨鴈汕素匪秦漢之離宮寔文獻之玄圃鱗集
者各有懷來而我獨蕭然巾屨洗笙歌約文酒搜
異書看奇竄紅雲命篇與張別朝雲索賦悅
五寺之被禪共羣公而玄對者非一度矣其間約
中泠採江瑶登北固賦余焦臨真宰之痊宿歌蓮
武之射蛟雲中九子人外三茅采石兮攀鱗何壯
金本堂集 卷之一賦

金山兮逸獸誰教蓋豐鎬之巨觀也爾乃取呂渠
以擬馬當之水含廣陵而觀膏口之濤湖則三湘
震澤彭蠡之森森江則錢塘淞陵美蓉澤曲之滙
滙非張帆以入雲即廻舸而借巖莫不浮山而潛
艤負嶽以戴鼇內則忠泉虎丘之冶麗林屋天竺
之高深夕暮雲棲之遐淨光福梅塢之寒香馬鞍
靈隱之奇麗黃山白嶽之妍幻富春蘭陰之蒼翠
鷲湖象山之芳清洪崖爛何龍虎之玄奧者深隱

秀而為岩巖外則匡廬香嶺之名貴難丘落星之
浮沉兩孤石鐘之泝泝庾亮滕王之樓閣鵲磯巖
城溢浦之烟嵐者漾巨浸而盈青霄予常披風常
懷覽雲挾臂時西山南浦兮將歸時漢奔鸚洲兮
告始所至之處輒令人憶或遷勝以焚香或尋芳
而薄醉或銷夏以丹鉛或辟寒于紅翠春晴則探
梅採茗鑒嶺幽香秋興則串月乘潮暢言雅事金
閨蒲耀以鴈作龍標鵲李叔盤而鵲名鵲喜或助
金本堂集 卷之一賦

或輿亦步亦騎移情者嶽雲湖雪氣欲浮天驚魂
者淞浪浙濤聲來捲地山川為我今開顏今古存
人兮同志論學龍沙與公致之盧譚禪練江金子希
也之寺崑山與公九贈王兮禹穴錢公希窺書容
公也之樓擁吳越諸公之筆載名僧以陸羽之
舟訪異人於君平之肆附建安七子之壇懸咸陽
千金之字秀州論社亦有朱雲朱子茂卿畫水師

心更逢徐揮徐一鼓道古服者謬謂風流藏紫芝
者耶言名利故未免交廣於雲霞而情生於文質
論宙函之蘭譜數百名流計吳會之芳辰四三除
憂景熟則奇呈誼高而樂附或常杜咸招或李郭
同沂每琴阮之漸闌當花月之並吐放艇波心倚
簫石足欲颺而竹肉凝雲談清則木蘭墜露皆得
助於江山尚追賞於韶護無何西陲豺虎噬楚突
燕王氣黯索兵氛激濺披荆棘以南還謀海嶠之

秦文堂集

卷之一賦

七

東遷重出秀江溯仙槎上鬱孤感廬陵勤王之蹟
而嘆岳侯之所以生度噫嘻當日之事繫此二賢
水百曲而未足梅一折而可憐積江嶺之愁心盡
韶石以豁朕馬峽晝盡今四壁曲江瑤玉兮半天
南華曉露今蓮耐羅浮離合今珠蟬信黃虞之多
闕笑尉陀兮久專爾乃下梅果過英山睨越秀以
浮楓頽巖岸之絕攀迨江鄉而浦瀾遂郭喧而海
閒沉珠洲汝番禹次環濠開領市舟是僻閑夜光

楚兮舉舫歌鐘沸兮吳娘欲將城而不夜獨辭雪
以無寒仙雜犀香之艦家矜珠翠之盤於我何有
我則靜觀登樓五屑凭帛一簪泛黃雲尋小攬香
山和君何公赴開閣之望楚雲泰御李之歡偶繕
經於鴈塔或論道於熊磻酒柳漿之冰雪燈貝葉
之斑駁名家勝友來投秘笈公卿故舊欲借飛翰
交遊則顏何沈謝推轂則富范歐歸峻東莞瓊山
之宇楊白沙增城之湖望崖門風濤而現斷淪西

秦文堂集

卷之一賦

八

樵雲乳以腸寬爰有會稽行人宋弟所桐城逸史
之方子密楊武陵心嶺表客星徐海壇友玄洲高士
主奇金蘭實萃於此感江左之非特引湘騷為知
已擊筑悲歌亂於羽徵命錦舫載紅兒滌鼎盤貯
荔子携酒東華之花散帙雲淙之水陳秋滿公開
梓珠島之榕著展星巖之壘亦云快矣况乃崧臺
草奏督府嗣饒進淑賦詩元公既醉監司假序閣
之建守令倒登樓之屣欲使吐納風雲相助為理

如何不樂念母垂歸雁終軍之持節實彭澤之拂
衣黯黯離兮雪浪蕩蕩嶽兮屬飛瞻宗周兮誰屋
將吾母兮採微瀟湘之間有問聲而嘆者曰是海
客之倦遊也朕子追叙勝事獨不及楚何哉子不
常登祝融上黃陵休枉人泛湘君倚晴川瞢洞庭
乎此中澄潭巨浸漾映僊樓者緇錯八閭綿邈千
里尚不足當東南之美歟吁客未悉也世有琮璜
日在几席心識家珍日忘嘆息人情哉遠者無暇
身才堂集 卷之一 賦 九

論有如徐考功江陵之學圃楊中丞鼎水之鄭莊
莊太史潭罷之榕園李宗伯湘臯之蘭寺衣帶盈
盈湖洞一水常使我領襄英多笙簧韵事矣今也
青燐祖龍人化遶鶴若玉甌之陞焉又何忍於嘆
咽且而亦知秦漢之間春秋之後乎自楚州以還
三江左右九派東西雄秀甲天下皆三楚之國也
庶幾在外者而猶安故重感於胸臆已焉哉示闕
梅立兮奚禹功之執掌金泥玉檢兮何美人之音

想英雄頃盡分山水寒餘乾坤之齒養步兵清思
豈有窮太冲白髮翻難長吾將齊生死混代謝
興衰一哀樂食蒸太清栖心寂上託逍遙而倡象
罔也僕病未能聊以自廣

哀湖南賦 有序

杜少陵曰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今昔之感
深矣朕未有予所遭之荼也長沙山寇始自戊
寅昔與觀察高公嬰城借箸圖外廬舍火十日

身才堂集 卷之一 賦

殆盡屬邑伏莽者四起兵燹相接癸未夏百日
不雨原墊如焚通獻攻破武昌惜毒萬狀湖湘
以上潭城十萬戶并左右邑皆燼於官軍雖勲
督諸公重剪荆棘撫降數萬與子遺錯處生無
聊矣予被徵監幕查慮匡陳時勢貼危眇無所
補偶客畧沅撫衝雪入衡湘南七百里如行絕
漠武攸二鎮跋扈山間所見惟堽臺甲騎掠野
之塵爾恰惻心魂爰作斯賦

夫王獨列於鵠火流炎星成古郡嶽盡名川閱古今之雲物懷代謝於風煙地要而英雄數據皆危則戰守相牽爾乃黃陵羅口穆駿昭淵君山軒竈九嶷舜阡其間丁里驚濤波連周秦多萬乘之巡幸漢魏爭鼎足之喉咽晉經畧以連帥唐節度之中權是以梁魯則舉罷勤王炎衰則三湘討卓漢潭州之焚壁宋祥全焚奏湖南之凱師明興正朔蓋忠義有餘而兵火頻數若古存亡繫茲一角治

李本堂集 卷之一 賦

十一

則十萬人家亂則百千戎幄安則南北飽騰危則江嶺崩剝遊其地者盡金銀生其鄉者牛殍猶徒清慧而能文皆軍旅之未學爾乃承平久生齒實徵黔兵轉蜀木金粟死生奸僞靡從楚重困而潭實半楚之租潭已荒而楚猶恃潭之穀漸野誦而市克若火焦而水沃神堯徂落天遙崩簫飭增遼鄙賦竭封藩信靡鴟毒網密魚翔迨二十載秦寇在門江黃竄亂襄郢徵屯胥介騎蹇守令煩冤

沿汎之用邑倍數爬之輟輟晉祥鸞而獎鸞經腐鼠以嚇鵠於是故寇倒牛橫衝起馬掠郊邑之帑藏攻城以梯棧燬郭千家焚林四岸士女驟見此箇將吏初矜焦爛募從軍之蕩子建開府之新旄空棚撤而樓櫓章服易乎箭袍棘上弄兵有如兒戲尊前謔武遂謂英豪目屢踈而獸鬬尾盡赤而魚旁火雲枯河兮見底焚惑入楚兮生毫一旦竹房脫距鄂清燎毛長驅賊隊直上湘臯帝子宵

李本堂集 卷之一 賦

十二

遷撫臣潛別路將款漁陽之韓司李公道滙常山之血遂令哀鷹者御史劉公慷慨於死綴賦者一弟也悲歌以截舌蜂初壘而稱王猴沐冠而就列犛象貫嬰駒槽剖妾印伐塚於宛丘尉模金於王穴縫掖擬長平之坑路腕比京觀之垓於是三藩寶玉貴入盜囊百隊嬪閣雜隨逆節龜龍委而馴盈牛馬驟而廐絕所過輒風雪已去猶冰雪薄江粵之黃氛走沅湘而赤戰駢騎十日五日塵

幾於千家萬家歟宗黨而老嫗亦聲指原野則
遊魂嗚咽從來樂土非古戰易既賊枕而兵竟每
賊去而兵屢爰有逍遙左次窟伏夜即接燐縱火
賊賊慨彌燔百城之閭閻烈三月於咸陽水硯魚
黑疾蛇行炮烙大索人流膏肋倒印更查之担
猶子遺骸盡於壑榮荆棘瓦礫陰陰荒荒孝秀咸
辜於迫脇通逃再蒞而滿張肯聞市虎來縛羴羊
或人鬼相遭於路則人勞而鬼怨悲夫湖湘士女

卷之一賦

十三

半成赤渭之魂江表戎行再踵黃巢之亂妖射日
而作遷馬渡江而北篡一望中原妻朕腸斷爾乃
攀輶太守北公龍揮淚重來浮漢中丞何公騰孤
光再旦陳清斜之萬骨方招文廬陵之孤軍復扞
羅草故宮止茂荒館無李郭而徒傷二京寧耿鄧
而思興中漢始讀詔以云哀見似人而即喜鐵騎
叛而初歸澤鴻散而還止撫赤眉銅馬之雄官鎖
尾流離之子已而幕府羣開覽書頻使一路五堂

兩龍三撫窮島入兮如雲餓鷹附兮如噬鬼妾鬼
馬兮人間雨血雨毛兮路裏降者佩將軍之印帶
者乞駟城之矢吳越還指為春陵嶺表已推為邊
鄙蓋騶磨者二十餘萬而供億者僅數百耳予昔
閱觀駕言傾否馬周之論事殷憂孔章之軍書填
委弓刀戴平晨星啼幄張于湘水孤城鼓角空壯
熊羆四而胡茄猶有壁壘吊傷疾痛瘡痍辭鶴作
以窮季與毛頭之少徒以何三山成旅竟託腔咽

卷之一賦

十四

桂嶺旌旗新傳黃紙師日老而地日蹙爾日貧而
兵日先耶鹽鑄以析毫坐狎狎而享饒斯時也沙
中偶語已頻聞宋室孤臣惟欠死爰循湘江望衡
嶽岸花履虎嶽路逢魑忍渴求漿而不得深卹聰
騎而先帝王謝空堂咸淳馬渡朱張遺院僅長鳬
茨古稱避亂之地今為走偷之資山厭深而林厭
密兵處與而民處籬雲山何橫劉承燾燕子何似
橫朝直遂使野絕田蠶之事疆歸駉駉之私玄佐

說流佛汗孫皓剥人面皮飛揚跋扈詰則詭詞噫
嘻傷哉夫何三秦之禍獨注于楚三楚之難獨結
於斯或俘中郎之才女或剪伯道之佳兒亦有潘
岳園門文章墳盡少陵垂老骨肉皆離血影漬磚
空不化黑風吹海絕難知匪恒靈而有其季後屈
賈而過其悲豈黔首之稔惡亦蒼旻之閔慈吾將
謁嶽靈分往愬效庾信以長噫何神鼎之載振繫
江潭之一絲皮不存而毛安附寶已盡而篋何爲

身木堂集

卷之

十五

詠皇天其惻怛尚答問於湘纍不殊狂夫之言告
來者鏡機乎安而潑思

洞庭秋賦

有序

湖水之最巨者曰震澤曰巴陵按圖經震澤以
山故亦稱洞庭巴陵以水故亦稱太湖二者相
亂郭景純謂通吳之包山又曰巴陵地道也則
吳楚兩湖居狀一矣予湘人習游湘浦思賦楚
之洞庭焉狀四時漲涸勢若滄素漱澗空明周

乎八百里者獨秋爲勝爾襄陽所詠八月湖水
平也太白云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意亦如
此故又畧三時而賦澄清之序云

天一生水水萬涵天南有巨浸洞庭最焉潯澤凝
湘吞江吐漢青草有山碧雲無岸水符靈以澄鮮
律應帝而浩瀚爾迺火雲無峽伏雲辭嶢嶢峴西
漲五渚東羅湖海千里崑如稭河黃牛没乎漣源
鵬或汨于盤渦潛鳴鴈隱魚嶽瀾烏石漫白螺濕

身木堂集

卷之

十六

濛乎紫鳳蕩潯乎玄龜吼水湖鯨飛城鷁鷁八百
萬頃孰知其多蓋擬海之洪濶而臨秋之壯波也
迺若金鑾肅玉波漢巫峰雨霽桂嶺晴香天高氣
清渾泓白藏魚龍睡而無怒鴻鴈唳而知涼沅澄
交淨空水全蒼漚三江以絕郭踞萬浦而迷湘靜
則潯瀾潯洛動則潯潯潯沈次酸則葦蕪蒹葭蘭
芷橘柚爭明則珠璣貝璆銀鐵球珣寫影則城郭
樓臺帆檣岳峙浮勢則瀾沙蓬海星漢天潢於是

鵬疑徑渡鯢喜同翔紛怪物而神人榛嶮志幽事
而雨工顛羊威凄清而書傳補社求沈瀼而酒得
仙漿莫不氣蒸萬變淵理而皇孫金壯而水厚每
雲滄而湖張既掌平以練素雜潮音與雪浪皓魄
朱輪出沒空而嶠嶠娟娟以陶以沐長烟似堤綠
虹如帶波霞喻以窟陰星電流而破昧朝霽若榮
光出河夕暉則瑤光吐貝信震澤之潛通眇昂湖
於象外天地齊合青旻際浮水爲月母而秋滿秋

衆本堂集

卷之一賦

十七

同海月而湖綬潯潯晶晃匝如油東則十二黛
螺點湘君之曉鏡西則萬千氣象入回客之虛樓
白蘋紅蓼分神儼欲醉芳蘭秀菊兮漁父咸謳武
雨痕染竹武風陣分舟或靈絃縹緲或鐵笛橫幽
朱鳥寫懷沙之噴青爲啼精奔之丘劍作蛟而舞
壑猿化玉以吟巖斯時也柳井寒於明月昌江鱗
手不流迺有釣鼈逸叟騎鶴真人船乘蓮葉拂淨
珠塵洗范老之憂樂絲朱玉之悲情白雲邊而貞

酒香露下以垂綸於是沿河入嶼認柳過城泊海
棠之洞邀雲夢之神追約約揅長庚視斗杓以測
網間天上之笑聲咲君山今萬古心棋局今不平
表帝子之情獄聊渣滓庠太清

湯泉賦

有房

湯泉水之變性也寰中稱溫泉者十數處而古
今最驪山之池以其芳清又通宮闕承恩賜幸
龍輿斯肅朕亦其所生之幸也其次則欽之黃

衆本堂集

卷之一賦

十八

山滇之安寧竝稱朱砂泉黃山松雲名勝超朕
玄圃非高人雋遊不得至可以無憾安寧則滇
之鄯爾近代楊升庵太史述謫其間始著於書
朕則此三泉者驪山唐廟也黃山儼隱也安寧
幽谷也生幽谷中後驪泉二千餘季賴文人以
傳亦遇矣彼泮澤而淪草莽者何限乎或謂溫
泉不其沸而無硫黃氣故日之以朱砂餘不得
擬也子曰朕湯泉沸激淪物錫祈功德被幽獨

先寒賤此何異士君子貞烈正之行而嚴氣
事溉於鄉里者哉予家溪山之內去溪江二里
許有湯泉焉出於江干石爲之穴燄不可手土
有方塘則熱波清澗可盥可掬可垂釣可引灌
我田東坡所謂飲食沐浴俱在矣盛弘之荊州
記曰新陽縣惠澤中有溫泉冬日未至數里遙
望白雲浮蒸如煙上下采映狀若綺疏又有車
輪雙轅形昔傳玉女乘車投于此泉今人時見
升庵於是感而爲之賦賦曰

女子姿儀光而倏忽邈來予邑古新陽今泉上
亦有浣紗夫人廟安知非是也而安州專美哉
予居其上數季矣彼泉之賜欲使如安寧之遇
夫何衝泌之勺波蕪水火之令德匪鑒此以涓涓
時湘之而浸浸同爲山下之蒙迥別溪中之色觀
其赫沸乎古今得無怨天壤之見抑異哉此泉相
對嘆息吾聞玄夷尊坎淵蓋清冷百川灌河流皆

寒碧今乃易水爲炎改澗爲熾五行之變於斯爲
壺矣朕亦常思之豈無海潛陰藏楚漚焦淵岱與
之漬石爛宛渠之礎波煖莽煖沾衣而愈烈金泥
拂水以如煎白玉爲焚乃得然丘之國黃金薄底
方浮沸海之船致使淡苑縑緇標奇火浣秦臺沙
樹窠修烘煉廣異聞於域外觀一觀於神仙爰有
褒禪神井咫尺近西都華清寶輅翠輦金吾沉香
水大帝所娛又有折安黃海燦玉翻珠雲霞逸客
冰雪貌姑浴不待賜酬卧蓬壺並擗朱砂之簪分
專清醑之殊迥若匡泉湯若漢水沸如萊波爛烏
靈谷游魚訪火升於臨邛志陽泉於天餘事或近
而有徵史常闕而不書得無滄桑之換世而空識
於虞初也擬茲惠澤近我柴門山江之汜湯出雲
根蒸鵝嶺煥獅嵒迷魚漸卷鵝回流甲諸高蓄清
泄渾如煎如熬不崩不齧類肉家之豆金比管氏
之鼎益春江滾出堯花芳色冬霜葩而正燠同燂

允爾冰炭偏沃不孫亦有赤鯀濟而吹冰朱鳥過
而銷魂炎波煎波匪因人之熱調疴蕩穢欲絕俗
而舛朕而投閒率野潤庇孤邸無綺欄與玉砌足
有戶之陶尊將以溫麻將以浣紗肯逢承葛之女
聊供抱布之姓嶺上之白雲常暖池中之明月偏
華是以天姬翠蓋神女雲車歎朕下殿冉冉如霞
每踟躕而中止候香霧以週遮疑玉皇之賜浴列
雲每分障花庶幾幽光承平少驩遊眺絕於俠斜

宋本堂集 卷之一 賦

二十一

矣云何符海欲斷蛟墓曾沉翠失江草之珮塵存
綿練之砧朕而煙霞吐其直氣風雨助其枯音雖
山川之陳跡終萬古以常輝是謂至變者不變而
誰能測其陽陰於是池上主人纓足並濯洗耳而
陰薇可淪兮泉可以斟有溫泉而無寒火悟天地
之長存於冰心

荔枝賦 有序

宜和中花石之綱起閩南貢荔枝

上命種於寶和殿下明季實成 帝臨軒延賓
摛賜華公親製詩遣資燕山帥某上林令奏曰
臣聞荔枝生西蜀閩粵間名雖賦于西京實未
成於漢苑且長安去蜀近非若汴之中原也今
天子聖德敷致仙室珍果累累垂於殿陛遐邇
觀聽以爲奇適宜有記 上曰毋諛也其令詞
臣徵荔枝之事可於是給尚方筆札詔能賦者
有楚大夫援毫應制賦曰

宋本堂集 卷之一 賦

二十二

南有珍果香艷側生素花春霞黑葉冬榮離離朱
實漢漢白瑩纈四照之火齊又胎之以玉精地樹
華蓋方昔夜明閩河之紫桂同貌嶺州之辟雪中
盈禹未知而貢楫周不得以蓋樓迨至閩泉出澗
涪梓知名夢巫馬之異映列仙錦以專城攷尤物
之後出匪借隄於華清始自漢高奄有南越陸賈
譙而驚進老夫臣而獻闕鮫魚蜜燭之珍奇烽火
覆枝之笑兀 帝不濡賞嘉歎獨發詔視掌果明

鮑叔思辟穀之佐召鼓琴之類既臨軒而賜餼
始薦廟以祠珍侯騷靈既非其偶紫梨玉棗咸
讓其倫于是武帝後之作扶荔殿輟葡萄於大宛
笑遺核于崑崙朱鳥牖中重窺方朔明光宮裏靜
待僊人疑軒轅騰璫之餅貯露華而不散訝韓房
丹砂之掌書日月以成收爰五里而一置歲分賜
于紫宸已而孝和罷獻唐羌焚草安嶺海之瘴雲
同川珠而媚好乃有嘉州異類投嗜名妃飛輕紅

集才堂集 卷之一 賦

二十三

塵事傳天寶吸花露以解醒間荔香而滌惱紅汗
映頰有若俱騎玉指擎肌乃云齊皓復爭貴于漢
官致勞生于蜀道爾乃八閩盛產二史成圖著江
綠藍紅陳紫之異表龍牙虎皮玳瑁之殊亮功高
于余相虎功余相物色艷乎王姝王姝一名豈
蕉子之能低惜龍口以爲奴蓋芳鮮之珍品也未
常入於承明之塵狀而風日易損色香善渝千里
包茅出火攻之下集一九兩谷歎嘆出之虎拘隔

江潭而想像若瑤柱兮石無心欲開空頭障碧厨
剝丹宮滿玉堂臨幾香山入蜀而寫狀曲江臨奇
以捺觚蓋未有實上林香禁苑承翠輦賜金吾見
柳砂之立地幸合浦而親投者乎有朱道君神仙
作帝移海嶠之天根比椒繁於殿砌沃以清泉培
以紫泥垂金鈴以護花絡繹繚而承蒂初保杏之
雲英卽芳艷乎丹荔寶鳥過而珠留鯨魚飛而目
晴信朱露以凝成若星辰之密繫天子開殿稱觴
集才堂集 卷之一 賦

二十四

登歌還衛紅照龍鱗香飄扇矧宴王母以殊奄引
八公而勝桂奚羯鼓之自天勞望座於騎遮爾通
頒果賦詩環觀並躡風來蔭薜珠乃招涼米濕晶
盤瑤猶蒙綢紫瓊招許穆之餘火澣贈羊權之候
嚼冰雪今俱分碎珊瑚今並闕於是杏酪辭羹蔗
漿避酎詞臣懷彤管以揣摩宮女紛神鍼而就繡
黃楊十厄何意當軒怪石數峯豈能投神矧飛路
於燕山因延春而上壽若赤心之見授奚非言之

孔誘廣所植者材奇而得天者質厚壽木且狀又
何況乎五行之秀

小孤山續夢賦 有序

已知仲冬計借南下舟泊小孤山霜深月淡風
激詩生夢至一宮殿有美人若妃后狀予折之
願殿上方布席集諸英少陳筆研列坐美人咲
相謂願君一賦今日之事予卽就案伸紙援筆
作數十行奏之於空中讀之如聞風雨之聲

草木堂集 卷之一 賦

紙上煙雲盡得江山之氣四座讀嘆莫不避席
斯賦紙華
是夢情思

維摩卑閣維月在

芙蓉已枯瞻我彭

澤泊舟小

暮湖島落木成冷

寒栢熏被就寢黑罽于于髮鬢翠帳彼美者姝金
上殿角雲霞衣襦蛾眉楚楚煙紗窗厨瑤笺形管
紅陳坐隅索然收目避席讓翰登高而賦惟予大

夫美於願笑不知躊躇其辭曰

江心水殿兮寒月清今夕何夕兮雲不行石鐘直
半兮聲噌吰靈妃不寐兮開玉衡琉璃作屏而皎
纖沈香炙火以爲笙知人間之何地集閨苑之羣
英似春深而杜公散花霧以寒輕有鶴臨蹤香朕
排闥詞相送之神風笑乞漿而解渴妃子嬌朕席
爲我奪耀火齊之明璫垂碧玉之跳脫吹氣霏霏
兮若蘭香雲飄飄兮如發進花露以濡毫擬龍門
紫木堂集 卷之一 賦

二十五

之易褐亞砥柱於中流賦小山之特達霞標建今
波鱗上臨波小鳳生珠塵禁苑花兮闌出悵雲瑤
兮贈人是以望康郎而不嫁對匡叟以橫陳心如
石兮弗轉德不孤兮有鄰簾下水晶獨譙西來之
鳥爪匣中玉研偶窺賦客之龍賓倚天香而召李
自擬蓉城之待曼卿信有天而非想恥記殿於長
生是夜也纖女非欺洛神何貴空中環珮如聞風
雨之聲紙上煙雲盡得江山之氣曲未盡而峰青

解欲終而波沸驚綵牋之陸離光燦上而照表乃
清夢之乍回聊輒然以自慰亂曰

江峯滌上兮情復春何以報明月兮愁無津雲島
島兮花泥泥天妃一笑兮紫電新風吹夢斷兮寒
星辰

榮木堂詩集卷之一

楚長沙陶汝蓂雙友著

男之與輯

古體

聖人出願皇即位也

日月浴還珠囊寔電合焚陰房 聖人出羣疑公

官府肅忠俊明時金滕破玉燭光三辰載正八風

題翔禹子宜君湯孫宜王微生亦有羽修颺從驚

榮木堂詩集 卷之一 古體

皇

帖思

先大父出宰桂平六十生先君於官先君

又六十生孤於花源晚不地養念之內裂

鳳山者奉先君以藏之地也癸酉秋宴霜

露在抱賦帖思三章

鬱鬱桂林澹澹湘田詒我良殺不俟我年匪無秋

雲帖遠鳥瞻一書鬱鬱電兼澹澹淡蘿生我連枝

不視我柯匪無秋陰帖高如何二章鬱鬱鳳岡澹

澹澹流遺我楨珠不見我售匪無秋天帖靈則修

二二章

割乳行

蒲圻童子割乳療母近年林可任先生令

蒲時事也友人周伯孔為傳示予爰賦慈

鳥以警臬鳥

齊上鳥亦何苦鳥母哀鳥兒哺解鳥兒自思兒亦

身才堂詩集 卷之一 古體

有乳母痛欲絕心悲酸有錢難買茅山丹二兒命

賴母乳安用兒乳為析肉還母氏引刀血淋漓忍

痛烹作羹羹熟痛已除解鄰人報使君親來表門

問手自撫兒乳賜之以羹解使君之賜何敢辭

莫令母見增母悲解

催租吏

君不見東家機杼婦采葉無完襦又不見西郊力

田子丐粟來將輸解愁殺官家正供賦新穀新絲

完不足昨日離別
姬淚落傷雞豚不知納太兒與孫離高堂大字署
春臺鼓吹一部肉如雷使君有心豈不哀解飛檄
一朝三四回還君印綬歸公來賢哉孔萊臣不才
九

哀西市

已巳冬十論夾東遊附留二業大吏
付法者二十餘人

白日慘慘陰風四圍貴賤同命死生若機阜陶何
執歸彭何微清看劍上鸞刀如飛牽犬不得去聽
弟才學詩集 卷之一 古辭 三

鶴何時歸觀者雪涕沾其衣百工敬身回厥威

烈婦行

里中蔡氏哀其夫死甚慟一夕夫塚裂氏
以五子屬諸昆決志自經死後於夫二月
並葬焉蔡氏祖母爲子家刺史公女亦以
貞節聞於前而表章未逮可哀也

哀婦求死南宮未死同穴兮生同衾一參一商
摧人心摧人心黃口啼青玉盤碎若綿前身果滿

婦後身何驚妻曾聞我大母相舟之詩黃鵠詞吞
聲恐死爲孤兒儂如路傍李紫紫結實多苦子百
拜原上人風雨徒累爾哭聲絕黃壤裂呼之或出
重來訣別還君赤繩根看儂頸上痕生共黃蓋盆
死共黃泉門吁嗟乎百年寒食鴛鴦塚中聞笑
不聞哭

鵲鵲行

鵲鵲眼太明衝波擊鰓鮪紫鱗一尺不得餐扼吭
桑才學詩集 卷之一 古辭 四

吐之求未已鵲鵲長饑漁父喜大魚小魚亂淵裏
秋來湘水網如茶何處着爾雙眸子

道有猛虎行

甲戌六月策蹇之郡日未午虎突出道左
從者皆後前一馬驚且仆幾掠我馬予舉
鞭大呼之虎悅首數顧若遜避去履虎不
啞豈常理哉然白日在上而有當道之憂
世所謂騎驕者又容容焉竊有誦也

君不見梓梓山一虎白日在路傍腥風出林若磨
策公然值我於康莊嗟乎後僕御前乎馬虺隤舉
鞭呵猛虎則令虎氣灰匄首却走失猛獸之軼才
爾豈無搏人之爪噉人之牙不能當關禦戎馬飲
威作意窺癡殺但幸沒有箭射百不射糾紛紛采
蔡茨安用春霧連俊哉蒙爾皮慚婉獅子花

哀鴻篇

庚辰比還書所見

赫赫駟陽塵如沸湯白鐵阻輔自齊阻深哀鴻滿
集本堂詩集 卷之一 古辭 五

野炙煎饑腸流金鑠石如何可湘華命視盡身與
擊量豈無德音躬禱于棄鞭殺土龍而擢弘羊兩
工不職獨憂聖明

隕星歌

淮安道中癸未六月二十夜與湯漢男靈
坐見大星隕于北辟若崩雷紅光灼牆壁
久之惕然記其事

延首雲漢兮北辰其所虹霓素霓兮久來雜處我

思黃澤之謠兮還聞兩山之語古詩云東有日山
西有月年年征戰
無日海塵日血兮沸腸誰楚吁嗟蛟魚之尾叩叩
兮誰為霖汝大星之聲誰憐兮敢不憂瘳

采蓮曲

唐詩山相公作

為花遊風日含笑橫塘邊停橈待之子靜美荷珠
圓荷花莫妄捨蓄意歌采蓮歌采蓮羅衣映水心
自妍爭穿淑浦疎楊外却避朱樓燕子前誰家繡
幕翻金縷何處聞千紫錦腸解語如花空可憐

集本堂詩集 卷之一 古體 六

後采蓮曲

采蓮去玉露蒸晴起香霧鴛鴦眼倦秋波注蓮房
正在菱樓處戲將荷葉托蓮房碧筒刺手柔絲長
纏綿何似雙鴛鴦芳心靜學雲高涼

九宮山

山在通山縣西南關連一日遊歷于

吁嗟乎非重瞳汝射天兮九重天張羅兮九宮白
日欲落野馬紅旌焚燄駛奔江東中朝無人報怨
關弓荒荒楚澤神鬼來悲四望為亭長岡乃公草

聞則殺獨目能呼嗟乎非重跡

泉鏡行

泉鳥食母鏡食父物之窮兇者天明爲生
之哉古黃帝御奎詔有司歲時捕殺目供
祭祀與絕其類也嗚呼聖人哉

羣生不類今天曰罔治五常不備今天曰罔遂庶
幾黃帝今崛起在位鸞皇盈庭分琅玕作寶賜虞
至仁兮怨溫羣孽大道匪焚兮禽獸纂弑咸曰泉
今不堂壽集 卷之一 古辭 七

稅兮噬厥宗皇大詔百辟分專殺母忌實繁有徒
兮莫憐於志蒸嘗必薦兮罔逞七截虞人張羅兮
收不做慈願言殄絕兮勿投魑魅軒轅萬世兮鏡
光如日

陟屺歌三首

先慈壽康向佛晚召凶弟之慟傷脾積瘧
去年戊子十一月避兵巖經中夜走海溪
及石家庄二日奄忽見背令飲粗畢風雪

滿門甫殯而兵在庭矣慟哉今年八月十
塋小官房之高隴與先君紳賢公先王母
太孺人以山相望咫尺塋之日勉成古禮
鋪流高納致辦香梵頃者相屬而骨肉至
戚散于兵火蓋寥寥矣不孝躬親負黍十
日哭而墳成焉作歌以寫悲也

其一

陟屺歌此今在何許鬱鬱鳳山東羣峰俯林宇慈
壽本堂壽集 卷之一 古辭 八

舊厭人寰捐雛去不乳翱翔合向西雲中見玉母
總帳無時婦秋聲作風雨嗚呼陟屺歌兮心獨悲
墓門華表力不克爲天寒白鶴增淒其

其二

陟屺歌此高不可擬奇靜能幾時悲風爲之起北
堂生苦辛靈篋擬羣芷連枝不並秀幽明隔章水
去年雪滿如含飲干戈喪骨肉多乖遠獨我華髮
子尚髮則如斯恨不從母死怨死本堂藏負土終

人只嗚呼嗚呼嗚呼心最傷苦麻枕由仲不我義
蕭蕭松栢招肝腸

其三

嗚呼歌去吧日以緬小窗緬佛前亂後生苦鮮微
聞絲履音髮鬚來聖善平時怙春屬焉念兒衰蹇
孫曾二三輩悉向懷抱轉昨朝白楊路旒紉用舊
典如何滿眼人骨肉相送鮮世亂車馬稀日促泉
路長似夢非夢問靈衣上蓮華百年各勿違鞠子
哀本堂詩集卷之一古詩 九

琴歌二疊

春風拂玉琴明月照瑤簪瑤簪修今華髮短彈婦
風兮歌送遠時能使我今心悲纔
明月暗嗟嗚春風憶漢宮漢宮遠今芳草歇傷幽
蘭今愁白雪我心何時今悲斷絕

憂恒賜四章

庚子山居

繁憂不遣心勞勞東山無雲赤日高南風損河聲

怒號飲酒讀書不得意往搜巖經燒龍毛

貞龍如睡土龍謾火傘張空咒厭難灌園歸去饒

轡軋碧荷高柳早枯折憶殺江深五月寒二

錯擬柴桑學種田平時秀穗枯如烟枯樺無聲風

捲泉夷齊有命周有粟不關黍稌無豐年三

白雲洗日風洗霓青天鬱高眼欲迷湘江水淺翻

愁涉十里芙蓉作秋葉大妃含笑隔紅煙東海揚

哀本堂詩集卷之一古詩 十

塵然未然四

六哀詩四言

母安人彭君既卜垂于官房之麗棄條古

木高可三十仞亦彭氏之舊域也已丑入

月翌日甲寅爰告山靈治其中凸穿石負

土約五尺許土石皆香先是占者曰穴合

法當有異木根之祥果于石罅得根黃潤

如棖裂裂如角齒奈之無所木繁承帶間

翻翻北風不度海山實不慙日空之刻

微雨過涼颺嗚呼母之幽芳所以宅也計

不孝躬負香鍾經營于山者二旬哀慟中

記其事凡六章嗚呼 吾母鞠我成我至

于華髮而終天丁兵火之時骨肉多難幾

傾我巢一切簡陋傷荼于心僅比于古之

薄塋而用考亭士人之禮豈母所目望不

孝哉如何寫哀恨亦罔查

卜城

鬱鬱高岡黛如如沐紫陽仙亭騰奔雲及麓青鳥

西來言落其目湖陰度陽靈氣在腹魚曰允臧既

筆則殺

茸廬

荒荒平林在祀之右卧兮維苦宇兮維第秋陰無

時背北延旭慈雲之來暫栖于脯芝兔在原爲我

胥牛

伐木

叢條翳素上有修翰豈不干雲蔽地之漢東有太

乙晴則暮慢敢告山靈云滌其灌樛木之陰佛日

孔旦

負土

天矯青龍抱珠垂乳匪淵匪田妻于玄武至哉坤

元栖厥重土其土如何與丹砂伍首蟠雲根劃以

珂斧中藏紫泥氣若蘭杜異哉香嚴天胙我姥庶

瘞銘

幾遭因返厥丹府衰衣荷鉦敢不悲無

高山嵯峨終遠城郭白露素雲以枉秋懷母氏

徽德則猶昨而子弗令獨鮮封爵逸與作銘合璧

以厝允闕勿章百重斯蒙山靜母深仰見碧落士

草哀心悠悠寥廓

竣墓

鴻鴈來矣玄鳥其歸出祠老矣松節其勝南山丹

大宜延秋辟手營母丘朝露未晞馬鬣崇太封
孔顏是日終天敢不慎微旣竣厥龐土香在衣將
遠母側豈無羅威龍梭我莫裾絕雲飛

蘇東坡詩集卷之二

楚長沙陶汝龍壁反著

男之類輯

五言古

游儋詩三首

八索散元氣三洲浮岱輿鴻濛日月間攬轡凌紫
虛雲中拾虹草光耿綠字書左右軒轅電靈葉肯
棄餘侵我白鳳皇波掉遊太初從來羣玉山頭仙
不得居愚哉寧先生情然食鰲魚

其二

朝發崐崙山夕攀扶桑枝雲中十二樓喬素生無
時神山不可窺安用守蛟螭天鷄聲在下小醉滄
桑移銀河正清淺黃鶴縱不騎一曲哀人間酣持
鐵笛吹悠悠後天老羅列金玉芝坐看蟠桃花長
謠白雲詩

其三

黃庭取日月玄玉圖華嵩俯視瀾沙中衣帶紫八
鴻飛行羣仙裏乘雀如置風手持白玉冊長跪問
赤松授我忠孝經期我返嬰童聞道不敢笑鴛言
息崫崫翔翔六合外海白雲日紅從今寶雨餅春
勿隨乖龍

銅佛崖

癸亥惠州道中作

九月霜氣深烟寒霽亭午曲折登層巖臨江不可
頻嘶屈趾隨蹊斷雲路相杵糾殷嵌山腰豁然開

淨土僧去門不扃空泉散微雨終日漱巖花冷冷
苔鐘鼓

望華嶽

三日望華山山靈灑縹緲希夷昔所期此意同饒
鳥積想觸烟嵐懷勝翼難矯南峰削四方嶂測裏
與表峰陰似相招寒雲戀昏曉

甲子秋試落督學徐戴正老師告發歸寄手

書西恩感涕奉懷

十載負才華坎壈不足耶深心尚古人悲憤重
已抱此歎崎嶇投公鑑如水雲氣弗自照光彰在
一紙枯桐微黃金賞吳記名理并成立飛騰揚
云定謂先諸子何當秋風摧相促時人耳通過
函穴書踞前集悲喜成敗付偶然手眼勦無徒驛
驕始開路歟未傷其美當如拜賜師自信終千里
孤燈照此言寒淚落圖史

黃鶴樓洲別無傷

戊辰

卷之二 五言古

三

明月滄方舟幾來泊江夏黃鶴與晴川展得亦得
日見子不習氣香鬢斑斑馬卿縹緲笈書而況肯
弓冶微名賺我來足驅若天假雖則著就閒靜心
各已瀉高不攫世情熱亦歸風雅久無崔顥吟思
君同白也新詩愁落花畏向春光灝江香若爲思
憑樓絲飛瓦

王子雲又夜至武昌月下呼予就杜于皇賜
子雲談鍾情事不成寐作詩

別子如新愁望子如古處分携雜佩言我獨在羈
旅返棹沂流充問君欲何詣江上多友朋心返嚮
兒女林鶯漸老成春事傷離紆不如情淺人未覺
今宵楚風雨洗悲歡月兗照爾汝

鄭州道中遇風

己巳

昨日清明風落花猶可數早起出城隅杲烈如秋
午習習起青蘋蓬蓬壓高莽須臾到眼前乍聽頻
鉦鼓如倒黃河流如燒咸陽堵人聲幾一驚僕馬
成雙普依偎問前途隔城二十五心悸失所爲觸
驢疑觸虎黃埃染布袍掠之得救料予家大胡南
素與風濤近疇昔遊間中凌霜嚼邊鹵亦有五莊
丁亦有萬強弩智勇不得施風霾捲塵土祝轅避
險行安知平地侮寄語林阜人莫更疑巢父

賦得秋夜聞琴和諸公節課

己巳

萬慮坐秋宵靜寂無起止簾露月上承枯桐發幽
理我心波中迴若爲音聲使步月兼步琴韻

隔水清溪入霜華空勞辨絃指兼葭蒼苔蒼於香
憶彼美談懷托素商下背濕絲履願言報黃金
風報君子

報同寺兩松

何山不種松何松不為柯獨此雙石屹寒雲靜相
裴披隣同胃腹排似無隔我倪仰暫相求氣勢翻
然左現彼龍奔身參頭依佛火矯矯度塵劫意若
警庸頑居然十八公並讀阿羅畢上振海潮音龍
起不敢望皇圖萬斯年奇節尚擔荷

出都留別門人廖道心

三年客長安所願惟求友長安收名人古道棄如
帚我自愛肝腸靜中辨心手識君當去秋聲聞已
相偶畏才兼畏名一揖良不苟察子神氣堅默默
向予剖鍼芥謹一時過此俗紛糾春夭堯李華我
病若秋柳感汝意氣來倉卒投瓊玖神明換其間
騁然飲君酒連床兩月心書聲出窓牖疑義行古

今晨得未曾有餘觀雲夢奇子才吞八九況復此
年少勢亦具童叟懷此真愛敬思歸數迴首勇忍
割子行還家重將母願言各努力相戒在卑且皇
覽四部餘眼光宜約守尚論如擇家望氣樓一厚
以茲待風雷鞭山山亦走離竹脩此中但聽雙龍
吼

書贈顓和尚

顓師不論顓欲以顓為字破衲裝寒允喧靜若無
累結廬人境間亦有深山意菑菑兼菑菑丘壑略
已脩能使孤高流烹茶終日醉客公伸脚眠栖雲
礙其睡我觀真禪和了不為佛事微哉中酒人扭
着獅王鼻

一燈沙彌善琴一燈者吾友闕躬公之所字
也躬公既為字說復索我作詩足其卷

世人在塵累任復思為僧我觀禪頭顱出家如未
曾飯飽擊空鉢機鋒無一能更之俗趣重似愚

雙峰山山腰寺寺在雲霞間
茶香亦佛事莫因
師愛僧教汝無絃琴字汝無盡燈聲影汝自覓秋
光留古簾

冬夜寄武陵姚綿子時湖北地大震

孤峯看秋雲子作秋雲主幽探若未闌遲之待霜
補紅葉洗山容出門帶香雨然諾負菊花愧向霜
林數松際扉屋光隔湖閉深戶異哉川嶽心直使
六菴舞著書多未成翻恐响樓廊古來經濟人豈

集卷之五

七

獨憂鼠虎念子多幽居懷新待參伍人月影到地
關心詠梁父

春日客武陵逢職方廖鍾巖偕伯子遠心招

遊枉山至八方亭遇雨投宿昆廬閣曉霽復

步龍潭塔院有作

王時

維舟看春山踏青青不斷全江弄一晴午齋新鶯
亂斟酒餐幽懷入林如始見陵橋逢野雲冉冉遠
飛說松嶺竹亦烟風雨來山半高閣閣峯心

空香倒綠天淵衣帶紫翠投宿開素
待雨允散吹旭落初鐘生雲變晨爨子規啼數聲
谷曉山情換方潭照一龍古木啼雙鶴再上叢篁
間氣清色已判山若懸茲遊故人堯花岸

路上逢王天唐別去

初夏客路遙共惜烟水好在山綠一村沿路待幽
討君情漸澹然氣力近深老登臨亦不妄哀樂因
自考回首湘岸花十季未潦倒英雄着兩衣豈必

集卷之五

八

求枯槁譬如善飲人胸中貴浩浩君自理孤音予
亦最新抱帆影散中流同出山陰道

武陵別廖逢心再訂秋入德山之約

與子氣誼深誰謂河漢廣半載寄書心雪月亦空
澹迢迢谿上山逢之甚奇想春歸萬里人見我雙
蘭葉孤峰且未離坐待江雨長來去正關情安能
待秋爽

山中寄石昌叔太守

湘非不永深嶽非不承高運會日以趨旬宜豈
勞潭潭黃廡下百物求春膏其崇自今昔樹亦聽
所連翠茲雙朱幘露冕來西曹天子誠四聰選衆
舉於臯卅轂驅天風素心吹海濤纍纍十二綬罔
不敦風操黃當在漢治亦公其器經濟重明濟
察不祈秋毫高深湘嶽內想見君旌旄拜手致師
帥香露宸蓬蒿

楊修翁招同松梵園溪泛

集本集卷之二五言古 九

半舫貯溪光紅葉沿溪上雲吹繞松前入幽發高
唱寒條壓酒尊白鳥飛不讓舟中四五人心與秋
相向

喜中湘周玉到舍以薌花巖再留一日

有客立江干不言何處宿有人前挽馬不知誰氏
僕惟哉樵蘇奴邀子到我屋裡禍暫勿拜焉巾且
新沐舉家知好友欣喜破甌老母語屏帷此土
風度淑卡不剪母髫亦以其藏幽潭深月既沉東

窓足加股雪無米雪文明日巖前讀

癸酉上座主詩

在王太史瑞星 錢公錢坤八吏 汪公卓
張公汾陽人房阿武昌令西河

國人轉舉本房第二卷

男兄但讀書窮達安可測珠先宰夜來耻爲衆人
得士生湖嶽間抱志敢不特天風久弗吹黃鶴空
有翼悠悠十數季慚婉在肩臆所愧非淹留濫被
公卿識丈夫勤感恩翻恐消氣力如何奇遭逢吾
集本集卷之二五言古 十

師手生埴師鑑皆精微鬼神不得域澄懷辨楚風
隲士兼才德獎桐何足徵遂亦當拂拭始爲平生
心着紙纔血色皇哉我師慈此道關社稷拔一幸
苦人豈敢謀衣食百拜漢水頭師恩等無盡師恩
天子恩文章難報國

癸酉臘月廿三日宿京山道中探觀音巖尋

燈樹水歷巖上下古木峭壁高瀑繞響巖右
爲李少雲先生於園懷然有作

名巖近人道其下如烟村
崎嶇逢老衲過橋知寺
門庭前老雙輪一爲婆羅根
空闊覆巖壁滿屋蛟
蟠根古木飽鍾乳色亦與石
渾泉響不可忍騰躍
探其源高流灌千畝小具河
崑崙香雪昨夜消濤
聲逼人竟掬飲泉上下微覺
分清溫巖阿受夕陽
偶坐如朝嗽戀賞弗忍去
出溪松路昏惜哉平泉
後亦不理茲園

秋夜過醉巖麓與馮根公山樓看月

卷之二 五言古 十一

霜輕山未寒氣返如初夏
清落一聲微松濤向人
海隔江明月飛峯高月難下
兩客獨不眠吟嘯亦
不夜落葉滿樓風疑令禹
碑化

宿葉廬同劉朴先杜三作

甲戌冬

江阜多閉門之子無足愛
明月江上來照過青峯
昔幾年方定交敢不聞幽
對今在葉廬中置我惠
地內初步若羣鸞踏得霜
先碎霜先白合離三人

影

金正希諫史招同邵凝山以集
寺乙亥冬

冬霜萬壑陰江影沒將夕
畫舫泛容與不知水光
窄忍風吹燭花谷聲入歌
拍小舟盪槳來蔬笋出
香積村史如高僧城市無
一宅酒深思苦茗同作
虎溪客貝葉啓禪書梅花
落瑤席我與寒河人一
榻安醉覺鐘鼓動林鳥磬
盡東方白雙足踏勞勞
前因悟黃蘗昨夜佛前燈
晶然照珠壁

卷之二 五言古 十二

出齊雲巖門小酌古楠軒下

下山如有思出門數回顧
午風吹不寒小飲坐香
霧古楠下八圍綠若萬春
奇一奇當一峯雲泉灌
其足木生巖末春莠花如
幾度蓄泄巖內音爲我
出山路充響於此分遊者
商太任俯視下方人悠
悠柳鳥兔

響山

響山自延響飛聲與之迢迢
者事致問泉音何聲

黃少卿亦不答耳機聞雪濤

臘四日座師錢太史招同朱孔章譙西湖卽事

簫鼓漾晴月湖山萬冬日臘梅花正繁寒香燦紅
橋橫月踏六橋披文相湖質落木冒殘霞無數米
顛筆欽步師友前春風振衣出

十三日偕昭慶僧湖中看月

兩峯俱不宿好月集霜痕獨自上湖舫邀僧開素

尊所向皆空水環遊如栽村直深月益皎了不知

十三

清溫莫便泊山寺方招西子寬

臘月十六日偕錢開先僧吉明繇炭光入雲

栖

寒雲不歸徑下山衣履喧數里出雪隱隨探泉石
園坦步聚峯豁天竺精藍繁愛僧設碁局更恐前
路昏漸移竹木上爰緣如朝暾俯視十數刹風聲
起松根再度簣喬嶺白惟江海痕松風振我袂屢

題自應門泉落竹深處老衲開茶鐫已失南北寺
雲前前後村時亦見樵牧有屋歸鷄豚野田莎草
淺夕陽無入喧溪邊曳杖影兩客兼一兒慈情被
暹磬山空依佛竟雲栖向晚路大扭似飛源

雲間觀海詩呈方禹老

禹修守淞九年不遷而廉毅如一日古人
所難也漂缺時爲松患公廼築海塘數百

丈三年而績成有神功焉往親於海爰賦

此詩

十四

天地之積氣乃在大海端日月盪精龜潮汐從兩
九濤來如萬馬蹴雪成峯巒魚龍盡宿惡不暇爲
波瀾海門有時裂素田無時乾淞漕十萬石誠實
如琅玕半吏化精衛衙士徒辛酸如何三四載海
岸獨不剝豈有秦皇鞭驅石爲海關方公真古人
至潔獨苛繁三年舉卓異九年淹一官築海竟數
里素柁陰且團潮頭不用射在苦神鬼安以茲推

物一... 舟... 山... 水... 落... 久... 立... 竹... 髮... 寒... 歎... 息...
復歎息賢者良獨難

訪陳君公先生山居紀事 有片 丙子春

維時春莫來客雲間煖日輕烟欣然具艇
迺邀馮木公莊玄客往見翁繫舟入林
覺風日之氣亦復有異翁倒屣欣然如延
故舊亟出枕中數篇相示挑達微中旋捨
簾花設酒茗登山臨流與會俱勝竹軒之

卷之二 五 十五

側用古宣爐以水煎沈香甲發山谷老人
書二卷縱觀之其一題范寬釣雪圖其一
爲某郎墓志草葉耳皆遺媚蒼秀屋花猶
爲神物也後入座者趙水部麻衣和尚有
歌吹一飽繞橋上夕陽者則水部之青童
也曲終日八翁相送至舟回望林屋繁星
在天矣歸而尋之以詩

春水綠河干欲往親巖岫青峯如墮雲松篁亦遶

秀香迤修竹間明明白主賓入即頌僊虛相延坐
清書半陰直到床是公割靈鷲酌酒烹簾蔬瓦杓
玉花細示我枕中篇快哉發人履兩出渚翁書實
聖乃希觀其一數百言瘋痕若屋漏想見心手端
爲喜理句讀煎香佐真觀夕陽返襟袖異僧突入
軒悠然烹觴豆有客携藥童臨溪試清奏山深耳
目新林屋安朴茂是日公嗚然微言數往後譬如
一迦陵妙音震羣衆又如吼棘松聲與丘壘就題
知圯上人深心開漢宙健步送至舟意若有所授
河干歸路晚星出草堂後草堂榻且縣再來爲公

卷之二 五 十六

呈贈董思翁太宗伯 丙子四月

萬物貴名壽天地超一因崩壽弗到欲至人長獨
春所以得黃髮慶者四海均 先皇後罷虎開
閣求許麟夫子重當世踐更師與賓塵尾激香海
淵源壯壯才德弗可止安能測鋒鐔明與妙論

三絕倫頗似燕玉局曠達兼經綸無常日
良史入籠皆秀民玄亮抱鐘鼎元氣銖金銀時宰
數寵辱了不驚其神從容總禮樂恬澹辭衡鈞憶
昔款雲間我生之初辰湖南湖北雨種奇成龍麟
大老關氣運一柱長嶙峋猶及禮公足天人師佛
身汪洋墨池水似我瀟湘濱探池得明月歸示湘
夫人還采君山蒲爲公編車輪軒轅若致問春風
起臣降

卷之二十五 古詩

舟入虎丘

兩子

破曉過吳門不泊良有意欲及清晨先入山登山
窺舟行二里餘人烟稀遠翠峻峭立平楚塔影落
無地迴舸過橋東及門恐容易緣溪竹奔幽丹繞
山背出綠陰濃到天小島一峰墜巖之從此登晴
雲洗高寺

和秦淮結社詩時到阮僊謝孺玉尚留白門

半聞洲上有鸞鵲時切并以爲別

五

風日非不深非會非不淺悠悠對秦淮脉脉方寸
轉江湘四五人偶聚皆盡選五月堯渡喧竹枝何
婉變離別歌者酬我心若重離名流激素風即雪
落細卷始欲抽新懷彥會不忍遣日夕旌籌飛小
醉登雄辯禹子亂燈月月動艸花情親迺及歡
意獨妨沉酒中原半盞賊東南方已鮮鍾山自晏
安天運貳未寒諸子誠及時爲樂亦敏颺而我重
懷歸歸歎萬慮悵湘紋百尺餘擬向桐霞展醉臥
日未能吾生徒倭倭

卷之二十六 古詩

十八

與劉止臣復生

明月不妄映爲君今夜深春風動芳香相對聞浩
吟世人學漢魏屢奏無元音酒盡互評駁起繞松
月林生平愛劉向經術能酣沉太乙尚可致胡獨
辭苦心小飲與君論尊前陳古今

湘潭尋梅無傷夜話時無傷還自戍所

湘大及星弊春月聞听花故人及時駐南風上長

涉中流一日相見渾水江怨子仕宦早剪髮
騷騷昭陽無終思小陵無營家作客到杜嶺聞欲
焚五車貴酒爲君解語深燭淚斜十年間治亂稱
急非烏紗袪水湘所出未若海外遐幸不親瘴癘
遷謫猶浮槎從我割芳洲君種五色芽可以壽靈
護可以滋蘭葩與汝排雲叫閭闔東風莫剪故候
瓜無多有太夫人而四十未抱子欲卜居于湘

送周玄應侍御還朝

卷之二 五言古 十九

神魚就雲日久不願萍藻驢馬凌風霜豈能情
草滿湘芳草深乘聰辭故林天 日本靖何暇爲
其霖報國意如此攬轡懷古今三年蓄譙論吐茹
衆所欽韓范盡諫職自負將相任止此一寸丹可
以紆帝心帝心如洪爐嘉謀如黃金投之卽奏聞
元氣從此尉離羣何足念相慶在朝簪

夏雪喜雨黃又謙招同季真翁最集寶善堂

擁抱兒女在側分得沾字

今日涼雨至披襟亦何娛庭戶敞靜穆乃覺尊疊
殊席間抱兒女映壁雙明珠所貴在情話正恐絲
竹汙采菱勝玉飯烹鮐勝松鱸雨過花葉濕香絲
窺盤孟徜徉數斗盡爲樂弗敢逾不然主人興豈
惜千錢沽湘江盛五日開醉待菖蒲

雲間沈母貞節詩

子叔葵未成進士丁恩選鄉試月譜見事
也月行蘇松志中

往昔游雲間流覽雲間志我友方毅城隍心屬幽

事節孝多特書後者趙尤異賢哉沈令母事事
歎喟休文廢且才早凋若秋芙蓉孤五月餘忍死
實有爲養親十指而哺兒百斛淚家世非安昌誰
來邱茲群贈書報阿翁我有死無二一燈照孤孀
手自授詩易傷心詠拍舟慟哭撫遺器可憐玉鏡
臺毀容不更試嘗指范家研此是汝祖賜龍駒日
以驥螽斯日以熾問顏告九原請君張目視門戶
完若誰何心待冠幘四十餘年間未示但如寄豈

忍更冰月得仁如得璫一朝吊作來含笑賞我志
居然古大忠從容成就義從容就義難男兒且多
婉 天子尚風規表章采私謚鬼神護其丘千秋
緣碑字沈母宋夫人冰霜炤天地

擬古贈高彥旂學憲兼寄懷王比華宗伯
羣山不讓嶽及嶽意自平列星不作月傳月光始
盈文章接元化日日風會生假令古學無何以勸
高明鉅公抗經史五緯天上橫春風吹响轡赤縣
成雲英一吹玉琯發再吹洞庭清雕蟲二子激
作錦鏤聲闕闕朱張後敢獨求微名今夜岳麓下
森寒惟玉衡

其二

良工撫朱絃古調清且微正變隨運會忠孝風所
歸豈不貴世好難與名理遙感嘆百年內日月差
常旂飲琴計湘澤仙看北斗稀北斗何以尊斟酌
元氣機像子乞流離沈湘文亦肥作書報王且南

有崇邪衣廟蕭飾出貴水深魚龍威孤桐自作
豈必黃金徽

中湘月夜偶同周丘一石見五泛履小酌至
唐興寺前溪洞迄曙遂成壺樂

辛巳六月

翅月溯明月散笑乘涼風漸與人煙遠始覺湘天
空我情生無端樂爲二子融烟波漸以濶歌嘆當
水中洗盞浮白雪隔船拊青童逆上十餘里月射
巖壁紅巖畔古山寺下有靈龍宮緬思廿年前僧
榻間秋蟲當時諸好友獨與周子同石即最後傳
世誼如初陞仰視浮雲嘯慨良在同深洞亂孤
漁影過雙飛鴻醉臥聽船更放沅花岸東片帆落
未落青山橫曉鐘

周子昭藏仇十洲美人圖索題卽席走筆

修竹影相檠桃花紅樓邀媚媚兩素娥臨風聞香
玉同心惜晚春不語秋波局疑是秦女簫在溪邊
夢綠花間立小鬟流盼若驚鴻疑有乞漿人綰綳

聞斯曲猶哉仇十洲畫理入情俗我情復無端
此秉棒燭

軒轅臺懷古二首

軒皇非貴壽天地難鴻濛雲英化金石物命趨五
銅騎龍下寶山乃在湖水中張樂滿洞庭託言師
崆峒千載闕湖上元氣翔八風

其二

青天巨湖木白日凌丹臺至人非羽翰黃龍目天

卷之二五言古

二十三

水悠悠萬乘跡徒令攀者哀上有寶鼎雲下有
宮霄當時十六相豈無神仙本庸哉秦始皇精湘
求蓬萊

擬古二首壬午九月縣漢川入沔訪章義山

刺史作

湖光瀟千里鑒我不在波玄英流大荒飲我不在
和古今自奔悅靜瀨通竅歌懷新向明月欲往橫
秋河秋河自若繩燦燦明江沱玉堂聖朱瑟面戟

陳羽戈坐令衆青抗金石成幾幾皇四方事從
君恢綱羅

其二

秋煙滿我艇夜策向高流湖波萬頃綠夾听芙蓉
稠楚事豈不赫入此聞歌謳歎息漢沔水照耀今
古猷况復使君才古人聊與倚箋經自卓筆理郡
常輕裘山川亦落楚爲之青雲浮羊杜去千載可
以紆沈憂

卷之二五言古

二十四

席丘採茶卽試烹于僧閣

癸未春

春深溢霄露心如茗葉齊官採尚未盡屢問僧語
低今日弛園禁遂得窺茶畦雲岳麓丘寺石無磨
肺腑生香泥茗柯僅逾尺綠映雪草萋晴雲炤靜
摘送焙幽僧閨高花綠青桐曲房通竹西泉聲此
中沸索衲開茶曉碧若未經火芬過初登篋傾壺
就茗椀雪色侵玻璃聚豈花麓丘寺未足擬秋芥
聊與躋飽啜旌獨鑒欣然歷前谿落紅骨人跡並

坐黃鸝啼湘靈不得為悵望春婆迷

梁谿高太翁借壽六表詩壬午應學使案旂

公微別有序

真人抱玄德學易在龍初含弘納元氣配坤无咎
譽探淵吐明月繁燦同繁繁德星不自曜天地嘗
發舒梁谿世奇節清冽歸高閒伊吕伯仲間素尚
為端居大椿秀巖盤磊落香露餘靈護與之齊純
衆生現屠罔中有漢傳危坐授大慈祠宗起威風

雲氣當何臚命作北斗光開雲為楚書書成告麻

岳岳亦主龍魚以公當嶽觀上邇昆侖墟日月懸

其顛濂羅環其渠高堂在此中借老何容與帝嘗

授公簡金玉為綺麗家藏鵠石印豈獨羅隼旗前

年海作觴詩學前注今年秋作新衡為申公輪霍

為河陽與兩嶽共一堂同聲歌九如

於未閭牘已為林可任太史區責矣以一二

竹常如既覽觀先施之德也

自惜出都別以詩有上而題詩有上而題為龍直作光之句感而識之

生平鮮愛惜實齋惟寸心抱膝懷古人意獨崇森
沈年年朋楚璞豈無孤憤吟此日何真然把卷成
久清先生慧超乘日力細珠林往歲已下拜匪獨
文字欽糊名偶相遭微賞枯桐音時命接純句風
雲非所任公更勤慰撫使我感涕深明月不爰映
桃李思清陰終當受鞭策欣然從受針如何陳子

昂悲歌碎胡琴春風激海若意未棄蹄泮

贈梁翁詩有序

新會梁先生斗輝壯負奇節事類鄉陽經

術精深書成北獄

神皇帝既釋其繫復用之六館擢郡司馬歸

林泉又二十年壽已八袞而聰明未衰好

學不勸嶺海之耆英矣鶴獲見其人讀其

書以詩為壽焉翁亦作贈答詩三章

生平慕江門欲往求絕學運會日以衰摩公亦形
渥歎息來海隅古道已希邈槎枒梁大夫金玉獨
追琢黃髮映日光肯綮坐深握手疏十三經撫然
發韶簡云何入精微曾受雷與電牆洞著紅筆乃
在北寺角憂患作易心饑寒讀書樂不敢注離騷
臣罪無洗濯 神皇啓其誠虞羅開鸞駕迄今
數十年精神抱完璞更老事既疎龍蛇應潛確豈
有黃石公肯羨東方朔願聞辟穀書歸與壽南嶽

瀧下采菊 乙酉十月

溪水廣數尺寒巖覆秋英悅丹翠辟下時被柯葉
橫就巖采其華霜氣紛新晴微波漾馥烈夕炤窺
淺清竟日飲菊水常令羽翰生長歌懷神仙萬物
欽冬榮

憂旱詩

丙戌入兵數十萬集湖南五六月不雨作
此詩呈督撫諸公

杜山灼火雲湘水飲如匹黃埃數尺深不蔽東塵
疾蔭柳無涼颶蒸沙落秋實蜩蟪笑土蘊綿象恣
箕畢毒熱熨清人銀河挽無術憶昔辛未夏
先皇宿齋室步禱閣丘壇雲片隨鑾蹕商羊舞遲
遲亦使弘羊林今年復何時言念徒悲慄三光且
晦冥安敢怨紅日可憐湖南軍拒敵如邊戍縱馬
食枯苗又復督其耕鞭民與鞭龍兩者誰見耶昨
夜夢 烈皇天門大叱叱雨師騎龍來左右持

斧鑕旱魃忘吾言百姓不可災須臾聞雷霆百
警偷逸感此淚如泉北望黑雲出

閨夜懷劉彥升自怡 癸未

小艇扶初梅空山見新月鐘餘萬壑風詩情細於
髮與僧評唱之饑壺就高樹悵人夜未眠寂勝清
機發

愚公樓 翁陵園五詠爲香山何師相作

愚公三園者也樓下爲異撰堂相公藏書

論道昔在鴻軒亮賦詩則時一至其吟風
弄月有然也之意歟公乃曰不如愚之庶
幾更上一層矣

天地不貴鑿渾池惟所爾至人但溟滓尚與元氣
謀物大神理細海岸生持丘風雨備驅策直置縹
緲樓樓中廣成子長揖崆峒秋豈知軒轅後智力
生伊周寶蓋我大愚神氣萬里流登樓弄滄海日
月如珠浮左右列圖史照耀無時休臯夔讀何書
樂本堂詩集 卷之二 五言古 二十九

歎息收綸釣

飛浪軒

飛浪軒花石幽麗而石殊勝三字如蕭齋

飛白蓋 師相縱筆風度亦殊勝也

木葉作雲響石根作雲濤山深物理還奇至將太
何入門但寒山捲畫幃長蘿中有白玉堂疏洞臨
巖阿紅蕉媚綠天黏落生茗柯雲英自勝擲粲粲
凌春波微聞織女言寄意求龍梭報以金簡書期

以銀漢河曲江不作浪風度曲江 多

碧旣亭

碧旣面沼背溪從海門入則先亭矣 陽
半灣綠淨不可唾大似西子湖六橋以內
也

芳風藻波色垂柳如斜川幽香四方來乃在畫舸
前左右若木奇虬螭蟠崖簷長鯨吸一碧勸影杯
中天溶溶鑑湖水海氣同澄鮮綵旣舊時顏駐以
丹砂泉沆瀣不獨酌日夕邀神仙

亦仙舟

仙舟者擬蓮榭也池中多生並蒂而石麟

抱送晚類汾陽咸曰蓮瑞表朕池矣

西方有蓮華華開作金色芙蓉玉琢成何事勞靈
刻天人海上居地湧百千億花身似木蘭久具舟
樅力况復嘗有光相隨在禁直波通太華嶺潮引
昆侖側一葉出海門偶被仙人得乘之泛滄溟投

以雙珠慧髮珠連理花繡若天孫織青紫歲來
常市烟南密

山中荷時宰問遣兒報謁之 辛卯

黃江碧縹緲過青雲浮其端巨靈摩蕪蕪乍見還珠
淵美人姿沁玉手弄滄海九乘雲撫瑤瑟偶向湘
君彈威鳳不獨立意若傷鴻鸞鼓吹六經字激炤
江天寒隄無寶錯刀可以剪我髭憔悴五秋柳曉
能別瘦癯長望朶雲下奇蕙何閒闌因之金衣子
飛就紅藥闌從公乞明珠或復生羽翰賢達應
緯古道籠衣冠天地豈長直漁樵誰老安願覩河
陽花春風開玉壇

戊子夏五旬不雨

夏雲不可禱春莫早乾封西時蕙色悴木葉生秋
容潛夫北窗下鬱鬱隨老農但看碧雲變屢喜雲
氣凝雨過白鳥外微沐灑我笻須臾四陰合覲面
還晴峯枯槁廢復理飲水如渴龍咤奴積徂力歎

息罷晨春我行慰勞苦還聞索軍供五月湘水涸
物理非不凶大吏坐深府轉疑爲秋冬徵稅并三
時日烈天河壅繁憂輟抱甕安敢蔭長松

新秋走筆送劉調生南下寄問郭夢老

新秋湖上露的的蓮花香花前送劉長酌酒中泥
黃遙見大雲山浮青下漢陽上有晴川樓鸞鶴時
翔翔因君致素書寄意高飛鳳矯率天地外神山
豈渺茫君看洞庭月已作海印光五嶽自茲遠

哉懷故鄉

送徐客之復遊竟陵寄懷吳既閑胡君信譚

從臨諸同社 湘索草

非鳳敢辭羅是麟寧得畜吟嘯發地機神理日聞
讀此倘湘上蘭風雨摧中谷信芳當見鋤盜伐及
籬鞠戴盆望晨星隱躍見五六孤鴻郢上還仄雲
照幽獨風義所未泯幸不責愚繆高天寄浩歎川
巖烟心目微開延陵季欲乞耶城鐵義介敢不安

古道各散後君更奏雍門爲我寫悲感何時放
雲更得相追逐春草碧江沱夢到諸君屋

還家四首

甲午暮春

未秋嶺雲白四顧生浩歎離家非行役歸來異悲
歡田夫笑相迎意寔含辛酸小孫尚相識牽衣入
門闥兒女各拭淚諦認心始安扶我拜先人自覺
膚髮寒言念生我易未若今日難墮地五十年穀
脫重生翰詎意舊巢壘未敗猶可觀父客更爲王
骨肉新團圓濁酒未忍酌枯梁未忍彈忠孝事萬
一死生情百端

其二

新釭盛滿盃新酒酌滿卮諸孫競相勸幼者將我
鬚出門雪壓屋手抱初生兒歸聞背地泣始悟殤
子悲百年苦情累哀樂集一時乃翁幸生還理遣
卿自持假使魂歸來此哭當爲誰達人齊彭殤莊
史真吾師

其三

屢日衡門下遙看數村雨雖不雨我田心爲四郊
無隣叟枯樵息餘力事塲圃爲我慶生還羣來致
酒脯開顏說時政城中好官府今年賦役輕官軍
不掠取喜公眞賜環小康共行宇餘糧或可貸君
莫憂饑苦深荷諸人言此意類淳古

其四

牆西小茅屋夙昔多清陰雜植葵與柳古木高且
森去年主人厄惟物欺空林六月大雨雹拔木
拔簕我今生放還仰視天沉吟自痛失棲託而復
憂髮禽池柳且未折芙蓉亦能深何意賤奇節轉
令柔者任苑齋旣頽落卑柯無風音長歎藤蘿下
徒傷松栢心

送別虞景高解長沙綬

鶴性非不清或爲樊所攘雲心非不開或爲岫所
枉古來英俊人意豈中俯仰富貴不可無遂亦累

高門召家世朝簪天性並疎爽落落如君才掩映
卿并長聞來宰荒城捧檄乃被強遣信守前良鳴
琴困執掌一旦去此官翛然慰初想放鶴而歸雲
湖山恣長往讀書飲中冷春波盪輕槳千秋彭澤
名賢達勝蹤廣况復兩高堂年齊賜几杖君當著
萊衣樂志故古奏天運苟如斯道貴映林莽相送
匪世情雪照寒流上願言踐嘉遊黃山聽松響

暮春陳長公來郡城聯床有話感弟有述

荒荒古潭城春月照茅屋好友隔季來諦認如未
熟匪疑顏面蒼悲酸久相蓄前年春雪寒倉卒被
窘惡眼見我毀巢赴難過江麓以身翳蔽之不顧
遷者目將濟更狂颺須臾及淪覆聞君呼路人疾
若包胥哭未幾羅織成命賤不可驚世亂鮮親
朋恃子逾骨肉脫膝聊有心細事見真樸遺我丙
穴魚假我春咩犢爲我飲圖書代我謀筮卜徬徨
兩歲間用意到寒谷一旦荷巨靈皎然出溝瀆

石作聯床解衣對新沐此身人也非今夕相依宿
譬如黑風船茲始及平陸當其揮救時是子所仰
祝把手出洪濤痛定色始復再拜謝路人於君返
默肅志節君所憐餘生徒蹙蹙乞君湖上居絮絮
伴荷竹

百鳥繞鳳圖爲蕭祖黃廣文索題

天地弗常閉豈遂無翔鸞當其在丹穴竹實不苟
養往往立雲氣審視青琅玕卑哉羣燕雀積末生
羽翰仰見九苞彩照耀海日九臬鳥自臣妾風雲
何其寬誰知鳳凰意獨立梧桐端軒轅千載下阿
閣想高寒

鵬月廿五日譚錦老來竟陵邀過寒河夜與
雲表林表只負玉章並集念友夏遠韵擬陶
昔所訂交皆作古矣感而有作

二十餘年前日作寒河想風音或不遐屢出輟漢
廣遊屐與公車所至託聲響首尾荷家誥交辭亦

參兩甲戌在長安面受鵲灣獎相期竟未踐天地
遂幽莽餘生始一來交者皆逝往歸然第五公嶽
色獨高蒼皆前諸王壽羅列衛仙掌感歎拜剪石
引視各庭幌觀其星所聚德寔映卿長衰俗得後
交快雪霽玄賞山堂落照深離肅溢枯盎寒河蘊
風義獨不做天壤所以江潭人驢背寒河上

王報菴省元中歲奪嗣傷時之亂不仕癸巳
秋五十有七兩姬並舉子丙申春邀予過桐

三十七

雪堂見其雙壁長曰秋成大曰秋實能攝

矣報菴索言山二歲書之各得其一

天地既大衆萬物辭朱明所貴有頡頏齊而待
清君家舊槐龍葉葉含瓊英元包後更發雙蓂同
時生浴以玉香露並錫秋嘉名琅玕不偶實氣足
百寶成詒穀意如此亦巨欽晚榮婆娑弄雙珠掌
上光盈盈譬如種榕橙三歲具崢嶸世德類太丘
俎豆於庠賢贊人翁醞醞醞醞見醞筆拭目麒麟行闕

帝長勿慚阿翁漢老更

正月十六日全袁特丘譚錦秋采希玉陽乘

直集陽雪巖如居燈宴深宿酌月下移席小

齋賦得明月炤積雪

丙申

條風吹大野林屋媚初春舍舟信步屨相與爲芳
辰華燈密四炤不知湖日湮宿深歌舞出皎月窺
橫陳積素非一色多光寧滿輪乃悟林表雪衆衆
流松筠豈無絳紗幃張樂宜空旻更奏向廣莫縱
飲親形神主人賢豪間雪月來爲賓未覺東方
梅花飛玉鱗

客即乞李太守松茗兼惠砂壺賦謝

曠喝苦弗停春夏如轉軸永日思桐陰聊復得叢
竹發秋喜久晴早熱亦傷煥豈無沱與潛道遠不
可掬乞公寶露餅深情荷滲漉松薜雨前香北源
佐以荆谿壺色若丹砂熟晚波漱玉泉尚

不自烹湘珍重清者蓄江波待梅霖

夏雨無時霖且勿乘龍駛使我泉壘質默然惠與
衆咸此用淵穆

泉惠二泉名

擬古二章奉別劉雲密先生

丙申六月

黃虞丑已遠海若無安瀾靡然事伊周豈知仁義
殘長謹懷古人高山日蒼寒潛水獨澹澹橋立雲
中鷺孤鴻凌霜來相留啄琅玕雖爲飢所驅食必
瑗瑤盤從君飽仁義欲去心盤桓

其二

楚嶽有奇峯獨爲雲所闕其上千尺松亭亭絕
離磊柯謝時英高矣寄皇遠寂歷江上人情親覺
嫵媚春風披拂之坐陰月三四仰視松精神亦恒
彼蒼意兔絲何垂垂琥珀晚乃出嶽雲無常升義
馭時緩轡願言南瞻薰珠隨夢松至

田家詩

東風靜如繡潛與寒谷綠乘時衆草木蕪嶽巒林
泉舉家事南畝耆老營晏眠驅牛趁日出帶露深

畊田東山有生雲漸暗鳴鳩遶春膏固所期但下
莫連綿值雨朝復霽犢力盡疲便志願則如此簞
笠隨彼天長歌一濯足菜飯百花前

童子於齋傍作菜畦

茅齋數笏地屈又依古柯漸看新竹密剪莫除青
莎樹下堪小畦亦復臨池波童子緩經營輕鋤雨
來過雜種蔬與莧掩映樹上蘿紫絲翻芳風幾日
成園坡電勉植嘉蔬秋莫不妨多時畱野僧飯小
捲投砂鍋助我發禪喜間一醒酒歌庶幾老圃
抱甕同蹉跎萬事托蔬木清微吟仰窩

馮山田父

世亂無深山憂來何可測皇天怒農夫辛苦厭
賊山田高入雲人積相負陟泉多宜秋乾歲偷得
晚食婚嫁不出村井春婦能力有鳥催春畊有蟲
促宵織鷄黍時一烹畏客非相識幸是古親隣少
年同釣弋爲言城市中漆慘填塵色高冠白書生

顛倒弄文墨坐食好盤餐輟管報軍國本令記
人輟咄而太息

紀事三首

忠烈劉公祀事詩有墓

蔡本九月獻賊破湖南楚拔君劉公熙祚
仗節不屈執之至云邑之遺林士民謀奮
螳臂相奪賊怒大屠寧破公而去爾皆全
楚大吏呂抗賊聲者獨蔡司李與公兩人

忠烈劉公祀事詩有墓

四十一

耳旋奉 旨贈謚立祠今既數年長公
錫來脩祀事寧故雖餘又重苦賦得無生
氣然談侍御公之遺烈未有不鬚眉張而
涕沾膚者也予適廢山中時長公貽以史
乘讀之悲肅感觸情懷間邑大夫議更奉
正入佛廟與會祠也管寧絮帽方慚易水
之承冠徐穉生芻蒿欠南州之鷄酒潯
里言川當楚夢云爾

忠烈劉公祀事詩有墓

四十二

忠臣社稷衛正氣天地倚國步既難彌留仗斯
理傷心烈廟中鯨縱網迴池節鉞爲之驅兜鑿人
無壘赤磯走瀟湘膽寒劉直指劉公忠孝人古之
真御史督戰九疑山氣欲吞賊子惟哉風雨橫直
靜朱陵圯繡衣就檻車半壁鼓聲死曜日下長沙
意在汨羅水芳烈小瀉江波濤爲公起奪公事不
成成仁亦繇此慷慨嚴顏頭怒切睢陽齒節義威
草莽精兇莽蘭芷常山有令嗣膚髮終歸里公言
振木泥謚爵章貞執千秋屈原廟照耀潭城裏我
嘗拜公祠雷衣薦湘纍今日讀遺篇秋霜聲滿紙
昆陵望廬陵悲歌正遙擬三光倘不淪百世典頑
卽号髡獄雲間森寒來劍履

湖南寇事詩

甲申五月作

崇禎歲癸未鹵寇毒全楚常其破鄂城遶烽逼宸
宇武昌萬奔條州塵接淮汝闕賊犯金陵獻得乘
間舉仲夏黃鵠悲化作令威語撫軍先渡江萬噪

無人拒紅旗入來驅十餘萬士女含皇漢陽門鼓
髮授江清填江咽不流逆氣橫已正湖南血色日
赤盡千里秋幾年尚荷欽公闕民所仇賊始建旂
號八月攻湘州偉人蔡司李獨并張許偉抑而聖
守帥豈知恠異謀引騎哭上關須臾傾北樓司李
既抗節孝廉亦被殺關墜與逆將左右于沐猴飛
儼下縣官迫促冤鬼寒獻賂以緩難死民乘爲奸
販夫與牧豎迭殺宰尹冠驍騎四劫馳焚索盡馬

卷之二 正古

四十三

較良繇江黃人教賊爲怨殘遮山似兔且闢人
城關惡少髡鉗奴俘投營盤箭簾紅錦襖佩刀
雜繇華武署爲曹省武名爲武弁濶翻報警怨殺
奪無羊酸但作關西音即得胡越看可憐賢良子
草鞋初襖單百計窺關閤畏爲賊所干華屋戒瑁
牀棄置臥堅紆悲哉衡陽郡賊目捷王官張設僞
守令孝秀祓魯從恫疑五嶺師大掠趨沅龍出騎
雜牛馬別部驅女童奏樂食堅外燎柴焰營中雜

卷之二 正古

四十四

還白銀甲婆娑紫貂龍黃面橫刀飛跳獅如蹲熊
云是西府王自謂智馬翁濟瀉兩水間屠戮遺奇
兇斯截婦孺手委積正腥紅生人魂未復十日還
復東陰風滿我縣也剝客千重驟然陰風黑叱咤
屠章縫章縫亦何辜指作抗逆徒一百四十首冤
橫落須臾怨氣成毒雲大聲奔賊隅軍中自詫慄
比曉而前驛嗚呼此事慘有如秦坑儒云是仲冬
月風雪陰霾殊昏二城壁間人鬼遺千奎在側自
拔鐵官軍得張弧前日溫家兵沿路來焚屠淫
五百里從此蕩室虛怪哉湘鄉兵四三莽田夫乘
間集黨與駕言恢鄉圖無乃撫軍誤輕聽前執女
擅殺恣剽掠強食膳氣粗犁鋤亦載盡燔我書豈
厨迫于明年春逃官稍欲出視察還姑蘇賊去亦
富至公座民間堂下令擒僞職雜弁與豪胥緹騎
大得志痛哉誰防之颯顏役相治幸聞李中丞補
通用撫字太守舊堵公親後亦還蒞泗涕沾切衣

放聲叩忠義荒三掃宮廟拳三箒羅織于時疫且
飢後餽飽前齒斗米四百錢議賑不及施假令花
源來行事多點驚寧人是教孫又奉觀察意陶子
公車冠肝腸痛墮地莽功強近親冤死多異事老
母昇妻兒生得鬼神庇早計脫虎口亦賴吾子智
相見鴻山陰重生萬行淚旬日慟猶懸作書上守
使一請理脅從再請用慈吏恐見兵火餘豺鼠復
恣肆止暴倘不守嶺海武可奇漸聞都門變憂怖
不敢寐世亂人命微詩書日廢墜遇此當如何儼
心聊復記

榮木堂詩集卷之三

楚長沙陶汝弼變友著

男之與輯

七言古

西秦道中寄懷終南山 癸亥秋早蘭草

吾聞終南之山曰地肺遠與華嶽同起止非海非
嶽非人間紫霞濛濛清雪詭蒼麟白鹿紛往來盡
日飛仙拾瑤蕊巖栖絕粒毛羽生多是秦時探樵

卷之三 七言古

子無端虛神走聲名一幅巖泉落塵裏至今虎
牢幽奇悵望中條白雲起我思赤松黃石真有無
秦皇漢武終凡夫胡爲乎萬里蓬萊求不死長安
咫尺空仙都

洞庭阻風懷母 戊辰

岳陽四月增春水湖雨湖雲變嘆喜綠草如烟了
一隅漠漠清陰無起止釣艇全家老洞庭旋捲蘆
芽鱸正御風南風北不感吹阿母何曾望遊子

白鷺行

家雪凡長史署中有飛來鷺久不去既去
復來偶留飲深竹間卽席作歌

白鷺來何所慕馴如家鷄舞如鶴風波處處菱草
腥審此清齋足相托大夫忌機如栗里應接羲皇
卧秋水清陰白鷺無主賓振振于飛亦蹶爾豈知
去復還庭除了然霜影至吾廬童子烹茶向君咲
鷺可不來庖無魚隱嘻鷺來豈爲鮪與鯉高人之

卷之三 七言古

堂如五湖

過延陵掛劍處感悼吳公約去春云云不及
執手

緣柳旌旄沙蔽日我思延陵轉愁疾故人已歿劍
何爲生死幽明心自質那能眨眼負知交寶劍徒
存我心失掛向墓邊春草青風雨一天肝膽畢延
津化龍龍已無今古延陵劍在途腰間劍綬亦嘗
有幾人脫贈如徐吳今年寒食去年夢季札一去

千秋孤對茲芳草思靡蕪

送楊木心駕部主試西蜀

庚午北塞

大義之雲億萬尺香雪丹砂養爲璧驚秋一度匪
不售難得波斯眼光赤錦江自古多異村三年心
血碧於瑰吉甫以後自無敵眉山一家尤俊哉子
載幽奇不可截當代新都亦因絕歎名節義豈暗
長求之此道如磁鐵鐵網珊瑚七十伎此行碧眼
者爲誰楊家子雲尚書即晉輟輶賁往主之絲筆

卷之三北塞姑

三

承恩引青紱冰霜滌腕角無物虎鼠三千命在
君今此身卽僊佛送君酌酒聊復歌草鞋應舉子
奈何屢經品題作時雋司命豈復相消訛所願秋
來兵氣銷文昌武昌厭招搖威鳳山頭爲羽吉聖
燈影裡得珠饒有士如雲心似雪看君撈取月還

朝

湖岳堂成爲中湘周五作念譚友夏去年客
此亦有詩

數載懷湘憶湘雨知子移家庭江潯尋君月亦到

君林輕雨先宵濕花土難有雲光如此堂選置山
川在君戶著書此地吐冰霜湖岳在前不敢舉
家清簡愛深栖更傍高齋構庭廡燕泥春穩一帷
明梅花半閣湘天午我來梅下冬欲闌烹茶以雪
分花苦楚然更興數年思一有神明映寶主桓今
時事敢求安經濟莫須周稼圃山高水深爲汝居
詩書氣足如龍虎洞庭南嶽奇復奇轉向君堂聞

卷之三北塞姑

四

參伍君言卜築偶臨阜萬里風來送檣櫓清
度故人舟亭亭江屋森今古

楊修翁少保招集西莊樓看武陵紅詩

武陵舊是雲霞區此樓能令山水趣深秋萬竇經
霜飽欲挹桃花花所無陰晴衆經爭一午爽氣如
披瀟湘圖丹楓紫柏不知幾平林松葉青相扶須
吏眼中覷朱碧秋光若爲紅先驅霏霏灼灼無避
開倒却赤縣翻蒼柏醉醒共亦與之俱行時所見

昔秋肅東山李白天爲徒前情青峯黛若妹我思
擊碎千珊瑚放入巴陵一片琉璃浸得霜根瘦
紅際秋冬濕不枯堯花何必專其和

初冬月中作

霜吹徐徐來沿舟人蘋蓼好山迢遞青一鏡窺飛
鳥白鳥差池穿野菱天寒水落陰稜稜落雲到地
無一影紅窗闌村知幾層

武陵別姑蘇吳友于將赴北關友于貢南雍

詠同譜云

清秋雲煙落君船與君一拜高湘天解衣放珠照
我磯長才豈獨驚四筵男子負俠不足異詩書氣
欲如山川文章有神交有道剖我肝膽陳君前歲
臘遲予朗水上歲闌風雪生凄然屢直開懷賜今
古高歌醉向青嶺眠沅湘之間雪月內心神一際
形相聯衝寒小艇別江路依依背槳懷風烟細腰
瘦骨各有好努力同整雙屐絃恩報國恩當壯年

手汝不獨朋因緣在山梅花暫相送夢與春先留
子邊

春風行送兵憲金公觀察九江

東風歲歲離鸞寄綠通清湘春弗住功深豈待桃
李言山光水光自情憐送公正值東風闌畫角雙
旌引丹輅洞庭彭蠡相吐吞日月其間盡烟霧此
身如春風兩湖七十二峯迴不足看持節鉞定西
南海上無波敢相怒輕裘緩帶玉花驄虎豹六韜

奔指顧開閣寄廷遠志人江天半晴甘棠路從

將相皆英多每借山川氣相護莫將衡嶽日邊雲
但灑匡廬千尺布春風春風滕閣高秋水長天懷
一賦

張和仲遙徵香海居再泛詩分得補字

簷涌送春春欲午客歸晴亦還湘浦發君沙棠舟
上詩再遊能及晴光無壽觴青簾映幾人坐看雲
處翻歌舞我友寄書如寄雲愛我前遊兼我數不

知蘭亭三日吟其間亦有何人補唱予和汝隔邇
湘楚天半有黃梅雨

閨中秋得月寄懷郭考功天門

明月豈獨宜秋輝秋來好月尚難得今年良夜肯
再圓後者乃與明月值秋月知歸何處樓美人直
坐星河遍開番一手弄天章水鏡分明照香國兼
茂白露吹我懷相思亦共秋充力青峯歷歷江上
頭此宵如在偶舟側

卷之三 七言古

七

朱醴陵索賦深江橋閣新成和吳庸公太史

作

深江江上峯紛然紆青帶碧爭漪澣長虹番卧不
知尺畫欄兩岸浮人烟數葉漁舸亂鷗鷺出入望
之如洞遙亭亭嫋嫋木榭聯三載花陰人醉墨誰
爲此橋二十四能携明月縣其巔上有千仞之梧
桐山名下有百尺之醴泉乍見龍梁駕歷閣若驅
靈鶴填鯨川人人羨吏如神儒太史先授珠玉篇

亦有臨邛橋畔客從公暫泊米家船直聽漁歌蒲
汀岸蔚藍春水縣門前

遊齊雲巖醉宿紫霄峯走筆贈道士

玉屏萬木冬不黃綠巖列閣如阿房巖前棚梅化
龍去徂半猶然留古香蒼蒼一氣浮青玉星月不
知何處先醉臥租疑僊掌天松濤瑟瑟飛玄霜早
起採奇不能待十二樓臺峙霞背三姑五老何紛
紛照入酒盃如瑤瑁道人邀我自崖歸落葉聲中
搖地肺煩君一割紫駝峯沉醉中山千日內紫駝峯名也

釣臺懷古

桐江幾里峯如截紫瀾數尺川光縝漁郎當日着
羊裘掩映青山作簑雪御床熟睡野情橫光武功
成不釣璫廿八雲臺齊列宿客星孤與故人明

客延益堂大醉走筆贈吳虎文逸叟

山翁山翁來相尋愛翁慈慈無市心舅倩老年只

遊戲買島一生惟苦吟手持詩卷字漫滅喃喃向
人讀不輟苦茗十碗胡卓然短影如飛映殘雪我
友齋頭置一壺招翁直宿俱胡盧梅妻不厭孤山
老鴉子還將空巢雛隨人笑罵只忌機天公放汝
出籠飛無憂三萬六千日便食堯花也自肥

閨門東雅堂秋直留贈徐民表伯仲時主人
將應舉浙闕予解纜還楚

庭前登石如登雲石根雨過涼氣氤主人愛客歡

卷之三 七言古 九

數日蓮花亦欲同我贈深宵月出花不睡玉盤
落收珠翠東方漸明歌未闌最樂人間好兄弟
家只第有才華架上遺書舊五車閉門窈窕自丘
壑與人意氣成雲霞我今欲去瀟湘北感此孤鴻
恨無翼姑蘓臺上楊錫心一曲菱歌留不得明日
西泠桂樹秋與君同發木蘭舟青尊高駕別絳節
廣寒遊飲君酒爲君謳六橋明月相思處縹緲天
香十五樓

虎丘千頃雲間上看雨

雨從西山來雲從太湖起生雨生雲風蒲樓青天
之色如沈水古木千章共一聲電光裂入瓦縫明
閣鈴語急片時澹落葉欲代雷轟轟斜雨撲人紅
衣濕山頭有屋不如笠坐看捲雨過湖南還我青
天只呼吸我纔到山山陸離銀蛇石虎爭深奇杳
裏添香更添雪石迤如曲復如吹遊人寂寂斷雲
冷歌吹不明知是誰在應山下貞娘颯風雨闌珊
過劍池

吳江觀兩龍樹 時東吳久不雨

天門日白纖雲黑吹之墮海海岸寒江雷一聲剪
海雲矯矯雙龍掛天闕初如青霓掃水中蛟漸
與河漢盡雲日先下雨先照見龍鱗與龍臆雙
尾垂垂觀者驚多少葉公肯走匿眼前海田如此
枯望汝爲霖霖不得君不見真龍在上觀其臣須
更要挽銀河側坐聽蛟虵向在啼百聲不漕咸汝

德少酒勸龍龍莫驕一滴妨傷稼千億何時與取
壁間校與子春風共宜力

和馮根公周景虞遙贈琅玕女子歌

琅玕女子題詩德州旅店周千搜得之具

詩與序凄艷絕倫如古名手自叙窮驕以

奔俊人事亦甚快云

天公無情當頑癡英雄情深化女兒用武都霜殘

月落貼店裏有人搜得琅玕詩琅玕嫋嫋在香閣

卷之三 詩古 十一

垂鳥不知朱實落碧海青天暗飛竊得吳儂

雪藥名花自矜翻自憐玉鞭直濕齊州烟背即題

壁寫幽事詩成要使琅玕傳一字一句覓覓死聲

聲叫入心脾裏門掩梨花何處尋牆頭竹色如古

紙周郎好奇引燭看讀之未了情無端掌箋刻畫

琅玕字晨光滌滌描秋鸞拍案高吟被人惱獨與

馮郎夢顛倒酒酣酒醒不得眠兩詩亦比琅玕好

携來燕市縱觀之廢盡香奩最艷詞私憐琅玕不

種意操持一身令人疑可嗟乎雪衣冰斷轉修也
破樞英雄亦如此恐君誤認琅玕君琅玕竟是奇
男子

津門留別和康樂金語丁巳

本年送春烟雨樓今年立夏天津頭長安一度花

如雪孤客向津楊柳愁楊柳津邊青雀艦才人年

少官金吾前月見君昨月歸來時似我雙飛鳬畫

舸輕潮風日美開尊設局神明喜素心一寸那得

卷之三 詩古 十二

知木乳交融玉壺裏與君登臺望海門黃雲欲捲

青天奔腰間形弓舊皇賜去歲射邊秋潮痕醉

時請探篋中草我欲題詩避崔顥神駿猶憐隱玉

花鸞皇終不除文藻感此相依重結盟文章臭味

在前生座中古道照顏色未別可憐方寸紫贈我

寶刀壯歸路千秋之心吾已傾遙遙憶君好風竹

明月夢中滄海聲

月宿偕方虞伯李天玉載酒渡君山 辛巳冬

入舟還見君山紫
幽篴聲隨白鷗起
中流風細波不已
笛裏梅花隔煙水
木清沙碧隱瓊樓
明月船廻杜若洲
巴陵之酒滿雪甌
手中影落青浮丘

擬諸翁報秦皇歌

君山寺前銀杏大
十數圍傳是秦皇
所留中裂若炭而
枝葉特盛歲結實
可數石其真能睥
睨祖龍者矣作報
秦歌

扶荒地老六王畢
八百胡光變風日
扶疎小奇蹟

湘山帝子祠前雲
似滌龍舟不進聲
滿空千盡

奇光熊熊山桂愛
傷木蘭泣須臾萬
頃湖波紅微驅半
作光明燭以身翼
蔽千寒玉天吳大
嚼湘雲啼捲起銀
河灑秋綠鴨脚翻
風自少年蒼蒼一
半生雲煙昆侖西
望穆天子海上東
思魯仲連吁嗟乎
祖龍竟受真龍乳
君山作風泰山雨
勞君銜火驅蛇虎
堯時未精軒轅土
不生蛇虎

報國寺再看松歌
癸未十月

此乳有松七印異
此兩膠枝最奇肆
天矯紛地不抗雲
驚起驪龍護珠蟠
黃山圖中石壁間
雲根養甲當蒼頑
燕市塵沙古郁邑
何繇離奇老惟如
名山寧知似松篇
印在帝城裏糾紛
殊林數百年謾謾
清風洗誰耳我來
吟繞幾千巡再拜
寒蒼問松子貴從
遊人春興賒携尊
偏爲海棠花院中有西府海棠最盛皇桓今歲晚多
霜霰誰捧冰天最
不瑕

癸未莫春與既閑
杜三邀孟津大宗
伯小酌

玉泓堂燭下爲予
跋董思翁卷復有
作和

尚書胷中萬象滋
接離騎馬知爲誰
邀來小閣散細帙
晴光一洗春淒迷
匣中各有紫端研
摩挲欲使先生見
題前片石堯花斜
揮觥且得從茗戰
華亭小卷握若珠
飭觀衆目如鵜鴈
欣然細楷盈半軸
超軼晉漢無前乎
庸本學古但願息
荷公相易高天碧
虎蹲龍蹠青贈言
此在龍門增氣色

歐陽可鵬尋泉
印事

嶺南韶石滌雲煙嶺南高花紅木綿陳家東臯兼
此勝名花惟石尤可憐引池勢欲爭溟渤虛閣搢
將碍碧天天青海白何縹緲登樓遠見羅浮小步
步珠闌雜素潒凹凸雲根割昏曉選置琴尊待倚
遊門前蹀躞飛腰裏飛來玉勒幾行嘶花炤晴空
石炤溪斜穿水榭沾紅濕直上芳臺盡絲翳東臯
主人厭苴醉春酒玉壺君爲携憶昔長安酒樓裏
君誇丹荔津生齒又道東臯第一園使我神馳數
千里此是東臯夢也非手摩鼎九問歐子

采蒿歌和張子尹

壬辰

采蒿歌一儂自理音節煩君撫雲和南山籀龍骨
已養西山古薇煒仙掌蔚蔚香蒿始滿原羣筐競
揜愁無言幾家剥粟作盤餐飢腸半溢如蒸蘭老
人故欲強藜藿爾輩少年休淚落門前晒蒿日已
晡笑我忍饑猶讀書天生五穀不得食終日采蒿
宰有力但願堯舜在上千年豐留蒿作柱爲蒿官

梅嶺逢陳秋濤大宗伯赴行在走筆呈贈

日月不沒天地散繁星向海光離離中原直且那
得知請看輦上乘早雙紅雲度嶺率幡帷三光四
岳增羽儀蒲輪無塵人語伍乾坤正繫公安危十
年讀易齊險夷龍潛龍見衆莫窺風雷久發金縢
緹袞烏新開元祐碑半壁山河將相資廊清何第
組王師溫公入相婦孺婦白麻字炤尊與愛元氣
茫茫赤手摘沐浴日月還其規周宣石鼓文如螭

更續清風吉甫詩吾生猶得逢昌期

詩傳撫軍時念母請告兼爲勸駕述鑾

丙戌

開府列班劍出塞耀旌旗英雄意不愜中懷疇得
知生同徂徠松長同泰山兩兄事臯與夔萍然弟
召虎臯夔豈不資臣隣當時召虎皆因人江漢悠
悠鑒來往祗今獨濟誰嶙峋廻環兩三山愁見王
氣屯豈無古陵母與廢知大倫天鷄遙啼日視側
喚起英雄眠不得洞庭十二舊青螺髻拂齊州九

輝色煙霽風清坐翫餘南陝一曲思歸與更道劍
津龍隱躍慨懷直半登戎車白龍有時服魚服勞
君沐浴還黃屋朱戟開雲接岱宗憑龍一掃中原
鹿不然今日將安之剖君鵲石爲君規功成應得
還慈帏左提調戈右提印飲毋當如在抱時

夢松篇

春恒夢入故宮繞步虬松間金碧歌殘翠

陰拂面藉而敷故有述

夢松篇卷之三十七

道人貴無夢我所期夢佳果能到華胥庶幾識
懷不然率與嵩又或東海涯且得避鬼帝春風臥
茅齊昨在山春氣如蜜月靜花疎枕瑤瑟迢逢清
夢不逢花步入寒松境超逢前有金碧剝落之故
宮驚驚綠瓦陰青空虬枝數株盡蟠攫偃仰作勢
齊我睡雲英灑衣聲戛戛旁有仙人相歎息徘徊
繞奇更西行枯鱗一枝向天直醒時憶得舊黃圖
報國庭前古兩林翠瓦鱗鱗霞飛閣鸞鳳以泊平

階除院中海棠花一丈開時遠矚青松上當時
松兼看花醉歌不避七香車玄柳桃李今搖落聲
道松風亦蕭索蓬萊清淺事依稀夢裏分明化蓬
雀

秋宵述夢

峽州者改止先生也劉郎者吳郡
作夢升也

峽州美人清且妍玉除花管弄雲煙直深碧盤酌
清泉手持秘書使我箋歸來峽口相對眠布帆載
酒上青天黃陵廟前雪滿船轉擢高歌楚竹燃迴

夢松篇卷之三十七

思此合十數年參商世亂如風正秋宵不寐
聊故人入夢真可憐宛如對酒墨池前秋尊半白
多於玄爲言劉郎身亦全率家無恙新歸田知君
久已成播遷簾身殊方殊在淵吳門別駕歸路港
往復念之心憂煎何繇聚首真奇緣夢中消息然
未然長松凋落或再鮮彼蒼豈盡除遺賢東窗待
曙兩蒲簷兼茂夢斷情纏綿

六月寒雨戊子

稻花作實企南薰北山雨來昏黑雲空簷瀑布
殷殷溪聲松聲惡不分燒燭垂簾擬秋氣箇中白
紵重添衣盛夏變寒天可畏前月山崩百川沸川
沸人間失麥秋寒雨連朝稻亦流湖南湖北兵未
休山中猿狖空憂愁

乙未除夕客潛江劉雲密先生招同陸五山
長公瑤光同酌

今夕何夕歲且除蕭然作客僧之廬幾年曉夢
到舍此日始覺身閒如潯江釀酒比醱醑雅俗
好文人書授我酒香使濡墨乞者不辨儲與胥劉
公舊德惜我脫秉燭迎以輕藍興古風素節蔚相
對春盤發氣惟嘉蔬經術當推漢劉向離騷未厭
湘三閭風期千里何緣集不待曉光春已及呼取
江臯世外翁鶴骨稜稜向燈揖曾見湖南繁盛時
却憶王官語如泣翁詩爲林老翁健飯日數升絕
勝神仙五松粒我醉翁飽公嘯然梅花柏葉紛香

入還將大斗酌尚書此會貞元仗公立

柴翁九十歌

潛江柴鴻翁隱君子也年九十清癯矍鑠
如神仙中人長公希王徵言吾年友劉阮
仙唱之故有作

君不見興都自昔雲氣多老人一宿明江池柴翁
九十神骨如雉立飲酒尚記康衢歌平巾深衣譚
太古何必涼風之山與瑤圃手持青玉杖坐受朱
衣舞不使黃庭換白圭安用紅顏饒齒乳侶徒繼
皓罔中見眼底滄桑看欲倦平生抱道如抱珠始
覺韓彭致身賤居然神廟以前人風霜偏得老龍
鱗欲向江潭採雲母寄公與世辭其醉大卽戟手
笑相謝里中自有仙史真劉晨

潛江歐雪巖六袞詩

秦淮別雪巖十七年矣今夏客潛逢君六
袞大司寇劉公約爲詩作雪巖歌

我聞峨嵋之巖雪丁歲中有聖燈常不替又聞峨
山之雪巖百龕積爲絳玉芬且耳人間何意得相
與辟立亭亭風會裏我友笑傲凌滄浪坐看東山
白雲起前有千霄蔽日之長松後有幾露含香之
芳藥牀頭袍笏任生座日日琴尊花事新安榻欲
比丹砂擲蓮葉全舒玉井輪丹砂玉井北窗間伯
向仙人學駐顏每親炙管沈香火暫擁篲書萼緣
鬟渾疑甲子等閒度誰識紫素古情素回憶秦淮
之水堂詩集卷之三十七言廿一

暮春集李太守吏隱軒

公府無塵春氣深小軒素壁開雲林既池欲令藻
魚在種竹已作翔鸞陰郢公退食此中坐不須丘

壑常森森翛然焚香列圖史揖客偶入爲基琴似
與春臺署左有陽春臺對今古山月江風蕭譚塵坡老親
裁記雪堂道映千欲見着字雅能不厭江潭人玉
井翻泉沃蘭荏香草何榮向德園荷君馴鹿如麟
武

郢中途都門李蓮生武陵來洲其贈句

蓮生蘭比奇男子聞典瞳人剪秋水學書學劍皆
天成翻謂毛錐致身耶一朝官闕暗機槍匣裏雙
龍慄不鳴詩與蓉城悲石舅義將滄海笑田橫

城滄海不得意今日龜源亦秦地君出沅江我出
湘座裏通名卽垂淚白也雄才托酒壚淵明老復
爲饑驅平生所病獨磊落如君始欲憐狂夫今人
古月荒臺下莫不英雄色未愚

李太守坐上喜雨留榭吏隱軒同集王方壺

翁精數學治服食因有贈

我昔聞方壺海澗不可見六何太守筵翛然遇安

美鬚看皓且麗日若岩下電手扶太乙藜月砂就
烹煉戲擲月砂丁不爲白雲黃竹潯歌思公堂雨
香直留客臥對清淺聞玄願何如南嶽山中李岩
老得將一聽學希夷

殘鵬客中寄壽魯公季兄五十

杜陵春花平樂酒廿載長安重廻首君年少我才
復奇意氣嶙峋直珠斗滄海桑田徒老成三澁閒
却緣綸手間中天地如奔馬千秋豈盡悠悠者賢
良尚欲舉平津詞賦還當握東野北來大雪未
人聊有冰心爲君寫君不見湖中綠雀不肯肥風
來亦傍青雲飛

樂蔬園白芍藥爲陳筠浦賦有序

筠浦新墮白芍藥三春久雨至初夏始開
層樓千辨訝其殊種芳風散處何如佛土
之蔭荷明月來時正似唐昌之玉蕊而且
薔薇數架擷翠鋪紅如列羣姬供奉白衣

宰相筠浦曰子盍爲我賦之

一春花信風兼雨二十四番花夢苦海上陳蕃榻
久懸客來春去始芳妍落紅簌簌盈苔砌更有名
花待新霽分明刻玉作芙蓉御殿羣芳破羣寐初
春含笑弱難勝五在官中更裂綃一縷檀心寒剪
剪千重樓影雪層層主人驚喜非一狀我亦因之
發高唱左施雲母九疊之屏風右列泥蕪百寶之
步幃翠屏華帳俱可憐獨持贈今之予前花容雲
想羞紅汗月曉風清綻白蓮豈事傾城求一顧
中弘景偏衣素蘭熏雪白幾人同并君羅襪花間
步手持寶餅貯花露

補山堂歌爲卽斐翁作步韻

湖居無山用張君西山云

幾歲南山看射虎將軍無人箭沒羽不堪束手送
餘年一去浮家信風雨森森三澁五清湖神仙郭
泰扁舟孤停槎倚水結茅屋瀟湘一片同虛無誰
驅青峯正如咫尺流雲有聲到人耳僧蹠蹠墨能爾

爲堂中坐看山雲起有時山動雲弗移王人碧落
玄洲真劫火燒空空未腐以意命山山卽補麗家
名獄亦無形麗居士云名山真是蓬萊安足數且
喜連天入草堂歌騷激楚開洪荒五緯不落山蒼
蒼巨梵欲載寧徬徨

逸象行

南荒之獸巨者稱象王雄力最霸摧虎狼逞管慣
從帝御見了與鴉爲同趣附羽廷胥道不教舞坐

食官飭峻墻宇一朝盜賊破長安絕食猶能殉明
王每談此事倍吞嗟何期見爾湘之涯迢迢萬里
安南平驅之轉關爭中華年來蹙踣嶺西城中原
震動愁橫行哀爾自負絕羣力奔殷豈知功不成
左賢橫槊右賢射笑圖大咩城崩渴紛紛羅拜委
象奴象奴附耳相悲咤不狂不馴心惘然空教有
象大如樣迷離無窮見陽雨落鬼重瞳亭長船大
將驢書報奇幾兵屯獻陵京國引過湖南幕府

門使相惟迎撤駕戰李陵百戰會須降爾今莫更
憶激江新闕方出萬峰閣置君禁衛雄無雙何爲
氣索中藏怒垂頭淚落重廻顧南雲大煥比雲集
賜金買酒俱消路真教一醉膽無常願君更學麟
時少

牌存更擬金吾侍禁衛請緩憐憤難具論嘗承寄
言到相幕青來投贈何嫌溫樓船拒足耽湘雨宿
半悲歌輪舞舞拂昇共烟霜波寒泣指江流淚吞
叱知君此意感鬼神別後參帝吳穿字幾幾沈
危蹕問官作中樞曉蒼芥亦有宰相星處山尾
鳳翔共千古天子果征出桂林皮山開持節
河馬獨來赴公難兩將委蕞孤城險在

以下原缺

榮小堂詩集卷之四

楚長沙



五言排律

庚午清明隨楊崑岑太常楊水心駕部謁

長陵恭紀

寒食春方午
昉禋誠始庚
羣工欣有事
列騎儼齊明
薦以寢園潔
瞻如陟岵情
羣華城名連
御苑玉

榮小堂詩集卷之四 五言排律

帶山名倚
昌平漢插
芙蓉嶂天
開白玉京
數千峰

峙立億萬
朵雲橫
莎綠乘
鑒迴梁虹
繞樓賴徑
迴

香肅肅葉
吹響錚錚
鳳翥桐花
實龍蹲栢
子樟分

身繼盡嶽
滙碧木爲
灑九龍池向
背嵩恒立
高深日

月行曆知
千葉祀域
自九蓮城
成祖巨靈
摩

列宗王氣
并考鐘歌
畫善讀弼
德難名長陵一碑

喜過從來
望覓搖隨
處驚野臣
真蟻蛭稽
首慰

平生

庚午春送閣翰孔玉橫先生奉

冊立詔使陪京省其太公

今上三更始
殷雷二月中
羽書清紫塞
龍氣護青

宮芝詔天從
下闔臺日正
曉自南先園
型維獄典

星通太史誰
傳制宮詹此
代崇事兼三
樂脩世折

五經表逆燭
前坡緝雲臚
舊魏公春於
人累月薰

可帝爲風論
道常分漏承
歡想照銅安
車因及老

梓檄暫移忠
果是傳茶得
承將賜錦縫
出朝霞冉

榮小堂詩集卷之四 五言排律 二

冉繞滕旭融
融十八松占
早三千椿未
翁聖明

知野望旦晚
入紗籠

壬午秋讀書版園承

古上殿下遣
賜手書頒送
蘭雪堂新刻
兼致中

金扇幣法酒
賁問老母恭
謝

叢桂想高寒
茅齋隔海瀾
漫傳中貴使
來餽腐儒

吟虛祓開雲
錦題湘壓綺
紉何當稱買
傳初不事

劉安梁苑芬
何雪王香自紫蘭桂金
酬暖膏腸酒

沃勝肝擬托雄風賦應忌秋雨歎陳思才大藻枚
乘和真難幸免操齊瑟無殊飲漢盤王前光古道
錫類及承歡拜首彰君賜矜持奉母看祗疑丹九
轉雞犬亦生輪

起居香山何象岡師相

憶昔都人士文章觀鉅公登堂窺雅頌進履納英
雄大酌斟元氣孤吹入萬風籌兵占綿象講易近
華蟲廿載爲坡漏三朝崔禁功精神身外滿起沃

夢前通主鑒才誠合台階將相同宜麻開穢樂平

蔡讓專弓力定開雲日憂深指蠅螬四時成卽退
一德眷非窮綠野堂初殿青山展自籠坏聯滄海
鑿樓接碧天空飛珥開歌扇珊瑚截釣筒奕蕺漚
水略詩寄少陵忠手日修蘭露懷嘗抱石虹正如
星傳月亦似嶽環嵩起鵲翩雛鳳隨驕殿夢熊商
芝歌采采周黍憶芄芄卽國猶拳蹙憐才及幾桐
書來霞五色念到楚孤鴻更得瞻開閣應忌歎轉

蓬十年心再齡詩白日華東

夏日家岸生大行招同陳元夫陳喬生諸子
携伎泛珠江移尊海珠寺

勝事東觀海開情晚送春鶯歌嬌雨旭珠氣弄晴
濱所謂規格島相揚薦尊舟濛濛濛想花認水
蘭身愛汝乘槎使愁予賦洛神直光孟裏聖春雪
曲中人薄醉還開局回船盡听巾非無江左淚未
免惠連親相梅關飛與荀香維步塵莫教纖月落
來未宜詩集 卷之四 言部 四

聞取入城聞

岡州仲夏招姚轉運鄧襄海晚集何卽中園
亭驟雨

海天翻紫木梅雨暗黃雲 山名 坐見飛花滿時聞
澆酒芬客遲清淺度涼勸碧筒醺水卽吟詩閣淞
州喜雨文且能分虎竹翻欲寫羊裙一尺瀾侵案
三更栢再焚席中文武露今宿洗炎氛
郡城五日友人設蒲尊延眺矜予再生書此

志款 甲午

荒堞新生水茅茨暫寄屋如何過五日尚得勝昨
年病羽開籠後安心墮甌前信狀絲續命往矣棕
投洲喧雜遶軍馬殍殘士女船時官軍南渡北還豈能佳
節序未敢送餐眠但望愁城暗翻驚率野便獨男
應意囑多客故情憐松薜澆煩渴尊解鬱煎且
容閒繞樹深感舊聞蟬莫問山菴下榴花然未然
劉阮仙年兄偶乘小舟至長沙投晤對酌感

歎兼贈之

朱嶽久未晤積雲如待開何緣能命駕猶及見術
孟秘閣新綸賞輕舟古道裁獨行麟不侶廊抱鳥
無猜風雨情何極江潭氣乍回非關衝仗醉似爲
解驂來遂步當時月喚响劫後臺往因多寶外良
晤一湘隈感此數流涕君當恕寒吟

勝善菴修上人率衆受具戒于瀉山用代贊
歎

南塘殊勝地修竹蔭香林梵唄俱持鉢精廬自布
金胎同無着淨定入罔明深法器兼中下傳永揭
古今是蓮皆不染非奇向誰尋寂寂空諸有騰騰
破五陰好將菩薩誠悲護古人心

七言排律

呈贈封史文太翁 夷陵人

長木高山自結隣登堂進履亦深醇門前五奇多
於柳天上瑤華并在椿黃石授書傳孺子緋衣賜

卷之四 五言排律 六

杖出行人隨陽泛宅入花霧種竹垂竿足釣綸南
指一星閣氣運中分二嶽擬嶙峋聞聽社鼓春醅
綠眼看宜麻祕閣新雅社風流名位壽廬陵家學
任和清鳳皇池上森森立好爲申公畫擁輪

己巳十月晦日大司成領北雍同舉六人謝

恩恭紀 時上巳遊管遊殿隨百官午門外行禮

聖代園橋橫棧存天家納陛紫宸尊曙光引象開
雙植雲氣成龍捧午門遊殿儼然陳禁衛趨朝瞻

不肅精覓鴻行創履崇勲德豹尾臺垣直糾論何
意奏名從胄子謬同入對領諸第詔稱選士舉三
舍班次羣官叩九闕祖制新承今日旨賢科翊覺
泛常思欣就龍樓星澹澹遙瞻玉斧旭溫溫齊居
偶爲憂山海國勢方常厚屏藩慚愧書生何所補
欲酬明主寔難言還堂且貴爲周士崇翰從容述
漢官

榮木堂詩集卷之五

楚長沙陶汝鵠變友著

男之輯

五言律

九月過習家池 癸亥

峴首池何古，皋原漢所經。
菊斜霜色正，魚赤水痕清。
獨往爲秦客，孤懷尚晉亭。
秋風不相惜，吹我意泠泠。

長沙久雨

愁緒非爲客，時因久雨生。
截雲冠岳足，捲地組江鳴。
鶯燕情如失，魚龍怒未平。
昏昏隨雀尾，坐對屋簷聲。

六盤山遇雨 陰德縣

到知山可畏，偏與雨相期。
屈折入煙際，冥濛欲雪時。
崖昏人語隔，葉落馬蹄疑。
久矣予懷壯，凄然念展危。

碧天洞一名湘子洞，藍田山水清佳，此中數十里，嶙峋石壁，江淥如羅，方殘雪未消，寒翠撲人矣。

不能窮洞壑，宛轉出諸峯。
空翠寒無恙，輕陰雪始慵。
溪深梳綠漪，山老澹青松。
合有仙人住，予懷欲往從。

授晤鐘伯敬先生後呈贈 甲子秋

公自成喬嶽，人皆傍竟陵。
比來親道映，渾欲去才

榮木堂詩集卷之五 五言律 二

矜淵目，遇全史微心。
注密乘公時注，傍人知相學。

拙不待引金繩。

初夏別杜于皇還黃岡 戊辰二首

平生不妄友，心折自難分。
落落人如石，遲遲汝似雲。
登歌求雅頌，去住見悲欣。
洒淚復何道，相期早絕羣。

何許關情壺江帆，開未開春隨人影散。
雨向子規來，飯草沾晴。思謝靈運還園家舊事。

青梅

入德山

數載看山約扁舟到偶然雪殘乾葉路雲淡養花
天林始經春氣僧方足午眠出山松色暝晚磬落
橋邊

卻門八月既望與李稽箭章爰發米吉土梁

仲木析木公狄諸子復集呂園看月

不能廢昨直翻使得今宵桂露團人氣花光壓酒

蘇東坡詩集卷之五言律 三

瓢坐同秋水淨歌對玉山驕只恐驚天上移尊過

石橋

呂園深直示陳範卿

深直好朋在娟娟靜理增露和香索石寒並月栖
簾酒氣環諸樹花覓幻一層聲光與人影似滄寫
吳綾

闕下西湖

百氣經春足湖偏積水雲柳低宮闕曉花濕翠微

熏浴闌私見喜天空散鴈羣不知酒樓外何樹白
紛紛

客中逢燕

剪剪穿檻去翩翩拂水過傍花嬌語小移壘落香
多淡殿深珠箔春閨薄綺羅可憐今試見冀北有
干戈

燕即贈盧非放

與君良晤始是雪未消時一宿月相映忘年交不
蘇東坡詩集卷之五言律 四

遲風華存道氣疎散燥詩脾客裡結隣近匡牀得

屢移

南湖舟中逢逢溪楊青石

湖雲終日變野水翫然生山意但青杏柳陰難綠
橫宿隨鷗鷺潤泛與稻梁平有客譚噤昔江天空
世情

德山入方亭看雨

沾衣上烟路江氣到孤亭忽雨響山綠濕雲足寺

青徑留冬在翠峯
迢迢歸櫓明日但能霽遊竹更
窮冥

贈會稽桐林宗兄遊參兼懷徐亮生老師

二首

本是山陰客兼探禹穴奇
臭能通止觀腹不碍時
宜待雪去看嶽食英來杖藜
誰知彭澤後千載共
風期

相對一玄暘宗風貫道流
微言清似晉高性澹如

生處言集卷之五言律

秋徵士柴桑屋僑人蓮葉舟
吾師真管樂心跡莫

同幽

羅季玉招集峽州古佛菴閣宿

青峯到江上流亦兼峽聲倚檻見雲落望帆知浪
輕直臨心一木寒助月三更深坐不能去機鋒擊
竹生

雪霽行湘潭道中 癸酉

北行村雪裡寒已是春寒雲林微山黛烟啼雨

榮寂林幽若壑清
水性猶湍且看前峯霽梅花噴
未聞

賦得春月令人喜

雨沃春氣暝破月仗新晴
江色初正梅烟煖更
生簾歸隔鼓影圓泊衆芳情似有懷相助晨光先
憺驚

乍晴李翔雲招飲維岳臺

名閉春事滿恰趁一晴來
曝燕如輕蝶烘堯可醉

生處言集卷之五言律

奔臺高先月到嶽出報雲開清絕湖南地登臨始

陽哉

山居

山居自然寂所懷良宿多天高澹星漢月轉礙簾
蘿禮容青峯隔猷門黃葉過林頭尊酒在拔劍與
誰歌

風雨行河北道中

風蒹榆錢路漠漠
春色四圍春深難怨雨迢薄自憐

歸芳草迷雲懷梨花饒雪天
夢夢河上客而不老
柴扉

風雨過洞庭

泛湖井一度風雨內真奇色
近浮湘直雲如潑墨
時浪來聲自送帆落影難知
漠漠空天水身心總不危

雨中哭宗伯李湘洲師塋二首

一日宗風盡文章哭已微
叩鐘霜聲寂留偈雨花

飛才德後難繼瀟湘本應稀
衝寒知幾士慘怛送公歸

公歸

公遂乘箕去湖南前輩稀
開尊譚將畧共飯問禪機
手澤尚盈紙眼光如在衣
傷心直臺東人覽倚餘輝

冬霽偕劉杜三諸子遊雪龜峯

泊舟峯亦霽人聲集高標
山聲浮宮閣河身曲向亭
風霜窺蟻展鐘鼓報歸舫
步步松間路飛來衣

上青

清淨寺曉尋譚擬陶客新安

爲君揮瘴寐破曉問霜林
一縷城烟白抵園楓葉
吟世情難暖席客思易寒
砧茗粥聊相對誰知道
味深

乘雪訪程去聞宿延益堂得月

衝雪泛江路尋君若探梅
到門山月吐入座幾人來
僕自爲家政軟將引解才
弟兄千里會那得不

顏開

嚴州道中

山江流不盡寒氣初嚴野
泊紛漁艇遙帆類酒帘
枯河冬雨活濕壁束雲黏
不分多歸思蕭蕭與夢添

練江遊事

濛濛練江岸雪後好溪山
風日返霜氣酒船起碧
潯州將長仙意低停故人
以飯力言先竭相扶順

小詩

湖心亭深夜看月

月明歌舞散，獨享魏子清酒氣。指中出胡烟，橋畔生偶聞船子唱。消得笛兒橫，移舸孤山去。梅花白五更。

觀雲栖寺功課

諸天夕陽靜，一磬梵音規。海上燈留影，宗門唱入槎。空王存禮樂，遠佛具威儀。總被聲聞耳，觀心到

大悲

崑光雲涼閣，留贈覺上人

高雲不到壑，小閣暫能還。漸覺諸天通，應令六月銷。有松音入梵，無木夢乘潮。念汝常危坐，新時擬和陶。

陸文蔚招同楊龍友管待庵，知園看荷二首

爲看荷花出，欣然似入山。徑添新竹小，亭到古柯開。白船薰風受，青尊水氣環。是誰能載酒，二陸舊

雲間

何地求銷夏，名園借竹看。蓮花中白社，黃鳥外朱欄。迓若舞塵客，危時樂散官。田歌聲大好，相對惜盤飧。

月夜集孫堤小飲

何處涼風正，慵呼載酒船。柳邊橋上坐，莎裏月中眠。木濶更求靜，山親方可憐。最宜人度曲，縹緲在非烟。

蘭溪月夜

月薄不寒水，烟勻竟入沙。豈無清思發，感此故人遐。樹杪數聲鴈，蘆邊幾寸花。未明令有夢，何處碧雲遮。

廣信道中

溪山不秋色，暗與客心移。獨自返吳越，誰能忘越時。橋香江路靜，杭熟石田遲。計到瀟湘宿，秋充應似規。

角石

幽意在孤筋少一愁一人風高寒馬背月落鼓魚
鱗橘柚霜前色兼改水往因釣徒俱醉臥醒者獨
傷神

靜海寺觀西洋畫佛

豈必絕人境翛然出世塵不生龍象眼山學後貌
身結臘僧皆定過洋畫有神靜中堪累日莫更待
芳辰

洗秋亭二首爲祁金吾賦

近闕青天迥登壇碧海連獨將河漢意承取露華
偏千騎鳴珂外雙鴈落照前凌雲能自賦何處不

翩翩

鈴閣起崔嵬秋河四望開鷹飛窮海樹屢出接蓬
萊看劍芙蓉動揮珠明月回知君念東寒擬索射
蛟臺

水陸寺

欣然踏春草步入芳樹間選勝得孤寺絕塵如一
山天分鷗鷺碧村受水雲環若與漁蟹熟吾當老
此灣

秋螢二首

偶逐繁星落誰云鴈草餘輝能留靜樹密亦助幽
居寂寂吹寒火便便想晒書十年秋夜伴不獨繞
衣裾

歷歷林塘上秋亮着爾微破荒山鬼泣燒尾蠹魚
老

飛東燭直遊去乘潮雨送歸只應閒視草夢寐得
交揮

至西湖聞楊修翁少保訃公嘗按浙有惠政

松茂公別墅秋舫公遊具也

數月前書問公言病有瘳梵園頻不到秋舫偶能
浮忍憶乘箕尾真成望女牛西冷今直淚不獨故
人淚

決民元日偕馮樸公劉阮仙下雨花臺

登臺候雲物，獻歲發高吟。風日遂清美，冬春如昨。
今拾花游女，步吹笛，聊予心。莫向西南望，椒盤念
亦深。

廣陵聞明之同張百原醉聞潮音閣

春江白無際，爲客起波瀾。布穀聲中雨，曼花憶處
寒。歌從清直發，尊爲聽風闌。且共踈臥僧牀，惜
不難。

送明之還廣陵

卷之五 五言律 四七

河漢微雲滄高懷，應似之閒臨。手坐帖新製，彈丸
詩山水。唧盃日陰晴，緩棹時君眸。多閱世亦羨洞
庭奇。

送楊海門應試南雍寄訊文鐵庵祭酒周巢

軒司業

去機爲花清，明湖一鏡開。載書天祿閣，更賦鳳凰
臺。雲氣綠衣動，人風送懼來。愛君生羽翰，寄意向
蓬萊。

中秋客武昌集董文穆半雲亭限韻二首

擎山金莖露分來，玉井蓮涼且過半。直光只似初
弦，亭在桂花上。燈懸柏子前，山川俱繞席。應得問
青天。

月亦勝今夕，能容炬作蓮。高譚驚碧落，古調出朱
絃。已刊羲皇上，安知堯運前。更須烹雪乳，香露白
寥天。

送羅江楊明府赴召二首

卷之五 五言律 十四

五載福香處，清寒舊汨羅。雲辭南嶽日，木落洞庭
波。詔去金闕彥，時存玉簡歌。文人能治行，古亦愛
東坡。

東坡

使君鐘鼎色，久乃作龍光。冰雪人難熱，湖天服不
荒。抗音循吏傳，選佛秘書堂。鄭重烏棲曲，鳴珂侍
玉皇。
時林義有鼓盆之吟

送潛橋山道人自武陵來卜隱岳麓

潛公真學道，悽愴謝漁僊。
武陵名病未銷，英分孤難。

絕世綠鵲非軒乘息蛟且抱珠眠合到响雙隱秋
光匝地圓

下第別和康樂金吾

天涯辛苦路今夕是離盃明月映不妄春風吹未
開無能干祿去只當夢君來所望先圖駿燕王更
築堂

贈左霍丘

國家湯沐重時事羽書多亦有三都賦何如五
言卷之五 五言律 十五

歌崔應鼎紫艾名犀自燭黃河會看徵循吏高冠

一薦義

出都留別同年成青壇胡孝緒劉阮仙癸未

詎肯離羣去登天本自難力終懸貫莽心却喜彈

冠三子成進士
子落副車玉署歸三士青燈照一寒文章還

勦勉報國有餘歡

十月既望遼湘潭周五同十二弟登鮮花巖

看月二首

是歲十月望月高人正閒孤亭臨水未清梵出爐
闌星野隨高燭江楓比醉顏陶然今在酒誰見路
歌還

與子乘佳夕高巖雲未蒼數年前好客冬月下微
霜泉竇占風氣溪山愛直光湖南俱在眼天自不
曾荒

送金季真歸武林寄張幼青問

曾作南屏客相思何可云念君歸鷺嶺之子抱龍
文笛裏梅花曲宵中五岳墳奚囊如未滿寄得洞

庭雲

庭雲

秋水較書至自朗州二首

美人似明月縹緲度秋河一直幽輝滿三年離恨

多洛疑還舊翠湘復樂輕羅話到烏啼曙悲歌奈

汝何

風露憐今夕凄清雨乍寒悽爐初愛火小浴尚煎

蘭酒重敲紅玉歌輕度紫鸞別來吟更瘦莫不

南歌

惜別江上二首

不分秋雲散扁舟似一衿展茵眠未穩擁髻淚俱
含幽夢離兼合傷心語更慚古今魂斷處方信在
江南

是離皆有怨不敢道情深欲比鵲雙翼豈持蓮寸
心挑無煩絲綺貯豈辦黃金腸斷誰能見秋花聳
苦吟

李詩集卷之五五言律

十七

贈王生還蜀

聞道瞿塘險看天一線奇君將湖海氣歸正雪濤
時震木難傳獨投筒自愛詩雲如管出峽再得醉
湘籬

秋夜同尹洞庭汪涵夫諸子索觀楚王孫伎
制卽席戲爲絕體二首

小山叢桂裏一隊錦鴛爲欺雪花俱艷迴波曲自
長清微湘女惡蹀躞洛神瑤憤與王孫見新妝但

夕陽

朱耶何明艷平生夢亦稀歌能迷竹肉想不定雲
衣羣玉山皆見水晶簾白微座中儂更醉化蝶繞
翩翩

主人容徑造入座不停盃妙物空常曲新名競玉
臺靜令秋碧細紛似月光來爲問霓裳舞人間見
幾回

公車道中屢夢先君子感懷

李詩集卷之五五言律

十八

見昔已多歲連宵承夢言悲難終寤寐慈易感精
魂夜靜霜茅店春明垂柳門吾親心苦路步步念
深恩

辛巳春正積雪和幼調弟

遙空不晦色小閣晚猶凭雪際江痕合風中霰影
騰巢鳥近人樹翳竹遠山燈莫恨梅花凍寒香正
自矜

雪屋雪

雪光凝不度入寶影如月
山而下羅浮夢即
離純梅和靖屋繞筍子
聯帷獨享當云魏踈簾書
未垂

高郵舟中逢蔡劍冲居士偕二僧同泛

曾作神仙吏儵然事遠公
鳬鷗羣自迴龍巖意難
通斷酒蓮中社題琴爨後
桐與君交世外聊得共
孤蓬

贈兩僧

蘇東坡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 十九

失意南歸客孤筇出世僧
偶然同泛楫數夕共寒
燈語浪生機警悲泥渾愛
憎和滿千古月一對衲
衣澄

姑孰逢警

癸未二月江上報援兵掠蕪湖而
下南中大震三江之兵自此始

此地嚴溝壘應知帝喀深
猶王在鎬陣有士如
林積弱難驅戰生離易感
心仗誰祠采石一振鼓
肇音

小舟

風雨安歸路干戈詰小舟
同時羣盜起一夜大荒
流歲餘三星在春深百草
憂江南只解樂今日始
知愁

鵲磯阻雪爰眺於鳳凰山

維舟鵲磯下巡勝陟層岡
衣翠沾松蓋寒香出竹
房嶺無慙小鷲石自異
羣羊顧我同消渴僧爐
且乞漿

惠山同馮樸公史林宗作二首

蘇東坡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 二十

春風不掩袂飄袖下松根
目到平蕪盡雲過震澤
昏落花繁澗蘚疊石接
蘿門天地欲蕭索飲泉聊
一論

心目不暇接欣然客到初
松深難見寺泉貴遂盈
間剡越公谷專名陸羽
疏要知金錫氣山水自
消除 勣愚谷先生園今四分之二

春六日新晴偕雪上人探梅光福寺

落日扁舟禪坐山積翠
遙望煙分縹谷松色含
危

橋橫柳回看鵲登樓已傍窗照人星月滿寂寂古僧寮

宿光福憶吳旣閑去秀州不得偕至

獨往非違約新晴且散愁與僧期野艇先月到林丘緩入初香細雲依大徑流憶君鳬泛泛煙雨郡中樓

繇光福入玄墓行梅花十餘里中

路入翠峰去晴香透笏與綠烟林不斷絳雪蓋方

集卷之五 五言律

二十一

舒嶽署羅浮長波通震澤餘齋鐘如報客聲盡到

山初

送李定夫南游 乙酉時行在南都

春晚裁詩宴江南焙茗晴因君懷隔歲爲客羨孤征賦鳳臺應起驅簾劍欲鳴酒中雖被召莫易調清平

宜春舟次逢雪友人當還安成別去

清寒愜素侶大雪得微醺世路已多梗吾片良有

羣過松柳并近供劍故人分此地開情思勞歌未可聞

雲淙二首 陳秋濤宗伯別業去羊城十五里

白雲山不斷一壑更流雲飛觀邀珠女疏泉避石君谷聲啼鳥變春氣雜花開最是孤亭上斜暉弄碧紋

得不勞疏鑿巖泉竟自然衆清延入閣一瀑引浮

船海近天多曙山深日小年祗疑樓百尺半榻爲

集卷之五 五言律

三十一

誰題

愚公樓納涼獨坐二首 香山相公別業

天地已奔圻淹留桓白傷坐看星月踏夢入海雲蒼菊木旣新汲松風席乍涼如何此清曠時有淚沾裳

高臺塵影靜獨立起繁憂故國成荒服離宮向早秋意傷雲數暗物換大初流燕武無人繼霜鴻莫寫愁

舟次漣上曉聞鶯啼有感

曉夢牽舟入郭愁，軟弱行傷子鴻鴈。影旁兩鴈鳴，
聲不是春山裏。應知楚客情，古來云瘴癘大抵逐
愁生。

漣中二首

桂嶺在天際，銀河落不平。挽舟浮石過，觸浪接雲
行。既鑿通奇想，艱危損勝情。可憐巖壑上，遙羨一
牛耕。

卷之五十五言律

二十三

莊叟裁舟徑林逋，載在船與之俱傲。浪對此一澄
鮮，風響啼猿斷巖晴。落日縣荒荒如太古，胡憶漢
時前。

禹峽作寄朱惟四三首

江逼峰陰直，松栽閣直深。不知鐘隔岬，翻恐寺移
岑。飛來選步從泉石，怡情過筑琴。澄潭今日影落
落，寫秋心。

遙連二十里，無井泉奇聲。蒼崖疑寫置，朱草類洲

衡到嶺雙峰合，臨橋衆壑鳴。客心嘗憫惻，莫爲聽
後生。

第五漣雨止

風雨深宵急，烟霜到曉分。水應名積石，山亦解開
雲。懷古多遷客，經秋無鴈羣。如何韓吏部，蕭索起
聲聞。

衡山舟中逢劉杜三伯仲阻雨二首

亂後驚相見，風寒滯小舸。蕭然衡岳縣，遊者洞庭
波。大雨方迷楚，餘生尚枕戈。夜深同不寐，瑟瑟感
霜柯。

卷之五十五言律

二十四

光嶽避兵氣，雨風連夕陰。兩年前後別，一棹弟兄
尋。此會真如夢，憂時並有心。莫辭開敝篋，燒燭對
沈吟。

爲党弗庵題畫

山閣臨溪靜，陰森半有無。碧筠隨劍擺，銀翰入御
厨。河朔當年飲，錢唐此月留。使君寄奇意，似對北

風圖

湘陰道中聽松

細雨如塵濕秋山驛路中古云湘有竹吾愛嶺多
松翠羽歎虬蓋清音激草虫遙連湖上水蕭瑟起
長風

連宵集章峩山撫軍官舫二首

長歎還相訪才誠竟厭初殘碁誰飲局孤江爾陰
符蔽日空愁嶺驅雲欲渡湖不平聊泄酒一曲類

宋集卷之五五言律 二十五

棲鳥

徙倚江干在相遲共有心一季荷柳盡半角海山
沉誰肯安愚寧吾方愧魯參橫山不在遠霜色滿
湖陰

石塘嶺 南岳路

浙歷度虛枕晨光雨漸微穿雲難日出沾水易霜
晞嶽近峰初沐山高潭不暉松杉兼翠壁滴浩染
吾衣

哭亡弟幼調十首 有序

弟向天性孝友磊落負才氣肝膽照人不
爲苟且幸少我四齡早孤且兄爲師奉老
母同居三十四季敬愛無間遂有閨門
穆之稱壬午冠諸生徵入濂溪院癸未賊
破湖南僞檄舉名士按籍求弟一者弟與
吾兄遙當兩錄科冠不得避予時在公車
市人妄傳某登第督兵出勦且晚至老母

宋集卷之五五言律 二十六

恩禍不測弟抱老母哭三日夜幾喪明
謀佯應命亟匿吾兒與老母入山曰吾兄
止此子吾有三不出何以緩賊萬一死無
憾也迫脅至衡蠟書走江右乞卽公師不
能達賊逮遲遲卒見執身死虔州卽公遣
書論救之遲一日矣嗚呼慟哉明季予自
湖章江裹骸骨以歸嘗欲爲狀不忍書憶
昔楊修於少保則予嘗於四遇西寧見令

弟神情膚貌逼似仲調讀其詩文才亦不
減以爲卽仲調也金豈凡中丞嘗有書云
不佞入楚於山見衡嶽之高於水見洞應
之深於人見仲調伯仲之俊偉噫嘻如二
公言豈直尋常兄弟間哉今一遭喪亂游
魂千里天之報施孝友竟何如乎聞老母
夜哭聲腸數寸血數斗矣一夕念之作詩
十首枕邊風雨靈來尋聲耶嗚呼慟哉

卷之五 五言律 二十七

憐汝真同氣捐予早斷行遺文隨亂盡惡夢入情
傷春草盈池淚秋鴻度嶺霜是才應薄命嗚咽動
穹蒼

平生意氣盛文彩欲過子基酒偏攻火丹鉛每授
書相隨貧十載同學足三餘何意遭離亂爲原一
恒虛

孝友人皆見居家母最憐不畱娛白髮非意及黃
泉出杖難消豈羅珠易返淵老兄千斛淚不敢墮

親前

爲母捐軀出難叨迫脅哀臨行哭欲絕當死義難
回尸卓原無淚誅補獨有才千秋卽令意贖汝爵
孤臺

痛哭途中別歸來夢裏親嘗疑生有用猶與死非
真浪得雕龍譽空傷唳鶴神祗今姜被冷直直血
沾巾

亦被時名誤翻令怨二難如斯傷老母悔不保孤

卷之五 五言律 二十八

寒李白能需嶺嵇康豈受官可憐天夢夢歸視田

羅寒

共說難兄汝時名果冠軍濂溪新作長秋水舊傳

文秋木解各世亂叔才鬼天冥縱盜羣如何鴻雪影遙

向虎頭分弟有堂名鴻雪

哭爾真貴志冤魂去不平淚枯慈母眼歎破友生

聲死事垂忠孝兇頑混俊英傷心泉下路肝膽向

誰傾

爲命符文迫命解脫已爲子金獨子恐自汗中
才緩賊謀乘間臨危耻乞哀不成溝壑志收竹塋
雲隈

生平真愛敬事事欲相師接翼驚青眼同形認白
眉過難追駿影夢尚入狐疑痛定何曾定終年淚
暗垂

元日立春丁亥

雲氣到柴門梅花映瓦尊收元頻獻歲辟氣久居

東坡詩集

卷之五五言律

二十九

村繡佛前扶母獨人內抱孫屠蘇聊復爾蔬水決
朝昏

春雨松竹庵間五燈纂瀉山小志

三月春寒重孤峰夜雨漲淨隨傳添眼閒寄著書
心白足勞香供清機轉妙音誰知枯穎裏祖葉爲
森二

山瀉山路

侵曉出巉岫漸離高處寒霜輕烟汗漫露重日艱

難屢渡疲香水孤峰愛雪巒如何情未竭新意在
蒲團

湘潭周子以詩見投并貽郭幼隗書時盛暑
作對讀其松下艸禿筆贈之

快讀新詩過周郎妙少季臨風吟擊楫勝雪藕如
船世熱何疑暑才貧未信天因君思南鄙人鏡抱
湘淵

病血答人間

東坡詩集

卷之五五言律

三十

世變真難測吾心每易傷宮黃疑戰血辛苦轉輪
腸斷藥迷雞棋齋僧減雀糧茂陵秋雨裏消渴太
尋嘗

終風

終風過數日意不獨驚秋搖落春花命窮繁百草
憂在如多鼎震方穀半天收縣吏忽頒藥吾生殊
未謀

道臺

幾年憂骨肉終歲絕房幃寂莫將無是究親乃覺
非病皆留藥髮暗即枕荷衣只欠孤山上朝朝看
雀飛

寫心

春風感衰柳明月憶瑤簪有鑑難驅影無絃空寫
心返魂香幻美擊節竹枯音垂錯半生計五湖歸
思深

晚霽坐若庵二首

朱本堂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 三十一

晚霽疎林外垂霓落照前小窗澹紅景高奔泄蒼
烟夕氣佳如此山深春自然何如山舍欣得藉百
花眠

田舍深宵雨茅茨返夕陽濕花番更起啼鳥落還
翔世與春陰變心隨雲木荒傳爐猶未廢蕭寂一
焚香

元日禮佛樂法庵

戊子
隨人稱獻歲禮佛向晴雲草屋竹口淨禪龕茶霽

芬法從龍奇論譬似鹿柴聞世亂兼情盡浮生何
足云

山居立春日遣懷

晦昧乾坤色孤懷坐立春雨纔沾菜甲風欲損梅
瓣野曆聊探節蔬盥并減辛平生今日酒獨酌遠
朋親

秋宿

肺病經秋甚孤吟與宿長無人相枕藉勞母問承
朱本堂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 三十二

宸鵲夢驚殘月松聲細落霜前因何處悟戒老僧
禪床

印匣

空匣固嘗在諸童無一存問鐘新劫數金石古離
魂諒不隨羣盜情如散弟昆十年吾好盡長歎卧
松根

闢小齋地得石鐮一枚

石鐮何年物青炎出野鋤楚紫開國策肅慎憶周

書不着土花鈔應知竹節餘無人繼形留空復在
茅廬

添孫 七月十六夜

且有克間喜中宵報老慈露香深子夜月蒲洗兒
時已見蘭重葉新開桂一枝莫愁催潦倒翁鬢未
如絲

白水六月五日二首

此地餘茅屋相隣近釣磯林香吹吟幘竹粉颯披

朱衣堂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

三十三

永野曠人烟貴兵深物命微得閒殊自詫何敢修

忘歸

薰風來徐徐衆竹繞幽居灌木雙黃鳥晴江小白

魚酷從田舍飲卧借野人廬自擬便空腹明朝不

罷書

寬後曉出涪溪

落日曠清野飛星隱暗岑村荒燐火密水涸旱雲
深不測憂前路無端創此心溪邊何處寺迢遞起

鐘音

秋雨二首

繁霜將永夜積雨應深秋有稻難酬稅無綿敢問
裘百錢籌緩急一衲裹寒愁不分謀生拙裁詩報
忠休

風惡悴山容雨深凋菊叢火寒垂濕葉膏繼斫餘
松夢向隣僧說詩求老嫗攻虱來真寂莫不與子
雲同

朱衣堂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

三十四

蒼鷹

蒼鷹亦何鷲刷羽下秋空不瞬覘羣雀無將截斷
鴻自矜搏擊便誰信羽毛同造物寧輕殺徒令怨
化工

虎警

猛虎久不戒頻聞噬衆生中原英物少當路爾曹
橫雞犬皆愁盡狐狸不讓行前村鏡角起未晚閉
柴荆

茅屋

茅屋宿雲膚生雲更滿區鳥聲晴雨變花氣晚朝
殊水釣釣膏直山移谷自愚田園春不啻一任老
農夫

六月寒雨久不得霽有嘆二首

唐寅

盛夏偏寒雨南窓足北風蟬輕風禁翼蓮重雨垂
紅肅殺非時氣陰沉向夜空從人捲湘簾添火傳
爐中

卷之五五言律 三十五

六月時行雨凝寒大暑中朱明翻夜色白袷早秋
風愈伏知何意乾坤莫自蒙得無傷稼穡吾欲問
龍驤

觀刈稻者二首

偶一從觀穫主人情晏如秋深山雨細亂久稼雲
疎作極荒年穀拋殘掛角書數匙香飯足莫更嘆
無魚

龍頭井昔秋白露始西時杭稻農過節雨暘人異

憂少田隨刈盡非種仗鋤留始信閒陶令貧歌不
飯牛

松竹庵三月三日逢子尹二首

切後餘香閣人間擬化城近江雲易白遠市雨猶
清竹響管驚雀花寒欲老鶯勞君雙屐齒相與對
茶鐺

蘭若逢三日花寒到莫春寫憂臨曲水望霽長孤
筠鬼俗誰能祓僧厨本自貧幸無騎馬客白社得

卷之五五言律 三十六

逡巡

松火二首

不分喬松節相投作夜光紡車聲外雨映雪夢中
香古道難鮮剪電膏祇自傷未須論蜜燭涖涖寫
寒衾

人不驚樵眼何由映草堂幾時成琥珀永夜流
黃龍電生焚甲龜靈夢剖腸村兒宰相怨留取關
風霜

山居對雪

獨臥袁安榻長開陶令門欣然成對雪久矣未覩
園玉滴蟾蜍凍松燒翡翠燐梅花今歲早聞說幾
枝繁

元夕宿子尹草堂

始覺佳元夕春山徧月光窺簾修竹影入席倚蘭
香薄醉厭良夜高言信古狂金吾何處放愛汝子
雲牀

卷之五五言律

三十七

石見五貽書分資令所贈金

不見石郎久驚將寸楮書聲如雷斷屬意不盡雙
魚知我貧非泛分金事大殊高情微婉色貫酒尚
踟躕

觀栽田

平原天際綠間斷水田光歌處青隨滿喧時飯正
香掠泥新燕子餉儘老漁郎學稼真吾事閒看到
夕陽

夏旱宿涪溪寺聞雨遽止有嘆

苗枯在較晴晶匕密雲生敬聽空簷滴旋疑過樹
聲灌壇勞夢想抱甕廢躬耕爲共憐僧歎高天迥
未明

雨雹 壬辰四月四日

風霾拔大木冰雹催嘉禾盛夏變如此高天心若
何狂夫宜自訟正氣敢頻歌日月倘嘗在餘輝鑒
汨羅

卷之五五言律 三八至三九

獄直

不逐冥鴻去生將入網羅赴湯心似蘭轉燭命如
蛾易下南冠淚難聽北阮歌獄東爲某弁宅古今忠孝事
歷々感曾窩

陳長公赴予難還家復遣書問

多難知交絕勞君淚復歌每傷麟獨日不惟鵲填
河君子將無獨古人殊未多高天畱此誼炤耀一
湘波

白露

何意潭城獄居狀作福堂悲心齊梵誦厲氣變芸
香吐七書空倦閒七發定先徂來新白露先欲冷
衣裳

江谷尚垂問餉米

急難思良友相看古道疎敢將岐路淚更作絕交
書在雪傾巢後秋聲在樹初溫恭江伯子推食獨
何如

卷之五五言律 四十

憶長兒去武昌

此去良難遣情竅聽爾爲片帆隨鴈空匣仗筵
龜雪裏誰家客人間失路兒在來頻見夢翻似未
曾離

釋繫後荅郭幼隗兼有所規二首

桓應焚笥去狂夫痛自懲不能隨毒鏡寧用惱蒼
蠅命豈以張儉書當恕李陵莫須觀過論吾欲貴
無稱

踟躕高天久君猶早鏡機全身雲外欲將母笏邊
屏痛定思何益名輕謫自微倘能真用世莫厭飯
牛肥

六月十二宿江干十三曉渡

生還初不意今日渡江真卽外鷄聲鳴河干鵲語
頻日歸宵有雨既往事如塵遙望柴門下悲歡未
忍論

放還過郵亭荷老嫗垂淚設具

卷之五五言律 四十一

郵亭繫馬柳歸客最傷神未免羞山鬼何期感路
人伍員寧諱乞漂母故憐貧此意應強酌舍情且
未申

到縣

夕陽過驟雨廢堞倚疎星尚記雪時渡宛然昨夢
醒立沙疑鬼馬還縣訝仙丁幾戶蕭條徂來看淚
欲零

甲午十月晦日初度時候 古郡城感歎五

今歲真生我蕭然得此軀
鬚眉全忍辱心血迸愁
枯海逐情田變天留石戶
愚誰知懸矢日翻幸脫
張弧

不宜生晦直老矣歎微躬
學佛知窮子微天暑放
翁浣松霜與雪損木日兼
風未忍窺雙鬢顛毛媿
舊銅

平生厭一室誕日半他鄉
何事羈荒郡徒然看屋
梁五旬餘禿髻百折繞劉
腸自笑誠蒲柳年來苦

朱夢澤集 卷之五 五言律 四十二

傲霜

十月一冬盡小春終日晴
坐看湘水凋梅向未流
生鬢豈苦吟白身因大忠
輕兩年傷歲晚最是此

愁城

多難兒嘗在稱觴夢再圓
餘生增一度庶事勝昨
年霜橘悲懷袖時蔬感几
筵古來東海上惟覺幼
安賢

還新張江口

江岸人州廢漁磯草木深
刈薪欣有託天地似長
陰無處詢前輩徒勞辯
舊林餘生還數過未忍賦
愁心

雙江逢船叟話舊

遙識墟州處雙江焰白鷗
幾家疎莽住孤寺劫灰
留隱隱但樵路潭潭無釣
舟聊逢舊船子悲歎話
餘愁

泊磊石念與吳羽修別

朱夢澤集 卷之五 五言律 四十三

湖情向冬肅客夢此宵分
水盡西浮日濤連北重
雲去於歸鴈背泊與釣魚
羣何以清無寐懷人涼
月紛

客潛江雨夜被竊明晨逢雪自笑二首

自笑江潭客僧寮寄敝裘
誰知窮鳥入更費盜狐
謀風雨資祛僂烟霜隱竊
釣十年貧已劇遭汝不
無愁

薄遊多難後所至但傷神
豈信蘆中客還逢梁上

人無衣將卒歲有雪欲侵晨始悟陶元亮柴桑未
是貧

客中被盜荷劉雲翁先輩李兼山年兄脫問
稠疊不覺形於歎詠二首

蕭寒正今日雨霰頗停飛白壁食誰實青瑣臥亦
稀慚人非祖禰累友門同衣到此惟增歎思歸未
易歸

出門人盡勸心畏世途難網後存魚服珠前避雀

東坡全集

卷之五五言律

四十四

彈君方哀志氣益欲補貧殘報李何時得依劉且
未安

雪中赴竟陵吳既閑湖居

相望知非泛衝寒值一來君家雲所覆我興雪難
迴却曲調猶古湘絃聽莫哀十年心與目幸對兩
湖開

喜胡君信年丈過既閑直酌

坐擁東湖碧斯能不愧登閣尊親鄰架看劍就延

陵薄雪當時似故冰與在增荷君遂良觀相對盈
峻嶒

同既閑過君信予留楊青玉軒

水木清華處蕭疎見草堂匪勞投飲輅徑就讀書
牀世好通雍穆玄言入慨慷高軒帶星去留此慰
寒光

留青玉軒逢雪讀君信詩長公嘉言文

東坡全集

卷之五五言律

四十五

一晴生雪後再雪及朝聞留客不教去主人如更
欣水車驚選句玉樹照奇文未盡垂簾曉尊前宿
凍雲

潛江歲莫

爲愛潛江水相將歲暮留耳喧簫鼓急心入竹簾
幽何以無多歡方知得少求故園兵未解曾似此
中不

元日客僧樓有感二首

丙申

潛江春自好小閣度年愁詠共僧游梵食當古薄

遊風流空記晉意氣吐依劉素酌屏蘇酒無鱖乞
五侯

一遊淹歲莫遙想寄長風元日諸孫戲幾年遊老
翁累人慙短褐厭客感虛鐘回首秣陵路書雲聊
向空

庚辰同阮仙諸子度歲自門

走筆題清隱上人冊

衆清依水木小隱得江皋但有出塵想應悲欲累
勞生公將聚石船子未沉舸好向寒巖去迢迢覓

卷之五五言律

四十六

洞曹

郢中李丹子屢過香嚴堂書贈

蘭臺非不古王氣黯然餘惟子稱良友平生好異
書詩謀張楚幟飲暫過禪廬今日石城下誰當辯
二胥

郢中春莫瞻拜 純德山陵志感二首

一自龍飛入橋山此地崇大瑤供洒掃禁旅護菁
蔥切壞天隨老戎生地返童湘紫寂悲咽不敢泣

遺弓

臣是傷心客悲歌松柏耶模金開盜尉改玉哭誰
家呵禁存天鼓

昔賦攝陵爲雷
震數人而止

樵蘇絕漢槎黯然

香案下僅有寶塋遮

出安陸郡

時松公諸神相送至丹

平原初散客野漲未秋江相送添高旆將迎獨小
腰歸如尋鴈塞泊偶得漁樵回首石城郡懷哉出
循邦

卷之五五言律

四十七

客中聞張子尹盧復卽先後一月間並遊京
悼不勝詩呂寓哭二首

張籍文殊雅盧鴻性絕塵別時俱是病春後已非
人二豎縈雙仲孤生盡一身

二子俱
乏嗣

傷心江上客

鳴咽哭朋親

二子嘗愛我園扉死未然誰知驂脫石翻慟劍歸
泉遠夢辭寬快遺文想淚滅澆墳苦流滯悽惻廢
吟

出安陸留別香嚴堂諸衲

上蘭淹累月落葉憶湘江
乞得華嚴笑留題寶所
鱸九歌辭雪國一榻懸雲窗
爲記重來約庭前小
相雙

夢殤子

別汝僅能笑死時殊未詳
予時被擧家皆隱痛隔
歲始知殤燕玉投何幻
羊鐸探莫忘夢中頻入抱
翻爲獨悲涼

卷之五五言律

即中再得長兒書勸歸皆自潭城發二首

郡裏數行來僧扉兩度開
湘魚趨漢疾山雀怨人
哀况說秋宜秣兼爲野種梅
應知能養志忍不副
南咳

湖南今漸遠念汝復歸思
且得寬于役猶能食自
怡陶潛黃菊徑束皙白華詩
莫負秋山紫看雲醉
倚兒

贈酬道人竟陵徐遠之太中丞子也避世以

終日不飲酒云何得酣名
欹斜濡竹醉在怪寫山
紋兀兀忘機事欣欣入
画神中丞業不墜正在獨
醒人

仲冬望日訪陳長公值其視魚湖上留茅齋
待之對月有作

不忍謬佳約兼乘霽月來
漁梁空雪水鰕菜足冬
醅徑造非看竹相逼且命
杯主人應罷釣早晚踏
歌回

卷之五五言律

四十九

勝善菴午睡

小睡香臺午還開靜者扉
窗虛雲易滿竹密日難
暉看烏銜花落逢僧洗鉢
歸田歌聲起處歷歷有
天機

送劉止臣還南昌應舉

三十年前友一千里外來
我生偏惡夢君老尚雄
才勝事龍沙起離情桂籍
催滕王新閣上應借一
風回

劉鷟儲以兩詩竹扇見寄傷予被盜之創和

韵感懷二首 丁酉

得書殊不意莫謂淚無端萬死身仍在餘生老未
安嶺雲新剪寄湘竹古燭斑每數知交盡君應共
一寒

共樹浮名的偏遭衆射弦文將慚有塚盜亦歎無
瑣濁劫珠沉海灰時火盡天那堪思痛定吟此復
愁眠

秋熟喜雨

日日望涼颺宵來暫入帷營然成曉雨頃欲爽詩
脾獨雀梳還浴高簷着漸敲莫教雲葉散更向草
堂垂

長橋感懷和張南軒先生韵

此地增悲慨何人詠石橋南軒誰繼起北宋久驅
搖今古雲過鳥山河月影樵豈知千嶂裏遊社有
嘉招

宿馮山塔院全蔣侯陳王二年丈

投策香林晚空山異見聞峰規臺上月竹掃塔前
雲絕壑鳴騶響殘碑瘞馬文不知霜氣冷茶話到
宵分

八月晦日入村居宿岳溪寺小雨

半歲不出卽秋深始入山北雲投寺猶似鳥到林
閒梵唄心畋地溪聲舌本閒未須愁值雨正待浣
松顏

九月八日登黃檗峰夕陽美及暝而還三首

偶作登高興孤峰到日前直窮黃栢境堪問白榆
天碣石環雙景光音麗一禪囑哉成坐眺秋岳淨
無烟

最喜絕人境空中一振衣雲泉俱在下山殿迫無
依俯瞰橫秋翼平臨落日暉今年霜氣晚木葉未
曾飛

半日損躋攀逢僧一笑閒此峰真拔地無客數登

山負汲青冥上懸燈碧落間欲留恐風雨乘月尚須還

還村齋自喜

久不到茅齋歸來日夕佳芸香還在掌山翠欲援
懷野興如新特牢愁自遣排古人真靜諦日用但
無乖

坐雨

那能不厭坐春莫雨廉纖樹濕鶯愁刷花泥蝶夢

雷藥嫌翅石蜜書欲緩牙籤何處堪垂釣新波日

恒添

中秋小恙望月簷楹間兼懷前秋客潛連夕

飲劉雲翁阮仙年兄家

幾年今恒月得此最無瑕獨立茅簷下聊看佳鬼
斜病餘天搗藥秋憶海浮槎何事增懷抱伊人水
一涯

榮木堂詩集卷之六

楚長沙陶汝璽友著

男之麟輯

七言律

藍田道中尋輞川 癸亥

翻到藍田憶輞川，韓湘洞口立秋州。人間最是仙踪幻，風景今從客夢回。瀑水巖花遠城市，草橋沙澗抱林泉。溪山信美流詞響，試問漁樵總惘然。

卷之六 七言律

一

懺心寺授昭楊修翁大廷尉適李湘洲師不
軫餘謝石驂諸君子並集竹林坐論時命吳

飲和簫 癸亥七月

寶所幽篁永日颺羣公風雅慰調飢人如烟岳焚
香坐僧隔秋雲煥茗進竹肉共尋歌變節編鈴還
聽論匡時歸沾蓮露應忘暑此意欣然勝問奇

月夜泊岳陽樓懷諸同社

坐待金湖光漸平，一舟離思迥然生。樓歌滌月微

成志早賦詩，暫有聲孤客意尋魚鳥靜，吹人懷
動水云清。近家轉欲憐朋友，此念細心未可爭。

洞庭秋泛 甲子

秋半看湖湖始全，空青涵映混中邊。水無盡藏難
爲海，日有容光乃辨天。橋似馬來時出隊，雲隨鴉
懶共投船。快風過眼迷前後，何處看山翠一拳。

七月十六夜楊仲脩李懷明携酒過江園看
月卽事 乙丑

卷之六 七言律

二

無懷看月亦傷神，今夕秋輝意乍親。旣望遙當秋
七月，揮杯兼得影三人。逆中貯酒沾紅粉，竹下酣
歌叩碧筠。漸到曉烟醒酒力，妙高峰麓下璚璚。

武昌春雪 戊辰

暖氣新催堯李融，瓊瑤一夜凍芳叢。花邊去似探
梅日，柳外斜同落絮風。片片著羅成丘山深，深到
奇隱千紅宿。樓銀界尤殊勝，掃雪烹茶二月中。

百拙任招賦海棠

一日芳華出白海棠花氣倦深春半酣吸露蕊
香夢全現凌風洛浦身厭薄絳苑紅是婢靜掠清
思媚於人吟成且待高燒燭醉盡陶家漉葛巾

夏陶雪凡長史招飲衙齋卽事

圖史茶香事事芬蕭疎朱印稱秋霽人猶龍性官
兼隱主自陽閑客不羣半日催詩亭上雨一家持
贈嶺頭雲移尊更就南山綠光影孤高得似君

詩大宗伯李湘洲老師

先是公以忤璫削籍日惟纂注內典時

崇禎登奎召川兼爲勸駕

亭亭如嶽長山川鐘鼎精神閱大年豎手自將天
作眼全身誰與佛齊肩臯夔人係虞之際經史功
深宋以前中外概今頻繫望見龍占應在情田

武昌之楊水心先生時以計典失意詩見示

和韵之一

客是眠處有花陰坐裡書床對玉繩家世事常傳

自鳳人間聲每學蒼蠅暫開五色天需石却付孤
懷日淡冰莫似惠州蘇學士宰官身卽現高僧

里選後送督學虞素心老師擢南岡卿二首

廿年仍是著書身散作公門無限春山斗有雲
避嶽湖光無怒水如人天將此道開三楚帝曰惟
卿叙五倫何處齊驅多上駟南中新用九方歎

其二

六龍今始挾風霜侍從應求白鳳皇北斗在天分

武昌房星乙夜繞文昌孝陵舊御皆淵塞同命新

猷卽拜颺楚士一時饒作賦報恩還擬荅思皇

武昌別王子雲時以尊公殉貴陽請卹不報

三月鶯花楚甸晴王郎唱罷卽舟行交惟古道難
今日腹與時宜料此生鵬鵠緣深悲作客鯨鯢誅
後尚論兵把君長劍傷君別寧問誰人事不平

逢杜于皇出其詩喜而有贈

看君澗步向詞場年少何人得頡頏塵尾玉浮無

得辨等身書，迢自然香交能滌我。如秋水遊不依人，只野航相望十年成。老杜時時題寄上瀟湘。

渡黃河北望

春深峰色渡河昏，遙斷秦關作孟門。自此有山青到闕，不能無柳綠成村。晴烟漠漠吹沙氣，孤鳥翻翻破野痕。盡日太行燕趙接，聽語疑有國風存。

送御史大夫楊修翁總制三邊之一

長安棠杳舊迢迢，公曾爲西安令千里盆香西出朝。天上

雲霄

袞衣親授鉞，門前繡斧侍垂貂。單騎去似尋山水，雙旆餘將定薊遼。念我送公惟一拜，亭亭儼掌隔雲霄。

七夕立秋巳巳和諸公館講

新月臨河好照眉，一分涼氣正相宜。橋成巧度人間節，梭冷初虛織上絲。鵲子復還行有露，牛郎秋到以爲期。不知誰作催妝賦，桐葉先題第一枝。

上巳丘子康還諸城作詩及梅卷別我時尊

人方伯公在紫相送潛然也

露君心血瘁於烏紙上，梅花淚所圖傳浪鐵將。願題纒紫書未咸，咸巫蘭亭已已懷。何盡海國決，決氣不孤我汝交。情肝膽在尚存詩卷在危途。

庚午春昌平道中望

皇陵恭賦

禁城下柳照承黃，遙望諸陵接帝鄉。西爽翠連

咥，峒外白浮泉到玉河。長地經烽火，遲遲綠野合

春雲冉冉香行過，畫橋流水北

青處是龍藏

題撫松國爲武陵王少維

太常公叔子

君任枉山如輞川，讀書一室生雲烟。松籬倒壓孤峰日，春鳥醉啼雙料天。画省舊囊有枕秘，素琴在匣無鳴絃。應知鶴筆脩然客，不是人間枯坐禪。

薌花巖看雨

生到潭邊春亦陰，峰峰生雨不生林。絮雲能斷橫

江忍髻柯先翻絕餘深聽入茶鎗沸不辨路聲
徑緣初沈亭前半日看春變晚霽疎紅上遠岑

楊修翁放還重理松梵園集賦

竹風荷露不能寒并入君恩樂事寬醉白偶煩披
老記名清無減令公歡學經憂患空明徧性至弘
慈寂莫難幾直論兵成縱飲此心那得付漁竿

未武陵令中爲陳芝臺師高弟予偶客溪上
荷其見詢授以詩

卷之六七言律

七

立雪充中前後承見君心益折餘輝玉惟溫果能
兼德龍不高深自有威坡老湖邊公事靜臥陽門
下衆材歸賞音尚婉焦桐樹拂拭黃金十二徽

呈觀察樊致虛先生講學武陵二首

半生慚悚意難陳獨潔從師領此身獨有水霜心
閱世徧將金玉氣鎔人根無中下皆公樹學到高
深絕比隣請事十年方下拜威儀已得異凡民

其二

道兼經濟學兼功高澹能令海嶽空到處不言谿
壑月坐來無隱桂花風四時氣裏觀深淺千古燈
中證異同退省益知根器鈍至人非不發童蒙

送楊修翁謫戍兼親於巨廬

時文弱先生奉
命撫剿邊

桃花開後一騎歸天與高閑性弗違刀劍已成音
樂樹薜蘿勸返木田衣客先秋色長沙近廬不炎
人瀑布飛此去應探雲霧窟上方時聽捷師泥

載石園直集

卷之六七言律

八

粉色湖光非一村朱橋斜度薜蘿門數峰醉墨雲
猶濕一閣空青綠與渾金衆落時僧罷梵玉珂散
後客問覓不因投轄思深坐明月松間十日尊

別李劍初

時予有武陵春直曲

數尺樓頭三月居桃花親見定交初風前一揖心
如浣雨後雙燈唱卽酬偶爲新詩翻樂府密將古
道勉藏書山中應有開情病正是維摩慧未除

徐眉老吏部分賦夢梅軒廿月

姚家花接菊花黃，累月如春貯此堂。未肯盛名徇富貴，若爲王氣挾風霜。高臨水鏡充難凍，深護天根晚更芳。有客食英兼吸露，羅浮亭畔卽沉香。

其二

剝盡霜蕉綻牡丹，名花獨得壓冬看。一枝自艷不須葉，十月爲春已滿園。應使羣芳推帝力，倘遲初雪更奇觀。平泉何限繁華樹，獨與江梅挽歲寒。

蔣象巖先生流寓沙頭李逾七十而書法道

古其人脩然僊也公之好我作詩呈贈

渚宮春雪隱僊槎，鐘鼎人間盡墨華。豈爲二王聊踐迹，幾同老杜亦無家。興酣於劍觀公舞，神靜如圭見我瑕。因悟細書能益壽，黃庭原可敬胡麻。

角中九日

年年重九出門遊，庠事尋餘盪一舟。豈爲菊花悲作客，若教萸酒憶登樓。村鷄偶唱寂寥午，紫蟹烹烹漸負秋。強醉違意待山川，獨將搖落對芳洲。

文鐵庵太史邀遊三游洞和韻二首

洞在峽州上十餘里唐元白同遊作記宋蘇黃同遊作詩皆刻壁間

峭壁懸蘿捲一溪，洞中翻似踏春蹄。種山人動夕陽上，載酒客行香霧低。丘壑有廊疑響屨，石花如柱欲飛題。此遊第幾憑君記，頻使巖靈發所棲。

其二

共君情具不能刪，布襪衝霜向此山。雲雨半醒巫峽曉，陰晴中變洞門閒。詩成幸附黃陂羽，化思

招葛絲簾與壺豈，舜重洗盞峰前明月初。人還

自峽口放舟直還墨池

一日川巖天地虛，放船西下似雲車。回看峽月猶翻浪，纔辨春燈已到間。太史尊前懷絳雪，道人衾裏饜黃魚。歸來尚覺濤聲在，千里江陵意豁如。

冬日倚雲閣懷劉元定先生

松濤聲裏綠無遮，一閣沉丹貯晚霞。坐向芳洲傷杜若，折來寒藥亂桃花。鳳凰去後臺猶在，江鶴歸

近月已盡却清風吹霜露下古梅清怨亦橫斜

謁忠介劉尚書祠墓

公之子水部元定孫彥升皆文人也所撰樓臺圖表可當名園一區

宸翰藏書青礪關司空孫子復多才憶茲黃石山

中去乘彼白雲天上回墓後林泉皆賜地春前楊

柳不荒臺風流無盡傳山簡能使遊人見岵哀

春雨同謝仲玉周宜一集和仲香海居

一片瀟湘入城雨是君垂柳讀書堂深烟歷歷動

寒玉散帙離離吹古香畫舸接亭雲不岸青尊臨

水直如霜春燈漸逼浮槎上但有人先似月先

李翔雲新築維岳臺邀予春眺

纔放桃花一日晴登臺覓路百香生人從丘壑視

明澹地與衡湘接性情春欲亭亭綠絲上月將皎

皎下空橫林風澹蕩不知醉謬擬流雲學水聲

借綠軒詩爲左汝翰孝廉汝翰故善飲

不開裁竹影森森坐映婆娑綠數層倚檻拂雲疑

若水隔牆分月卽隣燈染衣色亦當春碧覆局陰

能到午增有客開襟長借此百川鯨吸酒如澠

秋夜登晴川閣 癸酉秋

飛樓常限漢江看水闊風多欲濟難乘興偶如尋

舊侶得遊今始見更端關川畫角天非霧兩郡人

烟秋不寒坐向石欄聽歷歷不知何樹葉聲乾

放歌三首

書紳已不悔踈慵往往臨風憶赤松貪道有心憐

駿馬飛僊應耻秦豬龍寥天月色圓何恨到海江

流空復濃十載機緣初返得勞勞亭上夕陽鐘

其二

其二

微醺閱世得閒閒常向花時月往還江鶴豈謀鷄

鷄飽鷗鴟徒擬鳳凰雲車風馬鞭紅日金盞玉

魚填碧山昨夜夢中聊復爾牡丹深處挾雙鬟

其三

青史讀殘紅日西悠悠春恨付黃鸝銅人辭漢非

無淚木主和周尚有疑江左游芳翠堤門西
費兩磨碑刻僧送酒來相說若個松邊好奕碁

武陵逢廖鍾米司馬被謫携伯子遠心歸省

迢遞朔陰非一山逢君去住倍相關兩年梅雨關

尊共萬里風烟去國開鴻爪印沙憐聚散鳳毛阿

閣引班荆少年司馬還初服便聽琵琶亦解顏

涪河曉發念與武陵諸子別兼寄家弟

霜情爲雨變晨陰松樹霏霏濕遠岑寒重翠微昏

色東畱紅葉響多林梅時應歷湖南北雪意漸

冬淺深始悔江樓人盡別孤鴻何在不關心

荆門聞警雪寒曉趨問道感懷

晨光紛與雪光持初浴峰頭日半規香閣夢中懷

昔昔曉鐘聲畔看離離天催落木趁冬事路轉深

山聞亂時欲報故園書一經遊人不度習家池

甲戌贈同門顏光乘五經賜第

已巳詔復制子首切北無遊星光乘第

經明行修同第奉 古出願人司成之門

先輩同門事偶然君恩今比舊時鮮五經唱第雲
闕外千佛題名巡榜前寵定賜示猶未釋薦從公
衮自無嫌而今文行難爭長帳下睜乎後鄭玄

秋夜寄謝前武陵守鄭公書閣

看殘明月是秋痕持報君書秋思繁籬菊想添霜

力健瓊蘭深覺古香有少陵老句關戎馬北上陰

符問白猿黃髮在鄉猶保障加餐寧止勸盈樽

送英軒薛翁還南陽翁最知予書又一介不取

遠尋豈肯慕徵名但說相依夢亦清母去一身能

自許老來雙履復何營練裙醉後誇留字金土揮

時媿耦耕來往十年秋色裏愛君將欲共經行

秋日吉王弟天植招飲書堂應教

朱邱開時黃菊開回旋小有讀書臺親壽客偶隨

槎至洛浦神將乞賦來習習涼颼生殿閣垂垂蟠

李見條枚芳年磨藻深陪醉銀箭雖嚴且未催

秋夜與馮根公同宿書施道明

集 85—234

羣峰正望到樓邊月上松蘿生紫烟空響豈惟聲
在樹扶容不肯澹諸天疎鐘遠浦鴈欲落黃菊碧
雲人日妍倚和洞簫吹微直曲翻風氣亦紛然

涿江逢萬長生別子零陵

同遊能令水山深今日逢君理素琴阮籍閱人聊
白眼莊周齊物似惡心澹綠人自超躋達危論方
期破古今萬生方一醉蒼梧知近遠梅邊雪裡莫
孤吟

序岳麓志寄吳去佛

江潭晶品洗雲根禹碣深留日月痕爲嶽結隣知
世系與湘同氣不寒溫少文有室山能人郭璞爲
經源始存幾直枕邊看岳麓世人應念著書恩

秋直寄懷楊修翕少保時將游東南

微雲一抹澹秋新理秋懷憶謝公未斷火線南
嶽手記將年事洞庭楓山中黃石曾期我溪上桃
花應返童欲作遠遊還致問此心原與出門同

夏日送沈梅石明府外艱歸

衡雲欲放帖雲遮齊濕青衫戀去艤海氣望秋先
作雪湘天過雨盡留花久今遺錦慚綿竹剛擬盛
冰薦內麻一片素帆攀未得願言強力飯蘆芽

宜春道中登臺卽事

水平風緩得從容郡邑溪山滿一柳松色斷時逢
惟石河身折處定奇峰鱗鱗白瓦疑秋雪袁州一
暗札札水輪到晚春暫泊獨登臺上望此樓原壓

萬芙蓉

客南州同樊致翁方伯宿萬長生龍沙草堂
識云龍沙過城當出勝人

黃菊開時約不違水雲親見蒲柴屏常留獨
蘭晚喜看春鯨上釣磯偶到龍沙人亦勝多添蟹
酒客無歸誰知今直南州更有孤槎傍紫薇

落石臺同人晚眺

劃斷雲根作釣臺穿雲有客渡江來
六松落子

無地飛閣迤邐勢亦迥歷以烟生雪月悠悠影欲風雷幾人縹緲相將立似有欣然勝酒杯

沈梅石明府來視予病邀酌烟雨樓

豈有凄然對故人病餘閒酌爲殘春樓從烟雨圖
中見水是鴛鴦夢裏因強醉已逢花事盡苦吟嘗
與藥壚親使君更話瀟湘舊不獨思家易損神

觀齊雲巖乙亥十月

峰峰全體石如瑤時有香泉灌沑溲海日吐遲初

香林冬暖不知年卷之六七言神

碍壁山雲生滿只平橋崩巖出納成門勢繞壑經
行愛路遙西去幽靈更無限青猿啼送一夫樵

去閒留延益堂和韻

愛晴兼愛凍雲殘步步園林散薄寒酒茗不停虛
室白溪山無數一樓安巡梅咲雪香初動折竹啼
烟影自溥難得山陰佳主客恰遲良夜月同看

孤山訪張幼青

六橋喧處路冬霜意在孤山不問航水竹半倚欄

上古梅花一國領中郎雲同放鶴應知路湖裏必
龍只此堂病起爲予敷榻坐十年心目對寒塘

宋孔章衍子野招遊靈隱酌冷泉亭

山之高深序若移文人相引見幽奇湖波宕似流

雲影冬日返如修袂時泉自愛聲希破額時冷泉

石皆成佛現元人刻石微醺只向青松立浴

鵲灣頭歸去遲

臘月望夕錢開先同宿巖先菴看月

香林冬暖不知年卷之六七言神

百院半山修竹隱諸天穿雲偶見江先出到閣恰

當峰影圓坐徹月明清浦發遠公應悟是生前

西湖卽席呈座師顧瑞屏宗伯

猶是拈花未散筵天風吹夢墮湖前六橋靜處僊
舟泊百井深時海日圓人物望如雲去就文章思
在蜜中遙相依一夜西泠月水氣不寒冬霽然

佛鏡紅梅影韻不與前韻作

空香定木照橫斜螺髻峰頭一半遮非日月燈偏
寫影是桃梅杏不分花疏明國裡探春使冰雪山
中轉法華近聽羅浮重說偈美人沉醉換袈裟

其二

迦葉無言孤月寒花如微笑伴旃檀六宮春色如
誰染一瓣禪心與汝安髻上寶光猶未幻餅中香
雪自能丹乞將上座還宜問梅在枝端在指端

別蓮芳上人

病裏傷春復送春相依惟結比丘隣虛亭伴竹有
基子盈榮看花無酒人佛印燒猪偏見待支公畜
駿自多神別懷共指雙梅樹幾夜譚詩繞數巡

呈贈陳眉公先生

衆尊壇坫獨尊生海內風從廣莫平龍不悔潛非
勿用玉能辭火更難名賴存微辟光朝典深爲山
川護晚英肯投素書南嶽讀嶠嶠能貯古人聲

余山登眺眉公隱處

余山以眉公而開其亭臺竹木大似雲林
小景往往花間逢石則米南宮袖中物也
作余山詩

木邊林下雪香誇搜剔奇峰自不頑選佛有場非
出世愚公若谷竟移山聽鶯野店傍溪住放鶴青
田到柳還靜坐日長看未厭孤雲多在一亭間

思家聞警

夜夜思鄉夢未明一年流落鬢華生乾坤到處交

遊薄淮海同時寇盜橫將母可憐徒累弟論人真
魏得爲兄何當梅雨傷心日傳說荆南已被兵

暑中陳耆老招同譚梁生楊龍友會彥直魯

孔孫集白龍潭和梁生韻丙子

綠陰如幙一舟懷洛社風流宛在中聯絡珠光千
里會婆娑清興幾人同不圖海鳥聞斯樂是日有
公相應有潛蛟吟此官酒後諸君憂世事心知白

簡未逃空

一壑流葉田青處
壑藏丹天連海急
風與潮爭雷不休
聽過中宵猶聽鳥
啼若一壑
寒寺浮院舟人喚
起度橋去水立雲
飛看日頭

雲不雙澄月有容
翛然散髮徂乘颺
青天歷歷

芙蓉花壳微微鉢一龍世出世間潮裏寺烟非
三萬法峰不知此地樓縹緲更有何人聞暮鐘

一、無閑歸丈夫浮家如葉與何孤身將隱矣山

三梅歸去本今彭澤圖今日醉從看劍後前年秋

正節無移和氣落落英雄氣尚有雞人綢二鳧

病尋來求霅澤祝龍門近處雨漫漫卿雲未出知

留三邊月方搗攪築塹念我朔湘今寇靖如君岳

衆古不難中無所適風頗得遇吳江尚一寒

草補直躬挂焦樹幾行白紵詞初好予編溪

三月十一日朱範臣接文到有紹招同署

讀于西湖之月待霜亭

西戶請謝應本驛書船隨月不隨橋道疑在半城

天地間正義宵良竟能同靈灌小靈歌

自食其福不知非福誰行惡花邊解卦未宜非

海峽有中小古板江甌閩處似天明帆重映色留

雲雨淋漓香弄曉晴——水中涵吳越影兩

得謂之名最僻營縣前月學士張鳳翔尚有情

山之得名本以中流激石爲聲故名也

[illegible]

自嬌分拂洛佩直無媒空懸翠閣聲雙黛西望江
流腸九迴爲報湘山雲片片蔚藍新付小姑裁

再登三宿巖卽事

橋上窺巖未有天亭中巖斷似雲眠幾株芳樹尚
秋色一葉飄梧下午烟有客再來尋勝事無僧不
解坐安禪獨慚門外紅塵馬貪看鶯花向日邊

丁丑除夕借錢塘陸夢文同里梅雲湘胡乘
文集兗州客舍憶去年度歲爲水

卷之六七言律

二上三

客中除歲不除思苦憶梅花對酒時試雪去年湖
上寺占星今值井東離春臨曙色黃埃靜路指寒
芒北斗番送臘送窮操一醉中原吾輩復何疑

柳門逢姚七直話

同操古道不齊音未到長安夢已尋火玉尚須三
日足斷金惟許二人深徒干富貴非無策屢試風
霜自有心爲子月明歌且歎床頭退筆又如林

津門訓同盟和康樂金吾韻

落落論交極自知天涯夙世定襟期從君尚爰皇
虞諳勝我東觀滄海詩古道欲敦非一事君恩難
塞更多思分携各有雙明月看汝先還到鳳池

遊岱嶽五首 有序

丁丑下第至津門逢許驊如日從驢背上
瞋睡將到泰安望見岱嶽如濃雲潑漢陡
然驚喜遂覓筇輿乘曉涼往觀焉入夏人
不禮嶽巖經寂然僅山半有鳴蟬三兩聲

卷之六七言律

二十四

聖其靜遊耳是日天朗氣清自岱頂俯看
岫嶺松根可數爲閭四月十四也十五離
嶽遂成微雨還望岱宗竟不得見集案以
五詩尋之擬於泰山雲纔肩寸耳二十四
淮安舟中記

入嶽路

嶽氣冥冥曉氣深漸窮平野入疎林半山鐘磬喧
巖曙絕壁雲泉引道心轉盡一峯身數向看微動

日眼俱沉最憐虛閣煙斷吹入白楊蟬一吟

繇過馬嶺歷御幃上十八盤

嶺窮峰起楚青天俯視山根在趾前衆壑量雲猶
礙石羣松背日不飛烟因思鶯輅從來路先記麟
經未有年莫憾秦碑無一字現現七十二重泉

禮嶽廟

青帝騎龍赤玉輶登壇坐覽萬峰圓首將春令開
茅丰背有丹書被管絃唐銘刻廟後石壁封禪最多秦漢

後圖經俱占華嵩前年來寂莫靈光殿亦爲中原

苦餉遊

岱頂

直上晴空四十里御風行遍岱山頭嶽身盡處神
僊接海色當前日月浮綠野田田猶漢時青烟點
點是齊州可憐鴛鴦虛無路多恐秦皇不解遊

繇玉皇嶺東謁宣聖廟

五十餘盤始到天紅雲塞路引東繩但看嶺上多

瑤草憶得人間絕帛編世爲春秋日月地從虞
典首山川獨來下拜心俱盡何處能容蟲鳥眠

五月三日曉發江浦

白鷗舟畔恰朝眠起望江南思悄然綠岸輕風初
挂席青樓細雨未開簾迤邐來花氣窻疎處漸近墟
州人語邊想到維陽過五日羅衣嬌盡石榴前

立春日逢沈孟元明府初度

鳴琴簾下試春充初度宜春值未央葉令學儂非

辟穀漢官傳曆爲稱觴當如斗柄趨元氣正有辛

齋迂少陽閣裏梅花殊不瘦獨留風采報東皇

送阮仙諸子集秦淮兼送孺玉遊錢塘

六朝烟裏画樓高桃葉紛紛淮水勞客我攢眉來
何獨楚騷倘有新詩傳樂府隔簾私記撥檀槽

入春風雨仰屋憂時朱君培來勉留齋中爲

予臨出碑篆作印報之詩

一春風雨在吾廬君到門時自剪蔬大抵誰堪愛
帝鬼小隨爾雅注蟲魚百花潭畔思安屋入識田
中物讀書近日响嘯頻見夢賴君移置助幽居

春晴劉無爲邀同朱君培如上人泛舟至青
溪寺已卯

清絕湖南半乳離人間偶有看山時門前江路卽
芳草船裏歌聲如竹枝落日寒泉初到寺穿雲新
筍晚來炊野人爭出聽蕭鼓故是狂奴不致疑

詩集

卷之六七言律

二十七

長沙耶中苦雨劉鳶備以詩見投兼懷去年
遊事屬和

寬離君後故園輕共提携家住一城欲理圖書初
得定不尋碁研復何營隔年憶嶽修春恨五月浮
湘厭雨聲正是清涼能見助往來差可斷閒情

集莊近之榕樹園

每到君齋卽當遊方塘能載綠天浮孤懷餽客偏
成醉本才爲詩不待求榕樹風生題竹路木沈香

過讀書樓十年前後思來往最是春殘與晚秋

寄顏雲翁公祖以粵東左轄還山

堅卧東山近維耆十年猶繫楚人思海南明月有
還日嶺上白雲無盡時玉帶豈煩圖雀息琅玕何
用慰鴛鴦擬將辟穀從公學黃石橋邊植杖蓁

春霖張百原廣文招同諸子讌集書舫中時
伯原攝雲陽州事

盡飲江聲入直詩岸峰峰歷歷衆春醪漸看河柳疎

詩集

卷之六七言律

二十八

官舫擬摩芙蓉廣楚騷月近不疑潭影夕時嚴難
信酒脾豪行人爭識張公子新向雲陽佩呂刀

鄂城劉酒伯招同郭無傷熊仲敬九月十日

登高移尊白雲閣

青冥高處納秋聲今日峰陰昨日生愛惜芳時重

得醉登臨舊事一移情送餘竹葉無賢聖插到茱

萸卽弟兄歷歷晴川楓樹暗幾人心向佛燈明

白雲閣再和卽無傷氏卽

秋光老去似離襟緩步尋之匪仗筇菊秀正逢人
紫葉樓高但見天重重古云開花卽成節君更漉
酒來登峰試與平原爭十日白雲朱則竟誰濃

吊于忠肅少保墓二首

葉在錢塘與岳墳相去五里

當時國是類螭蟾誰悟中華自有王日在涇淵公
獨洗滄來胥口古同傷戰餘珂珮空沾血莖得湖
山不斷香纍纍可憐南宋土結隣惟有岳家瘞

其二

聖詩集 卷之六七 古律 二十九

步入深林意慨慷落梅殘處表功坊天無二日經
權合代有孤忠社稷長誰謂金縢終寂莫請看軀
壁自蒼香奉亭諸老成何事只向宮門奪上皇

送霜輪尊者往迎天童密和尚

獨步人間竟象王衲衣無縫護珠光十年南嶽直
煨芋八月洞庭風滿航博地凡夫新法器古來選
佛舊期場因師拄杖能擔荷處處名山秋樹黃

沈孟元明府招遊洪山觀于卓刀泉

秋山古殿接峰陰緩引禱香一日尋雁字散來聞
落葉虬松老去見疎林俱沾衣履雲烟細更與籃
輿夕炤深正似城頭小姑射使君隨處有閒心

移尊卓刀泉

尋幽非獨解塵勞此地英雄舊卓刀窟比長城曾
飲馬尊開北海一持螯空階霜色留朝鳥古柏風
聲壯晚清小酌深山發危論楚人今可廢離騷

泊潯陽寄懷王馬石司李

聖詩集 卷之六七 古律 三十

匡阜山頭匹練浮高寒一氣壓城樓飛魚雨過紅
霜葉渡虎波澄白海鷗斷酒尚難尋遠社泊船多
是憶江州遲君不及西廂話明月端能見客愁

徑虎渡河皆潯陽地

白門遣訊李丹陽舊箭

爲看梅花典鵲裘六朝烟水儻僧樓因思白也江
東句欲買脩然雪直舟古道炤人綈且重神仙爲
令鳥初聞時月陽如何報我秦淮月擬得中冷

一甌

山中懷祁金吾康樂

日日蒹葭詠不閒，獨勞蟾兔照離顏。
王敦入洛光常照，寶笈留書事有關。
我夢屢能超北海，君家何處定秋山。
前已遙知禁衛初嚴直，已得趨歸劍履間。

王昆華太史奉使過衡陽時，湖南寇起負朱陵之約，遣書追送之。

卷之六七言律

三十一

久傳玉節下芙蓉，空出茅齋望五峰。
靜語白雲寒未寄，遙知朱嶽霧難封。
湖湘近事傷戎馬，山澤何人辨蠲龍。
欲采梅花徒自笑，鳳池歸珮已琤琮。

送謝二仲玉謁選

讀書未了著書成，知汝真求棒檄歡。
直許雲霞交謝澹，側聞風雪舉袁安。
難淹駿馬非徒策，未敝貂裘豈爲寒。
應有昌言于主上，致身先取觸邪冠。

關山

綿邈青中乘嶂分，川原已斷更鐘聞。
迴塘度嶺疑無路，小關黏天漸有雲。
隔水二陵瞻氣象，環滁一郡落斜暉。
祇今獨立關夫子，山上有廟頃使風烟亦絕塵。

送文台仙給諫分司洱海

雨後秋河衆宿低，牽帷萬里入雲霓。
夕郎舊望高青瑣，漢主雄圖重碧雞。
遙海自能聯象緯，倚天寧用截鯨鯢。
期君旦晚還樞密，明月隨車下五溪。

卷之六七言律

三十二

送楊湘陰赴召樞曹

湘雲多處望旌干，樞筦當時第一官。
五兩獨將冰雪去，六緇新作豹龍觀。
中原比塞防秋草，野水橫舟仗木蘭。
擬借湖天文武露，隨君洗甲入長安。

春王六日同馮根公探梅靈谷寺

梅花應不望遊人，獨向深山用早春。
數出祇園重有客，芳除松葉更無隣。
紛紛欲雪林中靜，步步初香屋角巡。
與子緩吟晴氣裡，東風已得悟前因。

九月晦日許爾恭年大招集飛鳳山竹塢因憶去秋同社有十日登高作

屋裏青山殿齒間風烟一日送秋還盈尊菊色非籬落繞席雲根在竹間偶有異談疑稗史俱將高醉學楓顏年來甚愛諸兄弟續得重陽大不頑

其二

一馬聲寒萬葉爛從君得醉更躋攀催牂羶鼓芙蓉急壓座踈枝竹箭閒起鳳署中探鳳嶺登龍高

卷之六七言律 三十三

處擬龍山當知今夜非秋夜小試春風到樹間

江北道中初春 庚辰

關山明月曉隨人行過淮河猶未春亂後野田空有雪燒殘茅屋更爲憐春陵行裏看豐鎬雲漢詩

中繪小民背道棘門新赴戰江南愁絕羽書塵

江陵曹慄之宸青妓瓊仙五日集潭郡樓觀

競渡是日大風奇寒

文人小酌遠相豪自有雄風起素濤雲麓眼前

禹蹟新龍有水嬉聲裏帶離騷詠餘香草情何盡想像瓊花夢不勞誰令江潭寒五月郢中翻雪曲彌高

清秋報蔡江門司李二首

岫嶠亭上望高旻沆瀣秋來一氣勻何意海雲先出嶽居然瀛水後通閩松於礫砢知千尺宿日寒

其二

卷之六七言律 三十四

希聲人已托枯桐傳說逢人問孔融黃石應難忘孺子青山未免笑愚公登臺客許從倪始矣雅予慚在曲終此事古來關氣運剖懷聊得向春風

感雪 辛巳春和勿訓弟三首

鵬月雪到正月中同雲四塞烈條風松鱗不作竹聲折蛟角豈隨人耳聾茅屋遠連蔬圃白斨梅小映冰華紅隔溪老弟送新句勝得去年憶楚鴻

計諸道中多逢雪

看雪

高齋冰雪滿瓊瑜几研之間炙酒爐煮水自應成
沆漚臨風時縱擊珊瑚晚煙深喜隣能煖春醖非
闕客始沽不厭奇寒扶杖出袁安誰畫閉門圖

竹奇雪

葉葉瑤光凝不流闌珊竹奇滌林丘玉龍欲蛻春
修甲么鳳求棲晝入樓始信雪兒聲自艷不爭冰
蘭色難倚隣翁且喜占農事壓折垂楊殊未變

卷之六七言律

三十五

揆梅玄菟登梵天閣埕院逢深慈上人話湖

南事

峰陰鬱鬱抱松篁多寶林前閱衆香雪萼遍從初
地種雲梢皆欲拂天長閒將定水看湖水尋到齋
堂上影堂此日始應愁累減比丘何事詢瀟湘

壽黃又謙社長六表

栗里風流北海姿年來全受嶺雲怡青門自種瓜
如東黃石多生秀在芝濡墨爰從盃裏聖苦吟身

是畫前師花枝炤眼常無事正得春風百二時

壬午秋歲得晴入日時學使高彙旃先生較

士潭州投贈

復旦歌從北斗聞梅花鈴閣局清芬响縷雪霽孤

峰日潭水春生萬壑雲騷得續經誠盛事濺非絕

學待超羣應知珠璧踪公合隻手新扶碧漢文

送沈孟元明府內召

鳴珂一路入春天簫鼓梅花衆別筵雲去已知寒

卷之六七言律

三十六

楚樹石罅應見換葉田思從潭影連空碧望昇星

辰向北圓別後尚應長閉戶荒城何以送高眠

深秋問散人埕

菊殘時節盪輕舟直造君家放雀樓聞病才人真

是瘴信爲詞客不宜秋辟寒壓擬凌霜出散室花

因染色間聊寄小詩助吟力可容新月上簾鉤

酒香亭放歌

君山

有湖如海山如島此處堪舒界外睽漢武鼓升勞

使者秦皇六合笑書生春來谷口人皆醉老去糟
丘吾欲營莫望蒼梧望巫峽西南豺虎正關情

乘月窺柳井惜釀井水最佳

八百湖光內一泓洞庭奇事復奇情風髮書裏傳
山橋湘女祠題薦杜蘅終古蔚藍通海色幾家香
雪釀泉名遙知今在數宮月亦美人間囑詠行

癸未白門大集同社送卽夢白將軍赴倪鴻

賓太史勤王

漁陽老將魯諸生同作鏡歌勸義兵大俠自能橫

劍賦勤王先已直師聲人皆望闕龍鱗遠子不爲

家虎謝城旦晚定期皇路靖騰騰臣馬踏空行

癸未初春送墊江李語齋輟公車之西湖

與君同好枕中論愁對春風遠步昏花信止容通

海柳草亭何處看乾坤擬將坡老洪崖句吟入西

溪綠雪村子去應能搜絕壑六橋鷺橋是湖門

春宵集秦淮酒樓和吳旣閑韻癸未

百感當尊集有端深宵誰奈玉山寒梅開林下鉤
初拂鶯在花前舌未酸火色我隨歌扇動水精人
隔妓衣看可能爛醉秦淮月重數春風第十千

徐勿齋太史偕昭法伯仲招親競渡兼送朱

給諫赴召時有兩姬至自隣舟

一溪香水漾清華太史開筵接使槎人鏡坐滿雙

壁靜天門遙矚二星遐天門有使尊前捲雪驅鯨

甲曲外行雲引翠車海內文章應在是恥予何得

感懷沙癸未堂詩集卷之六七言律三十八

和許孟宏招集舟中值深雷雨有作

傾蓋文章意已酣青尊四舸盍朋簪俱將蘭蓀從

君癸未賴有丹鉛總宙函孟宏時時事共傷天地內

王風誰振汝墳南須知感既逾欣賞雷雨東來壯

在譚

二月虎丘大社集謾步趙賓之韵

詞場一日酒盃寬賦罷紅箋看藥闌春不憂時花

自絕客因詩古劍多彈江南氣色尊蘭苑亭北清
平憶壯月頗有文章慰岑寂幾將孤憤說韓維

虎丘春在回楊康侯黃可冲諸子酌月千人

石慈應上人後至

山歲明月奔藏鸞約束泥雲就一泓全擬幽塘交
荇藻獨虛危石受琴箏不荒吳苑春僧醉欲轉商
歌直客情典會偶然同嘲詠更移瑶席待參橫

慰問熊魚老山詔獄

卷之六七言律 三十九

正色寒芒天地陰風雷一日洗臣心豈惟猿雀羞
同化但附薏龍耻亦深從自絕降忘坎癘玉緣勝
大度焚林天留鐵骨彰君賜痛定從公一劍吟

下第後答李孝原給諫

十載風前玉杳思雲霄遙見羽蓋池披鱗自許爲
人鏡藻掌真堪理帝鄉獨賞枯桐求北海爭投爽
袋擬當時何期川璞猶遺願一向龍門奏楚辭

過蘭谿縣 村有趙相祠讀書臺

一峰如戟一江澄艇子盤旋暖氣蒸小鳥平飛波
寸寸桃花倒映石層層山樓粉堞尋嘗見野燒封
雲得自與相國書聲亭際落袞衣當日幾來凭

衢西泊船張別駕餞酒衢西

衢州呂西幽且豁花木菁密多喧僉吾土可降絕
相似此中更覺微森沉離安雲確響相接路得橙
柑香自深別駕殷勤送尊酒風吹醉臥桃李陰

青齊道中晚發

卷之六七言律 四十

雪後朝曦白大荒中原行路似驅場寒鴉過影初
沾日伏窺鶯塵始破霜撼斷水鬚吟自苦記來春
夢意還傷人生何處消窮達萬里悠悠一曙光

登夕集劉彥升脩齋偕長公自怡得微字

雪後春宵明月歸官衙清此聚最情當軒碧萼浮
三雅繞屋蘭燈試九徵客裏烟霜皆欲煖君家冰
玉自相輝自給亦共妙思卿未許辭良直一任銀

花繁客衣

甲申初春吳門別羅叔度入都兼寄考功侯
令丘年丈

與君聊復似飄蓬
亂後無家感慨同
栩栩一床歸夢蝶
依依雙槳背飛鴻
漢軍大羽驚沙上
齊士微聞蹈海東
但使帝京能宴定
故人應得薦楊雄
將到南昌聞湖南
賊退即報方禹老
拜相史道老
督師書此寄郭止庵中丞

歸家何處大荒南
擬向中丞拂淚談
此地湖山安
公不堂詩集 卷之六七言律 四十一

緩帶同時臺閣起
朋簪穀城漢佐心
俱素江左夷吾色
自監會見虞淵重
洗日得隨鷗鷺下
湘潭城敘
公同年督師公之門人也

偕趙山人尋梅西谿詠永興寺綠萼

永興寺裏梅絕倫
兩株碧雲壓山春
枝上攬雲將蔽閣
花間撥蕊竟藏人
謫來萼綠逢崔護
招得林逋賦雅神
繞谷寧論三萬壽
就中推作老龍鱗

酌西谿梅花下

緩踏芳如掌一尊西谿梅候正
清辰爲園不勝肯成塢種竹
全遮更辟塵黃蝶領香深導
客翠禽啼雪未醒人與君選
香鋪瑤席臥看花光欲滿身

聞郭止庵節鉞江右先爲此中督學

四海樞樞幾處明
君家創賦舊知名
諸生閣下重開節
織女河邊更洗兵
明澹自能通帝座
夢求端不勝人情
草茅何得無私喜
先擬龍旂復漢城

雄州逢吉藩中使
悽然話舊時
吉王在殯世

身才堂詩集 卷之六七言律 四十二

子居廬求返國未有日

故園經年天地荒
逢君百粵淚沾裳
寒梅度嶺香猶細
孤鴈離雲影自傷
悵望楚宮虛復月
心期帝子下瀟湘
春來蘭雪堂前鳥
解向枝頭憶舊王
堂王新作也 有府製詩則

甲申冬捧檄入粵至虎城逢大常周石此師

留話嵯峨寺交申砥節之言

從公赤舄此何時
坐視中原涕淚垂
天勢已連盤

足動客心偏到虎頭悲登堂舊有臨川學度嶺非
無信國師一日密譚雙樹下西山東海各風期

哭座師錢瑞星太史戊寅舊作補遺

師用爲講官早入朝中某心從班行朕什
上駕問命扶出東掖以銀枕調內藥賜之不起

夫子如星色正寒隕時驚詫動輿端賜來上藥調
銀碗扶出東華降玉棺舊學風流悲頓盡新編口
錄訛初殘應知一鑑傷宸注門下何人最淚彈

其二

卷之六十七

言事

四十三

朋友師生誼最深爲裁總服更悲吟曾承倒屣通
名紙豈意掄材辯嬰琴淵客泣珠恩未報仙人委
蛻跡難尋回思相勗千秋語一哭西風已失音

榮木堂詩集卷之七

楚長沙陶



七言律

羊城殘臘布過歐嘉可話舊

百春

十年何事只端居剪燭西牕見夢餘
草閣聲非秋
布裡橋門杳似蓬皇初晴雲炙海難枯
研細扶成
山豈傲廬尊酒偶閒應並醉歲寒愁與故人疎

榮木堂詩集卷之七

其二

嘉可為香山公所延其令平林時詩云

生平落落好從吾翻訝乾坤鮮腐儒
但有漢清堪
下酒雖逢齊俗不吹竿月難繞素歌青玉赤鳥翅
軒嬌白駒楚客乍來驚屐齒憂時同擬著潛夫

甲申哭國步何象岡師韻

誰厭天心竟不寒愁看珠斗在凭闌
銅人在昔能
對漢博浪當時未報韓填海自憐精衛小過河同
泣劍魚乾遙岑故老兼飛將已逐羣虎到賀蘭

其二

金鑲如山舊感威嚴城瓦解制多遠知誰鞠瘁先
成敗如此細管意是非秘殿塵沙摧鳳輦長陵風
雨暗龍旂從來萬里防戎馬

其三

星辰一散作秋螢鬼火空沾草木青
司馬尚能張
撻伐攀髯何處望聲靈從官人地疇堪對羣盜
天不忍聽黃竹欲歌哀破節穆王遺殿未曾局

榮木堂詩集卷之七七言律

其四

三百年來帝澤同可憐歌思徧寰中
龍漦無光寧
亡國雖雉方升便伏戎滄海濤聲聯碣石燕山雪
色亘長虹於今恨望新陵使得楚遺弓怨未終

其五

甲申上再進內

逃雨同天戴日光羣公簪筆類螭虎符得遣雙
貂出麟閣全輸百寶裝三輔已知非漢幟兩階猶
自飾虞裳誰令英王孤廟國史傷心第一章

其六

長樂宮前舊聽鐘，辜恩深恨未相從。
微名竟許縣東序，小帙曾叨下御封。
畏黍除書羞帝駿，豈期新袞見山龍。
無端夢繞瀟湘水，腸斷九疑青數峰。

羊城送家岸生使粵還

五嶺春風四望車，仙郎冰雪照高閭。
庭無陸賈分金譏，篋有相如諫獵書。
寫蟻步侵珠斗上，龍童光動壁梭餘。
應知未竟蒼山業，晚看端明玉佩魚。

身本堂詩集卷之七七言律

先生方六表奉庭教最廣

韓滄謁文公祠授之呂詩

韓滄瀧上古人堂，川嶽齊開事異常。
孟子功將同大禹，昌黎神速徧扶桑。
獲麟文字芬雲漢，驅蠅聲靈被甸荒。
今日中原仁義薄，深山大拜淚沾裳。

其二

廿年前過秦嶺有作此時予過虔州哭

秦嶺祠前冰雪深，曾將悲壯對公吟。
孤根委地難如命，絕學迴瀾負此心。
十二卽文腸欲斷，八千里

外跡多尋取，非吾道疑原道更糊韓滄一薦欽。

黎君選先生早棄縣印工詩四篆餘年七十矣時同客挽溪賦贈

風雅連宵竟未眠，座中吾子雪盈顛。
一官久已開彭澤，三絕嘗聞老鄭虔。
小醉尚觀黎杖下，新詩多在藕花前。
蓬萊不識真清淺，欲傍先生看海田。

乙酉孟夏謁香山師相何公授館異撰堂廿一宿同黎君選歐嘉可叔子旦兼侍飲愚公

身本堂詩集卷之七七言律

樓卽席闌韻限七言近體五首

得佳字

十餘年事憶天街，來向龍門具有懷。
東閣並容觀海日，西樵全爲洗風霾。
松聲繞屋筵初靜，山氣當軒夕目佳。
獨樂有園亦正健，使臣寧暇問珠厓。

時方有使臣

得微字

樓上扶雲瞰翠微，山青山白翠微歸。
微風吹過微雲散，微雨沾衣微雨霏。

巢閣不爲鶯聲更出扉清談亦將成雅頌藏書宜
欲啟室威誰知北斗闌于下綰紵猶堪傍袞衣

得青字

一角林塘萬壑青連宵明升亦亭亭人無歌扇喧
帝曲時有神鞭待蔡經水外孤峰自排闥階前羣
雀並修翎如何得學仙人步親見長源履畫屏

得咸字

池中白蓮多並蒂

黃扉何事早抽簪常使江門道在南白傳堂開還

李本堂詩集

卷之七七言律

六

醉白藍田園更類精藍高言漢外金繩直小放鬆
前玉板恭欲采蓮花防酒氣中垂雙萼是優曇

得陽字

天接南溟正色蒼薰風開閣集羣芳詎看弱水真
清淺欲使江蘭亦細香午庭晶盤重薦荔半規珂
月漸扶桑相公掌上新聞韻不美時人賦鳳皇

附何相國詩

有序 公諱吾驥

臨海守尉 題名 中原青 詩人 卷之七七言律

詩刊入燕臺李益詩名益著過余即中相
得益歡余詩衣南歸別十餘載不知去任
今年自古國南歸余猶憶把臂入林再
贈月起五羊紫君題贈嘉可與同朝夕甚
歡亦當年愛同遊也一日集惠公樓同
余兒旦葉分韻各五取七言近体五首海
客詩先成余曰他兒奪却海客題言別予
致尋列強而登此一則塞日書成翻覽我
無片語慙心神書請正更題海客母日
人須悉其疾行無善步也笑矣

浮雲踪蹟搃成塵乍到荆扉話便真王粲豈因

懷土賦張良終是報韓人燈前醉舞三千界月

下在歌十四春莫向都門論舊事對君猶恐淚

李本堂詩集

卷之七七言律

七

沾巾頻鬢看如雪野情慷慨深杯壯舊顏滿

地干戈誰好在際時日月喜騎攀漁雲樵雨懷

君夢瓜徑桃蹊樂我閑把讀新詩神欲浣如椽

憑記憶中山字剛客自黃雲雪宿丹兒兼珠海侶

羊求坐深欲央千金劍論五月裴海岳

寒烟偏悵別蜃樓宿雨易生秋燈前淚墨滿湘

句他日相思問干秋字燕堂別後隔天涯回首

西山日易斜策杖正論傾石客學楚狂願鑿坯

家樓前月竊能供席溪上漣漪欲染黃之千通
非池沼物振鞭看取碧龍紗不嘆愚公一焦
愚論文深直醉胡盧已知經學窺藜杖且自匡
時擬鳳雛蕭鼓江間天影動布帆燈下客舟呼
可容把袂看星曙莫向宅背臨曉鳥披

贈陳長卿

長卿新會人集唐有別才空自刻竹著爲
錦以貽同好香山公報之久不至

長卿落落未曾貧刻竹裁詩事有神學已息機聯

卷之七七言作

抱甕名雖直釣亦叔綸筠霜細逐銀鈎落古月翻

隨玉斧新聞說小園長閉戶懶將書問報平津

飛來寺寄朱惟四時纂異峽志

高巖水木自清華洞口全通百粵懸靈鷲拔來分

福地名山葭得賴朱家軒轅律合雙禺竹安石榴

開五色花我載圖經恣攀躋秋雲不落夕陽斜

其二

大谷臨溪絕壑通黃初先有讀書宮曲江澄淨素

如絲雙映清其上雲霞綺綺歸隱處杉松應

見別懷公相別采竹爲長笛吹向清澗明月中

漱流石語爲朱徵君作板子爲其先人乞書

千峰飛雨濺如珠中有坡公惟石圖映日雲深龍

入夢水爲簾遠得稱孤春波舊照乾坤眼明月曾

親沐雪膚蘭草正芳玄崔去采英時得薦潛夫

讀禺陽峽疏并寄贈惟四

野興無煩載玉壺稽君掌故在仙都自從漢使通

卷之七七言作

南海始有山經志北禺千里春潮聞說現四時天

氣盡張圖頗疑前代飛來寺元是燁燁室一區

席上晤裏海將軍鄧宇開呂武科同出虞公

門故有贈

鷹揚屢世屬登壇海色雲聲壯羽翰獅子墮時能

食象鷄戶立處自翔鳶書泛黃石先誰授劍是青

萍一合難幾復掀髯歌復淚吾生須見斬樓蘭

再別家鉅標使還

按會稽諸葛於鍾繇同行奏末乙榜卷與
同門人稱門兄弟云

芙蓉鏡下不同衣却向皇華美四駢禹穴蹤題原
自貴潯陽譜牒近相輝天涯劍氣春初合海上珠
光直正希握別滂垂戎馬淚愛君長翰夢先飛

朱逸書博士貽研

逸書中朝王孫也博雅好古深于六書嘗
為祖陵圖則之呂傳者時為南海廣文

不借春風花炤門闌干聊得種蘭蓀蛟螭滿壁風
音落海嶽開圖氣象存大隱可能容待詔長庚會

見本堂書集卷之七七言律十

見謫王孫肯將一片端州玉分與名山共討論

立春送秘省譚微公赴召

海上晴烟四塞開椒盤新薦玉光杯擬書漢曆雲
龍瑞聽賦皇華天馬來嶺外春泥方急箭江南宮
柳亦重栽看君意氣還薇省簪筆同旣應還才

七星巖驚逢方客之徐巢友悽狀話國變

星辰散落尚躋攀酒肆藏名百粵間此地巖中藏
北斗逢君海角哭西山孤臣淚盡非無賦客趨

窮亦損顏相對却疑全是夢漢庭鸛鴒幾時還

遊光孝寺

光孝古花田地有兩鐵塔六祖瘞髮于此
又遊岸禪師肉身最應稱而知張三巖植
西域菩提
盡在焉

仙城花梵五燈圖金作浮屠鎮大千六月水香迎
肯雨三更風響碓頭禪盈庭貝葉非無翫化海空
業別有田始信出家兒最孝獨留膚髮炤人天

六祖髮塚

見本堂書集卷之七七言律十一

熏香繞塔安全消災是何因住世遷落後便如刀
斷臂瘞時應比雪埋腰祇緣墜地稱師子長與新
羅見俊錫莫被南宗人瞞昧曹溪一滴舊通潮

海珠寺二首

羊城城下海水人于珠江江中有島昂有
寺遊覽之盛勝也

珠江通海窳波瀾日日風音約聽觀島上寺隨明
月現潮來樣似斗牛看仙城樓閣非縹緲韶石雲
山自鬱鬱幾度西船乘午漲蔗漿盛取鉢盂寒

其二

誰教此地作香臺，
畫舫青簾盡日來。
陸賈書成金埒設，
鷄林船過寶同猜。
每疑龍鉢初歸海，
嘗有螺舟欲剖胎。
我自蕭寒稱楚客，
直深慵見美珠回。

江門懷陳白沙先生

枕柳林外綠燕平，
小艇乘潮逸興生。
此地江門珠斗正，
當時臺畔楚雲清。
楚雲臺公所構以留嘉魚李水真
朝廷古道尊更老，
濂洛宗風想釣耕。
細草落花承下拜，
鮮

樂水堂詩集 卷之七七言律 十三

香拈出是湘衡

古岡謁白沙先生祠

白沙先生專有庭，
紫水親耆一掬馨。
日月蒼閭縣北斗，
公而有山川嶺外見中星當公時占中
堯夫

挈壤詩超乘种放，
還山畫入屏。
楚名年來增仰止，
荒臺吾欲注元經。

羊城逢方密之直話

高歌不放自悲秋，
一夕天涯淚盡流。
未上樓船疑

道曾何心史，
信埋憂吳門。
漸欲歲梅福，
酒肆何堪向馬周。
忍死有爲今，
不恨對君吾已賦同仇。

五月與幕府諸子雨集舟中

看盡瀟湘烟雨春，
開尊同賦倍傷神。
誰追落日醉陽帝，
更望南風競虎臣。
江上幾人心若芷，
盤中何物味如蕕。
酣歌好助潯聲壯，
頻遣悲笳絕四隣。

江上送蕙無懷還虔州

青雀頻傳詔使舟，
脩然惟愛敝貂裘。
浮湘何似棲

乘漢到座猶疑賦，
入樓羅虎一成畱。
半壁英雄雙

眼在中，
派送君共指王程近。
江嶺黃雲在上頭。

給事中丁斗生年丈奉使至潭，
致香山相公

書問兼餉遺老母

當年壇坫盡成塵，
一角殘碁相對親。
遶鶴欲歸城已化，
時江夏以隔作客嶺去
校龍不去壁長貧。
衰時江橘能

道母嚴晚寒松，
最感人爲憶香山。
數行淚袖中空

擬報西秦，
香山公贈句有雲長終是報韓人之語

寄督府相公二首

國步天心信未央，生巾端爲朝宣王。清餘沆瀣秋

空氣功在嘉徵，旦日光江上。忠肝浮泗鐵，

公嘗拒

死不匣中封印，佐周璜于今。督府南山頌，擬共車

攻一拜颺。

其二

水雲仙人自駐顏，蓮舟獨濟海波瀾。踈踈壁壘汾

陽，帆潏潏。瑤瑤漢露盤，傳說雨從嵩。扶降長沙星

卷之七七言律 十四

在玉衡端，從公于邁。聊爲壽，投酒江中醉。赴桓

中秋月，在酌傳中丞。初給諫姚兵曹于剡溪

桂下，丙戌

小閣涵秋涼，月深桂香浮。動露華沉微，沾白紵。憂

踈雨，欲洗青尊待曉陰。比岱峨眉俱望遠，通江蘭

芷自幽尋。中原今在誰當醉，聞得堦光亦苦心。

魯水長張別山同宿舟中，直話

風濤一夕滿江潭。橋前寒雲盡日嵐，恨見江羅縠。

雪浪愁燒楚竹炎，水蠶暫時聯舫惜清直。何處種

蕉容，絲庵話到凄其聊抵足。夢中還見舊郊壇。

衡岳道中用韻寫懷

曉霧濛濛一氣橫，廿年全負看山情。高靈屋裏曾

煨芋，縹緲峰頭好炙簪。霜信竟無蘇武鴈，雪衣疑

是上皇鵲。衡烟短策遊何暮，期與伊人采杜蘅。

避兵瀉山中，養公邀方丈爲設香。伊蒲譚出

世法，丁亥三月

卷之七七言律 十五

火劫如焚，蔭卽休坐。翻苦海入悲源，雙林更欲開

涼鑊。三寸何能道離鉤，石塔舊銘存梵志。公爲五

塔旃檀初葉出，關浮山中古銀杏中從公飽食瀉

山飯，垂手門前問牧牛。

丁亥初夏，卽些翁同宿天花山，直雨

初期風雨不曾渝，尋到僧扉萬仞孤。幾度滄桑驚

見面，一宵冰雪欲淪膚。秦庭遙泣師何在，楚澤難

居卜亦無感。對水天漠漠，曙窗視切有啼烏。

三月十五夜對月

三春明月一宵圓疎雨過時倍黯然窗下紫微光
轉葉篋中黃石照殘篇能無抱膝吟良夜人不撥
頭問碧天燼盡博爐忘再灶心清多在妙香前

諸軍

諸軍消息莫沉亡井底時占四塞霧姑蔑旌旗循
在望里尤風雨爲誰深徘徊忠孝之間事崩迫乾
坤以內心永日抱書成畫卧却疑蕭械是笳音

秋夜憶石門居士

秋空歷歷安星月山澤荒荒動塞烟一臥已知真
病緩此生差近是迷禪幾人俯視風斯下吾子今
成佛在前近日潭岡桂花發極宜金粟對幽巖

季無懷自問闕還家省母道經邑西至村居

相見予時痔病強起作對畱數日贈之歸

賦過高軒二十年病中驚見一書傳在人蘭舫傷
秦事少帝崖門望海大初重春寒知是淚宵深藥

氣豈能眠已聞屐齒登堂細一拜還扶老鄭虔

又

嶺外麻鞋歸未遲到門風雨送春時路來瘴海孤
踪遠看盡神山幾處移瑛在轉愁驚碧眼珠還最
喜憫孀慈對君支枕情何極車過真餘腹裏悲

中秋陳長公屢約過湖上看桂時久雨不赴
却寄

湖上嘉招意所欽花時相負更沉吟驟寒驚逗歇

天雨薄晦疑傷碧海心笠澤半篙閑約艇雍門一

曲古彈琴與君情自闕哀樂不獨山岡桂樹深

秋雨荅隱公元韵

久無高駕責丘園極目秋雲一雀翻白袷乍涼知
夜氣緇衣舊好得清言射聲有尉紛馳馬樂指何
人獨避蕭蕭索仲宵聊泛瑟看君南去擁朱幡

中秋偕兩兒山居對月二首

秋半無衣笑薜蘿村臯沽酒一悲歌天荒地老愁

人雨月白風清良辰何但引長鳴雙鶴子空搔短
髮對姪娥胡床拍碎渾難寐去歲榕園猶枕戈

其二

去歲榕園猶枕戈羣公帷幄坐風荷春來無故星
辰落秋到不知湖水波萬古清光難斫桂暫時黃
落莫摧柯湘南湘北月如此何處軍中爲楚歌

溪公過山齋携画竹山藥見貽因畱宿話

柴葉居士已成髡惠遠蕭然杖到門千尺清陰圖

卷之七十七言律 十九

雪蘭一籠新藥斲雲根投來自覺蓮因密相對能
令草屋溫撥盡寒爐向寒月室中賓主不須論

其二

高巖水水自清華絕處安爐傍古槎松裏遲遲雲
不下詩中藥藥画無遮天荒未應蕪蓮社人潛惟
宜對菊花今日出山勞見憶獨尋三徑過陶家

人日同張子尹山居看梅

戊子

早春殘鴈併年光折取梅花對客芳雲氣自然晴

曉酌冰心於此霽寒香因來問字逢人日絕勝
詩寄草堂何事潛夫樂無寐新篇投滿子雲床

盧復卽過山中宿話

軒軒靜好密簾與一過柴桑興有餘竹裏晚烟名
士屐風前蘭露野人居悲歌卷席驚殘燭急雨秋
茅吹散廬肯作淹畱田舍飲西山薇掌亦初舒

逢杜鵬花開移植之若庵

杜鵬花發萬林酣映徧樵歌出翠嵐春滿荆簑數

卷之七十七言律 二十

七七信隨蘭棹月三三何如紅藥翻牆上得似桑

花種嶺南

粵東佛
紅者最
繁

曉露不啼情已盡維摩新散

與茅庵

種蕉

雨過幽塘竹裏聞新蕉數尺尚能分當於草閣暑
天絲漸欲松窗遮午薰珂雪也曾畱畫稿叢篁莫
更作彈文山花大抵無園長詔汝秋來給右軍

梅花十二首

水華散盡芙蓉凋，焚拂初生香梅開。五月江城黃
遇雨一枝更嶺白，停雲寒來念汝天。同瘦覺後幾
人雪不分幾度微吟，向何處孤山遇與玉爲羣。

其二

映月橫斜幽處開，晚香何意占花魁。將隨海若靈
槎老，偶看天公雪戲來。殿後始陳寒水玉，經冬不
倩避風臺。壽陽宮畔虛奇事，聊與時人一致猜。

其三

絕憐茅屋對幽寒，供奉還宜白玉壇。鶴筆裁雲人
落落，蛾眉積雪古湯湯。不期何處同官柳，誰嫁林
逋北。杜蘭今日山中謀洗耳，春波青吳爲君彈。

其四

相探嘗近數峰青，个是詩床个酒亭。天以南枝廻
北斗，地從東閣接西冷。人言絕勝桃花飯，我意儀
圖相准經細嚼。一升臨高嶂，翛然吾欲去滄溟。

其五

吳門玄墓山武林孤
山兩處皆種梅名勝

雲前曾去訪茗柯，幾處梨棠伴釣蓑。玄墓門前多
立雪，孤山湖北最臨波。旃檀香更添黃葉，葦葦華
同隱翠蘿。我自憚憚君太古，瓊英生采不須餽。

其六

長松聽罷更流泉，最憶西溪對酒禪。步白雲堂明
月，布觴於瑤圃。白雲天，花間大小穿珠曲。竹裏縱
橫積玉烟，曾爲折來吟過日。一枝疑似辟寒鉤。

其七

不聞春風春似遲，潮潮新燄漢官眉。茶棊未許花
前葉，落落猶存竹裏枝。老矣冰蠶心不化，憚乎飛
燕掌難持。洞庭莫漫愁吹笛，初取孤芳綴楚詞。

其八

及曙不凍花，目晨蕊珠高寒山。殿春在深營，靈雀
橫。勝時過俊風，龍起鱗奏賦。始逢梁簡帝，入宮初
見甄。夫人一回清曉，一回思君管松茂，爲汝陳。

其九

三冬何自愛吾廬
繞屋常巡索笑餘
種後只容眠
兩雀探時先欲
盤雙魚靜臨月
鳬寒娥鏡閒
注天心卻子書
誰謂袁閔扉未
啟比來總不規
端居

其十

飲步州霜映玉波
風陰澄肅敢狂歌
蘭熏雪白師
吾儉木落天寒
英自多閱過冬
春還入夏益知
清任始能和草
堂擬築花壇
占獨薦黃泥第
一機

其十一

銀界天中閱十洲
好將枯對賦仙樓
滕王峽蝶元
無夢隋苑
瓊花已過秋
誰領春風周海
嶽肯辭冰
雪到羅浮
和應此玉兼寒
緩付與仙人
鐵笛收

其十二

珍禽散後放初霞
玉蝶來栖竟作花
香艷豈知心
鐵石玄真端是
古瑤華不妨樵
牧尋常見偏向
江山寂莫嘉爲
我苦吟君亦瘦
宿翻神漫沃靈
芽

茅屋

數日不到茅屋東
小池水溢芙蓉紅
綠蕉亦助竹
彈雨寒菊要令
花開風湘岸離
騷迷鴈宇杜陵
秋與老漁翁比
來多病娛何事
閒寫黃庭臨戲
鴻

月下對棋花

小詩吟罷曉周易
十二爻樓東不
開何意花竟驚
歲晚非時香氣
返入閒妝成明
月疑龍子點得
河圖悟崔山從
此卻窩虛一席
應無情恨比烟
鬢
秋夜宿樂法庵
與正見上人話

遠公去後還留社
陶令貧時已廢
園官爲北窗虛
一榻更憐新竹
滿十根空山得
梵秋聲細不直
聞香鼻觀溫外
擬歇心猶未得
聽君重說出家
論

其二

天機人已失清微
欲洗沉憂向衲衣
一杖偶穿秋
竹入諸蹊旋摘
晚園稀恩仇莫
論雲蒼白室有
何如雪瘦肥便
借禪床安四大
蕭然不到想非
非

龍鳳山遠眺

步虛聲裏三摩地施食臺遙衆妙門高處無遮糾
海目邇來直映碧湖痕可憐濯莽餘千里愁見山
河百二屯何似少陵登岱日不堪憔悴對中原

病懷

菊花開後便沈疴伏枕淒然廢吟裁十月已關霜
下跡三春如在雪時過自傷崔嵬頻年盡誰引虎
經百節和晴煖倘能扶策出應隨船子製漁策

清明後作雪苦寒時貸穀于某公不報

身本重書卷卷之七七言律

二十七

桃花開盡雪還飛尚有熏爐伴衲衣高竦策憐驚
羽濕凍莎寧飯積毛肥節過寒食煙猶禁亂後春
風力亦微幾處兒童分乞米臨成顏帖笑空歸

黃菊

三徑之間半畝塘今年栽菊繞籬黃和應秋蝶能
同色不信霜華更有香山下白雲佳日夕水邊紅
葉落瀟湘一鋪金翠爲誰織裁作仙人盛露漿

荔支詩

荔支獨生閩粵間果中尤物也乙酉客
南於古岡村野往往逢之相餉者日輒數
斗矣香山相公招留鹿松園池上壽三百
願於時正熟移匡牀其下呂詩籤酒葉從

就摘芳鮮恣其飽啖直生平一過也久之

補作詠荔支六首和陳喬生黎美周

開國青蓋經冬葉灼灼縣縈紈瘴枝不來嶺海何
嘗見曾入漢宮卿得知戲把晶丸藏火滯驚看履

身本重書卷卷之七七言律

二十八

水出鱗皮履水珠作鱗皮鐵幾回吟罷歐公句擬對金盤

一指思

其二

南中珍果鮑朱明杜老移文笑側生水殿薦餘紀
子渴香山圖過畫工情白樂天有荔枝狀海雲蜀雪兼相
養江綠陳紅並有聲陳家錦江家紅奈今日最憐
授袖滿佛葉花下喚還行

其三

春花如雪等閒稀
雁跡星行漸輝然
避毒雲陳碧簾
湖隨香雨潯羅衣
乍驚海壽懸珠徧
爭倡山人賜紫歸
此味只宜盛翠椀
消它紅汗對君揮

其四

荔村香遍嶺南煙
草木疏中尚未傳
隋苑紫綃成繡纈
嶺山紺雪滿中邊
千金陸賈應難致
三滴坡公始最憐
當世何人書第一
寫來新譜亦翹然

其五

梅雨過時萬寶斟
拈來芳艷滿筠籃
春深漢殿櫻非赤
露冷吳江橘未甘
最弄風煙晴正午
異常香色日惟三
寫生空自勞題繪
試語瓊漿總不諳

其六

收得神仙絳雪丸
丹房移向掌中看
乍嘗唯擬江瑤柱
東坡云荔枝同色應空赤
玉盤不用金鈴防

鳥雀自然珠射遠
鴻鵠尚方何物差
駐侶西城荷菊六月寒

督府何公雨雪中
香帛伴殘即喧先
慈之喪直遣都騎
邀語不勝感涕

一路荒嚴野哭哀
吞聲驚說令公回
不期帛雀橫空下
卽命神輿帶雨來
素輓始聞趨相府
版圖虛擬報嵩臺
相依永夕情何限
欲賦東征未易才

其二

烽火燎原照雪光
鈴旂一駐影蒼蒼
同將羊祜尊前淚
洒向劉琨在
半棠髮舍幾時無
雨霰雲臺今夕有
星芒應知國老孤
忠力留得天鶚叫
大荒雪夜中湘和兩公韵

兵氣且隨冬氣盛
天人不道此時臨
嶽雲已放乾坤眼
潭雪猶寒草野心
屢夢乍承驚壁合
雄師獨濟指江深
爲傳舊閣官梅奇
好奉旌旗一再尋

贈焉山古梅首座

選佛場中更有關竹藏規觚一僧閉天衣自淨花
非染雪嶺長寒石豈頑定裏不妨彈指出劫毒嘗
記聽鐘還與君覲面何曾隔正在泥盤宛轉間

病中哭亡室 室人長齋禮法奉二載

五月疇寒枕簟淒和堪腸斷聽兒啼年來哭母悲
相觸病裏傷神影共携龐媼在前誰信衰伯鸞孤
後自難栖若教泉路相逢近應並爲蓮早出泥
走筆送劉止臣歸應有司試

卷之七七 言 二十九

七袞盈筇未停梭不墜青雲志若何晚歲子猶勞
鼓篋幾季人盡媿登科神惟擊電輕千里憶似歸
風壯五歌莫謂傳經心事倦菊花松酒日來遲

偕筠浦舟入資陽報晤張運丞山眺晴江有

感

綿邈峰前舊有樓劫灰如夢復同遊寒塘老杜祠
臣宅 石徑所居 細雨孤帆釣客舟欲訪遺文迷馬
隊聊存跡楚谷漁謳離鞍試赴張公子一踏晴江

散四愁

圓屏逢雪友人致酒見慰適兒子自晴川還
携得頑公書刻 以下七首存湘景草

積雪欲破天地曠濺珠璣玉聲淒朕陰房易黑晚
生白古井不寒朝更知江上新携局國句日中暫
輟袁安眠賴有徐陵悲故舊一尊相對比蘆泉

喜兒鄂渚還雪夜發頑洞二老及沱江學士

書

卷之七七 言 三十

西塞同雲凍辟枯歲寒誰復念在徒此宵最憶鴻
鴈爪彼美能憐雀在簌雪片一年云暮矣風音千
里見悲夫冰簷更把幾魚看蘇李文章並不孤

立春雪夜

是春猶未破重陰六出將殘落更深信有老寒悲
折骨并無朋酒慰頭岑冰華不動初吹律雲物難
占木脈心慙愧古人能嚼雪救花著齒尚沉吟
別石兄五同難還省愁幃

錫雖巢破故相憐痛定那堪憶舊年莫向張湯疑
有後信知孫叔不應廉愛君將母身猶在縱我爲
僧夢亦圓共喜生還應更勝新書貝葉伴詩禪

副中詞書
大宋詩林

別朱子昭同釋還湘陰十昭世吳門人

南渡文章舊歷垣長纓一斷繫南冠家瞻震澤胥
濤壯人對羅江屈廟寒香芭蕉殘仍護白魚鉤
脫白沙灘相依最苦還憐別好去承歡舊釣竿

卷之七七言律

三十一

於還貽別諸同難者

填海移山事豈成湘天不明人夜行十年離亂各
風雨一劫餘孑共瓦足遶窠乍來城卽變枯魚縱
去江潭平鷁歟莫負雄慈力好着袈裟安釣耕

其二

收召離騷舊日覓振衣誰遣出神門餘生自耻矜
微命不殺何詞怨大元鏡裏霜華寧苦節藥叢忍
草是中根從今悟得真身在難與君親復報恩

送陳伯子復下江黃

愛子山足有草亭橘煙香細草煙冥片帆每欲凌
秋漲一顰還能習洞庭海內平原金已盡山中玄
石酒初醒過江應語橫空鷁坡老頽然夢未形

雲間潘蓉江舫中偶弄筆墨貽贈

湖湘之間鶴不羣翩翩過我作湘雲掀髯便擬坐
中閒傾篋聊存海外文座裏一江流玉照沙頭千
古歎芝焚爲乘巨舸生竒想欲倚呦嘯醉寫琴

卷之七七言律

三十二

訓仙詩韵

知君破產不爲家一寸心摧白日斜飲羽未妨誠
射石歌商翻欲托懷沙非無北海尊前酒同是玄
都落後花相笑並須捐故技且留看宇對煙霞

甲午送幼隗寓中讀忠烈蔡江門遺集有見

懷一首感而作寄知己之痛云

癯然一鶴想神清哭斷城南碧血塋午夜伯開齋
鳳歎公善孤兒寧與鬼龍爭平生何意推王粲

日誰能喚杲卿秋初見懷詩尚在讀來寧止淚紙橫

別張運丞中表內艱還淮海

响屐幽穴舊相望風雨移來見鬱蒼情話自然親
古煥餘生偏是履嚴霜愁無彩暖追王母知有陰
符在辟疆別後應關春草夢莫令江海事淒涼

還家偶成

三年家難一身輕慙媿逢人說再生心若藕絲湯
後出命同蚕族雪中成恥將忍辱留膚髮耐可移
家變姓名何事換樵偏愛敬瓦盆盛酒餉柴荆

荒城七夕立秋憶已已都門逢此有作

二十餘年星物移立秋七夕重逢之天街瓜果昔
盈袖廢井梧桐今幾枝烏鵲應啼清淺直牽牛豈
識白頭時荒城獨坐向誰語一葉正墮簷蛛絲

吳長沙謝汝初楚友著

男之輯

七言律

馬字十首

馬字詩古無作者而近人屢見不鮮偶讀
些翁八首頗覺撩人山居無事偶爾向秋
雲頌坐而雁行起落數整數還送率筆和

之視些翁工儼非所及也八月廿六日

誰剪秋雲作海苔戲鴻新點墨池來不妨倒蘸銀
河水盡費橫披雪蘭材鳥跡篆成天自古龍宮寫
出鬼應猜何如傍晚行偏疾似被嚴城鼓角催

其二

秋色將深蘆荻疎室中時有北來書非關嗟咄憑
愁寄故帶欹斜染醉餘海上舊題懸漢帛峴山新
賦入雲墟北來坐臥秋空下幾日徘徊未拂裾

其三

翩翩起草自臨池豈羨慈恩塔上題意到縱橫非
一勢往來蕭散似全欬應摹北海歸潭帖未許青
天學岱碑慚媿山陰閒道士不知經在泛鷺時

其四

不倩松煤與石煙霜毫時寫蔚藍殘照來繁露偏
銷夏注就懷沙始問天北望風音徒草草南征囊
記自翩翩幾時一印浮丘雪莫謂鴻文但偶然

其五

化身曾一現昆耶偶弄雲煙似散花屢與湖州參
竹譜翻爲塞北點胡笳箋笈有借渙燈續行斷聊
依墨勅斜但信一生羣不亂更無奇字引侯芭

其六

衡疑九百障炎洲誰染湘痕半幅秋幾度畫沙臨
舊本數行書露寫離憂意從象外圖前得聲向雲
間日下聞晚學南宗無一字行蘆因不到羅浮

其七

不託危巢自愛羣
石山遙對墨池雲
擬於爭路得書勢
何意印泥成
櫺文霽雪半
颺風烏仄
滿湖一幅引羊欣
幾回目送揮絃外
影入天章誰更分

其八

雁宕有中華

霜晴晶晶湖容縱
爾飛才雲萬重
此志豈堪謀燕雀
斯文翻欲駭魚龍
鳥官自署晦前
畫白帝還教露上
封莫訝雲湫
嘗卓筆繇來濡削
沈凡庸

其九

南浦午鷺非一陣
蕭蕭懸看亦千尋
掃來栢葉嘗同學
寫到落花尤苦心
過日影高飛白蒲
穿雲痕破綠沉深
不堪野水橫舟處
時有昏鴉作意臨

其十

鳳翥爲題態不同
嗚然情亦類
書空曾疑渾脫
寫筵舞未覺雲煙
過眼工錯落
豈能隨野鷺
高寒字爲說
雕蟲春冰江上波
湖洲與滕王一借風

其九前喜陳長公策點遊山志

幾年尋約到柴扉
爲看寒山在放歸
離菊正思常嶺展
嶺雲聊得媚秋衣
舉家意自生欣
肅良友情偏遠
漸希欲向茅齋
留十日繞床猶有
桂花飛

其二

我有溫泉水有湖
相將來往不愁孤
秋山古桂團圍
奇野水沙棠泛泛
鳬每望一來情勝
具何妨終日茗兼
蔬輪君驢背奚囊
便先寫楓林策蹇
圖

冬日渡湖至萬石未得泊月下返于磊石

湖光如昔媚霜煙
坐看朝暾到午懸
水落漸知天漢別
日斜還見嶺雲偏
魚龍直入應潛舞
鴻雀風微自折旋
明月似漣連客棹
君山在眼更廻船

湖中阻風

芳洲水落老蘼葭
倚樵微吟送浪花
涉盡湖陰悲智網
聊窮天末想靈槎
酒香漠漠雲邊遠
鴻影冥冥雨外斜
斜遙識黛螺曾醉
處恨無明月與人
睽

荆中訪卽此翁新居舊話

高人折卜水雲隈一葉乘風送客來
淪詩竟從天上種草堂如向溪西開
長鳴海雀多將子相逐雲龍總愛才
今但暫消家國淚蘆中歌發却清哀

乘月過洞庭聽同升人吹簫

十月既望湖波煙乘風露坐凌茫然餘生更識湘
君面此夕似拍洪崖肩客有洞簫聊倚月城無老
奇尚懷仙鶴聲隱隱岳陽近往事回思二十年

東坡全集卷之八七言律 五

宿湖中草堂卽事荅野王半芋索書

偶將浮宅繫江沱水玉門涵萬頃波未許南朝易
南面絕勝東海侍東坡誰家堂構兼師友此地漁
樵荅醉歌願我行吟何足聽愛君撫自與麈和

呈贈劉雲翁大司寇

廿餘年內想光儀鐘門能再見時無欲乃徵王
佐力有心咸與古人期重披黃石雲三素難老洽
江漢一絲不是頑夫誰得是龍門高峻水漣漪

乙未八月劉阮仙年兄五十外始舉子彌月
而予自湖南來賦詩相慶

亭亭仙掌擎珠房大衍方開一索長落霽正合金
粟氣宛虹如借玉書光世將共許傳天祿嗣此還
當數鳳皇朝野故人情略似試啼尤幸到君堂

李嗣遠招飲家園兼山子長乾生僧止水同
集

霜空疎雨帶清暉竟日平泉盡啟扉
曲玉煙樓朱太室詩集卷之八七言律 六

綺合一庭珠綺橘香微坐當選石疑醒酒歌欲爲
雲入想衣自是文人兼福慧却令諸客亦忘歸

其二

爲罔竟不籍巖阿林裏書城舊散珂丘壑有雲通
翰墨門庭無恙對松蘿謝家自覺青鞵好陶令聊
同白社過此夕渾疑身世換道人彈鋏美人歌

鵬月朔日集李兼山年兄席上逢方栗其初
度率賦

不謀此必敗謀歟是夢還移移燭看清淺見君今

幾度綺玄過我初寒如修漢鴈散遙情欲對銅

仙憶霽盤何事儘懽歡復醉多生芳氣在椒蘭

客中驚逢袁特丘時予始脫離楚帶不却特丘尚在亦自粵初還也特

丘出芳草使予之

日年升墜各心顏客裏驚逢海外還衰紹頗爾圖

許下駱丞寧信在人間共疑鶴語歸來來猶託龍

髯絕處攀幾直聯床歡復歡取君焚草一披胸

朱本堂集卷之八

小除日同譚錦秋吳既閑泛東湖登晚直

芹集春及堂

冬盡湖晴氣不寒小舸來往弄清瀾祠嘗此在黃

羊貴興欲凌風綠蟻寬共喜曉晴淹雪棹更爲良

友用春盤尊前未厭遶東村酒醉當歌一岸冠

王報巷特過借齋訪報巷今年六袞因憶王

無功自署五斗酒淵明乃棄五斗米千古補

五斗者獨兩家耳補作相祝詩

五斗先生事並傳寒暄猶得對高天何當蒲野菴

鴻日更憶平津牧豕年却聘乃於名不媿斯文荆

與世但延爲言問字門前屢莫擬元經作太玄

江陵朱樸菴投詩和韻

自菴爲食都徐公婿公嘗建亭湖相延致名見其詩後與華望樹古甚今尚在云

蘭茝同時氣自芬餘生猶幸理前聞章臺古寺偏

逃劫學圃沙虫但化軍難擬髡鉗裁季布喜從折

角見朱雲好需一雪當春霽尋到柴扉更論文

朱本堂詩集卷之八

喜洪聖功至潛連日集阮仙兼山嗣定家因

訂過三湖先寄兩年侄

幾年情似背鴻飛遷跡江皋笑未肥何處登堂成

想國此中開閣矯同衣星辰歷落人方貴風雨論

交亦稀况有君家雙玉奇敢辭春及訪雲扉

春廿七日與曹叔方劉衍孫洪象先諸子自

三湖步過師君卜草堂在集得青字

十里踏莎青未青到門日落州柳暝欣然解衣索

樂府變此草堂題帶足過客光陰春宴序雅人文
酒尚玄亭餘生好會不再得淹我黃鵠湖上聽

樂王報慈桐雪堂分得山字

擬爲主室仙雲環一座春風欲砭頑高論微言中
酒聖古香疎影山花開貪看雙藍呈仙掌靜倚翠
書作道山今日可無微韻事朝川詩已徧人間

今日初小燕諸子全如近步佛閣三韻

其一
聖明開梅是不待漢之歐
開安若其爲文公詩

樂木堂詩集卷之八
七言律

出如何處還驚聲不到紅梅隔水明就石且須傾
茗椀過橋俱是看花程碧潭蘭若相縹緲白紵春
衫入鏡清莫爲霧濕停晚步湖雲湖月此時生

其二
遊大佛寺看浮來
鐘步黎文修公詩

步驟憐春未肯備拈花還去訪南宗穿碑尚記當
年閱泗鐵今疑此地鐘幾曲禪房花隱梵一湖煙
柳岸舒容浮生半日無遮界漫數飛樓十二重

其三
登圓通閣命酌方丈酒
樓在遊步張文忠公詩

暮靄清尊且未起超然香閣遍雲開雄風入鄧方
高舉大澤無山敢傲來劫外三生思聚石花時幾
客教登臺虎溪橋畔還沽酒愁聽人間曲可哀

春雨劉雲翁座上贈李復菴太守

行遍棠梨花事新裾香凝覺坐來親沿江雀影春
隨權一日鶯聲雨滿輪王遠酒漿非世味羊公裘
帶自深醇詩情始覺披襟懷莫調柴桑但詠食

夏日客鄧寄懷尹洞庭先生

樂木堂詩集卷之八
北山詩

鳴雁無烹已落毛飛飛空復滯江皋百城曾現文
殊手九辯終慙宋玉騷屋角已占雲氣近船頭如
被石尤撓懸知鐘鼎長無恙新竹臨臚萬葉高

鄧中五月別金五鍾郡博

爲佩無聲我馬虺從君檻下見龍媒誰知漢魏銷
沉沙更得荆潭唱和來白雪不寒桃李樹青蓮將
賦鳳皇臺廿年離恨全消未風雨江城正落梅

初春與卽元飲開坐萬元書屋

階前玉樹立森森不向園亭弄夕陰石護巖雲巖
直壑梅田殘雪照春林汾陽歌舞將無窮爾雅蟲
魚亦自淡偶挈香茗迎旭坐愛君荒徑寄微吟

詠銷寄牡丹和郭些翁湖中作四首

湖裏春深亦絕天隔湖時見送花船相看傾國猶
亭北乍擬凌波自洛川紅汗露華均淨染白枯雲
想對詩禪誰知落落東風外別有清平一調傳

其二

漫入青雲卷之八七言律十一

宮中絕艷洛中才不踏紅塵亦看來之子贈雲輕
芍藥仙人絳雪起樓臺非關設色徐然面似對真
空法眼開注眼神師有近讀華嚴知富貴與君賜
倒淨餅猜

其三

艷會如雲萬朶春當時穎雜盡成塵登筵頃使陶
餅貴在掌空疑漢露勻觀作蔭葡尤寶色幻爲金
紫亦花身此枝幸就維摩室種得妙蓮因外因

共四

花光入座并湖光氣奪春林百卉芳雲母作牀承
落粉軍持添水浴沉香殘來尚惜紅酥點品外難
求紫露幾誰是舊時樵客眼遮留聊復媚山堂

即中贈別松公步錢牧老韵松公即人常在
大報回寺常刺

廣南

國主如何用想持愚公不動欲山移辯才每解真
如縛起信能超具足儀帝釋却前花梵古者婆手

奉本堂詩集卷之八七言律十二

裏藥苗悲大千塵海見嵐疾正是三身并現時

其二常說法寶陵石塔

處處橫吹阿濫堆海幢猶擁妙香來咒龍人蓄將
傾鉢遶雀重歸亦泛杯石塔更從初地涌寶曇携
過百城開看師錫杖凌空意萬疊春潮帶雨催

贈即部方邵村使楚時還邵村兼善小兒

十年前已證聲聞品作慈曇現白雲元悅自成才
子族神仙今執故人羣筆稍含利天衣履替到湘

源禹服分萬里長江吟復西知君朝袖有蘭熏

九秋壽劉雲翁大司寇三節

高曼積氣正清剛大酌惟需沆瀣漿
蔡閣人懸天祿炤藥闢採日精香
養生誰識宗伊呂伊呂皆百歲以

上學古真能閱夏帝自是道成仙有骨不煩勾漏

覓砂床

其二

玄髮方瞳不記秋幾人堪附維耆遊
卿材久矣陪

集本堂詩集

卷之八 七言律

十三

先進道力居然退惡流南岳尚應雙捧玉用魏元君

華陽獨占一眉樓白雲好護礪谿釣大老無心更

佐周

其三

正氣孤行百六餘八風終不撼端居永冠甚備芝

方曄松菊尚存草自鋤未竟臯謨留渾噩若乘喬

鳥見蕭疎願教十度中山醉白髮從公授素書

勝善菴焚刺坐雨

空山永日白雲中雨蕭蕭萬念沉惜竹且除燒

符味聽松欲止相輪音維摩示病身如鳥黃檗談

禪要在心屢夕翻經得無畏莫須師子護寒林

五月八日赴筠浦約喜謝石江先至集樂蔬

園對雨

憔悴山川厭苦吟病餘猶幸得追尋欲歌黃竹三

山遠來赴寒江五月深情話不疑多俊快閒身無

恙益高森天留老友風流在聊與乾坤慰素心

集本堂詩集

卷之八 七言律

十四

坐中再壽陳筠浦五裘

冥鴻野雀自相尋爲愛蒼蒼嘉奇林松酒較於荷

葉綠草亭偏與竹香深長年雲母山中餌勝事斜

川水上吟濁世幾人容白髮看君垂釣老湖陰

除夕丁酉歲居段氏竹屋

草廬一寄便經年豈有深山絕世緣泛宅更隨情

岳住悲流猶向愛河遷徒愁歲事原無盡試寫土

風殊不然且喜團圓小兒女羣爭聚來向疏筵

早春劉雲翁遣使書共舟見招以修志不得

赴兼微卸太守李公詠有感

戊戌

憶君情似隔蓬萊青鳥書從雪後開最喜碩人春
在澗翻驚太守直登臺喬松撼雨聲同壯江月寥
天夢數來爲報石公期不赴湘山雲片正須裁

洞庭秋十二首

同和些翁作

微波新水壯於空灝氣紛然接素穹
得在香來樹袖亦分風憐人落照三閭遠望古登
身不重青臺卷之八七言律十五

樓一范同最是楚天縹緲處百川踈雨掛殘虹

其二

一葉西風重客思巴丘雲漲二妃祠山連雨峽先
黃落水合湘源最碧滋白也醉吟烟欲煖仙乎飛
渡息相吹應知今古懷難盡刻却君山想大奇

其三

焦螺峰上望湖光十二樓前有霜合杏龍文天
鏡懸縱橫馬字楚書長俱憐際海澄鮮色別作空

山釀酒香欲溯流光向西浦拾尋芷草慰寒芳

其四

八月半鋪萬頃湖秋無尋處水無隅
潯聲乍定蛟潛舞露氣將寒雀警呼
醉客暫應歌白紵誰仙曾欲剪青梧
中流鼓枻知誰子獨向涼風載一壺

其五

清愁飛飛沙鴈廻烟接如瞻鏡初開
祇疑巫峽行雲外嘗有湘雲泛瑟來
風雨蕭寒愁出人山川卷之八七言律十六

繆見徘徊何如木落增悲思更望軒轅舊日臺

其六

不到涼颺不肯瀾波時方愛洞庭寒
銀河影入湖心滌緒奇聲催竹淚
乳健酬羣千軍有碍清音吹萬劇無端
誰憐月下瞻烏鵲獨對江東笑老瞞

其七

澤國泱泱五渚間風來秋雪捲湘山
蓮房采采歌聲遠雲禁蒼蒼露氣繁
願若有電吟菊秀軒應無

葉駐楓顏翻疑帝子雙乘鳳一片凄清未忍還

其八

玉猿帝微粧難眠清直呼龍伴劍仙廣莫古云張
樂地沈淒疑是泛槎天愁看落日長沙外笑指微
雲河漢邊今日君平何處問客星消息亦茫然

其九

年來誰更挽天河且放雙眸對汨羅金已變風南
不競水方張楚地無多迢迢腐史浮湘路杳杳銅

卷之八

十

仙去漢歌明月白雲如有恨未須隨劍吊英魂

其十

震澤何如此水深包山潛合故陰陰龍而收雨珠
嘗恐鱗不操風壁始沉自是樓中多氣象絕勝江
上賦愁心可憐霜在聞吹笛一曲翻爲塞北音

其十一

芙蓉寂寞隅湖秋一望中原涕泗流青草更難尋
舊壘黃陵今亦頽浮丘蛟脰不射風徒勁龍死道

灰劫未休何處樓船鉦鼓急併將天地入憂愁

其十二

三湖水返太湖增郡閣虛無鏡裏凭天幕酒亭雲
捲榜月低蘆花雪巖燈楚風欲入幽風細江氣如
赴海氣澄值得玄真吟後同煙波今日有誰能

奉酬洪幢和尚寄示十二章元韻

戊戌仲冬十三日宿瀉山客印寺從禪客

得師問函寄語錄行實兼示和同門董子

卷之八

十

詩十二首索報師往爲館閣分較禮闈予

與董子試卷俱薦復落爲時所惜去今十

五年人盡俱換師書叙尚惓惓不怠曰迄

今猶憾文章氣詎雖聲聞菩薩不能斷遣

耶知己之感沾觸無限偶雪月滿窗焚香

步韻禪客還印以當奏記耳竊念公所錄

進士廿餘人不乏通顯而予沉痛已久困

辱自耳若不以為墮負何也今日和師門

下是承唱歸子乳喝從大柳到渴山來

亦值得三日耳聾矣賜月既望之直記

藏書魯欲乞靈威一覽中原隔禁關同履水霜松
自勁不憂春雨草常勝壽碑已斷還留字寶印孤
傳始貴衣別後只餘真種子佛燈龕下夢交揮

其二

壞劫難憑一法撐天親求友勝求兄大千已變風
鈴語百萬應從漢水傾始信境因仁者動常疑山

身不空詩集 卷之八 七言律 十九

到暮然生今宵馮頂遙承偶霜月初圓照一泓

其三

衲頭著後更何慚拄杖年來最荷擔水以一光涵
象萬蓮將九品喻登三偷心器界誰非盜斷愁西
方總是男此日祇應歸獨露天衣無縫覆茅菴

其四

身隱安能更用文窮年哀樂何誰分葛藤剩有三
千則在苒惹無五十聞海上閒閒師睡室人間擬

擾曉巢蚤須知滅電無然意得寒水齒亦芬

其五

是麟稱趾不稱蹄生草嘗留蠧子栖能以深慈彰
智鏡卽將弘法忍題四禪豈假雲扶足五濁真
如火炷臍我只飯牛寧問且大梅峰外有天雞

其六

每向詞場學大家生來意亦近煙霞非無薄技曾
驚座屢有悲歌爲落花日月豈知真化虎梧桐俱

身不空詩集 卷之八 七言律 二十

欲暫栖鴉湧云知己文章在手把離騷對日斜

其七

管掩松關讀淨名洒然如欲洗煩醒四思豈用千
金報三世須求一念并積雪壅門牢自臥春雷破
柱不須驚懸知別有光明地耻與衆莊論養生

其八

當年遊屐不齋糧到處雲煙載滿囊世亂遂難容
卜肆命輕偏得立巖牆閒吟獨漉詞湘轉靜采貝

薇帶微香最苦湖南兵事久王家今已廢青箱

其九

國難同時痛哭還憶師消息隔神山袞衣更現金
菴寺密室先黍雪賣關海外尚留芝曄曄人間誰
見獸般般梅峰蘿葛刪除盡應未罷門與漸攀

其十

文章憎命復何憂知已還從寂莫求敢謂柴桑早
甲子欣聞紫露注春秋恩殊此日猶難報皇綱當

卷之八七言律 二十一

時豈未稠念到君親與師友一天風雨婉前脩

其十一

新詩一束浣窮愁卽對名山示雋遊豎拂已知齊
斷際拍肩何止笑浮丘雪深梅自通消息秋後龍
應得歇休今在古馮同見月壑中誰信有歲舟

其十二

顛發爐邊對勑侯重來雪賣一扣投世人面逐滄
葉變真子身將果位留每記三生緣不笑淚慚四

句倘難酬秋來擬作南詢衲撥草瞻風爲道謀

仲冬十一日蔣明府偕遊大瀉宿塔院

老嫗且能逐貴遊山中蓮社故相求先披雲磴遲
山簡回到松扉對惠休寒玉密閣獅子窟聖燈孤
照鷓鴣裘誰知霜月千峰上一塔高靈若未秋

明日登瀉頂覽勝密印全勝生梅筠作

百疊瀉巒欲接天到來花苑在金田雲泉空色影
諸品殿閣清風立四禪佳客屐隨歡喜着令公裾

卷之八七言律 二十二

引妙香圓雪山此會真殊勝笑指霜花一輒然

五月久雨念去歲集樂蔬園時寄懷

竹溪荷淨舊芳叢却憶披襟共午風肆好琴書亭
庭在浮沉瓜李日方中花前久已愁驚老湖上今
誰牧雨工野興如何涉情恨月明期醉白蓮筒

寄壽卽些翁客補山堂六衆

江堤雲覆草廬寒歲得磻溪舊釣竿萬壑桃花尋
窈窕一窗蓮品話團樂不知有漢寧論魏非意無

家爲報稱自是小堂容海嶽南山更補一峰看

其二

九歌曾向玉筍成解脫離騷證淨名金粟後身貪
并現蓮華仙掌愛孤擎更無洛社當前輩僅有湘
流鑒獨清聞說九峰經歲住空山應見一星明

人日後雨雪間作至上巳未霽

巳亥

經說今春欲解兵雨來終日晦山城飢鷹偶聽妻
清與壘葵閒看慘澹營坡老梨花雲似夢少陵桃

卷之八 七言律

二十三

竹杖難行蕭條三戶偏如直敢向蒼蒼賦未刊

其二

上巳知原草未青三春雨霰只冥冥敢疑要服天
無日嘗撥寒爐直有星冬氣劫龍乘尺木雪光欺
電隱青萍野人祗合憂農事歎罷還隨酒醉醒

夏雨客潭城喜江谷尚從幕府中携尊見過

投詩二章步韵

原盡義皇白日長乞君餘論破愁荒十年磨劍心

成雪五月披裘氣自霜江總聲歌猶壯節陶家風
雨即重陽何當貰酒來相對推食翻應笑孟嘗

其二

時望谷向生子兼開胡
石九長跪故有五六句

知交落落歎風前窮老却能志益堅笑我書難爭
歲月憐君筆自多雲煙澹注更望新生驥面省休
論善擊鷗却被佳詩警踈懶墮車寧不媿天全

走筆送劉止臣歸江右應試

七襄盈筭未停梭不墜青雲志若何晚歲子猶勞

卷之八 七言律

二十四

鼓篋幾年人盡媿登科神惟掣電輕千里噫似歸
風壯五歌莫謂傳經心事倦菊花松酒且來過

六句自壽用夢翁六十詩韵

庚子冬避兵潯
山作

遙想仙人冰雪膚去尋鴻頂信筇孤水香照笠三
生影雲動飄裾一氣扶白社久期方踐約村農曾
識欲招呼不妨絮帽依鐘磬禮佛聊隨拜亦膜

其二

幾箇中原舊洛者不堪澤畔覽予揆生當黑月名

全勝春爲寒山日小遲三徑就荒聊復爾百年強
半欲何之義熙甲子寧須辯不放盃中也是癡

其三

若聽巢蚊六十年每慚學易昧幾先未流忠孝多
生累逆旅乾坤幾舍傳曰戰詞塲蝸勝負黑甜書
枕簟中邊由他箭漏催今古破衲蒙頭且信緣

其四

晚來無意更爲家風雨吾廬竟不遮籠裏雙丸驚

卷之八 七言律

二十五

轉燭坂中九折憶摧車解嘲陶令詩多酒信及維
摩室有花簪遠一簾時逗念美人岑寂在天涯

其五

籬落霜深已罷黃獨醒那得醉爲鄉龍髯久絕相
攀夢宿塵應無續斷方難煉丹砂遲九轉偶回春

眼學雙盲仙源舊是懸弧地子生於桃源轉瞬人間局

幾長

桑木堂詩集卷之九

楚長沙陶汝稱雙友著

男之輯

五言絕句

春望

出門望雲物眺聽不能閑綠深春在野香遍雨吹

山

憶內已亡初門

桑木堂詩集卷之九五言絕句

客路風煙外梨花寒食前惟來歸夢隔伊是閉門

天

舟中書所見

落日射江氣曉峰專紫煙天然唐絹素老筆畫山

川

江行

白鷺栖寒枝皎然出紅奇輕舟意有餘棹向霜林

住

有所思

日落山未暝幽懷當在增江溪夢亦瀾秋畫高樓

燈

見桃花

得句青山曲浮觴綠木涯所思多往事久矣負疏

花

題雪翽爲画史徐文茲寫蘭

感子畫眉心索即翡翠筆百花即自能愛優寫優

桑木堂詩集卷之九五言絕句

質

官軍謠

賊來如疾風兵來如暴雨風惡蕩我廬雨久行我

處

觸賊上官賞觸兵將官怒怒時無完膚賞時無完

布

敵營昨在書徑入將軍帳歡喜飲弓刀耳邊傳活

仗

瀟湘八景

湖煙不受日山霽欲延暉遙見鸞啼處營營向翠

微山雨晴嵐

露白金波淨空青玉鏡行君山最縹緲看做片雲

生洞庭秋月

睇網落日下繫船楊柳中橘洲芳草色翻入夕陽

紅漁村夕照

橫浦一林煙過湖萬里船楚人重情思盡目此江

邊木堂寄集卷之九五言絕句

天蓬浦歸帆

度水聲猶濕杳然雪麓峰江心自樓閣不隔莫雲

鐘山寺晚鐘

寫盡碧天意徊翔湘岸花可憐鴻雪爪亦爲點懷

沙平沙落雁

蘭草寒猶綠雲峰夕更蒼絕憐天戲玉一在隱滿

湘江大森山

非無江上雨潭水自清哀爲有湘靈瑟煙宵的的

來瀟湘在雨

緩步

緩步寒山路松聲冷夕陽還看落馬處片月起瀟

湘

偶占

終日茅簷下無懷祗自憎直須焚筆研去作坐禪

僧

蘭

卷之九五言絕句 四

在露先香草雖春無落英幽芳兼素節不敢怨琴

聲

湖中吟四首

初日照垂楊湖光爭日色亦有采菱歌秋深聽不

得

浮青有遠畚紫波有香草莽莽觸人懷前年在三

湘

湖田數萬頃化作湖水身豆數盡燕沒魚蝦知苦

幸三

菱次霜深書陽晃深澤稀浪花衝奔起瑟瑟波秋

永四

江北道中

壁香如釀蜜冉冉入車帷不見花開處東風遠贈

持

欖谿書所見

香山裏海中訪相君路

青林濃若雲綿邈聯諸嶼裏海不作濤但見潮來

身才堂詩集

卷之九五言絕句 五

去一

遙見日落處蒨村時出樓故鄉無限水不及海門

秋二

奎目春波濶時能辨島洲如何泛海水翻憶洞庭

流三

雲變山青白湖生海北微徂來多寶氣疑是器船

歸四

曉看海上山一峰飛照緯波中或有泉樹此荒村

研五

海村見高樓連山多秀越相遭未識名眼前空哭

兀六

四山雨

不盡四山雨情知欲嬾雲雲投春水宿雨接午鐘

間

不盡四山雨遲遲一片雲難將巫峽夢出入定相

君

身才堂詩集

卷之九五言絕句 六

黃土潭

赤旂映澄潭南征發船處蕭條無昔人但識楓香

香

借竹居詠竹

丁酉夏借居段氏竹廬繞屋幽篁差堪歎

詠日移小榻坐其中偶吟之得十首

接葉密逃日新篁高掠雲此中常熟睡誰解寫羊

裙

寒二
我人借茅屋爲愛竹千竿煙霧霏霏裏南牕長碧

胎三
豈有買山隱聊同看竹來翔鸞千尺影初解簾龍

憂四
庭戶終日綠更聞啼鳥幽聲光俱在竹對此澹忘

行五
濃淡受雲色高寒留雨聲野人耽耽詠終日繞林

朱本堂詩集卷之九五言絕句 七

殘六
个个碧琅玕蕭蕭明月寒美人思正劇敲得玉釵

尾七
東林照明月西林照池水羣珮時一來脩脩弄寫

湘八
瑟瑟和煙綠蕪蕪落粉香從君展冰簟一片古瀟

玕九
斤竹最檀欒翛然古桂寒幸無題竹客終未損琅

天十
我亦罷垂釣留君老清川端居今不耻堪與對清

夕陽
柴門當小山溪聲引閒步背立夕陽前夕陽在松

詩

春徂

春徂讀殘史松窗時醉醒只疑燈長月相與對青

朱本堂詩集卷之九五言絕句 八

倚筠浦屢日泛果塘雜詠

微雨濕林薄輕晴漾野塘採花蓮葉艇看竹鹿皮

牀一

園與池相接挈舟更入園黃鸝啼竹處每有白魚

翻二

越瓮常供酒吳飲昔解歌歌時予薄醉相與弄煙

波三

雨過夕陽溫潤雲帶雨痕停橈酌花下花處有柴

門四

終喜貼青葉春塘映竹廬莫須頻舉網吾意在觀
魚五

廣池通竹嶼泛泛傍田家竹裏誰人笑來聽唱浣
紗六

野艇強青翰新荷弱碧筒持盃折筒飲歌吹碧沚
中七

停丹忍冬下相對發高吟花有金銀氣人同江海
卷之九五言絕句九

心八

每引雙雛出方知野雀閒留賓不投轄日在水雲
間九

郊菴野望

散步眺高松溪山向晚風爲憐春草綠立盡夕陽
紅

出岫復入岫白雲如有心歸時先倦鳥落處半寒
林

榮木堂詩集卷之十

楚長沙陶汝弼變友著

男之秋輯

七言絕句

月夜過洞庭

癸亥

洞庭水落月如霜一片空明影自涼
湖裏精神語晏肅君山靜好只難忘

草庵聽周山人月下吹簫

榮木堂詩集

卷之十 七言絕句

一

野水春雲愛一村客來山月已窺門
簫聲發激懷人意蛩然松風似有痕

永夏宴坐江皋竹院示老僧

乙丑

古木陰森涼意并空香一室淨諸情
偶然拈得幾鋒事瓶裏荷花落舞聲

秋夜獨坐

七月過軒秋雨溫幽香歷歷生清覽
鳴磬偶斷讀書寂落葉一聲敲竹門

晚秋偕梅雲湘王敬仲家弟初調百拙集劉

無爲竹樓

戊辰

繞竹開池綠影專疎疎亭子散秋烟
月明何必扁舟在樓似雲過一葉船

散花天剩得亭臺一口清尊長辨才
簫鼓滿山秋亦舞隔林黃葉過溪來

贈座白道人

廿載吹笙駕鶴羣堯花溪上寄微醺
無絃琴在丹

榮木堂詩集

卷之十七 七言絕句

二

爐歇贈我崎嶇舊日雲

武陵春

映得瓶中芍藥光半酣初爲舞霓裳
越羅已怯東風力更度懷春曲一行

半酣却不耐輕羅冰雪膚明秋水能
解得新詩觸新曲妮人懷裡畫情歌

蓮花空轉水空潮不對英雄意不消
我亦胸中無限恨憑卿挹取淚痕澆

壬申雪直戲荅弼珊

梅花影裏斷人覓許我羅浮共一村最是殷勤期
折桂蟾光端擬破黃昏

春閨曲八首

深深閨閣但憐春行向花邊照此身曾記海棠新
月下玉釵敲竹各傷神
一
鴛鴦舞不覺閑檀色輕勻画遠山欲上繡樓春
思怯一身嬌懶倩雙鬟
二

癸未堂詩集 卷之十七言絕句 三

堯花片片奔旋旋風雨懨人三月寒涼得松茗私
薦佛女卽錯疑是幽蘭
三

新試羅衫未出閨春羅衫色似棠梨熏籠焚罷何

人見聽得青鵲上奇啼
四

乍成晴雨乍成陰一闌黃昏綠影深雙燕有情時

入幕湘簾遮不斷春心
五

心先風雨夢先潮春未歸時揀寂寥別院不憐明

月瘦痕深雙管坐吹簫
六

沅嶺結罷競新妝欲去尋春喚女卽階下碧堯開

欲盡阿娘猶教綰鴛鴦
七

鶯啼破曉夢初回憫微尋春女伴催枝上青梅總
似豆不知酸向阿誰來
八

新野道中歌已巳

家家種堯兼種李紅白壓鶯飛未起看來已不是
江南芳草何心綠於此

南陽道中寒食

癸未堂詩集 卷之十七言絕句 四

晴助麥黃驕柳浪風圓鴈陣繞昏鴉碧桃村裡無
人在寒食何心更落花

襄陵

平蕪青斷影迢迢心逐南雲過寂寥如此清明何
處望襄陵城外綠楊橋

殷太師比于墓二首

社稷旣危臣應死宮中鬼哭不魯休商家六百年
來祀收拾乾坤得此丘

銀鈎鉄畫古文垂千載精英不敢題杜宇一聲春
寂寂尼山六字太師碑

銅雀臺

銅雀臺前絕代妝重將歌舞侍君王不知伏見何
時過枉散官中辟穢香
殺却欄生意已安二喬深鎖翠雲寒
鴛鴦今臺上鴛鴦
鴛鴦仍與詞人判老瞞

疑塚

疑塚
湘盡英雄氣力衰塚中枯骨尚愁開
若逢破壁華歆手伐盡繁榮亦易哉

奉訊米友石先生居勺園

龍馭一勺水無邊
作端溪雲與烟擬抱琴尊立
香雪乞君重寫換鴛篇

米南宮云奉詔以黃庭寫千文

秋宵四憶詩客都門作

不因逢節倍思親秋葉將飛共晚春
暗計孤帟坐風雨耳邊燈下是兒身

憶母

寫破秋雲向楚飛孤鴻影裏夢先歸
茱萸揜遍霜天近憶汝寒來每共衣

憶弟

涼月紛紛聲影齊鴉飛砧起向栖栖
思家未定商今夕何處秋光不滿闌

憶弟

不是松邊定水邊
鷓鴣杯雀尾卧青天詩成若比前
秋老應少芙蓉半幅箋

憶友

幽夢

恐得孤床落葉昏
秋燈頻炙蝶蜂寬
湘雲一失經夢未醒詩集

卷之十七

六

三載怨汝羅浮月下恩

已巳秋長安紀事

霜亦鱗鱗白日寒
皇威一宿樂工驪曉來兩解
官家意不遺長安似渭丹

圍城雜詠

已巳冬大帥薄城下
予正客葵卯憂憫之
盡開作一詩後簡敗楮中僅存數首耳然
當時情事可想也

誰有開城應敵能虎賁龍精一時增長安市上

虛客鷄足山中高髮僧一

羽書捷騎撲塵來傳說遼陽鼓角哀何事關門經

與桓分鑣齊入保金臺二

無援澤戍名如雲氣滿斜陽鼓不聞詩鑣一身主

賜藥是誰孤注滿將軍

刁斗聲中冰雪光城頭一火照諸郎直深騎馬譚

兵去半是淒涼說故鄉四

庚子堂書集卷之十七言絕句 七

踏遍冰霜甲馬驕登壇曉是霍嫖姚收來虎竹歸

中秘分去貂璫直麗譙五

殿前親賜紫貂裘中使雙擎碧玉甌大將威恩非

不飽更分官餅到驄驎六

華亭本欲卸瘡痍輕壞江東一旅師黃語入來關

不守袁公今日死何辭七

堪歎盈庭乏壯圖詞臣慷慨便捐軀一軍頽盡如

兒戲天子猶憐是丈夫庚子堂書集卷之十七言絕句 八

御果園堯花

皮枝葉葉放朝霞紅樓燕山萬奇斜清曉入林歸
夕照出山初辨是堯花

楊駕部舟中集諸妓送胡白鶴北上

遊得鶯花在一船江風吹綠水吹烟美人莫上朱
樓望送客銷魂是此天

尋君卽作送君詩畫舸春風怨柳絲玉勒金鞭方
得意岸花嬌美莫如衰

庚子堂書集卷之十七言絕句 八

王山人以胡都諫畫索題爲

榮王殿下壽六月朔日誕

碧玉盤盛千載堯水晶簾繞八雲藏大玉風比南

薰奏坐看蓬山日月高

哦山雪助枉山采六月彤弓賜此時南岳道人身

似彩借等銜上萬年枝

武陵曲爲太守鄭公作

內卿鄭公治門三年有異蹟偶思倦還武陵

人皇皇振臥予適作客有爲圖小景者請賦

歌以挽其駕

陽山高處碧嶙峋排闥青如總一人三載林丘春

澹宕願將霜鹿挽車輪

陽山有白鹿數羣

一片孤峯放鶴天使君爲郡澹如禪年來亭上松

蘿月照過春城萬井烟

德山

桐柚洲前盡種棠渙歌歎乃發滄浪龍宮漸聽中

宵泣誰似懸魚太守堂

滄浪

樂不堂詩集 卷之十七 言絕句 九

武陵別諸子

江天多雨戀江深梅欲辭枝風滿林別後應憐烟

水關兩湖明月夢難尋

舟中別南陽薛翁

枉渚舟前梅雨香江空雲戀客衣家人間別恨長

無盡每有同心是異鄉

西莊雨集喜死若較書至分賦

滿堂絲竹扇香塵何處風飄燕子身雙鳳踏紅階

上雨立來半晌亦消春

若爲疎雨洗花容油壁車迴粉蝶散絃管似能吹

月出願留蘭釵與歌風

古香園在王中

濕松烟亦在多思明月難生雨後時憶得美人雙

鳳跡去尋蘭徑踏香泥

香海居以書舫泛雨

有序

香海居中舫如蓮葉湘天雨裏人上水蘭

詩不堂詩集 卷之十七 言絕句 十

雲水不間舟軒相接不知是樹是亭亦浮

亦盪喜其情具兼妙酬舫以詩直待藕花

放時叩須我友若作竹枝詞唱願付雙鸂

癸酉二月十日

屋裏出雲船裏濕花邊照水竹邊明瀟湘三十直

春雨亦有芳亭可不晴

六月九日以怒風泊舟藉石偕秋試諸子登

萬歲山納涼周覽留二絕句

癸酉

垂吞洞氣青山曲西接巴丘日在浮龍女吹簫湘

女瑟月明疑有十三樓

石壁城湖非一項南風吹壑自千聲洞庭原有漁
樵路雲在空山路處生

渚沱河

漠漠黃沙何處炊饑能粗糲飽如飴人間豈少青
精飯不當英雄困厄時

竹枝詞

吳入堂詩集 卷之十七 言絕句 十一

春帆帶雨去濛濛願得即船莫挂蓬二十四番花
信裏可能俱是石尤風

偶題紅拂院本

甲戌

百藥偷香復才俊楊家贈妾自英雄不知此事誰
相謬附會奇人到衛公

紅拂墓

累累芳草問青塚森森湖光怨沼吳真似淶江紅
拂墓不用遺憾與啼烏

贈秋水較書

翠車香雨帶春來苔下櫻桃趁雨開今在相逢空
盡醉教誰扶下避風臺

湘潭

青山綠嶂白紛紛驚起沙頭宿鷺羣飛向晴空如
霽雪湘潭盡處未生雲

九日泊重陽渡

崩崖曲嶼一溪深紅蓼花間月蒲鈴聽得吹簫記
柴木堂詩集 卷之十七 言絕句 十二

重九就中翻作雨風心

雙溪和門弟

屈折河流蒼翠生一舟杳靄似山行丹楓了不爲
寒色三百六灘秋雪明

饒江

嘉許沿江林屋幽秋容滴滴染扁舟偶然秋學王
維畫擬傍青天着一樓

食夜閣贈吉明上人 丙子

雲泉竹水裡開扉望過錢塘鳥喚微几上法書
梵宇獨傳懷素比丘衣

一衲高寒近性情相依禪榻話無生山中自有安
心處不爲松聲與澗聲

雲栖禮蓮公塔

日月燈光何處求英雄禮塔淚雙流龍媒去後長
圖駿不道蓮公是比丘

嘉禾病中

寒木堂詩集卷之十七言絕句 十三

寂寂孤亭髮簪斜藥鎗分火一烹茶病中祈斷因
絲夢難斷春心管落花

贈泖塔僧素懷

青青浮玉聚恒沙香海聲中老款華留得作家無
縫塔繇拳城上種蓮花

一個蒲團天上睨朝來雪蒲寺門前觀心老衲同
觀水趺坐中峯五十年

題魏子一爲微几上人書笠庵圖

分明是庵分明是畫庵者無住相高者無

繪相此子一與微几拈取第一機也若同

西湖兩山按圖索駿無有是處

道庵道笠總如如除卻烟雲畫太虛是我湖南清
絕地悲誰判作遠公廬

泊昭丘

小疊青峯素月流烟嵐多是爲昭丘不教帝子魂
飄去遮斷湘江鏡裏秋

寒木堂集卷之十七言絕句 十四

丁丑初夏客津門和康樂金吾留寓西舫日
在波光柳色中偶成數曲

長日初宜白袷衫綠楊林外看雲帆從君乞得蘭
舟住鄉思愁心一半菱

天風落羽海風憐吹得遊人到畫船一尺春潮半
輪月清光多似白門前

芳洲短葑綠於莎海氣生雲傍晚多獨有使君書
畫舫水中留客夜鳴珂

驚鼓帆檣細雨斜腥風散盡白楊花天津四月繁
華夢正似南中小泛槎四

拋却荖枰看夕陽晚潮來處背扶桑村烟不及蘆
烟碧海色能兼月色蒼五

臥看淡月網紫鱗堯花源裏記前因不知提落思
歸客更有堯花在此津六

文人韻事古人情愛聽春鶯求友聲醉把離騷向
君讀相依不爲五侯鯖七

吳越竹枝詞三首
卷之十七言絕句 十五

多栽素奇勝栽田都着絲羅上書船便是貧兒能
自在揚舟乞取阿嬾錢

開河記在不知年江轉清糧海轉益處處高橋客
大舸歸舟直泊到門前

春雨春晴費曉妝鹹湖浸殺幾家素荒村亦有看
蠶婦天竺山中不進香

題文二首
七月十五在西湖作

西冷是處碧荷香舫隔人歌欲斷腸迷却望湖看
月伴堤邊香裏夢蒼涼

飛月明河秋入思斷雲南浦合傷離衣羅映水湖
光薄但半歌聲雙淚垂

西來庵遊兵呈蔣公丁亥三月一日

便是生公聚石臺但深風雨更清哀下方兵火如
茶密誰遣龍驤一涖來

山中魚磬清微已借禪機杜德機忠孝半生無
處不空詩集卷之十七言絕句 十六

著處春風寒徹木田衣

寒食句中風雨深一身多難臥荒岑蕭然獨有維
摩在爲我重安未竟心

刀劍林中解脫身連朝雷雨動疑情阿師坐斷天
人路偏與凡夫活處行

送春

送春多是怨春歸誰辭朱明接落暉萬物正須趨
大窟錯疑風雨妬芳菲

山居和唐人雜詠

古梅亭上對松開一片清癯照道顏積雪欲消消
未得水花凍作小蓬山

平湖占斷白鷗天曲瀨長鋪展畫烟明月寒江太
清絕讀騷蜂在釣魚船

千巖雷雨在如崩身在松雲第幾層坐到雨餘山
吐月清光爭我讀書燈

桃花潭裏羨魚肥釣罷還山月滿扉社飲未闌須

漁父詩

卷之十七言絕句 十七

索醉幾人無恨送春歸

花下琴尊園日涉午風習習吹蘭葉外立看雲意
有餘繞裾飛過雙蝴蝶

種藥爲關繞雪廬月明猶自帶經鋤山螢幾點隔
疎竹憶得古人窮讀書

湯道桐江理釣絲桃花谷口也相迷年來讀易秋
山裡木落天寒始得知

便着漁簑作釣翁木蘭舟趁鯉魚風春江獨泛經

旬出只在洲渚九轉中

烏鵲驚飛星宿稀桂花飄露滿山扉幽人鼻觀從
來密樹有空香入道衣

瀟湘八景 有序

瀟湘八景者潭勝也水經云巴陵郡南勝
湘浦又云湘水至巴丘入于江水色青異
稱瀟湘云古有八景臺海內咸稱之轉相
効擬蓋若甲天下然獨稱瀟湘者以二水

漁父詩

卷之十七言絕句 十八

合注于潭與洞庭接羅子而下三百里皆
古長沙地江湖吞吐氣象殊絕故八景獨
著沿潭水也前人詩歌傳者不少如近代
李崧峒詩王威寧詞並膾炙人口而非生
長其地琉璃合眼尚隔一塵予厭此熟題
亦不復作偶于雪直擁爐小孫從師授威
寧句記憶有闕輒相問訊予亦多忘之因
爲絕句示其意亦如柳州作朱陵以上記

老杜作三峽日上詩但數家亦較爲親切
耳不然無故弄此筆墨近于戲矣仲春日
記

山市晴嵐

墟煙旭彩氣相涵天近岫巖最蔚藍海市何須多
樓閣古來清絕在湖南

瀟湘夜雨

鼓殘重瑟晴江濱帝子仙衣濕似塵不是此天偏

李本堂詩集 卷之十七 言絕句 十九

夜雨曉來誰爲瀟湘筠

烟寺晚鐘

響隨晴雨落隨風兩岸霜鐘聽不同最是夕陽雲
外寺度江聲在白雲中

洞庭秋月

風淨湖雲露淨波楚天連漢復連河岳陽無限煙
霜月不及秋蟾氣象多

遠浦歸帆

湘妃祠下白雲磯盡目江空入翠微三十六灣帆
轉盡北風飛送幾船歸

渙村夕照

一村簑笠盡渙梁萬井樓臺背夕陽落日過江相
對影不須渙火辨滄浪

平沙落鴈

沙嶼清寒少荻蘆雲田闕處近南湖分明雁宕天
邊影畫入長沙落照圖

李本堂詩集 卷之十七 言絕句 二十

江天暮雪

空江香雪画難成莫霽瑤光并作明誰道君山須
剗却直來羣玉爲鋪平

掃桂平公父墓

樓臺山下白雲沉六代松楸萬感心痛憶昔年寒
食路衣冠頓立此山陰

哭先慈墓

春山綠暗杜鵑紅陟屺悲生靜竊風便是兩番寒

食沃科將翻篇雲中

走步

杜鵑啼落百花塵
憔悴江潭自採蘋
一自山中三月裏
中原天地不曾春

助念

人生於欲更情封
一熟蒸雲翳太空
十二時頭勤助念
莫教流入五陰中

道念難堅固
念深勿欺
還向自欺尋
勞勞亭上聞

來本堂詩集 卷之十七 言絕句 二十一

問夢莫把偷心當祖心

南泉不離斬猫非老子
惟求去殺機未去此機徒

愛物幾多鋒鐵犯清微

潛情非是閉諸情
嬌業先驅六欲行
試勘一生花

染着幾宵慚愧聽鐘鳴

喜雨

黃梅不雨綠暗枯
村舍無煙見湖魚
落日欲陰雲

業黑空階初到耳根初

松竹菴春夜聞唱華嚴贊

春月春山雨過餘
衲衣高唱出精廬
此聲未落花應落
轉却西來半歲書

赴約汾湖

陽開惟喜浴晴沙
桂落還飛作雪華
爲訪幽人過湖去
一竿漁艇日初斜

癸巳二月六日書郡獄壁

園草萋萋細雨深
春光并不照幽陰
平生忠諫成

來本堂詩集 卷之十七 言絕句 二十二

何事試與臯陶質此心

釋繫後寄呈神開雲和尚三首

絲線牽紫弱木多弄
時還自犯清波於今
正被金

鑄笑透網從師道得麼

馮山南嶽古同風
幾個名駒得似龍
聞說黃梅新

過雨湖天欲洗作真空

便將神開莫神州
萬仞孤峰截衆流
遙想阿師跌

空處善財樓閣冷如秋

小舟自和選

鹿事蒼然墨水濱山江曲曲似迷津
和餘新嶺青無恙遙遣白雲招故人

雨後

雨後青山黛欲流田田木蕩綠陰稠
桃花落盡不愁思醉倚松根看飯牛

元日坐劉雲翁壘頭口號

丙申

一卷黃庭雀鳥深歲朝風日霽清陰
即看珠慶呈

柴木堂詩集

卷之十七言絕句

二十三

仙掌時有紫光昭道心

西州王生画予飲後小像戲題之

不割乖龍事已奇黃冠歸得莫橫眉
祗緣獨酌王弘酒常似有雲薄醉時

鄂中寒食

柳人多是鮑參龍陵奇蕭蕭若未封
今歲一盂寒食飯野臣聊得酒明宗

偶書所見

空藩安用漆湯湯日放千人斷禁牆
頻使滿城興

百堵更無茅屋祭昭王

青磚如玉勒官名新砌官街總不平
好縱鐵騎常賤踏當時俱是飯元人

出江夜泊有怪風驟雨終夕不寐

一葉舟中夜擁簑驚濤拍岸黑風多
前山野燒穿雲赤似爲頑夫鑒不波

昨徂江干草屋秋一身如葉上扁舟
十年大地風

柴木堂詩集

卷之十七言絕句

二十四

波惡卻信風波不悔遊

客中七夕病懷

濃雲澹月客窗深病裏全除乞巧心
但記秋河去年影柴門斜起過松林

從司寇公乞得石菖蒲壹盆

乞得菖蒲滿石盆玉鉗新水沃芳蓀
劉安服食無窮藥獨與清心是上根

黃板綠細澆泉但得心閒亦引年
却似東坡盛

玉冰將冰供養北山神

胡石江拉遊竹林不出聞樂旋回奕

清陰十畝自開閒懶出真成坐隱頑何處竹喧歸
夕照幾人看竹隔溪還

木樹酌月全石江筠浦作

水能銷夏酒銷愁明月偏親水樹浮手把碧筒人
盡醉祇疑身在木蘭舟

戊戌元日試筆

蘇木堂詩集 卷之十七言絕句 二十五

千古麟經第一篇春王正月紀人天若教魯史於
今在直筆應書十幾年

二日雪

雪壓檀欒竹背圓枝枝如雪掃茅簷十年冰冷端
居士同與寒梢不受憐

茅齋夜坐

雲峰鼓疊繞茅廬時有松風透綺牖莫謂秋聲動
愁思野人心境却如如

樂苑園落花二首

送春猶自耐春寒留得羣花最後看昨在麻姑特
相戲丹砂拋擲滿闌干

幾日新晴便落花春風翻似厭繁華客來欲作平
原飲更與東皇乞絳紗

獻象過湖南有歎

直象晨趨曉月斜當年常見人西華誰知踏破中
原路看殺南來賣酒家

蘇木堂詩集 卷之十七言絕句 二十六

年來龍象寄南荒爾輩庸庸豈象士萬里莫辭驅
迫苦諸公多遣過遼陽

吳嶺驅馳萬里賒縣官供給市人譚何如聖代無
征戰南服惟聞貢齒牙

王莽兵殘猛獸悲君今何處賊狐狸湘
風雨正似昆陽敗北時

陶密庵先生著

榮木堂詩後集

桐岡藏板

榮木堂集序

舊史陶宏恭詩文名海內垂四十
季公三庫如出水芙蓉如臨風玉
樹是昔所傳褐玉堂寄雲樓諸刻
也晚歲息影為山稱忍頭陀伯子
五徽編次先後稿合訂為榮木堂

郭序

集刻成委序於予。曰陶公呂詩
文傳乎惟陶公之詩文迺傳耳予
與公生同里長同學出處患難同
時同志今兩人冉一老矣回憶公
方十齡落紙成詩錦。總中出
應有司試督學徐亮生先生名家

也驚喜得異才拔冠湖南數郡

呂里選入成均會

上幸太學群英咸集廷臣交章請復

高皇積分法大司成顧公九疇少司

成倪瓊圃陳明卿年兄前後承

旨試六館之士並奏公文壓卷

郭序

天子首披其牘

詔除五品官不拜乞留學待對公
車其時季不滿三十詩文詞翰名
動長安有楚陶三絕之譽制誥大
篇多為詞林藉手則公詩文之傳
蚤在科名前豈待今日今日所傳

者露草數語華於中允之鬱輪袍也陰房兩載榮於供奉之扶醉上殿也呂此傳之天下後世可呂不朽矣若夫沉酣六籍振筆千言滿沅性靈字鮮潔此公胎骨中帶來而且懷古抗今足跡半天下所

郭序

至煙雲滿囊格律心經數變方寧澹寡營息大用所學於當世亡何兵燹頻仍鬼狐充斥姑仗策呂規江左垂涕而受拾遺於是哀時命弔戰場尚有不盡於詩若文者晚復呂凌霜噓雪之肝腸赴蛟鳳弋

鴻之羅罽面臺之髮自晞湘水之魂復返人在坎柯壹鬱到此無處開口烏知皆公之詩文登峰造極時也集中騷賦登昭明之樓樂府奪西涯之壘至於歌行近體空色妙香有澹宕若秋雲之舒卷者有

郭序

激楚若驚鴻之歷亂者有讀未終篇而感慨嘻吁淚隨語墮者有一字一畔絕為之大笑發狂者真毫髮無遺憾矣古文雜記遇物賦形呂史遷之章法寫坡老之縱橫所謂浩然聽筆之所之平生極樂之

事無逾此者今幸躋六藝一切放下惟翰墨淋漓日滿戶外之履鶴鳴子和將比於大小為山公之人可曰不俟詩文傳而詩文之可傳者又如此予於老友不能無妬焉矣

郭序

僧隱頑石

原名鄔都賢拜手

題於流寓之補山堂



榮木堂集

較聞姓氏

郭都賢 夢菴 濟陽 王泰徵 嘉生 江陵

李元明 梅公 古水 胡承諾 君信 江陵

趙開心 洞門 長沙 杜詔先 于皇 黃岡

成克鞏 青壇 魏傳 吳驥 既閑 竟陵

尹民興 洞庭 嘉魚 曹胤昌 石霞 西陵

許宸 菊谿 南陽 黃周星 九煙 江南

榮木堂集

高世泰 榮旃 無錫 劉自燁 杜三 懷水

黃中通 抑公 晉江 張先翼 宿南 江陵

陳丹衷 旻昭 秣陵 洪其道 聖功 江陵

程正揆 端伯 孝風 李善篤 仲生 清江

蔣鳴玉 楚珍 金壇 鄭先民 質生 清江

方以智 密之 桐城 李善承 嗣遠 清江

楊玄錫 康侯 晉江 江有濬 谷尚 星沙

楊子光 晉江 黃鈞 伯宣 星沙

蕭應泰 秉征 燕京 黃鈞 仲宣 星沙

胡景曾 沂菴 平城 趙而梓 友沂 星沙

張維堅 石臣 山陰 郭金臺 幼隗 中湘

洪吉臣 載之 鎮塘 唐世徵 魏子 中湘

李昌祚 文孫 陽川 朱之宣 子昭 湘陰

周龍甲 霖公 淮上 謝錫裕 叔孚 中湘

王文南 報菴 江陵 石開雲 見五 中湘

汪煥南 冶夫 黃岡 郭良史 野臣 黃岡

譚篆 王章 竟陵 陳震 長公 星沙

方咸亨 邵村 桐城 金先聲 五鐘 江陵

楚長沙陶汝霖發

同里後學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煥 煥 煥 煥

賦

馴雉賦 丁巳嘉平

山間墅變偶以一馴雉相遺者不須籠時貌

凡鳥意其不忘舉也任飲啄者月餘矣而尚

梁木堂詩集

卷之一 馴雉賦

無遠心草堂豈適於林莽哉筆研皆陳聯焉

小賦

維歸昌之靈禽孕來儀之羽嘉恨琅玕之不飽斂苞

彩以長遐徒使鵲冠迷于京兆青雀選乎瀾沙火藻

暗兮華蟲落翠飛隕兮鳩鵲斜迺有羈集裴頭雲間

扇尾夏翟在南漢宮避呂介不亂羣文若合綺負孔

翠以早鸞擬鵲行而疏趾博場增劉毅之豪琴韻適

東坡之耳升鼎而雛兮商祚興得雄而王兮秦伯起

惟自異于雞羣得歌班于雉子云何中牟鮮政越裳

不來祝鷄翁老衰鳳歌哀辭山家之長楚踏栗里之

若苦若孤鷺兮華葆抑獨鵲兮雄材乍親人以無畏

遽繞席以忘猜或就食掌中則延繡頸兮剥啄或曝

晴書案則掩左翼兮毳毼聞哦詩而若聽舞臨鏡以

徘徊何羈縈之不解恥為囹而弗媒蓋將樂漆園之

濠濮而無羨于爰居之鐘鼓者哉主人相狎歎爾優

游奚金紫之毛羽混栖時以淹留隨郎車其亦可載

士贊而誰投南有山兮朱嶽東有海兮滄洲曷還山

兮鷹塔曷入海兮屋樓遠如臯兮索笑縱朝飛兮何

梁木堂詩集

卷之一 馴雉賦

愁倘紫衣兮見夢慰我心兮悠也

榮木堂詩集續編卷之一

楚長沙陶汝霖雙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嘉驥龍媒甫跋

男之典之采之翼編

孫炳煊燭錄

古體四言

采蘭二首

浮雲在天春日卓午駕言采蘭終遠衡宇竹香陰

匪阜匪浦豈無阜浦庶草難伍剪蕪選石以迎蘭土

左邊在湘與子嬉嬉

二

浮雲在天春日遷蹙駕言采蘭芬此茅屋蘭晚修

有松有菊眷彼松菊歲寒詒穀陳玉置屏以迎蘭族

左邊右經與子歌哭

五言古

陳元水以小研見贈

乙酉羊城

半生事一刃豈不求精良屢購五都市亦得盈匡

眷戀未肯碎賊來焚墨莊散失不復聚相憶沾衣

今年客仙城嗜好如幽荒西指端州巖一數搜寶藏

陳子擅詞翰落七見肺腸每事具精鑒索惟茗與香

辨次新舊研匣作琉璃光最後得小端特達如珪璋

我學米顛袖欲攜登車行欣狀迎峻贈意若輕琮璫

奇紋類蕉葉紫若秋雲房且喜制度約得隨長吉囊

玄葵水中玉發色歸瀟湘拂以天孫絲濯以沆瀣漿

珍重清者賜曉慶臨二王

此研付長兄

仲夏喜徐潛夫夜至

庚子

五月望君帆江痕白梅雨風吹落微風相對集悲憺

十年萬死身空辭得貧窶如何別數秋又各罹豺虎

聲疾天地哀途窮鬼神輔君其特忠信出沒輕於羽

語能看膚髮篝燈意萬縷聞子在武昌弄筆賦騷鴻

危哉贈正平幸不送黃祖

鄰近野至汾湖客樂蔬圃相期不至

嶽靈不易斷綿邈湘上嵐高人守巖壑出即非所堪

與君久凋絕相望聲淚含置身良苦峻風來墮冠簪

白首幸相見蓄積千萬談草廬雖未成擬榻溪上菴

停雲困赤日渴雨漲津南山陰與顛盡報我書一函

把書益苑結雲樹爲之懸豈不念瀉水芳洲如優曇
橫遭陳孟公投轄求長酬歸舟忽云促遂別增憂悵
仰歎見河漢浮雲適相參吁嗟騶虞步長俗如戴蠶
古劍未嘗宛帶血且在龕那能久不平願言師老聃
誰憐道鄉子風雨渡江潭

題石臣小影

琴瑟最寶貴希聲存處囊伊人抱才畧莞爾敷巨絃
揣摩十年後始爲清廟張家藏謫石印蔚爲萬里光
閒上濟世意微笑如清狂諦觀若瞻昔美髯日以長

東坡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脩狀立羣鶴神靜於珪璋狀貌非不奇千秋疑子房

秋河篇送胡司李沂菴擢太原郡丞

秋河衰白露耿々明玉繩天門執法動聲與流雲憑
此星久在楚光芒偏朱陵士女宇其下煦若春融冰
一旦麗參井躔次亦已騰觀望意不愜當踐台斗升
抗置秦階上高映湖湘澄如何照五峰暫作文殊燈
少微與大夫胡公奉尊人龍岩公同行同垣依北恒念我守湘草
星漢夙所矜餘露在紵縞賦詩豈能稱起拜星左角
長懷樓五層應知靈麓石峴首共沾膺

投軒學李元仗

元仗子所生祠碑
宗伯之婿舊同社也

天柱不偶立河源無從時曠覽上千載每憶真吾師
崑山昔所拜蟠玉如蛟螭下有宗伯園其上宰相祠
長揖乘龍人朗月之芝翁北海未易學東山無敵詩
相視僅一笑別來長夢思滄桑二十年鵬翼還天垂
持鑑辨三楚雋望如龍夔星尤十萬丈仰見來湘滑
窠鳥久樵悴投懷安可知庶幾遠干謁披雲寧後期
公將開衡雲告獄無所私古道幸未邈大雅良在茲
前身猗子處擬一頁朝職

東坡先生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題南岳正光尊者血書華嚴第三部

爲報母恩有此弘願

佛法無不捨孝義仍篤摯嘗讀大報恩發我罔極淚
吾儒愛髮膚守身且未易墮是塵網中心血每徒費
非無古比丘之刺爲法施或懺或有求未免因果累
何如正光師博山老叅侍恩報慈母恩捨血作經字
四五十年間深苦辦斯事三度書華嚴卷逾二百四
身血非涌泉何緣得不置念之生身時血乳正迸出
住相成佛身住法成佛智滴之還我慈百倍那吒意
各岳爲寶符朱陵七十二荷公微予言遙禮增歎愧

應知血淚梵天時是名度母升初刹

春首壽于念劬藩伯 金壇人田詞林

東皇攸玉衡燦七當北斗其光亘朱陵下燭洞與數
垂象資右轄屏翰紫皇經于公本台經綸開利大手
谷岳出蓬萊間雲俯培塿專座玉衡前現身金粟後
照耀海岳間清風穆如久千秋始盛年行看勒難貞
長沙正寒芒冲濤挹天酒請歌生民詩百拜爲君壽
賦得新月照新燈

纖月不自照初春如婦子椒盤置前夕爲迂新婦吟

清光漸可掬一片當軒除珠燈在匣久卽爲良夜舒
燈月互相燦新意皆有餘乍疑青黎來照耀樓上書
燈如明月華月如蘭燈疎欣朕命獨酌四壁見瓊瑤

己酉秋寄月函和尚

平生讀三易密意通歸藏西漢盛注疏圖書感荒唐
禪宗析其塵圓相還空王月公從易入頓悟超陰陽
肴饌盡萬卷化爲鐵石腸居朕現古佛飛錫凌衡湘
臨流授之筏引我窺羲皇孔釋義共了旭日融水霜
何幸見蹤影老我非驢驘堯峰更別峰感歎時相望

東歸明月夜遙禮菊花香

壽樂地大師六十歸浮山應諸郎君徵言

青原何萃梓紫氣羅其峯爭傳古佛出超慧如寂音
誰知是前代館閣抽朝簪一咲棄鵠印萬行藏御林
孔顏平日樂忠孝世家簞入禪乃絕迹密意相保任
燈王蓮讓座以法爲商霖庶幾得宗眼還同洗易心
潛九而用六耳順忽至今崑崙百億日安能測升沉
湯沐遠公社昔在浮山陰旃檀屢代壇玉樹中森
寶宇猶龍哉端聞逸鶴吟鐘鼎薦伊蒲香積非常歡
老我南山下風來吹素琴爲山有古水奉佐堂上斟
鐵知白玉地更爲布黃金

王將軍邀邀園亭納涼索大書十數幅分惠建

蘭茉莉各一盆

何處能銷夏從君厭碧紗爲園青社地餽客北園茶
滌現資香水旌毫用異花剪雲枝綴玉蘭箭葉新芽
豈爲投幽好還將報墨華同時來良嶽二妙人陶家
暫爲依清梵歸當共泛槎山中月露下得較兩鴉餘
嚴寒貯水水厚一尺破缸出之狀如玉白童子

置于庭柱燈其中空明可玩戲作詩記之

庚戌

玉缸何從來甬雪若流瓊火齊飲其腹爲我來夜明
中庭好陳置左右吹簫笙太素既不琢四照何其瑩
貯丹靈藥日銜火水晶城熱腸原雪亮相對一時傾
春初雪霽 辛亥

積雪四五尺乍晴風日嘉饒鳥漸能出默啄凍蓋花
呼童鑿雪徑試步愛瑤沙策不俟扶老延望無邊遠
奇哉昔未有酒糟結水華居狀十二樓羣玉城以霞
人間正春及喜見初暉斜炙酒且獨酌意思亦已曠
邀人待新月吹笛過隣家

紀早 辛亥

捉筆紀辛亥其言曰歲凶炎七傷夏日杲七暹從封
乍惜雨絲捲看頑雲葉濃陽恒愆蟬螭秋睡潤魚龍
何以輪滑輓微聞起粵烽揚塵疑變海焦色欲連松
淚盡三農眼憂來萬古胸爲霖誰所事相教其從容

白霏日再作紀早詩

清興第二皇書年屢豐祿楚南谷太賤憂不償所賦
今歲乃太霞陰陽失恒度夏至一雨霖炎七到白霏

黑雲虛滿河落日謬孤鸞雪求勞縣官雨勢若將澍
眼枯微雨來蒸熱起靈蠢四望禾黍焦荒七委紅霧
可憐老農夫垂淚相告訴具言今歲苦窮恐絕生路
每早恃水泉瘠瘁事灌注今秋泉脉乾陂塘涸無鮮
束手閒枯樺坐視青禾仆間有好根禁與重復爭餽
香稻若升砂一夕還生羽剪伐良有聲穎粟落如雨
晨起獲其餘毒氣傷跣屨家七槽對啼飢粥且無具
止焦不受蔣水竭不雷芋無術種瓜蔬空教游揚園
往汲隔鄰村少飲得濁汗尚愁索我通皇七如見捕
吁嗟語未終我淚亦無數如何此子遺一旦逢天怒
赤地無厚隣饑人易歎聚天乎豈不慈致此或有故
誰謂腐儒冷可以忘畏怖

朱魚行哀子昭客死沅陵也

朱鱗初奮鬚僅得一尺波同時龜與魚夢七遭網羅
展轉脫其筌蔭子江上茄剪鬚薄有鱗掉尾嘗相過
湘枯始湖沅漸欲忘坎珂如何悲風來傳子泣西河
旋亦解魚服委蛻終盤涸止漂豈不因化腸膏可摩
洞庭兩故宅所在秋氣多知子樂弗樂長夜當奈何

徐昭法書寄僕友一篇甲寅山居取其詩酬之
憶昔癸未夏見子玉亭七相別三十年詩來歌哭并
往被太史鑒獎掖非世情丹鉛我新篇鼓吹徵六經
時復論軍國義至形憂與吾子方獲傳砥礪名德動
落七不數見意若榮獨醒遠觀家國難盡哉臣子心
忠孝竭天地躬耕尤苦深餘事及著述慷慨而經營
同調或不媿君則誠呼噪俯視齊梁間一切蒼蠅聲
贈和子六句

憶昔甲寅年予方試童子尊公並前矛氣誼芬蘭芷
明夏乃夢熊相慶日多祉茲斯由爾開跨竈實相擬
我女少四齡老母爲之恃家世敦詩書委會良有以
頗幸婿有才麟經紹前美中年同遠亂屢蹶益振起
兩孫見頭角瓜瓞竟繁七桔槔早息機長駕數千里
諸牒師考亭丹經涉柱史飲酒而彈琴雄辯奪詞壘
甲寅今復週共歎義輪駛玉潤勝水清吾衰亦殊喜
屈指同時人翁婿寧有此所念適避兵逃暑遠城市
聞子去長沙私承雲母何風雲各有端待時徵高士
相勗勤髦修年與學無已

秋抄雨夜宿同慶寺曉登山二十里入密印
聖旭上青冥新晴發山喜高日最蒸雲所向白雲裏
縱馬仗孤筇松風隨展滿層巒復降相望互頂趾
屢憩丘壑間詰曲具疆理深竹隱茅茨古柯壓流水
從來荷惡陰雖亂未轉徙危磴紆新塗橋欄凭寒蕊
有菴紅樹中蒼巖出遙遞追憶夙所經遊歷異原委
良由龍象力洗伐山毛髓我昔營菟裘其處尚可指
遙望昆盧峰意若週故里枯稼滿平畴丹閣自天倚
迂我南橋前雨序諸開士盟故致巾鉶空香接衣履
凝狀釋懷來乍聽鐘聲起

避兵住側座山菴中一日與長兒幼見諸孫同
飯香積書贈一心上人

稍僧多舊識不暇計何年相見自能喜此來誰作緣
蘭藥分供鉢蕭散坐虛櫺登謂千金飯如諸五味禪
兵氛山隔斷春暘茗雷連半日閒真得殘陽落未全
亂時難待月還過別峰眠

哭王家老姊 丙辰歲暮

我昔弄無兄鵲原異所恃同胞亦得三有姊爲伯氏

相長僅五齡端慈稱女士幼時同學書書記分餅餌
姊妹兩弟孤慈難實相倚弟竊持母泣弟達隨母喜
既適王次公通勉佐君子機杼聞書聲中歲家益起
握算事井賦奉姑竭甘旨柔慈蓄小星生兒忘異已
遭亂黃口雛失怙巢欲毀家季同時祖伯仲僅我爾
我雖極扶掖門內自堅壘勞七憂煎中和熊謀經史
冰漿復長齋寫經通佛理兒長家幸完瓜戾見藟七
去年壽八旬相祝但疏水秋來憂我病竊恐弟先委
傷哉歲云暮天遽奪我姊奄忽風雪時永訣不能竣
衡寒赴其喪腸斷欲死狀且棺未闔瞋目得相視
嗚呼姊今終當往見吾妣塵世多兵氛西方誠樂只
誰當寫遺徽母德冠鄉里

二月望後卽事

春星破積晦圓魄當喜中坐候明月來日車翻在東
庭日而東升月如海日紅惟哉玉蟾蜍銜火垂紗籠
林塘無寫影照物如頑銅豈被災惑掩抑亦昂見攻
二事俱唐
祿山時 常憶史所紀災與日食同方今事征戰旌
旗蔽長空抗陽疑戰血沐浴荷誰功

鵬月十七日遣幼兒贊賀氏先二日雪深尺餘
是日大霽喜老年了婚嫁有作

義年有痴兒三世界晚子我晚復逢亂生男憂患裏
苦無良繆師質性任頑鄙連歲大舉兵東書入村里
十六願狀長求室慮轉從秦贊或可從深荷婦家旨
幽雀請開屏佳期當燕爾積雪今日晴車馬見欣喜
平生苦婚嫁垂老幸及此五岳多戰塵安能更遊履
庶幾心跡閒萬事足蔬水

中秋夜驟雨烈風竟夕

昨夜對明月欣言今夕晴牀頭澆新酒坐待圓魄盈
如何午雲暗漠七浮空行夕陽雖在西氣爲風所爭
待月久不至益覺松濤鳴開簾欲滅燭簷窗忽有聲
密酌寡談咲憂亂增孤情狂風驟捲地乍恐山岳傾
蟾蜍既匿彩風伯胡不平七生中秋夜人境多變更
未有此風異震撼如雷轟度南與嶺東左右方加兵
得無早肅殺天爲掃長鯨

羣燕行 戊午

清明後六日山居風雨有海燕百雙翔集屋

簷間竟日不去生平所未見也紀之以詩

年七紫燕來舊識雙栖處故巢今歲開但到簷前語
花落風雨深春歸無意緒偶驚羣羽翔呢喃奏庭宇
集坐披紅襟海燕將儔侶何由累百雙差池式鴻序
憶昔玄鳥祥其祥天所與有玉競投懷無筐覆多翫
感此嘉羽毛氣或開南楚三徑慙無玳瑁梁烏衣一
巷聊相許

紀春夏間事 五月既望

今春夢復噩憂亂方瞿北風捲地來重聞翻太湖
披靡適自直蹈藉餘餓俘沼湘兵氣奪奔甲同奔驅
長沙望幟亂不敢攫城隅庶幾縱男女猶及熱積輪
分鑣各踉蹌數日始躊躇所過但不殺鴉犬亦已無
丁男被搜縛通之同負趨可憐百千家竄適妨死汗
夜雪見螢火鼓箐如鳥斂或羨巖洞好昨聞熏且屠
其中最貪毒安插千於菟無端養此癰塗炭其何辜
大師獲意外入郡空四衢偵探去漸還守令分新符
名王侍大吏談笑環璫璣左右賀天賜斯民怨窮誅
監司與卿貳欣朕還故吾何以荷寬大屢詔恩願

殊况復憫憐欲貸今年利私信有和命或者其來
蘇云何扼邵陵計但守崎嶇野儲探已盡餉路險且
迂况復所請益尉即加追呼飛檄督餉輓吏民憂剥
膚妄議陸運便斗米錢十銖時更苦梅雨無法驅耕
夫指梅與濟渴此事誠艱虞三軍數萬竈豈能雨粟
饋良由關外帥一切經畫虞武侯昔餉漢水饋兼流
駒六出且不成請君較智愚祭壘尚莫堅墜巾愁須
與進退毋失援禍患時與俱搖七漏舟內翹首問天
乎

竟日

竟日寡言笑憂忽從中來所憂亦何遽坐聽蟲鳥哀
大旱損河水漸欲揚塵埃六龍力不任天柱如敬顛
蟲鳥特微細巢穴同時摧蛟龍失威神牽難司風雷
將往訴崑崙玉門久已開枯魚翻黃河西極天馬跡
虫鳥則已矣蛟龍殊優哉感茲微細言繁憂不可裁
筠浦寄藕茨二粉

秋池有佳藕茨實同時香山翁製爲餌奇我盛然囊
細絲雲母粉雜佩水仙芳上有優曇泉下有玉女湯

新陳試調和坐對松月光未免獨享臨風裁報章
還邀羣侍從小集白鸞皇

武昌人還家信中寄得 王賜平果數枚

昔作都門客偏憐平果香阻亂數十年相憶成天荒
今夕北遊子函書返武昌解袍詢童僕且道行李康
作織得珍果五六盛盤囊云是王所賜諭令薦高堂
懷橘意感動迴風助寄將香色幸未敗香屬矜初嘗
以予暗卜度此事兆吉祥團樂似珠轉還照舊榮桑
擬古呈將慎齋學使二章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一 五言古

十一

羲農去我久天地時一開哲人攬運會事欲兼二才
卓哉漢經術撥亂從秦灰迷者倘未明狂狷誰能裁
區區楚濂溪末俗增氛埃側身慕莽中聞持天鏡來
望之齊北斗蔣山何崔嵬清陰幾千仞下映讀書臺
匪不勤仰止問閭未可排依稀月鳳鳴雲漢窺昭回

其二

丹鳳在何許常立西掖梧其鳴中呂律聽亦擬都俞
朝翔香案雲多採滄溟珠銜珠照湘岳所至羅全瑜
徘徊洞庭上重念蘭茝枯雲陽舊阿閣尚藉彩翼扶

德音被丘壑覽輝運帝都豈必承吐握臭味存歐蘇
白鳳冠菱龍拭目敬唐虞

香巖巖看瀑布 補遺

庚子十月避客入潯山慧和尚攜果茗同坐
巖下竟日

山高巖壑遠流泉貴在巖潯水雖得名源是香巖泉
冬晴策勝具尋磴披荇田蒙茸四望偏屢涉溪迴旋
漸喜及泉響久徑防且沿到崖隔深壑瀑布當巖前
刪竹人俗舒綠淨娛坐眠卷覆若垂雲匹練相對懸
奔響震寒岫雪色搖諸天敷席而汲烹甘冽無中邊
飛流爲珠座趺突成白蓮正如優曇華大亦車輪圓
繞澗碧瑤草紫藟絡其簷諸人競采擷若不聞笑喧
何必匡廬峯此地空萬緣點狀懷古德雷電裏安禪
香巖禪師坐禪處

長沙東谷舊岳陽諸六在太守 補遺

大地如沃焦澄蘭日方穀岳陽千頃湖相望膏肓肅
爲郡彼美人移居屢謀卜云何至江潭鴻藻警心目
聖書既不徵離騷醉且讀衆元道州君子亦已獨

明月到柴扉風義起衰俗清陰愛古棠白頭期汗竹
區七身外名何足奉陶淑公才固自珍天意太儲蓄
坡仙今歲秋千古黃州菊



榮木堂詩集續編卷之二

楚長沙陶汝璣變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嘉驥龍媒甫較

男之典之采之翼編

孫爍煊端錄

七言古

歲晏候 旨潭城徐漢仙自湖上來過草窗逢

雪 甲午

霜天損河風日枯潭城漠漠如幽都東轉我翼不得

去懷人夢到湘江蘆花中之人每長嘯直鉤久下烟

波釣贖辟夜過洞庭南好雪相隨入湘照刻花剪水

作瑤英岫嶠洗黛江無聲與君共喜浣塵面往事不

須重淚橫更闌秉燭命尊酒聽雪還邀雪窺牖取子

落花秋月吟且對寒光辨心手願教積素三尺餘

塵暫淨如山居快哉此雪落未已冰花勢欲封人廬

君思湖上蕭七屋我亦敲冰憶寒谷同是無家但有

身歌來感慨逾琴筑那能僵臥不開門忍凍登樓看

雲麓

湖遠卷和尚垂壽長篇元韻

塵也劫火扇嵐風記薊雲枝自向東古竺先生神鼎

松師來再慶山遭逢孤高秀出諸蘭叢馬駒所踏無

雷同紛七時見邊與中羅扇仙人障面紅真如在經

情識封我生若蘭愚且庸臂朕眼度妙高峰海印夜

發江潭空南宗割據邸與鄺虛張帝網羅飛鴻誰知

真子心悅七傾湫倒岳呼蒼穹湖南白社推遠公時

聞吼喝開心達神山佛日方曉瞳入門無門安所從

吾儒潛泊神醇醲被君收拾商與宮天到非七想亦

終百億文殊智不窳

仲冬二日鴻山閣上看雪對慧公作

霜晴坐眺鴻山巔山高不寒搜巖泉有泉瀑布如飛

雪移置蒲團向清湖夜來山雨故奇寒真成玉戲相

盤桓樓勢出峰七出雲臂朕銀界天無分萬仞山頭

孰賓主盡日凭闌對瑤圖灑氣紛如曠劫前身心淨

妙香凝朕我君小塔莫飛去

山中有飛來小塔此是我君雪

半天

毛子霞臨禹碑縮篆刻石大弼山以墨榻見貽

井索和諸公詩

河圖用七居南午龜負靈文作書祖

大別一南嶽峰名龜山

頭治水碑坎離交孕文中古七十七字竹書前萬八

千丈朱陵天嶽靈閣秘徒於麓飛來壁亦封蛟涎毛

公治詩兼治書縱觀禹蹟搜蟲魚披蓁大叫手摹画

蚪斗競落神有餘較過湖心照江水蠅蜨視龍波不

起靜中鈎勒如印泥鬼斧巉巖透生紙攜來大別琢

青琅蛟螭小縮委橫陳有如九鼎夏初鑄萬象攝入

爐冶新此事非關巨靈作子霞嗜古思河雉龜峰還

似負書時七行圖玄白錯勒迴南紀莫活七千載

江阜扼衡霍

辛丑仲冬朔寄懷趙洞門中丞

廿載江潭損風日高山不驚常率律餘陰隱七到柴

桑寒谷無春望春喬七雲三素露三危圖圖新開北

斗移獨奏后衣還殿日兼圖王會負展時當季圖濟

豈須經磊落如公晨有星道在巖廊億丘壑每思玉

貌猶亭七比來交臂佳公子閣下絲綸真世美黃髮

高蹤漢綺園紫微繼踐唐蘇李故人萬一無可憐大

雪不出餓相煎縣吏驅兒赴徭役愁中尚賦停雲篇
餘生感激發新歎伊呂古來皆大年願看賜杖陟南
嶽爲公抱甕營芝田

樂蔬園柑子爲筠浦賦

主人種樹爲秋色客來正值霜滿林七中好柑種非
一景七壓枝七欲沉江北江南袖似瓜洞庭朱橘勝
朱華此柑數樹道兼有大小瓌爛成秋霞君能愛客
還愛柑飲時一摘供微酣龍洲木奴縱千樹不及君
園十餘步金玉冰霜表裏間天寒木落開心顏

西山行

西山舊將久不服高據巉巖最深谷絕徼孤懸楚蜀
間中原已一無秦鹿何妨棄置守其僵以逸需勞俟
窮蹙一旦張皇大用兵仰攻四面如綠木轉輸巖嶽
百萬人風雨雷霆驅比屋正是蕭七寒食時長沙一
路從軍哭拋田應募五千餘頃刻民間空杼軸大吏
譴七小吏愁奸胥更喜刻民肉紛七鬻子歎此僞我
亦沾襟遣童僕此去死生那得知更番且喜還家速
僕夫垂淚向我言人力如今賤於猿西山上天下及

東負親步七石磨願日多真渴欲僱百錢買漿能
一掬搖足便隨萬丈崖死者還還勾抵腹泣淚未了
催檝來增夫更餉已東陸巫山三峽又崎嶇魂魂初
収豈堪復吁嗟再遣誠萬難飽渴枯憐心目謂天
蓋高胡不聞六月炎七書此竹

四時讀書歌

春日讀書元氣多左圖右史春風寓生香不斷研磨
暖萬物於我真森羅興來獨往溪山上振衣溪足何
其曠夜深飲坐月照花三十六宮春一檝

卷之二 北言古

夏日書城南陸長竹風荷露深柳堂流觀山海不覺
暑頓令此意通義皇秘笈幾篇函在枕琅玕筆展還
忘寢賴它水霜淨聰明醒眼者人河朔飲

草閣讀書秋日清敲金戛石和南聲鶴翻松露夜不
睡北斗靜對孤燈橫桂花滿牀何必掃晴空亦覺秋
聲好薄醉長話望白雲始信忘憂不知老

冬天愛日下書轉一卷歸歲坐鹿皮裘雪敲冰活松
火呵毫細寫梅花詩一窗明澹自可惜且喜寒山無
俗客更借蒲團轉法華微言已絕何曾絕

夏日王仰樞都督偕立上座乘兩船至汾湖過

陸長公遣人相招作采蓮之遊即事

六月湖天涼有展洞庭倒浸羅興發將軍面舫若蓮
葉張帆載酒尋荷陂邀我不辭冒赤日貪看鴻鶴循
江潛舟中供具無不有茗椀香爐金屈卮牀頭寶刀
伴琴筑中座硯匣光琉璃水高還落花難出載此木
蘭信所之采蓮未得逢村柳繫船一對高僧暮展殘
潑墨酌我酒爲君寫得秋風詞雨過微月見山影荷
香靜透水綃幃愛客自憐青雀舫涼人無用白龍皮
明日乘風逐陽鷗潮洞更傷佳林住謹狀射檝獲兩
康雜俎先烹雉與兔垂釣任公舊有磯相雷還者園
林樹人生此樂豈尋常歸到草堂識未足王濬樓船
今已閒陳蕃下榻非無數聚散何如湖上雲英雄大
好兼禪悟

鷄擬油詩

鷄擬只是滇南草洱海南荒亦瑤島萬里函來書味
枯定擬醬醃磨蕨老誰識鷄擬卻白腴往所見者皆
其郭南人頗解食精液亦若花露相蒸濡玉甌蒸雲

香汁溶融得珊瑚比酥酪貯以金餅遠寄將信狀膏
機開新藕正須小宴王方平珠盤一燕麒麟雕

壽郭紫翁七十兼勸還家山

紫翁今年七十耶望君別島如瀾沙上善若水等空
觀老子猶龍隨處家當時弱冠追麟武廟器蕭淳秀
芝宇早爲選部尚書郎才名直欲齊韓愈冰雪肝腸
吐五絲爲人偏熱六深懸水鏡衡文旋建節孤忠不
忍大柱欹幾回相見縱橫淚幾回交勉風霜字捲卻
陰符着衲衣坐上蒲團圓鏡智金鑒透網便能飛一

卷之二 七言古

葉浮家盡采薇嵩少參山信行脚洞庭震澤吟秋暉
德公匡牀弘景樓時賢欲拜不得投詩神墨妙滿天
下得者大率皆高流洛社居狀舊司馬參禪學道真
蕭灑金剛稚子與丹頭便是本來忠孝者身留光岳
氣河山仙佛團樂奉老頑自向德山來往後窺君一
念萬年間一念萬年無量壽瓣香遙禮寒芒宿故園
梅花三百株望乘黃鶴歸雲岫

寄吳既閒

晴雪淹雨湖上堂對君皎日冷肝腸別後青蓮復逢

盜有君更奇新球鄧浮沉雙劍十餘載悵望滄茫若
天海石公還家退老來聚頭說到心顏開延陵先生
足遙映醴醕喜見生龍媒頭角嶄然繼前美如君應
復生才子遙思春及讀書樓千尺龍鱗益起聲飛
鄧雪自孤鸞同調知有青玉軒年來聞更入禪喜老
我不見勞心魂有客自潛過五柳相詢不悉諸良友
寂是吳郎欠報書數行匆率慈瓊玖屢剪湘雲寄未
成此一片雲知到否

九日梅間綠萼詩

卷之二 七言古

池邊門右有野梅二株昔從灌莽中拔存之
恒品耳今年重九忽報一樹着花亟取視則
花差小而萼變爲綠明日左右樹皆有二三
朵品目類易不聞雪而驚秋若數荷而抱玉
矣嘉其善變乞爾一詩

寒香嶺上梅秋色能邊菊各抱冰霜心相望間滕六
予家五柳西梅樹映林屋參差若三珠葉落往始禿
如何尋菊時遠報梅花報走看南枝幾蕊開疎蕊
七點如苔丹砂米化琅玕質碧玉函盛絳雪家誰染

秋衣將柳汁早爲春服用荷裁紫桑好記住重九事
綠仙人共泛杯

水雪行爲盧撫軍作 癸丑

同雲凍嶽湘波凌鼓角無聲天聽靜悄聞旌節按湘
南馳馬屑冰踏豈堪十日牽帷行雪裏津吏尚眠公
早起屏除翳從絕逢迎油幢幕野烹黎羹爭看湘隄
王沙築都堂昨夜支屏宿爲求民瘼不辭寒更入馮
陽雪未闌山城郭外蕭蕭寺獨對禪燈發吟思此中
雅愛有廉泉冰壺小的還暢眠豈無鉦鼓旌旂迂湘
岸願公珍重紆宵旰起屏八座方相勞鈴閣呵毫旋
入告盧公原是救時人天工人代即行春君不見分
明天意眷斯行玉塵滿路鋪瑤英

天目山募米僧乞題冊子

天目之山蒼水出代是人天眼目處玉林尊者天人
師獨立孤峰幾年住佛眼還須法眼作有如日月爲
天目金輪帝釋欽其風兩度丹書責嚴整蒲輪不坐
七蒲團歸來不道孤峰寒祇今海衆歸蒼水漱齒過
堂嘗萬指剪髮闍黎願力弘遠向湖南乞餘米空將

價值問廬陵十字街頭厥角崩誰知施供真功德千
個凡僧一聖僧喚諸人要識聖僧麼天目堂七老趙
州龍庭應供便歸休掌中鉢鉢都無底消得真珠萬
斛投

甲寅臘月夜風雪大凍木介而折翹楚如截朕
水流不凝殊異也

烈風投木山夜崩介兩立者水枝七寒塘無斷獨未
凍木靡水抗天如弄素冠截雲默無語頓換稠林作
平楚鸞鶴驚飛凡鳥啼高枝易折卑難栖四山獨有
虬松好鬣七鬣鱗覆米草從今種樹須種松長雷驚
鶴辭凡鳥

山居永夏偶簡得陳松茗淪之香味不損喜而
有作

山居盛暑澹無求瓦碗清泉日自休今年苦雨損茶
味梅山薺葉無茸鈎梅山茶早摘者名茸鈎春來避亂摘風好
乍貧亦任餅壘羞偶檢書簾得茶罐上題松茗驚雙
眸開時片七見沉綠淪之尚覺香磁甌記是前年祝
公送青者之貺餘風流餅七細若有花氣曾摘茶葉

相珍收三經梅雨味不敗誰信此物能久雷豈亦有
神護清供助醒老眼恣冥搜我今頑懶書亦散永日
坐卧心悠々松聲滿牀啜松茗風生兩腋懷丹丘

烈婦行

柯氏字蘭梅泉州人適江子騰龍十年有女

仇饒取諧丙辰秋江子涉洞庭省父升敗而

溺柯氏望其歸櫬痛垂絕從容築臺自經以

從地下奇節也一時作者共哀之

老人對書如宿醒豈有水雪娛聰明賦目新篇一相

卷之二 七言古

淨有友寄我烈婦行柯家女史名聞閭紫電青霜碧

羅幕江郎將種劍生花玉案齊着映雙夢十年佳婦

宛珪璋蓬矢還期射四方豈知潮上風波惡天吳頓

挾龍飛翔悲風吹返芙蓉帳耶乘白鳥秋江上傷心

大叫魂歸來絕後重甦擬同壘登々築臺如望夫拜

辭姑舅捐女雛升臺自經且含笑迭者腸斷天昏愚

惟哉洞庭會有龍風鬟雨鬢不相從生死雙龍今比

翼雌者嬌々何從容應乘雲氣洞庭間淚染君山十

二鬟爲樓更作湘江廟千古蘭斑似竹斑

陸沉行

丁巳六月廿七梅山桃江之山市巖居數處

、變出暴雨崩溢深沒者數百家兵亂以來咸

恃山隱而返有陸沉之禍異哉爲詩以識其

陸山刊木是何年陵谷寧知幾變遷亂來獨有山深

隱嶽崎險又安巢眠梅山桃江遠戎馬桃花聚落尤

喧闐山樓自古夾高岸中明匹練爲平川今年盛夏

憂恒雨兵來肆掠無安厓乍驚黑蟻走雷雨洪濤夜

半齊樓簷夢中人屋如飄墮頓令兩岸無據煙蘿已

卷之二 七言古

何似梅山巔區々種粟憑巖泉誰知同時亦蛟起幾

處林麓皆崩壽山高水深殊不測枯魚宿率投窟淵

驟聞此事但咋舌生殺豈不由蒼天々生蛟龍作靈

物神者始秋離滄田於今竭澤數千里爲霖不得徒

涸漩如何乖龍復私逞得挾雷雨沉由拳驅山盪舟

雖負力視龍蝦蟇方晏朕响嘯禹碑今尚在南岳治

龍豈不專吁嗟乎誰失其據民顛連

看雲 七月

高雲離立奇無匹疊若牙恩蔽斜日迸出晶光四五

行錄以黃金縑如青纈纈漸破日漸流雲縑貼天還
自浮倚杖相看不覺笑獨在歸休

自題小影

二十年前涉陽王生來長沙再寫此影貌之
以山居之服鬚髮尚未皓也頃經變亂年已
八旬展此對之與我相多不似矣因濡筆自

題憶昔林侍郎光佳薦予爲同考官其評曰

董子之綜傳天人賈生之通達國體某何敢

當豈知晚逢禍亂蹉跎至老謂是幻耳真又

安在哉

這漢有心不可寫倩人寫真更假一生何處是吾
真惺惺天賦平坦者文章事業小名場慚媿當年稱
董賈枯幹白盡八旬來自省此圖如客也孔顏意思
湯蕭疎綺皓衣冠聊朴聖後人須肖此翁心莫認皮
毛只風雅

繁憂行 六月

大軍深入炎且蒸五谿逆挽不得升千錢斗米赴程
限煎瀝雀隨供餒鸞眼穿石田望秋熟百萬填筐先

飽騰大戶憂生小憂死啼號豈微若天耳紛已逃卒
又而來分掠南山北山裏公狀爲盜殺且婦一日纔
務十數里湘鄉豪傑饒有兵吾村亦仗援鋤起六月
廿六邀擊之委棄弓刀散如燈前途復聚未可知田
家暫得謀蔬水惟哉兵滅餉益增胡爲乎不飽諸軍
逃不止

題金生西卷 朔和子索

吾聞金生落拓不得意衣敝履穿工墨戲昔年作客
長沙西塵市無入有交臂胡郎邂逅若平生酌酒相
邀意便傾索取刻簾長數尺疎毫澹墨時縱橫不
雲山畫花鳥春蟲微七爭春草頗意吳中設色新但
素松煙亦能好展看秋聽氣若增棚狀鍊筆爲蒼鷹
蜜蜂蝴蝶生情性著眼誰如杜少陵

親王

初秋送煩孫應試即圖北上入太學投謁 安

我昔挾策遊京師六堂士貴皇路葵司成錄文奏天
子驟欲用臣七謀辭草鞋應舉還歸楚燕驥後爲楚
得之東南各公半師友每云珍重雷昌期昌期既不

得天步且遽移浮沉草管四十載在懽懽盡松果散
如何老眼到今日見爾重賦碎雍詩槐花黃接桂花
陌雲路還尋舊時迹不朕直借羊角風天上橋門亦
咫尺詞林鐘鼎事韓歐梁苑遷參展詩易卿達要當
敬此身莫須久作王門客報國文章我所慚東堂驗
取題名石

昔明舉第一奉旨題名立
石于率性堂間今尚在

蒲州格歲中有關夫子画像題曰五十三歲時

作近年張中丞發之其子江華令勿即能摹

寫長而被公夢授益真每齊沐敬寫以應求

是年書

卷之二 七言古

者英靈如在朕與世所傳差異里人得之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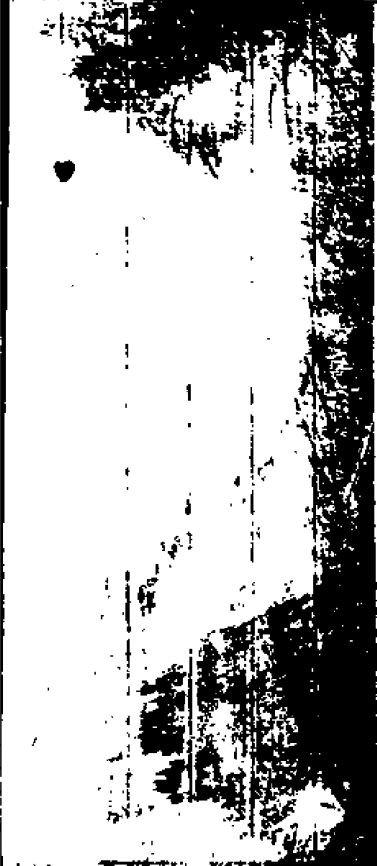
為贊矣而系之以詩

關公道像滿天下鳳目長鬚面丹赭衣冕良由後代
增古來只画堯登者千年此像乃初出自蒲州更
傳寫七時記是五十三建安之季紛關南公威久已
震華夏轟七虎氣騰荆渚華髮蒼髯漸如此中原未
遂應耽七但疑史云而重聚寫真今只如初酣耳輪
隆準點疎星風鬚亦異常丹青江華縣令張公子夢
帝教之傳此形噫嘻今日復何日湖南三郡全凋零

真身特現或有意且驅猛獸除蟻蟻

薛方伯尊公舊衡州別駕公崇祀名宦詩代

高天之內五岳擎西有古華南有衡者臣出處關氣
運往七奕代雷精英庶幾古道見葵好尚聞清廟歌
民生遐哉薛公古遺直岳降西秦仕南國河東世美
起鸞祥別駕宏才展鵬翼當年封建困衡陽荷公佐
郡循良力昂藏抗勢絕脂膏漆鑑論文多拔識腰間
綰綬兼諸侯映上程材領專枚星隕淪州幾十年楚
人猶淚墮碑前 聖朝鐘鼎鼎新招捲楊蕭千今神在
天神在天家邦秋祀兩歸朕士元雅鳳樂巴仙此
組豆增精虔藩臺麟武接星塵賴君相業當綿七華
工仰止歌以傳迎神七十二峰前



榮木堂詩集續編卷之三

楚長沙陶汝龍髮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嘉驥龍媒甫較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舛 煊 端錄

五言律

晚春赴陳長公約 閏三月既望

久奉看花約晴香貴晚旬雨年前度客一日閏殘春

竹塢異名藥茅堂高碧筠誰知好親舊相見正如新

其二

風雨雷花事晴園臘有春來奔迎步屨羣玉環香綽

逾覺林塘密偏令魚鳥親莫言來太晚明月正宜人

春雨松竹巷閨五燈纂馮山小志

三月春寒重孤峰夜雨深淨隨傳法眼閒寄著書心

自足勞香供清機轉妙音誰知枯頰裏祖禁爲霖

出馮山路

侵曉出巖岫漸離高處寒霜輕煙汗湯霧重日艱難

屢渡疲香水孤峰愛雪僧如何情未竭新意在蒲團

初秋祿孫夭折不屢慟惜書以寄淚

既歲舍節切諸孫汝第三讓梨規幼節弄筆喜初請

豈意成殤子無詞慰長男拊膺時一慟老眼未能堪

其二

定兒彌月後憶汝報生時兒不成殤折汝今同天悲

愴懷梧一葉畱影石三芝蘭玉繇來貴天乎敢致疑

壬辰孫與定兒同舉定兒數月即不育

移石之二 石爲先兄 巨川所遺

自笑庭階小還容片石橫蒼寒存世丈森落億先兄

在晉嘗沾醉遺秦未盡坑天如憐僂楚西東對泉

野行將登貴嶺峰 戊戌

亂後春無賴依狀望可憐舍桃花麗薄新燕子聲謾

世事皆投壑人情漸向田明朝峰頂上應得藉雲眠

湘潭周子龍起以詩見投并貽郭幼隗書著盛

暑作對讀其松下草走筆贈之

快讀新詩過周郎妙少年臨風吟擊楫勝雪藕如船

世熱何疑暑才貧未信天因君息南郭人鏡抱湘淵

苦雨 辛丑正月十六雨 至三月廿七始霽

終日坐愁霖三春寒色侵天如私二曜物豈向孤陰
花鳥時俱曉山川勢欲沉將無連漢北哭國漢同深
時有因哀

其二

歲不乘陽令春全入雨聲天心何苦晦器界自妨晴
屢見商羊舞難期蟬螭明瓦盆時貯酒默坐對黃鸝

永日
丁未 梅山

永日江皋寺閒身世外懸差池看燕七混俗寄魚七
雨後田歌喜風前梵唄疎有家非不憶蕭索似吾廬

客梅山報恩寺

老矣淪爲客蕭然成近春怡柯尋古度供饌情新筠
孤調寧求和芳年且易陳溪邊久疑望雲黛寂嶙峋

中秋夜王仰樞留坐紗帷看月

皓月纖塵淨不知秋露冷皎然臨藻鏡虛若坐曉屏
桂近沾衣馥尊開帶劍青粒疑王子晉笙在空冥

劉和微年兄薄遊長沙握手淺狀書此爲別

落七諸兄弟餘生尚見君蕭然彭澤令隱矣添開文
古道綿誰贈浮名研未焚祇愁遊事薄寄片嶺頭雲

和毛子霞居郢中作聽雪樓微和原韵四首

古雪尚在郢新樓誰解聽綺疏依碧落沉瀝近青冥
澤國蕭條寄山陰夢寐形那知卧百尺不待獨能醒

其二

靜穆生聲響高寒異眺聽蘭臺風再起雪國霧難冥
信美鴻雨爪敦願雅駐形滌汰清發後千載得同醒

其三

龍寶蟠匣硯烏重壓尊枝有闕如山靜無朝不雪奇
聽聰生萬籟琢句幻多姿信是國通耳前因在郢詞

其四

亦似灑林屋何書綴竹枝度忘堅白解但覺色辭奇
天際蛾眉想瓊樓燕坐姿主人專作賦宋玉讓修詞

戊申元日新樓雪霽

絳鳩對香焚傳觴曙色分殘年偏積雪旦日正開雲
情檻花垂勝環山玉立羣春來新小閣早得倚晴曛

二月十四日驚蟄對雪

已是中春候連番雪未休花將梅辨學草并柳絲憂
碧落風前晦珠璣霞外疎睡龍今應醒街得火來不

遊開福寺

永日荷香路。開來到梵天。劫成金布地。輪轉錫疏泉。
建利千尋竟。登樓萬象開。空悲舊梁苑。遺碣記當年。

登潮音閣

晴江曠野望。得意在斯樓。目擊心存道。人閒景向秋。
蓮花藏世界。竹嶼幻羅浮。便是滄洲画。寧須顧虎頭。

雨夜再詠

明月不來映蘭葩。在室鮮爲乘天地。宿竹乞雨風傳
碧蕊。開如琢秋英。落似全未須論九錫。聊與共芝田。

古人種花有花九錫之目

萬福禪林夜坐

香壺見鬘麓。此刹冠江城。西竺天非想。湖南地絕清。
蘭陬浮岳色。竹簷護經聲。幸得分禪榻。高僧不世情。

其二

竹樹陰濃處。禪榻曲徑深。衆香常在室。多寶自爲林。
論欲師龍樹。談應待虎岑。蓮花原不染。看取到無心。
郊居初闢時。喜香林二樹。獨存歲培塿之益茂。

今年結實繁。常盈几榻間。因有詠

正奪枇杷翠。偏凌橘柚香。劫餘存兩樹。秋老實半堂。
帶葉教輕摘。流蘊恰滿囊。歲寒疏草木。應得冠南方。

其二

修幹若琅玕。高香柱後看。天球黃玉豕。星海碧雲攢。
恨壓東籬菊。將空楚澤蘭。可憐青玉案。常共讀書寒。

其三

殿秋論碩果。無物競芳妍。龍月入懷袖。沾霜覆簡編。
木奴慚變地。金友媿同天。最喜今年勝。盈牀百顆圓。

除夕凝寒積雪者二旬始霽子侄諸孫環坐對

老友劉止臣兄飲有作

寒星照除夕。春氣逗浮盃。何意齊年友。能乘積雪來。
尊應傾北斗。賦欲補南陔。試聽田家鼓。梅花亦被催。
大暑日久晴憂旱。夜得雨喜甚。明日行田間有

作

甘澍夜來好。西時猶綠零。縱觀雲似稼。真覺雨如金。
抱甕機還息。垂鈎意在深。新蟬偏助喜。步履到蓮澤。

陳筠浦以所刻二柳堂詩詞見寄

寄我柳堂帖。深知筠浦閒。格言登座右。麗句補花間。

華陳原通劍詩情每愛山如君不無意雅事日相隨

暑中聞王懷人被繫

咄咄生長歎斯人亦被羅雪腸空熱沸暑路更蹉跎
虎豹關誰守龍魚服自訛痛君從痛定酒醒望銀河

久旱

不測乾封意真同火宅觀地垂千里赤江歛百泉乾
迎我愁枯肆愛人想灌壠爲聞消檄下毛髮得先寒

久旱得小雨之二

其一七言律

火雲終日熾天澤幾時通箕畢殊違好雷霆不膏肓
催租清正亟同康楚同凶仰屋人皆歎無詞慰老農

清明後得雨不澍

幾曾春喜雨今夜聽猶疑簷滴枯難壯爐聲沸易欺
爲魚山客夢布穀老農時願得來朝看寒水滿池

晚雨 二月廿五

聽已敲牕雨散已度嶺雷未須愁破塊莫但濕條枚
想像爲霖勢安排布穀催野情原用稼顏共老農開

六月中旬寒雨

六月脩七雨熏爐且炷香一春偏竭澤添夏不恒陽

大布衣帽薄輕絛扇怯涼嘉禾方可念莫更失金穰

汾湖原上觀陳康先伯仲騎射

矍鑠近山堂連騎射滌場和弓裝結綵嚆矢縱飛黃
雲裏鵬應急風前鵠更張五陵諸貴介誰似爾騰驤

贈康先赴試武關

投筆師孫武趨庭事孟公射惟能貫益文應薄雕蟲
紫電新馳路青雲舊澤宮翺翔看此日楚國正雄風

八月十七夜月明命胡師周錫孫鼓琴

十七月復好清光入暮秋抱琴方有客秉燭不須遊
露細芙蓉冷山空桂樹幽耳根今夜淨一奏似鳴球

甲寅正月十四避兵逢狂風

新年再詠雪又作大風歌箕好恒愆象湖枯更損瀾
不疑生惡艸誰欲護松柯此去諱嘉遜春風舊有雷

二月初四風雨夜風益烈

柝柝幾時綠春寒日已風如何勞戰伐將欲廢田功
凍谷無啼鳥昏天有亂鴻不知晴早晚還得采蘭叢

過平岡先母墓下

日光爭雪色春氣動冰漸堅凍遲寒楚村深隱伏蟠

逢人多問亂時甘一街悲且就小庵飯香蔬正午時

龍中小島

羽族亦何細筠籠卻自疎刷翎初不碍啄粒豈須餘
燕語矜同慕爲求誤入閣一枝終不忘縱爾出簷除

山居

且爲愁風雨非徒聽鼓聲寒遲春草綠晴誤早鵬啼
送榮勞降叟扶筇仗小奚畏人多識雨背立看雲飛

洗馬

白馬泥常泮清池水乍生玉花停自照金勒卸還鳴

卷之三 五言律

卷之三 五言律

洛陽新同邑題驄敢竝行道人原畜駿不羨飲長城

謝仲吉別十九年過草堂中秋留酌

久向郢西別驚從湘上來子卿應白首謝眺固清才

況值中秋夜重銜季雅杯恍然今夕醉亦令月華猜

入同慶寺

爇石傍巖路淙比下瀨泉湧矜垂老日更得上諸天

萬葉正黃落羣峯時白煙不辭朝雨裏輕策就叟禪

宿同慶曉霽上密印

客寤應初曙嵐開梵益清雨深聯榻夜天放入山晴

踏乘凌霄上聽松落澗鳴幾迴林屋處吾飲乞躬耕

十一日立春大雪

十日元方起湯空雪片微辛盤存野酌絲帖磨填詞
不辯雲同色聊歌酒介君但憐鷺至晚到處損高枝

十三夜雪月

簷楹快積雪新月來初更掩映白雲白偏增清夜清
數峯迷玉几衰水惜瑤英爲憶喧提鴨何人入蔡城

小舟入都

春日愛江晴空香兩岸生新蘆搖翠羽古樹轉黃鶯

卷之三 五言律

卷之三 五言律

水逆歌風力雲翻說世情不愁沽酒遠未晚泊潭城

殘腸怕風折木垂盡木介而池不凍大異 甲寅

歲晚雪奇寒剛風隕萬巒有巢驚剪伐無竹報平安

木抗偏難凍山平若自刊謂天真不測搖落與入看

齋頭海梔子花

亂後孤根好還看羣蕊芳十華藩荀小尺餘海棕畏

一粒超於染兼旬鬱以香佳人爭飭髮誰念關風霜

餅中海梔

覆匕陶餅裏臨隱宛靜嘉山梔猶見詠藩荀是何花

來應從青海看宜歸終妙蘭熏兼雪白對偏室非還

秋日

未斷東坡肉還宜蘇齋兼旬甘草具垂老苦生涯
市近庖廚冷囊空嗜好乖閒身似鴻雁且貴稻梁佳

古梅和尚送到芙蓉茶三首

甲寅六月

寄我芙蓉薜泮於避暑宜出雲茶鉢袋前雨嫩鎗旗
新到泰室後當機撼樹時莫云無義味烹此藪松屬

其二

岳茶殊不勝新宮淪芙蓉正味雪山神涵聲碧澗松

卷之三 五言律

寄時方六月來處自千峯珍重將消渴勞師策短策

其三

世亂澹無味村深睡亦濃水晶盞尚少安問蜜雲龍

是時益阻于兵語舌非開剪鷄園自解烘枯腸欣乍潤得句

報芙蓉

正月十九聞警小舟溯溪而上

春來日七雨又後見干戈兢楫喧羣艇蒙叢藉起叢
逢人皆錯愕望宇得經過未泊愁昏黑搖七聽沸波

避兵倒座山菴達一心

村徑深晴綠山菴小隱閒孤峰松自拔平墅岫相窺
避亂翻遊覽逢僧便頓頑不辭香積飯粗飽竹聽間

村居立夏

亂裏三春盡村居四壁貧田家偏寂莫逃卒大縱橫
屢數圖書散深憂荆棘生天乎如大寤夜豈見機槍

新燕二首

新燕試新晴雙七瓦上行小翔心自遠初學語還輕
綠柳微曠淨青簾乍捲平相看舊梁棟猶見賀生成

其二

卷之三 五言律

雨脈青梅苦晴欣紫燕成寧知江海潮且信羽毛輕

碧玉簪初啟烏衣巷乍盈飛七何太喜相對話朱明

苦雨

不獨傷恒雨村七說土崩松危將覆壓水怒欲憑陵
共道乖龍出還聞戰馬增背江如有陣諸將且飛騰

詠燕

何物親人鳥呢喃話晝長艷樓張節度深殿漢昭陽
豈爲忘機近偏能人夢祥至今相祗待文杏舊巢梁

穎客至山居以其管書小卷乞翼兒 五月廿二

今日又愁雨門前新客來欣欣濡紫研不惟破蒼苔
透紙猶矜腕揮毫自惜才疾書成小卷乞汝亦優哉

初伏日報煊孫舉子 六月初九

林鍾方六月夏至正三庚率墜便疎放克聞報達生
謂孫蘭再乘信我本常榮明日長松下團樂赴菜羹

中秋抱疴對月 是日長兒遠出

不分中秋月聊同屋裏看心憂衰易得世亂隱難安
樂憶雲英口歌存漢露盤况憐遊子出相望咬團匕

憶長兒去則南久不得家報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三 五言律

十一

念汝非遊事馳驅正路難荆江嚴壁壘秋暮早風寒
極目鴻無字關心澄有闌家書何不達新慮到千般

病後荷觀察祝公寄人參書問

瘦骨難甘卧厭厭開素書勞公損珍藥寄我到寒廬
上黨時名貴中州古道餘應知比丹餌早晚健食蔬

十八日遣翼兒就婚雪霽志喜

晚歲復生子餘年喜見好亂猶存禮數債漸長兒孫
雪霽雙星渡雲開百兩門老人皆任運對此亦欣論

山居坐雪

雪覆竹隱西山禽凍不啼破愁新酒友索吟古梅妻
齒力衰乾肺腑寒怯盡耄老舉詩興在更擬杖輕藜

山家以馴雉見贈

豈是中牟異來茲彩雉馴偶承山叟送能與隱居親
繡羽斑斕滿雕籠出人類不難相縱去飲啄大逵巡

其二

山禽誰所畜毛羽惜空羣雞鶩階前食鷄難竹下文
詩題新照鏡扇影舊穠雲惟爾安閒甚離奇不自分

晴鵬對梅花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三 五言律

十一

獨自窺園太橫塘見早梅日光融玉煖霜氣綻珠胎
清淺偏臨水高寒欲絕埃應知其晚秀全不爲春催

再詠天酒

冲澹長忘飲新醅不旨玄非關丹荔漬徑似鬱金煎
瑪瑙餅甘露膳脂井醴泉如何相鑒賞吟酌荷春天

七月廿八九烈風寒雨

那得不驚秋風號萬木愁飛濤松捲地惡雨稻爭流
且未辭紉扇寧知理敝裘蕭寒北鴈下獨坐看吳鉤

喜雪夜得月

雪後園祭月寒光浸徹廬有畔通碧落非想入清都
曉透虬枝畫餅生鳥跡書不須金粟火看浴玉蟾蜍

悲建孫

理道非無力心傷且自捫云何八袞叟勸此一齡孫
泡滅懷中影珠璣掌上痕再來還得否應記幾句恩

其二

來去亦何疾吾嬰良可嗟繞看弄戈印遽欲委泥沙
幾日絕談笑從前總謬誇下殤應不哭聽哭夕陽斜

避兵止導蓮菴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三

五言律

倉卒得危徑欣言僧有廬開門拂塵席洗鉢剪香蔬
驚怖猿難定高閒雀自如何緣分半榻猶共夜聽虛

夏雲

喜霽還未夏看雲失翠微插天巖岫立平野展城圍
紫石難爲黛裁霞幻作衣映池兼映秋相惜坐斜暉

五月寒雨久之

不惟多梅雨長寒異夏陰千峯常霧起五月信江深
扇豈辭秋匣粒偏緩夜琴好將金鴨煖一慰瘴人心

久旱對月碧天如洗

可惜清輝夜闌干歎息凭亢陽人盡苦明月爾徒惜
野偏陰何在蟾蜍渴豈勝願言從畢好一澍洗金繩

八月廿七連日大風寒堪擁絮

八月金風厲心知歲早寒將求新帽絮莫惜煖盞餐
晚節貧陶令衰年漢幼安亂來涼燠變真是問天難

己未誕日

切壞知誰救年高祗自驚嘆子八袞老荷父六旬生
天地多凶象君親餘幻身棄榆陰幾尺更得俟河清

消雪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三

五言律

快雪不妨積新晴且欲消玉烟生易暖珂輿濕難掃
清漸添芳井空微辨碧霄如何勝聽雨松聲在茶鉢

元夜對黃二容小酌將別其母遠景陵

滿月得元夜迎春正十朝總祿漸有恨對酒故無聊
玄象何多變方儀莫更搖惟君辭老母亦欲泛輕舸

聞長兒拉鄂渚北發

二月五日

幾日風帆便傳兒拉漢陽豈能終遠父非用利賓王
春草愁鸚鵡危途托驢驢

良騎

迢七京與浴莫似

九迴腸

念長兒自漢陽北發即逢久雨

離畢當春月長征匪武人方隨戈馬隊正值西風旬
雁濕行應緩花寒信未真遙知遊子淚無夜不沾巾

花朝

日七愁霖內無青上柳條離憂傷草莽寂莫厭花朝
火近昏初熾燈如暈更搖不知天地裏何處着漁樵

贈香山住持蘭喻

荒城非舍衛古寺有香林久冷蓮花漏新成杏樹陰
湯休詩起病患遠社招尋莫謂無真印雄慈是祖心

卷之三 五言律

卷之三 五言律

卷之三 五言律

五月初日得長兒都門家報

迢遞河南北離憂景短長置郵欣有託書到信無傷
湘雨難寶月燕雲舊帝鄉一函家國淚誰謂慰高堂

田間偶成

老農非我事嘗喜步西疇穎粟迎秋好車簪待晚收
稻香花細七塘靜水油七驚說山前後東風乍長蘆

中秋白露逢雨

白露逢三五陰晴向晚分秋中今夜月雨下片時雲
厭聽南人反驚心北雁聞教童顏勇獨孤酌復何云

十六夜雨

白露中秋月秋中秋未分有兒俱作客無伴獨看雲
曉盛河應澹珠涼桂自熏誰知衰病在猿鶴亦難羣

立冬喜晴

立冬晴最好老益愛斯辰褐自甘懷玉裘當緩負薪
慰農欣較量遠盜恃清貧驚說林生荀先期應小春

白露復去鵲還巢柏樹

念爾巢須補還來傷舊栖羽從銀漢濯聲帶露華啼
愛樹先紅葉遷喬過綠畦爲憐新數子常噪竹聽西

陳筠浦以九節杖兒貽四首

卷之三 五言律

卷之三 五言律

其二

湖上垂竿叟貽予古竹根泮磨呈玉骨蒼鬱隱虬痕
不分偏扶老寧須獨叩門看雲閒倚徙新荷一時恩

其三

竟是叩西輪摩挲剩有光照顏天祿火入握渭濱瑣
談塵交揮得附錢恥挂將當爲沉綠篆銘汝伴書牀

其四

安得仙人杖柴紫遠贈持真能逢九節好去采三芝
豈羨吳王賜難輸葛令騎青天連岳上還與訪希夷

其四

叩杖云何貴封題見右軍光爭黎閣夜動起葛陂雲
偶用敲松子長商伴石君爲憐新寫帖來共比顏筋

中秋連夜雨

連夜雨兼風今秋愁不同蟬殘村上下象戰嶺西東
濕桂飄難得沉孤飯亦空何時停羽檄且逐御龍翁

傷幼女之夭

嫁汝數年前歸寧始舊年誰知花易謝早見月難圓
破鏡當秋冷還珠與夢捐老人潛制淚不哭亦淒然

是不空書集

卷之三 五言詩

十九

遺甥孫纔三歲

正月十九日還至草堂

春山惟我出雲氣變朝昏急雨還乘漲輕舟直到門
簾衣新土銼供酌古陶罇莫謂蘧廬爾相迎有子孫

初春還居榮木堂逢雪

春來還舊居所見盡蕭疎旱樹仍藏鳥寒溪先釣魚
乍迷盈尺雪還映一牀書小酌兒孫供壺勞問有餘

憶長兒誕日滯都門久不得家問 九月廿七

翻念兒垂老無端滯帝鄉珥貂天闕冷歸雁故園荒

白髮同遲暮少枋定早霜豈無酥酪酒今日對誰觴

翟廣文資長至表得附長兒家信

屈指間關信今番託使車宮長一日線客抵萬金書
且得聞緘喜應令鬱結舒梅花沿驛路早晚報高闕

送到六御移家歸安成

何意輕辭楚維紫有大閤恩借紆象服裝堂載鴻書
自愛新豐市偏宜陸渾居時平來往易莫忘釣湘魚

仲春廖山令見過宿於雷電風雨中夜話

不用懷名刺言詩徑人林通家猶孔李合作擬高岑
身不空書集 卷之三 五言詩 二十

風日春寒變雷霆夜話深蕭然塵滿榻未免負幽尋

喜筌筍一竿先出日繞簾視之

誰使龍孫怒相看異昨朝孤根能玉立拔地自霞標
漸解斑麟角徐舒紫鳳翹一竿千尺勢新對子瞻描

詠禽二首 用山長題

耻與奔鴟賦鴟虞得竝謠音聲偏載好栖息亦逢喬
月竝飛清漢風難鵲定巢人間天上事歲一集星橋

其二

謂是東方鳥其如異類何可惜人而微亦學鬼鵲歌

碌既通誅矣烹真療癰瘡大哉黃帝詔祭必命虞羅

得山長近刻即用自序中首尾語率成二詩卻

寄

兒時薄制舉晚不厭閒官骨借金臺傲懷從玉褐寬
米家岡木石杜老句波瀾我輩文焉用君其起漢壇

其二

自有名山在應難忘九疑峰青終曲後浮白讀騷時
相憶三生事孤鳴一楚詩鑑湖當晚運更得玉魚垂
仲冬廿二得煥孫北來米信

身本生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

三

遠遊非得已行路不無難半少寧堪傳資輕敢入官
信來云設醴讀罷亦加餐且喜燕山北今冬說未寒

燕巢當戶

燕巢當我戶未忍厭嘲七幾度防搖落經時長羽毛
承塵飛不礙近座置偏牢且喜生成得新雛舞漸高
補遺

病中

忽七意不樂偏聞藥餌香露寒秋澹漸老病事尋嘗
滿欲霜前墜花應瘦後黃敝裘猶在倚早晚試重陽

喜雨

金風初未肅小雨數能和不獨宜秋菜運應茂晚禾
滯穗翻應賤窺園漸欲多祇憐身跼踖嚴壘徧湘波

身本生詩集

卷之三 五言律

三

榮木堂詩集續編卷之四

楚長沙陶汝龍變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嘉驥龍媒甫較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舛 煊 燭錄

七言律

坐陳子樂蔬園悼胡石江時谷尚先有作

詩壇酒社舊柴荆此念淒然憶友生一去詩傳青

部重來幽負白鷗盟江毫紫淚真歌哭陳榻遺

姓名同學少年今有幾達生如我亦傷情

壽王仲權舊將

北平英氣偉人生李郭助名一笑輕過眼浮雲看

印開懷明月炎鸞笙法華幢裏階多玉釣竹池邊

有瓊爲借楚天歌壽嶽終南遙起八教聲時利施法事經養子

某爲督府

壽張越青兵憲

千尺龍門漢有章紫微垣裏舊寒芒玉皇香案仙班

遠金盞書屏壽域長無數松筠求羨幕方中日月藉

扶光開雲嶽立如新沐遙視嵩高色未蒼

吳龍媒自襄陽寄到詩草篠簹杖別有詩見懷謝

韵時聞赴塲屋

夾袋疏名擬借籌指摩當似古人不秋來大翼雲須

怒飛後孤松雪豈憂十賽遠胎扶老策九歌方在讀

蟻舟新詩看罷仍緘寄已覺聲光動海階

寄懷劉雲密先生時潛沱巨浸

猶記潛水息無涯此歲江天浸亦奇夫子師明通碧

落何人步禹服元稹萬條寒玉添譚處一帙忠經獨

抱時不注陰符真學道桓宜公自夢熊羆公尚未有子

趙友沂中秘丐母夫人輓詞

入座夫人寶婺輝仙時雲日照靈衣謝安富貴徵才

鑒申國端嚴峻母闈正立梧桐鸞且去賜來華表揚

方歸江干白旄紛車馬尚有哀歌荅紫微

入神鼎山道中有赤壁數里云昔人焚後恒憾所成

秋山高潔正亭七路向羅西疊嶂青晴洗玉筍雲華

淨峽藏神鼎雨花冥村歌飯續聲猶夢野語焚猿事

不經洞口欲遙還羅展遙鐘翻爲展看聽

宿神鼎謁遠菴和尚

匡廬白鹿古人風此地重開謁遠公自是妙高非色界由來及第有心空清秋殿閣初成院佳夕溪橋正落楓讀罷新詩聞吼喝絕勝三笑過林東

禮雲外禪師塔院

占斷高寒松際煙空山塔院斬新禪雲根落_レ譚經石乳水融_レ咒鉢泉過客已如空劫外僕人猶在別峰前極今嚴淨山堂影始信門鹿自熾狀

晴川補樹詩爲毛子霞作

晴川歷_レ當年樹亂後無枝覆禹庭誰爲滄桑思夏句更栽桃李學西泠漢陰抱甕新風露崔顥題詩舊典型陰息遊人莫東望尋陵原上未曾青

其二

漢陽翹楚幾時凋太手重栽亦萬條歲得新鶯春欲住歸來老鶴怨應消嵩林夜徙勞風雨海樹雲生變汝潮何似文人施小補江山千載坐能邀

寄黔南太守

一麾相望共高天卧護黔南寂翳朕松閣盟書重五

色曲江風度益孤寒庭清鶴子鳴珠露地貴龍孫起玉煙百尺石屏千里月看君擁節下湘川

冬夜寄水田隱者

隱者居鄂城外盛種花木有菊數畝

漢上非無抱甕人問君敢期欲相親種花籬下羞旌節過世墳東委釣綸高卧亦知門對雪危行不用扇遮塵緘題一片滿湘月正憶梅簷獨笑巡

其二

木田先生居有隣疎竹高花郭庚塵使我臨風偏憶子知君大雪未干人長鳴亦任庭飢鶴獨角何妨野笑隣千里湘流應放棹可能重渡舊時巾

寄吳龍媒赴興縣令

鶯花三月望襄州之子單車暢碧油策下五花驅代馬山頭羣玉比韓侯晉陽治譜寧爲障江夏籌邊故有樓

太原有馮京詩邊樓

王氣已收歸將相看君此地壯新猷

送遠菴和尚省親天童

曹溪滴_レ有真源杯渡將酬法乳恩當代頭輪乘帝釋作家心印詔兒孫西江吸盡方歸海鶯嶺飛還豈得門相望百城烟水遠莫忘重坐舊祇園

送馬山慧公謁木陳和尚

淨瓶賜倒鼻撩天更上還家般若船爲早古稱龍象
窟天童今會祖師禪縱觀江海南詢外披露衣珠密
印前此去無疑親囑累掀翻牀座便歸旋

吉水周少游過訪投以詩兼委叙尊公璽卿遺
草賦谷兼送之

君家奇節子臣間千里嚶鳴累往還滿抱冰霜遠
草一天風雨故人顏鶴雛自貴栖無樹崑玉相輝學

有山舊日康泉今涸盡沾襟惟覺淚屏

十一月十日宿瑞生侄舍與族人集坐

雪後溪山雨後梅經過舊里剩尋舊猶存伏臘先人
禮且喜躬耕爾輩才展墓僅能留皂帽盈庭更擬植
青槐田家可掬偏惟魯布襪街泥得來

雪夜宿平岡田舍

重過介橋認寒谿凍雨深七竹覆齊一雪已融鴻爪
跡幾家初共鹿柴新逢木客但蠻語劫後石農猶
負攜笏送將迎太驚喜攜蔬爲黍莫謀鷄

春南朱子瞻見過

茂哉難忘風雨時到門風雨復相期聊存徑竹延三
益尚對簫花詠五噫寧老愈堅方有味詩書將廢不
無疑且須貰酒還新霽更上靈峰豁所思

暮春小舟入青溪

偶溯春江爲豁愁絲陰新漲舊林丘溪山乍霽鵬啼
聲舸樹方深豹隱幽仰槐看天疑碧落銜盃照日似
黃流當年醉泊題詩處共指蒙茸莫繫舟

寄荅楊長蒼

少傳當年真露達西樓詩酒歲相關邵平瓜地今幾
畝伯起鐘堂世二環我笠何如漢皂帽君家猶在
東山眼前穢史不足道努力明德終康頑

蔣彙征二守西山督運時聞羅漢中太守賦詩

送之

百二關河古漢中一麾兩去覓秦風渭濱千畝銅橫
崔梁郡諸侯望軾熊杜衍去來方競慕蕭何轉餉卽
論功長雷峴首穹碑在今古懷人意自同

壽陳筠浦六十

水桃雪藕五旬筵轉聯修齡更十年鶴髮健行珠樹

下漁舟高寄白雲邊
應知芳情猶欲擬希夷道
在眠劫外得全誰得似
留君重看變桑田

郊居結茅成自喜 六首甲辰

尚存丘壑與頽牆
小結茅廬一破荒
野夜乍來如欲語
山花俱發競能香
詩求海外坡公和
醉得溪南杜老狂
正喜蒼苔無履印
閒雲一片護柴桑

其二

芳草雖長不覆廬
春來小築亦成居
琅玕帶露新栽柱
玉殿殘雲舊訂書
學佛豈能燒釣弋
避人聊爲混樵漁
柴門一夜溪初漲
更擬乘風縱所如

其三

新開三徑對羣巒
十畝還堪種蕙蘭
小嶂松雲連黛岫
通橋竹嶼轉文瀾
山川舊愛王摩詰
詩禮稱今客管仲
幼安長日似年扉
不厭素琴雖在與誰彈

其四

脩竹茅屋亦三間
喜得西郊郭外閒
池積謝家春夢草
門當陶令夕佳山
畏人無畏依禪觀
狂客非狂竟老頑
儉飲不須謀種秫
清泉一飲也駘顛

其五

山居荒率卽山齋
乏酒澆愁自排
讀易面前思太古
看雲枕上詠新懷
梅堪作伴將宜室
鹿已同遊豈用柴
隨分歡心成小隱
吾生須信有無涯

其六

郭外溪山靜不譁
一林聊得似田家
荆叢拔置孤生竹
藥圃先栽隱連花
元亮北窗風自善
馬融西第頌徒佳
客來且莫談征斂
聽髮方期卧日斜

答徐潛夫來韵

時潛夫自滇南歸府中還

行照寒塘日損顏
問君將母返柴關
歸裝應滿新書卷
子舍休彈舊劍鏃
洞口不須論晉魏
湘中猶自怨江山
柴桑無物堪相寄
一片白雲今老頑

立秋次夜月滿

七月十四立秋

繞落庭前一葉梧
便能明月滿如盂
參差荷竹生聲響
涼燠風雲變面圖
誰遣素娥迎白帝
欲訛青鳥報黃姑
夜深得向銀河語
借爾秋光洗甲無

時西山用兵也

祝江谷尚六句

真才不盡晚彌芳
靈麓偏留碩果香
丹字玉除藏學

海碧峰雲母淨書禽濟南雅自專虞夏易倩兼能用
老莊莫問滄桑今幾度與君山水共高長

妙高峯謁靈岳退和尚

久向靈岳海印餘天龍乘取過匡廬拈花五葉敷香
象指月千江滙玉蟬忠孝證心超棒喝慧天爲眼攝
圖書妙高峰頂今殊勝不獨裴公自擁車

梅山汪廣文招同王明府飲小齋

高齋容膝小賢開春滿南窓燕亦閒張樂捲簾同馬
帳環城洛翠比滁山雲蒸出壑千畦上黛色參天兩
相間誰似梅峰官况好開尊秉燭夜深還

梅山賀季先郭亭上熊如山諸子招同汪廣文

飲吳岍先江上草堂

永日諸君盛文酒藍溪碧嶂含晴暉雲霞映座不須
舞山水蒲簾如欲闢名教樂深環講廣雅人情重典
春衣流連良夜意未盡我醉得先秉月歸

譚元修伯仲置酒高雲堂陳其家樂感尊人曰

都逝太書此志之

人生動卽似參商還到高雲舊草堂古道幾能留劍

在新聲翻欲帶琴亡舊因多感杯無盡林自繁星在
有光珍重階前舊雲路莫解修關繼翺翔

飛喪崖

崖上有棺嵌壁隱見不常志載扶王葬時風
振其柩懸于此山宋章惇始開也

盡日綠巖翠染衣穿雲曲上背晴暉每當九折青冥
障突出千峰綠暗圓不帶金牛曾得人虛傳石窠自
能飛偶乘野興如忘險鳥語猿啼聽亦稀

報恩寺與老僧夜話出藏酒飲子

春日梅山爲採茶陰晴相暉在僧家芙蓉影落溪邊
寺枳壳香飄雨後花揮麈自閒欣世外碎琴垂老笑
生涯誰知白社今饒酒得不攜肴客亦嘉

龍媒令典縣耆貺連貽以詩晴問序賦懷時湖

南久零也 壬寅七夕

澗湘水禁望秋乾欲剪秋雲寄亦難廉吏遠能分鶴
料古人許耻累豬肝饒瓊自咲三年椿蔭壁君貽萬
里餐爲報閒身猶健策佳詩攜上玉筍看

雨中贈殊華上座嵩山茨和尚塔于南岳

穿雲不候岳雲開一柄孤筇繞塔回
師子乳香新入座馬王慈力故留
臺難卷幻住非七色松篁驅塵得
七來始信祖禪真不了旃校林裏
正多材

贈梅山令王象先

梅山原自漢梅林今日公槐楷有
陰雙鳥帶來仙掌月一琴相對紫
芝心春茶碧椀沾香細古樹清齋
論道添共指芙蓉雲氣好看攜幾
片作商霖

留別王梅山

一月春風蘭若清主人雍穆似平
生政言世譜通王

謝公之叔同謬荷尊光被老更駿
足難淹行有光猷

肝已損避無名不妨古愛脩朕別
綠樹黃鸝歸路賸

送權明府以麟經分校黔中

丙午

秋月如君鏡帖天暫移秦照入奎
嵬坐磨黃玉徵麟筆行策青虬上
玳筵桂陌曳珂聲乍遠雲門奏樂
曲先傳詩親不采丹砂餌門下公
桃露玉

萬福禪林禮南岳所藏舍利

丙午十一月廿四日也
是日所見刊刻

在中央歎
為希觀云

舍利浮屠古蓮銅金函玉匣自隋
宮如七不動珠生

智灼七常明寶住空千載岳雲安
寂上須臾佛日現當中衰殘且喜
相瞻禮正被深慈鑒薄躬

雪夜酬王心日扇頭韻

王澄川中丞子生于閩
陽者吾兒昔為中丞試

冠諸生

機杼居朕擅七裏采蘭愁見一庄
荒生于江漢佳公子對此蓬蒿舊
楚狂麟角自端元峙玉準旗曾過
欲沾裳荷拔佳句兼逢雪共嚼冰
華亦有香

曉霧望桃花

荀與朝出看朝烟綿綿遶青峰對
日邊起入谷中生冉

七嵐橫林表露臺七久忘立馬西
山下翻憶浮丹北

固前知有雲巘花梵在欲穿列嶂
詢高禪

六月望夜彭橫山侍御相招對月
讀其贈座中

女史詩

月明雨過意脩朕良夜開尊忘暑
天遙燭映花非霧外碧泉沉李好
風前野人如鶴衣同縞柱史猶龍
論自玄知有湘雲伴湘簾新詩多
乞與婢媼

贈香山住持

三十年前讀書處劫餘重見起香
臺室中獅子仍分

坐枝上迦陵亦再來願力卽成金布地勝流應見海
浮盃且須聚石談真印看取曇華次第開

高念東少宰奉祭告過長沙見詢不及投晤附

和其升中分韵寄之

久嚮聲名天壤流荷詢寒谷見休七卿雲出嶽方思
就野鶴橫江已後遊襟度玉衡光復旦節探金簡事
千秋春風門下高如岱立雪何時應所求

贈卜潛菴先生

敢謂湖南地絕清荷公道映慰平生一竊久嚮春風

邵千里今逢雪夜程滿七歸源淮不斲山七學岱

初橫應知岳麓當年面正借霜輪與鑒明

初春荅贈車輿三庶常侍其專人六表于長沙

卽以假滿還朝

香案紅雲捧日新詔開金馬待詞臣鳴珂乍遠修翎
鶴直殿行看獨角麟圯上平明徵選會曲江當代詢
風神送君極目蓬山上先捧皐謨對紫宸

輓朱郎孝廉

南昌朱給諫徽之第五子才而早
病一夕病狂墮樓而卒事人過長

沙微

五郎神駿世難獲促召修文疾若驟情似絕襁傷獨
立氣從折角想同衣千秋寂莫楊雄歸一夕蒼涼李
白帑海內大招還楚夢不堪餘慟薦湘微

喜毛子霞自衡州至長沙相尋爲留一日蓋二

十年書問往還此番始握手也

詞場初果共聲聞廿載神交始見君風骨偉於前畫
影衣襟濕似乍開雲竹歌久換人間曲蘭雪重翻野

上芬倒屣泊船俱不泛開尊洗研便紛紜與子霞神
交二十餘

年嘗出入贊表時聞聲相思如歷願功狀者同唱
酬茂歲或至今竟家吾楚矣一日雨中自衡州來

前長沙把臂驚喜
拜起若夢中也

劉美度五旬徵旬

君家相業自崢嶸角趾居朕族有麟麓桂久淹招隱
賦杖藜還接校書名爭傳啟事光徵辟正及還年用
老成靈麓欲高江欲永達夫吟力益縱橫

慶吳茂生進士初舉子

延陵祥發邵陵才公子振七一索開大器曉露天承
玉克問新爲地銘槐是年茂
生遷居長卿正接星歸抱申甫
原借岳降來拭目廿年池上鳳隨君珂珥上鸞臺

送唐魏子辛玉山攜令子授經于官署

仙吏才人載令名看君朗七玉山行地連海嶺通津

要天川湘雲厚寄生玉山戶口新鸞集獨宜甘竹實

玉山周雅隨兼得和琴鳴定知麟玉繩餘鏡暫照江

城亦太清

戊申秋王仰樞載酒盡舫邀同寄上座看蓮于

汾湖

名酒高僧載畫船從來希有此看蓮雲峰數變香過

雨竹嶼孤浮影到天便是鑑湖寧用賜應知水觀自

通禪漁人浪指花多處又挂輕帆一扣舫

別滕生還青原兼寄藥老人

愛子冥鴻意惠閒經年摩詰共禪關安心學地行達

藥涉獵書田注海山蓮是苦因方不柴石無空相豈

非頑君歸應舉攢眉漢一破青原古佛顏

劉乃喬納姬索詩屬和車與三庶常作

天台如在冰江涯傳得催妝翰苑詞蘭欲滿庭說夕

秀鵲來填漢與秋期流黃更助當應織結子還看帶

露垂家學傳經元自正喜君新授到茲斯

贈王涓來太史

山川悠邈古今殊古道還憑間氣扶史論救時歸大

雅君家經國接都俞前身嚴平人何異往代開雲華

不虛誰信乘槎天上客官招遼鶴話黃虞

春莫陳防守選陪權明府臨早置酒為踏青之

遊極熱驟雨

不垣梧桐小有岡笙歌連取鳳翔翔慢亭風捲山疑

振飛蓋迎花令信香千仞振衣舒眺歛一尊投轄假

文章快哉雨過涼如洗雅意還教待夕陽

護建蘭一本喜今夏始花日置之座右

高穗攢花禁勁長天賦閭種異蘭湘含滋不借夜垂

露山靄自偕人靜香劍伴隱娘芳竟體芝陪黃綺驂

盈筐還來晨夕真同好坐卧碧雲聯石牀

二月朔日對雪

新年兩朔皆逢雪後雪更逾前雪寒機烏乍出驟欽

翼厥竹欲起仍覆蘭深喜更映草應讀不辭重獻椒

花盤玉山未頽月皎七卻望羅浮長羽翰

雪中寄懷退翁和尚

一寒能雪七龍深驗取新機斷苦吟橫壓虬枝窺北
牖乍雷鴻爪寄西洛珠塵合作浮山面香海遙將立
夜心最是妙高江岸寺百千樓閣許誰尋

中秋宿岳麓上方丈與肺山和尚對月談禪深
夜中丞公造送餅供過江 乙巳

上界秋中山月輝談禪香茗寂清微江光不隱郡樓
閣松露乍濕人裳衣目睹羅曇黃葉似心知坐斷白
雲非誰呈岳麓今宵餅正愜雲門第一機

已酉五日

謝樂解棕愛山家坐聽琴機競晚沙海燕壘香初志
喜池魚入候亦云嘉消除橘瓣紅裙妬想像菖蒲白
玉華最是今年寒煖異晴天五日怯浮瓜

謝樂地和尚寄懷元韵 庚戌

松蔭沙泉霜夜煎書來如自竺西傳羅浮離合疑非
地堯率由旬信在天曾讀炮莊知法 師著一書下
日炮莊
聞與頗似莊朕此心欲寄難憑傷私往寒爐一寸烟

迎藥公住岳麓

新新法幢舊詞場總有青原一瓣香放出馬駒先踏

嶽現成鹿苑待敷淋瀝湘碧簾涼叢席橘柚寒洲映
道鄉一座好山雙建刹莫辭拈荷慰相望

謝安陸令上谷高襄齋韵

今日誰言清可師看君落七古風期經年湘面驛兼
怨滿抱冰霜雅自知寶瑟且閒張後柱珊瑚偏貴網
餘枝元家陸渾山川好一架柴車更繫思

送王孟穀應試

湘水曾先玉露清楊歌長發送君行羣星夜逼高槐
動六息風吹獨鶴橫應運文章王旦雅宏詞科日大
蘇各解頭年少驚人日竹聽鐘堂折展聲

送季威程爰菴還家應試兼寄意端伯侍郎

君家學士舊同盟更喜春風見一程世肖麓龍才自
競高秋一鶚氣方橫論文欲寄思雲樹唱別先歌食
野辛須信江山助新樣湘天萬頃縱長鯨

別微門尊宿還山

老來真覺萬緣空此會滄桑與夢同不惜枯髭應帶
雪偶成行脚似乘風墨池便擬追懷素蓮社還宜對
遠公我有奚囊君有鉢餘生須寄岳雲中

大中丞幕府同岳麓和尚坐雨夜話

幕府清嚴暑乍消孤雲野鶴共嘉招居狀道映如秋水
警爾風生似海潮驚子辨才誰得競周公雅量適
相遭雨深夜靜塵一說此地細能勘寂寥

蒲節前二日長婿胡和子設具舟中遭觀競渡

念亂後廿年今始一見

三世內外孫
侍者十人

山江野渡久無競老眼重看泛亦嘉水學昆明婿習
戰舫如清淺暫停槎杯中影落橫空翼雨外晴生傷
駭後幾輩尊前同此日承歡何異是浮家

其二

青船素暢倚蒙茸坐看雙虬競未慵倚欄事猶閒較
獵閒尋人是舊乘龍鼓鞞浪得三拋壯角黍誰知五
絨封今古消沉徒感慨且隨天水盪心胸

浮山方大中丞世所護叢林也密公以宰官出

世初度六旬諸郎君自青原敦迎還居之且

修浮山志以此意相聞索句更為二詩以慶

將附不朽云

吸盡西江轉法華還公蓮社舊烟霞裁荷早護長原

骨節易密拈迦藥花日月有輪環勝幢乾坤無來往
恒沙是誰過量當仁者玉線線七貫五家

其二 浮山亦七
十二峯

衡岳奇峯七十二齊肩極應是浮山翠巖競秀霍瀟
外九帶名獨高江海間雷王鎮門家有乘傳燈相國
古無班固紀此日增殊勝勝勝雲間五色間

葉吹萬正月自青原來先以葉翁詩相寄八月

始過草堂留數日作青原報書和其所投韻

贈之

卷之四

卷之四

鴈獵花前想熾狀君來一夜話初圓榻懸正下流雲

簪餅馮曾酬噴雪釋

貞雪軒密
老坐禪處

解狀黃楊寧寸七虛

詢老棘實爰七何當懷袖籠明月更向浮廬乞大年

密老今年六十于七十密老
索詩云爲予作松石圖相寄

寄懷李嗣遠鳴鶴堂其先吏部居也

林下水邊秋夜別十年雁斷長相思不能摧雪更千

里何幸剪枯來一枝傾耳齊鳴綠陰鶴深心各抱珠

錦囊荷君所寄實愛玳但報嶺雲安足持

寄懷方樓岡學士遊滇黔過長沙

延陵座上賦同衣最喜端明早賜緋獨佩玉魚崇舊
學雙乘雲鵲遠危機斗南北際窳遊覽人伯仲同皆
羽儀極目春江泛青翰企七應比二茅端

寄懷方邵村御史同令兄過長沙仍用鄂中
校贈詩

鄂雪歌殘研再焚別來相憶思紛七謹言柱下獨龍
史咲擬昌黎祭姪文絕國可能全埽蕪浮湘正喜厯
書雲老子水壑遙相望欲出斜川日已懸

寶雲和尚書中得黃九烟消息感懷九烟客蘇
湖間見予

肩頭詩驚嘆不已將和其
詩見寄而郵筒尚未到

壯歲登壇人不泛中原亂後子猶存當時楚產同驚
座一日天崩各戴盆何幸見詩知未死可能垂老得
重論望君早晚江南北寄到長管幾萬言

其二

弟兄頭白各天涯亂後知君未有家梅尉姓名空用
雙洛翁詞翰尚應除幾時白社容沽酒何處青門學
種瓜高神寄來纔一語不將書到更長嗟

七十初度自壽

老來心跡近和光密意嘗遊寂寞房天放尚餘垂釣

艇日休多在讀書牀自知寒煖魚依水誰信婆娑菊
傲霜曾羨古稀今亦得只餘清夢報羲皇

漢陽龍泉菴僧密持索書卷子

漢陽江水渾如河清在龍泉一勺多沁入潛神成五
味沒爲風雅有餘波道人自愛溫雲鶴高衲寧須換
字驚今日長沙師子室且留半偈答維摩

送王公則廷試

當代掄才漢不殊明經高第引羣儒看君展驥方千
里憶我園橋舊兩都春日彤雲天上輦濟時清同枕
中謨此行應見淮流遠拂拭虔刀待所需

仲春望雨不得時有烈風濃霜西晦束手三月

廿五夜宿白若北風刮地夜暴雨曉猶浙瀝

因續前句庚戌

秋來春半并晴冬落盡梅花日七風青女橫陳騷百
殺侏儒飽死咲三農快哉夜雨聲如瀑管爾朝烟細
若淞疑信田家五行志人間莫卽意乾封

聞郭夢老將對簿江陵三月廿五日起送郡邸

宿野店中狂風驟雨七明日不止將及江報

先夕忽被驅遣已發舟去潛朕望之有作

擬來相見豁春愁昨日君帆下碧流極目烟波羅子國絕江風雨道鄉舟離騷入郢曾非怨完壁睨秦豈信憂白首友朋難不媿沾襟歸去冷如秋

七月廿一日長婿胡和子以浮槎置酒邀酌宅

邊新沼

宅邊新有鏡湖波倚檻浮槎泛芰荷旋取碧筠爲夏屋得將清淺比秋河閒時水月偏宜坐今日琴尊最放歌着我衰翁須強醉溪山重喜見婆婆

其二

半似蓮舟半似關新塘十畝勝荇灣客來一曲篋琴在天放幾人垂釣閒遊可共魚環萬里載常招鶴比孤山但須柳長芙蓉密銷夏真能出世間

郭芟翁坐遊于江陵古刹計到且傳臨終上簪

撫諸公詩不勝悲悼作輓詩六首

三月湘江一夜風送公至江干風雨不扁舟長恨雨

深七載野鶴神先拜聽到啼猿想亦空靈運在家猶墮負維摩示病豈疲癯如何老友偏腸斷臭味平

生只此翁

其二

省得臨歧淚數行誰知相哭竟相望幾年欲透金鑰網今日還乘曲盡牀絕筆傳來珠已暗遺書收取鐵真亡是仙是佛休汗染苦節原期到帝鄉

其三

孤臣老衲贊如絲爲嘆皇天不憖遺六月寒霜僧對簪一船黑氣鬼唵詩葛藤公案纔能了成敗丹爐未可知誰似楚聲聲調苦遣生先擬大招詞公始遇禪而三

即好玄又徒而修煉

其四

每說相過倦未能誰驅杖笠到江陵仲宣樓畔心傷客郭泰舟中骨立僧幕府乍驚黃髮屈名藍旋借涅榮升遙知郢北諸風雅旣薦蕚絲慟不勝

其五

落七晨星耆舊稀望公丹旆淚沾衣秋陰遠接茱萸暗郢雪多隨薤露霏開府龍沙人壯歲葢棺蕭寺客全歸深知沒齒伊蒲傾意似西山俄采薇

其六

與公同學履冰霜運社年如洛社長幾度書來云待
盡一朝仙去信無常金烏不與麗靈照白鳳應乘沈
侍郎後死文章誰作傳人間空有少微光公有女失節不字而

深著參禪故五句及之

寄輓吉水李太孺人前年徵六旬詩未報

當年不敢附稱觴念母銜慈日未亡傷日久傳麟閣
血占星今訝發沉光湘中竹節垂七寶樹北萱華燦
七霜顧我野薇何足莫願言鍾鼎薦王香周公諱瑤初以

太常主編母其側室也兩孝子並才士

和功隗見祝七十詩原韵

乾坤若大敢徜徉轉韵聊廣古戲場許善心有水得戲場轉當

蕩平方寸岳聊隨向背九迴湘隱心莫似蓬萊監忍

辱曾聞歌利王顧我衰年慚杖國茅廬猶自戒垂堂

其二

少俊如親華玉山詞場五色競爛斑才因歷試諸簾
盡老得幾人同志閒舊舊或容存傳記春秋翻欲比
詩刪多懷久著無懷氏為在雲璈一啓關功令刪去春秋諸君

汪季方世兄自衡陽來垂訪悽然話家難兼送

之

重雲一鴈影蒼七公子思歸菊正黃我老白將三徑
掃君來親見一莊荒傾巢更長鳩雛羽化碧猶函釋
豸霜忠孝死生無限淚若為秋雨在孤裝

後坐雪

深冬一雪不禁寒枴櫨爐邊似傾殘齒力漸衰裘菜
冷身材原薄敝裘寬誼人都盡誰迴棹遊子將歸欲
挂冠戎馬五年猶未定幾家燒芋話團樂

清詩集中見黃九炳微屈詩漫欣念之因和其

韵

生平才偶意何如許大乾坤欠一居行在拾遺官似
夢吳門名姓雙猶書朱荏調古音方絕白玉樓新召
豈虛賈誼屈辱雖有宅千秋寧為吊其廬

主郡丞三原人監修通志共事長沙耶中逢誕

懷祖清貞自過倫幸來露冕見兄行春偏欣連岳孤
拳植此堂槐萬禁身雅上秘書監二酉光分公袞映
三辰不慚介壽惟湘水久在水壺共飲醇

題沈仲達先生小影即用其自題前

西周柱下是何年
亂入金仙隊裏禪
膚貌雲霞天際
想聰明冰雪史中
玄癰狀鶴立孤松
影付與龍眠數
筆傳我意更添廬
阜瀑奉君長嘯石
橋邊

李太守署臬寒夜招飲盛集

高霞千仞想龍光
喜接雲裾四座香
寒向袞衣爭吐
氣醉綠金縷擅清
揚楚天有二兼陳
臬才地俱華自
贊皇何意梁園老
賓客得從冬日一
廻翔

歲暮集志局和徐蔚子韵

老來文事見依仁
柱下藏書得暫輝
爲有登樓畱客
展不妨開閣就僧
扉筆花新滿珊瑚
格松露同沾霜
紵衣何意歲關偏
坐雨更聞兵甲動
秋聲

和徐昭法寄扇頭韵

不厭羲皇白日長
與君遙集共幽芳
江湖雨地各秋
色薇蕨半生猶苦
香鴻不因人元雪
立麟惟是石益
寒苾苾來篇什何
珍重字字清風欲
挾霜

其二

當年詞機擅江東
太史開尊西舫中
亂後江山愁易

結古來臣子志難同
吳門市卒潛梅福
天上仙才脫魯公
奇節豈知相照燭
更勞迴念到衰翁

九月廿八日至馮山登萬佛閣二首

願海須乘願力來
我七金碧慈公才
千餘知識風規
在百億文殊樓閣
開信有旃檀飛鷲
嶺中本極香大像曾無
玉帝鎮香空欣言
老眼看殊勝縹緲
凭闌目幾回

其二

曉日名山遜興嗣
願輪重轉幾禪天
樹綠檀特超林
表人向威音話劫
前勝幢獨雨香象
跡供厨長噴石
龍涎此中屢日忘
秋雨瀉上門庭正
熾然

與揆菴過三塔閒坐

絕巘平時不搖落
野人情淡如秋雲
碧峰以下時丹
閣紅樹之間栖白
雲坐起暫邀龍樹
論聲香多在馬
王墳此中承日豈
不足更聽溪泉吟
晚嘯

爲安化令蔡扶乾題西冊

中梅良宰美無前
頃使溪山画亦妍
何似紫芝憐陸
澤得如摩詰寫藍
田千峰染翠若沾
露幾處題詩曾
問天爲愛青囊增
一帙長隨琴匣伴
爐煙

榮木堂詩集續編卷之五

楚長沙陶汝鑾變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嘉驥龍媒甫較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舛 煊 燭錄

七言律

用九煙首句贈林君言二首

與君俱是歲寒人創合于今更有津志在春秋誰續

筆君言作網文如川岳自栖神周南暫滯遊非薄湖

海初逢話益親爲問君交滿天下著書面得幾遺民

其二

與君俱是歲寒人君獨忘疲濟世津自信有心成鐵

漢不能無險毀幾神仲連東海詞何抗近有封事聊老康

山面較親有山詩把臂長沙正風雨濕雲如夢話先民

新秋陳筠浦見過雨和子齋頭數日即事二首

老健猶能控紫驕投鞭一笑到林丘白頭話轉記年

少清事興聞知日休澆酒且停催滌硯浮槎堪上勝

登樓最憐南北兵戈滿得醉新秋且寄愁

洛社人間尚有無君來過我應歡呼曾經題鳳如看

竹此會浮瓜豈憶簫聲鼓三江接關塞林塘七夕比

江潮擬將斗酒淹旬日不少陶然醉大蘇

久旱得小雨二首之一次首入五言律

苦無水壑避久氛時取洪泉沃石君見底清湘還損

日凌空朱嶽只與雲即看鄭俠流民繪虛擬滁州刺

史文昨夜玉轡微雨過一畝新汲與僧分

賦得迴雁峰頭燕于飛

朱陵離立小嵯峨燕子風輕二月和毛羽已成羣

掌乾坤原大不施羅穿林剪七湘波合遶路喃七

字過好覓飛梁雙宿處北宸宮殿五雲多

夏日看雲

展日看雲斜照時北牕濃黛數峰奇幻爲靈壁于尋

石綠以黃金一色然涼茶技竊摩詰面衣囊想雙前

仙詩吾廬豈有賢人住得借青陰蓋覆之

仲秋十二日酷旱四旬餘矣莫祖之後偶賦愁

心二首

戎馬年七涕泗垂呼天猶望救流離誰知苦海揚塵

地久絕甘霖澆潤時轉果萬山驟赴火徵兵戡路情
率旂枯魚涸澤空相泣最是龍艘不受騎

其二

勝七四塞火雲翔百戰將無伺鴟糧逐日力應塞渴
馬救時功不迷廩羊中原大抵皆溝壑南楚今爲幾
戰揚誰謂飲泉幽鹿飽諸山巖谷沸如湯

補作陳鈞滿七十詩二章

週甲稱觴更十年身輕如鶴尚命七立真不用天家
賜白傳還工池上觴碩果僅留今有幾蟠桃須熟歲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七

陸之五十七

三

應千耆英落七何時會再看貞元一轉旋

己未九月筠浦書來知近狀佳有作

山翁天放意如何松柏難凋玉不磨自古已稀君更
壽同時誰健我能歌匣中劍氣會騰虎湖上書名且
換鵝那識湘西荆棘滿長春仍有邵家窩

涼颺憶北兼開兵下

未到秋分涼氣深金陵連日撼疎林迢上碧漢恨孤
旅亂七蒼松對浩吟北鴈應來頻悵望南人不反尚
關心如何百粵還征戰又報湘西萬騎臨

人日送長兒北上應教 安藩

八表憐兒似老萊絕裾寧忍赴金臺王程見迫如嚴
譴陌路聞啼亦荷哀豈有後車容北載徒令倚敢位
南垓但祈往復眠珍善醴酒濃於露一杯

其二

得在人間更幾齡別兒嗚咽不堪聽朱門莫久摻齊
瑟馬隊應先說孝經從虎敢云烏哺絕放鹿纔返鹿
魂醒好教自愛休干祿歸伴龍鍾是管寧

七月初三日得長兒六月六日報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七

陸之五十七

三

書來正是晒書時鶴未填河到做難閣下守關猶
虎王前開邸尚羈縻秋風漸冷輕師席漢月真虛
女絲喜說無官歸可得春來長揖定能辭

添秋過外孫淵仲子山居得西塾劉生同飲竟

三

谷口衙門一再過新橋舒暢對煙蘿菊時陶令方來
往松下劉晨可晤歌僊學仙家供鹿脯還看屋壁勒
龍梭湧云此地饒丘壑爾輩嵒嶒應揣摩

霜降前五日和子復遜過山居偕二客飲長樂

侍爲恭消之會連夕共矜希有云

聖果初收芋正肥
艸堂尊酒話清微
人於劫外矜星
聚鳥自林間帶雨飛
黃菊溪山秋欲老
白頭翁婿事
誠希座中況有立言客共看恭并且未歸

送翟九辰廣文資捧入賀得寄長兒家報八月

臯比未煖振朝璫
曉唱清風亦穆如
白雪詞場入冠
玉皇華驛路使乘車萬年枝下新鷄鶩
八月槎頭古
鯉魚且喜制科今有 詔上天真得借吹噓

十月廿九日陸興菴山上看雪時兒孫輩以于

八旬修做法

街來猶喜過僧家
不惜勞生信有涯
坐列百蠻如海
湧飛來六出是天花
山因聽梵松沉默
風爲翻經玉
律遶盡日清齋
衡神悅公言介壽亦殊嘉

誕日曉晴即事

雲房曉雪到平明
乍捲青霄報早晴
榻借蒲團依老
衲冠存絮帽志遺民
欣言佛日朝新沐
恰見天心夜
潛生次口禮罷空王潛羅拜
敲冰同煮趙州鑪

憶京邸

少時常不戀庭闈
今日方知壯志非
日與長安誰近

遠雲於親舍特霏微
思兒更恐兒思苦
望楚應祈楚
望歸云歸時取道白先衰晚一遊如迫致
開龍將放白鷗飛

仲冬廿七日得十月望後京邸家報兼寄參膠

二種云燈節後可束裝還甚喜

絳帳王門獨鶴閒
鱗鴻不斷又間顏
購來尚藥非關
賜云過觀燈可放還
結伴青春生羽翼
重尋玄度博
雲山明年二月鶯花早得遂
團樂樂未慳

立春日憂時

天心不厭亂未已
湘北湘南愁奈何
日復一日如夢
歷人更幾人能晤歌
椒鹽剪蔬生菜足
松火滿爐煨
芋多且喜弄晴旋
斗柄蚩尤莫更橫
西戈
時出尤見西方廿餘日矣

雪中讀西涯先生追和東坡險韻詩率筆和之

得二首

夜來寒雨亦廉纖
頓作飛花氣倍嚴
辛散頗宜嬰路
粥凍凝將比水晶
鹽映書徑入下帷室
垂竹欲壓疎
茅勝炙研熏爐時弄筆
餘香常在指頭尖

其二

空明無界絕塵懷
玉先生自密嚴懷林一冬陶令
酒移花三徑謝家鹽久無蘭葉迴溪摧
使有瑞香挂
屋簷更憶前番僧舍好
幾壺烹雪北園尖
松茗以北
園者為最

元夜雪後得月村居孤坐有懷

辛酉

雨風雪月盡昨朝
此夕生雲薄絳霄節是上元春欲
半
是年十五
日春分
天於中夜霧還消
人間誰見慶空樂野
外猶聞養社謠
最憶金吾何處放
昔年燈市玉河橋
時長兒尚滯都門

補祝吳既開七袞

竟陵風雅盛名流
後起延陵出一頭
閣下秀芝重五
色筇中立草自千秋
人於異代推更老
天與尊生讀
索丘此日稀齡九
如頌較於鍾鼎亦誰優

其二

當年壇坫不須論
白首詞場剩野臣
管爾蓬萊清淺
後共君松柏歲寒人
雲霞獨映書連屋
鸚鵡雙栖樹
蓋隣皂帽猶龍知
自勝時流尚擬奉蒲輪

四月七日長兒忽報北旋至家逢雨時久晴妨

稼萊識喜

驚說遊人北上回
西晴好雨亦相懷
牽舟長緩舉迎
騎炊黍愁遲預
煖杯五柳未衰新
綠濕數峰如沐晚
紅開入門大笑猶
含涕便是他生雨
再來

申生以詩索序其刻序成依韵奉答

誰能剪水復裁雲
頑癩徒狀似石君
大雅敢云今不
作勞歌難與郢
同聞天邊通鶴
歸歸岫
時長子
濠上
北還
觀魚欲隱文良驥
正當鳴伯樂不須
曹霸畫空羣

四月苦雨觀漲

交晴非不害田功
望得愁霖厭雨工
天勢欲沈流浩
江身貪濶盡深
七良苗新意懷消
長達浦平看渾
異同最是柴門近
溪漲乍歌漁父似
湘中

寄懷王山長傳士

不達高官敢問天
河汾著述自堪傳
屢捐王局新酬
宅嘗隱金門舊物
移此日詞能友
稀愈有時画不
為
惟圓碧泉倘役
通車馬池上還
須賦一篇

王楚以宮詞擅名與退之同時

嘉魚李生克震持既開數年前書見過

展動何意訪襄陽四五年前袖有珠供奉不効多酒
累乘衆嘗亦被饑驅郢中春雪誰相和離畔霜花亦
任蕪下榻未能連夕話湘清見度故無魚

雪中病齒燕坐避客

齒病頰狀似忍饑一隱雨後見霏微剪蔬和粥作環
珞聽雪灑簾如碎礫六出花因晴久貴八旬人信亂
餘稀不須祝便聞張樂燕客歌尊且隔帷

聞九烟年兄卒于楊州不勝感悼

白頭同志僅周郎相望悠七四十霜臭味寂深先諸
燦才名竝起共詞場亂來江海分魚服影入素榆折
雁行來夜傷心此凶問訝君乘鶴上維揚

旋師新歲至長沙泊丹雪霽

振旅橫江將士驕沿江歲早動招搖帆風幸有助相
助兵氣還期雪共消十載干戈猶盜賊幾時丘壑自
漁樵 朝廷應最憐南服先灑春膏潤楚徼

三月瑞嚴遠公書來寄見懷詩并新刻石齒閣

集奉報 師去神鼎二十年

昆蟲久矣動湘靈樓閣雲深憶海涯幾度鶴來書未

斷廿年龍去窟猶住藥苗總在青婆手還社長勞惠
遠懷萬一錫聲過玉筍舞香還擬出茅齋

送之采北上念煊孫久在都

操觚負創意何如欲上橋門望過廬頗憾楚南文不
競翻思冀北路猶舒中原今日真無外上舍當年最
有譽且幸阿咸先作客交遊應附漢簪裾

咏美人鼻賦作

時人有此題殊可笑長見傳
舉似謂座客多窘因亦戲爲之

春山秋水不勝描秀準嬌狀兩頰潮常爲嗅花粘蝶
粉正當屬翠壓鸞簪坐深金鴨熏先入舞機覓雲思

更調幾度夜闌醒酒氣早知香燼欲重燒

五月十六夜狂雨暴漲

猛雨竟宵如瀑布不能成寐意仲七乍聞網集澄潭
下卽見船行綠稼中漲七魚飛欣出沼沈七蛟氣欲
離宮十年胥溺湖南地便是泥沙亦已空

扎翰臣以書帝委序星沙合刻詩賦答

一囊珠玉映蒼苔憲府驚傳高唱來嫺我後塵耆舊
傳愛君前席少年才傳遊自得雲霞友佳抱獨爲湖
岳開畫日把吟何以喻清言重賦相梁臺

梁元帝子清言與三人賦相類

偶占戲筆 補遺

未是齋期亦摘蔬
屠門不過意何如
聊同僂耳幾忘
肉也笑鍾山獨放魚
用王荆公事
近味豈隨饒鼎變
丹芽嘗藉德園舒
幸能無病方干禁
室有人兮誦讀書

仲冬四日還村居
取道樓臺以南展謁諸先人

暮宿聖果庵感懷

幾處松楸乍展甌
人間蕭索欲沾膺
冬暄不整猶逢
蝶野曠無煙偶見僧
此站竝高歌二陟
江山傳厚憶

諸陵寒宵幸有招提榻
共話無生得未曾

初秋長孫以舉子具湯餅納涼古樹下

喬木陰濃小苑開
爲陳湯餅賦南陔
重孫屢叶徵蘭

夢一客如逢試粉來
何蓮華至
佳話有芝能競秀
野食宜

移欲調梅經句兩度
簾輿出都帶荷香
傷晚回

祝泉長移病濱陽
寄書兼致兩聯

東江波接沅江波
張詠樓頭興若何
聞說杜門清泛

瑟可能憂國雅嘗歌
美人厚意遺雲錦
野客新裁賦

菱荷珍重開函復
開懷秋衣雷取對
婆娑

大壺歌 引

夫人生不滿百
陽寤於九八十
上壽曰壺

者老之至也
藐予薄植何意
偷活至此朕離

日之晏夜如何
其俟河之清歲
不我與矣管

幼安之伏臘絮
帽聊似其婆娑
王右軍之暮

年絲竹久無其
陶寫隨所記憶輒形於詩

偶述鄙懷竟三十
韵當繞膝奉觴
之時代陶

樂共話之語歌而
擊缶若澠池之
會酒闌髮

且詠詩思白圭之
誓玉玷比於自
壽無取壺

嗟見孫好紙筆者
各錄一通以藏
于家笥可

也庚申長至日嘗

一東

三十餘年感慨同
白頭猶有此山
翁離之日晏嗟人

壺履以冰堅畏道
窮偶見或疑爲
老雀再焚應不暖

寒鴻而今便作蓬
萊監滄海瑤池
豈在東

二冬

遺民何敢悔孤踪
坐閱滄桑萬事
慵圖史散零秋敗

葉衣冠恍惚夜殘
鐘嶺頭雲氣親
來往窩裏春風小

漫融何意湘蘭憔悴盡寒蠟尚有八齡松

三江

初張赤幟意難降求友嘗勞嚴齒雙甚有名流依道
岸非從浮藻競文江東西岱華千峰杖南北琴書二
牖應自省英年前四十豈知無分樹旌幢

四支

罷對歸來值亂離天荒地老不堪思黃楊寸厄偏逢
閨白壁微瑕剩有詞玉局除書名太幻南渡召爲簡
討未定
西臺被檄事尤奇人南繁獄
案諸釋悠七直釣垂衰晚甲子

週餘二十暮

五微

不道忘機已息機遮藏寧用木田衣逃禪偶與成三
笑倚句真難絕百非久負南宗擔雪意長攜隣叟看
雲飛趙州行脚終殊調點也春風且詠歸

丁未泰靈巖號拙雪老人

六魚

生長江潭弄羨魚非無學海送居諸嘉隆應制公車
衆董員憂時國事疏筆氣亦曾干象緯芸香常覺在

衣裾誰知世亂伏生老始信阜變不讀書

七虞

幾度冥心微稿梧蓊狀歌忠到黃虞時當貴少輕三
老我欠浮家泛五湖卽探詩書成兩弄誰能禮樂去
斯須難堪欬側乾坤內不信青藜一杖扶

八齊

賴尾勞七尺澤鯢春波久不到寒谿朱波極有仙人
氣北地原無杜宇啼愛世憂身雲霍對看山看水日
渡迷衰翁止應求酣睡一任劉琨夜舞錫

九佳

虞夏悠七不敢懷吾生何虞得無涯飽看朝市滄業
變研詠山園日夕佳城上獨畱孤鶴老江南長恨一
龍乖豈堪重理繁華夢車馬衣冠舊六街

十灰

曾以文章接上台諸生閣下重相推謹言剪髮高堂
放謬附論經奪席才己巳試北雍
進呈第一偃蹇百年過隙影
銷沉三戶劫餘灰空畱絮帽能祠臘不及斑羈効老
萊

十一真

每慚經術未深醇白首窮山豈有降敢向潁溪疑太極常從邵室兌同春情深憂患藏難密道在高寒滿易親幾樹斜川垂柳外蕭疎疑是義熙人

十二文

頗笑吾衰研未焚祗緣初果證聲聞漫教謝眺青山句偶寫羊欣白練裙鏡裏枯髭今作雪風前懸屐故生雲如何不積潭州帖世亂難工筆塚文

十三元

北隱偏不向朝敵獨抱黃庭一息溫堅坐豈須隨杖高松還自映柴門久辭長慶頻更歷重記庚申未忍論在昔殿周稱大老採薇寧有典刑存先著以庚申見背

十四寒

乾象寧勞仰面觀衰時人境太無端中原師友滙俱幻半壁山河从未安時江楚滇黔粵閩俱苦用兵場裏浪過三萬日劫前輕弄一雙九餘生更擬營何事春圖秋畦溉

蕙蘭

十五刪

勞我虛生湖岳間老來纔得想愚頑朱張舊院慚虛席承聘岳席麓院長哀定徵詞敢就班纂修湖志往矣龍髯攀虎斷惜哉麟史讀時刪如何目送西鵞晚坐望鴉羣獨寢還

後十五韻 辛酉

一先

往事深惜總廢朕王家空復有青蓮中書不探毫豐儉少飲還論酒聖賢暫息勞歷非岳鏡偶探勝義似珠船日長山靜休上得三絕猶妨累鄭虔

二蕭

昔時黃鶴不須招海上傳書事寂寥天信曉輾隨劫壤地疑聞閭受風搖都門地震甚久擽滅燄重焚冷長對寒齋一字蕭湯向老人稽歲月令威千載正無聊

三爻

讀易思潛第一爻多年心跡在衡茅難從碧落申前問何向青雲論舊交瘡癍烟霞聊目文聰明冰雪亦誰教程慈古道多遠俗欲倩楊雄爲解嘲

四豪

老來身世竝殊遭，總有離憂不注驛。廟器古非金鑿，
製天章新用資源。採爭知世界無常定，最悔各場未
早逃。大抵遺情難遣，累餘生何止用塵勞。

五歌

五十年前帝力歌，昆嵐風起頓消磨。湖湘久不安耕
鑿，天地尤將資揣摩。我注六經還未得，人生百歲欲
如何。香山白傳若仍在，且與同參問鳥窠。

六麻

昔時難厭滿林楊，倦看兒童釣水涯。暑我放翁諸勑
隔，由他過客半輪斜。襄陽未忝尋香舊，楚澤寧堪
遜嘉短髮自搔天，不問癯狀獨鶴在瀾沙。

七陽

世壽都言髦耄長，亂來烏兔總奔忙。漫七九我旬中
月歷七，孤窗剝上陽無力。飯牛歌夜旦，豈能乘馬論
著黃。古稀前度鴻山雪，在苒昨年又十霜。

八庚

滄海桑田事七更，海陽猶得寄浮生。浪爲諸牒稱重
慶，恥共糟醢對老兵。節竹太閒因步緩，蒲團偶坐亦

神清曾誇待詔書，能細試寫金剛小帙成。文符謂八
十能小楷

九青

憔悴鋒鐔聊有節，欲崖無伴媿亭七。此生偶亦云三
壽，何從能堪夢九齡。鶴禁不求商綺角，龍潛誰辨漢
歌寧。桓憐老友力尊者，十歲松詩在畫屏。

七十時浮山方和尚作松石圖爲詩見贈

十蒸

已忘清濁不清澄，空際何庸著愛憎。勑斷世緣猶俗
諦，長懸內照卽心燈。半生壞劫逃無術，百尺高樓卧
未能。却憶南中老同調，黃公晚節尚凌嵒。謂九煙
年兄

十一尤

俗學真難泯，怨尤書城墮後漸。休七立而弄仕徒狀
拙，卜則著長信有憂草露。豈須滋竹柏松風，嘗欲滿
山樓知非已後非。機細三十牛來頗自求。

十二侵

閒搔白髮獨行吟，松下逢人話古今。檢七金臺新舊
夢，悠七龍譜二三心。角端止殺非泰鹿，吉了忘歸豈
漢禽。它自妄言子妄聽，齊年大耋且同斟。

十三草

海雀遺書第幾函乍聞清淺見江潭

秋冬無雨庚申外史

人初度長慶前生老自諳序屬清寒當九七時須全

範更三七大郎頭白還辭祿嫌雪稱觴味正付

十四鹽

少時竹自著枯梅非謂就吟對雪添古調豈能移節

拍微軀尤幸免髡錯清波不犯嵇溪釣明月管依卜

埽簾鏡裏鬚霜半其幻湯勞相擬是陶潛

十五咸

餘生只合卧雲岳便學頑仙亦不凡為養善神師

子難隨楚俗托巫咸席前梨棗紛持袖燈下圖書自

磨函屈指黃鐘衍宮數蓬萊猶且倩人監

黃鐘八十一面衍宮數

和心宗詩三十六韻 用中華梅花韻

一句無生久染神從君爛熳見天真寒山一路初歸

客明月千江古照人得力始知獅子力無塵并絕象

王塵三車莫漫談空有靜看山頭百草春

影子徒勞認識神真如七幻七非真文殊力盡定中

女摩詰情空病外人大事已明還若喪諸根不動豈

依塵楞伽山上空王印一任耆婆國裏春

伏習如何妙衆神到頭惟有一毛真超脫萬法不為

侶曾向別峰相見人得意祇緣空及第了明安用覺

聖塵笑倩兀坐蒲團者只解寒冬不解春

神親形影道親神親即何容再問真衣裏珠藏誰氏

子鏡中面現本來入黃花翠竹如七智白拈黥奴則

七塵此事如何勞諦認但參密室有長春

善財樓閣不栖神只用真參面七真夜坐莫疑呼捉

賊雲端須是疾看人一門超入莊嚴路十住消融法

性塵揖入毫頭無个事不萌枝上四時春

退藏於密自圓神學易方窺此事真識得文殊真佛

母還他善現一真人山河國土空中想忠孝文章清

處塵休歇得來冰雪淨一箇先返卻家春

絕跡休神不用神卽非也卽內尋真光也攝入燈交
室也也隨呈寶在人彌勒闕能超浩劫毘盧風豈動
纖塵道人原是無情者忍草覺花隨意春

出離說法變還神真妄交融妄亦真獅子何曾藏在
窟篋後須是奏由人鏡惟無象方呈像蓮不依塵始
出塵橫豎道來剛似喻魚滑水煖自知春

圓頓門中體卽神騰也觸事盡歸真指時百萬皆沉
水得處纖毫亦礙人種也一金非別畧紛也諸境是

前塵如何弗契宗乘旨未到曉鐘猶是春

法爾如朕匪有神空王密印塵門真靈山豈障歸宗
客識浪難流不退人垢淨自知來去佛覺明空破古
今塵生也若向無生得萬紫千紅別樣春

松養高風鶴養神雲來雲去共栖真漫勞揀料開賓
主但覺虛空無我人馬祖巖前觀密也阿難眼底扶
塵也同肯照用伊三點蔀地重同劫外春

調御安朕伏百神祇緣第一義門真雪山正味滋香
草法苑靈華待轉人木石虛空俱錯擬金珠沙也等

井塵也知此事無多子萬戶新年一字春

養神習業自朕神祇此綿也抱一真畢竟空中非彼
岸本來覺地是圓人牡丹已放花如夢滄海方枯水
亦塵日用偶諧機事盡團樂只話一家春

誰識週道便不神思維路絕始知真昭也北斗藏身
處密也懸崖撒手人但有家珍常自護不妨俗諦任
他塵夜來梢梢爐如木一豆寒灰爆卽春

須彌芥納亦何神種種智還如一粒真面壁豈曾依句
子作家與冒弄機人但云精進須無妄若待枰磨定

有塵歷也淨明開保任恒河不變木長春

木遂蛟龍始立神波澄珠現一丸真淨也皎月隨帶
子笛也歸味信牧人入社淵明機外薦在家靈運劫
前塵古今伎但全消卻一片閒田地裏春

物而不物格斯神一息調養定卽真若水不波思上
善如山倚句接中人天機叫破大荒白師子踏翻淋
座處了此一端各自在晏朕我國有餘春

早學文章亦有神浮名幾欲喪天真不知寶雨無塵
樹誰識身雲徧現人世諦漫勞藏玉筍丹經誰見蹕

珠塵比來薦得無生忍善護念時寒谷春

憶七爾思勞爾神何似靈七寂七真法社常同學無
學護持不倩人非人澄潭珂雪泯聲色海曙瓊樓絕
想塵莫謂惑七之意智醉禪還似洞庭春

不須阿堵浪傳神又手禪牀立即真夢七是誰能作
主迺七覓我返爲人枯柴度火原無火寶劍吹塵爲
有塵秋露芙蓉方滴瀝莫將此意擬陽春

聲前色後薦機神無解無聞聽誦真直下承當須鐵
漢眼中端的貴墮人虛空并欲消三界實際何曾受
集卷之五 心宗四

一塵此事親疎聊自問春來春去爲誰春

多聞皆恐役虛神竹裏當機一擊真但叩寶光含內
月不緣金色證西人性無住卽空無住佛是塵如法
是塵但叫蒼天誰負屈也知秋令得行春

觀影何勞策駿神到來彼此岸俱真萼香雲樹非關
境山色溪聲不謾人果現宛狀珠在掌智圓久矣鏡
無塵連宵紙帳遮危坐逗得梅花鼻觀春

放去收來不鍊神卷舒無礙見真七當機偶得耐鷲
子撫掌時聞笑木人何處虛空遠釘撇鞋今大海已

揚塵莫疑曝七成乾懸坐看冰融二月春

莫將變相認爲神須悟無明卽佛真芽處豈非嘉種
子工時只似函師人地無香味方將水幢是琉璃不
受塵一瓣靜拈爲供養水牛楊葉本朕春

諸緣屏息始疑神六度門中解脫真將謂灑朕成箇
漢須知相轉本無人山祇豈測藏時密海印全披合
處塵欲話無生妨話墮麗家門裏自冬春

無欠無餘一事神水田松飯大家真但同壞色衣中
實俱是沙高峰上人安後竟安休再覓得來無得莫
集卷之五 心宗五

添塵聖燈不是我着月一點靈光無盡春

文殊名智不名神寂莫蕭條會者真此日法非昨甘
法今年人似去年人簞瓢飲水尋三昧蓮葉爲舟泛
六塵止爲孔顏同樂意花開果滿世間春

蓮花戲海亦何神不動風波總是真一字寶王常住
世滿輪珂月正當人鴻山無夢須圓夢龍樹超塵更
析塵切忌肉團刻混沌閉關七日正來春

迂儒莫漫笑祇神明覺同源正卽真忠孝無私皆見
性英雄入道始空人河浮香象說今力影策龍駒讓

絕塵試向靈臺求密印居朕萬物我同春

黃庭亦欲妙形神并入三玄門裏真覺胤養胎爲佛
子前身忍辱是仙人無差半滿天同月不變澄清海
去塵種壞芽生須細認丹砂擲地未爲春

不犯陰陽豈測神中邊非倚廓朕真百花叢裏無沾
客十字街頭沒量人覷面相承遭普眼轉輪獨坐破
微塵早知據得金毛窟月窟天根一樣春

想國全空絕鬼神北窗灑_匕見吾真孤峯江上原無
我皓月潭中幻有人筦爾百年三萬夢超朕世界大
千塵梅花已是當軒發莫薦鄰家遂裏春

無形無作智稱神百億文殊百億真牙象豈乘魔春
屬身雲不接想天人真常際_匕行雙照具足源_匕現
一座莫向光中求舍利清涼壺上瞥朕春

多寶林中法養神依真而住寂朕真徧參智地逢初
友絕待宗門印古人色處現還空處現理邊塵卽事
邊塵夜來淵默雷聲動迸出針鋒芥子春

絕體離緣未是神了而無了_匕纔真如何而實能隨
意莫以衣珠更乞人一切本非爲一切諸塵不離出

諸塵只須透得胎中聖早向摩耶腹裏春

五七言排律 補遺

三春還石谿草堂

田舍難高卧春來還舊栖
藍輿停夜雨疥癩出晴谿
尚有林塘在徐看艸木齊
牕將陳几研徑漸枉輪蹄
問字聊分榻裁書暫掩閨
豈能藏卜肆且得理菰畦
鶴憶雲邊子梅憐林下妻
借鋤侵路筍教護綴枝梨
蕉裏原無鹿隱中信有鷄
如何更營擾未可廢提撕
感此春陰暮焚香誦白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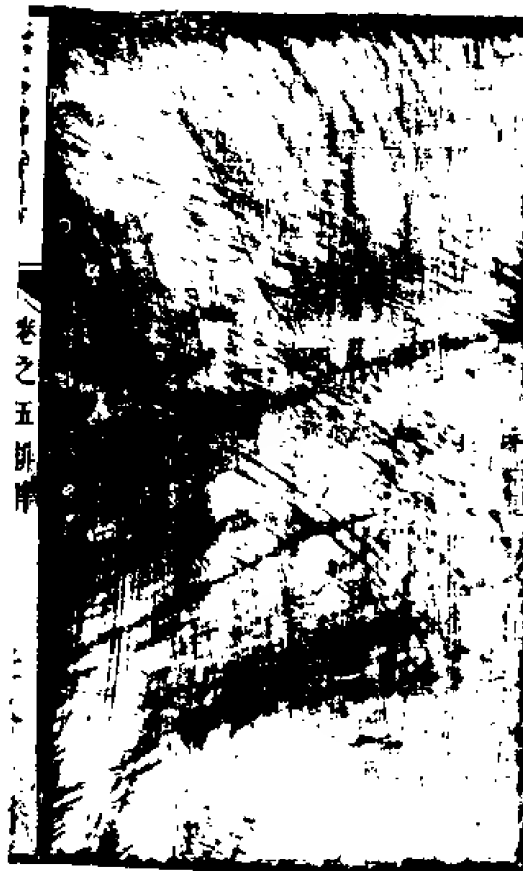
翟九展廣文七月值三句初度

漢代高門胄鴻逵古羽儀
才雄需早用道在有餘閑
洛下陸年少長沙賈遇奇
篤生申作序立德壯當時
氣盛流朱鳥祥祿發靈照
兇觥豪聖酒石鼎異仙詞
豈戀三升醞將扞五絃絲
卽今鐘釜慶文武露華滋

壽趙雲岑暨驛監司

北斗杓旋四序成玉衡高映壽沙明
匡時豈特資論語告夜惟期輔太平
海嶽衆禽呼佛現公所至人稱爲趙佛風
霜獨鶴立臣清曾瞻露見行
春夜擬焚品鹽作御羹
元凱門庭公有八男垂相業姬商佐命見長庚
山中雲母

寧堪獻仙骨如公步已輕



卷之五 排律

榮木堂詩集續編卷之六

楚長沙陶汝龍雙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嘉驥龍媒甫蛟

男之典之采之翼編

孫 玠 煊 煥 錄

五言絕句

集羅池碑蘇書九首

春水驅蛟白。秋山來鶴黃。高吟自朝暮。不出柳中堂。

其二

乘船待中流。黃鶴暮來歸。山中丹桂樹。慰我莫高飛。

其三

朝吟桂水北。暮入丹山游。萬石不知羨。我今事千秋。

其四

朝暮北山下。團圞黃鶴飛。自知人世苦。千歲不來歸。

其五

待人桂山左。雜進桂之肴。與乘船子中流。馴白蛟。

其六

黃鶴北渡水。飛吟桂樹間。不知桂子濕。山下是蛟蟠。

其七

春風千萬樹。雨鶴始來歸。我事自吟笑。山春無是非。

其八

莫謂山中苦。朝夕猿鶴遊。乘船吟樹下。高桂不知秋。

其九

之子乘黃鶴。高心與世違。下方人自苦。羨鶴萬山飛。

芙蓉十二首

當軒植芙蓉。欲令秋色好。柔艷非所憐。偏能映秋草。

其二

采之向江皋。江天浩不遑。水蘭與秋菊。情思在離騷。

其三

花信占紅樹。芳名渾碧蓮。從來仙掌上。日日起秋煙。

其四

臨水數枝斜。幽輝滿若耶。美人不長露。來浣芰蘿紗。

其五

向夕歛殘紅。繁花一曉風。秋英非不落。含恨菊花楚。

其六

莫道芙蓉媚。秋江隔雨圍。官隨荷葉盡。誰待菊花來。

其七

玉盃酌在手刻畫芙蓉花持此對明月相將傾露華

其八

煙露積東籬沾晴花更垂好將奈艷意圖取佛素枝

其九

掩映寒塘外爭明水殿邊自矜秋氣色不受六郎憐

其十

煙水平生好繁霜且未憂極愁人采菊處易傷秋

十一

白苣傷秋晚霞衣照水寒何人識幽恨曾與鏡日看

十二

春風大漁色傾國唱清平不道蓬山裏芙蓉自有城

村夜

幾見月出屋即看光在衣高枝未看禁不障滿輪輝

曉曝

雪霽寒於昨東簷日乍溫看書還曝背始信老農言

順甥孫來鼓琴

明月勝前夜霜寒後砌苔老人愁獨坐喜爾抱琴來

洗馬

洗馬碧塘西舊蒲葦尺齊水香沙更煖消得浣霜蹄

同心橋小坐

瀉水日潺湲何曾留虎跡要見開山人同心孤歷歷

秋色

秋色多在暮坐看平遠煙流螢疎竹外落鴈赤沙前

偶占

且喜遠城市溪橋吟復行近來疎竹裏午夜有書聲

石谿十景詩

松屏排闥

錄玉環流

水立倚蒼旻歲寒時更親衙門當鏡水日日照龍鱗

香草歸西洞

葦葦西洞歲丹壑自深非無洞海氣長抱碩人心

虹橋鎖碧

一水出煙閣長虹截其址凭欄歌者誰繫西人子

樓臺紫岫

菁葱無限樹雲表見南山紫氣當軒發樓臺夕照間

谷口甘泉

步上泛溪流過橋白沙際晨光轉曉鐘有井甘如惠

石櫃潛蛟

澄潭隱石閣傳說是蛟宮雲霧尋常起朕犀未可窮

遠寺疎鐘

山城花梵近朝夕二林鐘聞者誰先覺悠々石戶晨

平疇綠稼

農家開十畝春及早西疇爲愛平蕪綠桃林且放牛

野漲茱丹

雨急山江漲無時上柳過客來予亦泛小艇到門前

鴻盤坐釣

持竿出門去數武卽漁磯且喜堪趺坐逢僧話夕陽

七月十日夜偶至埧塘坐古松下映月

映月孤松下月高松影圓婆娑似垂楊好置一林底

書所見

春風不齊煖夏木參差榮已見梨花發方驚柏葉生

茉莉小詩

蘭晚多年廢嶺南前度歸來聲頻入夢今見汝芳菲

其二

雪色疑欺暑香魂欲接秋祇緣情思熱偏倚玉簪頭

其三

胎興俱蓮品心空自妙香由來蘭與雪一種冠羣芳

其四

何處能無暑幽香逗寂帷夢時花繞榻蝴蝶飛



七言絕句

卽事和江上諸人 甲午五月

北將端時鐵騎備滿江深處采芙蓉揚帆飽歷過湖
本用盡湘娥竹淚封

其二

血漬新詩是耶非貞魂猶得溯江端文山衣帶猶
水合作孤雲一片飛

肺山和尚以汰僧新偈謁周公卽席屬和

百幅水田隨處着皇恩天大幾時開渡江不照湘江
更不食香藥 卷之六十七言絕

水卻被湘江照笠頭

其二

野月空潭原自好絲綸千尺且須收歸來更作團樂
話落盡梧桐夜未秋

其三

當陽一句道來真且喜皇風奪境人正足作家真受
用借婆衫子拜婆春

張夫人輓詞卽用張公別鵲操韻

玉潤珠明林下風綵鸞元竝立梧桐鶯八昨夜滿湘

雨一禁初飛比落紅

其二

湘欲澄潭月欲溶縵山雲勢忽重七爭傳玉女乘鸞
衣君自乘龍不得從

其三

雲母屏前朱鳥窓懷中珠玉正成雙飛瓊暫過仙軒
促雪冷蓮花六月江

其四

傲鳳雞鳴厭西君玉堂香案采蘋詩於今獨貴張公
夢本堂事矣 卷之六十七言絕

子痛憶神仙下嫁時 用張碩事

其五

六翮不御七雲飛豈惜香奩壁與幾洛浦但畱明月
在招魂應揚返靈衣

其六

收拾雲瑤玉扎書蓮花界裏住精廬須知九品蓮花
上八座夫人總不如

其七

豈無喬鳥化雙鳬雞向雲中比翼呼珠翠盡焚香不

盡人間空寫洛神圖

其八

憲府瓊樓紫柏伍夢中環珮過鳴雞如何瘦卻封侯
骨腸斷秋宵烏夜啼

其九

竝命交栖樂有涯龍宮珠返莫探懷夫人自解生天
上雷施名山百寶釵

其十

彤管遺編未忍開獨令鸞鵲夜徘徊湘人亦似瞻王
母恨望瑤池再降來

舒獻亭爲譚元修伯仲作

古木参天綠暗亭幾年巢鶴太冥亡遺書好似看明
月常帶當時斫桂形

走筆贈八十僧

釀酒看經也竝能纓頭邊事飽騰亡梅山古寺尋常
見神廟遺民八十僧

溪邊 梅山

薪水新添雨似淞白雲埋不盡芙蓉芽已老啼鴉

歇身在梅峰第幾重

雨

春田日七聽鳴鳩一片晴雲向麥秋昨夜雨風聲
七喜看新漲上溪頭

走筆贈岳陽諸六在太守

湘山珂月麓山雲目送祥鸞本不羣千載岳陽樓上
望于今重有范希文

寄懷黃文斯道者

武陵溪上舊仙居黃石家藏辟穀書今日乍聞鸞鶴
聲才望詩書

春日爲呂郡公作屏書竟三十粒

春深人倦况吾衰謬擬寒塘作墨池盡日疾書三十
幅興來差得似張芝

樓上偶成

養生無主治生愚小閣蕭疎但愛吾老卻雙眸開未
得不緣干祿讀陰符

其二

新生梧竹綠陰齊雨後西陂澗不淺炙得水沉香一

樓黃庭臨罷聽黃鸝

夢登齊雲看月得前二句續之

步虛聲靜四天浮羽客笙歌何處樓身在碧霄明月裏不須重奏廣寒遊

萬福禪林四詠

金沙布就雨花平希有人間古化城自是文殊妙樓間不須重立梵天名

其二

玉井蓮花近上方鉢藏龍子鬣猶長于今接得曹溪

卷之六

卷之六七言觀

乳滲入維摩飯裏香

龍王堂環水

其三

空庭仙梵六時清西爽嘗開岳足晴誰見通身呈岳麓此中禪客夜經行

面岳麓

其四

禪心安後不重安梧竹陰濃密室寒帶得岳雲還未放閒裁一片作蒲團

老比丘蒲室

春雪霽偶書小經

小閣圓凭雪霽新雪過松竹更精神穠華自不禁風

雨卻到飄零反怨春

迎花曲二首

去秋友人以建蘭魚子蘭寶珠茉莉各一盆見贈畫長沙留舍夏為半遣小丹取之偶占

梅花開後日相望拂拭旃檀七尺牀為愛江深寒五月仙舟迎取杜蘭香

其二

呼龍東太迂湘君玉女同裁一片雲借得蕊珠方丈地來時須索與平分

卷之六

卷之六七言觀

新秋泊雙江假楊僧舍

秋熱宵深一葉船江干僧榻借來眠五更漁火寒窻白聽得入歌似采蓮

七月十五夜喜月皎露坐輒憶往事

銀河乍捲纖雲淨七月七明庚戌秋憶得西湖今夜醉六橋歌舫酒僧樓

驚蟄前五日折梅插石上

凍蕊凝寒華不齊兩番晴日正芳菲最憐一片雲根瘦折取當軒對少微

辛亥元日

水壑新晴開旭旦
草堂雅興解嚴冬
層簾未酌欣相
對傲雪當門十五松

三月二日展先慈墓下作庵新成畱宿三首

七十衰兒展墓來
山中蘭若正新開
啼禽盡是迎陵
鳥不比人間曲可哀

其二

春夜空山石和香
蕭疎魚磬殿雲房
此中二十二寒
食今夕蓮花漏較長

卷之六

卷之六七信報

其三

輞川拾宅新成寺
靈運出塵仍在寒
此地禪林不須
借且容伸脚履袈裟

九月十五夜 辛亥

霜前明月洗纖雲
爲愛清寒立夜分
記取秋光三度
滿此宵思着鹿皮裙

九月廿六夜聞雷不雨

虛巖秋空一夜雷
東籬小濕菊花臺
只應無客能行
雨慣卻能驥驢睡來

大雪後二日微雨

秋冬幾月嚴晴
霽霜色初陰到小谿
細雨乍能沾菜
甲楓林又聽一鷹啼

壬子春日聞雷

立春之日即聞雷
幾樹梅花凍不開
何似去年雙綠
萼早於重九開芳蓓

溪邊

偃望鶯花煖不催
溪頭春半落殘梅
義園看罷臨流
坐手接開雲度水來

卷之六

卷之六七信報

見田家廝廝根爲飯
望雨種穀不至

饑人日已斷雲限
辟穀無方既有埃
爲報西山薇已
盡救時誰是灌壇來

偶占

石上浸痕占寸七
峰頭雨色望霏七
三春天女不輕
笑應恨人間百事非

春夜

個個竹疎穿皓月
簫簫松老宿殘雲
春風無恨人無
事靜取沉香一瓣焚

七月十五立秋連日雨

立秋一日似深秋朝雨沉沉暮雨疎薄有寒光逗雲
月不知堪禁落來不

壬子寶雲和尚寄到黃九煙年兄書及見懷十

二首卽和其韵

兩都賦賦憶當年握手江潭載鶴船弟視周郎方最
少義高曾欲薄雲天

其二

楚澤難容笑入吳北溪君奮我南圖誰知到底差池

東本堂詩集

卷之六七言紀

十四

羽便隔三山與五湖

其三

驚座驚筵才息新夢上嗜古誼偏親江南壘站今蕭
索晚霽孤吹刺一人

其四

庚辰最恨不同翔忠孝相親子夜觴蠅僵似君成痛
哭鬼神如在兩人傷

其五

文章詞翰是君餘瑣閱空懸射隼孤行在拾遺徒涕

淚至今人識少陵無

其六

清羸如玉舊相憐酒肆藏名幾十年爲報丹顏雲鬢
髮較書還起杖頭煙

其七

破檻歸時漸白髭老來運社湯追隨雄慈最是函尊
者度得鱗鴻也大奇

書從月函和尚來

其八

別來三十度春秋老友天容到白頭飛寄一囊珠玉

東本堂詩集

卷之六七言紀

十五

滿開時沾淚似江州

其九

浮家萬卷心無繫入抱雙麟功不羣慰我相思事殊
勝更投佳句與奇文

其十

傲骨高才貧益堅憐君不受更誰憐新詩首唱瀟湘
句記得同牀夜雨天

有新刻瀟湘八景詩

其十一

真武庭前夜受鞭雷霆震瓦偶生綠而今救得頑皮

骨終婉全身叔度賢

當時受杖立帝廟雷雨驟震電灼主者面得違命罷

十二

紫雲如蓋想同遊黃鶴應歸舊日樓望到洞庭休與
盡月明漁父在中流

癸丑五日寒雨

清寒五日泛蒲絲不似天中賜扇時昨夜熏衣坐金
鴨一鉤涼月與秋疑

宿王仰權新齋

碧紗屏幃素書堂花雀玲瓏似趙昌每愛詩翁畱下
卷之六 此信絕

楊葢蘭高菊逗來香

己酉十二月十日熱

歲晚霜宿夜不寒更憐明月滿疎闌挑燈爲記炎涼
變彩蝶蒼蠅臘月間

湖間聞天真童子塗中拾一龜頭足生鱗甲亟

索之就槎上放生紀之以詩

輞川圖裏萊萸泥織女河邊古木榦放個靈龜養鱗
甲不教神爲守魚蝦

江十小翠鳥爾雅名鴝水狗也一日春虎偶見

之遂戲作

翠衣朱喙掠江波不厭魚腥可奈何博得賤名呼水
狗羽毛空有綠於羅

雨後梨花

風雨尋常絮不飛鶯花蕭索舊柴屏新晴獨有殘香
雪能爲山翁一澀衣

甲寅冬日宿水牛山與璽文話

桐實半紅疑竹實松屏全碧似巖屏此中一夜無生
語堪與塵寰絕百非

卷之六 此信絕

警策堂東禪閣與睽菴和尚話

高談閣上蘭天近俯視人間一切微憶昔阿師相對
坐雪花如掌繞筵飛

上馮山

馬踏雲山步亦欣遲遲逢着下山雲偶於險處兒扶
杖便坐孤峰看馬羣

馮山禪堂

坐禪成佛事清訛警策承誰思力多師子室中牀座
滿新分一座與維摩

石獅巷

目飽雲煙十日瀉，巖菴猶自愛欹崎。
江鳴松響霜風急，正是青猊吼動時。

同心橋策馬

振衣高處拍浮丘，且得凭闌茗一瓿。
老健笑誇騎馬力，不須扒杖上峰頭。

晚燕

樹陰竹粉近書牀，海燕來遲墜不妨。
應爲東君能護惜，傷人樓處勝雕梁。

卷之六七言絕

卷之六七言絕

十八

偶占

周妻何肉自尋常，斷肉孤眠總不妨。
耐得無錢且無慾，清虛寧用事空王。

有司密八方印池，陳鈞浦爲製竹圓盒，微有柄。

鑿之勢乞更裁制

裁成合璧是琅玕，要貯丹砂八角盤。
更乞廣寒修月手，莫教玉屑礙圓攀。

得小貓

穴殘衣笥與書厨，購得衙蟬作勞姝。
莫笑毘邪能滅滅。

日常分小白何狸奴

秋夜

深秋宵火親殘帙，不仗黃花洗眼明。
何事月聰機杼靜，室中人亦有書聲。

偶占

軍供羽檄日喧闐，衣被誰家更有綿。
最是蒼天能側側，朝朝黃裊曝簷前。

苜蓿塘

師陵村裏舊山家，池有苜蓿白玉花。
昨日仙人來采，

卷之六七言絕

十七

拾相畱一飯，是胡麻。

陶家

陶家只解愛吾廬，晨夕何人得共居。
太乙光隨扶老策，六丁神護衛生書。

自止上人自述行脚十五至蜀雙桂堂出家廿

外叅方至牛首，受具亂後入楚，挂錫瀉山之

下數年而主華嚴菴，經行處書種刻自娛，不

干掇施而求贈言二首
獅子兒年早出家，南詢天闕着袈裟。
新修蓮社多栽。

菊爲是黃金布地花

其二

沉香牀座夜明簾供養何曾少
舊鹽自是有場堪選
佛應知富貴在華嚴

卽事

小樓之下靜看書永日薰風自晏如
新燕當頭來作
學信知巢真事非虛

還村居

春風不擇到山隈桃李紛七
徧徑開紫燕豈須紅線
東本堂詩集 卷之六七言紀 二

繫今年仍見一雙來

春分

寒到春分未解裘一村風雨晴林丘干戈未定家難
定更憶芙蓉雪上頭

五日夜大雨崩溢

乍晴乍雨弄未明雨急時看壁漲橫天意若教人洗
甲驅蛟昨夜出山城

九日

登高尋菊事俱刪身似維摩登掩關一任無錢并無

酒心隨遊子在龍山

陽月十六日村居

丙旬三雪碧流清更雪一番俱乍晴且喜明應無箇
事教人融雪煮香茗

偶占

映雪敲冰閉竹房蒲團無分坐匡牀蹲踞煨火偏多
粉指枯燒殘剩有香

中春乍晴

寒塘猶自照梅花雨到中春柳未芽今日乍晴梅欲
落春風初省在田家
東本堂詩集 卷之六七言紀 三

落春風初省在田家

花朝夜霽月

幾度月圓人不見乍欣新霽試新醅憑誰喚醒春天
夢月夕花朝并日來

晚岫

晚岫青澹細雨隔濕雲添作一重山楊柳更在層雲
外西得柴扉未掩關

天酒

春日柴桑萬禁開天漿新泛白瓷杯獨教陶令呼紅

蟻真有流霞并酌來

三月十六夜好月

三春團魄只今宵雨後清光滿
次寥亂裏驚花看又過
親人明月有誰邀

新菜

菜蔬新芽夜雨涼連朝采擷
煖詩腸不須更憶尋絲脆
此物將同嚼雪香

仲冬三日報翼兒先日舉子適與長兒小酌

芝蘭玉樹未須論六十生兒又見孫
且喜克圓晴氣
東本堂書集 卷之六七言記

好語喧冬日爲開尊

雪霽

同雲新霽影潭七積素連天間蔚藍
好上山樓看晴雪
分明翠玉在溪南

芙蓉寺

寺本梅山地三十年來始願入焉
山常住梅和尚退席而隱於此

芙蓉自昔屬扶王錯與馮山作道場
賈卻伽藍今有價
袈裟捲地大郎當

其二

嘗有宰官施美宅原無老衲賃精廬
芙蓉定是誰來

業卻代迦文寫參書

其三

深山古剎原無主撒手何妨讓宰官
好用鄒侯金布
地內鍋邊菜莫盤桓

十三日夜子立春

戊午村居

梅花明月影層七纔得春光春不勝
記取上元晴半
月草堂惟有讀書燈

六月廿九記事

老來與世全無用亂過五年猶未休
爲問清晨何事
東本堂書集 卷之六七言記

喜病牙隨嗽落于甌

攤裘

狂風飄瓦雨霏七白露初寒便授衣
莫笑披裘如五
月兵戈滿地早寒威

辦事偶書

洛伯馮夷白闢人穆王驪登用魚身
若弄後取竹
讀只把馮夷作水神

贈仁菴尊宿

塵勞歇後著袈裟寒夜孤峰聽煮茶
好借趙州鐺裏

雪同恭迎禁手中花

山頭贈三莫老僧

五十年前舊相識於今頭白着袈裟何時得共禪房
消盡還將雪煮茶

誕日豁朕得弄

誰謂夜來非快雪但欣今日得新晴白毫光裏黃金
色坐看千山玉化城

花朝 己未

兵氣風寒春半時南兵奔竄北軍馳沼村桃李花如

卷之六七言絕

卷之六七言絕

三

舊不省人間是亂離

六月晦日望雨

遙羨霏微薄太清此中爾也長晴尋常但能雲遠
日今望渡雲亦不生

其二

風雨霽雪俱寂若懸空赤日絕纖雲一輪正是青天
眼忍見湖南大地焚

中秋初三夜久旱始得大雨

枯原甘澍夜來深起看千山綠欲沉莫恨再遲功未

濟淮聞新有息機吟

山居

寒山僻處送居諸妄想如何得破除無可當情泰妙
法不取甚解讀奇書

春事

寒過春分柳未芽澆愁無酒只烹茶乍來一燕如青
鳥爲問蟠桃幾歲花

贈三莫老僧住隆興

老人飛錫一峰雨放座誰能領比丘聞說還山有首
更太老書集

卷之六比言絕

三

傳松杉猿鶴不須愁

十月廿日先君忌辰

忌日思親倍黯黯鼎鑪無分只葦筵傷心最是庚申
曆見背於今六十年

再題關帝像

壯猷武安皆妄擬英雄忠義獨巍然後人稱帝公稱
帝更勝曹家有萬年

補遺

宜春曲二首 都門元旦舊作

北極宸居萬象羅太平元日慶雲多一時聖主賢臣頌四海康衢擊壤歌

其二

大龍池中綠漸斷梅花開傷萬年枝詞臣不進迎春帖朝罷新裁獻歲詩

中秋病癡偶占

井中沃雪慨中蒸秋枕秋曉對禪僧自有驅瘧文不用靜看何處起炎冰

其二

高齋一席卧寒疴懸負空山八月蟾爲取露華調藥盞翻開蕉雨入湘簾

其三

老母不待筇杖行大兒製藥手煎烹徬徨三日獨如此生我之人我所生

其四

雨後芳叢已罷尋拈殘險韵立松陰當年亦有詩人苦寂寞山前戴笠吟

立秋夜大雷電而無雨最後一雷如播萬瓦而

止

白帝新乘紫電虬不驚風雨偏里尤祇應盛將舉戎馬一震需震佐大蒐

偶成

學人文字總廉纖欲涉廉纖且自拈嗜慾清明心卽是七徵何用首楞嚴

戊午上元村居獨坐

梅花明月影眉上纔得春光春不勝記取月草堂惟有讀書燈

陶密菴先生樂府

噀古集

綠斐園較刻

序

余與陶子變友交殆非恆俗形貌之尤也蓋生平有四同屬變友楚人而生于湖南余雖非楚人而亦嘗寄籍湖南則其地同當康年積分創復時變友為縣雅第一人余為南雅第二人則其貴族

貴族一

府同於百之後變友舉于楚余舉于名次亦復相亞則其登賢壽同嗣後窮達隱見雖稍有參差而變革顛危流離販賣金石相信九九弗渝則其志操不問噫嘻古今來文章性命之文如吾兩人者可多得哉自壬午判袂以來迄今

貴族一

三十年矣荆吳相隔雖永蒼茫雲樹月梁之懷未嘗少間晨夕既無御風縮地之術則時時夢見之余故有還夢一編紀生平箇中所得詩文聯額之屬凡千餘卷而與變友往還酬答者居十之五古云千里神交豈欺我庚戌之春余流寓淞涇偶復實雲和而所得詩變友雙箋欣然倚而和之越一載辛亥冬始作一緘寄變友奉和逆，雙鯉何曾得達清湘又越一載壬子春則變友復然先以一緘寄我且示我曉古集數卷余重泚卒業焉而不禁臨風三嘆也變友

愛古之作本固李西涯先生而起余愛
讀西涯樂府而酷愛之不獨懷古論古
有功勸懲而音節振鏗激越頓挫妙
間第一絕妙下酒物也今愛友復引伸
而推廣之凡得一百二十餘則大抵非
忠孝廉節之型即奇俠靈秘之蹟大之

貴卷三

可以干城名教而小之可以博物洽
聞後世讀其書想見其人則不淫不亂
特比風雅于春秋志潔行廉當推離騷
于日月矣至于寤歌之後繼以商歌則
建安不存恨滿桓靈之痛義熙已往辭
多定哀之微昌黎所謂誅去來于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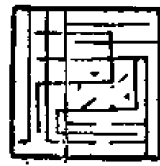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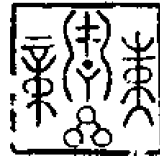
發潛德之幽光者一篇之中不啻三
意焉自是編出而皇天后土可鑒野
之心五嶽九州共聽宣山之哭迴觀
澤常日一曲春風公然後來居上蓋
變本增華而已哉變之以愛古名篇
蓋取風人願言則嚏之義夫莊頌之

貴卷四

自愛也憚今人之不古廉也而愛古
愛則不自愛而愛人不愛今而愛古
愛者陰愛人者陽愛今者親愛古者
親頌人兮寤言不寐此頌人兮寤歌
寐然則處風雷靈寤之時而切居諸
臨之暮者余與愛其七猶此物也

也夫

鍾山同學年弟黃周星拜手題
于若東之得溪寓塾并書



畫外三

樂府序

君子作歌曷為而作歌：不一而足也
歎歎佗條隨感而成聲執事洞若觀火
皮裏一部雌黃著書閉戶真卿不諱躬
愁微顧闌幽董孤復開生面眼如箕肝
腸如鐵要：鐸：走古人于腕下觸金
人於毫端俾讀者擊節浮白而不以為
癡起舞如意而不以為怪則何也五經
古重也吉凶休咎說莫奇于易紀載纂
錄事莫繁乎書貞淫美刺義莫備于詩
神鬼天人數莫詳于禮褒貶筆削旨莫
嚴乎春秋然則樂府者經之遺歌之遺

也注箋疏解我自用我法予以掉鞅詞
場正史稗史等如家常搬演都出一切
梗沒書倉非其人不敵着筆如墨

陶密庵先生名久噪未嘗都門碎琴蚤
已累惡記字迨縣次續食裒焚以天下
爲已任未舞勺即如有陶先生鄉之紫

本

水黃黑珠江穗石足跡所至負巨公名
者爭倒屣墨花題留推雪車冰柱焉已
而踏難天步烟塘沸羹未堪多難齏齏
迴翔出怪事拂逆幽憂中輒語奈何
非僅予野之奈何也形爲晤歌慨以當
懷發爲商歌以當泣迨今出自老成

人可壽之日月斑駁諸鼎彝正奇

碧羅露地之不可方物是樂府者固經
之遺尤詩之遺春曉之遺不獨歌之遺
也李文正而後得之僅見惟楚有材西
涯張於前至是則大張矣非密庵似西
涯而西涯似密庵也榮木志柴桑之志
即靖節之比物連類亦有足悲者似祖
不乎哉

東粵龍巖通家扣胡景曾拜手



噫古自敘

甚矣楚騷之不可絕也原不得志故自
敘於文何意牢愁之言上脩風雅論者
皆望欲俎豆於荀卿孟軻之間司馬遷
曰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魯論左傳而
下楚孤行吳宋玉學原奇而揚其波居

白集一

朕楚人之風望楊雄杞如竝工騷賦據
其志設皆非原還吾安所折衷哉竊嘗
披擯春華追尋古響不若漢魏樂府諸
詩蘇李而下猶能真三檠三寫山川風
俗憂患怨誹之情也然則以離騷續詩
以樂府續離騷得其意矣泛濫而求之

填詞元之雜曲騷變而雅盡亡騷安能
喪絕乎朕而推波助瀾者多江左之時
泥楚喪責也明興吳越詩最盛中葉乃
推七子然所為樂府不過擬古題目刺
面喪鹽卽逼肖古人口吻何關風義唯
吾郡李文正用古體詠史自命曰鹵涯

白集二

樂府喪斤三學步之病而自抒尚論之
裏匪獨眼空一古亦云救世吳余生長
江津值騷之地少時涉獵風雅鼓篋兩
都亦嘗以文章進御自幸免裏沙之賦
且憾太鹵涯百數十率不得如宋玉之
與屈原耳詎知四海羣飛三光黯黯界

足康壁虎豹當關一旦傷湘浦之驚
動蒼梧之風雨我則何必能不悲乎
時圖史盡灰藥莪既廢自秋徂夏臥
艸土中思往管藏書大半五千卷今
留隻字矣炯炯雙眸更處得蒼徒狀
看屋梁憶古奇事緣滿至元凡驚賞

異之文耿二心目間皆隨筆疏寫如
古碑洗剔班駁節文斷画以己意釋
之得百餘則聊復取天人靈詭英華
備之氣森立枕端以與店教教教勝
復教起香瘞鬼頑也因忽三間詛鬼
為現之辭吾將詛店乎題援古為助

拈一題雖更伶倫按節而綴詞偶就
鳥三纂三以詩亦未免激情冰堅孤
霜天嘯鹵涯而輪之矣約略正史中
十之八以外史一二胥徵者附焉舉
示人胥如志怪非關風義亦喪取材
與然悟天地之間冊府之內何所不

而煩推汲冢鑿姬媼耶噫嘻余病矣
閱受侮救死不暇度幾引古人方藥
濡未成之心劉蛻曰崖谷結珠璣昧
教之雷雨亢梁盛乾則救之既珠且
奇如今日吾何暇救騷乎惟是探遐
幽繹綿哀樂托古人而歌思非曰古

爲古人以古人爲相欣賞對悲憤之人
也詩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安知古人
嚏乎哉又曰縱我不往寧不嗣音姑
與之爲寤歌與之爲遙集而已萬一成
連海上之絃骨移我情各更以易此

己丑十月望忍頭陀曝背東巖下書

日水王



楚長沙陶沙

會稽宗弟履卓

塔胡東倫較刻

男之典攷注 之采緒

廣西汪樂府曰寤歌

新豐市 漢書

太上皇徙長安居涿官淒愴不樂高祖痛

因左右問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

酒賣餅鬪雞蹴踘為權今皆無此是以不

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衢巷棟

宇物色惟舊放雞犬於道塗競識其家

者皆悅白是太上皇日與諸父老子弟游

爭持酒餅餉太公飲相得也作新豐行

新豐新昔日淮泗水今日咸陽塵青帘綠樹參差

住牛羊競識門前路雞蹴踘風所權道是長安

淮南王長母芝趙王張敖美人也敖獻之

卻親故酒餅爭持餉太公少年日醉官家父秦皇

驅石走海東可憐神鞭石血紅何似關中漢王力

一朝移市等春風春風酒香花滿津阿翁幸不為

楚烹餘生且自適我意看兒富貴浮雲輕季自忘

家笑天子翁嫗但知田舍爾家今能教做上皇上

皇樂在新豐裏

史記始季秦莊遊徂陽縱觀秦皇帝曰大才

夫不當如是耶既為帝迎太公入長安宮中

五日一朝如家人父子禮一日以家令言公

擁尊迎門卻行帝驚下扶太公公曰帝人主

也安可以我亂天下法於是尊太公為太上

皇帝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帝善氏曰古今帝王崛起能以天下養遠匹

大父者惟虞帝漢高耳然古無皇帝號安有

上皇哉秦始稱皇帝通尊莊襄而廢呂不正

并無父矣上皇斷自漢始而太公出楚烹餘

悽愴不樂實有孫來然五日一朝如家人禮

高皇獨有父子歡豈不甚善而家令教之曰

帝人主也視祗敬何如哉甚矣家令之陋也

作新豐樂太公庶幾養志乎後世人臣僕僕

高帝得幸生民已矣高帝事被繫王母因
 辟陽侯言呂后后妒弗爲白辟陽侯不強
 爭王母志自淑王以是銜之文帝卽位王
 入朝一日袖鉄鍾詣辟陽侯侯出見卽椎
 殺侯而自肉袒謝闕下曰臣母不當坐趙
 事是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舉一
 趙王如意母子無辜呂后殺之辟陽侯弗
 爭舉二呂后王諸呂欲危劉氏辟陽侯弗
 爭舉三臣爲天下誅賊臣報母之讎謹伏
 闕請舉上傷其爲親弗治訴袖鉄椎
 呂后妒如意死淮南母繫獄底辟陽力當見理辟
 陽不力殺王母叶淮南袖鉄光欲流公然擊殺辟
 陽侯臣爲天下討賊報母讎仰天叫闕詔勿求噫
 嘻秦漢之間兩九鐵報韓不成報呂復博浪沙中
 大索以漢文闕下殊恩釋忠孝蒼黃天地白
 張良年二十時秦滅韓良以五世相韓故
 散家財圖爲韓報韓東見滄海君得力爲

鉄椎重百二十斤仇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
 中副車秦皇下令大索良十日不得
 密荅氏曰淮南報曰文帝釋皇於後俱得也
 其後不自懲艾而恃恩驕容復謀爲亂使君
 臣兄弟之間孝義不終惜哉以此知忠孝是
 血性人不只是血性事若只是血性做去遂跌
 步不
 岱石立漢書
 昭帝元鳳二年岱之萊蕪山南甸甸有數
 千人聲羣聒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
 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
 有白鳥數千集其旁時雖孟以爲石陰下
 民象也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
 處當有庶人入爲天子者語聞孟生伏誅
 未幾而宣帝立自民間擬岱石歌
 泰山臥石今五十圍千牛不拔今雲根肥壽然自
 立今萬羽羣巨靈作聲今星氣飛當有天子今起
 側微蒿里召孟今皇孫歸誰言暴雨今沾龍旂
 張良在泰山下人死則魂被收召於此
 臣承漢書云丹陽力歸張良明善入文爲洛陽

漢書出上言當有疾風暴雨乘
輿不可出上遂其妄信欲候死是日果大風

暴雨洛陽老嫗帝等協之

帝母氏曰義興縣里山有皓時山頂有大石

自立時遣太常封爲南岳事類相類然於漢

爲祥於昭爲火吉因視主德耳豈有帝也哉

身毒鏡

漢外史

身毒即天竺國也

漢宣帝被收繫郡邸獄上猶帶史良妙所

合宛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此鏡照

見妖魅佩之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

濟及即位每持鏡感咽移辰以琥珀筭盛

李太史長卿傳

之絨以斜紋錦帝崩不知所在作寶鏡曲

寶鏡只數寸能作日月光宛轉五色繩擬得山河

長鏡是身毒鑄繩是太后纓有珮同目繫佩鏡獨

不傷天地一朝詔鄒杜生光芒衣入故殿俯仰

增悲涼貯鏡琥珀匣賴爾漢祚昌真龍燕不啄事

若神鬼將卓哉丙丞相功業同煌煌

漢書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生數月遭

巫蠱事太子史良妙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

孫羅在襁保猶坐收繫時丙吉爲廷尉治巫

蠱獄曾孫賴吉得个○正史但載宣帝微時

夜以非佳野中時有光怪不載寶鏡事然以

此語之引誤矣

昭陽殿

漢書

趙飛燕女弟昭儀居昭陽殿中庭彤朱殿

上丹漆杳黃金塗白玉明珠翠羽飾其階

壁隨處著流蘇五色每好風日照耀一殿

金玉鈴鐸之聲驚動左右中設玉几玉牀

象牙簾綠熊席熏以異香窗扉多是碧瑠

璃香氣不散古之極麗也工匠丁緩李蕭

李蕭李蕭

巧若鬼斧嘗向樊延年說之如此外人不可

得見故鮮有傳者詠昭陽殿

成帝坐渙色神女來人間趙家雙彩鸞翔戲白寶

山百寶山中昭允眩珠窗玉柱黃金殿君王恩愛

一朝新紅玉同胎不同面阿妹專房獨得居瓊瑤

翡翠交輝轉異香不度瑠璃扉春色長留綠熊薦

莫怨君王無定情有特豐艷勝纖輕天上昭陽誰

見寶扇遮遮阿姊宴宴罷還同亦厭樓不宮色

金枝玉葉 雙玉鴛鴦斜穿漢階啄龍床

不知

注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

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故寵稱後宮云

○亦以宮奴名幸既移寵昭儀飛燕乃私之

子以中藏少年出入

寶瑟解

漢書

江充以巫蠱獄既誅其黨拜何羅兄弟恩

厥及遂謀為不軌金日磾覘其意有非嘗

心疑之陰伺其動靜與俱上下久之不敢

發一日上幸林光宮會日磾小疾臥廬何

羅遂矯制夜出發兵殺使者及旦上未起

何羅忽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內戶下須

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趨

臥內入行觸寶瑟僵日磾輒抱何羅大呼

日并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劍格之上過

井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拚投何羅殿下擒

縛之遂伏辜詠寶瑟解

千金師寶瑟待奏雲母牀漢皇偶不御陳置內殿

傍外庭反側子矯制夜發兵將軍以直趨逆賊

趙林光目攝賊氣奪行觸寶瑟偏將軍近前抱賊

呵并何羅反當伏誅寶瑟欲碎君王呼日磾忠勇

絕世無清君張瑟莫治巫

兵滿區反

漢書

帝氏曰日磾戎產也始沒入宮輪黃門

馬爾武帝游宴觀馬宮妃滿側日磾等數十

人牽馬過殿一皆竊觀至日磾獨不敢視

甚壯馬又肥好即日并為馬監後為大將軍

受遺輔政有恩武帝因不移步議霍光因不

轉盼識日磾帝知人奇兩人忠力亦奇若王

毛仲一流終馬監可耳何也敬典肆之辯也

射蛟歌

漢書

武帝元封五年冬巡守至于盛唐望祀虞

帝于九疑登瀟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

蛟江中獲之

建龍於今符山河浮蘭柅今萬舞羅陳羽得今寧
靈龜謠白雲今平湘娥中江濤今蛟霧多上一發
今登組和陟天柱今頽岷峨小禹甸今輕江沱黃
龍死今帝不阿春歸樂今恬海波

漢書地理志云水經注洞庭君山者湘君出入則多
風秦皇乃銘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則與

江中之文有異矣然射蛟固是一事耳不
從崧山望九疑何達也盛唐今六安縣板陽
今桐城縣

昆陽雨 漢書

昆陽之戰莽合天下兵百萬甲士四十二

萬令大將王尋等將之旌旗千里不絕得

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六十圍以爲壘尉

又驅虎豹犀象諸獸以助之秦漢出師之

盛未有也固昆陽數十里是時漢將王鳳

求降不許帝始以步騎千餘摧其前鋒斬

首百千級何尋陣動卒敢死之士三千乘

銳奔之聲動天地漢書地理志尋餘兵大潰會

大雷風屋瓦盡飛雨注川溢虎豹皆服眾
士走溺死無算水爲不流莽兵自是不復
振賦昆陽雨

漢中落王莽惡漢中興王尋錯二十四萬天下兵
一朝背漢皆爲新莽風不顧驅虎行漢甲三千亦
何寡其人將之天地瀉雷風薄空震飛瓦漢軍怒
今新軍靡萬獸號寒爭墮水巨無霸徒爲爾君不
見天助秀人助莽濟沱水昆陽雨

齊荅氏曰漢與新兵勢強弱之數相去百倍
矣光武一族屢破漢賊不張昆陽非天助不
至此或曰莽謀恭下士頌功德者數萬既
漢祚十八年矣天何助漢之曉與夫秀不起
漢無其人天將奚助秀起而鬼神雷雨赴之
此其所以爲天也奈何以目覩論事哉

呂母軍 漢書

王莽時鄆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
小罪宰殺之呂母怨思報宰母故豐貨產
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輒
奢與之永傲者假衣不問直數年財盡少

年欲相與償之母垂泣曰所為厚諸君非
求利也徒以縣宰枉殺吾子故諸君有哀
之乎少年壯之皆許諾招合亡命數子呂
母遂自稱將軍引兵攻破海曲執宰諸吏
叩頭請毋曰吾子犯小過不當死而為宰
所殺教人當死徑斬之以其頭祭子塚因
以聚屬盆子歌呂母軍

琅琊海曲呂即如玉縣宰殺之細故大獄有母斷

卷一

十一

腸夜不哭制淚腐心圖報復黃金繡衣寶劍刀贈
諸少年供醇醪幾年金盡意始陳少年哀憤不顧
身意氣三千齊甲仗嫗作將軍推不讓一巨旌旂
攻海邑手提竿頭血猶淫君不見楚靈王乾谿事
無人匿王隨車急殺人人子多事相及

史記楚靈王大乾谿為樂不歸國人苦之

楚靈伐楚遂入楚殺王太子餘乾谿從王者聞

變皆消去王聞太子之死也自投車下曰余
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
齊巷曰佛經以殺業最重殺鳥獸猶有業況
殺人乎今之守令才者或能殺人獄曰

不與國禦也雖無不宜畏抑知婦孺中有不
畏如呂嫗者否曰然則若之何平反之際

關里開 漢書

光武初鮑永為魯郡太守時彭豐屯兵於
魯永討之未下忽一日孔子闕里自講堂
至里門無故而荆棘自除永異之謂府丞
及令曰今者危急而闕里自開豈夫子欲
使太守行禮助誅無道耶遂命眾修鄉射
禮請豐等共會豐意亦欲圖永為持牛酒
來犒永遂格殺豐賦闕里開三章

陰陰闕里繁彼條枚倏淞其蔓亦剪我萊剪萊者
誰太守識之駕言釋奠及郊采齊章一陰陰闕里鬱

爰伐鐘鼓升堂射兕章一射兕如之何彼嘽則殪采

齊如之何彼豐則殪孔氏救我抑又勗我祭則福

賦三

齊民氏曰三教中釋老並言果報世人貪飾禍福遂以釋老爲鬼神故敬事之無所不至夫迦文李聃只是彼教中聖人耳吾儒師孔子而素忠孝廉恥者若恬不知畏孔子也中庸曰鬼神之爲德盛矣乎盛德孰如孔子者問里開莫謂是矣矣諸人若信孔子不及學佛老作麼

狂女子碧

王莽既篡廢孺子嬰爲安定公讀策畢號孺子手流涕曰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周公復子明辟於是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時長安女子碧狂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捕誅之其後光武舉兵三輔豪傑共起果以九月戮莽傳首諸宛作狂碧歌

真孺子廢帝嬰假周公王巨君讀策將下殿故作流涕云長安臣民同贊數長安女子大聲喚高皇帝在天半八風臺前舉頭看提劍大怒來討亂趣歸我國不得慢不歸而國九月殺汝碧翁無言碧

孃語

注新莽篡位之二年與神仙事以方士蘇業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謂天爲碧翁

口南守 後漢書

李善字次孫李元家荏頭也元與家屬以疫相繼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元家貧巨萬羣婢利其財將謀殺續善力不能制潛負續逃隱瑕丘親自哺養乳爲生連續年十歲乃攜婦訟之縣盡理舊業還之悉收殺諸謀續者時鍾離意上其事累遷善日南太守之官道經元家未至一里卽更服親持鉏去其墓草拜掃成禮哭甚悲曰君夫人善在此徘徊數日而去詠日南守

死與立孤孰難易趙氏孤兒兩臣卒可憐程嬰雖復難武也徒傷報成事後此無如李次孫身是若以報主恩君夫人死貲百萬嬰兒將被羣姬吞若頭夜負嬰兒出徘徊向瑕丘匿仰天悲哀嬰苦

帝奇哉兩乳生漣溢十年始得訟其冤蒼頭力令
寃海掀黃泉鬼笑孤雛長空棟人歸一燕翻事聞
朝廷獎忠義誰爲表之鍾離意承恩跪告君夫人
老奴謬奉二千石襁衣荷錦蒲松板爲君執役如
平日此事庶幾有古風表章奇節朝論公吁嗟乎
寧論近代人無有可容蒼頭作太寺

沈通判妻有遺腹走匿公宮胡奉公孫杵曰程
孤與死就難娶曰死易耳立孤難杵曰曰子
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杵曰死要匿趙孤山

中十五年名之曰武武遂改居所買滅其族
娶乃解於諸大夫謂武曰我將下報宣孟與
杵曰武泣請娶不可曰彼以我爲能成事故
先我死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

酒家保 漢書

杜根者杜安伯夷之子也性方實和熹后
臨朝權在外戚根乃上書請安帝親政太
后大怒令盛以絛囊撲殺根於殿上會有
陷其忠者計令詐死凡三日目中出蛆因
得達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鄧

氏誅帝祁根忠死詔錄其子孫根乃復出
徵拜尚書郎連酒家保

宜城山中酒家保十五年間幽憤老朝廷下詔求
子孫何爲復出生杜根生杜根上書時太后怒獲
殺之暴尸三日眼出蛆荷誰救脫萬死餘那知髮
血滿襟囊孤忠更作尚書郎吁嗟乎酒家保藏酒
樓行酒何如朱虛侯

漢呂侯時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而諸呂
淫擅政嘗入侍燕高后令爲酒吏章自持鐵鉞
將種也請得以軍法從事諸呂中人醉
酒章追及斬之還報太后大驚

封使君 漢書

漢宣城郡守封邵爲郡無狀一旦化爲虎
食郡民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至故
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作封使君獸

君不見封使君敝威下黃堂異形長毛羣生不治
郡魂云云俚來食人猶自忻民懾其猛呼以君

謝豹不復聞吁嗟乎虎而未化徒撻撻

注虎噬人其人魂而帶隨之行曰僵得代乃已

寄菴氏曰果生食獸棄重墮異類中感猛獸報猶是因果之說也封御為二十石生化為虎譬如工馬者保臥牀上人見為馬心形或觸理固如是哉然而御聞人呼懶不復出牀不知恥者美良矣不恥不化造物將無如之何

西園狗 漢書

靈帝熹平中禁庭雜劇無庭嘗取西園狗

著進賢冠帶綬以為笑樂時有一狗突出

走入司徒門見者莫不驚怪作西園狗款

鴻都門前賣官者五百萬錢賜金紫西園美狗綬

且冠登牀繞席為上歡公然走入司徒門非錢亦

得新承恩司徒者誰莫相慰悔不小斯至千萬

注按當時開鴻都門梅賈官爵公卿到郡下徒至黃綬有差崔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司徒月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親左右曰卿不小斯至千萬

繡馬來 漢書

王忱字少林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

生病困心愍之書生謂忱曰吾命休矣

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幸埋我未及

問姓名而絕忱即鬻一斤營葬餘金埋置

棺下人無知者婦數年縣署忱亭長初至

日有馬忽奔入亭中其日大風又飄一繡

被墮忱前忱一日察馬到雒縣馬竟入空

舍主人驚喜謂客是盜忱具道其故主人

慨然曰馬與被同日失去無因至卿豈有

陰德而致於此忱因說葬書生事道生形

容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兒也姓

金名彥何意乃爾大恩久不報因與俱迎

喪餘金宛然莫不差歎賦繡馬來

金家駿馬鄰驢觸金家繡被裁駕夾兩者隨風一

朝至王生得之殊不意殊不意遊雒陽奔馬直人

金家堂主人驚喜馬復得馬上郎君寧作賊竊意

致之有陰德客云我嘗葬少年黃金十斤封宛然

不記姓名惟記類此事無慚向君道誰知正是主
人兒一家腸斷感且悲還到長安發柩上白骨黃
金婦故主世人即識亭長賢寧識陰行如此淵君
不見大彰陰行真怪哉風翻繡被同馬來

武曰與哉獨馬之事也今豈無一二厚德如
上德者而其報獨若此乎審卷曰陰行善至
重也士君子不負朋友易不負路人難不負
生路人耳然以一語相屬未嘗知其姓名地
里也而纖毫負了無所為非天彰之愧終
身不言矣佛經謂如來教化衆生時有靈異
怪事是善巧方便如此者亦天之善巧也哉

烈祖宗 漢書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草書規
卒妻猶盛年董卓慕之聘以駢車百乘金
帛充庭妻度卓橫難以理喻乃自詣卓門
跪陳酸慟卓怒令侍奴持刀圍之妻知不
免起立大罵曰若羌胡種妾之先人清德
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若非其
役隸耶乃敢行非禮於爾君夫人卓大怒

命以其頭懸車輓敲朴亂下氏謂杖者曰
速盡為惠後人圖其像號為禮宗

皇甫規名不負君夫人真烈婦玉碎車前千卓怒
傷心更倍唐姬舞當時貞魄不行雲為卓漂棺化
為雨

漢書卓廢弘農王使李儒進酖王不得已乃與
妻唐姬飲為別王悲歌云云因令唐姬起舞
如亦托袖而歌泣下嗚咽王遂飲藥死○呂
布殺卓尸於車李儒郭汜改葬之暴風雨震
烈流水入藏漂其棺納之復出如是者三四

扶麥過 魏志

曹操性機警多方伎與人譏設詆諧戲弄
無所不至然持軍法獨峻嘗出軍行經麥
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扶麥
以過忽公馬竟騰入麥中勅主簿議舉主
簿以春秋之義法不加尊公曰制法而自
犯之何以帥下遂自刑拔劍截髮置地而
去

魏武英沉隱諸譚亂世奸雄恣意作漢官猶未季
離離中原麥秀還堪穫曹軍惜麥不惜身扶麥過
馬行遙巡公騎白鶴公馬名反騰踐自刑欲令軍
法中軍法申黃圖暨曹公猶人非四目啖葛須生
麥須熟可憐漢祚無人扶天下英雄君與孤

注許子將郭好品題人物操諸郭問曰我何如
人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也操大
喜而去○操嘗嘆生葛數尺不死與韓遂交
馬相語謂子欲笑語觀者曰曹公猶人也非
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劉備為張順等所
敗復走詣操操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
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魚山歌 魏志

曹子建植十歲善屬文為辭賦十萬言援
筆立就性簡易不為鮮衣怒馬曹公甚愛
之後為太子者數英文帝時屢求自効帝
優詔答之植嘗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
焉之心遂營墓其地予悲其志作魚山歌
東阿近洛浦遙看劍論文年稍消魚山古翠微但

見白日飛白日飛且聞翔鴻雲岫素王靈廟清
祚卑畏將孤竹淚重洒漢銅盤

審菴曰魏武鍾愛陳思屢欲立為太子不為
之而陳思亦極避讓不立表求自効工於論
文書作洛神賦寄所思此皆易見獨聞至代
漢與蘇則系服痛哭文帝一日從容言之曰
吾應天命而開有哭者何也陳思至泣忠
孝定天植之效論思得立必還漢鼎仗魏
節豈不伏哉且郭嘗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為
周文王矣雖英雄欺人意尚在二子間也王
通曰陳思王以天下讓入莫之知見亦如此

黃贊兒 魏志

任城王彰負絕力手格猛獸無敵
公嘗謂之能極焉桓帝廢還北陸
受節度不得過代彰曰大將行關雖利
在何節度為徑上馬追及虜獲其
獲瑞報公公持彰贊曰黃贊兒竟大奇此
黃贊兒竟大奇此語還令任城免銅雀臺
東阿不止文帝崩後黃任城其車阿有侍官

日過傷心卞太后泣轉帝中多

劉曹植與丕同母文帝嘗然之殺丁儀丁廙楊修等植與諸兄弟並遣就國多見害卞太后親告不曰女所殺我任城不得復害東阿河植始封鄄也○不疾太后往跡見左右皆是昔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伏罪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念汝餘恩應

投壘罵 魏志

獻帝穆后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

三女憲節華為夫人及伏后被弒立為皇

后曹丕受禪遣人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是

數輩后乃呼入親數讓之以璽投地因涕

泣言曰天不祚爾

曹瞞閨中女兒姿先篡后宮遲篡漢雖是曹家姊

妹行作后豈能同爾叛漢家玉璽別蛟螭前遭王

莽後遭丕抵軒投地兩番罵曹后難於元后時許

昌天子全無故中宮亦非老寡婦當年破賊為阿

奴阿奴做賊天不祚噫嘻天不祚魏再傳山陽公

尚百年

漢傳國璽長樂宮莽即位請璽元后不許遂殺莽使安賜以符璽指斥曰我漢家老寡婦也○乃以璽投地曰我老已死而兄弟族也○曹公居鄴不即入袁紹室舍其妻曹公惡之曰今年破賊為阿奴○破漢獻皇帝為公以後為山陽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為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魏享國四十一年一統二廢芳又虐養子明帝以後絕矣說文三女曰發

永始臺 魏志

郭皇后自少閑內德其父奇之曰此乃女

中王遂字之曰女王既正中宮勅外戚以

驕奢為誡文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會

霖雨百餘日城郭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

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

者迎而無待不去卒沒今帝在遠且吾幸

未及此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不敢言賦

永始臺

許之水波騰騰許之臺高幾幾迎無符臺不崩中

宮偏憶渭江水銅雀如何望滿陵

魏武臨薨遺命諸姬曰登銅雀臺望滿陵葬處作伎進食贈分香負履之語然曹不稱墓亂舊傳如太后同葬時語豈不燒郭后哉

玄伯哭 魏志

司馬昭既殺高貴鄉公乃會羣臣謀時陳

泰獨不往昭使其舅荀頌召之頌至問以

可否泰曰世嘗以泰方舅自今觀舅不如

泰也及入枕帝尸痛哭昭謂曰玄伯卿何

以處我玄伯曰惟誅賈充可謝天下昭曰

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

大昭默然未幾泰嘔血歿玄伯哭

魏代漢蘇則哭晉代魏陳泰哭蘇則哭時植亦悲

陳泰哭時荀頌癡不誅賈充事已矣無以處昭玄

伯哭

劉勰則字文師少舉孝廉才能矯詔平雍涼之

誅亂微拜侍中書與陳潘美植同魏代漢告素

張爾哭 寄黃口是箇人渾無一腔熱血惜乎嘔向狗

吁前日如何日羽子無佛性

三人龍 魏志

華歆字子魚邴原字根矩管寧字幼安同

遊學有聲三人雅相善時人號爲一龍歆

龍頭原龍腹寧龍尾西京之亂寧與原皆

避世高蹈獨歆仕漢佐操嗟乎異心矣歆

三人龍

漢李何多隱君子三人一龍聲譽起便便龍腹窮

鳥藏尾作孤雲海上充淵澄玉潔頭難覓逆甲無

將礪官壁破宮壁忘賤微原上鉏金揮使揮葛巾

皂帽龍是非

汝管寧始與邴原避世東海文帝卽位徵還拜

廷大中大夫因辭居管著皂帽布襦袴四時致

祭雖大盞必跪拜成禮正始中安車蒲輪召

竟不起平時與歆同嚌地得金棄揮之如土

歆提而後擲之人以知優劣至守律章棄然

管又爲中迎策及佐曹篡漢于破宮中覆

登秋伏后歆舉大惡極矣陳登云淵澄玉潔

有禮有法吾敬事子魚人之難知如此哉○

邴原嘗與劉政全其妻子政曰窮鳥入懷尾

嚴將軍

益州之役昭烈遣飛以偏師沂流而上特
巴郡太守嚴顏拒守飛與戰生擒之呵顏
曰大軍至何不降顏答曰此中但有斷頭
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斫顏顏色
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怒耶飛壯而釋之
引為上客竟以顏傲下郡縣數十歌嚴將
軍

君莫攻三巴郡有嚴太守早知坐窟山不應放
虎虎飛來食人都無降將軍斫頭便斫頭汝復何
怒云敬此慷慨義相釋張公一生始有客紛紛乞
命以賊前一日百拜復何益

嚴昭烈將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所任供奉備
入境如歸巴郡守嚴顏持心款曰此所謂獨
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梁簡文帝太子太
將及難神色怡然所說竊問之曰賊若未見
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
一日百拜無益也○虎頭燕領飛而食人

趙雲走

蜀志

劉備至襄陽琮左右及荊州人多婦之操

以江陵有軍實恐為所據乃將精騎五千

急追備及當陽之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

張飛趙雲等數十騎遁去或謂備曰趙雲

北走矣備以手戟摘之曰趙子龍不我棄

也頃之雲抱劉禪與關羽船會因得濟河

曹公五千追數騎當陽坂下雲獨馳子龍不棄眾

莫能須臾馬上還君兒還君兒出重坎子龍一身

皆義膽應嗜四棄妻孥以復存精忠更有髯絕

放劉備自下祁祁城之役至是蓋四棄妻子走
臣父然關公羽亦當單騎護甘糜二夫人還有
秉燭達旦事○孔明嘗答關公書曰孟起棄
資文武雄烈過人自是縣彭之侶當與翼德
並驅爭先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神亭遇

吳志

孫策既攻劉繇於牛渚又進擊曲阿繇同

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繇使

慈偵跡慈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

第十三皆整舊將慈使前副策刺慈馬面
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整會兩家
兵騎主乃各解散後定宣城策心欲得慈
以計縛之於勇里既至策自解縛捉其主
曰寧識神亭時耶若爾時得我當如何也
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孤是卿知己今可
之事當與卿共之

孫伯符奇男子史子義伎相擬手戟兜整馬上
前神亭後勇里未可量真知己英雄識度當如此
不記轅門射戟時縛虎徒瞋大耳兒

劉備為袁術將紀靈所圍呂布來救之令軍
兵果一發中其支遂罷去○操既縛布劉備
時在坐布曰縛大急玄德卿為座上客不可
一言耶操命緩布備曰不可布曰獨言曰大
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

元帝懿曾孫瑯琊恭王之子也初玄石圖
有牛繼馬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為

二植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
酒鴆其將牛金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
牛氏而生元帝

晉魏之間臣節隕魏擬文王晉伊尹晉伊尹重額
命玄石早圖圖裏姓鴛央植口牛金醉誰識夏侯
通小吏吁嗟牛音篡魏今魏篡漢晉魏但從懷裏
換

放魏明帝以養子芳嗣立是為邵陵厲公非魏
注種也晉元又牛氏子許皆中絕矣南朝國又
一晉哉○曹操嘗云蒼天命在吾其其
王矣司馬懿受魏顧命遂逐其曹懿卒漢者
咸云伊尹既沒伊陟嗣事矣子昭果弑帝
審菴曰子於漢魏之季不勝憤矣陳越石有
云新取於西魏取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
始未嘗不伊不周其終未嘗不況不拜皆取
伊周以為嚆矢也嗚呼伊周何不幸哉

侍中面

晉書
蕩陰之敗天子蒙塵百官侍衛莫不散潰
者惟侍中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帝值兵
交御前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而踐

御服天子勸惜之及事定左右請浣衣帝

曰此猶侍中血也其勿浣

天子衣侍中血血可浣忠不可滅蕩陰之塵象示

黑鷄羣潰散萬矢逼立鶴昂昂在帝側在帝側獨

端冕白刃滿身遮御輦侍中血飛天子免祭輿還

朝左右至請浣帝衣重下淚百官不媿天子媿留

血欲令百官拜

先稽紹初在武帝朝以秘書丞起家或謂王戎
注曰非於傍人中始見稽紹昂昂如野雀之在

拜

烈惠風 晉書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辜且勸借號其

女惠風爲慰懷太子妃劉驪陷雒以惠風

賜其將喬屬將妻之惠風仗劍大罵而死

子瞻曰夷甫之死非獨慚晉公卿乃當羞

見其女作烈惠風詩

惠風丞相女故是慰懷妃雒陽宮闕陷孤登無光

輝光輝卽不無安能事二夫仗劍罵未已血漉青

昆吾上有古白曰下有新黃墟神州陸沉誰之辜

阿翁降卻東門難

致王衍嘗見石勒倚壁東門曰是必有異趣
注收之已去矣

破琴歌 晉書

戴逵字安道不樂當世獨以琴書自娛武

陵上晞聞其善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

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作破琴歌

君不見齊王座上嵇延祖請一奏琴麾不鼓又

見山陰谷中戴安道破琴不爲武陵造侍中冠佩

野人纓朱絃古調非王伶兩人風義遙同聲聲在

手不在琴擊碎隻桐大有心當時自有明妃曲任

駕司空不輟音

注嵇紹字延祖嘗在齊王同坐問知紹善琴令
左右進琴紹正色對曰紹雖不才亦備常伯

展綬冠冕鳴玉殿庭而乃爲王執伶人之役
乎同撫謝○流昭略故紅儒使酒一日集豫

章王宅酒闌司空楷彥同取琵琶爲明君曲
留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使兒我同怡

然終而止

高平陵 晉書

桓溫生有異相溫嶠見而奇之遂名溫年

十八父繇江播歿詭爲弔客入廬殺其子

彪等三人既仕累功太尉以雄武專朝窺

覬非望簡文遣詔但云如諸葛武侯故事

心甚不平自鎮赴山陵百僚拜伏道左中

外危慙及謁高平陵左右覺有異既登車

語從者曰先帝靈見因問左右股消狀

者言消肥短溫云亦見在帝側消消子也

以父爲溫所廢歿遂不詣溫溫銜而害之

故亦爲崇溫不言先帝云何但見拜時溫

口言臣不敢不敢未幾歿詠高平陵

贊如甥毛璩眼如紫石稜此兒奇骨驚太真

來廢主併謁陵百僚匍伏左右啼太尉拜時如夢

噓高平陵前微聲細微聲細臣不敢先帝威靈落

臣瞻顧問左右神慘慘帝傍有人肥且短

乎晉陵王氣尚未徙桓玄殺今桓溫死王璠可人

徒自擬溫若不逆豈不賢庶中弔客報父冤何辭

今日逢敷消

桓玄篡晉劉裕舉義討玄及敗馬遷捕刀而

前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贊如甥

毛二語見溫本傳

石季龍造大武殿既成圖而自古賢聖忠

臣孝子烈士貞女于墜忽一日皆變爲殊

狀旬餘頭縮入肩中惟冠冕彷彿微出季

龍秘不洩佛圖澄對之流涕謂其弟子法

祚曰戊寅歲禍亂萌已酉石氏滅季龍化

去矣尋卒季龍掘冢眎之惟見一石季龍

曰石者我也葬我而去我將歿矣明年季

龍死遂大敗

石趙兒姁建大武殿柱石簾志圖難陽洪鐘

不奉齋場三千奉上臺天崩地陷不知愁殿中空

舊古人圖古人圖一朝變驚看所縮奇錫面洗腹

西僧淚如綫漫道無人見宮壁冢裏分明先葬石

先葬石天奪魄已酉年石氏滅

張平龍既使張彌徒洛陽鍾簾大鐘沒於河

同女三萬餘人臨軒問第諸殺其夫及奪而

遺者三千餘人當升凌宵觀望之笑曰自非

天崩地陷亦復何愁

宋范氏曰國澄大阿羅漢示現於兜姪之手

知其凶不能救其亂佛法無裨於治明矣然

先網經首戒好殺棄其說固仁義也唐太宗

梁武帝皆好佛太宗真用仁義則捨身不能度

主

臺城之難也故學佛只要真心治世只要實

澤堂離粟 晉書

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盛冬

思堂菜不得食為不飽殷號哭澤中忽若

有人云止止殷收泪視地得堂斛許而婦

又嘗夢人謂曰西離下有粟窟而掘之得

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賜孝子殷果

食之七年始盡作堂粟歌

冬天水寒芹不生離下種粟豈得成妄為老人哭

寒水數斛春堂神止止夢中數令掘離邊一百石

粟足七年寤而荷鍾寧有此天寔銘之賜孝子噫

噫孝子者誰晉劉殷兒時治喪哀毀聞一門七業

與如雲

劉殷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授太史公一授

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子獨

盛

蟬蟪炙 晉書

盛彥字翁子有至性母王氏因疾失明彥

每言及輒流涕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

必自哺母病既久婢使數見捶撻憾之伺

彥他適取蟬蟪炙給之母食以為美然疑

是異物藏餘以示彥彥見抱母慟哭母忽

豁然從此目疾遂愈陸雲薦之於朝詠蟬

蟪炙

君不見盛第子有母雙失明躬自哺母存且誠恨
不孽麟作脯能作羹誰多蟾蜍當珍醴盲母甘之
芬若菰留示阿郎心正傷頓若金鍼銕銀海龜婢
竊驚非藥石本擬相欺轉相益鬼神使作羣小爲
冰鮮不及蟾蜍炙

注水鮮用王祥事○西王母宴武帝於瑤池使
賜群臣各龍羹一杯

螺中女 述異記

晉安郡有書生謝端爲性介潔不染聲色
嘗于海畔觀濤得一大螺如一石斛割之
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
卿純正今爲君婦端以爲妖責遣之女歎
息升雲而去作天女歎

海闊雲紅星面而秋濤拍天天欲轉從來不轉杜
蘭香玉節初教下銀漢紫貝房中明月匿天上墮
華君不識擲卻能梭報帝孫百軸雲裏不須織

注重玄至孝感上帝遣天女降之結茅居之
區素三百細絲之司去○曹鄴詩云不知
誰家杜蘭香事見列仙傳

妬后龍 南史

却后善隸書好讀史傳然性妬忌因怒投
井庭中趨救之化爲毒龍矣嘗通夢于帝
或見形毒談薰灼人不敢近帝體不安輒
激水騰涌因于露井上爲殿衣衾不裳置
銀轆轤金餅灌百味以祀之故武帝終身
不置后作妒龍陰

生女不須慧嫁女不須貴君不見却皇后化作毒
龍真可畏衛夫人字班姬書專擅中宮絕貫負妒
女風寵薄帝車庭中有水非江漢一怒投波珠翠
換鱗鼠森張陰火燭騰波欲愬空相替別爲孽龍
新作蛟龍獸莫令喚時見左爲錫鵠右爲鸞
注太平廣記大目山人全文猛得并後石
聲如雷杰公曰此上界化生龍之石也今工
琢之以爲雕盛御諸古史以常忽有亦龍入

蘇軾詩石在志云蘇軾嘗遊黃山見其
神以象之又爾雅云合庚癸類之地也志并
州新文泉婦人報救者必作風雨

靈牀藥 南史

丘傑字偉時季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
食食生菜歲餘忽夢見母曰疾止是分別
耳何荼苦乃爾汝嗽生菜遇蝦蟇毒靈牀
前有藥三丸亟取服之傑驚起牀乃得異
厥厥中藥丸如數即服之下蚺蚺子數升
於是丘氏世實此厥大明七年災既始去
去迷靈牀藥

神山不在天茅山不在水古今求藥大動即千萬
里我聞丘家郎童州遺哀毀廬居生啖蔬中舞不
自理一旦母來告荼苦何乃爾貽汝奇異厥貯藥
靈牀裏寤時事宛然頓下蚺蚺子實厥不可名丹
菜時能擬子孫珍此厥閱世彰靈詭應知大孝義
神物憑其美最哉事二人求藥可以止

高卷氏曰古孝子於冰求鮮於冬求筍淵
矣然而魚因在水筍因在林也若服之極
繁之得藥天之子孝子豈不更異哉語曰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始知三教聖人都無妄
語

靈當戰 北史

周羅睺好兵書仕俠自喜有文武才大業
中出兵絳晉中流矢而卒柩還行數里輿
馬無故忽止策之不動飄風旋繞長史郭
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耶於是風靜
馬行是年七月其子夢羅睺曰我明日當
戰至明其靈座所設弓箭刀劍無故自動
若人帶持之者已絳州城陷正其日云
師未捷身先死俠將羅睺中流矢身已死師猶捷
絳晉軍前魂氣攝魂氣攝真奇理風靜柩行從長
史明朝當戰呼其子君不見靈牀刀弓無故起是
日絳州城陷矣

高卷氏曰出師未捷身先死當使英雄淚滿
襟昔人所以悲武侯也靈戰而師捷羅睺未

死耶笑殺後人活哉

侍中臥 齊書

齊受禪日謝朓侍中正當解璽佯不知曰
有何公事聞傳詔徑引枕臥或請誅朓道
成曰誅之則成其名自建武歷梁受禪累
徵大官竝不屈已爲何胤所給詣關自陳
武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拜司徒仍辭
以疾不拜角巾謝雲龍門而已賦侍中臥
齊和帝禪天子謝侍中當解璽佯爲不知乃公事
聞詔徑臥推不起子陵屈志東山謔蕭王大笑吳
興恥角巾一謝雲龍爾君不見休文佐命寵無比
夢中截舌徒自理幽冥負責何時已

何胤別號東山梁帝踐祚詔徵胤及胤以手
注詔論意胤恐屈不出諫不起狀號受詔胤知
卿已應召乃答曰何容復有官情○胤常爲
吳興太守復守義興一切雜事不肯曰吾但
能作太守不能作主者吏○沈約既以密謀
告命蕭龍第一嘗夢和帝召責之怒截其舌
亡想時甚情道士上章自理武帝聞而憾之
數遣使詰責約思尋卒

宛陵女 梁書

宣城之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寢母爲虎所
搏女號叫隨之拏虎虎毛盡落行數里虎
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絕太守蕭
珍上其事詔旌之賦宛陵女

虎可拏拏者誰虎不可拏有女兒宛陵女兒未出
閨虎搏其母號叫隨手拏猛虎虎毛落委母不噬
雄氣索暴血抱母走母全婦笑牖詔賜何縣及都
醴表章賴有蕭太守

帝菴氏曰女子豈力能制虎也當其倉卒
母見母不見虎耳通書謂虎不噬人所噬者
見是畜生身也此說甚有理然則虎卒舍之
亦爲見女子是人矣吁嗟忠孝纔是個人天
遂肯以人饒虎哉

飲酒樂 北史

莊宗幽崩李元忠棄官潛圖舉義會高歡
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竿濁酒迎之歡以
酒客未卽見元忠乃下車獨坐酌酒壁廡

食之謂門者曰本謂公招延俊傑今遇士
到門不能吐握還吾刺勿復通也歡聞遽
出見引入觴再行元忠取爭鼓之長髯慷慨
說詞闊謂歡曰天下形勢已見明公猶事
爾朱氏乎非英雄也因密請建義歡大然
之事既成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縱
酒不可任臺閣其子勸節飲元忠曰吾謂
作僕射不如飲酒樂

吾謂作僕射不如飲酒樂元忠此語殊卓華莊宗
幽崩國非主潛圖義師先解組素筆濁酒千神武
英雄豈得事朱榮長歌慷慨爲彈箏高公決策氣
始橫君今事濟國難夷老翁難遇將翁髭步兵阮
藉真吾師君不見河陰百官命同絕箏不得彈酒
不得吸誰能斷酒作僕射

元忠口昔日建業
元忠口昔日建業
元忠口昔日建業

敬業云步兵阮籍真吾師也○明帝崩事出
舍卒爾朱榮等舉兵擊罪謀立莊帝太后下
髮入道榮乘機爲亂誦朝士共盟于河安言
丞相高陽王反盡殺之王公卿士凡二千許
同持畢命

死何難 北史

邊榮者沈攸之司馬也攸之敗被執見張
敬兒敬兒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榮曰沈
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要是宋世忠臣何可
謂賊吾本不靳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

難命斬之榮欣然去時程邕之者抱持榮
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聲而先殺義
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死豈肯與將軍同
日生也敬兒曰死何難乃先殺邕之而後
殺榮

死何難不須問忠臣起義寧非分死何難何不許
義士殉忠方得所敬兒爭作真賊流從來不識沈
荊州邊公有生不官求明公誅賊來代謀同日雙

懸忠義頭烈哉陳斌今有傳

「宋」曾惲開張超于雍丘其急趨謂眾曰今日之
「法」事仇賊洪必來救我時洪客東郡聞難輒往
就號呼從紹請兵不許超死洪怒紹絕之紹
舉兵圍洪城官被執不並見殺時陳容在坐
謂紹曰明公舉大事而先殺忠義何也紹怒
令牽出容曰寧與賊俱同日死併殺之
密垂氏曰齊高反形初見彼之誓不共國
書詰責之討逆雖不成志節烈矣史乃譏其
跋扈豈不寒哉觀邊榮言何如也

金釵餉 北史

周盤龍驍勇絕世嘗馳馬奮稍直奔魏陣
自呼周公來與子奉叔兩騎常攬莫敢當
其鋒者後歷光祿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若
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貂蟬從兜鍪中來
耳有愛妾杜氏帝嘗賜以金釵二十枚勅
曰餉周公阿杜詠金釵餉

盤龍將軍亦何武躍馬橫稍奔戰鼓大叫周公氣
如虎功成始得紆章組頭上貂蟬未爲嫵帳中丈
馬沐天雨黃金釵頭珠翠羽詔賜專房爲公舞懸

官曾無姐已賜周公實爲周公餉阿杜

「宋」曾惲居鄴城掠袁氏婦子惲子丕私納之
「法」妻甄氏融乃與惲書曰武王伐紂以姐已賜
周公惲不悟問出何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
然耳

醉王影 北史

臨汝侯猷性倜儻不羣嘗爲吳興太守與
項王偶廟神交飲至一斛每祀必設醉神
影亦有酒色有禱必應後爲益州刺史江
陽人齊狗兒反率眾十萬攻州城猷遣騎
請救是日田老達一騎浴鐵從東來日已
哺舉稍口後人來可令疾馳欲及日破賊
俄有數百騎過捷疾如飛田老問爲誰曰
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是時廟中請祈
無驗者十許日侍衛上偶皆溼如汗云歌
醉王影

吳興堂上侯臨汝無兵廟中楚王羽人神交
賓主王影醉時侯不語一麾西去使星流爲王繼

絕英風殿有時急難圍益川感王浴鐵來救疾神
馬飛馳後軍急刻期破賊敵相及陣上靈旂風雨
集廟中士偶汗沾溼吁嗟乎英雄影交誼猶古今
人赴難不如土

家巷口神廟末年我師戰東鄧時正陽門關
至秦軍中見關公馳馬雲端遂敵此正與項
王事相類關公赴君國項王是朋友而性英
雄于古不昧遂令士偶尚靈于人讀此者能
認然發汗否

王兒泣 北史

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

問王侍中茂茂曰亡齊者此物也留之恐

貽外議帝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

泣曰管曾兒遇時主豈能下匹非類義不

受辱遂縊之作玉兒歎

市令宮中酒糖炙金作蓮花承鳳舄一朝國破入

新宮此物亡齊應不惜何堪非類懷若璧腸斷絲

繩啼一夕吁嗟乎小憐琵琶空昔昔斷絃續命悲

何益誰道東昏故有妃猶勝投繯馬兜騾

通齊書馬淑妃小憐後主惑之國旣入馬以賜
日寵猶憶昔時憐○北史東昏嘗于宮中作
市潘妃當鑪賣酒帝自屏半爲樂立妃爲市
令有過失則自請受杖○馬嵬驛唐貴妃事

蔡本堂集卷之二

楚長沙陶汝鵬愛友著

會稽宗弟履卓所生閱

晉胡衷倫較刻

男之典致注 之采編

廣西涯樂府曰寤歌

等身髮 唐書

唐高后寶氏生時髮垂過頸三歲等于身

讀女詠列女傳過目輒憶父教為定州總

管謂女有異相難其偶西二孔雀屏門請

婚者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

十皆不合高祖最後至射各中一目遂歸

焉生太宗述等身髮

天生姁好開大唐髮垂三歲等身長雙鬢金翠寶

家堂朋失貫目惟李郎長髮如雲復如組奇哉李

郎亦二孔篤生紫髯接神武建成不共秦王母 外

定策定州堂上羽天子旌旂在秦府

史稱高祖生而三乳太宗修營特紫英偉

祖有天人相之隱太子建成謀傾秦王不已高祖召王謂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

玄成碑 唐書

武德九季六月秦王密奏太子建成齊王

元吉舉惡因伏兵玄武門射殺之上遂立

世民為太子洗馬魏徵嘗勸建成除秦王

及是召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曰先

太子若從臣言無今日之既太子改容禮

之引為詹事主簿旋擢諫議大夫既即位

上日親徵徵展盡底蘊無不當上心者徵

疾帝臨崩以衛山公主降其子叔王既葬

上自撰祭碑文久之多譏或徵者遂停程

至皆其不誅玄成碑

魏汎馬臣河易施大千誰何之使臣言無今日

此部分明離間實如何玄武門前五宮僚類

換金龜出殺王用臣真不意上日親徵徵燭塔周

公才管仲力靈畏明書六月事吁嗟乎生前無疑

威有疑叔玉停婚墓小碑

初史臣于太宗玄武門事多諱而不書一日
注上取史觀之曰六月四日事其實書之以示
天下

杯中血 唐書

河間王孝恭故有識量嘗奉命討輔公祏

將發大饗士杯水忽變為血眾皆失色孝

恭怡然徐曰諸君勿憂吾仗威靈問舉杯

中血安知非賊人投首象乎立取飲盡卒

擒公祏

河間王討丹陽李藥師往副之藥師謀折江陵節

河間氣吞杯裏血化血滿杯寧不異大將安閒聊

如戲安知此血非敵膏飲盡一杯聲動地卒擒公

祏破丹陽古人議量能威事古人議量能成事我

往彼山同此意

李靖以蕭銑據江陵陳國統十餘年奉詔討
臣趙郡王孝恭往討進師江陵銑將文士弘屯

兵清江孝恭欲擊之靖不可孝恭不從自往
戰大敗賊東勝散掠靖視其眾亂縱擊之直

江陵銑出不意遂降旋奉詔討孝恭
臣南史劉裕悉眾攻燕或曰今日往公不

利裕曰我往彼山何為不利遂進攻獲慕容
起滅燕國

龍支泣 唐書

長慶中羌使來乞盟詔遣大理卿劉元鼎

就盟其國元鼎抵河梁故時城郭未墜蘭

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

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耄老千人拜

且泣問天子安否自言頃從軍沒於此今

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

來言已嗚咽莫不掩涕賦龍支泣

皋蘭城下即洮河更過河西殺樹多棄卻金城羌

醉歌羌醉歌迎唐使龍支耄老同含淚憐我從軍

沒荒地長路上問天子安道恨不空有翰朝廷

念之修爾千奉君鮫珠淚滿盤

謝京宇志鮫人信宿逆旅感主人之意各為別
時乃取盤而泣淚盡成珠

走彭原 唐書

朱泚既敗出奔失道問于野人野人曰朱

太尉耶答曰漢皇帝野人曰天網恢恢

將安往泚怒欲殺之乃以去已至涇州田

希鑒拒不納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

我因火其門希鑒從城上擲節投賊中曰

還汝節已走彭原墮窖中見叔傳首京師

朱太尉耶漢皇帝踰險夜走如夢嚙失網恢恢豈

得離涇州城門火充開焚汝逆節不敢噫彭原窖

中殺如疑噫嚙流血走畏司農落魄走憚相公鬼

神推泚墮窖中

劉史載朱泚將僭號召司農段秀實議事秀實
隨衣服往語及僭位事泚而大罵奪源休手中
易擊泚中其額流血割走○李晟既克歸
城破賊一苑北伏發出官軍背展鹿百騎馳

之左右大呼曰州公宋城遂驚奔則也走
按希夢姓受為節及泚敗乃即之曰還汝節
去展還朝實能壯附泚者三十餘人曰即
不能無過立斬之始知有死無二之時著趙
避不得

鄭使錢 唐書

鄭瑒為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蔡移檄請

無犯境巢讀檄笑為之敕兵州獨完僖宗

香之賜絹與歲滿去贏錢千緡蘇州庫後

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

廬州刺史鄭歇後誰道無才真有守還朝封識傳

緡千盜亦不掠鄭使錢君不見黃巢作賊天下愁

當日廬州獨不憂賊得其機笑且休緡負一賜漸

諸州

鄭瑒及進士第善詩第多緡語故落調世傳
注五歇後體大顯後王政微察何詩謹托諷有

詔之上前者昭宗心識之適有司上進第即
署其側曰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威諸
極首口收後鄭五作問天下事可知矣立朝
儼然無復故態

盡天了 唐書

賊巡率吏士突於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討

之賊團雍丘令狐潮舉城附賊巡乘間復

城賊眾四萬攻圍六旬是時王命不通大

將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矣入議降巡伴

諾明日為設天子畫像于堂上率軍士朝

人人泣下巡乃引將至責以大義斬之士

益感奮歌謠天子

張中丞守睢陽餉卒用淚不用糧哭廟一聲東起

兵羅雀掘鼠孤圍城孤圍城盡天子畫師莫畫龍

顏喜南八男兒先斷指中丞討賊百鍊剛胡為六

大將爾欲降爾欲降蓋劍履開府張圖天威在此

一軍泣下不忍言請燔大將負國恩

攻唐史南霁雲請師進明愛南雲欲留之大

忍獨享匹拔佩刀斷其指一坐大驚為出涕

已城陷與巡俱執賊招雲降巡呼曰南八男

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有為也

公知我者敢不死

常山髮

安祿山反顏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

有張奏者得其髮謁上皇上是夕亦見夢

帝寤乃賜祭奏後婦髮于其妻妻疑之髮

忽動後杲卿子購尸得刑者言議其處與

袁履謙尸同婦葬詠常山髮

常山古生前截常山髮死後活舌在猶能罵胡羯

髮在何人更相識張生持髮謁上皇上皇夜夢心

亦傷還教持示顏夫人可憐跳動如有神嗚呼常

山有弟復有子誠孝求尸天為指忠臣膚髮何曾

毀

攻唐史杲卿子泉明購父尸與袁履謙同坎埋

姑女泣流離賊中為悉鏐三萬先贖姑女還

願父也與履謙分柩歸還長安履謙妻疑發

泉明如其父

常山髮

浪跡江湖照喜垂釣不設餌出入惟察一

大嘗謁顏魯公于吳興公以其丹敞請受

之答曰願為浮家泛宅不必娶也然善圖

山水長于諷詠每酒酣擊鼓吹笛振瀛洲

砥筆即成帝嘉其高逸賜奴婢各一志和

為夫婦夫曰漢童妻曰樵青擬漢樵賜

五湖三泖水無塵泛宅浮家春復春直鉤無餌夜

垂綸酒酣吹簫向蒼旻太虛室兩三人煙波渺渺

動龍鱗漁樵今古自相親天賜雙鵬狎野臣

武志和嘗云太虛為室明月為燭典四海諸公

并共處有何往來

紫芝乳

元德秀字紫芝性恬淡無緣飭六十未嘗

親女色視錦繡兄子蚤孤不能得乳媼德

秀乃禱于天欲自乳之數日而通流至能

食乃止玄宗朝為魯山令去任止餘一縑

駕柴車以行愛陸渾山水之勝遂家焉終

其身嗜酒彈琴陶然而已時人不敢名咸

稱之曰元魯山作紫芝操

魯山無塵兮皎皎紫芝綺衣獨宿兮垂老無雌求

生乳兮代哺其兒感皇穹兮飲流天漿敲冰濯雪

兮陸渾之陽彈琴飲酒兮哺雛漸肥塞彼神湮兮

乳邪是非我思古人兮德庸事奇天厲末俗兮

頑振衰

謝源明嘗言吾不幸生衰俗惟得識元紫芝

阻差可自慰

金卷曰魯山孝友仁廉古今奇節嘗以郊廟

之樂詞章不稱乃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

其于文章禮樂亦已深矣當吾世而思見其

人可得哉

迎仙院

張昌宗易之皆以美妾得幸武后每宴集

則二張諸武雜侍自如姪醜者聞乃詔誦

歷代詩賦之同等二十人十禁中撰三

戰勢英以易之監其事時詔附者倡言昌

宗爲王子晉後身后因使被羽裳吹簫乘

霍徘徊庭中作仙去狀詞臣爭賦詩爲嬉

皇太子兵入誅之迎仙院

李家皇嗣賜姓武張家六郎賜沖舉騎霍吹簫殿

中舞廿六詞臣皆僞彥爭誇子晉前身而兵來直

入迎仙院迎仙不得迎舊皇羽林騰呼劍鏑霜劍

下蓮花似六郎

李晟

因明詔附昌宗者坐中譽其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內史楊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

天生晟

唐書

李晟多謀勇有將略累功爵郡王德宗狩

奉天晟督兵東渭橋每戰必錦衣繡帽指

額陣前以自表曰管在涇原士頗相畏欲

令見之奪其氣耳時賊據都城晟家皆爲

賊質左右有言及者泣數行下曰天子安

在而卿家乎既克復人破賊于苑北吹毫

無犯天子時幸翠露布至爲之感泣羣臣

上壽帝曰天生晟以爲社稷豈獨賊哉

天生晟爲社稷錦衣繡帽軍前識鑾輿西行東橋

壁人賊腹中終破賊賊走彭原官闕復百姓安然

賊軍哭鐘簾廟額皆如故上自沾襟看露布渭橋

宸藻勒勛名尚有儒臣計解兵殿中冊騰閱且行

如何翻憶魏玄成

唐史宰相張延賞與晟有隙嘗言晟不可久

因持兵柄帝惑其言一日坐宣政殿引見晟

晟禮罷其兵○李晟傳晟在鳳翔嘗曰賊

求主得

唐書

李守德者先爲人奴後與王毛仲同立功

屢官武衛將軍數求故主不得一日出遇

主於道主避之守德亟命迎主至其第親

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

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投主

帝嘉其意遷爲郎判詠求主得

李金吾王儀同徵時作奴皆立功王家主人飛作
龍擺仲台司園監裏五品洗兒猶不喜爾不喜時
天子怒二十萬馬皆驚步李家主人素微賤十載
相求不得見一朝相值跪相迎上堂進食主人驚
入朝讓官誰何古賜為郎將彰舊主奴僕旌旆亦
有報恩誰似李將軍

李金吾王儀同徵時作奴也累官討擊大使于
唐武宗元和中東封取牧馬數萬疋每色為一
等天子不之加開府儀同白是騎縱不法書
于命命高力士就賜校子五品官毛骨甚
驍使者曰是子何居三品帝大怒

何如人 唐書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乃伴
托霖雨急增牌繕牌儲原料材而日與之
升宴飲以紆祿山之疑祿山果目為書生
不疑也及反河朔盡陷平原獨全疾遣參
軍李平問道馳奏之玄宗始聞亂數日河
朔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比得奏喜曰吾

不誠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歷官太師
刑部尚書建中四年盧杞陰擠之使奉詔
論李希烈烈非命欲屈公公罵賊死作何
如人歎

誰云柳城胡不足圖一朝作逆河朔無誰云顏清
臣不足疑泛舟宴客潛築牌二十四郡無忠臣獨
馳一奏為李平原獨全義師力此何如人帝不
議君不見建中四年公大參宰相排公論希烈賊
欲拜公公罵賊人言魯公尸解爾平生如龍因蛇
應玄宗不識頭德宗不識尾前蔽楊後蔽杞

劉天寶十一年楊國忠代李林甫為相盧杞繼
之十四年祿山反顏平原之忠略朝廷不知
兩奸蔽之久矣公嘗學道年八十神明不衰
至是被害數日後顏面如生體如委蛇成謂
公尸解去

題波舞 唐書

三思是秀之擅權也崔日用多所結納嘗
與宴內殿日用酒酣輒起為題波舞已帝

肅思家及歸私謁臨淄王以自托且參密謀于韋氏誅太平公主遷吏部尚書皆自言曰吾平生作事唯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念及輒若落刺之在背作過波詞宮中酒酣御諸武身作起波侍御舞公主門前相曳珂翅波不翅將奈何將奈何思宛轉密謀已托臨淄眷屬迴有地重施面湯道重施面背上負芒猶婉汁叶誰作八風舞當殿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肅宗四年上宴近臣祭酒祝飲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極醜態侍御盧藏用曰五經掃地矣

系紐統唐書

肅宗爲皇嗣時有誣以謀反者武后詔來問臣問狀左右畏憚楚將引伏太常工安金藏獨大呼曰公不信吾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蓋而仆武后聞大驚命輿至禁中使醫治后

號系紐統之閔夕而蘇后臨脉數已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郎命俊臣停推審宗由是得免賦系紐統

誰人有腹能剖腸剖腹不殊統以系古今獨有安金藏官不過太常工爲明皇嗣不反引刀刺腹中天后驚看委地紅輿入宸闕系紐統紛紛引伏工獨爾有子不明后亦恥鬼神護工工不殊更留奇行彰青史甘泉虛側冬華李烈做忠臣還卒于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肅宗四年上宴近臣祭酒祝飲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極醜態侍御盧藏用曰五經掃地矣

自恨死唐書

段秀實初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占民田給農約熟歸其半歲大旱農苦無入令謨曰吾知入不知旱也責愈亟農以訴秀實秀實免之令謨怒召農責曰吾畏段秀實卿以謀置農背大杖之二十與致庭中秀

賈泣曰吾乃困爾自梨棠爲果創卽責已
所樂馬代償之時懷西將尹少榮者性剛
鯁入罵譏曰汝誠人邪涇州野如蕭而爾
必得穀擊無辜者段公仁信大入惟一馬
賣以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尚不媿奴隸
耶令譙大慚恚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
夕自恨死

路將恃威重不卹農苦辛段公彰恩信賣馬償武
人有目不見州如蕭忍令賣卻段公馬段公馬止
此爾淮將欲代涇將恥涇將恥時自恨歟將軍慚
悔良有心不畏營田畏君子

密菴氏曰武夫怙權侮文吏故慈爾彼知段
公何如人妙在公裏創賣馬若皇皇引咎者
一段優容何等學問然爲營田能忍于令譙
爲司農不能忍于朱此其所以爲大君子
也若夫少榮之發憤公正矣譙一慚恚便死
還是正性丈夫佔此一則莫作怒罵觀

蔡雪箱

吳元濟悉銳卒屯涇曲大將惣謂隙可乘

卽夜發兵以降將李祐爲前鋒引而東六
十里殲其戍會大雪天晦颺起士膚裂吏
請所向惣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益失色
夜半至懸瓊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惣令
擊之以亂軍聲賊晏然無知者斬關入兵
警夜如故比曉惣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
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吾涇曲子弟索櫓
示爾及聞號令曰嘗侍傳語始驚曰何常
侍得至此遂就擒

蔡州以涇曲屯懸瓊櫓大寒日暮賊壁其府恨軍
整棚夜相取震急風嚴裂膚苦涇不得援明不得
拒驅過城頭雪三鼓潛聲斬關亂之以地羽常侍
傳宣蔡吏驚憚何嘗侍來得入蔡州旅 蔡人安
若某

吳按元濟屯懸瓊所恃者吳房朗山戍耳惣出
兵部分經師斷橋以絕涇曲道又以兵絕朗
山道賊晏然無知者安得不擒

兩無負

楊憑爲江西觀察使以簡傲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時炯又避憚無敢候者憑故所善客進士徐駒獨徒步交藍田慰饒宰相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得無爲累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忍遂棄有如公異時爲奸雄譖斥又可爾耶德輿嘉歎稱諸朝夷簡遂表爲監察御史晦驚叩頭所以夷簡曰公不負臨賀寧官負朝廷時兩賢之

徐生重氣誼徒步送遷客但申知己心不顧干彈劾于彈劾宰相憂李中丞意不伴不負臨賀豈負君鴻作西臺義薄雲

密菴氏曰嘗見言路喜言辣手擊一人便思伐其黨羽而意氣朋友竟能掛難者絕少只是愛做自己功名立自己威福顧不得負人負心耳如晦之氣誼夷簡之德量功名威福何嘗不在然而爲夷簡者尤難也所謂古大臣風如此

合桃金

李希烈入汴開參軍寶良女桂娘美強取之女顧家人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秘謀嘗稱親將陳仙奇忠勇可任而妻亦寶姓願約姒妯以圖其夫希烈許之因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云何寶久而寤及希烈死其子謀先殺諸將而後發喪意未決會有獻合桃者寶請分餽奇妻聽之因蠟帛九雜果中出所謀仙奇驚卽率兵譟而入斬其子并函希烈首獻之朝婦命天子賦合桃吟

娥君斃無匹跋扈強相要交戟驅奔謁驪巢赴老鴟祥家暗玉箸入門光翠翹忍死從多露陰符伺一朝欲擲隱嫌劍故吹秦女簫彼姝新姊妹屬將舊嫖姚眼看逆氣盡呼向順風遙伐謀九蠟帛密計托櫻桃借僞雙面首飛鴉盡入朝國賊心期滅

閨英怨豈消紛紛。麟閣羸黛轉無聊。

按希烈死兩月後吳少誠希仙奇知桂娘謀
亦殺之然桂娘之志畢矣○杜牧作傳曰七
尺男子有解位者當希烈與之上下者衆矣
此豈才力不足耶義理苟至難一女子可以
有成

醒酒石 五代史

唐宰相李德裕嘗作平泉莊珍木怪石集
于遐遠其最奇者石名醒酒至雒陽亂後
張全義監軍某得其石德裕孫延古托全
義求還監軍怒曰黃巢一亂難得國池無
復有者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營
中以爲諷已遂報之作醒酒石歌

平泉神木天下珍云何天下珍子孫不得輕予人
平泉最奇醒酒石云何醒酒石木沃雲林出青碧
精思亭上木擎厥何曾沈醉忘國憂劍南還作壽
遊樓萬羊食盡事非經衛公身後尚精靈便臥朱
崖亦自醒當時偶嗜成風雅雅雅一亂如崩瓦徒

令殺卻監軍者

西蜀有經濟大略所居有起華院精思亭凡
遇軍國大事輒移籌量無一人得預也宣宗
即位昭崖州卒見夢令狐綯曰幸歸我喪綯
口衛公精爽可畏言于上時其親萬羊事見
太平廣記

龍歸曲 五代史

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艶蜀王納爲
妃不習水土欲去王雷之作東平詩以樂
之未幾物故王悲悼作龍歸曲然樂府但
存此題而曲不傳以其事其異故補作之
武都匪池丈夫匪峭野有蛟雄不虞爲雌妖艶
定王迷不疑憐憐桂寢仙仙蔥轉絲雲欲去玉匣
難筭牽挽連跼花落歌遲引鄉娘歸海湄吁嗟乎
龍豫

寄菴氏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蜀王
開明納爲妃無幾物故工哀之取山土築爲
塚若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少陵詩所謂蜀
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也故開明卽望帝帝
神位于荆人矣死而化爲杜鵑惟悴哀苦
亦平然宮中妃子妖列如是杜鵑行何

龍歸曲苗蜀本幸以國而又爲異物山精之矣唐時去五代近以杜詩證之又非誕妄也二者並存可以爲鑒

御封匣 宋史

吳越王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如不欲歸我若不宥來及俶辭力陳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此道中勿發也俶尋錢塘拜發之乃羣臣請留章疏俶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何可負恩及太宗卽位遂謀納土詠御封匣

紫雲如益黑龍起斗牛餘氣徒爲爾中國聖人作天子英雄望之心欲歟錢王錦玉滿臨安稱臣棄國朝金鑒賜之黃匣歸去看焚香啓封毛骨寒官家廣大羣臣細我汝河山終一世興國季間吳越替猶得西湖千載碣北望宋陵翻雪涕

注始錢鏐以販鹽爲業有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占之在臨安乃往陰求其人遣見鄧外至術者望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天復二年封越王游宴天錦城山林皆覆以錦再傳至俶歷漢周皆襲封越王宋興國三年國除紫雲黑龍宋太祖事見宋史

擊蛇笏 宋史

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妖蛇人以爲龍也縱饗之肥臚卽將而下日兩拜焉道輔以爲邪奮笏擊蛇首斃其妖遂絕由是知名然攷唐書段秀實笏擊朱泚流血被面吏侍郎顧少連席上酒酣笏擊裴延齡齡爲之沮恣是古今三擊笏皆極壯憤而姦賊俱不從獨妖蛇應手斃耳笏果有利不利哉抑天實庇之耶

作三擊歌

段司農擊賊笏顧侍郎擊奸笏孔龍圖擊蛇笏擊殺妖蛇咸咄咄鐘鼓享妖一朝歇延齡座中駭氣奪叶朱泚血流段公歿三人正直皆奇骨一蛇伏

誅兩奸賊 蛇無羽翼今人解甲書恩對命分誰

無手中物

注曰帖云劾者人臣書恩對命之具也

留面涅 宋史

狄青起行伍屢立奇功上初未識詔圖形以進十餘季顯貴爲上將面故有涅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

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縣此對耳臣

願留以勅軍中不敢奉詔

郭汾陽免胃識李相公錦帽識狄樞密涅面識留涅不奈何慷慨西陲百戰馳無對夜深奪得崑崙

關高築京觀歷城北噫嘻武裏涅面詔圖形武穆

可憐空涅臂

更郭汾陽李晟事見唐史狄青屢立戰功雖至平涼詔圖形以進○宋史岳飛始被秦檜矯詔召還張憲事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就大理獄檜命中文何錡等鞠之引飛至處詰其反狀飛張口以背示錡有舊涅面處

報國四大字奉入殿理

望仙橋 宋史

秦檜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不附和議持斬馬刀鬻于市伺其入朝邀于望仙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不能傷誅死臨刑觀者如堵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聞者皆笑作望仙橋歎

像讓橋王不絕望仙橋相橋折 三擊王不取學

志轉折徒悲不了事不了事言如戲十客惟驚

前司吞炭漆身猶有爲何如老軍發憤圖好槍

此漢事不了了得丞相意歸國寧爲太乙使誰見

車前淵聖淚

更按高宗主槍之議遣使和金主皇太后章氏及徽宗皇帝皇后鄭氏之喪淵聖憫以太后

車前日爲寄聲九哥使我亦得南還爲太乙宮使足矣它無所望也

亮丁圖 宋外史

寇準在相位以純亮得天下之心丁謂作

相專權歸貨為天下所憤及相繼及斥民

間多圖二人形類對張於壁屠所往

往有焉雖頑冥無賴者亦皆口一指頌

寇而詎丁若己之恩讎心不可泯如

此詠寇丁圖

寇公濯淵手浴日眼前一丁拔不出先後同時竄

海行拂賢宰相徒相傾徒相傾寇不惡相逢猶俯

塞羊肉民自不平分詬祝公然書作寇丁圖對張

酒肆姪姪殊雷州鼻息聲如雷側耳同聽召寇

鯨波再涉當何如朱崖還卻丁中書噫嘻中書堂

上好休休諸君試聽民間謠老槐摧落簷風秋後

來更有丁新州

注丁謂當同寇準在中書舍食以拂賢一語

如鯨波再涉何謂始操筆改雷州司戶其後

謂竄雷州道出于雷謂欲見準準拒之閉門

不出遣人以蒸手逆之境上○宋理宗初丁

大全以姦邪柄用權機及之被逮久之竄

新州當時有簷風丁當付勢將凶之謠

范履霜 外史

范仲淹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

人謂之范履霜攷古履霜曲者尹吉甫子

伯奇無辜遭謫見逐自傷而作公之嗜此

也將終身為豈知情哉詠范履霜

小范動名竹帛先早踐春雲謁廟廊清風穆如公

所長何為彈琴獨履霜君不見吉甫伯奇何如父

子賢人罹變故骨肉敵讎毀何尤君臣間覆載若

舟水冰霜滿淨琴安絃喻操履君不見延州焚書

憂患深漸老平生學易心何處起雷還造冰婦藏

首坤能在陰

注按仲淹經略延州遣書元昊約和吳答書悖

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

敢爾耶時謂延下兩府議宋庠遽曰仲淹可

密范口韓范之守封疆定社稷文大厚自謝

矣好水之敗韓琦為帥而不坐仲淹焚元昊

書書界忌者大勢非仁宗寬洪善任范野終

是履霜或冰有以哉

趙居岡 宋史

種放少舉進士不第隱于南山豹林谷真

宗召見寵待非常拜工部侍郎景德中賜

錢先生還嵩山學行高古後生從者甚衆

皆嗜酒躬耕種朴以自給所居終南別業

自朴泉之旁真宗聞之遣中使攜工圖之

問龍圖閣召輔臣觀焉放詩有云幽居帝

御看

宋本定集卷二

種先生好林屋丹青壑裏人獨移手弄萬高一片

雲吟到終南萬山谷壁上同吟登玉田尊中自醺

松花麴莫道幽人山水深朝廷遙隔小雲林龍鶴

閣下趨羣相笑指幽人之屋終南陰終南陰高仰

止幽人居媚天子誰知骨相不煙霞只有希夷眼

未花

密菴曰種明遇以處士受異眷非必學行高

亦實有命耶嘗謁陳希夷作樵客并庭下希

夷挽之曰君豈樵者廿年後當爲顯官希夷問

天下曰放以道來官祿非所問希夷曰君

骨相當爾語多規戒放既遇管田產滿
豐鎬問清節盡喪希夷許放官祿而絕其道
義被道眼勘破一生矣孔子謂志遠道未
見其人信哉

公蠶相 宋學廣華記

大觀二年加榮京太師重貫檢校司空京

稱公相仍領三省印久之上厭其奸輒三

四罷起每罷京但叩頭哀祈不去重貫佑

權柄兵亦進秩太師都人士謂之蠶相至

欽宗朝始同時誅竄然 蠶音保

宋本定集卷二

大師宦堂天下作花石榴兩頭著公相總官官

鑒錯密要御筆箱臺閣勒歸寧道君恩薄辭表亦

從京裏索誰知蠶相同熏灼殿上能令帝裾落相

印徘徊氣蕭澀蠶來傳宣對於邑不容數年何太

急蠶相不知公相泣一公一蠶潤朝堂附蠶逐公

蠶阿郎

一 宋大觀三年石正言陳不疏重貫學論奏未終

帝拂衣起不引帝衣裾落蔡京吟蠶小人傳

鼻息于貫嘗作蠶堂聚四方之賄附殿宮殿

諸附上意用朱蠶以花石禍東南又嘗私進

璽璽器于太子御不受京制之選謀廢立則
史張克公勸免京無志上命重賈前京令
上章謝事京流日何不客京數年賈曰不知
也然其子飲飲估推勢實與重賈深相結引
謀傾軋其父云然則京能廢主上子而身為
其子廢矣何謂無天道哉

王抱肚 宋史

熙寧六年王詔開邊境至上座紫宸殿受
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老學菴筆記曰
此帶真廟時趙德明所貢重寶也闊十四
稍名為玉抱肚

蘇軾讀書心一曲種得青苗天下促何如實帝國
膜有餘玉堯舜千君桑孔積博法沙門留藥不帶
則有餘三不足

張始安石越天入對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
法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安石持新法甚
堅太后流涕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
免相薦韓絳呂惠卿自代時號為傳法沙門
護法善神○司馬光言安石以為天變不足
憑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權臣則公小
宰○一曲用安石詩中語

天賜量 石林燕語

王審琦徵時與宋太祖善後以佐命功尤
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嘗盡歡
而審琦但持空杯上一日酒酣舉杯祝曰
審琦布衣之交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
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
汝酒量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起盡數大能
無苦自是侍燕輒能勝酌退還私第則如
初賦天賜量

初賦天賜量

蘇軾讀書心一曲種得青苗天下促何如實帝國
審琦何為獨空卮舉杯祝天為汝祈賜汝美祿當
其之臣既受詔不敢辭陶然數爵真稀奇真稀奇
笑歸宅且試開尊量如截來朝侍宴仍浮白明良
相保終天格主量如天臣量借君若少恩翻作陳
寧憶樊將軍怒當席大酌鴻門死不惜

蘇軾讀書心一曲種得青苗天下促何如實帝國
審琦何為獨空卮舉杯祝天為汝祈賜汝美祿當
其之臣既受詔不敢辭陶然數爵真稀奇真稀奇
笑歸宅且試開尊量如截來朝侍宴仍浮白明良
相保終天格主量如天臣量借君若少恩翻作陳
寧憶樊將軍怒當席大酌鴻門死不惜

日死且不借燈特厄淫乎乘間從弟公親去
其後功成封侯廣祖病中聞流言大怒遣
平說軍中謝之會亦崩得釋

左手畫 宋史

趙廣合肥人李伯時小史伯時作畫每使
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建炎中陷
賊賊聞其能使圖所擄婦人廣抗聲不
脇以白刃終不從遂斷其右拇指遣去而
廣寔用左手亂定惟圖觀音大士而已後

世士大夫所傳伯時觀音多是廣筆

手畫

合肥趙生志節奇左手作圖誰得知賊來羅列良
家女勒令繪圖願不與願不與斷右指天哀志氣
留長技不畫龍媒畫獅子君不見崔家齋壁佳山
水王維鄭虔累後成烈哉趙生全厥美

宋史宗時王維鄭虔皆以詩圖名已為蘇山所
誣刻賊平並囚之兵馬使崔圖使繪齋壁二人
得死為極悲以齋解得免

金鼇山 宋史

建炎三年十二月廿六日民間謠言天子
航海東來泊金鼇山下廿八日平明有十
六人衣順袍步自金鼇入祥符寺有黃領
者坐寺僧炊餚摘蔬以進之凡留十四日
始航海幸永嘉又留四十五日復航海幸
合鼇山留八日張俊等捷書至忽聞六軍
呼萬歲於是航海歸四明還紹興歌金鼇
山
金鼇山下浪拍天金鼇山上寺安禪天子東來航
海邊航海邊人不識十六人中領黃色獨坐雲堂
享蔬食免服白龍兩回陟江淮送棹春潮落海上
六鼇天不斫中原賴有張經略

宋史曰建炎時宋將鼎州矣觀其播遷海上
危從妻其可悲也然一時將相尚能恢復中
原如魏公忠略史書且不能無漢焉則不
魏公者哉

詩賦叔 石林燕語

政和末李資章爲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
有害經術自商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斥詔
送勅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爲提舉官遂定
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未幾知樞密院吳
居厚喜雪御筵進詩稱口號自是聖作頻
出士大夫不復守禁或問丞相立法意何
無以對

石司業詩廢放蘇玉局文誦謗不惜廢與謗但恨
詩賦杖御史采風彈杜李樞密廳言雪花起上自
貴詞誰教汝低頭默塞何提舉

效石司業介蘇玉局賦皆以詩文得罪事見正史

密菴氏曰詩賦者杖一百一條絕奇律例笑
殺古今然風雅人切忌墮落惡道世間如
章執中一流人不少當必有激之使然者矣
倘非人主右文安知不成詩賦之獄也可畏
哉

杭歌謠 宋史

德祐元年秋詔買似道循州安置下臨安

台州簿錄其家冊王與芮素怨似道聞制
下募有能殺之者送之會稽尉鄭虎臣以
父仇欣然請行福王遣爲監押時似道侍
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像
橋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輜夫唱杭州歌謠
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舟次南劍虎臣
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后許我
以不死至漳州水綿菴虎臣卽廟上拉其
臂殺之曰吾爲天下報似道死亦何憾
杭歌謠

可惜許宮中華可惜許葛嶺衙多寶作樓那得陰
雨龍作潭那得沈聽我杭州歌謠練莫熱苦監押
不許太后許循州前頭看風雨

效史載似道大舟行葛嶺起多寶閣集天下
名士寶其中心又歌宮人華氏淫恣極矣○全
相吳潛先以似道謝之貶死循州潛曰吾死
之日當大作風雨已而果然今似道亦貶其
地也

從容堂 宋史

元人徇池州通判趙昂發潯州事緝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止之及元師薄城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遂竝縊于從容堂作從容堂詩

敵來徇池堅壁其壘中有守臣脫替之子臣固靡他婦亦誓死慷慨破涕仰歎蒼穹不屈不辱無二則同報命君后雙旛厥宮鸞皇畢命憔悴梧桐惟其就義堂曰從容

密菴曰趙昂發之從容廟國史臣以全節子之直筆也故當時張林迎降伯顏入臣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情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節義之感人如此林不愧死

替文標 宋史

文丞相空坑之敗至萬石嶺督衆趙時賞肩輿後曰我姓文元以爲天祥執之天祥繇是得脫時賞罵賊厥其後屯潮陽鄒淵劉于儁集師會之張弘範兵濟潮天祥麾下走海中先鋒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不及戰天祥被執吞腦于不死鄉渾自刎于儁謾爲天祥黨死天祥不窮追天祥可問死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僞得實元遂烹于儁送文丞相於帥府作替文標

萬石嶺丞相替督衆姓文丞相脫五坡嶺丞相擒于儁不知猶自任劉就烹起就縊兩人義俠如白日晨星散皎月懸膽子何如留夢炎

宋史載王積翁在北庭中欲令宋官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執之不可遂見殺

海者絕食服屬守不降

靜江軍 宋史

知邕州馬暨將入衛聞臨安已陷因留

江總屯戍諸軍守嚴開元兵屢攻不克前

後百餘戰果甲者三月不解元主手詔之

暨焚詔斬其使阿里海牙乃築堰斷大陽

小溶二江以扼之城破復守內城又破之

巷戰被執斷其首猶握拳脅起立踣時始

仆邑守降獨暨部將妻鈴轄以三百五十

人守月城不下圍三十日妻從壁上呼曰

吾屬餓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

之牛米兵皆分炊未熟生齕牛啖之盡鳴

角伐鼓若出戰者妻乃令人擁大炮然之

聲如雷霆震城城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

厥者大息人跡之灰燼無遺矣烈哉宋靜

江軍

靜江斗絕雲不流偏師獨戍馬邑州胡騎逼開

已斷果甲百戰不顧頭臨安已知非我有潭州以

上無人守元主聞名書見招焚書新使聲如吼一

隅力盡仰天呼小溶江水復城孤閉城巷戰殺百

齒頭落握拳猶植軀豈有月城能不拔此中烈烈

妻鈴轄三百餘人哭馬公撐挺餒腸鐵衣滑槍帳

堅圍又數旬壁上遙呼不敢噴故要牛米生齕盡

鼓角喧鳴似向人向人鼓角聲初住霹靂崩城起

煙霧一時肝屬盡成灰驚殺元兵海牙怒可齕

表綴孤軍邕州血戰鈴轄焚宋朝節義光大地嶺

上雷霆海上雲悉書其人經不足烈哉馬妻與張

陸

劉至元十三年元人克潭州知州李希開門

注難死守將吳學明劉孝忠以城降由是哀

州全桂實皆傳教自下

廬山閣 三章

受信國同時植節者謝疊山枋得杜宋閣

澗 而架閣與文公同旋軍旅中其忠

尤密嘗矢捐軀卒先公死圍然謝公卻聘

一書爭光日月矣架閣事獨見文山集中

耳思爲表章之賦廬山閣

臺山何高架閣何危廬之古夾相期采薇一架閣

何危臺山何高廬之古胥相期作濤二薇既落矣

濤既凋矣山則嶽矣吁嗟乎閣矣 三

熊湘閣 宋史

景炎元年元圍潭日久知州李希棟既登

陴率民盡守日以忠義勉其將士秋五殊

厥職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數月力不

能支至除夕元兵登城知衡州尹穀特寓

城中乃爲子行冠禮畢與其家人自焚希

命以酒醉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手書

盡忠二字爲號達旦希坐熊湘閣召帳下

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

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報我忠泣而語

取酒飲其來人盡醉徧刃之希亦引頸受

刃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

大勵乃自刎潭民感之多舉家自畫城無

虛井繪林木者相望烈矣哉賦熊湘閣

能湘高閣不可跡羅雀掘鼠作除夕熊湘閣高不

可下焚玉燭珠作除夜作除夜悲何極三家舉火

千煙想旦日長沙比寒食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

悲柴市 元史

至元十九年閏僧及狂人屢告變帝召又

天祥諭之當以汝爲相天祥曰爲宰相安

事二姓願得一死上猶未忍應之退左右

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于都城之柴市天

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

拜死出示希贊夫人歐陽氏收其尸而哭

生賦悲柴市

悲柴市黯淡飛雲黑雲黑日不允氣作可飲霜虎
頭城東義軍泣江北江南嘆收集淚盡海亦枯腸
斷天下立天不立夜照星星響天沈雪窖冥黃冠
故神絕我思兩家宰相死不為慷慨向南拜君親
魂所之悲柴市柴市古今哀從容解衣帶碧血字
榮迴通看東海上風雨一傷回

宋史文天祥自北營脫歸南劍州經略江西
諸將起義李思以浙道趙時賞等一軍赴
廣本堂集錄卷二
領取寧都虎頭城即古鎮地○趙時賞文山
傳曰其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自此連日陰
霾宮中要廟行世祖尊廟之

海陵山 宋史

匡山之收風雨昏霧四塞不辨宰相陸秀
夫負少帝溺海死張世傑迴舟海陵山散
潰稍集議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
所世傑登舵樓祝曰我為趙氏至矣一君
亾復立一君今我未死者尚冀立趙以存

祝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遂墮冰死

悲哉賦海陵山

海陵山高海風怒濤君臣赴淵濯彼星廳夷齊首
陽不哭大白張陸兩公與宋魂魄慈元崖門草綠
雲青趙寶未剪悲哉海陵

宋史文天祥自北營脫歸南劍州經略江西
諸將起義李思以浙道趙時賞等一軍赴
廣本堂集錄卷二
居海邨間種其賜地古岡今多孝秀蒙奉祀
濟濟蓋宋得天下以仁教於國四百年而商
猶不斬如此然非

明之聖德典繼而培養之未必補也罪于兩
朝忠厚曾悲仰云○又曰嘗改庚申外史云
宋高宗紹興二年
七年四月十一日男明宗迥自北來早行見寺
上龍紋五絲物色之知舉子大喜固求為子
并載其母以婦然則嫡胤且入上都矣以其
神異安知不君長其中久取元而代之元安
能剪宋哉

樹瘦兒 元史

高昌國王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
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
有神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人即其所候
之樹乃生瘦若懷妊狀自是禿嘗見越九

月又十日而樹癭裂得嬰兒者五土人收
養之其最穉者曰不可罕既壯遂能有其
人民土田而為之君傳三十餘王是為王
倫的斤數為唐患相攻戰久之和親以金
蓮公主下嫁的斤之子其後遷火州作癭
兒歌

吾聞大戎樂舉之種嘗有疑何如和林山樹一癭
生五兒穉者獨能君部落天教屢世成雄姿唐帝
休兵和也先王倫尚王得金蓮附元始欲輕中國
此種後來嘗寇邊嘗寇邊癭種強豈無犁庭漢武
赭樹之秦皇樹兒久傲高昌王

按永樂七年西域大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
疏州一月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昌也
樹癭兒能長世如此異哉
蘇菴氏曰水經注漢武時有竹王興于夜郎
之郡水一女子水濱得三節巨竹剖而得兒
遂雄夷漢氏竹為姓後唐蒙問辟阿新竹王
首夷後則焉樹兒竹王二事相類何多怪也

廉孟子 元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為皇
弟入侍恩寵殊絕一日讀孟子聞召急懷
以進世祖問其說嘉之目曰廉孟子帝令
受帝師人思馬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
世祖愕然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盡
忠為子盡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詠廉孟
子

五家雲授受金元元收一統事更翻元初亦有非
嘗主重道崇儒無雙武平仲先生宋大儒江南宋
在節先淪文章經國時能爾彼中自有廉孟千古
禮居喪廬墓悲屢陳仁義稱臯養來哉臣受孔子
戒不向西僧下膜拜懷孟何如廉孟長忠孝能無
諸夏亡

許衡字平仲懷孟人仕元本末見正史
密菴氏曰四天下各有域要必生大聖賢為
之主此中無則彼得代之矣讀元史若如世
祖臣如伯顏希憲居然聖賢在十豪傑安得
不為之用乎若衡以吾道自任事二姓而表
人倫則春秋之義不能無說焉

劉廷檢 元史

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廷檢到落募壯士與其子健數力戰濟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濟以罵賊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婦請師帥府復讎不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大火誅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

奉太室集錄卷二

廷

井擒善以獻贈濟行省檢校健板古田令

賦劉廷檢

連江巡檢抗賊戰有子從之悲板簡同時罵賊死不雙父死天教子釋婦破產尋讎集伙飛詭爲流丐潛賊圍中宵火起諸軍壓火邊所得父讎者忠孝感人于載下

我依飛古之猛士

勸縣寺 庚申外史

庚申帝幼時寓居廣西靜江府寓大園寺

其未至時泊劉家山下忽有三獬獬拜于

斬上手中若有所獻帝命妳公受之則山

東果也因呼上船俯拜如初問汝有伴侶

乎獬獬手指斬上使人跡之三四里至一

洞獬獬百數相招以行至船則皆拜帝人

喜命舟人載之以行至所寓寺中告其故

長老秋江者心獨異之放之寺右山中帝

奉太室集錄卷二

大

命爲獬獬日兩設食每雲版響皆集至

遂稱獬獬寺云其復帝奉召北還有老猿

三十六盡日哀號江所逾數日死識者以

爲在位三十六年之驗

君莫嬰獬獬勸君莫怪獬獬拜獬獬再拜帝孫善

鐘鼓響猿蕭寺裏秋江一盞潛龍熟恩重啼猿二

十六獬獬悲笑野狐嗥天意周旋到爾曹

庚申外史
其時帝入殿開門行爲獬獬所驚
遂大計運還故元順得還上稱

榮木堂集遺古卷三

楚長沙陶汝補變

會稽宗弟校卓

晉胡衷倫較刻

男之典 之采編

廣西涯集府曰商歌

臨川木 道紀

洪武元年正月四日祭告天地即皇帝位

時京師雨雪連晝城市陰晦及祭告即

天宇澄清風和景霽香霧凝肅獨露中星

適臨川獻瑞木木中有拆文曰天下平質

白而文玄作瑞木頌

天河雷雨盈帝轡星辰御闕闕一春風日月誰能

霧蒼角啓炎精鴻苞紀天步莫是周仙人化作隔

川樹

高皇帝初定中原有周顗仙者日遊馬前大
注呼曰告太平

雷老行

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被縛不屈奮

躍起縛絕奪守者刀殺五六人歿之妻郤

氏生一子方三歲當雲與賊戰勢危郤抱

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然不可

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即赴

水死侍兒孫氏收瘞郤屍抱兒逃被擒以

簪珥屬漁家鞠之偽漢敗孫氏脫縛復潛

至漢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待渡遇亂軍

猝投之江偶濟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孫

氏取適實啖兒七日不歿忽夜聞人語呼

逢雷老者告之故令偕行達上所孫氏抱

兒泣拜上亦泣寘兒郤上曰此將種也命

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莫不驚歎

君不見化將軍怒絕縛奪刀殺賊萬矢落又不見

花夫人死寄孤沈沈托妾懷抱餘生

忽得片藏珠幾點如將明月託歸人時自介
入陶穴入陶穴淨道清但愁兒夜啼何意聞人語
語者爲誰雷老翁對翁陳說雙派紅吹然策杖思
神蹤引兒得入旗旗中上抱花雲兒慟惜花雲沒
雷老如神明顧賜已恍惚從古立孤難成事非肉
骨將種天雷慰兩塊花家卻有女公孫

卷三

此葉北大配補

天子氣 本傳

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洞
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累官江浙
儒學提舉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
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同遊者皆以
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
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全陵十年後有王者
興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
爲狂悉去之其後高帝下金華定括蒼
遂應聘決計趨金陵如其言

君莫訝御離于縱飲不賦狂如此西北奇雲眼前
起不爲羣公映湖水天子宰相塵埃中大聲呵喝
羣耳聾直待真人定括蒼谷口鳴騶正十霜有時
不日兩目張請看定鼎鍾山陽

劉基者書曰御離于當真人初起時諸豪傑
匪修辭流今而公獨無言但張兩目而已

烹虎令 皇明通紀

洪武五年十二月內使奉增餉虎肉上曰
養牛以供明種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
何爲而費肉餉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
獸悉縱之

逸彼漢園穴彼秦冢嗟汝河爲得長羣
駝飲我牽牛秣我天駒嗟汝何爲得增肉
餉維皇三聖有穀有谷既廢國人乃詔光
祿騎醢彭韓騎參卓犇鼎

卷之三

五

組之和脉烹厥虎

續秦獸不縱虎只此細事見
聖天子處分

萬髮齊 外紀

上一日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窗下
結網中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中也用
以罾之頂上則萬髮皆齊矣 上去明日
召神樂觀道士至令作道官取網巾十三
頂頒行天下使人無貴賤皆罾首遂爲定
令

卷之三

六

道人不羨炙手結數寸網真人不騎龍散步神宮
厭古製曾無萬髮齊天教點首辯雕題一時禹服
通冠冕百代夔龍繇此選問禮於聘聖者裁我思
元首歌明哉

孝節門 通記

元末兵亂山陰縣民徐允讓妻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斫安頭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害吾父寇捨安殺讓將辱潘潘紿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其夫則無憾也寇信之從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寇驚歎而去安得不死武十七年有司以冊詔旌其門曰孝節徐家兒非不曉公父餘生親用命徐家婦非不孝火殉夫魂不返魂不返賊歎息阿翁令孝節方孤留老眼看何事高天日月雙殘字

壯士行 單除編年

方季孺字希直寧海人始生之夕大星墮于其所幼精敏絕倫爲文雄邁醇派鄉人呼爲小韓子弱冠從宋濂遊以明王道聞異端爲己任洪武壬申以吳沈揭薦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孫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稱旨罷漢中教授太孫卽位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靖難之變 文皇登極召草詔季孺斬衰而見出不遜語誅死已并誅九族慘矣哉

兩龍競鬪一不威眾星散落一不飛濟濟拳鱗何新家孤臣獨著衰麻衣懷中有文芝露香擲筆不顧九族殃九族累悲壯士 高皇錯鑒 文皇足衍公之言亦摩淬

著公詩集卷之三其言具見本傳

鬼門道

通國秘錄

建文四年六月燕兵薄金川門左督都徐
增壽謂同列曰皇上必面縛出降乃可魏
晃史彬亟請加誅上怒甚下殿手刃之復
請誅李景隆手詔召未至而金川門已獻
矣六月十三日大內大起帝從鬼門遁去
地土金川不可度天上半月不可渡龍衝火
中恭帝出鬼門那得鬼門何如武門出今不
月兩回也高僧前知龍火轉廣得救龍衝
龍吞道相厄麒麟圖今日尤沒人圖豈誠
金勝已許周公代

列建文主頭如半月者詠新月時有影江
莊東坡不取不之句高皇會後帝別家
葬此以始觀則金刀指那也聖人圖

雪和尚

通國秘錄

和尚傳云雪庵往來白龍諸山隱士杜景
賢築室與居嘗誦易乾卦以景賢言始改
誦佛經又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讀之登
小舟急棹中流朗誦一葉輕投一葉于水
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日注酒一壺
俟客客不至即拉樵牧置飲也呼兒童謂
曰我歌淡和歌竟曠然而寐後不覺所
誰謂龍和未有時製爲表誦誦盡則
哭金川降後變江山白龍啼下白龍
醉僧顏一卷離騷讀即誦讀即歌且泔泥水

浪穹菴 遜國秘錄

史彬庚子秋八月再往雲南訪師至白龍
山已無菴矣暗中流涕曰彬不遠萬里來
得一面師歟生瞑目循遊數郡間一日在
南慶忽一比丘指曰汝尋師耶彬愕然隨
之去三日得至師所在浪穹山中茂林密
樹可數里許是楊應能葉希賢所募建者
有落成而兩人已故即瘞于菴東地矣師
坐不堂房 序卷三

見彬大喜命舉所餽獻奠之呼僮沽酒是
夕盡歡

浪穹菴深不可涉深可涉藏落日浪穹菴險不可
厝險可厝瘞雙瘞迢迢萬里孤臣僮主人懷其自
揚葉

南北學 遜國錄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泰和人真負力學修
武間學爲霍丘訓導樞翰林修撰 文廟
既渡江駐金川門是脩留書其家別友人
解縉楊士奇等托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
尊經閣上自經歟初是脩與縉相善縉約
同殉難惟是脩如其言周時濟鄭教諭
省吉水人爲游兵所獲省聞縉與縉相善
升明倫堂鳴鼓集諸生謂曰縉等知義
云何明倫曰說君臣之義什德運夫縉等
生亦哭以頭觸堂柱死女諱縉妻縉
聞北兵主濟陽田君父縉不生縉妻縉
訪三往得遺骨以歸

燕雲薄日先澤宮風義凜秋霜周之我弘君之
兩柱齊陽玉真碑南劉高北堂寒致我鳳巢縉
升縉君不得從孔顏我思鍾阜南北有斗諒縉

披不如朋友

黃靖難之兵起是修學與結士奇相約必誓死
二公竟佐命嗚呼死生之際而相要不渝者
難矣哉

淮清橋 建文紀

北兵既渡江上乃議遣官徵兵上游侍中
黃觀奉詔奮不顧家且行且募至安慶聞
京城已定慟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
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
逃來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
得之叱取釵釧出市酒肴夫人遂攜二女
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公舟至李
陽川度大事已去乃東向再拜于羅漢磯
湍急處紿舟人奮棹亦自沈于江

淮清河碧淙淙抱珠沈玉通娥江李陽河蒼且滅
擁節招魂向汨羅通知一鷺將兩羅冰雪無慚于
大夫六朝今日水芳洲沈臣汚

醉學士 通記

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性素寡欲待宴上
張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
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賦醉
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春深玉殿香煙紫雲環奏靜粉唸兒承恩感是
堂仙歡時不道天威咫尺三酌瓊漿便欲承先醉
思宋承旨良翰醉清高楚辭十辭張氏江表
非金馬門待詔之東方又兼遠道冷落非
阿爲玉山欲傾向天呀花玉床驚滿袖天香
青張長史金殿展臨既辭詩爲對面爾爾
臣於賜不須狀醉裏翻歌脫故舊

宋濂詩集卷之三

黑虎行 本傳

卓敬浙江瑞安人生質秀敬骨髮殊異性
至孝年十五讀書寶香山會風雨夜歸昏
冥不知所之得一青兒憑之及歸入門乃
黑虎也洪武戊辰進士授給事中被奪額
歷陞戶部侍郎建文之難殉節歿焉

率野者白賴是邪誰得經率野者青兒非邪誰得
野竟足寶香山下虎天生卓郎壯風雨火起官中
附題肅備如夜半憑虎歸

慶雲頌 通紀

永樂五年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于靈

谷寺啓建法壇薦祀

皇考妣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

四日慶雲天花甘雨甘露連日畢集一夕

檜柏生金花徧于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

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

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天樂自天而降羣

衆木堂集 卷之三

七

臣上表稱賀帝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聲輝光天煌煌震旦佛足兩尊帝成嘆萬如來升

來降彼靈谷牟陵在東南若黃屋法幢三乘大花

十界慈日飛輪慈雲結蓋海市天燈誰云不羽木

有五雲金仙樓觀現歸于室生靈驚領冉冉垂空

人天接景佛足何名西方聖者帝曰汝僧佛口吐

下淨信作孝德邁前古法曲登歌格于皇朝明明

化域示現希有聖皇之仁萬靈弗偶迎臂求光拾

此葉北大配補

身待賤賤爾有爲累此多欲我皇執中恭默思理
太史書雲於穆不已

集 85—437

二 鄭氏

鄭湜金華浦江人鄭濬八世孫世以孝義
顯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訐告者率
詣爲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訐鄭氏交通者
兄弟俱行誅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
辭窮詰吏請行仲兄濬先有事京師弟至
迎謂曰吾家長當任事弟無與焉湜曰兄
老矣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
遂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
曰有人如此而自從人爲非耶即宥之詔
賜酒食賜冠帶等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
參政

君不見鄭新先生八世孫中原孝義惟一門
無端風雨急一濬一濬爭獄入法吏誰知狂狷
天子遊胡黨得正胡爲泣風雨稀有人如此豈
非四道

踐生草

五 鄭氏先世實列十本顯五載賄賂吏制
法族子五個財兵器備不虞中枋孝友堂乃建
安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匿其家遣使
之使者未至前三日堂窗自落撤之使者至
莫可蹤跡及發櫃先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
乃斬誣者使當時枋不落櫃盡發而兵見當
何如謂非鬼神祐之不可

西傳詔 通紀

洪熙元年四月上聞淮徐山東民多之介
而有司徵及稅方急遂召問少師塞義所
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
令草詔免稅銀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
皇上憫卹民窮誠出于至仁若斯事亦可
令戶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
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
必持不決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
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用璽遣使
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工部朕悉
免之矣
天上浮浮五雲織帝在西樓見江北天上高高九
重府帝在西樓見東魯詔遣龍輿雨吳遲明日龍
官始得知

仁宗與聖主也即此一事居然堯舜矣三代
以下所無也然踐祚僅數月耳

接骨杖 洪熙元年

翰林侍講李時勉以時政連節條陳一本
上怒命武士撲以金瓜脇肋已斷其二曳
出脇肉不相著者久之及下錦衣衛再用
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臥病一月愈人謂
忠誠所感云

君眎臣如左右手可憐大杖不得走不得走三絕
背鬼神憑杖還相接偃仰圓屏身一葉君不見杜
根機變猶偷活空疑謬史多奇骨金書橫活
成天爲明君補斯闕

密養曰臣按洪熙仁主也宿過貨畢合明臣
子之短屨矣李勉條陳微切一旦目不滿
使史書之殊累聖德也乃斷骨復接
吾杖逾于膝膠哉天之所以爲聖主賢臣
至矣不然天何以不惜龍逢比干也其若
惡天絕之也

龍旂篇 通紀

宣德三年八月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侵邊已入塞下諸將請益徵兵上曰此寇無能爲但謂吾無備故來若知朕在此當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峰口路險甚上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喜峰夜令軍士銜枚馳四十里至克河敵望見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賊卻繼發神機銃敵死大半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敵望見黃龍旂始知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生擒之斬其渠酋戊子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大饗將士還朝詔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賦黃龍旂

交龍大旂其色黃精匪天將軍我師帝者玄石擒胡往奏肆夏北狩神孫踵厥威兌弓和矢三發三殪渠端來告廟社亂曰

亦龍斬黃鳥旗帝駿發天狼祛度喜峰躡休居鐵貫衆馳殲渠幕無庭崑鑾與俘則薦捷則書朝太后譙臣胥壽無疆威有餘

忠魂憑 本傳

正統八年四月雷擊大殿賜賜詔尋臣官
得失侍講劉球上言下獄錦衣指揮馬順
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前持球
球知有變大呼曰太和太宗之靈在天汝
何得擅殺我小較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
不動小較虐氏人爲順所迫後慟哭悔恨
歾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舉賜者悚歎
謂忠魂憑之發憤焉其後土木之變廷臣
爭敗順于朝頃刻立斃崇泰元年贈球翰
林學士謚文愍

吁嗟乎雷霆豈不見闍尹貫此不擊擊鳴吻千天
之扣殺文愍吁嗟乎晨星豈不見馬順舍此不憑
憑附亂凶人之國待羣刃忠魂爲厲何壯哉扶日
還看北狩回

御帳光 通紀

英宗既陷北營也光屢欲謀害是夜忽大
雷雨震歾也先所乘青驃馬上令袁彬出
帳房外窺卽夜見赤光罩定御帳縫眾亦
屢見帳上火光隱隱有黃龍交騰其上異
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人蟄
繞帳外畏怖而去疎是益加敬禮時時
薦貂羊藉賴上壽請奉中國皇帝以還
英皇北狩踐鹵庭穹廡作殿夜不扃紅光燭天龍
影焚雪中蟒鼠何森青從官夜半呼百靈可汗噴
指聲冥冥薦炙羊不敢寢真龍所在霄雷霆雷
霆號南笑啞懾真龍震胡馬穆駿何爲復于野皇
帝歸來御天下

替金吾 通紀

全寅山西安邑人少替而性警敏學京房

易占斷多奇中名播四方正統間客大同

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大監裴當問寅寅

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

初象也四初之應也能潛躍必以秋應以

庚午浹歲而還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

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之應後七八年必

復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

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占歲數更九龍

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衡午也其

君位乎故曰大吉明年上皇還丁丑果復

正大寶授寅錦衣百戶

明天子當復辟替金吾已占易子午丁壬天定畫

奪門何功寵曹石奪門功猶可言南城滌樹鎖宮

門吳江給事真眼昏

吳給事徐正吳江人嘗請奏市內不宜使通在
注來當伐去竹樹加鎖扇其門以防變上愕然
斥之曰作死作死

代馬南 本傳

正統末項忠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土
木之敗爲敵所執北去令忠伺馬謀歸久
之忠伺便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致遂
奔馬於奔攀崖陟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
其足陷藜刺者百數忠不知也 上皇復
辟屢擢觀察巡撫功德在三秦間晉兵部
尚書諡襄毅

卷之三

上木城中翠華野秋官項郎林甲馬挾騎而南奔
復舍北風淒勁仰天悲攀岸跣足行疾黎婦來扳
刺創不知創不知事奇愧尼從不還郎亦恥君焉
黃時臣馬蒼終賦秦風報天子

兩割股 本傳

定襄伯郭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割
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嘻笑
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爲之尤善吟詠有
聯珠集行世

吾聞悲霄之賦銜珠積蒼梧感人未若庭中烏郭
公詞藻如串珠傀天飛地工孫吳誰知大將兼文
武爲療慈親重割股大同城門心最苦奪獨不成
榮本堂集卷之三

須拒齒上皇異日如有疑察臣剖肉療母時

或登留心武備有智巧嘗自製機天龍飛地獸
用諸火器能度越前人上木之難登督兵守大
用城由撫上至城下呼使開登曰中國有
主矣力拒之上皇復辟賊登竟加舉忠不見
察惜哉

竹溪歌 景泰七年紀

兵尚審于錄以病在告 上遣太監吳洪
等更番來時見錄自奉諸凡過于簡朴款
息以聞特為計所資用一切尚方製之至

輒尚厝醴醬蔬菜之屬為賜 駕幸萬壽

山伐竹為籬以和藥九尤異數也 錄

君不見皇城萬歲山珍木千章數等竹蒼黃貴顯

赤瑤瑤專為君王映黃屋露說無卿資臥內中區

景泰七年紀

視食供蔬茹簡得龍宮古禁方和九玉清膏滋

趙傳警蹕御殿阿寶登新堦傳龍服勸苦人

滌寒主眷分明鑒幽獨功深社稷振承恩竹漚一

杯翻手覆再等一個換于錄轉驛人問視忠肅

驛人間哭忠肅今日有名譽不服以尚武錄之

五子公與時率不合書密奏于錄不可用止曰

注再舉一箇來換諸者不能對宸鑒之深錄

不能問矣殆至貝勒已減并公諸壙事曰冷

日微下諸有各免

延卷承 本傳

景泰二年辛未廷試進士王超卷為風雅
去上復給卷足成之其卷墮于朝鮮明年
貢使至附卷奏進 上大書曰此子宜授

風憲即日擢監察御史

王郎射策卷未足風飄入雲過轉錄貢使承來

殿陳奏還卷于動龍輿輿轉喜為冠冕升將軍

快御史無異而錄行

景泰二年辛未廷試進士王超卷為風雅

去上復給卷足成之其卷墮于朝鮮明年

絕糧歌 本傳

薛文清瑄學貴踐履出處光明峻潔于富貴泊如也 惠賜聯以內閣致仕歸中途絕糧其子儒見一時相傳莫不感歎有司憚其清嚴卒無敢餽遺者爲作宰相絕糧歌古今一人矣

豈有中書省續食不得飽豈有書錦堂窻突不得黔薛公作相與冰雪天下炎炎走曹石何須一片安邑肝曾無數斛到家麥好官薛卿婦絕糧久將此意感老孀

政內監全瑛嘗奉命至江南還奉曰南京好官注無如薛卿時文清官有大理也○數斛麥用劉吳亭

御視鄉 通紀

員外郎林僞以劾僧繼曉下獄禍且不測獨內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殺諫官而稱明王者我祖宗朝大開言路故成盛治今欲殺諫官失天下心奈何上大怒曰汝與林僞合謀誹上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御視鄉之恩免冠號哭不進曰臣不能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語朕朕令誹僞僞僞成若等不得御生乃徑趨臥病瘞上遣醫使勸午于道僞欲得解

十二龍寶御前研 景皇怒辯繼曉面幸不出研吳司老瘡亦有鐵石肝長覽奉硯變漢家賦書聖德容諫官

人主微福之念深輒爲異端所中等臣力明不得死懷恩老瘡也而能曰勿殺諫官失天下心至犯顏痛哭曰我不能事陛下其出也僞勢臥病瘞上遣此洪然恩特許爾助

解相厥勳而 其皇盛怒之下尚令左奉
處其喪也遺賻有牛犒林圃以謝之重慶如
天靈日月之食乎誠此增蒙

安樂堂 諸記

成化六年七月初三日己卯 皇子生

皇妃紀氏出先是己丑九月上幸昭德宮

皇妃在御妻之列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

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上令託病

出居安樂堂以庶報屬門官護視至是聖

嗣誕焉皇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

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

榮本堂集 續附卷三

金

美

使貴妃知是以得全

誰謂昭德宮不及安樂堂誰識皇貴妃不如西內

椒宮中飛燕能銜火燒龍索珠珠不墮宮中慈烏

能代哺百禽繞巢候鍾乳黃河何處是崑崙天子

心知克母門

吳后廢矣貴妃專寵已極又安論紀氏哉然
當時宰相大臣某某者咸結貴妃怙權勢用
事交制朝廷曾不若張敏之忠凡賢也吳后
既廢而後紀氏嗣得詳月德甚盛焉士君子目
暇如寸何如哉

尚書掛

時朝廷好寶玩有違合上憲者言宣德間
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語所獲奇珍萬
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
至西洋水程時項忠為兵部尚書劉大夏
為車駕郎中忠使一都吏於庫中檢舊籍
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
得忠笞責吏今復檢如是者三終莫能得
大夏亦秘不言合科道連章請其罪遂寢
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幾悉得科知去大
夏在側微笑曰三保太豐下西洋所費銀
十萬軍民疾者萬計雖得珍寶於國何益
此一特獎舉大臣所當切諫都舊案雖在
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幾
忠悍然降位對太夏再拜而謝之詰其意
曰公陰結不細此座不久屬公矣後大夏

果至兵尚書

西洋水程議者誰尚書怒詰都吏笞西洋水程是
誰匿駕部郎中先吏入萬命與洋傳已遲案牘若
存公應執公未執郎已拾駕部笑尚書掛

兩公皆大經濟人此事妙在駕部先檢得系
秘而不言達至事發項公尚追求幾聞謠論
不覺塊服一微笑一降座揖絕好開目動以
議勝項以度勝矣如兩公者真有古大臣風
云

寶劍夢 本傳

王守仁字伯安姚江人嘗夢王威寧越以寶劍相授至成進士奉命治威寧伯喪事竣其子出以威寧所佩劍為謝則宛然風觀矣還朝乃西北邊急守仁條上八事錄此 女據之望後以累功得封爵如威寧云

三不見王伯安可男子五歲始能言十五走出居
關與夷馳馬角射志勒燕然山讀書豈但取射
夢中寶劍使我開心顏一朝釋褐事相應宛向
紫雲堂上瞻龍吻洗淨發天光今日更逾前日望
姚江一環珠壁寒白日悠悠古夢闌

東陽明先生見此詩外傳曰讀書後何為
區區又得第當為公云請為我但取利第耶尊
人輩元公人奇之曰此詩也公言被
寶劍夢此蓋指其夢之詩

錄雪歌

萬曆己未正月無錫縣下紅黃黑三色雪
是夜人家屋瓦上多巨人跡攷之史冊實
古所無蓋神宗釋極之四十八年也

錫山之錫氣欲秋春風作雪成丹丘初疑鳥爪散
霰然漸如細蛇鋪羅浮梁園投簡才難賦芸閣吹
書光不流樓頭巨跡那能掃神仙戲玉留鴻爪駐
管水華瑤樂作圖圖未有 尺瓊瑤三色好湯道
瓊瑤三色好玄黃雜 麗天將老
知香華陰之氣也觀潮沐等深淵而觀心初
區中陰冥之氣成矣明年上崩而歸寺道
此夢五除節而釋矣天何曾不垂象乎嗟
吳橫

魚腹金

野人所玉妻楊氏夫死守節玉好鯉魚母
忌日必設以祭時河枯無魚楊悲鳴不已
忽漁父持餌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昨得
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為哀感儒人
海魚嗟嗟必江之鯉嘉差鼎鼎必君之旨既觀歎
麟既委厥銀哀我黃鵠宛其漁人得薦祈耶魚已
足金又何為在魚腹

吳入堂生 樂府卷三

談王祥之事熟矣而望古太遠以為經籍
所載魚從鬼神持來剖之而原金具在不見
異乎當吾世而有尤異之事日在婦人豈可
謂古今不相及也哉

五人之墓

天啓末年黨獄大典東林諸君子相繼就
繫經旬日數出籍紳戚林戚不測無身息
矣一日詔捕吏部員外周順昌于家順昌
固清端正人也經騎至公府宣詔擁順昌
三木囊首踞庭下中丞監司守令數膝侍
有五人者相泣歡聞而痛憤執屠肆刀旋
入公府大呼曰周吏部好人何事被囚辱
至此遂擊殺使者一人自請與順昌同死
有即吳門弄節盛人復飲酒痛飲感
戮吳之士大決哀而飲之合葬于虎丘
傍題曰五人之墓云不著姓字
君不見姑蘇城邊虎丘路綠草青碑五人墓
者誰無姓字吳僕痛道當時事當時縱義勇東林
天下清流待義騎五人洞跡屠與手無漸離之
筑刑卿國頗聞賢後吏部周大夫一引縱騎遠吏

部萬戶驚嗟誰敢怒市中卻有五男兒劍自佩
入公府縱騎方偃坐吏部獨囚首中丞以下面如
土五人裂眦怒向前擊殺使者呼蒼天羣公股栗
失所措五人就獄真欣然事聞朝廷奸氣索只道
姑蘇少年惡同時棄市出胥門志士無慚共溝壑
雖然無救吏部死殺身為國明君子傾城避勢處
丘東衣冠白盡蕭蕭水吁嗟乎施全刺槍車已奔
田橫義士為感恩尋殺小民肝膽微安知虎豹守
九關晉陵風雨震旋覆天咆嗚南人嗟嗟余不
取甲貞嫌春酒來澆五人石

注五人者類佩章共首也其後幾無餘人

商歌自敘

忍頭陀白息報國恩獨唯文章柳州此
書心乎傷矣抑謂房杜李魏伊則何人
我獨垂空文哉余明之通人也少負志
志足斷半天下山川語俗多感善其
見士大夫如王謙子弟雖則其不

鮮詩書氣心竊薄之嘗欲發憤以承
星之冠委移滿之羽陵稽古敦用成
可觀鉅蚤孤善貧以娛母故雖就小
遇有司試輒冠衣而升辟雍說明空
典奏雅高會賦詩啖此微名遂目
自見非其質矣雖三十以奔司成

宋卿宰相皆特奏其舉子文

皇帝詔勒其姓字於石欲蚤用之臣實
自勵不敢苟且希進冀需釋褐卒既強
仕遭逢不偶宋周之變德宣既幽而天
地哀矣矣嶺表趨來從人說劍徒使解
成青壁夢斷攀留裏絲筆以難明粗長
櫻而不試嗟乎君國之恩報喪日也
使旁求小史疊下除目而一旦人非
書非書交於厲程化於泥編安能弄高
曾之規程而弄之負三哉乃始泣狀
天而吁曰答鄉珎存禮樂以賢江東河
汾倫元輕以抗中國雖涉末流奇以自

處矣所憾者弇州海鹽東莞繡水之撰
述多付剗火今卽舛入筆削三百季王
業之盛更緣得見姑擬其奇事數十廣
昭代之異音者附諸噫古焉譬之絃琴
音病而彈者復哀凝碧工歌而感者自
淚奇人曰此商榷也胡爲乎來哉吾於

是焚研矣

庚寅五月北窗自識



榮木堂詩集卷之

楚長沙陶汝璽受友著

男
之典
之采
韓

憶京華曲房

秋月春花閑思往事漢陵秦樹豈謂盛時出
人之多感不足恠矣比來身側崩蟄未至眼
花落井抽簪垂髮若靈運之出家乞米猶有

榮木堂詩集 卷之

一

正淵明之斷酒厭逢鄰叟強說舊都參差官
闕指雲裏之樓臺清淺蓬萊眺籠中之日月
追所睹記可跋悲歌已焉故洵洗古今付此
當筵鐵版妻共風露悄然醉漢銅盤應知衰
盛何寄繁華似夢然而未能免此者亦若忌
機續續猶唱開元化鶴東門尚言城郭也猶
跋雨夜記

聖駕

大駕南郊正五更親臣侍衛導公卿熏香萬燭星
隨軒組甲千騎雪光明

細旂鋪道藉香茅天步從容自稱郊今日素林親
得見君臣俱著青袍

鸞輿番出萬人圍紅綠團花力士衣五色敝張金
翠蓋百雙官扇畫龍飛

長陵葱蔚在昌平天壽高山作帝京每遇飛龍親
致祀鑾輿須宿華華城

榮木堂詩集 卷之

二

朝儀

曉頭紗帽絳青衣謝闕辭朝各等感獨有四輔親
駟馬居然劔履爛銀輝

兩掖傳朝帽漸熈難人三唱靜鞭揮午門直象初
交昇定有朝天百鳥飛

西華門外直朝房燭燭熏爐映花牆每有羣官趨
候隔相公燈火不尋常

會逢冊立聽雲韶天子壽兵免賀朝五鳳樓前丹

拜舞金龍街詔下重霄

陵寢

西山第一是長陵輦道豐碑聖者能龍跼望來高
百尺洪熙時節萬靈升

辟海封山百萬鐵寢宮金碧甲諸天羣官至此增
悲仰神廟昇平五十年

輦東

文章禮樂盡居東棘院虞門望類宮孔廟戟前摹
榮木堂詩集

石鼓觀星臺上看銅龍

內閣

傳呼御仗閣門開黃匣高輦內使來送輿中書票
紅本相公分直在鸞臺

金橋大漢立森々黃閣偏依內殿深祗有輔臣傳
導入陽門簾內揖詞臣

召對

一騎中使下傳宣召對平臺聖慮淵幾度公卿慙

乏策明朝補牘爲簪纓

宸翰

一自飛塵薄帝畿頻年司馬入圓扉武陵一出思
何遲宸翰金箋賦采薇

宸翰多揮紫粉箋文華殿裏賜中涓記從香案觀
皇藻臣報君恩第一聰教皇嘗喜書乃屬來儀一

太學

葵倫堂上署皇綸中起高臺待至尊國子先生南
榮木堂詩集

面坐朝廷最重是橋門

辟雍宮在大成坊姓字曾題第一堂憶得諸生齊
奪席古槐深處謁東廂祭酒坐東院稱東廂

長安米貴白勝貴月給羣官一石糧六館諸生三
等似養賢同在白糧倉

經筵

君恩殊寵是經筵賜飯給自內傳食品也從官
品制一盛黃金幾千錢

經筵錦繡近天顏御史黃門得侍班雜有詩官香
滿袖夾衣玫瑰在中間

太常樂

憶得官懸舊日音太常歌史盡朝簪只疑神樂諸
工奏難寫和平七廟心伶官用神樂觀道士爲之

雜紀

當時咸曉禁驕奢帝后恭勤德不瑕中旨屢風嘉
定伯可容金玉走田家川后文封嘉定伯

朱本堂詩集

卷之五

五

新繕全史賜金紗不爲板房議採花漢后從來惜

恩澤宮詹雖罷未宜麻

時採花陳仁錫進資治通鑑上大嘉寶

麟章玉帶擁高懸寶策輕撞扇柄紅雙仗蹴塵呼

大急公侯都尉出朝東

以下紀中官詩尚有數首逸其稿亡存者亦湧

滅不可審視姑俟擇補

侍中司禮服西東小史如花近聖躬每出掖門乘

駿馬紅繡橫繫玉盤龍

旂旗紅仗導輿行門有元戎藥轡迎不足汾陽勳
業盛新街太監掌園營

官家皇覽日無餘手簡細題詔燒好中使竊窺知
有問密傳篇卷下中書

禁裏重開內教場內臣騎射婿君王金錢誰得頭
賜賜秉華公家小監張

禽房虎閣並前退珍羽雙七待翠華鸞鶴獨能呼
萬歲更教頭上放瓊花

朱本堂詩集

卷之五

五

一入宮闈數十霜衣殘緋綠總君王不知何故名

鵲相曾向西清侍上皇

相傳有鵲鳴丞相之祥

雲錦天開駿不同宣王屬意在車攻比來大內親

騎射黃鸞齊披八尺龍

太液澄波疑不流一泓海水禁中教龍船以扇開

如許端爲信皇戒豫遊

碧雲官闥繡如屏幾度變與駐此庭最是青山多

翠色神皇御筆寫來青

玉河橋水自宮流東繞皇城夾御樓種得垂楊春
易得春三春色占瀛洲

四美館裏集參貂海外諸番入貢遙總待客郎呈
曉後牙商譯史滿前寮

久歷昇平世爵朝朝廷事在六曹間至今五府空
寥落質與遊人夜不閑

勳臣賜服擬龍鱗角趾騰波製作新詔問金吾
恩澤幾時橫繡玉麒麟

京本堂詩集

卷之七

左个遙看甲第舒 傳宗朝裏魏留居皇封後
歲莊鎖傳說平戎便賜予

清華只數四衙門內閣中堂第一尊名利子如
榜子幾家還面到黃昏

馬程一相失恭寅版衛諸番緝事頻當日要人
更寄袖中書帕用黃銀

每逢朝市徵東華宮錦南來賽內家春日
呵禁遊人侍看御園花

朝廷最欲獎清廉時價難騰者選國初有松江方
太守起登臺閣不須錢

湘南山邑小翰茶朱印黃封貢內家聞說尚方全
不用只需陽羨薦春芽

官衙街上仰天街三面朱闌四面牌樓王過時聊
障步獨人拾得紫金釵

寶城坊下向西行百寶奔羅萬貨陳連袂要人看
廟市金錢爭擲打麒麟

京本堂詩集

卷之七

七

殘銅斷玉雜蟲魚偶有街山與雪游我本無錢嘗
看市就中閒辨古圖書

番爐北鑄竝稱工宜德奉問大內銅近日施家名
寶著貴人常爲駐青驄

同臣遠仗最威儀僅有青童習酒厄誰于衡衡誰
宸聖翰林供奉漸東兒

青樓大宅教坊東天下憂勤廢樂工惟有劉家好
香澤每盛銀盒進西宮

燈市多樓畫看燈錦幃紫簾來免內家養出迎
春采亭北沈香見未曾

百寶珠燈進內官侯家細樂在堂中太平鼓千兒
童擊盧服能盛小蠟紅

京城濁水味多鹹惟有天壇井正甘西畔沙窩差
得似請君一酌辨廉貪

主饌活鮑不論錢金脯衛鵠值每千兵部窪中朝
市滿家三園館要開筵

宋本堂詩集

金李銀桃梨果丹紫葡萄晚蔗漿寒浮沅水水當
筵放最是都門辟暑盤

流霞松竹酒知名雪色蘭香壓帝京只許黃芽供
玉箸莫教醉醺點銀觥

四方茗果集京闕馬上松蘿壓貢尖西槓葡萄漿
白綠金華棗子最香甜

大庖五日粽盤新官扇團花賜近臣斃殺青梁楊
呼與絲絲臨水醉遊人

前門東望柳如蛾不少尋春散玉珂
處去金魚池上麗人多

皇城東去有西湖種得垂楊宿鳥鳬每到天寒人
倦步冰床曳過酒家鎗

京師最數萬家園海淀樓臺花滿門何似米家能
選石也堪袍笏拜雲根

天津漁艇似江鄉活著鮮鱗供尚方
桃符青鵝巢裏蛋盤中堆作水晶光

宋本堂詩集

檢老黃藤院落遮春來幾處實藤花何如吏部東
廳下刻石題詩翫歲華

天然瓔珞現宣室閣下虬松自舊朝更有海棠花
十丈爭誇三絕在僧寮

慈惠新開帝釋宮城南聲接風樓鐘宰官車馬如
流水曾有愚公接待雄

中官成晚慕因分一望松阡烟五雲尋到玉泉山
寺後杜鵑啼徹建文墳

榮木堂詩集續編卷之

楚長沙陶汝霖雙友父著

同里後學吳騷騷龍媒甫岐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介 烜 煥 錄

律陶 山居雜詠

對酒

歲晨去我久六籍無一親風雪送餘運江湖多賤貧
隻鷄招近局斗酒聚比隣疑義相與析舞鶴念幽人

榮木堂詩集

卷之

一

其二

止酒情無喜壺漿勞近隣衛生每苦拙舉世少復真
且進杯中物吁嗟身後名如何蓬蓬士後耳聽司晨

有客

有客賞我趣身名同翳如衰安因積雪竹翁愛寒屋
樂與數晨夕遊將理舟興擁懷累代下正賴古人書

其二

春秋多佳日清吹與鳴彈蕩々空中景厭々關里秋
紫芝誰復採白髮一已繁有客皆同止從今至歲寒

舊居

高臥返舊居似爲僦所驅山川一何曠歲月共相疎
斯湫豈彼志屢空管晏如素心正如此日暮中柴車

其二

春膠暑饒劬暫與園田疎步々尋往跡時々見巖墟
望雲慙高鳥臨水媿游魚茲契誰能別相將還舊居

南隱

我屋南隱下悠哉見南山冷風送餘善靈府長獨閒
酒中 去 有深味道勝 平 無戚顏階除曠遊跡晨鳥暮

榮木堂詩集

卷之

二

來還

高隱

坐止高隱下編帙觀曾丘上莊鸞別鶴閑各屬鳴陽
聚々三珠樹進々百尺樓如何不歎息託乘一來游

江邊

種桑長江邊鷗鴻奈樹顚詩書寒座外桃李羅堂前
量力守故轍絕音寄斯篇我如當去客惟酒可長年

酒熟

山中酒應熟酒熟吾自斟窮巷隔深嶺清歌鳴高音

且當從黃綺聯用忘華簪鼓腹無所思欣欣方彈琴

傲傲

唯傲東軒下慨然念黃虞延日說東觀指景限幽隅
名與一觴酒流觀山海圖人當解意表胡事乃觸踰

南山

榮公言有道夫叔在西山素抱深可惜高操非所攀
一毫無復意千載乃相關不學狂馳子吾生夢幻間

徘徊

久在樊籠裏徘徊丘隄間觸絃肆朝日形跡滯江山

榮木堂詩集

卷之四 律詩

三

眇眇孤舟遙紛々飛鳥還餘榮何足道虛室有餘閑

寄言

去歲家南里頗遇故人車揮觴道平素纓帶有數綫
歲月有音御榮華難久居寄言酣中客清爽今何如

山中

南山有舊宅歸來山中飲酒不得足賦詩頗能工
雷霆共暮歲肆志無宜墜坐止華門裏平時交遠風

其二

良才不隱世去々欲何之井甕有遺甕山川無改時

原生納決屨王子愛清吹無復獨多慮高風始在茲

獨酌

清朝起南風有酒斟酌之披褐欣自得愁人難爲難
詩書復何早世俗久相欺我願不知老長風無息時

東臯

逍遙燕臯上得酒莫苟辭迴澤散游目登高賦新詩
喬柯無可倚衆草沒奇姿醒醉各相笑縱心復何疑

傲虛

傲虛何必廣遠宅生蒿蓬稱心因爲好曲肱豈傷神

榮木堂詩集

卷之四 律詩

四

情通萬里外流幻百年中秋菊有佳色含薰待清風

松

杳然望扶木自植孤生松森散覆陽谷陵岑聳迴峯
揮盞勸孤影負杖肆游從榮叟多希索願言躡高蹤

其二

青松冠巖列涉暑經秋霜歲月好已積盛衰不可量
玉壺凌霞秀瑾瑜發奇光獨抱固窮節且爲陶一觴

幽閑

結廬在人境且遂灌幽閑雖有荷鋤倦而無車馬喧

蓬舟縱選掉，捷得驟前軒。歌竟長歎息，有時不言言。

風景

天高風景微，山澤久見招。清氣澄餘滓，高酣發新醪。
微風何必廣，濁酒且自陶。明且非今日，風爲自蕭條。

春風

梅柳夾門植，春風扇微和。談諧無俗調，慷慨獨悲歌。
塵得心虛壘，提壺挂寒柯。厭々竟良月，酒中適何多。

茅茨

逸興世相絕，誰云固窮難。茅茨已就治，風氣亦先集。
東水堂詩集 卷之四 律詩 王

皎々雲間月，榮々隱下蘭。素襟不可易，清節耿西關。

相見

主人解予意，相見無雜言。素月出東嶺，枯條登北園。
詩書敦宿好，芻蕘有舊溫。盟濯宿蠟下，長塗掩柴門。

夕露

夕露沾我衣，懸車飲餘暉。江山豈不險，邑屋或時非。
衆鳥欣有託，孤雲候無依。欲畱不得住，帶月荷鋤歸。

客至

聞雁望三益，月人負素還。素驥鳴廣陌，寒雲沒西山。

奇文共欣賞，綠酒開芳顏。恨不及別移，躬耕非所歎。

風雨

連林人不覺，勢弱西山巔。風雨縱橫至，鬼時茫昧然。
嚴霜結野草，驟驟成悲泉。天運苟如此，順流追時遷。

懶惰

懶惰固無匹，好在六經裏。自森著一夫，終年醒。
朝霞間宿霧，荒艸覆前庭。常恐霜霰至，寒華徒自榮。

夏雨較書

居止次城邑，閒居離世紛。神淵寫時雨，南岳無餘雲。
朱水堂詩集 卷之四 律詩 六

海酒聊自適，較書亦已勤。衆朕有心理，三趾顯奇文。

卽事

伊懷難具遠，卽事多所欣。沫酒報微霽，日中翔河汾。
秋蘭氣當穠，鳴鳥時相聞。同物既無慮，遙々望白雲。

春作

遠已詎非迷，時駛不可稽。紫莢鬱北牖，寒竹被荒籬。
顧我抱茲獨，願君汨其泥。不言春作苦，束帶候鳴鷄。

別友

離々伏已久，寢露擬其英。忽值山河改，倏如流電驚。

哀蟬無婦響來雁有餘聲東裝既有日臨別友生

叩樵

叩樵新秋月晨鷄不肖鳴昭昭天宇濶濶寒波生
遇合遇異境道過十城未知止泊處終以翳吾情

作氣

未知明日事今日天氣作代耕本非望稟氣寡所諧
虛空絕塵想良辰入奇懷何嘗失顯默疑我與時乖

封酒

故老贈予酒及辰爲茲遊提壺接賓侶班坐依遠流

來不來青集

卷之四

春興豈自免吾生行歸休若復不快飲知有來歲否

游仙

翫七松標崖道道自閉止林園無俗情草木有常理

從我潁水濱將止扶桑浹分明重四荒靈化無窮已

懷仙

悵悵獨策遠結廬在人境饑寒飽所更兀傲差若類

非道故無憂不眠知夜永聞多素心人迢遞槐江嶺

春興

愚生三季後所爲隨車民厭聞世上語念我意中人

且共歡此飲興言在茲春谷風轉凄薄憂道不憂貧

榮水亭詩集

卷之四

八

榮木堂別集

楚長沙陶汝彙雙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外 煊 燭錄

詩餘

滿江紅 山居

五柳先生居亦似愚溪盤谷有古松流水送青環弄

幾嶂高峰對小樓雲來慣滿疎林竹受琅玕清應弄

朱絃滿湘曲 舊薇露多生沃黃梁夢今朝熟憶舊

榮木堂別集

詩餘

一

時海上移情高躅須信忘憂三徑好拈來儘有佳趣
目問陶家賒酒對何人東籬菊

一剪梅 山居秋日

秋水新晴鴈字橫私展南華要注莊生人言非是讀

書時利啄能租且啄貧 閒踏梧桐落葉行重理南

歌坐看荖枰此身七外總無餘攻破愁城又守書城

行香子 野興

道是桃源又似黃灣共尋春花照衰顏黃鸝樹底朱

鳥應聞儘野人癡詩人放道人閒 飛雲捲雨踏歌

歸去待明月喚整輪竿平生佳話總得疎頑有田家

樂漁家做酒家歡

漁來做 湘中漁父

惹權菱絲隨意繞聲七欸乃湘江渺直釣無魚心自

曉空端好簑衣當酒從他咲 明月徑穿潭底皓不

須楚竹驚相照天上浮雲天自掃便宜了嚴陵只在

巴陵道

少年遊 秋雨

梧桐零葉芙蓉正蕊風雨乍來增紙帳宜溫沉香臂

榮木堂別集

詩餘

二

炙空傷舊吹笙 秋陰滿碧秋溪冷聽鶻警戛更兒

上莊騷不妨經世七自棄君平

水調歌頭 懷人月夜

明月不妄映把酒正當歌對此暮霞秋水風細有金

波我欲乘舟天上直入廣寒高唱一拍醉嬌娥紙悉

人間曲縹緲隔雲多 戲易倚狂太白快東坡諸君

安在招來共醉舞雩七怕不英雄仙佛不怕升沉今

古嗟傲待如何好聽衰空嘯鶻鶴夜經過

小重山 閑情

新螺臨鏡了纖手弄雲和
花落觸驚梭欲尋幽夢
處怕南柯怯時還自接胸窩呼小玉相伴繡鞋摩

南郭子 九日和東坡韵 乙卯

平野疎雲收霜氣先寒杜若洲
帽落卻隨楓落冷颼
七擬剪蘆花製衲頭佳興古難酬
老杜偏傷宋玉
秋莫問茱萸今日女休
今日龍山望也愁

踏莎行 寄筠浦

丹橋村邊碧波明處依稀記得
幽人住一園高竹是

榮木堂別集

詩餘



三

池亭秋香多在芙蓉路
送鴈遲雲觀魚沐雨凭欄
話盡閒情緒如今憑橋似
去年幾時更跨青驄去

臨江仙 木芙蓉

伊其芍藥扶疎顙露香
獨濯秋江色霜信只微寒
要
先楓葉丹驕晴柔更飽
醉雨愁它變不用賦傾城
新
歌石舫卿

臨江仙 懷舊 庚辰正月

記得秦淮樓上夜詞場
同煥燁映紅春雪繞梁聲
泥人似煖玉小字亦雙成
更是一秋七正半雲出

良夜三更繁絃散後佛燈背洞簫和妙曲明月可中庭

鷓鴣天 詠芙蓉

玉露雖多不洗紅
瓊瑤空擬弄花容
祇今青女來時
詭都與仙人掌上同
臨水立淡還濃
相窺無意在
牆東誰知恥附蓮花貌
長帶風霜嬌菊叢

鵲橋仙

愁心江上秋聲
曉外皆有美人來暮
金風玉露夜如
何便催起紅妝無數
裁霞作帳
卷霜爲粉
記取染

榮木堂別集

詩餘

四

衣佳遇隱娘舞罷更餘香
珍重繞牀花落處

画堂春 歲梅

殘梅春半尚臨池
弄晴帶雨
新七羣芳如寐
望松溪
還似寒溪
爐裏水沈香
爐風前獨嗅
梅枝不妨花
信誤鴻歸穩得春歸

蒲江紅 和梅庵韵

平地荆榛儘一單
時流提足那顧得
頭上天公暗揜
仲翰多少名場誇潤
步剛纔奏着雲翻覆
莽鴟張
斷
送百年身空勞碌
早莫厭松間屋
高莫羨台階祿

算封侯直到賢良科目寄傲南牕常讀易輸它富貴
贏它福不曾愁忿久陶然還空愁

青玉案 蕭茅

荷錢汨汨浮梅雨懶得恨春歸太燕子雙翻新霽羽
將鵝斜兒碧葦深處簇兒蘭芽吐 筆花玉筍能如
許更領袖湖南芳桂臭味平生誰似汝初佩疑秋抽
符忘著一寸同心語

青玉案 筠浦雪中候魚

霜晴日熱江波損喜雪解驚病幾曲闌干新玉疑
寒木堂別集 詩餘 五

閉門炊黍擁爐煨芋誰破陶然徑 故人念我來佳
訊幾七紅鱗裏漸淺佐酒得魚增逸興鎗絲銀鉤錯
刀金冷思對陳遵飲

蒲庭芳 山居

掛閣青山環村流水幾時踏破蒼苔野人心住雲岫
共徘徊多少興亡舊恨都一任漢馬秦灰草廬外松
花數樹香霧撲瘦杯 翻翻誰過我銀蟾指點一笑
登臺說麻姑近信怕淺蓬萊那晉神仙幻夢清尊倒
湘簾酣哉君今去明朝有憑更望抱琴來

其二 雨後山房寄意

翻燕迴風銀河掣雨北牕得個新涼碧紋湘簾輕展
讀書牀隨分林泉清夢驚覺也雨後斜陽古松外奇
雲數疊蟬聲竟天長 海鷗相對浴移情一曲機事
都忘喜公濤晉靜獨送荷香何處水桃雪藕壺中
宴取長房吾廬好空庭浸月宛在水中央

雨中花 詠燕

衝落桃花紅簌七更翻上碧闌幾曲說輕暖輕寒春
情絡索剪七雙飛玉 信是身機勝霧縠且隨分飛
寒木堂別集 詩餘 六

梁華屋但阿閣分巢空庭同舞不用樊籠蓄

洞仙歌 桂花

露盤夜冷想玉香無汗甚處濃熏麝蘭蒲是嫦娥月
窟天女相邀過鸞嶺金粟座中花散 倚闌芳樹下
添个同心臭味平生逼銀漢把匡牀開掃鼻觀新參
天香細不敢零亂湧記取當年惹衣情早已被南宗
晦堂偷換

壽山溪 春興和先輩易山齋韵

碧桃溪上聽得花間語春色被誰關不放出雙樓王

守美人遙憶。憑闌干、爲啼霽。楊柳雨。一任春漲。
主尋芳。選勝堤柳新鋪絮。斗酒佐雙柑。石橋邊、天
台舊路。御風振袂。佳伴采芝來。桃花笑。楊花舞。問客
來何暮。

金菊對芙蓉 蓮花

鵝草青。綠庭槐陰滿。野塘香艷。濃時正開。調水梳倦。
整金徽。凭闌望盡。凌波步似洛神。翠繞珠圍。水晶屏
外。立殘紅露不濕仙衣。湯道有恨。誰知自寶雲標
格未。障情凝任詞場。描進解語。依稀最憐一片芳心。

東坡堂初集

詩餘

七

苦更與予道。味濂溪風。輕月冷。聽他瓣落。思入清微。

菩薩蠻 梨花

高花夜浸春池月。曉窗風急飛晴雪。山雨恨。黃昏幽
人愁閉門。玉膚偏淡白。押得羣芳色。莫逐曉雲寒。
東坡春夢隔。

醉蓬萊 看白雲

漸奇雲。脈巧幻作銀山。疊呈新製。三素微靈。塵步商
佳氣。鶴羽斜翻。鷺潮分舞。雙錢瓊堆。似海鷗。潮如
我。立雪。畫圖難竹。莫把秋雲。比人情。薄傾刻。曉凝

看他濃。初移我松。隱對千尋。崑崙信是家常。嶺頭慣
有詠美人。天際汾水。方遙嵩高。無盡向誰持寄。

點絳脣 小聚

添樹涼颿。白雲高映。青松杪。看書雙眼。移向高雲表。
眼倦。西窗午睡。驚啼鳥。真孤調。黑甜初。密剛到。華
胥曉。

好事近 七夕後數日書懷

聽陽晴。黃鸝高木。獨喧靈鵲。終日不放飛去。替一林
丘壑。新從銀漢看雙星。好事向君學。人在晚涼宵。

東坡堂初集

詩餘

東坡堂初集

踏莎行 看落花書懷

草長蛙鳴。柳深鶯語。桃溪欲覓無尋處。亂紅飛盡。江
江南。碧桃半是當年樹。好夢難成。雨春。不似去年。
豈獨桃花雨。華英忘卻。送誰教。惜此。盡嬌。

黃九煙
杜于皇

兩先生鑒定

陶密庵先生
文集

桐岡藏板

榮木堂文集總目

卷一

論 策 制詞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序

榮木堂文集

卷五

志序

卷六

碑記

卷七

遊記

卷八

傳 志傳

卷九

題跋

卷十

書啓

卷十一

祭文

墓志 附塔銘

卷十二

雜著

文引 檄 箴 銘
贊 說 易 風

榮木堂文集

總目

十一

榮木堂文集卷之一

楚長沙陶汝鯨壁友

男之典

孫 烱 烱 烱 烱

論

千載一會

崇禎己巳奉
御覽第一卷

旨試北雍貢舉明呈

夫天生材以供一代之用必薦生明主以用希世之才光岳之所網緼靈淑之所蒸蔚風會之所蓄泄不知費造物力幾許也仲尼思唐虞之際豈獨謂才難

榮木堂文集

卷之一

一

其際則誠罕觀爾何意喜起而後迺有王褒之頌聖主得賢臣也曰千載一會夫會之說何昉乎文官曰亨者嘉之會也貞元啟而通於亨君臣遇而孚于嘉猶日月行而會于朔也天人臣主之交有真氣焉不謀而合不介而投若採玄圃而獲輝山之玉探赤水而獲徑寸之珠者旦暮遇之蓋求與應皆精神之至矣非天祚人國豈易得此哉雖然唐虞極盛始謂明良有緣而下禹臯稷契所與比肩者皆齊聖也豈暇論得失乎若夫商周之君固已求之甚勤而思之至

榮木堂文集

卷之一

二

勞矣求於耕而得伊求於釣而得呂皆不易得不妄得而必欲得之必欲獨之而竟得也庶幾乎主臣同量者矣商王之言曰簡在帝心武王之言曰吾太公望子久矣不歸之於天則歸之於祖宗事何止饑渴也奈之何白駒空谷徒詠美人滿野蜚鴻不聞夢費天非不生麟鳳而時當結網之疎者比比焉斯古今所以扼腕也朕而非臣賢之難而主聖之難也賢臣者學則千人之英仕則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撰轡相止矣明明我后首出一人億兆之命於是乎繫其仁足以育羣生其智足以周萬物其勇足以攝百靈而但不可以不明目達聰需脫肱而共治也則非堯舜不可以獨禹臯稷契非湯武不可以得伊呂矣何也聖主一而賢臣百是風雲之玄感也賢臣百而大賢者二三焉是元會之間氣也夫此二三賢者必庸主之所不能知中主之所不能用則寧抱璞以潛終老乎巖穴而已豈能負龜龍之贊而饒麟鬪之傳乎哉故曰不易得不妄得也昔漢高定天下封諸功臣張良曰臣始與陛下會於博光武起春陵至河北除

葬苛政鄧禹策杖追見之與蕭王會於鄴唐太宗方
在潛邸劉文靖李靖因異人識天子氣與真人會於
太原所謂千載一日非乎褒之言似矣攷其時漢宣
起于代邸圖治勵精海內興於禮讓豈得非中興聖
主哉然所恃魏相丙吉輔政同心史稱黜陟有序衆
職修舉公卿多稱其位高帝而後此爲極盛矣子淵
以一領罷諫議若喜起歌接踵也然金馬碧鷄之使
不屬抗論極辭以唐虞三代之道進勇于誦而怯于
規乎觀古禹皋伊呂輩何如哉則尚論者尤不能無
東本堂文集 卷之一論 主

主聖臣直之思云謹論

大學之法以豫爲先 癸酉開學

古帝王之所以教天下者爲其能先天下也惟先天下
而教實先天下而學故與之言學術則道是矣與
之言道術則心是矣典于學法斯在焉未有不知所
先而得凌躐以希極詣者也善夫程子之言小學也
曰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試論之大學者萬物一體之
學爲大學者生而徇齊之人也然而登假之途路基
於幼懸岐嶷之器嘗謹於泮水則言修齊治平繼之
能不先言誠正言格致者不龍不先有爲而後講
退之節也明矣何也聖人之心嘗欲使學者於
子皆得爲秀民而開門領後之味咸登乎顯中而美
有法以鞠成之不可於是乎歸其道而發其善曰者
以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爲說非當比諸龜觀而後
之淺深驗性習之靖衷無逾此時矣非謂其希誠也
思其僞者將入之非謂其弗慧也思其昧者將覆之
非謂其弗善敏也思其仇達者將漸染之再茲人始
之常莫不諱愚而自智爲師友者又未足範範聖焉
晉諸然鄰升則跡通墨則黔然罔不自知其黔亦矣

譬諸饗食者則若食黃則黃饗不自知其著黃矣彼
察察江夏之黃童賦其之小友偶一驚人稱俊物可
耳而亦何關於學術哉有法於此吾將畧其類異而
復其童心養其天倪而勤以小物則一灑掃應對進
退之節可與規成就也而謂大學小學有二乎易之
言曰蒙以養正若離經而辨志敬業而樂羣者猶未
達也所貴以弟子之事正其始詩之言曰小子有造
若濟濟以盈廷裁裁以奉璋者尚未達也則貴以
讓之地造其初正其始造其初而讓蓋可知矣觀於
仲尼幼而與羣兒戲戲則陳俎豆之儀性固有天
者歟朕其自記曰十五志于學學固未可廢而
等也而況大賢以下者乎成王幼而踐祚周公傳之
抗世子於法法固未可無冠而爲冠也而況中神以
下者乎甚矣小學一書之不可廢如此乃知晉宗辟
雖三代俱稱大學而曾子開釋聖經獨標大學之旨
蓋明天子至庶人皆有明德新民之道爲之于藝爲
之于庠爲之于宮庭爲此物此志也大學其猶海乎
引泉泉而歸之不可不謹矣

策 癸酉問學

第一問 風俗

王者之正天下也將以求其一也使將天下之不一
以從我而民魚魚焉鹿鹿焉斯亦無具甚矣具之如
何吾取其心使不得自匿也吾養其恥使不得自潰
也取之而不予養之而不生朝廷之上有奉勳其本
者耳故從古帝王亦兢兢惟弼教明刑是謹豈獨愚
其民之失德哉所以佐理之所窮而匡教之所不逮
蓋嘗讀咎陶禹謨呂刑而知古聖人之至慈矣惟記
亦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嗚乎三代之惻
然而用而況在其後世乎嬴秦之暴天必使漢寬大
以收其鹿三章之約何其簡而有禮哉故終漢之世
類多循良而士亦敦尚名節起明經孝弟力田諸科
其臣所持論常主尚德緩刑遂令文帝之朝幾於刑
措唐之貞觀亦莫能及夫豈無具而能之乎洪惟我
三祖列宗皆一以唐虞爲法故首重養士敦尚廉恥
其詔戒中外惓惓以風俗人心爲慮豈不亦度越千

秋也哉惟是顯皇漢仁厚澤以恭默之道貽燕宗而刑賞多失致公議半投鉗網公侯濫及貂璫士氣幾鬱欲稿耳祚啟我皇沐日浴月立清刑餘之氣而賜環放虎如天浩蕩一切崇禮以待諸臣雖龜巖草澤無不思濯鱗奮鬚以仰蒼光明者此又嚴安董仲舒賈誼韓愈之流所遭逢萬萬不及也而執事猶鰥鰥焉策所謂整齊天下之具其必在禮不在刑矣則端士習其勿從博士弟子求之也生心害政之文方議莠而返錄則學海多妖登仙選佛之員方疏榮而得厚則簪紳短氣士將以爲正而不必售士將以爲節而節不必立士能自振拔平厚風俗其勿從州閭黨塾求之也季弟力田之詔薄斯民爲無良則憤化爲劍奢靡武健之習付江河爲莫覩則鼠化爲狼民將以爲善而善未必全民將以爲惡而惡未必殄民能自淑問乎故人主莫貴於使天下知恥知恥則奮矣奮則感人心而和平矣和平者使臣以禮刑期無刑也不朕而刀鋸日敝卒不見有奇才異績以上紆聖慮者豈士大夫之多習氣而頽然若此哉愚嘗恭

釋先朝矣成皇帝之用重典懲亂也儒臣獨有勸定紹聖德以任德則選任法則勞者而遽承帝師之憂肅皇帝之杖大禮諸臣也怒實甚廷臣獨有以矜恤請者而錄用之命遂下此孰非聖神之懿矩而疏教之漢心也乎大哉卽太祖所以觀心而宜宗所兩存省也今奈何依八議五刑付之司寇者上不獨存主宥之恩下反陳引罪之疏乎書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刑之不中又何教焉愚竊堯舜在上皋夔在列亦有如書所謂廷臣之勸懲民心慈用不愆於布司亦於和平無取於重典乎大夫辱不及三公既和且平神之聽之愚知可殫壽夭矣

第二問 治道

有治人而無治法從古記之矣結繩之理於聯之條
象胥之庭其不能行於今日也人與世交禮君與臣
交作也故弄有奇技不能獨招而夜射一車三十六
幅脫一幅則不能行其操縱在審發轉響者之轉耳
則人主甚勿謂臣勞而主宜逸也人臣亦不敢謂主
聖而臣當愚千古明良之事其所祈正在一德所恃
正在一心矣迺明問所謂聖祖開天之業焉君臣之
間必有如唐虞三代可道訂者夫我太祖以綱領之
系紹成周之統綜古廢今主臣亦最同量哉唐虞
唐虞所稱垂裳兩治豈澤水之春有德之憂不難處
慮也當時賴有禹稷皋謨而牧元懷在列耳彼都而
命不爲夷也此吁而弗不爲撓也夫朕而謂三傳
四門矣立三公三孤矣五惠五教矣唐虞事康矣
攸暨矣舞兩階矣人其代天工矣而共爲唐虞諸臣
之碑忠畢智可燭炤而計也我太祖肇造區宇御天
三十五年而憂勤如一日載在史冊矣而當時克
人定典越其機宜悉出府裁密斷而從龍之臣咸有

一德按武功最著者莫如開平中山其帷幄最著者
莫如劉青田李左丞其文章最著者莫若學士濂與
禱其餘承宣克協稱職者不可勝數朕其上推誠布
公下宣忠肅戴如一人身呼吸相共不獨與同甘苦
也且與同眠起不獨與共富貴也且與共安危忠臣
之子育於禁中勲舊之兒尚以公主因諸臣將相之
感激以感激天下何哉定之不奏謀猷之不嘉乎而
今何時也內安外攘之局憂厯至尊如匪夢幾得都
城之變非藉天子神武磨算寔無有當任使者則皇
上不望主集 卷之一 第五
上之輕文武將吏有繇來也今請爲正其辭以責諸
臣可乎諸臣姑勿爭體貌也李愬不耻裴公之拜秋
青不諱將軍之奴知有君命耳諸臣姑勿分文武也
汾陽久忘割席之間絳侯藉有交歡之助知有國事
耳諸臣姑無樹朋黨也千夫輿瓢何如同舟共濟而
果以其智拔趙幟立漢幟乎諸臣姑勿明恩怨也不
及可以情恕非意可以理遣而果以其憤誓滅讐誓
殺賊乎何事之不可同而忍坐負聖明也有心男子
亦應爲之呀然汗下矣愚知皇上之必能寬以成敗

則韓琦不妨有好水之劾也知皇上之必能寬以歲
時則樓蘭不妨竟貳師之志也知皇上之必能一事
權保其終始則觀軍容可無掣肘之使而中山將可
有盈篋之書也其不能內歌天保外歌采薇者世真
無任事之臣矣其何以仰荅高皇帝赫濯厥靈哉吾
願明良其交圖之

第三問 兵農

古今有兩大事不得不合而亦不得不分者兵與農
也古人以蒐苗狝狩講武而兵農合其必井田舉矣
其後以戰勝攻取爲術而兵農分亦必其阡陌興矣
朕則周之所以興秦之所以亡也王霸非不共圖偏
強而所爲富強者異耳不朕彼車攻既繁獵我薄伐
亦豈能驅市人而戰搏泥沙而食乎漢所以用積儲
之議而屯田實塞下也其最著者趙克國以河西芝
地傳諸羌驍先零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朕其遺卽
孔明圖中原之策也而其地如杜陵許下廣德漢中
終不邊數郡耳唐沿其制變爲府兵以世祿賜民業
錯犬牙於畿輔獨郭子儀賜耕河中以爲士卒洗兵
始不乏食兩當時唐屯九百七十三所不可謂不廣
而無如鮮竟効何也劉宋之屯止於數路者識澤潞
之兵其不得食於此者矣卓犖個朝之議兵農也迫
光邊而外郡縣散置衛所以處世職而制田爲屯以
畜軍需是處處有兵處處有餉也而一視涼營恭北
屯三之法卒不耗粟粟不廢餉酌古今全廢之算莫

踰於此而今天下東西交直荏符四起兵使者推籍
 而求驚空懸矣執事欲合屯固以謀而專練衛軍誠
 盛慮也夫召募誠萬萬不可行矣無惟險之需而思
 其浪戰也非金城之續而實其堅屯也神廟時數萬
 錢不委於市翁乎則即所言衛軍一事而策之練衛
 軍先宜練衛員也堯蓋之子世養其精而弓馬不精
 輟畧不講而何以簡士卒也則此就之宜嚴練衛軍
 先宜壯衛伍也羸弱之夫影占之籍而挑事代羸乎
 焉代呼而何以實行伍也則邑錄之當傳此勸焉也
 幾十年間屯田子結雖係於軍而實資為養源之
 矣軍固為子虛而屯亦為而饒其源廣惠運事而不
 滿受於民可乎故戎後仍主於兵使君實須精武業
 之健矣仍固以哲邑礙不果軍之腹聚而思需據
 無力田之心其必勤兵選屯而不求拆入於官可
 數者舉而軍政肅軍旅整畫則預相議夜則聲相和
 不出閭井而帶甲數百萬無勞牛酒餉矣事不亦便
 而易就乎愚竊復有謬論欲教輸金需需者以開屯
 若干授若職欲寬吏應城且舉戎君以開屯若干抵

若事簡不尤寒如驚者哉未知可當務堯之采否也
 姑引其端以俟司計者審焉

第四問

國家有萬世之利而不能保其無害者因漕以治河也有百年之策而不能保其必成者開河以防河也我成祖奠鼎幽燕欲以梯航萬國由天妃諸閭而入與津門並享地利矣然漢唐以來建都多在陝洛間雖未嘗不用河而非今日難治之運道也一日不行則終年有塞過潰洩之患蓋河伏行千里而出其氣力最猛而西北土疏不能受所以決東北則虞在運道決東南則虞在陵寢此寔勝國以輓輸之蹟因天

東本堂文集

卷之一 策十

十五

清兼費之也則勿謂治河之難遠何也必挑湯溪之上流塞黃涸口之下流蓄洩固有宜然者而勢不迂則怒必不殺肅皇帝所命穿渠遠河有進於此者矣雖然彼東南城邑豈無有河流所必指者汜之而憂何如塞之以與河或亦先皇帝意中事也而曹衛徐充之墟又地多沃壤倘廣鑿溝渠區爲井田以授河戶則安流既分河不爭道此又丘文莊所抵掌而談鑿鑿可行者也不然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而欲今人孫智囊以告立圭吾烏能臆決哉詩曰不崩不墜則庶幾惟如天之福是荷矣

第五問 彈劾

君子之佩劍也不能必吾器之不割而恃吾有以藏之其張瑟也不能必吾指之皆和而恃吾有以調之其治天下也不能必吾民之不亂而恃吾有以防之三代而後民脊脊焉易與爲亂斬木揭竿先自負其魚亂鹿駭之性以待走險之挺如茶之網焉誠難爲哉執事乃於策士終篇詢所爲弭盜安民之計舍邊挿而憂內召之變是發心腹之劑也夫挿之來有情形而盜賊之來無情形挿之化束束之化虞僚卒之化爲敵有疆域而民之化爲盜賊無疆域也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裔今不幸而盜賊其中崔符乘其變矣滇南一酋特撫臣彈壓之不力可以尺俎而繫者亦康如許金錢其寔疥癬也而獨登萊亂卒應青海之鯨氛關陝饑民蹙若華之牂首以至漫衍山谷禍連晉中使梗黃河則斷東南之臂據洛陽則當天地之中九連閭廣好徒呼吸以爲聲息將調庸何路撫勦何策乎朕總恃皇上威靈此輩皆屠狗無賴之人如狂飈旋旋遊魚投筌智勇不及此耳倘能定之亦

僅一撫臣力可耳而今日非不示撫綏言安輯而民不聽監司守令聽盜賊者知此皆平日鞭笞我追呼我離散轉徙我之人所謂爲盜死不爲盜亦死所以陷於亂而不返也彼龔遂崔郾之術不尚在乎獨不得武穆之平洞庭者赤心英武斬羣盜而痛飲黃龍爲快耳今明問所云監司守令未盡得人誠然矣謂文網拘攣得人未盡用誠然矣而第所爲梗木之圖可以意斷何也生楚人卽以楚事斷之楚地遼闊千里山藪阻深五溪八蠻土司之構繫未已江黃臨藍剽悍之嘯聚方雄一守令而日事敲朴而上官日復責之逢迎司農復糾其賊類衡湘民疲不足振其衝矣而全楚新餉已至五十二萬八千楚其竭澤之國乎則請廉幹吏以與民休息繕城池備賑粟一也練壯皂簡訟獄二也抽選民間技勇如材官散騎者統之量爲梗漸消其叫噪公賴之氣爲精銳三也百官述職在指日願皇上久任廉幹守令責以此數事其不在楚者可類鏡矣化豺虎爲日月別鸞鳳於鷹鵠何須問黃巾赤眉哉

制詞 中世堂代草

南太常寺卿毛湛制

制曰漢制列侯忠孝選備大常典稱九寺清華首崇
禮院朕所命官揆於古道矧爾都湯沐之地王乃在
中而容臺禮樂之司人惟求舊庶幾先朝鍾呂可陪
尚省衣冠嘉爾太常寺卿毛某匡時表正學道資深
造福爲堂蚤著李官之淑問初芳作佩暫翔蘭署以
含香然梧桐有實豈餐鵲難屈秩多靈宜班舞鸞蓋
自春曹秋憲展采克庭不辭而夕風晨孤踪去國惜
息機而棒檄抗古處以迴瀾適能愛完鼎以養親君
覆巢而邱友觀節義之際知出處所關是以起列秋
卿游宇宸眷十載倦雲已命大官而勸駕爾朝卿月
將聯台斗以升華若有个臣朕非私爾茲以覃恩特
授爾階中大夫錫之節命粹冠蒼玉兼司第一寢之
尊煥龍旂太主冠領南六卿之袍節方欲咨詢掌故
惟爾敏歷禮刑尚有老成共予訪落其可張機鼎實
助平泰階欽哉

贈毛太常父制

制曰士修夜行披褐玉以全歸官想顯庸列鼎錫而
祿後常於仰橋俯梓益知媚澤輝山堂構之間天人
已定朕所爲殿臣節而嘉其先也爾贈光祿少卿毛
某乃大常某之父珪璧治躬松筠成性高冠白氎迺
翔尚寄於圖書古調朱絃心跡自隣於山水恣豪俠
揮金之意聊復燕歌應弄弟力田之求當爲漢吏廼
益書屏示戒卽看詒穀逢年爰有鳳毛樹聲豹尾敷
歷中外宜贊禮刑誰令司直比於古人成謂隱君居
然長者望隆僕射誼表廬江如爾家積久爲國幹旣
以秋卿明兄闕容翔之高岡復從助寺清端各伯葵
之世美茲用覃恩贈爾爲中大夫如子官於朕錫堂
畫版椿已大而成仙實軸雲囊芝累泥而作檢率其
明德服此幽綸

贈毛太常祖父制

制曰昔袁安致仕及尹而止然貧高卧雪之操治表
冬昭之愛其後裔乃至四世爲三公夫孤根委地美
蔭成蹊天之福善鐵炭不爽矣爾原任縣丞毛某乃
太常卿某之祖父高行慎俗隱德居潛小草何情亦

借籌於治粟江龍可採差比饋於我松惟陶潛非爲
鴛之羣而仇香少鷹鷂之志麗然嘉應賦彼歸來從
里有星士論崇其月且考槃在澗耆英老以煙霞迨
玉樹長而蘭蓀遂司李人而室柏飛霜諫艸惟月卿
林摧領大官之僚晉掌秩宗之事莫不勤宜舉問砥
礪廉平皆絲寶研之詒清疊被宸綸之頒紫式彰遠
投燕及高標茲用覃恩贈爾爲某官於戲椒桂信芳
已恩絕其之報水蒼作賦重疏賄厥之榮惟駿奔亮
我一人以訖光遠爾三世

榮木堂文集

卷之一 詩三

二十一

太僕寺少卿陸世科制

制曰朕勤後凋之嘆則懷砥行風節之臣詠斯臧之
詩乃憶秉心寒淵之佐惟羽可儀於鳴鳳無駕不泛
於從龍倘亦有其人在予天閑者乎嘉爾太僕寺少
卿陸某珪璋特達高潔多英鍾鼎相宜精神滿腹赤
墀當周官之進序入舍香白雲司天下之平倘隨我
應選在下惠文霜寒筆路淮南繡斧月映離池不紫
元規之塵弗列美新之頌疆項令之故態未免年時
實御史之孤踪遂言去國咸由氣表岸岸理存本柯

此葉北大配補

朕用復簡臺擢崇阿貳執法即聯乎房宿清標雅
稱乎卿雲茲用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人馬相得者御之道也稽古諫官惟陸贊最著其
在臺史侍從清忠直亮風雨不渝譬諸立神駿以空
羣馳騁驕而出險矣爾其益殫忠猷以贊之道事朕
朕且藉爾以御天下欽哉

陸太僕贈妻制

制曰式勤罔命慶得臣之範我馳驅相儆鷄鳴貴有
頌之宜爾家室迺蘇華云謝撫交珮以中捐蕙問載

榮木堂文集

卷之一 詩四

二十二

揚歎絕絃之逸響褒綸所及惻怛爲增爾某氏乃太
僕某之妻無儀式敬蚤聞院首之詩有德思柔雅受
絳紗之學滲澹恪承於銷宮雲襄克助於機絲迨於
兩邑鳴琴依然曳綈及其六珈副笄遂爾埋香凡屬
鷹冠數歷之年已是鸞彩沉淪之日然素絲有節尚
表珩璜而紫絳生花空疑蘋蓼茲用覃恩贈爾爲恭
人齊君案冷珂聲受玉鏡之寒五朶雲新芝簡異珠
璣之寶

陸太僕贈父制

朝日映霜大松獨產岷嶽之巔拂雲奇樹可觀堂構
之隆故名臣有聞自先世德無不信朕且用此道
以勸名節匪獨循典也爾貢生贈御史陸某乃某官
之父學有本原腹便經笥家成機杼手織雲裏立滿
松門之夜雪咸因問奇字而來飛檐桂苑之秋風遇
以對人延而止才雖用之未竟德更隱於不言迨種
玉下霄始悟還金之報潛珠炤夜微聞邵女之恭寔
爲神所譔呵生此邦之司直箕裘是誰之勝金掌
而聯卿月鐘釜雖云不逮疊寶輸以薦王香茲用單
恩贈爾爲僕少如子官傳舊一經百祿荷承天寵
恩三錫五花散作龍光

陸太僕贈母制

制曰古人臣能致身端亮以名節自樹者母教多聖
善焉故萱草易劬王國有疏榮之典蓼莪增愴慈綸
慰陟屺之私所以風帝孟而申錫類也爾某氏乃太
僕卿某之母作嬪吉士式禮名聞恭孝傳於女箴勤
儉宜其媛淑蘭膏夜雨襄白首以窮經荻畫寒宵
青松而續火樂羊子之揮金心同清婦陶士行之仗

銀髮更慈帏育茲柏眉神羊掌我天闕名發
烏鳥既生臺樹以悲風機冷龍境徒對卿雲而望月
不有責典葛陂幽微茲用覃恩贈爾爲恭人象服餘
休綿矣玄扈之色雀巢舊表崇然紫誥之文

兵科給事中李夢辰敕

山東常改授

敕曰古稱石有翠左史得書之政有潤諫官得補之
書省玉堂古今之華要也昔李嶠由鳳閣舍人晉鸞
臺給事中神龍中詔書於爲異數正以兼歷此曹定難
其選爾兵科給事中李某世肖名駒詞場繼虎月痕
榮不望文集
卷之一 誥六
三
望微明獨秀於瑤林雲舉軒翥駭孤標於水鏡讀書
中秘之間亦擬青蓮謫宿振紫司從之後居然片展
流風遂自木天拔升薇省冀爾能稽古以嚴言興
樂兵農可裁衆喙求直諫於良史則春秋雅頌均益
宸聰克副其官以仰悉朕意自今日始茲用覃恩賜
爾爲文林郎錫之敕命花磚白日已抽金匱之藏仙
掌紅雲又直玉皇之案顧此英鈔宜有感圖矧爾討
賊樞密之司於軍國至重也爾其勤於獻替俾廷有
昌言予則拜汝欽哉

李夢辰贈妻勅

勅曰士通籍金門疏榮集服所以彰嘉耦而勸恩齊也朕亦有蘭儀蚤蕤芝簡方新谷風御寵之悲朕益增欬悅矣爾兵科給事中某之前妻某氏明珠比淑瑱玉揚清伉於吉士歌窈窕以睢求宛彼靜人服綰綦而燕處甫宜並蒂遽謝芳華人雖棄冷鴻若空悼盈門之百兩夫已班聯青瑱堪傷委整之雙瓊茲以覃恩贈爾爲孺人桃夭灼灼悵寶婺以成塵仙冢累累責玉綸而式寵通芳未艾悠冊其華

李夢辰贈父制

敕曰士以一身承堂構下垂弓冶非其德與弘遠不足以延之國家所以貴世美而重表清行也爾祖麻寺署丞某乃某之父績金比模叩玉陽肅弱冠蜚騰膠庠壁秀瑤林之樹護身處華胄佩紉幽谷之蘭友固其性成孤介存乎本邑且解驂歸越石有古人振困乏之心掛剗去延陵無良友負幽寘之媿故能白雲自悅熱不因人黃鶴已乘陰猶在子式穀顯掖梧之秀蟠根見仙李之原茲用覃恩贈爾爲文林郎

生雖未竟其施設則可祭於社職表其表之盛游承綸綍之恩

廣東道御史陳奇猷制

敕曰法者朕所以紀綱天下也然惟諫官得與宰相可否其議倘非端勁知名之士則埋輪破柱風斯邁矣朕每選臺班尤勤考存顧茲言路寔貴孤標爾御史某清才俊朗秀骨堅凝看花上苑春官奏黃紙之名視艸秘書內史直紫微之宿俾之翔翔冊府於以練達王猷駢牡宜勞一節無慚於金玉切螭載華七襄能補於絲綸庶幾雲霄立鶴之姿可稱風霜鳴鶴之選既從延譽擢入臺端高岡聽爾鳳鳴已卜梧桐之實上殿觀其虎靜竚崇松柏之聲茲用覃恩封爾爲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御史司諫執法如神羊秦鏡在予左右倘嘉言攸伏朕茲思焉汝其益勵公忠昌言入告凡所糾繩與天下共見之子有顯陟汝欽哉

陳御史贈妻勅

勅曰人臣起冰清之署踐歷霜臺雖班聯華近而地並高寒矣以我王事靡盬彼內顧非其室有曳綯

其而無論者乎從貴疏榮可承再錫爾某氏乃御史
某之妻名聞毓秀通德宜家芳儀式備於蘋蘩詩宣
江漢惠質夙嫻於國史禮備扶風織女機絲夜作久
鳴杼以佐閨膏老人鳩杖春行嘗折劍而供棗脯迨
中禁舉伯鸞之宋相蔡祐輝鳴鳳之班薇署雖寒已
靜言於荆布縞衣當直應益傲於珮環茲用覃恩封
爾爲孺人載承蕤華之華允蹈斯璜之美

陳御史贈父勅

勅曰山川滄序之氣至蒸爲雨雲結爲金石則蘊崇
蓄泄有靈厚者矣士抱璞砥行而祥發於後何以異
是爾某乃御史某之父激液雲根隱文過軸珠堪炤
乘蚤負慧於黃童璧不償城竟遭奇於白眼然飛才
架學將偃蹇而稱傲寶欲界仙都可風流以希康樂
矧能解推敦俗高萬石之躬行衡泌徜徉進太丘之
道廣其鴻雖遠尚想羽儀冠庶方我定彰詒穀茲用
覃恩贈爾爲文林郎如子官乘駟持斧風霜振處士
之家聲表貺貽給雨露裁明廷之寵錫

翰林院侍講詩士柔制

勅曰朕勤思升楫之用博選侍從之臣每自石渠升
於玉鏡所寶靈崇經濟以古王佐自待江長春生孰
涯孰禦矣爾翰林院侍講某負才靈迥標格宏深夢
吞色鳥之文品重金龜之選先朝視紳玉堂已見五
長度漢歌華寶冊還驂四牡若披雲霧不染風塵試
之峻嶽激流大呂備中和之氣觀其迴瀾立海金繩
引忠孝之心已自詞林晉於講帷而爾能益精典遠
逾焉忠貞危坐開經束帶盟蓍薇之露抗懷投匭食
毫疏勁草之風卽今人衡論纓豈止隨班珥華茲用
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於戲國事繁夥何
不廣論思倘亦頗牧在吾禁中則惟爾念風濤變
匪云天子私人豹畧可探尚有將軍戰鼓朕將以安
撫之業最汝欽哉

戶部主事臧口勅

勅曰稽周禮列民部於天官之司迨唐制崇地官在
儀曹之上國家所以重民計也故郎署之數較六曹
得繁夫官繁難於擇人而錢穀又非得人不理矧在
軍興之會朕益明試焉爾戶部主事某器局端凝手

規則潔篋仕起解刑之舉民自不究代庖著宰制之
能人將學製既金吾入衙擢之京兆以旌廉適鐵騎
薄都畏此簡書而集事觀其倥偬整暇可知練達優
閒以此懋功昔爲司計飽騰驅輦殺之庶幾集江
淮之粟茲以覃恩封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夫供億
度支定爾曹所掌爾豈不悉惟是漢之中葉用兵三
十年不加賦而用足朕方倦倦求其道以甦海內未
有當者其仰體敷憂益格乃職無使朝廷有聚歛之
名可欽哉

東本堂文集 卷之一 三十九

臧主事贈父勅

勅曰士人力學砥行而身弗竟其用造物若或新之
朕往往食穠養之報于其後則詒爾良穀羞我王香
褒嘉之綸朕無愛於屢錫爾原封某官乃主事某之
父南山霧豹西粵潛鯢羣書搜二酉之藏幾成脉望
累試負雙南之譽並擬雕龍而能閉羔齒於苦廬廣
范田於蘭畹彥方端介月旦已峻鄉評卜氏數奇風
雲久藏城璞嗟華髮應玉樓之召詔青緡付瓊樹之
庭爾子某游歷曹郎行存刺職既膺再命益表前徽

茲用覃恩贈爾爲承德郎如子官抱奇雖伏至報矜
之曰卽是逢年寵被龍章視初錫之時更深湛露
璫不夜紫綵如新

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錢象坤贈曾祖父勅
勅曰曾孫有慶建國家有道之長祖武其繩啓堂構
作求之盛愛吾子而錫類賞延世以酬功方傳露布
之期正懋元良之日賚予弼亮寵溢宗廟爾履任
寧縣知縣某乃輔臣錢某之曾祖父天成風慧星輝
前身孟東野之詩句斷壑寒松蕭子雲之筆資士林

春樹讀書盡數千卷矢志必第一流適獲傳賢利權

經緯帳席上希珍抵連城於鵠石篋中鴻寶空懸乘
於錫林迨八閩滿縣之花正雙鳥還耕菰雪爲蓬
頃令稂莠必鏟旋樂排腰官菊猶猶德惠以事臨枵
海社結香山嘗贊勝則爲野則行先進非公事不至
室燕樂嘉賓至於黃髮乘箕尚爾紫山鹿韻衆請大
丘之賢若慚卿長世數關西之德正及公侯爰表殷
邦推榮柱國是用覃恩則爾爲某官封建厥福旂常
可作於九原著定爾功鍾鼎永欽於三廟於戲休哉

國子監助教職昭移封父勅

勅曰古所稱貞白尚玄之士何末流之寥寥也倘林泉數澤有巾屨蟠陶弘景一人朕爲歌勿謾矣而況身隱擊壤子遷學省胃監固先庶老之義予何靳疏榮焉爾職其廼其官之父青細世業黃耆丰神抱璞不言語卽必依忠孝學書本就意嘗得似英雄故能慕范田之義不擁餘貨主御社之盟亦多勝奉箕裘不替有嗣橫白虎之經朱紱方來此日起漸鴻之羽茲以覃恩移封爾爲勉功郎錫之勅命堂前得桂青

東大生文集

卷之一 詩十三

三十一

毡映松菊之華幕下開蓮絲服易菱荷之製龍章既賁鳩杖惟休

崇禎庚午以奉詔雷學北雍詞林先輩以文字折節交者十數公峽州文徵庵華陰王昆華兩先生氣說尤厚既秋風銀羽大冢宰疏請詮試注知州意不樂就兩公迭爲主人時時出異書茗酒相邀致若骨肉兄弟也是年以冊立覃恩兩先生皆待講當制明年春又皆得分較禮闈川寶期迫題使予林頭捉刀一品以下詞臣臺省官清華者凡數

十篇脫稿卽付小笥星之不復有也兵燹之後捫廿年雜作入彙表蓬盜其中或有存者又投於海矣去今四十餘年長兒從故紙堆中簡出蠹殘十數版皆是燕邸寒宵呵毫澹墨亟令焚之勿增成歎久之取其可辨識者錄出數通亦足以志盛時交遊之概耳嘗修郡縣志搜求故家繪語索解無幾使其子孫焉賦他集中見之驚喜當何如人數公冢乘未知俱無恙否賢者必有後子雖窮狗其言何得非魏家遺箴也 密庵自識

卷之一 詩十四

三十二

楚長沙陶汝鵠雙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舛 燈 燭錄

序

初刻揭玉堂詩自序

天啓乙丑

陶子非能詩者也第記其五六歲時家大人方解組
鞠之甚慈嘗掩扉醺酒微醺輒携予看嶺上白雲詠
十九首以爲樂予方牽衣覓梨東耳每私學大人又

卷之二 并揭玉一

手行誦所聞琅琅自喜大人奇之再五歲而予乃能
讀古人詩詠亦復成語矣然不知何以爲三唐漢魏
也乙卯冬予年十四遂得與同里之吳公韻泰之黃
千秋結社賦梅花詩遇快風涼月則焚香尚論縱譚
三唐漢魏之所以異而時人乃欲抑掄詭以爲怪事
將等於破家蕩產搔手而戒其子弟者噫可歎哉庚
申以來先子見棄貧益甚愈爲俗豎所笑雖牢騷孤
憤無可解然胸中眼度亦已覩著庸人於是買舟入
南嶽出其詩資問伯孔伯孔即與我爲余刻其貧詩

真不減達人說項然余意益惘惘未能信通思遊名

山川交海內士磨礪其骨力膽智進而求之古人突

亥迺西游關中以其身歷古唐虞商周秦漢之都徘徊

祠于黃河崑崙崑崙終南大華之間穆然思古帝王仙佛

所以處窮達之故而真詩文畧已具于此矣去年周

伯孔亟欲余傳其阜蘭草刻未就乃應試漢上爾時

風雅並集印證畧同且得從鍾退菴先生游而詩品

乃定陶子始似乎能爲詩者然秋風銀羽微褐依然

時人眼孔未聞風雅將以我輩貌罪矣丘六區先姓

天下之偉人也其手眼亦是退菴一流風俗聯

爲手校之周伯孔又自湘遣其梓人承勸汗宰桑於

是簡癸亥以後數十首刻之以爲廣海內人士之興

而豈得爲真詩哉雖然儕海內先建情懷鍾丘王洗

生友朋皆如周伯孔山水皆如終南太華崑崙黃河

不妬人之才而又能助其高深靈慧世安得無真詩

手世安得無真詩乎

古之爲龍爲鳳以兄弟顯者何限吾獨思翁山一堂才德相倚雖並起清華而當時後世若忘其富貴可知友恭媚睦溢於文章縱滿牀袍笏不與易此耳今余亦幸有弟其警敏過我肝腸臭味又同痛先子見棄後予甫弱冠弟髮未燥山居數載攻苦甘澹課弟業甚謹五夜嘔心聲淚俱發皆人所不及知而偶快之詩脾寫之酒腸墨髮則人亦知其怡怡無間也兩年予讀書都門天下之士大都在吾意中其所爲衣珠枕秘偶有一得輒書寄弟時湘湘老師言偕弟入瀉山見其詩文大有進益次年弟亦寄近業數篇來京以質楊水心先生遽辱玄晏之知許爲後來之雋果爾予才固萬不逮古人而若有古人之遇矣朕此道非登峰造極不窺其妙而定力金在堅忍以予一墮塵緣進不補退幾幾乎望涯而返則吾之望弟爲子由更亟也愚予鈍無以相益使爲刻一編以質具眼無諱我取無護我堅有能扞金色臂以頂光示子者神駿見鞭影而行子得以予里貢阿彪矣夫豈導

之暇名也哉

讀文章於山水之間而山水不厭者其文難遇也求朋友于文章之內而朋友無媿者其人難遇也陶子最庸最疎而于此數端差有結習偶從武陵泛舟至渚宮尋張復子金朋玉所在先得復子搗尊過我竟夕憶長安風雪一牕之事不勝感慨徵朋玉近狀正與復子同社稱四友其兩人則五鐘象巖也五鐘象巖以有文行世若爲介于予子以聲氣求之能得其短長黼黻次日就羅舍故宅共四子月下痛飲竹窓

卷之二

五

聯榻語過通宵與昔暗中摸索若合一契酒醒晨起出其素業見示鱗鱗熊熊有光燭室則有探幽探異如西來人踞坐說法點石飛花開後來許多智慧者則有神骨秀暢風期濤遠如對太白仲連使人不敢復談鄙事者則有桃花作伴力餘予文如選馬脩輿辨道徐驅者則有卓狀典刑如漢人着木朝服色威儀莊肅又復體致斑駁恍于沙石中獲古篆籀者壇坫自開手眼各出吾一一能領之而口中吃吃不能言轉上西陵許我攜去至浮屠諸峰之麓與談卷太

史尋景純爾雅臺上三遊洞訪元白蘇黃故蹟放舟看月則潦倒於墨池釣竹間山水事關諸客初散必烹清茶一盞出其文評賞之每不禁拍案大呼如焚前洞壑仙狀挾四子而遊焉信乎山水文章光氣相泊也肯陸探微作畫千巖萬壑止如一筆是能合衆妙爲一手劉褒畫雲漢圖使人見熱畫北風圖使人見涼是能幻一手爲衆妙離合之際吾以觀四子之聲氣之神明亦若有山川風雲合于膚寸矣姑以此記五人相視而笑

車孝則制義序 辛巳

古今所可見者文人之心耳狀其立言必引而棲於高洲之域焉思其吾心之不得盡而以膚見也故其所工之業極難所遇之數易脫始而衆人笑之歎之繼而亦自笑之自歎之矣吾友車孝則搜奇嗜古智勇雙沈予所不及狀與俱困各場觀者之情數變犬率謂我輩皆詩人也雖知已難哉亦兩人之示乎世者誠庸矣癸酉秋同試漢上予勇於從衆勅斷詩歌及見孝則亦云年來端攻制義更取文心印於掌血

榮木堂文集

卷之二序孝則一 七

乎

廣東劉按君觀風錄序 代

簡文帝曰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每思此言實參運會狀而足當者鮮矣予年友劉武敏侍御嘗以省元魁南宮名冠當世天下皆見之所謂英絕者非歟其攬轡東粵也以端亮清剛時多譴論爲先帝所簡拔念海嶺控制南燦綏靖厥艱廼超臺次而有是命海內之望公者如五緯狀寒芒色正矣公持斧逾嶺憲度貞肅吏罔不憚民罔不休士罔不馴戎罔不整揆文奮武克壯其猷焉楚之難十萬賊壓境而

榮木堂文集

卷之二序劉按一 八

無如江門一席上接濂洛下啓姚江而溯其傳則親承臨川之旨以大放厥詞者侍御澄懷理學世美臨川與吳康齋羅文恭風聲相接是嶺海之士非公莫能裁而諸生卓狀有能進於文章者將于公見崑崙之源矣今夫鏡司炤物治有專型狀而鏡之鑑不逮水冶之神不逮火豈惟不逮且蒙淬厲之使鏡與冶得專其器以盡其材而受鏡與冶者幾不知有水火在上也不佞方奉繩墨辨士而公以神鑒先之何以異是哉公乃謂予曰觀海萬里孰若子全夫澎湃清

榮木堂文集

卷之二序劉按二

九

淵所在蒼莽徑尺珊瑚拔之必有其處則赤瑕駁瑩不敢陳於公前矣以是而論程士也孰勞得士也孰逸程士也孰少得士也孰多侍御之英絕領袖固天定殊也駿羣將空敢不視其後者而鞭之乎雖然公方還臺入贊中興之業當令韓范歐富合爲一人則天下文章在侍御耳但使粵人士念敢澤添起衰振溺嘗從壁上觀則是編亦可以登歌風而賦山川矣

張石宗廿一史識餘序

乙酉

夫文章博達之士舍經史安所肆力哉狀而青紫覲心丹鉛眩目士之甘儉腹以從鵠也久矣有專經無專史則讀史者予不得一經多隱史多牘則治史者萬不得一亦嘗讀史自謂治之而有饒萬物吐吐百家爲大匠斲而不傷手者則伐不得一何也明此之謂鏡機化此之謂復古也某嘗與同志者竊歎曰禪野所以荒史而史或因之以有論辯所以治史而史或因之以凶不知其言是否今乃得識餘一書讀之

榮木堂文集

卷之二序石宗一

十

而犁狀有當矣石宗先生武陵尊宿承文東公家學而湛于經術之言吾鄙推爲子雲仲舒也其爲人惠中秀外雍穆深醇嚶嚶嗜古之外它無所好天復遲其遇得肆力於周秦以下之文或慘澹經營或悠哉獨酌或拍案狂叫或橫槊欲舞其狀皆于纂著中見之故其於廿一史也如揀金狀陶之汰之如冶金狀爐之扇之鑪氣不使留寶氣不使雜數十代之君臣將相方岳守令可進而同堂也神羊元龜秦鏡肺石可列而盈庭也兵農禮樂天官河渠可釀而齊味也

遷固范魏以下十數子可使授簡而就裁也有編纂之勤無割裂之弊汗牛充棟者費油素而載之志畧史通方斯篋矣蓋劬哉石宗之用心也或謂陶子曰狀則誠異書乎陶子默狀已而莊語之曰世所謂異書者必優孟汲冢之文刻畫齊諧之事耳若夫醞釀風義藻發幽微研慮悅心古今奔會則誠異撰也譬如竊窹昆崙之源穆歷瑤池之境傳其草木飛潛珍奇珠貝固種種異狀非世所有至於日月光華山川流峙其所位置者卽其驚喜詭畏而卒不離乎恒觀

榮木堂文集

卷之二 序石宗二

士

者矣不狀以吾石宗之才之學何難爲離奇震俗之書迺必取衷於史如此亦將以藥天下之不能讀史與讀史而急爲論斷之言史益以不治者也故曰石宗之用心也比者鍾簾遷移國乘散佚一代未成之書已如夢事倘繼起聖人徵文考獻求之帶索商歌之間尚有文章報國者舍石宗其誰哉某慵懶無似嘗欲相助爲理要其副本藏于衡山時不可得勉爲序以歸之與斯文未墜終當流此書于天壤爾

張子尹試草序 辛卯

予之與子尹論文也十年矣子尹治詩予治易猶憶小園深夜談乾坤之文莫盛於離子尹曰何也子曰不離故不奇也子觀于圖火騰于山爲賁蘊於澤爲革使熊熊之氣燭而不緝炎炎之辭焦而不沃於是乎菁華竭矣故聖人之言曰賁則白馬可也革則必爲豹與虎也何也變故也不變不離也爾時子尹纔弱冠耳以其才性雋上而又能欲狀相聽以剴心於必變之文於其試有司也子曰高等矣果高等試督

榮木堂文集

卷之二 序子尹一

士

學堂使也子曰冠軍矣果冠軍遂無不膾炙于尹文者謂當芥拾青紫而數年之間當時之輩湖南神駿實畱良焉子尹雖羈衣塵甑無限悲歌而其試爲高等冠軍者如故今且以明經入對矣蒸虎豹于春雲之山變若有待久而炳蔚安可量哉狀所謂大人君子者在 朝廷問子尹攜其文與詩以遊於京師觀其歷試張楚有材當令南宮楊下譴言名士也雖狀古今文場君家最盛衡之賦驚之文未若曲江之業使 天子詢于羣臣曰風度得如九齡否真無慙于

第一哉子尹勉之諸篇皆經明眼有定價予不具論
以此序其文兼以爲送可乎

虞古自序

甚矣楚騷之不可絕也原不得志故自放於文何意
牢愁之言上儗風雅論世者至欲俎豆於荀卿孟軻
之間司馬遷曰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春秋左傳而
下楚孤行矣宋玉學原者而揚其波居朕楚人之風
至楊烈相如並工騷賦推其志誼皆非原選吾安所
折衷哉竊嘗披擯春華追尋古響不若漢魏樂府諸
詩蘇李而下稍能真真樣樣寫山川風俗憂患怨誹
之情也朕則以離騷續詩以樂府續離騷得其意矣
泛濫而宋之填詞元之雜曲騷變而雅盡亡騷安能
無絕乎朕而推波助瀾者多江左之時流楚無責也
明興吳越詩最盛中禁乃推七子朕所爲樂府不過
擬古題日刻畫無鹽卽通肖古人口吻何關風義惟
吾郡李文正用古體詠史自命曰西涯樂府無斤斤
學步之病而目抒尚論之懷匪獨眼空一世亦云救
時矣予生長江潭值騷之地少時涉獵風雅鼓篋兩
都亦嘗以文章進御自幸免懷沙之賦且憾去西涯
百數十年不得如宋玉之與屈原耳詎知四海羣飛

三光燭照昇沉懷望虎豹當關一旦傷湘浦之慈蘭
慟蒼梧之風雨我則何心能不悲乎於時國史僅灰
蓼我既廢自秋徂夏卧疴草土中思往昔藏書大率
五千卷今不啻隻字矣炯炯雙眸無處得著徒狀仰
看屋梁憶古奇事繇漢至元凡驚賞艷異之文耿耿
心目間者隨筆疏寫如搜古碑洗剔斑駁節文斷畫
以已意經營之得百餘則聊復取天人靈詭矣雄奇
俊之氣森立枕端以與疴敵敵數勝疴復數起者瘡
鬼頑也因思三閭詛鬼而爲殞之辭吾將詛疴乎廼

卷之二序 卷之二序 卷之二序

援古爲助間拈一題雖無伶倫按節而綴詞偶就則
烏烏纂纂以歌亦未免激情冰壑孤吹霜天呼西涯
而錄之矣約畧正史中得十之八以外史一二有微
者附焉驟舉示人有如志惟非關風義亦無取材乃
與狀悟天地之間冊府之內何所不有而煩樵汲冢
鑿鄰娘耶噫嘻予病矣親閱受侮救死不贖庶幾引
古人方藥以濡未死之心劉蛻曰崖谷結珠幾昧則
救之雷雨亢索盛乾則救之既昧且乾有如今日吾
何暇救乎惟是探題討幽纏綿哀樂托古人而歌

思非以古人爲古人以古人爲相欣賞對悲憤之人
也詩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安知古人無嚏乎哉又
曰縱我不往寧不嗣音姑與之爲寤歌與之爲遙集
而已萬一成連海上之絃有移我情者無以易此
己丑十月望忍頭陀膝背東巖下書

忍頭陀曰息報國恩獨懷文章柳州此言心乎傷矣抑謂房杜李魏伊則何人我獨垂空文哉予明之通人也少負遠志足跡半天下山川謠俗多感善懷往見士大夫如王謝子弟雖則紫衣繡囊鮮詩書氣心竊薄之嘗欲發憤以求軒皇之宛委穆滿之羽陵稽古致用或有可觀朕早孤善貧以娛母故趨就小喜遇有司試輒冠去而升辟雍觀明堂賓興奏雅高會賦詩嘆此微名遂以雕蟲自見非其質矣雖三十以

前司成宗伯冢卿宰相皆特奏其舉子文先皇帝詔勒其姓字於石欲早用之臣實自屬不敢苟且希進與需釋褐年既疆仕遭逢不偶宗周之變德宣禍幽而天地荒老矣嶺表歸來從人說劍徒使辭成青瑩夢斷攀緝懷綵筆以難明組長纓而不試嗟乎君國之恩報無日也況復旁求小史疊下除目而一旦人非人書非書安能素高竹之規矩而與之魚魚哉乃始泣朕仰天而吁曰昔瑯琊存禮樂以貴江東河汾作元經以抗中國雖涉末流有以自處矣所憾者介

州海鹽東莞繡水之撰述多付劫灰今卽有人筆削三百年王業之盛無緣得見姑撮其奇事數十廣昭代之異聞者附諸曉古焉譬之敝琴音病而彈者復哀凝碧工歌而感者自淚有人曰此商聲也胡爲乎來哉吾于是焚研矣庚寅五月北窗自識

周昌五詩序

衡岳九疑之崔嵬也至潭而旋成瀟湘兩水之澄碧也至潭而江成山川之氣于是乎靜矣二十餘年聞郡人士多挾其英邁豪上之姿沾涉且雅輒登壇坫莫不雕龍而繡虎也得無少停涵哉吾友周昌五潭之名士久以藝文冠諸生顧伏櫪不騁同人悲歌爲之火色而昌五益自淵穆以獲于古彼英邁豪上者日麗澤其中已不能不相與推長之往往避席而後知昌五多靜力也頃兵火連年松蒿同盡昌五勝地中碩果以應制新朝此昌五彈冠綰綬之時也茲且于南隣酒伴中擁皋比譚經之座抒選錄索箋之情亦若草廬未出者此豈恒人寄托哉越其爲詩日益以佳尤津津于雪竇梅樹雪葦青山多謝曉雲人之句四時爲水祗作潮橋風雪觀如何浩落也病中接蒲團一帙不勝娛悅恐裁嶺頭雲片覆羣其端爲之霍然以吟者累日病意枕中鴻寶定不止此征矣三勉先生最哉無誤看蘇子瞻壁間書秋兩款也

徐淡仙長沙陰序

長沙古澤畔也長沙陰陰澤畔也狀則陰者諱曰其人異人也嘗讀書桃源常鳴鞭酒肆嘗仗策渡江嘗說劍入幕數不得意則姑爲人條上十事又或如待詔門下省戀良醞三升蹤跡大奇矣故其詩悲歌慷慨多古人憂傷寄托之情而人莫之知也今其刻始行世將知有徐子淡仙者其家在吳楚之間其才在陳阮之間其跡在夷惠之間其避在蘇李之間其詩在騷雅之間其詩亦曾在庾亮之辭矣正恐波斯眼光未暇相冠而沉厥贈贈無餘相其意有心之士必且讀其詩而慨歎歎曰此君當在幸矣何復作驚人語哉

寬仁錄序

六經皆治世之書而易廣大精微故三王不相襲至周乃首乾御龍統天之元包舉百代周祚獨過曆長世蓋善長之効哉文言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其在二與五之間乎二臣也五君也飛龍而下岳牧子男之職皆分同君長故五失天德爲替而二得君德爲隆典謨誓誥此說詳焉耳華容蕭祖篋先生文塲名宿也居恒好學深思湛于經術其意負出絕壑非古不稽管讀遠近史摭其治世之善事而掌錄之以寬

卷之二序寬仁一

三

仁爲歸加論斷焉匪特瀚中韓黜商管守仁人講如之言將使觀者反覆尋繹雖唐宋以下之君臣皆可與進三代以上譬如探龍得珠畧其鱗爪矣昔王仲淹處五代之餘深自蘊藉所著書獨惓惓以明王道爲本於是門人房玄齡杜如晦輩遂以其業致貞觀之治百世而下推彼師承朕後知善謀與斷猶仲淹之一體耳祖篋抱道史隱所立言絕相似阜比之下倘亦有能傳其業者則一代龍門無以逾此而况叔孫綿叢典禮未成白虎談經同異互出世亦安能舍

祖篋而與之折衷哉岫嶺雖名山恐不能爲此編感也先生其善俟之

梁木堂文集

卷之二序寬仁一

三

劉正臣制執序

嘗讀郁離子之書矣宏其中肆其外蓋揣摩天人之
久而深以治亂之氣當沉彩未流鮮有能明之者淵
淵而珠璣昧耳朕未離於淵珠璣無恙遂安得有終
朕之憂乎西湖雲較世人眼光先明一代矣安成劉
子止成與予交近三十年當其挾策遊湖南年最少
所爲創義如懸黎結緣衆所共寶里中佳子弟多師
事之登其堂者輒英英輩起則止臣不獨以文章自
澤也使止臣業爾時卽售當令紙貴洛陽不朕優游

蔡本堂文集

卷之二序止臣一

三三

著作再擁皁比十年亦或居然有河汾之盛矣無何
一旦亂離憂愁窮苦者二十載予稱湘纍而止臣復
來爲楚客把手悲歌聞者泣下兒子乃出酒使兩人
醉醉後止臣興髀肉復生之感出其近義若干首使
予從壁上觀固幽燕老將也而渾脫瀏灑時并公孫
大娘之劍朕則憂愁窮苦適足以助其昌明止臣固
無如文何予亦無如止臣何也止臣歸而應舉南浦
之雲當爲主者洗其目而所爲三十年揣摩治亂之
間將使國家得盡其用焉有擬之者曰將又一郁離

此葉北大配補

子乎君豈少之也

幼隗以詩鳴者二十年矣嘗憶馮樸公噴噴稱幼隗才子亟索諸帷中見韶秀如閨閤人稍就之則面發慙赤相其詩文固英沉岸異奇男子也自是予好幼隗與馮子同彼此枕中秘皆得時時發之保所瑜而攻所瑕求遠於古無近心焉未幾堵牧遊來守長沙得郭子文如劇孟敵國噴噴稱奇士又未幾蔡江門以司李至兩公皆留心當世而蔡門庭尤峻獨其相潭之士則好幼隗與堵公同每開閣展經輒期論對

集本堂文集

卷之二序石村一

二十五

推襟送抱又復過之矣嘗讀書城南江門深夜上樓望其燈火或乘月一騎至齋頭奏新篇擊節則縱譚兵農曆律盡所設香茗而去或為長歌入雲拂水輝若蘇門曰此歌不傳久矣獨為子作餘人未可妄得也朕則幼隗之才性學力決非時流所可稱量而幼隗肆力于深奇高妙之言亦未可止也必何楚氛遠烈獨萃公以抗飾死馮子繼之幼隗奉老母避亂去筭篋盡棄而亟收江門遺文著朝絮中南遷後堵公復來為學使為撫軍每思江門則引郭子與同歌

哭兒微辟論薦選舉之舊謂郭子足當焉而幼隗抱西州之慟詠南陔之章未嘗忘隱也如是十年浮沉寒亂忌者側目中以危法而幼隗復能出其才智負母匿南嶽萬峯間虞羅已施無所辱復則幼隗膽智深沉妙於濟變非復工詩文弄鉛槧者而已比來自選其詩付梓而取蔡公之遺篇與馮子之傳附焉何也夫三百篇愴愴致意者非君親則朋友耳若漢季三龍並砥各行至於時移事變卒有優劣之論古賦漁水流而魏地下者獨無如富貴死生之歸而爾爾

集本堂文集

卷之二序石村二

二十六

有華不幸抑又晚矣今海內論文棄節義視幼隗為何如人也區區雕蟲之名莫不知有郭子者然其方學瘠而使之考擊鐘鼓焉可與止矣

胡龍巖先生詩集序

古之選聲者莫工於詩矣然工者伐有而聲之妙未易臻臻亦未易竟何也作者極才與情合之致而聲始尋變入節遂當與古人所詣不期而同故詩與人代鳴焉以相於無盡也雖朕其人不數數見某少時入都從粵東諸鉅公遊見粵東之才甚盛竊嚮往之越十餘年始薄遊嶺海戾止珠江爰以揚推視雅聞龍巖胡先生者誼至高才性豁達妙於詩文方與諸同人謀修江門東莞之業推公執牛耳社表成而集擬歸與先生偕神交爾十餘年所聞先生聲望益隆人對公車頗厭爲干祿文而長公才又奇穎冠絕職高第奉天子命李吾郡矣請述公壽祥鸞之慶米雪一簾坐娛圖史不妨秋水與蘭以明公之養志未嘗一日輟吟將以鐘鼎什長公而香駉朱絳取趙之音以妙天下偉哉弗可及矣然予心識之若五絲之在望無從還視也一旦得李公不我選心枉寄簾谷以太翁先生之全詩覽示曰香齋堂鴻雪齋聯諸草音並咸池不止孟郊三百首予得之長誦細吟以

享大年者十日蓋豁然暢昔之寤歎而增今之晤歌也先生之詩於前則出人王孟於後則掩映何李殆所謂極才情之致而鳴一代之者歟夫今之詩至騷矣引商刻羽音非不繁也雕水鏤瓊琢非不麗也擬諸香齋全集雄渾自朕歸于要妙則未有不呀然自失者予以是流連諷詠窺先生心胸之浩落而又原本忠孝意在言表卽江門東莞之業未嘗不在龍巖矣朕則公之學不盡見於詩使海內讀其詩而思其人必卓然有道者也道所在當上應中星此集所在亦當有青雲覆鼎其上矣公之視鐘鼎何如哉

香霧閣詩集後序

楚陶子讀香霧閣集泣狀出涕曰某之不見吾師十六年所矣憶甲申嚴冬作客虎頭城與公把臂哭國別後風烟相望猶在人間龍蛇之歲某賦湘纍公竟賦絕命衣帶數行炯炯接文信國悲夫公其爲日星爲河嶽耶公平生自負迅承鄒忠介之學遠紹周益公之業歐陽永叔之文章其於騷雅雕蟲若弗屑也雖狀爲清風之什易爲西山之歌難公今獨爲難者又忠介諸君子所無豈不甚卓絕哉香霧閣則平時與會抒寫於光風霽月之下者也狀且激郢雪抗卿雲如孔壁六經咸爲琴瑟雖千秋大業無用詩名使天下後世讀其詩論其人而益知抵風霆變金石之氣之浩落也如此羅文恭所謂忠孝淨明豈不在是歟公令嗣五人皆異才長公夏尹早雋一旦麟角鳳毛俱以銜悲矢節歛采甘貧古所未有也仲子少遊又從公於難不去左右者護其遺篇如養弘之碧血今年三春積晦懷此過湖南問桐解組豆之地獨發此編示某使叙論之風雨聲中勞薪攬公之箕尾矣

嗚呼文章節義得之父子兄弟之間極難而且師友幽明相對無媿不愈難乎某何人斯而亦得以後死附於斯文也哉謹披淚而識其末簡云

夢菴先生刻高夢草序

夢菴先生刻高夢草越洞庭春水寄入鴻山忍頭陀
讀之而歎曰四天下大矣億萬國土以華爲中嶽有
五以嵩爲中嶽之在閭浮提猶天人之有心也朕氣
數推遷天人之心皆變而地獨不變故易曰地道也
臣道也君子法地而可指嵩以旌吾心難言哉予以
是測夢老之詩之托於嵩也公風雲氣誼冰雪聰明
不撓俗而嶽嶠不絕物而壁立得嶽之氣居多焉常
早爲要官二十年才性高妙鮮所緣紫獨不能一日

夢菴先生集

卷之二 序

三十一

廢琴尊輟詞翰與佳山水絕皆別號曰浮丘蓋公
乎塵表也晚乃破子房之產焚駱丞之檄疏離悲憤
緇製荷衣而吟益豪律益細浮家泛宅荏苒十年一
旦放脚中原登嵩長歎頻視三十六峰之下風雨如
晦而怒焉呼首陽喝少室以極變之詩寫不渝之志
以不渝之志質不變之嵩公於是乎無媿矣嘗憶公
爲吏部時遊衡山有開雲之祥以詩記屬我評唱人
將比於昌黎今去廿五年乃訥衣遊嵩何異碧落侍
廊墮來如夢吁嗟天乎肯何以寐今何以寐也嵩固

古浮丘往來之區夢崧諸篇宜與青真接響公之自
況乃微宿莽矣予竊歎公遊衡早遊嵩暮衡遊壯嵩
遊悲衡詩當被管絃嵩詩當泣鬼神也且昔昌黎詩
不數見遊嵩兩題名石柱耳公視古人所得孰多嵩
方寤矣勿謂是夢也書此報公以當一笑

郭川梅詩草序

桑之樓舍之宅賈傳之井靈均作歌之山其麗非秦宮漢殿也千秋而下楚人爭識其處若滄桑所不能變澤火所不能華者古詞賦之心在焉爾渚宮郭用梅負才偶上夙有聲諸生間狀雅好古文詞思述含燦之風業方興而墜於亂遂稱社人者廿五年今皆老矣而予徒得鵬之悲江潭之憔悴一日相值于邛藉金子五鍾之阜比而譚驚歎萬狀交出其詩則歷目叫好耳而予謂用梅詩固當勝何也用梅非徒工

集本生文集

卷之二 序用梅一

三十三

詩者也當其盛年處通都執牛耳遂寥寥瞻古而與世之奇人異書亦往往遇以是非相如子雲之言不好則性勝欣早困場屋亦不矻矻治舉子文間嘗聚傳雅之徒揚推古今肆力于史轡路史諸家多所纂著則學勝久之世亂莫不以用梅名士爭相延致而能滔晦自全十餘年來擁褐垂釣以醉延于湖山之閒未嘗一遭屈辱憂饑寒則意勝予性僻懶不彊記而爲浮名所驅絕少靜力晚罹患難得禍幾死此其爲負當何如也而用梅復使予論其詩予故曰用梅

不徒工於詩者不徒工於詩而詩無不工其盡出恍中書以問之天下乎黃金壺得自愧始則王粲羅含而後安能久寂寞哉

曹顗之游助草序

南郡曹顗之子老友也伯仲氏三皆以詩鳴嘗憶十六年前與弟宸青遊長沙適當五日予與弟幼調置酒江樓對雨中岳麓分韻賦詩顗之自負陳思子自負元亮子自謙浪各不相下顗之乃拍案叫曰吾輩鬚眉偉狀當取印懸肘後子即能爲元亮不得相許爲之大笑噫嘻今幾何時飽經喪亂霜空星月下僅與顗之一醉歌於三湖之間又來蘭臺作客且當五日也異哉已而索其篋中詩則此十數年內哭國同哭弟又同車過腹痛時難爲懷耳狀而顗之慷慨豪爽卒能使世棄君平子以不用全予以小用敗視當年拍案大叫之顗之何其不測也去年乃壯遊吳下刻守釣吟一編詩名藉藉滿東南今復出遊助草記風雨之交蒼江山之眠者有奇響焉悼梅二十首附之則怨誰而不亂矣顗之乃惓惓曰予詩具在願受子砭夫吾輩負用世才不幸以詩人老譬如長卿慕蘭之勇而卒得風流文采聲動長門雖極夸艷烏足以盡意哉狀則吾與子所存者正欲惟魯可拘耳工

顗何足論顗之乃獲大咲相與飲酒而別丙申五月十日

蘇東坡文集

卷之二十一 游助二

平水

劉存齋原牛錄序

陶子曰讀存齋書而知劉子之好學而深思也人身
祇陰陽五行爾朕陰陽五行有常有變亦無常無變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至嘗也而有變之用水寒而華
陽溫泉水火熱而蕭丘寒饑極變也而有常之體晰此
者河圖明前徂書明後承河啓雖則有神農黃帝之
書朕而二聖人者未嘗恃其天能絕學也神農日嘗
七十毒身試之効且勤矣黃帝師岐伯作內經反覆
辨難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乃後世學者塊狀

身本堂文集

卷之二序原牛一

三十一

守圖經捺刀圭貿貿焉不動試而精癖之遂自號曰
能醫學醫而人貴可畏哉劉子者少攻舉千乘有聲
磊落負意氣早受知葛此瞻先生先生間示以禪本
草與其先介肅公所撰著多人醫理益篤好之聞金
壇王損菴公醫最精遂千里從游負劔辟耳者二年
盡其解且肆力於東垣河間諸家號爲博雅試八九
効矣乃復南行萬里齋方朔油囊刷苓採藥或暫爲
勾漏如稚川作吏狎就丹砂故所業益精而所試于
離亂患難之中最久菴將以醫隱也而世乃逾知有

存齋各江漢鄆郢之間門多車馬矣朕而存齋蕭疎
豪宕好周人之惡飲酒揮金負意氣如故獨其枕中
一編考藥辯症析理人微往往於陰陽五行之常變
推究太初折衷古法以處方之旨烹煉之節綴之則
非精心靜氣好學而深思者不能也郢諸侯李公今
之龔黃也數開問延之此中藥肆盡識韓康恐存齋
去而隱焉乃謀餞其書以傳曰劉子之書原牛者也
原牛者原道也是又太守公道濟天下之意云

身本堂文集

卷之二序原牛二

三十二

楚長沙陶汝鼐變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焮 煊 燭錄

序

刻榮木堂詩集自序

古人欲學古以有用於世則詞賦雕蟲真不足爲也
朕使其學既無用於世而自省平生所值之君親師
友所歷之山川雲物所遭之治亂窮達舒慘哀樂皆
榮木堂文集 卷之三序榮木一

泯朕無一言以寫其懷陋亦甚矣先君晚官桃花潭
生予生之夕夢堂上揭鼓報上官至肅衣冠往迎閱
刺隱躍見康成二字寤而聞因地聲心頗異之朕體
羸善病六歲始授書十歲而授易十三補弟子員卽
私効袁公安近體詩大人見輒令焚之相戒曰吾但
望汝成科名無庸此也朕心竊好不能絕廿二以貧
遊關中客金城歸而集所作爲皋蘭草見許于竟陵
鍾先生廿七選貢北雍特試爲六館諸生長浮名日
起謬附詞場朕所識名公卿皆噴噴稱予制舉文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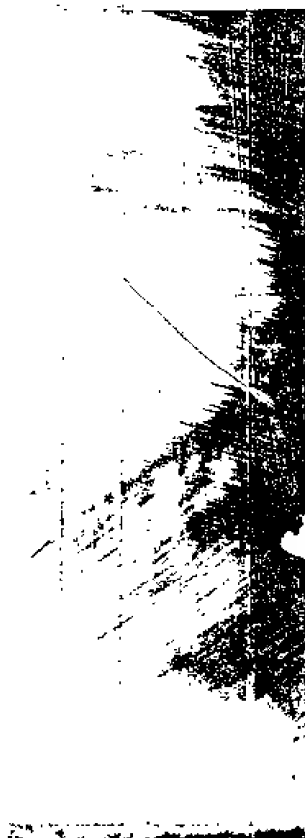
無及風雅者始益思先君言弗敢工以是遂爲孝廉
困公車業久矣大率四十以前處昇平作詩多多亦
不工四十以後逢喪亂作詩少工者亦少雖稱玉堂
寄雲樓兩刻爲峽州文鐵菴濟陽郭步菴雲間楊扶
臧諸公序行之朕朕不敢與時人爭壇坫大抵自寫
胸懷落紙便弃未嘗僕僕噉名函一文一詩寄坊間
求選也兵燹以來投水火盜賊者強半矣乃繼之以
文獄僅倖免于髡黥自剝餘生焚研已晚何所取
燕石而藏之也哉今年長兒集敝箚所存取墻壁之
榮木堂文集 卷之三序榮木二

餘者得詩若干或歲畱數首或數十首聊以識平生
所與之人與所歷之地所遇之時事幸無有大慚于
心與口之間者竊用自慰焉而詩之工與弗工弗計
也昔鄭玄經術得竟筌詩詩豈非雅事耶然其爲行
誼辭徵聘嘗欲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未齊一旦
黃巾爲亂南北浮萍徒憾羣書散敝不獲寫定年七
十餘以屬其子古人濁世垂老之情大率如此至今
患康成二字兆見于先君子之夢者蓋彷彿似之矣
登特竊述有數哉刻榮木堂詩成書此以識之云

趙友沂詩序

楚詩之力之足以變天下也久矣受其變者既不能
砥其流而夸誕之士往往浸淫其中又佯爲懲楚之
論此有識者所竊笑也雖狀竟陵始出而砥公安之
流故天下翕然服其變而不覺纔十餘年而我湖南
之詩已自有門庭矣第同志者希且未嘗汲汲焉與
中原爭壇坫耳壇坫之盛固在東南快哉吾友沂之
以東南振楚詩于今日也友沂才性雋異早擅雕龍
弱冠賦兩都僑居廣陵交天下士不十年而聲重禁
束木堂文集 卷之三 序友沂

風而砥流者也詩變而後極工砥流而後能存雅也
子還 朝過東南請以是質之諸壇坫之君子



郭幼隗洞庭秋序

何處無水何水無秋五湖四序獨以秋予洞庭有說乎曰屈宋皆湖以南人也屈悲風宋悲秋秋之氣遂多在楚湘鄧澤國又皆與洞庭相望宜秋多在洞庭間至太白襄陽偶狀與會頓覺天水爭妍狀孰知千載而下有更取而賦之如吾輩者也近體六十首唱自斐菴先生似不少畱餘地乃數數寓書使微和同志予既閱筆讓於幼隗幼隗不復讓曰滅竈再燃豈得無意一日報三十章俱就南郭子恭遂稱劇孟敵東木堂文集

車季思高霞堂集序

弟則從字季思

嘗讀古人之詩文得一二篇佳者亟起而致其生平惟恐其才不遇而行有瑕也然不遇而才不過如孟襄陽之明主棄爾若遇而或瑕則休文夢截其舌雖才不能自理矣憶少時與諸良友密談風雅輒持此語相勗距今四十餘年老而同志者獨季思先生在焉季思大叅公少子生於閩長於吳越才名盛於楚南嶽早予兩人定交時年各廿餘季思差長三齡耳其文與人俱翩翩有凌雲氣而襟履端雅如明月不榮木堂文集

爲龍門所爲集詩文百餘卷貧不能刻門人請先刻其詩賦曰高霞堂集示先生之能自全而堂構至今不衰也所謂才不大遇而行無纖瑕者孝思一人而已然白首相知誠無過于予猶憶甲子鄂城同出詩質鍾伯敬先生甚許之而後予兩人詩皆數變而孝思道力深詩力亦深昔人謂曾南豐文章要自劉向若不知有韓愈予謂孝思詩賦亦將要自建安不復知有竟陵遇不遇僅目睫之論也今高霞堂業已傳矣豈俟後世子雲哉雖孝思後世之僅以詞賦榮本堂文集

知孝思也并叙其生平如此

勿躁齋詩序

勿躁齋詩吾友江谷尚作也谷尚名宿銓試得司李不及仕抱經而潛郡人咸稱爲博雅江先生云朕性耽佳句晚始集其稿使予論序之竊歎古江擅文章之譽者淹與總其最著矣既並階通顯而所處治亂之間輒以文章表異代朕總遇老江南而淹浮沉子祿讀史者不能無抑揚之論甚矣名人涉末流之難也谷尚貌短小而才長性恬柔而文矯舉動愿謹而意思蕭邁弱冠遂以制義鳴溢刻厲自好嘗與廖孟符同掩關讀書期必取高第而孟符尤自負傲岸獨心遜谷尚之淵弘耳當拔雋入對孟符亦入爲諫官逢人推谷尚文長安名貴人多倒屣見之朕不知谷尚復工詩也谷尚固深沉嗜古心細於髮雖以雲月露作亦不苟往往盈箒未嘗示人所謂雕冰鏤瓊流光自照者矣一旦逢亂壯志弗酬或登仲宣之樓或據河汾之席或擁書子雲之牀或訪石君平之肆或行險誰浪於羊求二仲之間感觸悲欣遂多篇什懷中綵筆若有巨靈護之卽鬼物忌才終不得相索也

雖狀如谷尚之才性行誼而終不用於世得無工詩
致貧乎夫天能塞文人之時而不能塞其學能窮文
人之遇而不能窮其心士君子既已取其無窮者以
自全矣風雨晦冥聲出金石視彼炎炎走聲利而卒
不得快狀於俯仰天地之間者勝負何如也古人云
老益壯窮益堅庶幾似谷尚哉霜月之下偶與谷尚
過筠浦菊窗對榻諷詠其詩三日不能釋書此以升
其端

徐蔚子詩序

夫士有不齊之遇無不盡之才斯二者天也狀遇大
伸才或因之以縮遇大容才或因之以豐古人所以
能自振於窮達之間者不偶矣同郡徐蔚子才士也
爲諸生名大噪每試牘出輒競相傳寫子時因公車
之業讀其文猶能令起舞自壯望其君宇亦復有英
雄之色焉嘗憶江門蔡公曰此固足以張楚而於諸
君劇孟敵國也方禡旂勒陣鼓而徇中原而中原遽
亂湖以南士所稱文彩磊落者多履齟齬盡休於死
矣大掌文集 卷之三 序 十
生禍亂之際而敗蔚子乃獨能含章用晦葆光嚴整
中俟河之清二十餘載一旦把臂於汾湖予敗且衰
矣蔚子亦落穆有愚色相對痛飲君賦澤陂予吟澤
畔明日以一毯薄仕于武陵爲詩以別并示其北遊
諸草則慷慨沉雄能令我起舞者固在也既而苜蓿
盤饑不可忍猶自孤吟獨往散愁于朗溪之上得詩
滿囊以歸若於仕宦窮達無復措意庶幾有塞于遇
而無盡子才者矣故其爲詩吊古則雍門之琴懷新
則蘇門之嘯取境益奢而用材益富夢中之筆若江

山愈助之雖巨靈不能挈也而後知天之待蔚子也
厚矣哉君其益自愛以待訪落之求乎

黃君寢遺草序

崇禎癸酉郡之同舉者十人予與黃子君寢固世兄弟也先鄉賢與其尊人中憲公同學並以文章踞壇坫而兄事先君雖窮達異誼至深中憲公早致政終年不見一客獨於先君垂老無間最後予乃得與六兄君寢同譜而又兄事之相愛益篤非偶然也君寢伯仲間多才人意不相下伯兄益甫尤工古文詞狀而君寢能師之力學敦行無貴介氣迨舉孝廉始爲詩狀性捐介不妄交或偶一示予指其瑜者取者輒樂本堂文集

卷之三 序辭十二

服狀還諸袖它人未嘗見也久之既不得志而歿于兵燹之時且伯道無兒書卷盡散悲夫君寢之人與言寧復有知之者乎君之侄峙三名士也君寢向于諸阮中其稱之一日持其遺詩視予予不禁潸然歎曰中郎之文白傳之詩皆必傳之業也狀世人莫不悲其無後而重愛其詩文惟恐不傳後世祿烈舊之家亦或多子孫而愚賤失學有不能舉其先人之姓字者則幸不幸亦安在有後無後乎哉今君寢歿廿年而家學益盛科名鵲起峙三又能取其遺詩以傳

于家乘則眷寢不死矣狀當時翩翩上公車遊兩都
之作皆不傳而所傳者僅亂後憂癡之言不能不讀
其詩而愈悲也感峙三意使爲叙之亦庶幾慰良友
于地下云

停雲錄序

慨自有巢樓木蒼帝刻羽人滋僞巧不知紀極遂使
阿閣弗棲麟不至郊龜馬不圖白魚不躍屈軼之枝
箕莢之榮不生於庭若恥茲偷薄相與委謝而去之
者誰謂人靈而物蠢也祗今畚界蒙茸泉狔人語諸
人四粒真種子似反被詩書埋沒靈蠢不分有博物
君子欲與詩書雪屈必要向異類中救取同類采輯
正野史爲停雲一錄凡鳥獸蟲魚草木之事可傳會
於忠孝節義者離奇纂組得三百四十餘則而於報
榮不堂文集 卷之三序目錄一 下四
警報恩之兩端尤拳拳焉感人哉推此意也吾徒抱
膝呻吟學盲學瘡兩俱不得聊復寄託爲此將令讀
者聞者悉生慚愧或一旦物皆化人人皆化佛而後
此書可焚耳不狀且勸巾笥中間置一冊廣閱見作
彙書觀獵奇譎作異書觀論因果神識作佛書道書
觀庶幾此下酒物亦十數斗不爲多矣迫切婆心無
負作者作者誰長沙松里先生也序行者誰喬學錫
山先生也松里者吳季子傲也再序者古五柳先生
之裔臬同里也

蕭右溪詩序

嘗尚論千載古人爲兼令而抗獨立絕俗之言者彭澤魯山兩人而已狀元亮紫芝皆以清貞表俗宜在公輔而時與道違益慚競進遂使一代大雅之作獨爲柴紫陸渾所擅兩公之貺山川亦何厚哉吾今而得右溪先生云右溪嶺嶠之英人也才性並高丰神獨秀早登第成進士咸擬讀書中秘而主者先試爲吏宰巴陵巴陵固衝且罷善遁而悍不可理守令望巴丘爲勝母鄉久矣惟是洞庭八百頃南面專之夫八堂文集卷之三序右溪先生詩序

非有范希文一輩胸懷不能與之敵也蕭公爲政二年諸盤錯迎刃解雖皎如冰玉終不能持此水以代包茅陽城署拙公益坦朕解印之後嘗往來湖湘間自事幕府卽簿對窘束而飲酒賦詩浩浩落落之致自在前年獲見其人矣頃得讀其諸體詩樂府慨慷沉雄欲摹蘇李近體意在王孟率筆便佳所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者非歟朕則洞庭無限水氣象萬千攝入右溪毫端直蹄浴耳因而歎才情之盈詘與仕宦之升沉不相涉也朕能爲元亮紫芝之人誠可以

無官而不可以無言使無可傳之言則千載兩下何從而髣髴其風流蘊籍哉右溪今且兼之巴陵寔累賢者將來論其詩知其人巴陵何幸且得與彭澤魯山媲美焉予雖老懶欲以一舟破浪邀公謁洞庭君而責之其必有以報使君矣清廟生民之什君其無廢也

梅山令禁扶乾壯遊陞序

流覽十數代之詩而知一代之才必萃於初盛矣蓋菁華鬱勃先儲其力于貞元人與地可得而指數也明初黼黻太平之業首在浙東嘗讀宋文憲集有送蔡景龍之官序亟稱括蒼名宦之家蔡氏爲盛文章政事皆應運才也今何幸而見扶乾先生乎先生括蒼名裔才性高超當皇綱初張卽以雄才入對輦上公卿爭延致之曄狀如機雲入洛一行作吏惠我梅山則調鶴鳴琴恢乎遊刃耳狀城頭姑射而面煌

榮木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七

鳳聞公支願坐嘯其中把酒高銓奚囊長滿一日軒蓋過西谿顧我野僧不妨攬袖索使君珠玉先生把臂欣欣示我以壯遊陞一帙則十數年間高唱而寡和者也先生取精用弘跡半天下雖升俊園橋眼空流輩觀其所作非公孫開閣則王粲登樓所謂氣凌湖海之豪句得江山之助者矣六年治行旣以循卓冠南諸侯其詩又春容博大偏狀有初盛之風如此謂人與言皆應運才不媿也梅人士得其禁敬愛而授諸梓予曰民之秉彜於是乎在君侯旦晚升朝敷

陳雅奏有連袂而爲于爲之歌者必楚之梅人也夫先生聞予言而笑曰有是哉

榮木堂文集

卷之三

十八

重鐫李少師懷麓堂文集後序

古帝臣王佐之才率多英分三代以還難仍渾噩追
謨詰嚴言雅頌迭作相業皆見於詩書漢魏而下三
唐特用詞科專以文人爲相朕必經緯皇猷俾朕樹
救時之業而後可以當不朽否則狄公所云如李嶠
蘇味道足矣今求三公所作可傳者亦無多也倘黃
鐘大呂克佐帝樂于鈞天赤舄袞衣兼擅公才之爾
雅則功業文章並高一代謂間氣篤生可矣某嘗讀
李文正公集而浩若望洋也公以神童入對弱冠登
榮木堂文集

卷之三 序少師李

朝共於當代斯文蓋英絕而領袖之者致公自庶常
至首輔以詩文稱海內宗匠以德業繫社稷安危身
名俱泰凡五十餘年而清端雅量終始不渝求之古
人亦已罕矣乃其著述之富可傳於世者又如此豈
乎篤生之才不朽之盛事也但以卷帙繁重鏤于京
師雲陽所傳多係寫本迄今兵燹之餘幾於廣陵散
憶憲廟時先師李湘洲大宗伯削籍每談文正柄國
護正人培元氣事欬欬泣下欲相與刪訂其稿付坊
間刻之旋被頑皇召用不果今何日也同里廖升生

以時傳寄雲陽之鐸奉督學公指汲汲購求集爲全
部矜其創獲而謀重鈐之費甚鉅請於當事報可閱
半歲而觀厥成焉出人意表之舉無有快于是者不
肖毫且慵媿不能効較轡之役而竊歎此事有三幸
文正公去今二百餘年其書不復藏于冊府採於軒
輶而一旦放光出苜蓿之闌幸一公兩爲國掄天下
士尊顯者十數輩朕未免膏馥已微音徽將絕而表
章得于異代羣公之手幸二往者此書價雖重于雞
林板獨畱於燕市卽湖南大家未易購致仰止者輒
榮木堂文集

卷之三 序少師李

望涯而返今且墨莊琬琰鄴架縹緗若從戎馬荆棘
中宛朕移懷麓堂以歸故相之里幸三噫嘻公之才
位福慧寔由天授而斯文不墜豈得非人力哉咸云
申生有功文獻將附不朽升生且謂予曰此亦君北
窓下枕中物也今藉大力者發之以公海內矣想當
欣欣不可不識其意於末簡云

陳傅山詩序

相有遺堇焚研隱心其不獲交天下之士不獲見天下士之詩文三十餘年矣豈敢謂大雅沉淪菁華欲竭但詩文壇坫從門入不從門入者所貴陶寫性靈另出手眼不圖趨附今人而能厭服古人耳匪是卽潘江陸海未爲極詣也漢魏而下作家擬古別是一種論著朕拈出一則憑我廣長舌頭要代古人伸者引伸屈者雪屈豈尋常捉刀者流所能滿志哉今春因諸孫讀傅山先生詩松牕諷詠如晚霽孤吹悠朕

袁大堂文集 卷之三 序傅山詩 三十一

神往矣傅山亦殷殷訪落旋以書扣予將傾武庫示我而先之以讀史一集其體自歌騷以下諸篇什無不備其事自女媧氏以下逮乎宋元添發其蘊藉者爲二百四十題無不創大徑意在補天故拈五色石爲首反覆繹之河漢無極則潘陸真細流也夫詩以而後春秋作是用史以續詩春秋以而後離騷作是用詩以續史鏡古之士往往於二者取衷焉詩家但取材于選而不能取材于史卽少陵詩史未嘗能以詩與史相啐啄也必詩史者如傅山先生無愧歟今

朝廷詔徵弘詞博學異等大用之當且晚勸駕矣輦上諸各公方喜相助爲理而傅山尚滯吾卑濕之鄉遙遙揖老僮而呼之曰子湘中漁父耶試取吾詩而評唱焉予赧朕再讓矣

星沙合刻詩序

東滄北瀚之瀾不特與三江九派爭奇也久矣朕所
以爲泖滌爲泖泖爲連漪百變而呈風雲河漢之文
則必憑真氣以聯之雖子里萬里可不謀而合也以
今黃圖之大而論南北之人與詩亦類是矣翰臣扎
先生關東名胄應運而產燕山其才性襟期風華雋
上得沆瀣清英之氣居多朕以梁園侍從寄跡參軍
欲假此曠覽中原論交天下之士而以詞賦爲嚶鳴
何飄朕不羣也嘗從兒輩聞其驚人句矣乃辱手教

榮木堂文集

卷之三 序合刻

以合刻稿垂問合刻者翰臣所稱良友有二焉南州
則劉子宜秋浦則陳宸侯兩君子皆名下而工於詩
結駟同遊自都至黔凡數子里所與選勝登臨開尊
說劍率形於唱和蓋莫不發韶濩之響而得江山之
助者矣時且牀頭捉刀參佐幕府吾郡太守公取而
較刻之會爲一帙以傳曰星沙合刻則欲借習事以
旣楚而非獨楚吟也夫離騷詩祖歌辨皆著於江潭
年來風雅銷沉楚朕空谷頗思古楚以西庶幾作者
尚在南州秋浦之間而展侯子宜居朕敵國翰臣合

南北而狎主齊盟不可謂不奇矣朕三子者皆用世
才而翰臣尤盛年近華轂當得先給尚書筆札即相
與賦京洛煌煌則此編其嚆矢也古亦有稱荆潭唱
和者孰苑侈爲美譚茲何幸而復徵三子之靈哉不
佞衰庸無似詎意未見其人而讀其詩若披華岳圖
經而思三峰縹緲也惠而好我遂不辭老嫗以弁其
首云

榮木堂文集

卷之三 序合刻

廖次裴詩序

予讀廖次裴詩而不勝其感也手嘗與其先孟符
給諫同譜矣兩上公車則與黃允燿三人同研席稱
劇孟敵國而孟符氣岸傲卓朕以制義名家不易相
下若詩歌唱和則予與九煙獨有元白之好雖間亦
諷孟符爲之了無競意豈真難幾不爲抑才性殊量
耶以是孟符制義至今傳恨無可傳之詩朕而庭前
蘭玉能世其業阿咸次裴則才性爲尤異云次裴早
慧而嗜奇方總角逢亂耻爲諸生出暉又耻學劍抱
柴木堂文集
欽崎歷落之意如鶴在鷄羣稍壯則慨然想黃虞友
陶謝流覽山海厭此塵壒負笈以遊于佳山水間盡
其才以寄託于詩十數年中格凡再變變而後無繁
音細響之累也稱作者不妄矣夫以給諫之才急於
用世當時已不能竟其用幸而次裴起能以風雅繼
譙論以湖海繼省垣合乎韓氏之有湘翺翮乎謝
氏之有超宗也於我孟符亦復不媿矣一日偃仰禪
榻手次裴百餘篇讀之慶快殊甚次裴出一瓣香請
爲序若厚自愛以護其珠將長此映烟霞而栖靈岳

也朕世且旦矣恐未可獨修夜行卽當以宏詞應制
踵賈舍人王右丞諸篇無不可者豈得終飯牛而歌
也哉次裴勉之

廖大隱覆巢餘草序

世所謂士窮者座甌咎魚之困嘗情耳若夫覆巢之
鳥豈有好音且大地荆榛無懷可入悲哉廖予之窮
妻子如落禁散而尚竊竊狀欲以詩鳴也予之棄制
舉業工五七言久矣不謂至今日而所遺之茶則窮
益奇吟益苦是窮與詩俱進也予何忍讀覆巢集乎
狀試一取讀之悲則悲矣其沉鬱頓挫之節憂思怨
憊之情稍江潭遺響也大隱之志氣之才性固在誰
謂鼎鼎若志歟噫嘻漢魏詩歌莫高於蘇李蔡琰而
皆以骨肉生離痛淪肌髓三唐寂稱李杜一賦子賦
施夜郎一則無家尋弟妹益代詞人偏逢亂賦則
非詩以窮工蓋詩以窮傳爾今大隱僅餘一身而年
尚壯倘學佛則已勅籟愛綠學仙則可飄飄遠舉此
集如蘇門長嘯亦任流播人間不則取召魂魂歸奉
庭幃鵲巢鵲原轉哭爲笑猶可如梁伯鸞滅寵再狀
重歌五噫鬼神亦且聞而泣焉無如詩人之竭強何
矣幸大隱與狀聽我我固知其不終窮也裁報數行
并以爲序

廖山令受音序

讀其詩而弗知其人未敢信其爲詩也知其人矣而
弗盡其詩未敢定其爲詩也何也人固不易知詩亦
不易量也吾嘗惟人之善變而詩之不善變矣湖南
五六年來四面楚歌音聲嘶殺面長沙尤甚流離瑣
尼之士豈復有能抱膝而吟者哉長沙諸廖羣季兼
連叔子山令者十年前見其人三年前始讀其詩詩
皆亂後無家避難草間所作江潭憔悴之音宜其多
感也狀清才逸思如新引初桐超狀塵垢之外者若
棄本堂工集
卷之三序山令一
非時地所能窘嘗聞博山諸君子亟贊之頃且蘇除
劫土歸詠南陔奉願靈椿之年競長三芝之秀藹乎
有天常焉去秋乃以其暇集近詩之所存者題曰變
音以示我大抵寫哀樂之情無怨悱之亂湘郢歌騷
可仰而企也意山令少雋言詩遺時不偶處憂患禍
亂中獨申所好風雨不渝未嘗棄而走聲利求名達
矯哉其弗變矣惟是落斜穿袖津津入作者之林其
詩則惟變所適冷狀善也夫變而後無窮善而後無
量也極其變吾又安能定山令之所詣乎哉今山令

一旦過我雷雨大作於電光中談詩至夜分即使踐
弁首之約一段奇事也辛酉寒食時初還西谿率筆

廖申生詩序

三百篇雨後離騷續之離騷西後歌辨續之江漢之
風始變爲江潭之曲終詩之在吾楚也代有起者無
疑矣朕而公安竟陵晚霏郢雪談李長沙經國之才
亦嘗望涯而返則雲陽山水間二百年有遺響也今
振其鐸者誰歟同里廖子申生嚶嚶好古平居願自
矜尚一日晷闌千首藉雨吟喜人地之相宜也日取
懷麓堂集而涵詠之詩境不能不進當嬾坐百尺樓
使人卧地下矣時一簡點奚囊刻返詩數卷叶作於
梁文堂文集 卷之三序申生一 三十

雲陽者過半蓋將率西涯先生爲導師而居朕若郢
中唱絕但不知雲陽諸生能相屬而和者幾人耳頃
上詔求博學宏詞得選郎上玉堂脩顧問申生躬逢
其盛豈能無意乎因竊歎右文再造我湖南荆棘蘭
社重荒中間敢以詩倡於絳帳者僅見於申生此其
風始也豈復江潭樵悴之音聊以寫憂而已哉荷詢
老人不覺蹙朕喜優朕畏焉若夫玄晏則雷世之名
公卿能如文正之獎進才雋者不乏也申生持此以
問之當不使懷麓而後此事久寂莫矣

陳長公選刻名家詩餘序

詩餘肇於唐推太白而詞爲祖狀當時絕句佳者輒入梨園一語入情動人魂魄不特清平調奏之天上矣至於宋文章之士競爲之則創爲格調殊體分曹一代之爭鳴互矜絕唱大家如范希文歐陽永叔王介甫並有傳篇狀子瞻調甚高尚恨韻少不叶乃知歌曲之妙所謂尋變入節者非伶伶不解也若夫詞林選集則花間草堂而後種種矣不幸而濫觴元曲驟稱麗詞風雅宗工比於鄭衛而厭爲之者實衆豈詩之變也哉吾友陳長公少負才懷頗解其能雖老不惑射聲歌之樂而超然隱于釣徒興至臨池則間爲小詩詞多風流散朗之致嘗論書小帳寄我山中子亦破戒相和可喜也近復從兵戈滿地屏跡湖陰選古今填詞極佳者爲一編藏之笥中若寶珠玉視昔所爲蒔花種竹詞暢種魚之事與夫山水友朋詩酒管絃之歡皆不可得而獨得於此也庶幾樂天知命之士歟予亦老而困於詩文筆墨者狀不能好

長公樂若夫同調未可辭也方戎馬在郊索我評唱

之爰識其端以資撫掌

卜式玉詩序

古所稱橫梁賦詩其英雄分者吾豈得復見其人哉
狀但謂書生踐戎馬之場將軍翔文章之府亦自有
致則何薄視良家六郡也三十年來楚詩不競風雅
之壇寂朕吾友錢開少棄官而隱於僧徜徉我衡岳
九疑不談禪而談詩所能載酒聞奇負劍辟嘒以從
事者大率非楚人非寒賤而多在旌節裘馬之間嘗
謂予曰諸同志中少雋而負奇氣者無如玉夫子
云卜子終軍弱冠生長將門匪其遺矧自閩海來卜
居湘潭有山川勝望之高華無江海飄零之感觸而
能詞場踴躍韻府縱橫極其所詣豈僅翔翔其間者
歟一日荷以其詩見質而介聞少使不佞序之夫今
之支曷則無如聞少矣岸花亭畔少陵忍遺香在鐫
滿湘數百里中獨得聞少與諸詩傳以芳風藻復其
聞而卜子得英分爲數多聞將應之詔入洛述黃金
臺楚且微覲以張詞幟使老子從壁上觀殊不寂寞
也方酷暑蒨溪頭樹下書此以報開少聞少當爲我
致玉夫尚不惜以全豹示我

心宗百詠序

微言欲絕遺在竺乾至謂吾儒淡泊收拾不住下士
聞之未有不大笑者也雖朕世尊拈花迦葉卽以笑
證上士亦笑此意真不傳耳迨至金剛楞嚴歌心覓
心有心得可觀卽無法可得朕其言蘊澁要妙河漢無
極奇哉面壁胡僧頓斬藤葛單提心印人不從門欲
使權實頓漸得一而畢始覺孔子迦文原詞渾熟以
是竊觀古今學人惟真儒乃能不疑真禪也歌蘊
士若溪名宿慧性出塵嘗有志江門吉州之學時嘗
連時乃述於禪內典五宗悉其研脫久之乃暢游
心宗百詠其一也夫拈取六心頭頭皆是若且謂
經爲經心地觀爲經永明心賦爲經度諸信道無
將無同此豈門外漢所能差別也哉頃且存此懷
解粘郡釋之變理事無碍禪一一致者數篇數語
年來正學寂寥禪病尤甚大率敗壞聲利之外者難
其人耳倘能保任此心聖賢仙佛一切俱辦快哉若
保任如何且看取心宗百詠去不欺吾恐歌蘊若
未免下士相笑在請出而贊之正法眼

續燈存稿序

客有問傳燈之義于予者予以意應之曰五行惟火
寂神故能代日月之明破寰寓之暗體元不立立亦
非體照用同時迄於無盡其燈之義也歟是以尼山
西竺總曰傳心夫心火之官也火傳於薪不隨薪盡
猶之心傳於人不隨人盡也燈豈有斷續哉存乎傳
者而已佛法授記自古狀燈始迦葉而後花不堪再
拈也曹溪而後衣不堪再付也和此刀鋒箭鏃之上
孤明歷歷如印印泥於是五家宗旨各有機有緣有
記前古德筆之於書無論膚骨心髓得者亦太宗小
宗繩繩不亂則一部正法眼無復有草竊竄入之憂
矣朕會元所載止于天童傑而密印以下會稽先輩
通門禪師纂續燈存稿蓋續其書云此書在前代諸
老非無作家往往未能卒業者咸以疑信同異之間
所關非細耳昔景濂宋公翺翔法苑論次頗詳厥後
尊宿辨訂謂雲門法眼並出青原荆南兩道悟則消
官天王實爲雲門法眼之祖會元所書不無謬誤致
宋公釋法且未免承訛倘此後悠悠不定則千百年

續燈存稿

卷之三序續燈一

三五

宗門血胤整亂更未可知也此稿但存立無深意公
之門人某從濁劫中以身命護之未有散落今取而
觀則千百年所爲機緣記前者如貫珠如編貝如秉
炬發暗如置寶符于山而使得者自奏之也厥功偉
矣白足浪平募刻於長沙既成而乞爲之序朕予不
能無感於此今五宗惟臨濟最盛洞上亦卽斐然尊
宿門庭並度宰官爲嗣宋之楊李猶遜美焉朕且入
室操戈而謂獅子蹴蹋遙傳濫付不慚狐兔縱橫如
二十年間事者豈惟愚却兒孫正被帶累達磨大師
無門雪屈矣吾不知讀此編者誰能攷正之續此編
者更誰能澄汰之也噫嘻難矣哉

續燈存稿

卷之三序續燈二

三五

揆菴語錄序

臨濟宗旨先朝獨盛於天童而五峰大師爲第一座
狀五公孤峻獨不妄付末後一燈僅畱大湧狀且養
公借證於雪竇矣慧公重印於五峰庶幾頭正尾正
不至如秤販而引盲者也慧公之嗣五人見與師齊
者不少或云與峰古梅揆菴三大士過之予不知是
否但與峰久據別峰堅讓山子而梅與揆繼席皆在
荆棘之時弘法擔荷後起尤難古梅與峰皆有語錄
行諸方矣今揆菴二錄始出水邊林下時取而讀之
竊歎仰山之繞牀一匝香嚴之圓夢點茶其會儼然
未散也數十年來羣狀末法遂處處設師牙牀紛紛
付僧伽黎大抵陳爛葛藤穿鑿刻畫非翻座轍之饒
則拾春池之礫耳二三大老輒爲宗門憂之久矣狀
而語言道斷畢竟不得定須真素實行本分平懷者
而後可以續慧命也揆菴真朴玄澹獨薦已躬尤能
懇切爲人食噴不起故歷主同慶密印大衆咸服其
行願而樂其度門雖器界蕭條叢席增盛豈偶狀哉
今門人集其開堂提唱及諸偈頌具在識者謂能存

養拙公之本色而繼五峰慧山二老之機用果爾則
天童一燈在湧山不妄也老人直門外懷耳狀附白
社者四世諸弟子欲使序而刻之揆和尚聞而遽巡
避謝曰豐干饒舌矣正恐過吾家香嚴未免燒卻予
曰吾取有燒不著的在且看諸方如何定當

楚長沙陶汝彛變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玠 煊 煊錄

序

廣東恩貢商錄序 代

今夫論秀於鄉至於釋褐皆旅進而譜年見于歌叙者唐宋為盛或謂非古也不觀小雅之稱墮能乎俱為王臣則兄弟之矣狀則譜牒之誼有聖人起必且敦勉焉弗廢也今上嗣統改元詔舉里選之士僕既恪恭休命遶東粵之傳上者而獻之諸如飛黃結綠耳風鼻火之氣駭發逼人矣于其恂恂齒讓也則比隣接翼進湘帙而請言焉僕於是乎翹狀喜懽狀以思也國家養士三百年動稱乏才茲下凡一詔而雲蒸霧涌如斯舉粵以繁海內濟濟矣天與塊得三人猶足以與況什伯此者乎狀爾多士固先皇帝之所育造也以豐芑之遺備車攻之用則今天子所求與士子所報皆有異僕知諸生于英雄二分各有懷來

若顧此生同鄉舉同狀衣同澤則義同仇矣霜雪不淪其色風雨不輟其音亮諸士所風勉也善乎聖人之序詩矣曷為變焉次棠棣也曷為天保次鸛鳴也又曷為采薇車攻次天保也人材每養于和平而用于恐難兄弟求矣求友生矣則亦何棘乎王事何艱乎戎車哉今上謀采薇車攻之事甚急諸生誰能舍琴輓以圖竹帛翕狀歌天保而答之友聲微響壤矣若夫名譽先後往往實沈閔伯相尋則讓士者每欲舞金土于飲宴戒水火于明蜀僕不樂道也多士其重念之

贈王南伯都護序

王文成公以大儒建社稷勛爛狀旂常間矣當其少時侍相國京邸往往佩名劍馳駿馬挾攸飛之士私出關周視邊堡廬帳較射而還羣公大異之知其志畧殊偉不屑爲書生雕蟲也丈夫樹立固有素豈不信哉今都護南伯王公系出姚江而學書學劍俱擅妙技亦嘗發雕蟲不爲之嘆遂奮跡武科取上第裂朕儒將也頃爲當事者推轂移鎮我雲陽雲陽介吳楚粵之境伏莽者請張蠡勳子遺未定之魂常一日

卷之四

王南一

五

數驚起而公來提數百騎平之帖若過枕席於是四郊無壘旣輯劍簠矢矣脩朕輕裘緩帶撫庭前玉樹課其文而又重念雲民之棘苦或與州牧大矢言播播事至慷慨垂涕未嘗及私其餘則樂翰賦詩樂與雅人競韻士登其堂者不以爲豹尾而以爲龍門也君其無愧文成之裔哉夫治世之畧惟文與武太公陰符之秘其源出於河圖雒書此意推可與而伯道耳君異日殫究其猷何止李郭而雲陽之人方頌公功德歸朕植規山之石焉知君自視欲如也某早嚮

姚江正學而今幸以草野見其後人寒巖枯木猶在霜露之中雖不敢附將軍揖客朕思與君揚摧淵源之盛較尋常歌詠似更有進也君其左轡鈴石鼓書以示之使學者觀焉則湖湘之南復有杜家武庫豈直功在封疆而已哉某野人也其言質而迂倘公以爲朕願書之以備外乘

贈喻先生擢休寧二尹序

喻先生安陽之杰也常以文行倡於其鄉秉鐸於吾邑者八年其物身也端而育士也樂易雖苜蓿關干意嘗自貴故聲譽藉藉起當事者薦腹數至是當卽入爲六館出爲專城者青葱豈足以淹襲足哉今擢矣擢而爲新安丞或疑先生志氣高有屈蟄之愠而公怡然叱馭以行諸生不忍別又不滿所期乃問于予曰新安之試先生樂乎予曰樂與愠俱不足以窺先生之胸矣士君子當讀書明道之日置窮達于度外窮則安蔬蕘達則膺車旂素位在焉爾若夫窮達相乘之際兆足以行貴吾所學可以用天下而不擇所用之大小蓋有間必先雖方岳公輔可優游致也先生之所以用天下者而可以世俗之喜愠測乎今朝廷愛名器重長吏汰冗散之官多退少進以振厲有用之才大率倣漢法以遷郡邑爲最格傳士高等者試爲丞郎韓愈謂位高而備此其選也歟且黃山白岳海內之奇山水也風雅才性之士往往患一遊不可得嘗見輦上貴人寫其松雲泉石之圖坐

卧其下便謂玄賞而况仕宦其地擁車蓋出入者乎今以先生之襟期抱負宦遊其間樂當如何矧新安之民富饒尚禮義以受有司與責爲恥無軒輊之擾薄書之困暇松而彈琴賢者特卧治之耳先生往而出其緒餘若振玄之在陳舍也又將以其暇與休人士倡明考亭之學以大用于天下豈非公之素志哉古有名人年五十餘出爲丞不數年至列卿者謂其僚屬曰爲官但守清白無憂不遷此意惟先生似之矣前禮部郎王嘉生先生子老友也自江陵徙而歸夫大堂文集 卷之四序二尹二 六

其鄉既高蹈不住退而修河汾之業庶幾古人抱道者公往而就見以折衷其所學如親張鐘稍拂拭之光能答人也公當爲我歌嘯鳴之章異日從休起擢或爲令或爲朝郎願嘉生更爲我賦之以言當有重於此者矣

重修寧鄉縣新志序

稽吾寧志作於明之中葉百五十年間兩續筆而止
壬寅天步之末文獻如綫 清開國十一載乙未燕
山蔣侯作令爲政惠勸兼敏師古良牧一切廢墜咸
舉其綱而倦倦訪落者蒐邑乘得嘉靖時刻纔數版
耳明年兒子典於敝笥中簡壬寅舊本進之漉漉不
可讀侯不以某湘縈氣盡謀與重修予遜避讓於邑
人士旅辭又二年歸自郢侯先之以幣且相責曰壬
寅志子先大夫所訂不可以無述子之身前朝素於
太學久頗聞掌故壬辰之亂中危法 今上不以薦
刀鋸 詔宰相辭雪之文章報國其未可已也於是
僂朕匿草窗之下取前復二志截繁補要而虛壬寅
以後檄徵故實凡數月陶銷枕篋之藏無出一則者
區區諮逸事於漁樵求幽芳於嬋碧空谷覓朕獨拍
而奏卽疎率固陋安可滿也既具草增帙視所刪差
倍侯復加裁定捐貲授梓題曰寧鄉新志更授簡使
序焉迺益黜朕中顛退而自念曰志曷爲而新也哉
於事爲改革之際於書爲同文之始夫古今改革變

莫大於商周朕孔子殷人故可謂武有愾德兩箕微
宗臣也一抱器一陳範何也微子周求之箕子周釋
之也求之釋之矣始悟天之所在不能自絕而思託
先人之業於道與器之間雖古人處此豈得已也明
興右文麟炳寧志成且在百餘年後今 朝廷早用
詞臣爲方岳將監古集思求裨野以備蘭臺之盛寧
雖小當與古子男等春秋之例不廢曹勝蔣侯又華
胄英人畱意文獻故寧志得先湖南諸邑成卽某樸
逸非才弗足觀覽庶幾前代人政未淪草莽而新奉
朔服共識遵王則蔣侯嘉惠吾寧甚厚也何也湖南
兵燹垂二十年郡國遺文罔不放失且草數被毒燬
我墨莊獨賴侯之綬數先收圖籍其於選代也如引
子孫見高曾之規矩如進伶人說宮庭之道事則不
能無感其於當代也如輟黍離而歌清廟如退牧誓
而陳周官則不能無奮一軼之中感奮具焉感者敢
爲敬應奮者蔚爲思皇侯所爲登進厥民道隆古愛
也若某憂思餘生腐心才盡未免承乏以期無墜先
人之緒侯寔命之報新圖莽安所得報國者而稱之

哉予滋思矣

治鴻紀畧序

明府蔣侯才性清敏古所稱社稷之器也初蒞事民
曰蔣侯惠我既治民曰蔣侯生我於提禁其善政爲
善教序於劉阮仙學士侯歎朕有難色曰政立矣安
知久之必無弊也三年游刃盤錯之間所盡無不當
所斷無不成民之恃公若風雨之恃夏暘之恃蔣也
久而去風雨與暘之苦因而忘復與舊之功非侯遽
終孰能念此者哉明年大計當報政於朝美不勝
書侯顧主吏畧陳其大者曰政効矣茲知報之必無
渝也紫桑之農稱頌之而復於侯曰甚矣靖君
有不自愛其心者也自愛其心乃始求自盡其心盡
其心於民之一日而或有數世之利焉蓋其心於民
之一事而或有千萬人之利焉侯之治寧利焉而足
行之而無不侯于民請之而無不得於上者侯之仁
風惠露足以遂其心之所欲爲如此也故於興建則
張忠定矣均徭則范處州矣於保馮則韓何南矣於
志乘則蕭相國之先圖籍矣於固圉則羅武渴之築
河陰矣於濟師則趙克周之治陞陝矣於撫亂平則

李大亮之定土門矣朕其文告具在精當可師寧人將勒諸貞珉焉後此者第清淨寧一稟成憲足也僕尼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上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甥也朕則御者蔣侯之謂歟柴桑之農猶馬也固知馬之樂君其和策按轡以御天下矣

新修長沙府志後序

汝璣曰司馬子長作史記自序史記子長之私書也士不獲備官陶壺而託史以自見則不得不宜作者之意郡邑志代有成書間數十年一加補綴義例體裁稟先民之程爾安所得吾意而命之雖朕始作者即不能無意也楮先生續史記傳讀者咸以爲遷史而不能廢則亦以其意相師而已吾郡治最古先朝求元志不可得百餘年始成書於張文毅公考勝國之蹟無徵也惟 皇清右文亟收圖籍從戎馬中草草具掌故事甚銳而旋散於幾闕如者仍數十年夫此數十年間世亂而復治地危而復安政散失而復修如行霾海中再覩澄霽幸矣朕回憶囊中所歷風濤萬狀如在劫前一旦使叙次其事五色無主矧命之述 開創之盛紀非常之原若古所爲分陝營衛者乎 今上乙巳兵憲張公採先復禁上於大司空中丞周公論未定越二年公始以保釐之暇取其義例體裁而正之堅命給汝璣筆札使覆訂久辭不獲進而敘之曰潭陽州邑志備矣郡志宜罕其綱母費

辭母當半母說正而傷雅母率應而忘忌諱天人之際子其謹之既適館授贊退而卒業惟是哀定微詞笑微跡跡則二三同志亦將有考鏡焉每一帙成授兒子之典手錄以奉於幕府凡再易稿而定於時蔣泉名公竝出史館金錢玉尺適共裁成汝縣蓋於先輩師文教先生而於當世師大中丞無所用吾意以安於愚賤則鉛槧所經祇動細物獨恃吾匠引繩木將修游夏之遺以自慶耳刻甫竣朱張岳麓之院後新鼓吹休明者將掌出矣即或爾環以待攻引絲以

中梅治譜序

括蒼蔡侯之宰梅也蓋再命矣其人也以學古其試也以陟明固不俟奏刀而知游刃之有餘也且梅非嚴邑志稱淳簡宰之有餘治歟朕末造以來釀而日醺壘而日蠱卽士益被服仁義嘗憂不能與角距者競走彼窮崖獠狂尚能自直于長吏之庭乎侯才性廉敏內嚴而外和藹藹肅肅稱父母師保者數年遂使醺而飲之以醇蠱而砭之以藥雖窮崖獠狂曉朕知縣庭孔邇梅人樂焉侯亦樂梅之可與爲中牟爲魯山也朕而非徒治也梅雖簡豈能卧治之縣哉侯寔單心求莫因輩犁朕胥畏而民懷之者種種父老嘗掌錄其政請勒于石侯以功令謝不許于是謀于士君子相與圖不朽士君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乃序次其事二十章爲治譜徵詩歌以美之投者踵至侯又謝弗居梅人乃造予而請曰譜治非乎子曰古有之惡乎非頌申伯之功則其風肆好歌山甫之德則我儀圖之治狀至今可鏡也且技亦有諸矣譜之變莫如奕其精常者局數者耳古今不能易亦古

今不相襲也朕未有國手而不由諸人者梅人知侯
且晚當顯耀而思其美之難繼將永矢焉以告後之
君子侯卽入而統均猶未去我也朕則以是代浸壘
之祝梅寔自爲耳誰謂華侯之譽道哉往告君侯
勿相制矣

王江劉氏續修家乘序

漢與耶金之靈迄於異代世史所載散而爲諸侯王
將相卿士備朕閱閱者亦千數百年矣朕而長沙安
成皆漢封國而息侯出長沙安成又古長沙地其後
安成之裔分而爲潛爲沔爲景陵爲荆門皆在楚則
楚其發振而長沙其大宗也歟惟定王世蕃遠不可
及今長之在上湘者則亦自安成來統曰王江劉氏
若九河之同源而百川之赴海也猶歟盛哉某嘗
在鄂從大可魁雲密公游公清介峻直不易近而
榮本堂文集 卷之四序王江一 一六

荷折節交我忘年每見諸從中如壽王弁廉賜玉進
士侍公之何蕭默終日如奉嚴師也又常舉其先世
如尚書郎之理學督學使之文章命爲小傳入郡志
恭悉劉氏之淵源久矣朕王江一支故有譜作於宋
靖康時既代有顯者纂承之閱二世而一修是當在
大河寇無何司寇公將舉事而典型遽謝荆鄂諸劉
咸汲汲從王無暇也於是上湘之弁廉先生若起毅
朕出而任其事屬潛之賢者徵羣牒以會於湘綜理
百譜續之如前譜法加詳壽不釀金於衆而刻成緘

以示某使序之子懷狀起曰卓哉古歐蘇之遐軌也而若起之所處爲尤難矣何也廬陵睂山之族當時未甚蕃則編次易而未若王江之行於數州郡也北宋昇平之世士大夫優游廊廟競著作則敦叙易而未若今日之訂於兵燹後也歐公官爲名執政老蘇晚遇主而端明伯仲繼起則較轡繕刻易而未若若起之淹於公車奏於獨拍也夫時地之難如此而能擽古人之志運藥以行使六十餘年間繩繩奕奕稱爲一本而未嘗識其面貌者一旦聯珠合璧引而起高曾之規矩焉非亢宗特達之士烏能辦此哉予因是而竊有驗也經世之數以五百爲昌期稽安成初譜上去漢千三百年距今正五百年矣楚諸劉蟬聯簪組而譜牒之盛事獨虛以特長沙祖編循環若貞元之一會也太史儵謂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而離五百年而復合合十七年而霸劉氏之滋泰其亦類是乎司迄公可作當必以予言爲然矣謹附序

胡氏族譜序

吾邑衣冠之族能以經術垂奕禩不衰者僅數家潮洲胡氏其一云胡之先明初自新淦徙寧遠縣五峰文定之緒閱三世卽以治詩起鄉貢仕爲耶平令嗣是代有專城印綬累若神廟辛酉文林郎某後春秋獲雋崇禎癸酉孝廉某繼之以義經接蓮蓋世門之內三業興焉譜牒已具在掌故矣往賜祠岳毅還顯庭階多玉樹而支繁且渙乃捐金增祠田命其廩屬長公升撰修譜而長公意嘗謂之謂必俟其顯也無何兵燹遽作此事遂廢廿年間胡氏既絕紳彥生者往矣獨陽朔公之冢孫虞倫植疏始譜以守先志罹百憂而未之散也幸矣哉出族則雖除漸還清晏以春秋諸經易其子與弟族也臺明親茂才異等者如故遂得以其同輩先人之虛墓講儀之蒸嘗叙羣從之少長見鼎鼐以後可感者非一端矣迺慨狀謀治其家譜族之賢者雖且贊焉倫曰是吾陽朔公之志也愉于陽朔諸孫爲宗子敢不惟力是視藥成投刻再拜而請序于予予懷狀喜曰士

所貴修身耳齊家者修身之驗也敦睦者齊家之驗也子學春秋矣春秋一書惟惟正祖孫父子兄弟夫婦之倫以準則萬世而專門之業又世宗胡傳大抵繼志述事牟莫大焉師其意而譜之俾人紀秩如天性藹如率子之族稟先民之稟賢者亢而宗不賢者相觀而化則詩書者胡氏之箕裘也科名者胡氏之弓冶也但能不以富貴先孝義不以雍穆易聲華位慶未可量矣愉吾婿也又予與其家以勞百講世親胡氏之振振而無忝于經術不與有榮幸哉故弗辭而序其簡端

額天錄序 壬戌春

嗟夫卿大夫處天步艱難之時而能於君親朋友間暢快無憾於志者豈理也哉不幸而玉既改矣羣錯其趾好議論者且欲檢點殘存忒談覆局競爲書以洩其悲憤詆諛之私沈約雖才不辭夢截其舌則亦文人拂亂者之過也明之季亂莫大於冠紀事之稗野亦莫瀆於寇宸後武陵相公奪情孤立獨蒙宸鑒朕天子授鉞羣工張弧蹇蹇焉矢報國之心以竭辦賊之力二三年暴露行間轉戰數千里殲除解散之盜十數萬追瑪瑙山之役投脫者金山之逸鏡耳如是而終不濟濟則以死繼之鞠躬盡瘁之義亦無忝矣何教皇懸悼其忠劬逸賊怨惟其丘墓而騰謗不止致小說雜紀一切失實若試刀筆吏作甲乙假如便欲引宰相下廷尉俛首受惡名安得不仰天而大叫也公賚志矣勞臣久質於上帝而予子尚訟於人間豈得已哉次公某始爲辯誦錄端爲瀕園一扎矯誣無端頃聞作者亦憐狀欲焚其紳長公某是常弱冠負劍以奉尊人于帷幄者痛此坊刻日繁深文

巧詆不得不取証邱抄臚列章奏剖晰時地歲月之
訛舛與天下共質之其於國史良穢所關匪細也刻
成已久屢徵予言泣狀不能荅狀而不自與武陵世
誼億弱冠受少傅公知後見文弱先生以司農郎乞
假著書作地官集俾狀負匡濟之望心實嚴事之已
已廷試入成均少傅公幸假一榻適以三邊特簡而
先生亦始出爲觀察畿南親見父子之鬪本誠相勉
若師友狀則忠勤清慎之家法洞見肝膈矣丁丑再
上春官則先生墨纓赴召相見大慟談過夜分日未
臣諱國心則何癘而才固有墨主上但以詩邊付
可必十年無事今一旦使壯年不入長安之外吏每
坐可馬堂公卿臺諫相對如秦人視越蠻力俱講何
從措手予當見我之推覆矣狀解出陣闕外幸得相
康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觀也明甚今封駁諸草雖
在竊歎公爲明主之所鑒任而自負賢臣者欲憤之
爲羣盜之所怨毒而比肩事明主者欲殺之天不許
明遂有此事諸陵狀捧筆舌以行愛憎護門戶之議
公亦若見驅於氣數而不暇察也嗚呼李靖強起而

推誠乏狄梁公寬僥憂勤而懲傷無鄭諫議忍使英
主獨殉社稷而謂諸臣無責乎哉李文饒嘗歎忠於
國而知我者鮮庶幾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
耳武陵隕星四十年明良有歌悼史方作豈餘波尚
不息也但持此編額而天聽如風雷發騰而乘箕尾
者可無憾矣長蒼其俟之

方足以赴其脂精神足以赴其氣德量足以養其條
古所謂憲邦始謂是乎若夫兼文武之任則嘗有之
矣督撫而外監司觀察是也監司視前代諸路制體
崇而任重文臣自二千石下皆稟受約束武臣雖萬
夫長可罷策使往者承平久此座頗稱優閒若使名
人爲之每輕裘緩帶據牀嘯報天子命從容致節
誠足矣以是文武將吏其稱職與否不具問士馬錢
柴木堂文集

卷之四序游公一

三三

殺其克誦與否不具問氣勢益尊體貌益抗彼所爲
監司者誠暇也因而有人涉獵風華延攬時雋者海
內合賦以千秋之美歸之而不知文武之事之惰窳
者不可勝道今四方多難天子浣濯大僚擇監司與
督撫等且欲用漢久任法以爲得之則建牙樞筦統
均百官之本在是也吾楚深山大澤幅員千里可風
者十五國獨古荊州長沙最要此中設兵使者彈壓
之非其人不能稱南昌游公夙負才畧而澤于道德
以高第起家斬水令循良尤著士民數之廿年如一

此葉北大配補

日也今上自儀部郎特擢爲監司分憲荆南以民
害總憲中州以湖都警復擢長沙所在皆生依畏狀
三遷不踰乎監司者緣兩地爭欲得公爲重而公學
深於內力益狀中和遇事又開誠布公勇于自任至
於仕進此中伯狀雖建牙樞筦統均百官者逼之不
跪也故凡行部所至輒引諸生入闕與之折衷經術
以總業相踴較習制義則手眼嫺熟英妙之士悉歸
慕德矣長沙清慧多文因資延攬而公之至湖南也
適有山寇焚掠之變風霍數至賴公水陸陳兵旌旗
炎人堂文集

卷之四序游公二

三三

改色賊遂宵遁去其屬吏咸以名節相砥一時守令
多慙魚座鹿者民間苛苦有宜蠲滌而不得請命者
巡路於令公必苦心條畫之摘舞文之胥芟荏苒之
吏焉風紀肅如矣狀而壘壘之待繕者幾十城戎馬
之待還者幾十路賦役之待檄者幾十萬宗祿也
軍旅之待聚者幾十種爰書新牒之待質成者十數
郡也惟公綱紀焉公即好文折節慨狀慕吐哺者
有暇哉狀今嶽麓大社寔公振起之每月諸生奏藝
門下公退食之餘必焚香研露細下丹鉛遇執經同

此葉北大配補

道者豈查不倦士以爲吾父母師保在是若不知居
就下有奔走守令將吏威也真可謂兼文武之資矣
以是而徵公之精神大於身稱不謬不崩者壽無害
豈得爲附會也哉今秋值公初度諸子謀所以致祝
者是其爲師保父母祝雖古人不廢也朕以氣說屬
予爲文予不徒稱建牙樞筦統均百官之雖亦不敢
引長生久視之說以黃精玉木相潤而述真經濟學
問之有本如此亦將貴于有道君子者以垂世乎不
敢其憲當維也則周邦成喜可歌其殿江漢也則用
意後有進焉謂之無疆之十可矣

壽王麗青郡公序

已卯代

蓋嘗上下千載之間士能以文章風節自表於當世
者匪獨才具異耳其風骨類天偉其精神類堅穆張
良李泌而下如唐之裴陸宋之韓范倘在今日不可
望而知耶今上需材亟矣自六卿至二千石率稱大
吏而郡守職最劇於民事最親蓋千里之封繫命焉
彼投壺雅歌已非時事將以厲奔北之衆振傷沮之
氣滿荷墨之陋扶殘療之餘必一人之身脩將相岳
牧之器而後可哉數年以來諸君子豈不欲中原戮
桀木堂文集

卷之四 序 郡公 一 年六

力而某未視其人何也頗聞麗青先生者雅負當世
之望往奉使權關臣心如水上嘉其廉幹擢守會稽
彼中山川人物財賦之數悉甲海內公旣游刃有餘
天下無復有盤錯之郡矣天子念楚事甚棘長沙左
負山阻湖迄數掠境比歲復不登而又轉餉百萬之
銜也樞輔密疏請於上必欲得方叔召虎者流儻節
鉞焉遂有移公守潭之命公旣至貞度秉憲有古大
臣風吐茹競絀強弛中節諸文武佐吏亦爲朱轡露
冕改所觀聽矣迨予望見公則所謂風骨精神音英

偉堅穆異人也狀尚意公矯矯塵壚之外或厭省那
事但旦晚需聖書耳而公舉帷甫至時久雪卽步禱
詢民疾苦未幾洞庭盜嘯聚公後容指授一日遣健
卒擒數十人觀者驚歎其機畧不可測如此乃宵旰
之暇更惓惓進諸生論業以振起經學爲任則又宋
乾道紹興而後爲湖南再盛矣夫士有戡亂之才而
智畧不足者不可以全萬動負猥潔之行而識量不
足者不可以建非常蓋智畧識量皆原本於經術者
也古人爲郡則文翁張霸其最著矣予因是而重有

榮木堂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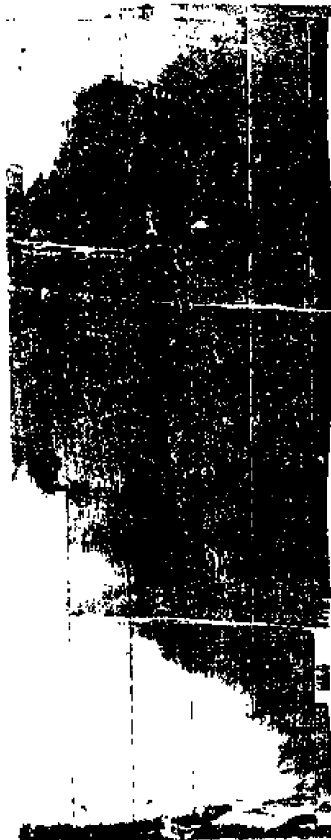
卷之四序書

思焉考亭而後道在張子當其湖南講學之日魏公
方經畧衡湘殫忠王室南軒非不同憂社稷者而獨
倡道嶽麓以修明經術爲急是濂洛而後道在潭州
矣漸靡之深潭士三百餘年知敦厲氣節以自負於
抗俗之行者不少狀而吾道衰薄世尚申韓所謂氣
節之事或不辨義利而出夫亦有道君子之所篤念
也今荷公加意經術誠潭士之幸會陽月廿日當公
麟紱之辰經社諸生旅進而爲公壽者丐不佞前致
詞焉大率皆治內祥金望而知爲安定弟子者無論

其它卽此數輩後來之倚公能甄陶之用以起衰振
溺此百世之澤千秋之風期也以公春秋鼎盛將出
人將相數十年坐觀厥成豈不稱無疆哉

榮木堂文集

卷之四序書



壽丘存菴邑侯序 壬午

楚之事棘矣所望濯穎尾於清冷者獨循良守令耳
今上方崇獎治行而湖南方州大邑一二被璽書者
有如選佛何卓魯之遐軌哉是以吏之擇楚與楚之
擇吏皆怍怍如也吾邑衝誦在湖湘間不敢辭枳棘
之號朕戎馬在郊數年來民尚得以自存者君溪沈
令公力也君溪既以治最徵入朝士君子莫不歌惠
之歎賢者之難爲繼矣頃天子若念車民良庶幾不
負循吏者而重昇之牧得滇南丘君焉丘侯漢之名
傳也其才性沉毅過人纔一上公車遂繼遊兩都
意必欲從轂輔萬里練達經世之務而若且躊躇滿
志以當今日者蓋若朕之技不侯奏刀矣古稱後杜
吾寧有焉予是以見吾侯而融融告吾侯而查查也
未幾而聞所爲下車之政張弛合宜矣或謂君溪善
蠲侯善謀或謂侯威廉似君溪而度勝之夫陵厲之
羽不思反風靡夜之目不思迴日吾何必念前召哉
君之貺吾里也厚矣朕今歲當大計吏威以羣牧轉
玉往寧必慮侯之輟我也又幸而當路重念寧爲公

請雷觀將三年報政朕後上天官以觀厥威楚既得
侯矣侯即欲擇楚烏可得哉寧之人於是乎聚而慶
曰寇君固吾君非借也維時仲冬侯當北向闕嵩呼
以遣祝吏而適與其懸弧之辰會寧之視令猶令之
視君也君臣之間無諛詞而詩所稱福祿壽考無疆
之什捲捲焉則寧人之所以祝侯者不當若是乎雖
朕公未至而民望之公既至而民戴之公將去而民
憂之公既雷而民祝之如此乎其佩侯之深且篤至
也侯可謂寧民易見德哉寧實無涖涖崇墉而特令
爲之山河也寧實有叢神幽陰而特令爲之日月也
侍其堅而莫或瑕之恃其明而莫或蔽之則上下之
間俱得矣不瑕不蔽者不壽不崩者也予固以千秋
之業勗侯也諸長者曰朕錄此以爲令公壽

壽沈司李序

今夫扶輿清淑之氣日月所以光華山河所以流峙也及其鍾於人則深者蔚爲經術厚者翕爲名壽而將相富貴之事繫焉而已君子貴以其所鍾服天下之望而以所繫待天下之安斯對古抗今有榮懷爾子嘗稽覽人物則東南清淑爲甚故開創之主每以西北之氣懋厥武功至於刑政禮樂肅百靈而洽四國者則必待東南之雋矣今上定鼎中元誕敷威德倦倦以察吏安民深詔執事於是東南俊彥咸著清剛之才而其卓朕者乃能施無不宜無不宜而後可以不擇地不擇地而後賢者獨當其難亦自朕之理也渾司李沈公金陵名士蚤以鳳毛麟角擅聲壇坫之間者其始鴻寶自私尚欲厚自待以雨天下一旦入對遽爲嚴郎所知試銓高等親均者謂湖南荆棘慈需匡濟之手公遂以吾郡借寇擇李官之微而治之時湖南始解嚴瘡夷萬狀或謂公少避公益叱馭有慨欣澄清之志迨入境而觀渾人之荼療與治渾者之束濕則未嘗不下車泣也大李公英沈鑒物

冰雪照人往往香簾靜正民自不寃而庭有嘉石之閒案絕鉤金之入至使十二城銅墨吏咸相戒持平毋干明允不數月而渾有淑問矣且夫國有祥刑無祥兵渾之苦兵也十餘年子遺垂盡方當蹂躪之後訟獄繁起故善用兵者不能以兵止刑之毒而善用法者能以刑救兵之殘朕則湖南之恃公如其特督撫大將也何也朝廷以一郡之理屬公非獻成不得上臺部故宥之執之惟公鑒治日罔治惟公衡以公志度之公之能救渾也必矣范文正歐陽文忠周益公皆起家節幕而盡心平反之文亦如焚香讀書之事故其勛德爲世所宗而台衮上壽不期而合乃知古君子之爲法吏也蓋將得其意于經術収其報于名壽暢其事于富貴將相者豈偶朕而已今年某月屆公懸弧之辰屈之守令畏公廉屏去幣賂而獨乞言以侑觴當其引滿三爵旅進而祝之公復遜謝曰吾受大入敷雖飲湘水愚弗白也請以諸君之躋堂雨告之乃知尊公先生者固潛德抱道椒蘭自芳往以薦辟授郡丞辭不拜世稱躬行不言如萬石

若者云噫嘻以公才柱皎朕而又承作忠之訓如此
公厚自樹耳名壽曷有量哉

榮太堂文集

卷四 序沈

三三



權明府壽序 已酉代

今上已酉秋同官王吳廬太史遊南嶽淹留湘東西
軒輶采風物色濟世之才如古循良者寓書於子曰
頃於湖南十數州郡間聞治梓最高無如寧之權公
見其人亦皎朕冰玉云未幾寧之諸君子以嘉平月
當公懸弧之辰述其政走幣徵予言爲壽予聞侯方
強仕則侯非稱壽時也朕而寧人之愛戴祝頌實未
能已卽不佞秉爨抒好亦津津樂道之不復辭杜工
部謂安得如元使君十數公落落參錯海內爲邦伯
榮太堂文集 卷四 序沈 三三
令宰古今同心哉夫百工之職莫難于令倘其地又
銜且貧上之所求與下之所供交絀焉雖飲冰茹蘗
未必得志也蓋吏誠廉則難于見才吏誠才則難於
見守矣渾之屬衡與貧孰如寧者今權侯宰此五年
以冰雪爲心以風霜爲骨以雲日爲智宇蕭然一堂
一軒之中綜簿書如理圖史辨刑名如對鏡鑑剗繁
劇如調琴瑟敷惠教如匡鈞陶除垢弊舉廢墜如命
監櫛而挈裘領一切澄氣靜息不假記室胥吏之助
廉與才之聲不脛而走天下若班麟朱鳳人人得歎

爲希有也 今天子屢詔求愛養之道竊謂海內吏治當以寧鄉爲師朕則由此致臺諫公卿已不待祝而士民喁喁欲祝公壽之無疆不爲過矣夫侯之必壽亦有三焉虞周之世皆以孝昌經曰至孝通於神明此平格之本也侯負至性篤事二人在官惟朝夕敬受太翁教疏水承權愛若嬰兒橋梓之間希聖賢爲俯仰則必壽者一伊呂救殘賊暴桀並期願詩曰緝熙于純嘏此介智之徵也侯五年作令不貸一法而無盡法不徇一情而無窮情勤民之事恤民之令常思于寧人以百世利者其德不朽則必壽者一轅岐伯以道治天下岐伯曰恬淡寡欲則真氣從之此延年之要也侯不攜室家不遯聲色以香令之盛年安紫芝之獨處臨事冲朕不形喜怒類得進者則必壽者一侯今春秋鼎盛引翼方長其名與壽皆不可量如此諸君于稱于言以質于古人無不合者則以之奉觴權侯而并上壽於侯之太先生視闕宮之什有進焉矣幸報王太史曰君知人哉于亦竊附于知言

權封翁壽序

夫富貴福壽之事人人欲之而不可必得者也朕父母之望其子與人子之欲致于父母者知其難而意嘗無已此其中有天焉而得之亦必有其道古人之言曰賢者貴仁者壽則聖賢不易之論也夫寧鄉權侯三原之名雋 今上三年奉 命作宰其爲政廉敏惇大不染纖塵矯朕楚之祥鸞矣當其單騎赴官不權眷屬獨以板輿奉太翁來侯溫栗端凝金玉其相居朕公輔之器太翁則立髯方瞳丰神奕奕如神仙中人竹馬喧騰觀者堵牆噴噴稱冰清玉剛篤生不偶迨受事而霽朕如春肅朕如秋注洋千頃如澄潭之鑑物至一切供具菲澹無取於民寧自信有二天矣朕侯晨起侍太翁盥漱畢拜而後出其退食也拱立述一晝所爲政伺太翁色喜而後就坐古人告天公告親此豈尋常堂構之間也哉往者西峽用兵侯護運丁五百戴星而行太翁秉其篋輪借嚴內外罔不精嚴寧人安之若神君之庇我以是知侯之清與端翁之義方也侯之慈與惠翁之仁育也侯之勤

與敏翁之無遜也侯之和與介翁之不競不祿也太
翁卽葆光宇雌居狀有富貴福壽之道矣且人子致
身青雲綰符百里卽珍食錦衣以明祿養誰謂不宜
而太翁益敦儉德命侯以蔬布承歡蕭狀竹榻此又
史冊中治譜所無也今 天子四年乙巳壽躋六袞
辰屆降嵩諸紳士思所以爲祝者侯天性介狀往往
卻篋篋選歌誦而不御無已乃徵予言以侑觴予曰
邈哉有是乎若太翁之在鄉閭則太丘長者也其在
庭闈則蘇睂山陳南城父子之間矣振衰敏之俗隆

奏不堂文集

卷四序推

三

古處之誼迫作忠之猷詒亢宗之穀權氏百世猶當
青昌其在太翁無疆之休豈區區靈椿大年所能比
喻也哉諸君曰先生之言有徵矣吾侯眞賢者太翁
眞仁者也從此二三十年間 朝廷于權公之門朝
賜 璽書暮賜几杖天之已定其是在是歟馮水作優
藝花香請和雲母一尊稱此言以爲二天壽

壽狄督學序

代

今上十三歲丙申孟夏學使狄公銜命試郢公門肅
霜壁立萬仞廿三日適與初度之辰會卻諸司一揖
惟謹太守李公以下無可將乃始介潛史之言以壽
之曰斗柄南而天下皆夏夏者天地之大寤也正陽
中呂氣當吳離之交五帝用其德以治世勉勉修人
倫之紀故曰陽主教又曰南斗主國壽及公卿爵祿
之位云甚矣風之貴南而爲 天子教江漢者非光
明俊偉不足當也狄公陶隣東南甲族才性絕塵往
來大室文集

卷四序推

三

于闕牘中定爲端勁知名之士楊下翁狀稱快而陶
隣深醇落穆若無所動於外者旣成進士官水部則
所爲光明俊偉之器與世共見之矣 今上壽考作
人特于諸曹慎選督學非孤芳積力者不得進而君
遂首稱旨適楚學政當代廟廊謂非君不可卽簡用
之子喜而不寐蓋慶君之時與地遇也有數端焉往
者外堂獨貴學憲狀曹郎太守率以資遷耳今奉
宸斷試曹署經史文別爲一選而翰林有才望者得
間出視學如臺使例較清華尤峻而此典曰狄君始

一也楚國有材其地又延袤數千里前朝以一學使
奉簡青輶軒戴星疲於索駿迺始議分勑增泉而主
司與士爭奮塹站故楚文益振十餘年復爲一兩風
不競矣 朝廷訪于舊學允禮臣請分教如故事俾
心目靜暇瑣瑩無遺優游焉以盡發川巖之秘而此
命自狄君始二也環奇瑰偉之數湖北首黃湖南首
荆每歲科名惟兩郡輒相敵而今易舊制畫江以行
則南郡江黃並歸北路如入寶山獨專羣玉之府而
君擁此座窺先三也辟雍上庠國之造士升司成者
咸謂選人學臣即甚愛才安能越而致之六館去年
適奉 恩詔令鄉校各舉一佳士入對而君前試湖
北所選皆空羣之彥藉手報 上命亦窺先四也楚
洞庭以上軍之所處士咸失業當事招攝鳳者如集
哀鴻今 心久定所至有絃誦聲君乃能遽用陶汰
有拔十得五之功悉當宗伯約亦窺先五也夫闢門
額俊歷代相沿人臣賢者率思以文章報國朕有數
年之功焉有數世之功焉有數十世之功焉數十世
之功者樹人者也陶鑄應運乘時獲斯五過而能介

朕持冰雪之面以精白一心殫予品藻其所樹人何
啻百輩異日 天子取而用之如韓范富歇身爲宰
相執政而門下之士布滿朝端經國不朽聲流無窮
雖鐘鼎大年何以如此哉太守李公日子之言矣矣
矣第督學公之誕也適在郢亦將有說以相慶乎
予曰郢昔之興都山川近天地之中焉狄君欲弘
則改墳之式也狄君欲宣猷用江漢之祀也吾道方
南易亦奏肆夏以荅君之風君兩無窮也吾亦與
焉無窮矣數年日善司李周縣公同門建教於
此

壽歐陽雪崖六十序

國史氏曰士君子所期於世與世所期於士君子者何其無涯也治亂視乎數顯晦視乎時豐約視乎遇士君子亦安能取此無涯之欲而必于天乎哉朕不恃世之長治而恃吾有以處亂不恃時之膏顯而恃吾有以處晦不恃遇之恒豐而恃吾有以處約才性深焉道出乎其中是則無涯之義歟于生平疎落未能學道而意頗近之里中親串嘗同學而能用其大意者則無如雪崖歐陽子也雪崖美風度負雋爽之才又生長世家偉然若千尋玉樹于刺史公爲家孫於觀察公爲長子墮地無寒暖氣朕而鯉處巖巖雖豪華都雅望若王謝雪崖固恂恂恭謹未嘗以五陵裘馬之習易其經筭也予與雪崖內兄弟少年不賤同長昇平往往共研席而觀察公尤於我有人倫之鑒故歲時伏臘風月山川與雪崖稱莫逆矣於是雪崖爲文爲詩皆佳嘗從觀察公宦轍足跡半天下而揮金選具於東南之游尤壯諸名人壇坫中無不稱雪崖意氣者朕過四十業不售自顧多佳兒遠俗情

山水嘗搆滄浪閣以觴詠奉觀察公間用盡船載簫鼓圖書與名士浮於沱潛江湖之間襟懷散朗不可有二也未幾亂矣雪崖所藏書畫犀玉尊彝之玩悉委於兵火乃始思用世出而應軍使者聘纔一綰參佐之倫爾知其時與數不可爲而遽返初服結廬乎先壠松柏之傍遺其長公賦出宰上事 新天子日汝輩好爲之雖祿養無所需也山中自課諸孫業郡邑大夫或相延見但飲醇酒不復涉世事而所弗能盡廢者舊友朋與絲竹之樂尚在焉如雪崖者庶幾善處亂與晦之時而又不以豐約異其雅好也是其才性異而不違乎道者也今年五月四日乃遂當六袞之辰子與兄俱老矣每念觀察公喜以三孫文敷子弟而雪崖又最慕大蘇之風流朕端明文章品益貴重當時攷其六十乃謫居惠州寄榻僧舍徒慨朕慕漏明之爲人而盡和其詩以見意則蘇公生平登大科上玉堂且不足當陶令之束籬北窗審矣今雪崖乃能高卧自適詠詩飲酒贈松楸撫蘭玉秉燭夜遊日三春而起與良友掀髯而嘆無所忌諱從此復

二三十年有淵明之高而無其貧無端明之厄而過其壽得天甚厚其樂日永吾自不及雪崖其如雪崖何哉咸里諸先生聞予言者大快請書屏以張之雪崖曰吾當爲諸君子一字一引滿

季太安人壽序

陶子曰幸甚哉咎菴季子之有今日也飽害亂之憂歷艱危之苦處滄桑大變而卒能取剋賊祿養奉母夫人六表諸君子競爲詩文以相慶矣頃有書自桂嶺來徵予言予蓋不勝忻喜也方搦管則又泣狀不勝情何故咎菴之尊公創初先生子莫逆友也少時同爲名諸生同爲少傅楊脩齡公父子兄弟所獎掖者而創初又爲楊氏婿雖焚焚早孤往以坦腹之譽益進于學諱狀稱風流才子二三十年間太母夫人賦相丹而忘劬其弟授遺經濟美又翁狀稱孝友文章之士則楊安人賢孝力也安人世家淑媛而勤儉端靜如寒暖婦創初常傳經下帷耻言餅餌一切奉甘旨佐膏火之計皆安人任之創初或以讀書苦偶一揮金付酒壺不忍逆其意獨惜公困場屋久常自和熊教咎菴而勸之從文弱相公行以西席參軍曰吾兄其經濟人願子佐之可以報國無徒事一室也未幾達亂而吾創初兄抗節以終天之報施吾甚疑之安人乃能保咎菴隱萬山中荼苦數年知咎菴才

必爲世用又聽使策請履涉蠶叢之險以求發抒
先生之苦節而幸有今日季郎固負應運之才安人
則真知興之母也夫崑崙之水萬折而放于河崑崙
之山萬里而峙爲嶽不坎塤渾渾而不能高且大也
固矣季氏自季康公以理學紹蔣道林之休三世葆
裔待發于咎菴則渾渾之放而爲河也且三世早失
怙皆以母德集于夢而冠峨祿養自太安人始則坎
塤之時而爲嶽也如是而母與子之名與壽並當奢
取于造物而天豈復能靳之哉季子幸勉焉樹忠獻
以大抒其家學旂常鐘鼎無不可致以奉母氏歡者
影管煒如當使制初公之遺烈並著則吾所致疑於
天者今與朕無憾矣咎菴板輿奉母時試讀此文一
過伺太安人顏色能爲解顏頷之否

王懷人博士五袞壽序

代

古今文章之士名不脛而走四方者蓋亦多矣朕其
人與文並足以垂千秋則代不過數君子爾夫此數
君子者昔人所謂於山見泰岱之高於水見溟渤之
大者也予生于魯岱海所習見竊嘗聞楚之衡岳洞
庭尤奇思得一曠觀以自壯久矣 今上躬親大政
之明年戊申春予不佞敬奉 新天子命入楚祭告
古炎帝虞舜之陵由漢陽至九疑凡二千里山川之
奇者盡遇之而心所求之人與文足以當衡岳洞庭
者則無如懷人王先生云先生漢陽華胄少負異才
廿餘年前與其仲氏以奇文樹幟海內噴噴稱二王
予固嘗誦其文而知其名是常讀三墳五典九丘八
索之書者所立言則光儀萬丈不可逼視也私意先
生爲人必且巖峙海立高步而肆志者歟迨已卯同
舉見先生溫如玉虛如谷澄如淵厚如嶽備四時之
氣而散六經之膏馥異哉先生猶龍矣今年夏秋之
交往還長沙而懷人適爲郡博士日掬湘水滌研丹
鉛百世之文四方從遊者以爲龍門而公坦朕道廣

首緒盤客嘗滿座聞先生一言莫不以爲享大年十
 日也狀公所遇事一切以度勝之而與諸君子相勗
 者必千秋業矣去年督學使者來甚折節爭相訝也
 迨大中丞特建講堂選佳士日受教又謀建岳麓書
 院將奉先生爲山長如朱晦翁待南軒故事則又爭
 相慶也予因得詣講堂登岳麓與諸子論當世之文
 與人無如王先生者曰予時探金簡于岫樓之峰聽
 蕭韶於瑄巖之下邈狀古矣而未若諸子遊先生之
 門親炙其德輝而聞其議論也諸子曰誠如公言但
 明主在上公等在廟廊而不卽召爲侍從備顧問何
 也予頃見岳之壇松者矣托之以嶽崎沃之以雲霞
 堅之以霜雪十尺而上則麟鬣羽葆具龍鸞之姿久
 而參天與岳齊勢天意所蓄豈若朝權之旦夕哉且
 世所稱爲蓬萊道山者何地也先生惟不亟爲顯官
 始得畢力于經濟性命之學今天子徵求良史用
 副論思吾知舍先生無足當之者矣且其兩郎君亭
 亭玉樹伯子孟穀尤殊才絕慧弱冠登壇似其麟鬣
 羽葆則又真龍鸞也彼蒼所以酬先生者蓋無盡矣

諸子喜曰清秋某日先生振麟之辰也請錄此以侑
 簞堂之爵



榮木堂文集卷之五

楚長沙陶汝鼐變友

男之典

孫 烱 烱 烱 烱

志序 長沙府志

沿革譜序

夫君子法地不遷則能因時制地長沙三代以上亦
可考矣禹貢屬荊秦漢間始開郡縣跨地千里厥後
析置不常分而爲零陵爲衡陽郡邑之設幾數倍秦
漢朕地廣而民弱以忠信約之可與衡朝廷以好雄
乘之可與成竊據有常主無常治若從壁上觀吁世
亦多變也哉爰歷書之以著運會之次明離合之迹
俾世攷鏡焉

星野述序

機祥考驗因地分天德職所召非遠實邇故君子觀
象庶民惟星保章氏之所司不可誣也長沙一宿獨
先麗於天則又非特星土之分而已士生其間對此
光岳而曰吾郡獨在象緯中蒞吾土者亦曰吾治獨

在象緯中肯自菲薄哉

鼎定紀序

志所以稽古也將取以爲今之鏡其在 昭代者如
初曙日麗魄在前難與爭光矣雖朕正其始而後能
執其中書不敢不特也古長沙雄長南服易治而難
亂哀朕文獻郡矣迫明之季諸大夫謬恃以爲堅壁
而受四方之兵荆棘生焉子遺如寄惟天祚 清統
壹中夏 王師所至卽克者定之烈懋哉記其奉正
朔也自順治四年始謹書曰丁亥春兵譁於羅子郡
不守三月 清師入遂定長沙仍爲長沙府隸州縣
十二制如舊

開藩紀序

易序乾坤至泰而中次經綸之屯曰建侯次永貞之
比曰建國開濟之氣象脩矣長沙郡於秦國於漢古
所稱大都會也蓋厥象惟星 水維湘厥山維嶽之
麓天地之緒絡罔在焉粵稽哲王代有封建若觀察
郡守以上更假大臣旌節以撫鎮之彰厥有常吉哉
朕未有分藩陳臬如今日之盛者也 清興聖作者

憲邦隆應運偉人迭爲邦憲康熙癸卯上采廷臣
議永以長沙駐大中丞節鉞又復采內外臺史議
分設濟泉專轄湖南兩年之間並增公府屹朕與鄂
城對峙百度維新於象爲泰益若千百年來古人意
智之所不及一旦創爲將垂百代蓋徵惠大中丞周
公精忠定力不率泥古今謀乃斷斷乃成賈長沙所
謂長久治安之策歟

專鎮紀序

聖王之定天下也莫不監於成憲矣朕道濟而知周
則三代治不相襲也故制莫良於達變古湘州方面
率用刺史明中禁始增監司若大臣節鎮不常設末
季以黔蜀豫皆有警特設沅撫軍制黔楚之間以長
荆常爲三幕府因時移節亦無定所清興率由舊
章初卽駐長以王師將入黔時移駐沅陵居中調
度朕吏民遐遠罕得見旌節言事或主者欲爲吏民
奏論往復勘驗輒復後時其師今上采部科督
撫議分定職掌永駐長沙又思傳書期會輿轉運之
險阻而特設藩伯憲長協鎮轄七郡二州事以專聽

於幕府所稱殿天子之邦蓋第一大政云

地里志序

龍門扶風古良史也固始作地里志考方輿者率踵
此矣長沙楚名郡地方千里山川之勝疆域之限民
數之等如井人春不可以日曉盡也志焉而俾師帥
者覽方輿審俗考其扼塞患其變遷以知其注厝
控御之方則我疆我里民胥有宇夫是之謂祖識地
德

封建志序

古封建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
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衰微也嗚呼
可以觀世變矣黃虞不具論漢興獨王異姓一人國
長沙而吳芮忠著令甲定王之爵實基中興偉哉由
晉而下代有封建其事多不足書若明興定封諸王
制皆同姓朕但守藩服不與政使吏治其國仁至義
盡此法垂百世可矣迨至水德遷周天心去漢雖齊
魯之功德東平河間之禮樂無以長世而亢宗吁可
畏也攷長沙始封潭封各俱絕至吉國篤仁義奉上

法以蕃衛天子者蓋數世豈得非讓烈之盛哉爰作古今封建譜而詳其近代如史例

職官年表序

詩稱文武憲邦古難其人哉方伯連帥而下咸保釐相資者矣考前代特用宰相鄉貳出而建牙皆便宜假節不常設也若國朝創制則今之渾猶夫楚之鄂矣於都哉貞憲考度自今更始其自大中丞蒞吾土者職要職詳若一垣之象緯相燦燭則無弗燭也若一家之鄉長相承正則無弗正也舉而志之燦者或有光顯之殊承者咸有榘榘之任則人鏡亦具是矣請首志歷代使相部院次藩臬次郡縣若藩臬之屬鄂之屬縣之僚使姓名附焉

方面憲制序

唐沿漢制邊鎮置八節度外任之重無比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刺史亦得兼之矣宋循掌故則節度兼觀察諸使又嘗以州刺史長史爲節度觀察蓋節度安撫不嘗設無定員而觀察宜撫恭用武人並稱方面與專任牧守者異矣今區別彙紀巡守並領一道未

季復以部議設湖南督學咸以才望臺省郎及各郡守爲之視古爲節憲有專勅焉蓋俯仰千百年間如蔭其樹下何必岷山石獨爲感人哉

州邑職序

夫郡縣非古而今之民猶夫三代也州邑長則視古子男矣得百里而君之謂不足行志乎朕爲撫爲虐雖千百載下尚有能舉其姓字者若乃東屬分猷儒司典教其以佐守令宜民人一也桓僅毀服李丞正冠且鋒鋒庶職中載在簡冊而况龔黃卓魯哉高山景行我思古人後此者覽焉毋鳴琴而目送飛鴻也

選舉年表序

古聖人治天下則選舉爲最重云朕三代以下六經與三物竝進所謂吏治者或不盡由選舉也所謂名將相大臣者或不盡由選舉也故舉之途日廣而選之法日變屢變而不能不試以言選言者公立言者貴則道法具在矣又何名臣良吏之不出於此哉君子曰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故選舉志焉

歸附紀序

世之所以亂者英雄與盜賊竝起而未能卒定也真天子在上而定矣狀而英雄盜賊之得失在順逆先後之間爾爾收英雄者先服其心收盜賊者先奪其氣盛德在上而機權在將相有道焉御之而後可以永清也明之末長沙受兵禍最久民屏且貧狀 國朝一統之業實由開鎮於潭以竟滇黔萬里之功其歸誠者率詣軍門衝壁而後送之 關下則對揚休命潭與有靈焉而況亦有潭之人謬荷 國恩者請另紀之以示勸或曰非例也狀則志長沙五代者於馬氏之始終可無述乎

官澤志序

志名宦者志其名復志其實唐人作公府題名記名史之例也實則史之列傳矣名者叙書也自大僚而卑散僚若譜牒實者特書也由忠畧而政教則炳狀若旂常之間焉長沙自漢以下分曹而志之代得若而人職得若而人是名也民之不誼施於後世矣製一器者猶有師而况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乎覽此者禁行焉母曰官遷廬也哉

名節鎮新列傳序

夫勘定之與綏猷也功德同而勘定者難為德開濟之與又安也懷濟同而開濟者難為懷若能於勘定之時成開濟之業以徵 天子而又能為 天子撫此一方民卵翼而生全之其功實在 社稷鍾鼎旂常記之者黼炳矣狀而畏墨之祝久而益思則靈麓江潭與之俱永後之佑吾土者芳躅具在當令史不絕書固潭之慶也亦邦家之光也歟

循吏新傳序

開國之初為守令者極難而令之難數倍於郡其臨之者鷹揚也撫之者駭獸也有網如茶有夢如絲而欲堅白以行其聞其孰與之得二三良牧焉其必非得志而去者矣狀見在例不立傳采州邑志已傳而尤卓者且其人往矣故書

人物忠節彙序

忠者人臣之幹也不幸而以節見則磊砢困於霜雪矣後世論其事而弔其人非英分則雄分也為臣則表忠焉特矣若夫不在事而勇於殉義者曰志士哉

忠之屬也夫

人物羣友彙序

志品誼而先羣友者百行原於此矣噫嘻惟此一事貴賤窮達咸可自盡朕往往得之蔬水失之鍾釜何哉故能隨分自盡者雖公卿士庶得並傳也仲尼特作羣經意固如此若夫行誼文學士君子砥躬敬業各有所就以自樹則非拔俗者不與焉雖循志例洲爲彙豈曰優曾閔而劣游夏哉

新賦役志序

李本堂主集

卷之五志序

田賦之法雖堯舜未能卒定也禹平九州闢九等而始復於帝曰咸則三壤咸賦中邦萬世平咸率由此矣朕荆州厥田下中厥賦上下蓋視九州稍爲第八而賦居第三楚之賦重古已識之若稽夫勇全楚糧一百萬長沙居五十八萬則賸重極矣賦重則役因之朕且一郡之中田同而賦異賦同而則異賦異則同而徭役異往二加增代編爲湖北諸強郡所望吏胥爲奸卒不得愬長之困詘在神廟末年已朕而況兵燹數十年之後乎 國初荷 朝廷蠲貸除荒糧

十分之四民之更生亦何啻堯舜在上矣但生聚未久而寥寥力田之子租有常而庸無常租庸有例而科歛無例雖懸墾田之令徒以文應也今幸督撫兩臺以分藩清以丈田不擾請民瘼親切版圖燦朕渾之平成宜在今日矣朕賦額視昔較儉而輸將尚不給蓋戶口之登耗金粟之死生兩賜之若弗若有不能不聽於天者今臺與藩實式臨之民敢有匿情哉謹遵全書勒爲新志於其獨也徵 皇仁焉於其墾也徵民艱焉於其文與實也徵吏治焉幸勿謂譚類李本堂主集

李本堂主集

卷之五志序

哉

民屯紀序

克國金城之役屯於邊者多矣若荆襄江鄂之屯則自宋南渡始有之朕領於外司農以賦其州之軍而國事日棘矣明以制軍衛田與此法同別載掌故伏觀清興十二年經畧駐節長沙念民田蕪廢者十之六

七奏請給牛種開墾歲徵米贖其軍六年後奏歸於民合計所輸米以準其牛本不後問上報可朕實增歲額十餘萬上足國而下寬窮黎沾被子遺最為功德公疏所謂皇仁淪肌浹髓者也今朝廷欲求墾田而無勸民虛報之弊當師此意行之則成法具在

食貨志序

史例志食貨非以侈富也曰天之所生地之所植人之所力止此也故富國貧國不同制人滿土滿不同時則生與殖之盈縮烏乎定自昔物產儉而取者矣以今觀昔天膏旒敷地屯膏敷人竭澤敷君子而不患爲之所也則寄生之國也夫

學校志序

國家不可一日無文則士不可一日無學郡縣鄉社咸有校莫隆于明制矣明初用文學行誼士爲學官教咸而召爲翰林臺省故子弟之所就日盛而自待尊非若後之靡二也何也古之教也帥人後之教也帥於人是以去三代遠矣雖朕猶幸其制甚備也君

子咸子矜之什而思尉爲菁莪則人與地具在

新學校志序

古之教養出於一則才德合焉官師子弟處百世之下而可與爲三代者學校而已故三代並崇學而周獨壽考作人下世卜年氣象定於此哉古渾在宋元間興學爲尤盛其時固賢師帥者力焉今朝廷開國首詔簡師儒嚴進取周之士貴矣朕養之道安在所望師帥者登其堂考其鐘鼓而作新之渾滋幸矣哉

正祀紀序

先輩曰志正祀坊滿也雖朕敬天勤民之體焉矣天子祭百神諸侯在其地者則祭之守令古諸侯也肅其境辨其社步其原廟六宗四類幽榮有時所以奉天子命爲斯民祈報耳言乎澤則豐嘉生者也言乎德則立蒸民者也言乎道則勉羣象者也言乎神則揭日月作風雷者也如是夫臨汝矣而尚有貳心焉烏觀所爲勸民哉故君子謹焉

新兵防制序

五材之用誰能去兵千里之封必將奮衛君子思其以衛民者擾民也故策兵者先策制 清興治兵最嚴師出以律非前代所能凡擬今海內寧謐放馬投戈兵似無所用之亦庶幾措之安則安耳易之於泰也戒復隍于萃也除戒器則溝壘之險鎧仗之藏兵屯之規畫具有成憲當事者欲懲前而懲後則必於無事之日矣

衛制志序

三代以來未嘗忘亂也朕置郡縣而銷鋒鏑秦則即鹿無虞邊守令而策兵屯漢豈治之馬上古今得失具於此矣明制改元帥府爲衛置屯以蓄兵實置兵以衛民也故衛之長與郡之長秩相若而以勛舊之裔世祿於其鄉長以下凡四級而職事有差恭重矣其後承平久統綽之子至不能執殳負國何如哉朕而非制之失也 清興文武兼資汰其冗弊則更有長治久安之法在

志餘逸事序

四時不能不短代也朕而秋冬之際殊難爲後故君

子讀書至牧豎讀詩至黍離未有不惻朕而思肅朕而悲者蓋時當喪亂風雨彌天其人與事往往散見於稗野之林而史多逸焉非史之闕也其人多雜進其事多權宜一二奇節之士蹇蹇而無補於彌留則疑焉闕焉而不敢書者勢使朕也朕海陵有孤宋年循紀韓通無傳歐史貽譏今之視昔豈能無異論哉且古今正閭統不中絕 聖代方博求草野之言以佐信史雖奸雄盜賊亦將有述况非其倫者乎敢竊此野史而系偏方之事曰志餘以備搜採焉

勝蹟志序

談長沙之勝者循瀟湘岳麓而臨洞庭則八景之靈不能自匿於混沌矣朕而磅礴於州邑者山各有宗水經注不能盡蓋千峰萬壑競秀爭流其中聖賢之遺蹟仙佛之栖神才子名公之詠詠嘗使煙雲巖岫多與八景齊觀殆天授非人力也若夫蘭亭梓澤之感代有盛衰則山川之巖存乎人而思托於翰墨矣

方外紀序

紀方外者彼遊方之外而吾範之於道之中也二氏

之學易從而難就樂繼而畏拘故其於世也少成而多敗聖人出而度之有數庇之有廢董之有紀網寵之有謚號繩之以禪律邪正所以護二氏者至矣故彼法亦有聖曰佛曰仙釋之部曰報四恩道之部曰淨明忠孝亦將取吾道以自衛故其書亘古不能火也若夫魔外之相亂釋販之相誦金粟之相糜如今日在彼法亦竊憂之矣志所以示範也亦曰善護者非法不護

藝文錄序

東本堂文集 卷之五 志序
禹碑七十二字顯三代久秘之書湘靈二十五絃存千載無聲之響迺九歌作於玉笥可取而續經六子聚於名山則因之正學江之永矣文在茲乎志所以終之以選言也蓋冊府詞壇並昭雲漢西園東壁旁及風謠作不必皆潭人也所言者事必潭事地必潭地也雖潭人之言無關於潭者弗取焉庶幾墨池文塚之餘芳生香不斷考亭西山之遺澤道映管存爾不暇忝文瀾而崇情岳也

志序 寧鄉縣志

星野志序

通史氏曰扶輿清淑之氣其鍾於人也不偶矣狀畫野分州參符辰象則徵應實繁之而且吏應厥宿民惟厥星士占厥珠璣則幸而當玉衡之次者凡在郡邑清淑鍾焉亦何以蒼光嶽祝其思之矣

沿革志序

通史氏曰讀禹貢荆及衡陽之文而知湘之服古也三代以來漸被聲教矣迄秦漢而郡縣之漢季析益陽去郡百里而近猶劇邑也其後雖隸潭隸衡稱新康龍喜不一而邑必不可廢於職方豈不甚要哉攷國史可槩見也

疆域志序

通史氏曰縣令視古子男則百里非儉矣寧邑延袤二百里不旣侈乎狀三而要衝背負梅山之險其衝也奔命其險也伏戎往昔生齒繁庶尚憂土滿今子遺寥寥所在荆棘經界廢而治畧疎四境之民猶寄生也狀則我疆我理職思其居與衝休息又險作憂

計將安出哉凡此二百里間惟賢者目營而心周之俾遠舊觀焉可矣

建甯志序

通史氏曰一邑之內何多制也有公府之制焉公府之內又種種矣有城郭之制焉城郭之外又種種矣傍更衛民不備不可以爲邑狀非百年休養之力弗備也寧治自宋開寶時移置玉潭鎮始極衝而地當溪山之間不可以城攷明隆萬間恭庶富矣而邑所當作罔不舉獨溝壘關焉厥後亂起詔州縣無城者增築之又不得請公帑雖直指責長令甚急僅百餘版止矣因非徒置其地請水衡錢不可嗚呼兵燹以來邑既爲茂草順治十一年蔣侯來始復有官師之舍開闢之居柴欄虎落之衛是再造也當特書狀視昔十不得一倘後此者將循故蹟而求之思還其盛不可不紀也

學校志序

通史氏曰於戲學校之制未有盛於前代者也五步之內實生芳草狀澤之必有其宮列辟崇儒久而大

備矣若之何戰學之相長也各焉爾几杖之相敬也貌焉爾文章德業之相競也勢利焉爾士惡乎學哉雖狀有其地矣嚴君平之下肆言忠孝而有餘漢成都之講堂閱兵燹而猶在况橋門壁沼之靈乎跡其興廢盛衰係之寧學益幾廢矣得良牧而興焉則英人輩出抗前修可也

風俗志序

通史氏曰潭水清深瀉水芳冽靈麓大嵇咸在潭西以邑視郡厚或過之狀古長沙土風銘述漢晉之忠貞方齊魯之儒行寧將無同而況漸於南軒文定之餘徽者乎狀民以雜處而習變士當侮亂而氣衰數十年間敝亦甚矣又何訝乎忠信之式微時匡正之曰古之遺直

食貨志序

通史氏曰瀉水決三湘之間蘭茝所生地非不毛也稅稻所植樹非不嘉也狀而土曠民稀糞田不足粒食而外無他產乃包匭之獻若乞絲數人求漿鄰女雉背而負喧歲破幾中人產而尚不在輓輸之數則

不墾役山田硲礪場兩易愆長沙賦大率五倍楚諸郡而寧田中下厥賦上上田下下厥賦上中視他縣尤重則不堪賦今賦視昔十之一民視昔二十之一役視昔過之且中下之幾幾何逋奪其力奪其二工奪其三四而則壤省耕之意荒矣今朝廷下令清丈版圖維新撫此凋殘彰其嘉惠若為豫於湯之世而微一溉也書曰任土作貢易曰二簋可用享謂乎益歟諸陳今昔之變而觀之

職官表序

通史氏曰天子之吏曰命官百工所司曰職事一邑之內有政有教令以下厥職隸焉朕不奉天子命不得相治不相治則爾我耳一命而父母師保之恭重矣弗循其職罔有令名母曰官傳舍也古今官此者姓氏爵里咸紀焉則其為政之臧否得失可指而數也故善鏡者以人為鑒

崇祀志序

通史氏曰祭之義古矣縣令視古列侯置社稷崇德報功之典令專之朕不敢私也植天常焉表人紀焉

於是乎在故漢祀大半獨仲尼萬世為土狄坊非鬼僅伍員數廟不焚則明德惟馨以是折衷焉可矣朕考吾寧廟社之制在神宗中禁為盛固滇南沈公力也今兩廡及文昌南軒諸祠且廢雖舊志圖繪可刪而其制終不可泯念之哉

名勝志序

通史氏曰湖以南所不足者非山水也嶽身蜿蜒千里州邑絡其中莫不峰峙泉流高澄茂密松嶺稻畦翠可攬擷矣寧邑諸山由衡嶽歷梅山而下又武陵雲霞逶迤數百里自西北來會玉几為縣飛甍為學南北對峙溪貫其中瀉水從西南來東遶其治南注於湘有源從香巖巖出江水承其芳冽司馬頭陀所謂優鉢羅華香也賦山江駛流澄潭見庾人清文而多貧仕宦鮮墨敗者則亦山川賦其志行也歟余嘗遊錢塘六橋見山川清麗樓觀鮮澄仕宦其間都如仙吏而況有若白蘇兩公之風流也邇其過秀州煙雨淞郡龍潭則呀然笑矣蓋巖岫林泉足資燕賞而寧不在城隅襟袖之間古稱山水縣

豈易得哉吾邑山城也漢引其中學舍據鳳山而
下臨清沼踰狀出人煙外俯瞰關闕矣滇南沈儋
獨於贊官制甚飭其述爲八景也因因其勝狀莫
爲之前則良吏可懷也噫嘻纔三十年無復舊觀
矣刪畧其叙且選諸公詠以系之俾後起者將有
感於斯文右書諸景選
詠後附錄

宦澤志序

通史氏曰明之季何峴山之碑桐鄉之祠之多也吏
治衰則急於安民功令嚴則易於見復也狀神廟以
後考惟租矣而能用寬交章賂矣而能守廉俗召亂
矣而能匡正有一於此輒復見思豈必與召伯齊舊
軍父均茲哉若夫橫經秉鐸振響尤難倘文章行誼
不減蘇湖則風而江山尚懷廬鄭雖甘棠伐而子衿
傷志乘所書猶俎豆也

人物志序

通史氏曰古今人物如鄉魯無論矣若濂僻陬也新
安山邑也瓊崖海外也今皆聲施無窮天之篤生偉
人豈擇地哉狀而鑲金璞玉生之必識其鄉雪白蘭

薰久矣或埋於壑則非表章者力誰歟後文獻於寧
先達固落落不數致通顯狀自宋迄今代有賢達舊
志班班可考今踵其事而增之竊欲畧富貴而詳雍
穆之行抑文藻而申月旦之評若夫奇節幽貞卽復
賤微亦開焚好倘俾史采焉或可以爲樹風聲表疆
里者之助也

災祥志序

通史氏曰休明之世祥不勝書也謹書災悖亂之世
災亦不勝書也故沾沾書祥焉嗚呼可以觀世變矣
狀鑣鄒莫慘於志實沈閼伯莫烈於橫醴泉芝艸慶
雲器車莫瑞於忠孝一邑之內人和政平弗亂弗潰
妖不勝德德不倖福則君子反經無忘乎戒懼爾已
方外志序

通史氏曰層城閭風之巍巍光音淨樂之瑰麗不可
知矣狀稽立釋二部則百倍六經學者目不涉其藩
而動相詆斥豈惟未涉二氏卽唐宋以來諸大家書
未嘗讀也若夫樓觀精藍每專各勝古人施其心力
護彼山川者矣矧兵人中原浮圖法盛先輩謂是大

養濟院亦自有理朕則諸方上座舉揚忠孝以爲佛
種而吾儒闕焉幾何其不相笑也朕則吾儒當以二
氏法受孔子戒卽以孔子戒護二氏法道在是矣豈
惟輔王法之不逮哉

藝文志序

通史氏曰縱橫八索之書鼓吹六經之字則離爲天
目言是心聲文章何可少也哉至人必文至文必傳
若夫學人才子之製則傳不傳有數雖朕昔人云范
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雖薪樵一厨於
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斯言誠痛也邑先輩實錄行
誼山齋公以下不乏作者惜兵燹蕩焚集皆不傳舊
志僅載其目人收一二篇可慨也已今特蒐詞賦碑
版之文補之夫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俾後起者得而
考擊焉可母向雲峰石柱間作鐸鐸細響矣若宋儒
南軒先生而下舊載在外篇者得並錄

榮木堂文集卷之六

楚長沙陶澍聚變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介 煊 煊 煊

記

鼎建白雲閣記

崇禎癸酉代座師錢太史作

虞夏以來中國之大莫過于今日矣狀名嶽大湖率

不逾五楚于嶽得其一千湖得其二山川之雄秀甲

天下焉而樓閣稱是則黃鶴岳陽並以仙靈著然

樓之構特奇非意匠所及中原莫與爭勝故上觀于

載雖王侯將相賢達之士迭興未聞能措一息於其

間以與斯樓敵也蓋吞吐江漢之靈表裏舉衡之鎮

久矣絕附而鮮僂矣今皇上六年癸酉大比士子奉

命典楚闕適侍御宋公按楚之明年武昌乃復有白

雲閣歸狀與鶴樓並峙迨古所未有創之自宋公始

公爲諫官讜言正色常念邊鄙多事國用詘於烹廟

之弊政多所論止此曷爲而創也楚地延袤數千里

新增餉數十萬吏民交困而公受命察吏風霜峻如

斷上辨兼墨狀聖書欲以賦先殿宸儲思所以涇叙

之紆楚民困而上釋天子憂使吏治不雜極難故馳

馬所至罷一切游觀宴饗之文此曷爲而創也公初

持斧至進博士弟子而詢之曰鄂南紀之會風之首

也昔人文最盛而今稍落其故安在博士弟子言人

人殊爰咨于江夏相公公曰形家言楚王開藩城東

隆準之子孫甚繁邱第樓臺緣後山而起者鱗次罕

律多昔所無母乃欲重乎公領其言常閱城睥睨周

覽循方城之脊率狀蜿蜒而戴黃鶴若麟角狀斗母

宮輦飛直掖之則廿年中給事段公崇黃老之教而

作公曰翼之矣而折其右可乎法宜補狀未敢輕營

繕以疲擾吾人也今楚之吏既察而民既安矣兵荒

水旱之狀幸不見告同時之撫鎮藩臬皆賢者是山

川之相狀也迺謀建閣以張之度地得仙棗石鏡鶴

樓之間枕峰瞰江有地如掌飛濤送青繡錯綿邈平

遠者咸會于此或曰是漢魏間湧月臺故址也爰捐

贖銀若干陶甄選材擇能吏而董之費數千緡役者

千指無損於民而建閣二重壯且麗下爲堂五楹軒

垣可十畝石欄嘉樹周焉閣中奉文昌君更上刻同
仙乘鶴之像披羽衣吹笛雲氣冉冉動離軒橋堂廡
山水周遭與鶴樓所受之風濤雲樹樓觀人煙洲嶼
檣帆之景皆同而向背畧異所處高極縹緲之睇爲
尤遠豈悠悠千載者闕其靈以有待至於公始能以
其意舉而實之耶朕工未竣侍御當監闢與子輩交
茲受事既放榜得傳者九十六人登歌之日閣亦落
成而武昌獲傳者倍疇昔新恩舉宗室一人適在鄂
乃信公之扶雲漢起衰文也將作効靈焉而其不爲
登臨游譙之勝也審矣夫鶴樓亘古無對今乃爭妍
並美樓體圓而閣方樓境喧而閣靜樓製雕奇而閣
大雅若泰之副嶽而湖之表江也蓋侍御才弘氣渙
能爲非常之原者類如此而又惓惓以後起益奇之
事望楚人士使知古人所爲極盛而難繼者可勉也
是役也始初夏歲清秋佳辰九日公乃譙子與吏垣
張公某于閣明日進新傳之士能詩者咸賦焉而屬
予爲之記

重建淶江橋記

萍江水東于華峰泝深而人體陵澄且碧綠淨不可
唾紫白石粲粲可數大畧似臨淮與藍田橋下水而
清徹見底爲異如是數十里統治而出放于湘潭故
獨稱淶江云朕縣且以醴泉得名醴泉者古聖徵也
無所源而出其偶出也與景星慶雲器車甘露之祥
同今泉不可得而一江色味若沆瀣醴醪之冲朕豈
其斯泉之淦漸耶縣無城墉官民廬舍大江而居中
通一梁治在江以東而閭閻在而者繁且盛是昏曉
之所奔會也南雲接江嶺之衝衝諸侯王與朱陵謁
者道所出是輪蹄之所絡繹也而山森秀青影落縣
庭唐李衡公祠紅拂墓在焉則又遊覽之所登陟也
朕古淶江橋久泐但恃小舸往來春夏暴漲兩山勢
欲合而水怒急流不受楫往往覆溺歌公無渡河豈
醴泉之變遂至此耶抑士大夫未能思所以濟之之
術耶舊令某某常請諸當事曰淶江橋宜亟復計將
作徒役之費千緡非公帑不可屢不報因循廿餘年
今上辛未漢南朱君東宰是邦惇大廉敏有古循良

風詢邑之利害則士民首以橋爲請公毅然任之吏
如故事具牒進公曰令事耳少需之又明年公既得
上考將報績乃捐俸百金爲倡矢無擾民無所撓罰
而父老子弟翕然助劉生某素俠氣好施起而任其
事焉謀于筮筮從乃伐巉巖之石庀輪囷之材磊其
舊址爲墩者九上施梯棧廣二十餘尺長二十餘丈
爲亭十數楹陶甃覆之左右置欄楯加丹堊長虹卧
波翼然若宇工浩費侈如驅五丁而人不勞僅一年
竣矣於是君平之簾波斯之肆陳其上湘漁之舟江
估之帆出其下軒者乘者趨者談者誼者坐卧者比
肩接踵如走康衢或雨濛濛急且倚闌而玩嘯之不
知何以背險而今葵也噫昔險而今葵者賢令力爾
夫寧裳競渡過河而舍筏者朝夕也輿梁徒杠虹見
而考工者歲月也砥柱在濶濟大川舉非常而民不驚
者百世也朝夕者小人之事歲月者有司之事百世
者大君子之事朱君能其職而宜其民信而後勞誠
而後勳垂百年而始見之則醴之有令猶昔之有泉
也乎何也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觀于橋而可知

也請書其事者各與落成之歲月於石

五行之力足以撼天地者惟水而已玄圭庶績以後
世輒思河史稱發卒數萬金鈔數十萬不絕書顧未
一及江豈古今事殊不知澤國之憂後世如此耶河
水患夾雖歲有役而決亦非嘗江水至春夏必泛歲
或至再井田廬舍率將恃堤垵以爲命耳而又非有
大監作如司空御史大夫之重也非有朝廷歲發之
帑儲也徒使民間皇皇竭汗血以與水爭荆之受漢
也是矣而沱潛爲最甚且在兵燹之餘諸堤久不治
井田廬舍廢過半歲海饑 朝廷惻朕念之可督撫
兩臺奏荆安二郡之要害咸堤焉而以郢郡丞馬公
董其事公廉敏疆幹聲素著 天子詔以方面用之
朕督撫監司太守俱以是役強畱公公殫悉心力不
避勞怨暴露風日寢違食蔬與役作之徒同苦民用
足勸役用是勤工寢浩者關廟三堤也公手口瘠瘁
與吏民約填沉壁之虛以松易淇園之楫以石哀城
沙之疎以壚登登腴腴荷耒耨而相杵者合五屬之
卒幾千人越二年而工竣工之費當十數萬民所輸

僅三萬而就視昔高數十尺廣倍之蓋廉與敏之効
也如此昔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當時民煩苦不欲
也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
苦我朕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皆得水利民人
給足其後長吏欲復合三渠而鄆父老不肖聽以爲
西門君所爲百世利也公川庶立威誠如西門君而
鄆之父老子弟咸旦夕荷公賜未嘗有所患苦則又
過之矣公曰蠲戢民之患苦實不能無朕工既就不
可謂無益於 朝廷無利於百姓朕某何能爲是役
也斷乃成 天子之賜也謀乃成督撫臺使者之賜
也省乃咸監司太守之賜也弼乃咸同寅五郡邑之
長令賜也乃乞千書之以勒于關夫子之庭於戲公
卽日常去此爲方面矣國家河渠一書將自公等始
豈獨功名所繇立而已哉公諱某字某

某官某記曰潭郡之西首邑曰寧萬里日邊縣是而遠其地山川清淑人士膚敏古所稱被胡文定春秋之學者也今上定鼎中原剪潭荆棘師之所處寧亦瘴人菁莪廢而爲子衿久矣前年燕都蔣君奉命作宰愷惻廉平敏於庶績修舉廢墜而擘網領初下車謁孔子廟諸生揖而升考鐘鼓之堂則兔葵燕麥間敷座露下爾君愷然顧博士弟子曰是豈非學文定之士所與尊經論道者乎忝爲長吏敢不圖之

卷之六 記明倫堂

閱數月建縣治成明季復捐貲建明倫堂諸生庇其宇輟耒而助者千指堂成請予爲記夫古之爲政者先養而後教先德而後刑三代以下漢師其意以爲吏宋師其意以爲儒故漢吏治最盛宋經術獨醇人治之大綱常而已夫五典克從喻若飲食乃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人人能也後世乃以忠孝爲奇節絲不

漢宋之隆尚未可復何況三代哉蔣君世家國士才性都雅能以經術飭吏治宜於興學育行倦倦焉竊

謂大師在潭哀鴻甫集簿書羽檄方填委于庭而君能輕裘緩帶措意于此雖古良牧無讓矣昔安定教湖州業成天子以其法詔海內郡縣行之事邁前古攷其時實滕胡兩公相繼爲郡置學宮增弟子員尊禮愛爲之師雖桃李不言而爲國樹人之心已及于天下今蔣君撫我子道獨先諸縣爲學寧之士亦蒸蒸輩起作其朝氣奮彼忠皇則登其堂考其鐘鼓欲不教勉於綱常之事不可得也倘多士州寧之學以升于朝國家州寧之術以惠于天下舉八元敷五教

卷之六 記明倫堂

由此其選矣朕將君治行循卓不久當召則不佞幸爲寧之政觀厥成於寧之學觀厥始也始事必有視焉今朝廷求循良與求賢良並亟一旦舉春秋之學如平津江都者寧士必悉扞所懷以副天子問俾人與堂俱聲施無窮焉哉是後也鳩工于丙申八月迄十一月竣爲堂三楹庫廡二房翼之高廣視昔鐘鼓具焉又以名宦鄉賢二祠在宮牆外非制采諸輿論將移建戟門左右旦晚積明倫堂成凡公所爲皆當不朽也君諱應泰號彙征都門人

寧縣縣重修宜聖廟記 康熙庚申代

正學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孔子之宮一而釋老之宮百識者憂之予竊謂惟其一而後知吾道之至大也何也仲尼日月也顏曾諸大賢五緯也衆星得日之餘而傳月以爲光二氏之乍明乍滅于其垣者其繁星乎故國學天子主之郡縣學守令主之釋菜之禮大成之樂祭則受福無貳爾心此其地至重矣倘奉朝廷命司牧一方而於闕里之庭曠焉弗修何異喪三光而怠五行也哉吾聞湖之南而寧宰穆公以廉惠勤於政介狀特立歷七八年西宇不稜寔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寧固有文廟如湯沐邑國朝庠定之初寧衝殘罷困誠如滌場學僅大成殿尚在雖主者間有塗飭一具狀幕府修故寧耳而黜廟日益甚山雨暴至潦浸其堂雨廡鞠爲茂草致春秋無分獻禮候下車惻狀不安亟謀將作狀西山之役與民不堪命拊循與昧弗暇也今上人和年豐彈琴而治與博士弟子議先葺大成殿捐貲爲倡選材陶瓦集匠石備作之徒屬胥民而董之數月而易其椽棟

新其輦革藻其拱栢而費其環堵加丹堊焉明年建雨廡東西各六楹以中一室祀諸先賢虛其左右爲諸生肄業之舍廡以外左爲庫貯祭器右爲厨供庖餼戟門櫺星咸與攷觀於是瞻宇之峻潔簋豆之靜嘉秩如而未嘗有纖毫損於民幾微動於色難矣哉雖狀此猶才吏之所能辦也且前之爲寧者咸才而必以待寧靜淡泊之權侯有說于此今夫競功名者趨風會休禍福者媚鬼神數十年間海內浮屠老子之宮之所以極盛豈無故歟天若獨以興學之時予侯而侯寔能以所學之道光立其大者蓋功名禍福之不足以動其中審矣君子以是觀侯之建樹無涯也侯則曰吾願車人士入廟雨思臨軒雨對者咸罷勉於正學以無忝于三光五緯之熙燭國家賴焉予豈直爲懸鼓鐘陳俎豆之觀而已哉工既竣博士弟子謀伐石請予言以識之是爲記

公勸權明府治寧實政碑

今上嘉惠元元屢詔求治行之吏甚殷海內郡縣莫不思祓濯以希稱上意宜矣朕而崇獎清真扶進嫺睦果能如雨漢盛事四百年間史所書良令亦不過數人耳而今何如哉往在華下聞吾楚之南有寧鄉權侯者治行最高廉孝絕俗銓省諸君子每疏其名于屏間心竊儀之頃上洞庭謁南岳飛舟靈麓峰下諗聞父老子弟之誦寧侯者閱一郡數郡千人萬人僉曰吾屬獨不得爲寧鄉民奈何則權公真古之循良哉潭之西多隱君子予過而訪其地寧寔衝而困敝久廢墟荒屋宇遺如寄其恃令也大抵如一村落奉鄉遂長耳而誅求騷騷之擾與諸望邑等令非甚有才不能肆應也才非至誠不能遠相喻也而公且訟庭寂如市肆謐如章程井如宮墻煥如勤於事而澹於欲恭於士而儉於民上無筐篚之私下無鉤食之罰一切視古廉正吏雖上官持功令綜覈咸以服其端雅凡所施行無不得請者五年之內政教並舉所與革利弊皆集衆論而斷之以歸於大公法既立

矣若懸象魏或負勢力撼之不動也寧殊有厚幸矣
狀士民僉謂 今上屬精求治公且晚嘗召爲臺省請亟疏其善政勅諸石以垂永久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公憂朕戒之曰吾但不敢遽虛其官而芻狗其民耳我所與民休息者易簡而已何足勸諒哉公之學之足以宰天下也惟易簡而後能久大惟久大而賢人之德業備矣彼雕樸飭智遠道以干譽者其孰能與於此昔國僑相鄭糾猛濟寬久而後志其愛曾參承鄧侯之政清淨寬厚民興畫一之歌蓋善創者無德色善守者無勝心古人濟世處之歆朕而民情自不能忘者神聽之矣朕則是石也寧人欲自爲謀不能不遠公之意以求昭于成憲予亦不忍違寧人之請以發好叙其端卽當代吏治將邁于漢異日書循良者必以權侯冠簡冊無疑也公諱某字伯亮起家鄉進士陝西三原人

公勸權邑侯實行細民上納法記

嘗讀周禮一書而歎古人經國之事莫有密於理財者也故三代之政皆仁而法不能不變變而能行之無弊者非公旦才不及此今天子撫有中夏惠養元元豈不欲比隆三代哉某伏處嵒巖之下間一仰見詔書經制及計部以下諸文告大抵軫念細民戒先悖入矣朕版圖亂而難整戶口耗而難增全粟詘而難辦窮鄉小邑之賦大司農視若海中稊米耳所得聞呼號驗氣息手拊其百節而代謀其生惟一循良宰是望而宰實奉簡書於亂者不能不求整耗者不能不求增諸者不能不求辦即徒法奚可哉國朝定湖南廿餘年吾寧之宰非無賢者或代之速而法不及立立亦不及久而行之曲當也天假權侯以今上甲辰蒞吾邑又微惠朝廷知其循卓而久任之其廉明愷悌天性固朕下車以來夙夜爲衝殘地區盡利病無一不殫厥心若家督之治一室慈母之噢咻其子也寥寥子道知荷休養咸不忍被頑負名以累我天故八年之間雖未免歌賴尾數星爵

而額賦本折之數歲報竣獨先不煩敲撲望縣庭簾下肅肅盡靜蓋廉幹之譽達於輦下矣往者父老子弟錄侯十善政陳於上而以徵輸良法爲冠諸鄰邑間而延頸頌之亟請於當事曰願得立法如寧鄉其得請者必曰權公生我也矧吾寧人哉於是父老謀伐石屬予記侯之善徵率也曰細民上納法朕其目有四一則利差不立里長之名輪年編總糧里自議不假吏胥操縱惟數據易知戶按赤厝多寡次第若燭照矣一則勾攝不滋嘗歌之擾既藝花戶自完一切保議雜費盡省小民糧少者懷其所省之物一聞開徵即翕然爭納若交易退矣一則懸定徵比之期以十分爲率四限分之十日一比信如金石通後期者乃勾拘按連多寡捱催催比而竣無追呼聲若下令流水矣一則釐剔飛灑之弊攢造歸戶冊侯一手綜理之俾地則歸都糧則歸總汰其零畸避匿之狡聽多者分甲輪差若指掌視矣一則不假取頭出納之權從來較納用平等按縣用自封發緘則親爲勘辦釐數則退食鉤稽既纖毫無訛漏乃合

印恩收于此較之明晨當堂唱發或少羨分釐必隨
票給還五尺之童受之若符璽契矣朕而有綱焉侯
茹藥矢清捧玉矢慎警枕矢勤不紙簡以窮情不繭
絲以示察獨於寧之田賦徵輸不厭纖細而絲絲理
之卽絲絲人扣庶幾古人經國之才而用之密者歟
寧人久庇其宇婦孺亦有感焉侯且曰凡予所爲不
過奉 詔書遵經制稟憲件而已予何德之有噫嘻
仁人之心長者之言哉海內司牧者孰不承 詔書
受經制行憲件也環楚千里之地莫不曰寧鄉法最
良者何哉誠與不誠之異爾今侯九年報績且晚當
殊擢寧人思其法守之難也請於上立石或謂緩之
俟侯之 內召予呀朕曰詩不云乎我心匪石石可
刊民之心不可刊也石可仆民之心不可仆也召公
棠至今在詩書中豈必有蔽芾于庭者乎謹先紀於
志乘而後勒諸貞珉後之讀此者如曹參之守畫一
焉可以御天下矣

邵陽縣改建義學碑

天下之大所以能持之者政教而已朕道不遵王則
治將維霸故漢儒經術深醇而吏治亦漢爲最盛文
翁化蜀之講堂視東觀西崑之間其効於朝廷更重
也今 聖明在御雅意右文開國之初卽詔崇學校
舉賓興之典實前代所未有矣朕而察吏甚嚴課治
甚密欲復望師帥者以其暇爲興學育才之事不亦
難乎頃予奉祭告命人楚洋洋大湖以上皆以賦役
繁苦吏與民交困朕尚能起衰扶弊求古所爲經術
者以紀綱政教之源蓋大中丞某公力也公每歎諸
生失學責有司不造士首以功令創義學于長沙集
佳士讀書論道其中彬彬朕修朱張之遺澤旋下令
州邑大夫曰其各奉 詔書建義學如吾所以敎長
沙者將以觀諸君之政焉時邵陽令蔣君循吏也爲
義學先成介進士吳子茂孫問記于予予聞邵陽古
南國介在長沙零陵之間其山川與遠其謠俗樸茂
士服古而守經屢以解額冠三楚昔所稱絃誦之邦
矣 清輿湖以上試春官不說而邵陽獨先應制得

二人一人上玉堂宜靈傑所鍾在是使爲長吏者又能迎其氣而鼓昕之若愛鄒林之木而益培其華柯護玄圃之珍而多蓄其璣璧豈得非盛事哉今蔣君爲政既優遂毅狀奉大中丞之教于頻宮外選勝築館爲鄉校得濂溪祠址而建之矣猶思其隘而不足以容講席郡伯傅公與諸縉紳先生議徙義署爲義學示偃武修文之意焉請于大中丞報可詎吉重葺之易其制堂與較弘門庭較廣席舍廊廡原幾之設較侑居肱鄂之濂溪院也更祀濂溪于其中將以敦說詩書潔馨俎豆則蒸雲鬻風樂羣而敬業者皆君之佳子弟矣雖狀請爲君進邵人士而勗之古所謂學非止攻然繫飭衿佩也六經莫深於易諸儒莫深于周子周子得統于易者也大中丞惓惓爲上崇正學其檄首舉濂溪無極之理興復相聞明傳蔣二君又適取其薦歆之地而重構焉功于表先哲爲景行事于報幕府爲奉職惠于開來學爲作人三善備而二君之優于政教也可知矣邵陽人士其思所以報師帥者而實從事于濂溪焉□道當在是也豈直以

科名冠楚哉傳某中州人蔣侯諱某江南人裏其事者得並書于石

今上戊申予以填撫之暇與耆舊諸君子修明掌故刻長沙郡志成因而稽古今風教之盛衰則巍科大節在南宋爲尤著攷其時爲連帥郡守者多名臣大儒相與崇正學之功居多所稱師帥守牧其人則楊文靖真西山朱考亭諸先生也所稱倡道講學其人則胡文定父子呂東萊張南軒諸先生也若夫講學肄業之地則環州邑爲書院者十數處而岳麓爲最大朱張之講席爲最專前後安撫刺郡四劉公所創建爲最備當在咸平祥符之間海內四大書院獨岳麓奉詔賜額頒經籍敦聘山長立三舍法則思數爲最異雖百世可也歷元與明四百年間教不迨古地亦代有廢興廢之既久無如今日子過其墟不能不愀然以息也旣奉 今上詔建義學亟爲卜郡庠左師書院制選佳士而鼓斯之蒸蒸起矣諸耆舊子弟復抱岳麓圖志以請願得襄事還舊觀若山川文獻之靈勃焉相脫者爰集藩臬守令師儒而謀之僉曰遷哉衆端謹者董其事得雲陽諸生某長沙義耆某

任之卽以春夏之交濫其灌莽搜其殘碣疏其流泉鳩工庀材役者千指日給直作食如理家事屬郡伴某時一閱視耳江以東吏民若不知有將作也踰歲六月而工竣按圖以報院之左阜隆起別爲禮殿階戟廊廡如郡縣孔子廟獨循舊制肯杏壇像四子侍焉別增名宦鄉賢祀有事於岳麓者爲不同院以內爲堂者二曰成德曰靜一皆講堂而成德則陳鐘鼓敷皐比之地也爲祠堂者二曰崇道曰君子報功也爲臺者一曰道鄉侯古遷客也爲亭者二曰擬蘭曰及泉臨曲水幕列井也合而綜之以垣凡二里許昔人動稱數年十數年次第而就者今皆巍然翼然丹雘璨然一旦復其壯觀而堅渾雅麗數倍于前謂非天人交助之力不可予因是而竊有感焉唐虞立德三代立政而敏行于德政之間孔子兼之以學爲宗故子思直指修道謂教而其要言曰修道以仁夫仁亦二氏之所竊據也然二氏必不可以治天下者無其道焉耳道則有全體之用矣宋儒懲唐之弊而濫溪挺生于楚文不在茲乎迨淳熙寧道時諸大儒迭

爲此邦之師師牧守以理學爲吏治南軒先生適以
其學傳魏公於幕府密贊忠勤考亭夫子嗣且以安
撫帥澤政教大行比于鄒魯海內學者咸以岳麓爲
歸則兩公之能用其仁益明矣狀而浮屠老子之宮
當時非不並盛諸名臣大儒但力舉其政教以匡翊
忠孝廉節之原未嘗喋喋焉與之相排擊也亦特吾
道有以包舉之爾余五百年昌期再振當必有紹明
絕學者來主之予頗有志之士敬業於此以求道與
仁之寔際而大用於天下勿徒滋朱陸之辯而成洛
學之堂文集 卷之六 記岳
蜀之競也斯社稷賴之矣諸士謂落成當有記敢以
鄙意質于大君子云是役也爲棟宇若干楹計費三
千餘緡方與督學使議將以餼士之廩筦鑰之司山
長堂長之名仿宋制請於 朝而諸生先礪石求記
歲月并勒藩臬郡縣及郡人士同志而襄事者于其
端

公勒撫部院周公寶政碑記

代

嘗讀三代之書而歎古大臣之經世有道也負開濟
之才秉惠哲之德而用之以誠則其人與政雖百世
師可矣長沙節鎮自晉陶桓公以下名臣爲都督安
撫者十數人勒旂常炳如也若夫危石歸狀則禹碑
最古而紀司空底績之文最不朽遐哉帝臣之極軌
矣庶幾名賢代起猶能觀禹蹟而興思乎 今上冲
齡踐祚媲美虞廷天下安則注意相四岳其待容矣
楚徧撫大中丞周公文武英沉關東才子方韶年卽
受本堂文集 卷之六 記周
起家循卓敷歷中外驟遷至大廷尉填撫廷綏功甚
高受知 先帝歲辛丑復 特簡撫楚之上游駐節
沅疆三年 廷議謂邊用既寧請還鎮長沙適中而
治又五年其間或大兵大役大災殺閭不安 上嘉
其忠猷晉司空領節鉞如故蓋八年于楚矣夫此八
年之內惠迪勤敏以求民之莫而靖獻于 天子者
靡不精思圖之民被其澤若更生也九州郡之父老
子弟數聚而誅修畏壘之祝諸士大夫諸君子曰
中丞公寒淵雅量持廉法以馭羣吏而重厭諫且功

令有禁矣父老意不憚復退而謀樹石于是士大夫亦聚而謀走書數千里以質于予予更思之以復諸君子曰公大臣也其政大政也所爲立功德立言不朽者將銘鐘鼎安用石哉而諸父老倦倦之心非政媚公也將謂公位望久隆且晚當入而秉鈞矣倘更徵惡賢者必欲距公所爲以施于民其興革良法條奏嘉言具在也輿頌雖勤亦誰與爲傳史則成憲誠不可以無志今按牒而疏其目計公先後爲民生得請于上以行獨貸疎禁網者事凡幾其爲國計得請于上以濟度支罷採選者事凡幾其率博士弟子興學砥文行修掌故者事凡幾其進耆舊三者市令雜問以求達部隱滌煩冗者事凡幾理萬變而衡于一心事萬緒而綜于一手皆數世數十世之利也雖狀利于民而或格于吏行于吏而或格于胥君行制臣行意安知其久而弗變乎昔漢廷將相皆負雄畧使鄧侯不得代參參不終用清淨雖三章未足恃矣書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其是之謂敷父老休矣諸君子但疏實政之大者勒諸貞珉表道於也

昭法守也斯民之好德將與天下後世共焉亦司空碑不朽哉予既樂道之而贊其事凡所爲善政若干條得勒于碑陰公諱召南字晉侯三韓人

寧鄉縣重建城隍廟碑記

吾邑當長沙西古無溝壘也所稱城隍祠在治之左與縣庭並負玉几南而北嚮其地遂且衍舊所建廟貌其飭末季盡毀於兵獨一堊金像露處爾清興宰邑者從敝椽而宇之將厭覆是思今上甲辰三原權侯來治行循卓神所憑依爲政之五年戊申重修孔子廟成又二年庚戌冬議建城隍祠越歲而還舊觀加崇廣焉邑父老交相慶以侯之意屬子爲記記曰天子之始受命而壹海內也百神奉職先於羣工既慎簡守令俾與神質而後受事堂皇鐘鼓以爲民衛則厥祀綦重矣朕當其荆棘既剪渾諸邑廢者比比長吏亦或不憚征繕以圖興作稍侈焉則非多摘罰疲奔命撤棟轉礎以賴尾其民不可而謂神安之否不安而望其庇吾土也得乎我侯蓋廉明愷悌擬古循良軫寧民之困誦而休養之無所不至九年於此矣雖奉太公養至季朕食不兼味雖事上官惟謹終始以二簋享所得與神夙夜質者獨忠信明潔之薦敬也侯始捐俸擇好義之里者購材於資梁棟

畢具而榱桷陶瓦之需次第給他翁煦子來則防守係屬紳士里民咸相勸起而薄助其役董事者某某奉指使曲當無所謂摘罰奔命之擾也廟之址凡數畝後廣而前銳今矩而垣之截如爲堂四楹軒其前以肅謁者後爲寢殿亦數楹廣視昔高視昔有增門二重各四楹左右廡各六楹門以外屏焉存昔所書廟額三字甚古東一室舊附祀關夫子固具在朕掖而入非禮今并新之徙其門最後爲祝史室五間樹藝之圃庖福之所罔不備丹雘金碧雕繪之事亦罔不舉矣是役也始辛亥春以季夏竣工去年歲大祲五六月雪侯禱而雨今年夏再雪所在幾廢耕侯禱而寧而獨先於其落成也報金穰之稔神人胥悅豈不信哉僕西疇遺民也請卽歌楚茨之詩當迎神之曲寧雖無溝壘恃主者世世庇吾土焉其亦我侯綏寧無疆之心歟是爲記權侯諱持世陝西三原人

鼎建寧鄉縣察院行堂記

野史氏曰省方觀民之法中古所以治天下也三代而後象魏肅狀朝廷必不可卑宮而茅茨卿士必不可美舍而棠蔭矣致漢黃圖唐六典分曹而治制莫詳焉朕自巡幸廢而置觀察廉訪行部所至必鼓吹羽葆清宮以居之明初間特遣卿貳至中華始尚勅巡方川御史臺矣故郡邑之內特立一公府以待繡衣持斧之使宜思肅紀嚴嚴具瞻非若諸司執事之所停驂而續食也蓋吏治之察舉民瘼之諮詢繫焉

炎文堂文集

卷之六 記行

若寧鄉當八省上衝國朝建置分藩長沙居狀都會雖巡方罷遣而權歸節鉞則撫軍都御史之所臨蒞咫尺耳舊有行院在東城內左翼而右縣久廢矣獨南關外一公廨面江南嚮者有古桂兩株尚在數年來真黔之變亦圯盡不復理上官至輒憮民居以息駕長吏修庭謁於燕寢之間譁且發吏與民俱不得安邑侯王公怒焉念之朕單心求莫欲脩廢墜之大者雖無如一臺署且矜寧之貧而困不忍議興作也去年佐大軍平黔督府奏其治行高侯念微歛

滋煩獨是役不可已乃用意獨省拔園葵戒鵝料束

黃矢者薄市罰而貯之以鳩材陶瓦擇農隙而傷功一切備值授餐如理家事支胥無所預而民間力纖毫弗損閱數月告成士民若不知有役丁丁排陝陝也一日率父老子弟觀之則祭戟陳矣堂階崇矣寢室遽矣支胥之舍庖廩廩之所備矣輦輦而升至週之以堵垣葺蕤鎖屬倌人司之以俟舉帷露冕者之至也紀綱法度秩朕哉而且課士則得以陳碩席讀法則得以鳴鐘鼓論事則得以洞重門也亦庶幾

炎文堂文集

卷之六 記行

昭示清大定之象歟旅退而歎曰侯實不忍勞頽尾之魚寧亦無可佐醫瘡之內豈神輸耶惟其能樽節愛養扶掖起衰將自殫其廉能以敬事天子之使命而崇國體非甚才德曷能臻此哉竊意今之歌皇華擁旌節而過者非天子之喉舌則耳目股肱也知撫子道而循卓如侯行且入告侯且暇需召矣此建置之績不可泯者當有記請磨石而書之以垂不朽云是役也始於某月日竣於某月日計爲院屋十楹高廣視昔而整麗有加焉侯諱錢昌蒲坂人

重建唐勅賜大馮山密印禪寺碑

蓋聞宙合之內名山數千最上者長菩提七葉海印之中釋迦百億住世者入宗鏡五燈故西方有聖其事徵于仲尼惟俊波乏綠此土付諸迦葉與金仙爲梵刹皆華藏之靈區因寶稱寺始隸鴻臚掃教立禪仍存白馬則宰官爲之檀護帝后命其精藍隋唐之間于斯爲盛楚潭州大馮山唐靈祐禪師成道處也時使相裴公休好浮屠法覲承殊勝奏建厥寺賜額曰密印金襴坐臘供出天人寶所扶雲宮猶帝釋蓋

卷之三

六記大

青蓮掬水從聲聞而得肉山白牯當家以雄力而嗣心印雲中千頃遂名羅漢之田海內雙林共舉淨餅之案朕且屢傳真子代翊皇圖中興于宋之崇寧增搆于明之正統迨法堂深草珠已去而積存遺社或墟岡再炎而玉盡良繇人棄梵行火焚禪天神廟末年遂嬰壞劫至崇禎戊辰有圓上座者騎犢披茶把茅晏坐赬枯杏復芽之異明年大宗伯李公鵬芳來訪白牛尋源黃水與圓公一宿樹下而去屬同遊者陶子汝鼎作記胡子憲選作菴得前令周公瑞豹所

清復官田三十餘畝作常住咸欽聚石之風願憶畫灰之語嗣圓至者五峰學禪師也纔舉南宗遠還中印時有金銅瑞像宮繡幢幡齋自行僧出於大內諸方聞者咸謂復興師乃遙付養公明使嗣其事主馮十餘載嘗與百人俱頓成師子之林欲踐象王之跡以致天童還慕雪竇舉揚而十年之間刀塗火塗衆苦方熾欲界器界未度不行聊藉草以叅禪就饅邊而說法爾朕石乳吐水依朕優鉢羅華銀杏胎蓮更長旃檀香樹時節因緣于斯肇矣首座慧公海承其

卷之三

六記大

積力抗彼前修轉不退輪作擔荷勢亦既薦德山之棒頭護馮山之正眼者而隨衆作務不礙悲流施法同叅徑廐山子故機槌之筵皆圓四衆毘尼所攝歲授千徒螟蟻不災其界中魔軍自摧汗境生以是固緣重修勝境願治忍珠秋採輪菌菲美蔭得良木採忍草繡柱柏梁如從海漏郢斤輪墨卽出蒲團紺殿屹乎齊雲琳宮煥而麗日度其高峻觀昔由旬覩此正中亦云方廣而妙相嵯峨丈六符于漢夢鈴音繚緲大千眇若陶輪則禪庭之雄剎也明年秋于殿後

故址建警策院用承記辨念精靈文林間寶月更翻
遷佛之場象外幡風直冠諸天之表繇是龍藏象有
標厥珠林鹿苑鷄園總爲蘭若袈裟容鉢盡菩薩之
威儀音樂華香滿天人之牀座則密印之冒堂也又
明年夏建三門于中宵關夫子像示忠義乃正覺之
因表英雄爲成佛之品作鎮名山無煩寶帶堅持願
海卽現玉泉則梵天之象魏也朕世無須達家盡點
婁諸上人不求檀施而坐招提不離將作而持梵行
用戒爲基棟卽波羅之木因禪立壁堵皆成鏡之輝
邪許無非佛聲飲食皆同法喜故能轉穢劫土爲
化城歲月無多山川增繁昔所稱菩薩放光資肅
康之畫山祇擇足神移嵩嶽之林來免有爲方斯邁
矣縣令蔣公燕山人也金吾世胄玉尺仙姿政洽
祥功存象數兩行雕宇實抒贊歎之忱一片園田特
免租庸之役承茲悲護得遂莊嚴而况 新朝御寓
以來王公宰官金湯不替藩伯臬長璇樞交輝豈非
天龍之所擁持靈鷲分其嚴淨者哉雖朕膺與有數
嗣印在心願居此山者擬爲山仰山之宗思佛恩國

恩之報則須彌堯率處處現成彌勒育王源源應供
庶幾護法大宗伯以下住持慧公以上不常不斷無
窮無盡之心也歟戊戌夏工旣竣求文堅史勒石山
庭謹作記銘用彰宗鑑銘曰
達古大鴻不前不翳星霧在址雲泉在巔慈龍守之
破荒立禪曰千五百知識之藪香海常流肉山無朽
宗小釋迦法不絕紐云何立宗正法眼故鴻仰唱和
天人敬護金田寶坊帝命常住龍蟄象隱灰劫雲封
悠悠千載曾朕五峰施後待渡縣節接春爰有慧孫
更扶山子花梵穹隆寶幢蔚起施不階檀栴猶神徒
華嚴富貴彌勒樓臺義天想國渴切浮杯振斯末法
慈雄負才天龍式聽佛日無涯相輪昔誰兮昆嵐勿
飄洪鐘警旦今助平泰階

鼎建萬福禪寺碑記

粵稽瑤光擬殿儼黃屋之珠林石影雷龕踵蘭臺之
白氈五家盛其禪禁枝枝接菩薩身雲十界演於心
花歷歷現輪王掌果毘嵐大而恒河不改悲願重則
劫土先靈有絲來矣若夫南嶽而下鴻仰開宗楊岐
所承石霜再振則潭州爲多寶之山星郡實衆香之
國也倘復金湯弘護錫杖孤飛咸裴李之重來崇律
禪之二德如斯勝事並利嘉生萬福寺在禪而憲府
之左或謂古龍興舊址也當其戎馬雲屯獨拔淨域
精藍日盛道冠湘洲堯衡啓甘露之門雄梵廣布金
之地蓋自岳禪鐵目始 皇帝順治戊戌奉其師破
愚老人輟南詢之梓休夏于茲謝彼萬山行其六度
豈干未敢饒舌頑石遽欲點頭迴念利竿隨潺湲水
又二年庚子歲經畧內院洪公庸功萬里還節三湘
金輪訪道於天童玉衡作鎮而星聚爰有八旂上將
七校雄師以其地偏高牙梵隣鐵角咸欽白足雜施
朱提初創闢帝廟種樹綠垣依蓮作社遷其茶菴以
臨周道明年建大士殿雲房翼之虛其中爲祖師伽

藍二堂殿後接宇爲軒三楹肖帝功德像北嚮甘泉
出其左規流爲池池有島島上爲閣祀其龍竹樹環
映之距泉數十步爲香積外則山門廊廡鐘鼓之樓
丹堊煥然成大蘭若狀且嚴淨地置牀座而有餘戒
定香熏河沙而水已也 上乙巳藩伯鄧公瞻禮起
信喜施捐財特構後殿五楹中爲牟尼大像侍二尊
者玉象妙相雅極莊嚴璇栴雕楷工尤壯麗又明年
於殿之左別爲方丈以待客請則又聚石多奇雨花
不絕相輪風轉迦陵警震且之音飛觀雲銜紫貝絢
標憲之影適有南嶽舍利遠來放光西域沙門蘭而
挂錫矣夫虎丘海涌卽在煙閣之中鸞嶺天容特出
金臺之表擬斯殊勝何以加歟惟時開府大司空周
公維摩種智金粟前身陵喜落成添加贊款靈巖繼
起大師受公教請幢蓋同臨天人圍繞如斯希有之
會適當告竣之時蓋康熙丙午歲晏日在房也是役
也計爲殿三重後殿高倍於前宇廣視丈又倍之趾
方若干丈次第工作凡八歲而竣袈裟所覆意至皆
國府鉢之資神輪自滿庶幾永崇佛廟增期 皇圖

者夫朕而事有補於南宗文莫猶於北海表爲仙梵
謹勒貞珉銘曰

禪界無欲欲界無禪弘化贊善代崇竺乾南宗在潭
久湮弗宣爽潞其市化城爲蓮幕府之西壁池之東
盤踞龍虎莫茲大雄巍巍寶坊昏旦警鐘日維祝釐
萬福攸同牟尼髻珠光啓舍利迦毘守之功德海聚
以律續宗爲鹿苑貳永托人天護正因地

卷之六

記

重建紫龍寺禪堂記

湯泉之上二百餘步有古刹曰紫龍以泉名也沸玉
在涯白石爲之坎沼其上水溫而澄潔雖嚴冬水雪
氣若焚柴田里之家飲食沐浴皆賴焉亘古不壞威
謂火龍居之此功德龍非毒龍也考其寺創於唐□
□重建於元開禧至今尚在朕金碧剝落棟宇頽黯
而寥寥野衲僅似桃源鷄犬無復有威儀梵行之徒
大率託於應門以存之吾思其龍之厭而去也 清
康熙甲辰歲禍亂粗平寺中僧善相年尚少厭離其
地卓朕受鴻山戒徒居別峰發願禮華嚴經以蓮
漏六時一字一膜拜堅勤潛苦凡三載而竣朕故寺
日益圯矣諸長老喟朕曰必歸禪德固遯還常住始
子朕處於敝陋之廬獨陳几硯日焚香寫華嚴梵本
始庚戌浴佛日越明年而竟雖卷帙完整而無施牀
座奉法寶處謂當重構一區里中人亦贊歎樂助許
爲輟場圃之力捐布粟之餘以資將作於是就後殿
舊址建禪堂五間築砌堅好覆之以費不丹而聖表
裏雪色二三年中莊嚴諸像凡鐘磬經筒俱養之具

成備居賦精舍矣蓋壬子甲寅間次第成者也夫以數百年不持衣鉢之地一旦於干戈剝剝時推轉法輪獨滿塵垢諸衲子亦遂有相繼受毘尼律者信向與俱興增上善龍且有靈當樂護之若菴之載寺而永相與弘法濟物也將必有殊勝矣彼擾擾乎希福田而侈塔廟於今日者胡爲乎哉予嘗嘉其志行又喜其事約而功多清秋杜門比丘歛屣求記遂率筆應之命仲子采書于石

東不華文集

卷之六 記 紫龍二

重修福森寺碑記

予嘗修郡縣兩志其於仙佛之蹟靈輿之區較昔加蒐討焉倘非傳燈鼓席曾爲有道者之所栖息區區浮圖梵刹聚而參於象教逃於頑顛者多畧而不書矣吾邑西去百里爲泉溪綿邈幽邃有巖岫之奇十三潭在其境所謂有龍則靈者乎古有寺曰福生舊志亦不載相傳自唐代開山至宋有僧曉天者重建招提勒其事於洪鐘可攷也厥後大雄圓通兩殿圓像法崇飭則明正德嘉靖極昇平時所增構者狀隱來本寺工集 卷之六 記 福森一而不著久爲託象教逃頑顛者之所聚處耳兵燹以來蕭然破院而山亦隨荒田轉徙以田主爲檀越間如也康熙丙午住持僧雪浪與其檀越鄧氏謀興後之而源上座自邵陽來肩橫柳栗公狀擔荷諸人稱風便擬福生爲師子窟豈不甚奇特哉年來旣向鑿頭遑了辦已事未免有爲于 今上庚戌重修殿閣之泐者而完繕之新建齋堂于左其右爲僧寮及香積梵庫之舍凡若干楹稱大蘭若矣一日出山丐予爲記予因是而歎竺乾之法之盛于今日也而微而

下不必五宗故處忽擬一山爲道場則荒煙蔓艸之中未幾而廬矣梵唄矣鐘鼓矣久之則接待開堂矣山水之効靈如是夫抑人寔爲之耶二十年間臨濟最盛曹洞亦間起其始若龍象蹴踞耳乃紛紛釋服之禪承虛掠響不妨法堂草深而門庭日熾也視學孔子者若爲有人焉福生去大瀉不遠源上座始執侍隆興年來從水洞投記遂稱曹洞兒孫皆予耳目前事何意悠悠覲面至垂老而始覲聞之山與人之隱顯何常乎哉雖朕一旦福生古刹洗滌風塵豈得

卷八 堂記

六記 福生

非時節因緣若從此要將曹山洞上換卻諸人眼睛莫謂容易也書此記重興歲月并以勗源公之徒云

建湘潭海會菴記

潭州佛法之盛在唐宋間有大叢林十數馮山而下道吾石霜諸公皆象王獨步者其中惟鹿苑岑長沙人也所據道場悉幽深峻絕之處超朕塵外而鹿苑近郡一水則勝蹟屢湮幾於羚羊挂角矣中湘潭郡與區文物食貨之所聚承平閭閻喧若五都自宗伯談禪浮圖起信而里中龍象真能立志叅求者則海會之璞公也海會菴在湘之郭外創於天啓辛酉春邑之檀越彭某捐園地二畝池一方結庵以居璞公者維摩丈室耳耽璞公年甚少厭湘之熱早叅學江南已已歸而宏之募諸檀爲殿六楹週以廊粗就受毘尼律千荆紫峰領衆行道規範秩朕乃入南岳大明隱心三載復還迎無學和尚休夏於此而自掩關有省出叅天童悟和尚徧歷諸方以歸繄未夏彭氏之子家且落請以庵地售邑牟廉尹尊子佐衣鉢之貲償其直永爲伽藍地矣未久逢亂湘人刀塗而庵獨不廢師乃自南嶽來葺其廬宇人清有檀護羅某周某相與贊導焉聞於幕府得重建佛廟較前制壯

掘過之而又以貲購兩陳氏田園塘堰在庵之週遭者悉歸于常住疆域井井在旁無復喧雜塵氛之狀可干其淨梵假令境風大定戒月常明諸上人淨梵之餘能相與植蓮茨種稻蔬寄普賢之行門發萬松之評唱致足樂矣公乃始効趙州行脚兩叅龍池順治乙未受萬如和尚付囑還則海會公狀與宗門競爽也師生于湘而福慧兩緣終始于湘又不必在幽深峻絕之處當壞劫而益興非大德力誰與辦此哉今稱知識垂老避亂入永之東安嗣住弟子某思其來本堂文集

來本堂文集

卷六

記

重

建

太

乙

寺

碑

記

重

建

太

乙

寺

碑

記

重

建

太

乙

寺

重建太乙寺碑記

潭罷臨湘江而靈麓稱湖南清勝之地而城以南山水爲最佳出郭循妙高峰而上往者煙閣數里度大椿橋則闌亭祠廟封樹之盛皆藩郛賜地也所稱浮圖老子之宮則太乙寺爲最古嘗憶少時讀書艸亭屢過其寺尋丹井藥池之蹟僅蕭然散楮風風無語非有高僧戒衲居之也閱二十年盛者皆廢於兵燹清興天步旣平竺乾崇象康熙二年癸卯齊安寄道人某以詩書子自度出家悅其林泉披素卓錫除瓦礫而創廬之復爲後殿五間安神賦詩飄飄塵外欽其雅致者爭投淨施餅鉢無歉至九年庚戌特建佛閣六楹居其前左右爲廊門垣之闊上下俱新鏤金碧之相陳鐘鼓旛幢供器及諸經法寶燦然名蘭若也計所費當百餘緡未嘗妄干檀越獨舊帥北平王公孫加護持布金作地同時宰官人士又以文字禪與道人遊者不乏故終歲高閒成茲勝剎觀者信以爲歸仙人之舊館還長者之祇園矣爰礎石紀歲月而乞予記之夫予則不能無感也予老矣昔所吟眺

之園亭祠廟封樹慈戀而丹聖者皆燬而蕭朕之太
乙復興當太平全盛時王侯中貴之輦而過者皆無
意于是而今日子朕之寄道人與僑寓之長者起而
重構之亦何繁華勢力之不足恃而仙靈佛法之有
禪于山川也哉客且有詰予者曰郡志謂前代還城
中玉清宮出爲寺有之乎予曰想當朕否則何以釋
而稱太乙也朕則丹井藥池之蹟誰爲之予曰或先
有太乙遺址而爲沙門徒玉清以實之歟否則因太
乙而附會其事焉皆不足辯也蓋二氏之教嘗迭爲
勝負而必賴儒者之道以相昌則寄道人某恢復力
誠未可泯云是爲記

大禹山創建禪院記

而方聖人之教莫甚於今日矣非必與孔子之道背
也往七從壞劫中留此一綫以收攝毒殺之氣護悲
愍之心又生一中土聖人以陰翊之則祇園蘭若悉
從想生又非必五燈四山之勝而爲名藍矣上湘大
禹山不載圖志攷其鄉曰天堂或亦好善者之所聚
居而其地淨土耶崇禎甲戌有李氏者素封諸子雅
爲儒而翁益信向遷地建刹自植福田適牧水和尚
卓錫白雲念公處李氏欽其道行以辛丑二月迎師
居之既據象王之席卽成師子之林爰施淨資崇其
梵宇題之曰法雲禪院供佛有殿安禪有堂恭諸有
丈室左右爲香積浴堂種七具嚴淨之勝計爲屋十
楹脩竹古柯繞其楹拱山之下施入常住田四十二
畝若秋稼如雲足資供鉢矣於是東山而澗南田北
塢之靈莫不爭奇競秀觀而相呈蓋居朕欲界之化
城別峰之蘭社也稽其工始辛丑夏以壬寅佛誕日
竣閱今數年牧公道行益高李翁嚮慕益篤實主翁
朕龍象迭出則法雲一片地祖福不了誰實爲之創

始乎是不可以不記牧公門人印章乃以師命張子
言夫嚴整之曲漢無常主也故興衰顯晦亦無定時
時至事起相得益章則存乎其人耳牧公諱佛正傳
臨濟正宗得法于語嵩禪師者李居士諱良善弟良
義及諸子世居上湘之天堂當并書于石

榮木堂文集卷之七

楚長沙陶汝龍變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煥 煥 煥

記

月夜遊君山記

楚名山多矣。衡九疑皆可褰糧而往。獨君山在洞庭八百里之間。嘗從湖天巨浸中得望青螺一點耳。春漲秋落。勢如泛海。迨冬天水落。山遠而高。看新了。了狀時有雨晴風雪之變。或望涯雨返。或到山不得。游或成游。不能遽歸。故昔人署其寺曰有緣山。予作詩懷之屢矣。庚辰仲冬十三日。偶至岳陽。尋方子虞伯得。研光齋宿焉。爲設榻衆竹之上。高可瞰湖。時繁霜釀雪。眺湖內山空漾不辨。再夕忽月。迺與方子謀君山之遊。李子天玉方子漁演樂而從之。既訂十六日往。及曉望山煙水氣若將雨者。方子意稍移。朕已治具命舟待之。江上矣。偶君山一尊僧來指晚霞可渡。遂欣欣聯袂步出城外。幾五里。乃得登丹暮色蒼

霽城中角吹起。見數燈高出麗譙。點點如曙星。微風揭蓬四圍。俱發予咲曰。君山之遊成矣。諸子亟秉燭開尊甫。及中流月光漸吐。波鄰鄰有金色。轉黃鵠口。月銜丹尾。予滅燭受月。君山青影若岸。鼓櫂再入二里許。艤舟而上。老僧導之行。沙泥甫燥。圻若冰紋。如履重茵。無塵而軟。但憾不付美人使步步生蓮花耳。踏歌又四三里。沙益白。月益皎。雁陣落處聲如萬馬營。予撫天玉背而四望之。辨其城郭山川之處。路漸下入深草間。茭蒲香芷厚可尺餘。有水若方塘。微波瑩潔。是青草湖中洗馬池也。昔岳武穆擒楊么。秣馬于此。至今此若英雄碧血爲發。一浩嘆稍延佇之。聞山中鐘磬漸近。高松一二株。蟠虬可辨。聲僧忽趨入山去。方子指一燈青熒曰。湘君祠也。及到松下。但見林木若平楚耳。十二螺無有也。謁湘君出立松前。啜僧茗一盃。取經入山修篁古木掩翳有聲。吊湘君墓已過。較軍坪度嶺。聲僧笑同數僧來。迂繞至寺前。雨山如抱。東南漸色直入懷間。門內有銀杏樹大可十圍。中製作炭色。世所指爲秦皇栢樹。事雖不經。朕

定是漢魏間物矣入山門上十數級爲萬佛樓圮不
可登糾殿高過之堦樹相接月光滿堦間回首見有
緣山三字在萬佛樓背方子謂當入僧室小休茶罷
遽起與大玉漁濱步出院上殿禮佛過左廊掛洞庭
君皆寂寂若暗室耳旋出萬佛樓望朗吟亭松月明
煙淡薄燧如初春意不自禁還坐殿門上嘯詠久之
斯時也氣若椒蘭馨無重鳥方擬作詩虞伯大呼曰
酒熟矣還飲僧舍烹湖鯽巨者出桺泉酒佐之香冽
殊尤也劇飲大醉卽縱步山間至傳書亭窺桺叢井
泉本生之亭
之北觀山
點狀深黑耳方子掬視之作雪色泉邊有小橋樹云
是龍橋遺種小篠紫幹纔尺許沿生路俯名藏湖外
皆可愛朕醉眼若纈將選石坐焉松濤益沸趨上朗
吟亭月可中寒雁數聲過之疑回翕鶴背也倚松下
長嘯極目湖霜樓樓白而青天無纖塵遙指人寰如
隔瀛島神仙可接定在是矣與諸子醉步作御風之
狀而歸就枕初酣曉鴉啞啞啼旭色已上紙窗予急
呼方子起彼宿醒未醒也櫛沐竟小酌一二繼出步
寺外探梅繞着藥其右脫岸多巨石磊叠成壁若經

人手石面方廣多至丈餘敷坐看湖上朝霞兼可瞻
背望岳陽樓但約畧見影巴陵諸山露空黛一抹耳
少頃有平林東出煙樹隱狀正圖書中山市晴嵐也
聞往時郡寮好事者當湖漲輒攜具石上命沙彌吹
笛看雪浪拍天此處當不減錢塘海門矣遂至萬佛
樓寺僧多餽茶者持甌徒倚接壁問題詠及諸石刻
聽僧說興廢事歎息耳飯訖至塔菴禮銅彌勒而上
軒轅臺眺湖南清絕此地爲全因念軒皇大古無端
向此山鑿神仙一窟漢武求酒之事不應樂已獨受
之七龍潭山
過矣更上下竹林中茶畦樵徑里許爲酒香亭高處
殊勝方子李子各陳果核跌亭上飲饜望鼎遣沅湘
皆極天末其右依微一山青影如帶則華容諸峰也
方以搢紳行酒從者忽發爆竹一聲驚羣雁翔鳴雲
聲俱響快哉遣僧還取桺泉烹茶蘇山脊而南則十
二螺歷歷可數十二螺看一山之身首尾互抱如螺
蛻狀後有小圓峯竹石蒼蒼脫距而立若不拍附者
名寄山遙遙里許繞山而左山上有沙深可沒趾蛟
水嘴之徑多危久彼暮而下得浮沙焉長數百丈平

望如掌絕無鴻爪痕戲用手指大書金沙二字日光
盪之乃是赤色步而前沙盡石出老樹一二本生石
間跌拍沙上鏗然應之如此者數十丈蓋響山也折
而還沙嘴有異獸跡僅一足者聞之木石之怪夔豈
是物耶方子更指沙中石往往有峰巒可觀顧蒼頭
已荷鋤至各選得數峰質若老鐵當是巨波衝激圍
沙而成其玄水之壁璫乃反有火色何也因思山經
所謂東連青草西盡赤沙蓋山之觀止矣方子謂蓮
山尚有龍虎洞石壁峭削又平瑩可書惜不攜鐫工
來倚子作數字予曰試過焉姑爾此一段作後遊
也亭午還至寺觀孟景所施而鐵桶大佳又索觀古
銅器四件皆延祐時祭器有款識銅色精好摩挲者
久之諸僧乃爭出酒果助欣賞或贈君山茶或餉方
竹而索予草書爲作數經竟還向湘君乞竹三種歸
種之竹岡家珍湘云故土當不吝作萬條寒玉也日
夕到舟抵齊月初上諸子口遊事誠樂但憾欠湖光
八百里爾陶子曰石畏海雲之東生思銀河之清淺
人情乎今予與子步履所涉皆日月出沒之鄉雙龍

窟宅之地本非燃犀見過而睥睨洞庭無如此日彼
安得所爲不測者而傲我哉方子曰作如是想頓還
水觀矣十九日舟次廬山而爲之記

淞海觀濤記

丙子五月自構李至雲間謁董思翁宗伯時發城方
禹修先生守淞相畱休夏六月三日始移輶舟入余
山訪陳君公徵君客頑仙廬一日他麻衣和尚來有
所語以爲奇遽新秋斜翁特入城相過招同譚掃菴
楊龍友魯孔孫飲白龍潭画舫中公年八十矣別一
舟陳筆硯脫帽裸體揮汗應求書者始罷相與盟酒
啜茗茗極談而後飲良苦熱掃菴云非坐淞湖之月
對滄關之潮無以解此明日斜翁書金版一幅相贈
卷之七 記 淞海 一
日左泰山松右巖若雪後匡廬泉前洞庭月中安晉
高僧七尺沈香板牀投牀酣卧以此避暑樂不樂也
有則與魯公陶先生共之讀罷爲之灑朕如聞天籟
矣逾旬乃與友人泛三泖宿澄照塢下坐月至曉空
曠蒼涼之致與吾洞庭君山無異獨寺閣蕭疎樓影
在水禪客二三人解談雅事出紙扇索書作一詩贈
其老衲非洞庭君山所有也又三日僧二客往觀于
海薄暮至滌缺停舟海汊中踏歌海陸諸方公所築
者堅平如砥縱步殊佳獨恨居人皆漁師飽肆腥風

殊汗鼻觀別尋小巷背薰而酌月上若爲海風所塵
不得皎午夜涼可御袂矣方小睡夢中聞風濤聲擊
聲亟起榜人曰潮將至月漸欲落海東南聲來如雷
羣舟掀動始去岸百餘丈者悉到堤下海船去岸數
里洞而石洲者皆浮而張帆湖汊喧騰若萬馬奔至
捲地拍天毛髮欲墜須臾紅輪出躍在百丈銀山中
而此銀山億萬騰涌迸爲火奔散爲紫貝者亦億萬
未易名狀羣舶帆檣轉瞬而沒移時水立船又在銀
山上隨潮落去如墜危崖經三四出沒不可復見雄
奇變幻約廿刻許而漸平迴瀾伏波則觀者神色始
定矣潮下日高循汊而返還思船中之客與掃菴之
人何以能得視蛟龍平視海若如此不覺竟日忘暑
也宗門教人坐火宅中作水觀今知之矣同觀者吳
門徐生善画爲作觀濤小影于卷上因更號曰海客
歸語思翁先生請爲書海客圖三字冠其首數日得
詩凡數十章自書於後云

翁陔記

看山次公之言曰某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濶於人見歐陽公而未見韓大尉願聞一言以自壯則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于載而下讀斯語者益於歐韓二公有忻慕焉狀終南嵩華黃河古今具在而拘墟之士目不及秦雒又烏足以擬二公之高哉楚陶子某髫年有志曾遊中原入秦關觀河源于臨洮之西又數年而入京師讀書太學三年不懷刻于人靜觀世所爲歐陽公韓大尉者而下拜之則香山相國公是當也狀某久拓落無所成公旣爲救時宰相歸十年矣而某始以散吏避亂于嶺表自媿負知己久不見公乃寓書于友人而招之益自避賢樂聖倡道東南江門一燈于斯再振某以是請披褐而從遊焉維時孟夏泛出黃雲披霧承風東觀海若望香山之北氣象萬千迢迢乎青峰紫嶽至平原而却步者憶溪也溪以二橈山得名小橈文物最盛居其間者六卿以下宮翰臺省藩臬要官無不有其樓臺池館稱是若文章侍從三十年爲

名宰相則自公始而川嶽待人鴻荒再闢小園慨如巨靈移置竟作屋裏青山則自翁陔始也某維舟倚午趨拜元氣堂下公亦拜曰念子饑渴其授館于愚公樓作十日留友人歐嘉可導之沿溪緩步過海門撫六松從翁陔門入平衍數百步青嶂乍迴赤巖競秀得飛浪軒惟石數峰色如潑墨奇花紅紫蔭石壓闌與夕陽翔影相弄坐未定仲子且兼扶師相板輿至殿茗以風問十年別後所讀何書所見何人次及中原與楚治亂之狀悲忻交集感默不能具對月上木末堂

還宿于舸曉起促攜襪被人山更歷軒徑則晴陽萬葉如沐也其上古木修篁掩靄沈綠胸中纔着擬議起視扉板署曰一路寒山陡狀移情不復能措思矣從此六七曲斷石爲磴疊石爲門門或方或圓皆着斷巖奇木古藤垂處以苔垣縈繞之向背互異鑿坏而轉狀而飛閣流丹眼前突兀矣入則爲異撰堂右掖也堂負岡臨流皎狀虛白有墀有楹有竹有樹竹樹間有泉當門有水松老梅二三本英石數峰一峰作丘壑以琪花瑤草間之松外碧沼澄泓左如壁右

如壁中有浮丘則奇樹獨秀長堤亘波丹荔被焉水
外翠巒端好若青玉案者小欖山也堂上爲愚公樓
廠牖虛臺延矚千里前則密林高樹濃黛抹天樹中
有石壁孤撐如經鬼斧雲根崛起離攬而立則牛攬
峰尤爲表異焉若夫秋深葉稀稍容縱目當見七星
二壺巨洋鏡粲時青時白冉冉入懷也只如鳳岡雖
蔽其後林屋雖翳其西而白雲珠海圭峰席帽之奇
可得而冥望之快哉川原蒼莽河漢無極則東顧鳳
城華山綿邈雲路如冠峰插漢也迤邐而帶五羊不
知幾百里其中或爲海或爲谿或爲村或爲平楚綠
畦萬頃良苗懷新舸船晴帆幾重潮汐抵此適近之
間而空水陰晴異色蓋鮮澄之極致矣乃若步藝松
篁遵沼而右則榜浪半堤勢如洲渚中藏畫艇或繫
或浮丹荔三百樹夾植之一株最古蟠覆屋角朱闌
碧瓦縱橫而出之使綿陰丹實嘗映過水面數丈者
碧甌亭也亭前臨大壑背引溪流海水到門適經其
處於是爲橋跨溪兩榭相接幾不辨翁陔內外迥隔
得連陂十數畝時方盛花五色具備綠荷萬柄貯若

翠盤兩歲多並蓄之祥詞林競詠焉公乃爲軒以當
之簾捲簷塘時作浮勢嘗揮杯自勸曰此太華峰頭
玉井也若以樹擬丹但未知太乙仙人孰勝耳明日
召諸子就碧甌亭酌摘丹荔百餘顆古白羹盛之以
進微雨輕晴香如炙蜜爰飛觴以坐花而林以外時
有田歌漁櫓聲影往來疑輞川殆非人間是夜諸子
被酒某晨涼獨步憶昨所見曉霽沈綠中石磴者尋
而登之綠巖躋攀乃踞獅首一亭而西題曰勝好則
古樹數株從巖端垂覆過亭際此中坐受煙雲下臨
東本堂主集
卷之七
北海了朕見日月沐浴之處而向所謂翳蔽于岡巒
林木樓觀之間者至是皆畢陳也決決海嶠羅列應
下翁陔之視河嶽豈惟具體哉歐子乃同黎翁從別
館來肯於亭笑指巖外諸山便稱異域此海雲生處
安知非蓬萊弱水也晚涼公與旦兼攜樽來刻燭分
韻爲詩各五首曉月在林方曠益炯尚乘興濡毫作
大小書數十幅洗盞更酌某乘間以請曰欖山著墨
矣公與旦兼水玉清剛將接新都之武鉅靈者也是
樓名愚公有義平公亮朕以鐵如意指南山示之曰

常山之未開也叢條灌莽樵牧不踐土人望之如雨
山聯予一旦而疏叙之洞間之渙有丘矣或謂兩山
夜移耶相公愚公哉是以名之某因退而歎曰公以
三十登翰林六十解相印稱翁而始有園園亦不大
費疏鑿去陔里許有梅嶼焉香雪千株小施屏幃如
海內所稱西谿光福者則愚公并移羅浮也朕皆以
樸勝雕以素勝采以天工勝人取樵牧之所棄因巖
泉之自狀而已比來憂國絲竹不親惟四方賢人願
聞一言者得觀之將別爲講堂焉故又曰鹿松書院
卷之七 記翁陔五 一三

蓋東南吾道在公而其心欲朕欲藏濂雒於山水之
間且時時持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意以教厲同志
衆人莫能窺也則公之高與深有如終南嵩華黃河
而攬溪之堂亦有如歐韓二公之大觀而無憾者矣
公曰子其記之先是吾友郭天門中丞未至其地以
其意爲記思路雋渺髣髴三神山耳某文不如郭郭
亦實不如也翁陔二字郭中丞書異撰堂陳太宗伯
書愚公樓黎先生書筆法皆道媚可觀一路寒山碧
嵐亭飛浪軒則相公自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亦

可使人坐卧其下而不能去云乙酉孟夏楚某記

馮山雪會記

匡廬瀑布之奇甲天下嘗往來長江遙見晴空飛帛
每爲疾風所送不得登陟甚憾若我者天半雪中看
山徒勞夢想耳雖狀何處無雪何地無高山但得一
其閒身坐萬仞峰頭寧殊天際若懸巖匹練千尺晶
簾非名岳奇山未嘗數見使二者之觀得兼于一時
豈非最勝事哉今年廡子十月晦爲密菴六表先數
日避祝入馮山宿密印寺廿七日兒輩與話上善修
憾法爲壽子與慧山和尚談方丈中有僧自大梅來
參本堂文集 卷之七 記雪會一 十一
者纔察堂間密菴在此曰某甲特持法纔大師師朝林
可任太書來奉訊何幸此峰相見爲之驚喜出所寄
書及近體詩一卷展讀之四座贊歎得未曾有廿七
霜晴和暖慧公設菓茗相與攜筇登昆廬峰坐眺竟
日舉香嚴擊竹話明日命筇與南去五里撥草尋香
嚴崖未二里漸聞瀑布聲近而益壯如空中聞雷霆
六種震動望布水奔流滑寒沁骨矣到崖隔溪泉在
溪外兩岸石壁嶙峋巖戶若屋可數十數箇圍籬蘿
蒙翳其上垂紅實如林檎者累累而水兩坐瀑布自

千尺峰頭傾洞奔放如掛百幅綃大珠小珠若珠之
座者噴面灑衣到壑作優曇花大如車輪無數無盡
眩銀海久之遺僮僅衝波面汲撫掌叫嘯都不相聞
快哉日斜茶罷陰森不可畱詠置身海湖內冰雪淨
聰明之句以歸過三埵院小休焉覺耳根泉響尚在
也晦之日凌晨辨色而起着絮帽大衣禮佛殿上香
花幢蓋梵唄笛嚴慧公披僧伽絮拈香展具祝曰願
馮山老設法增壽無量子稽謝通揖諸上座迺兩受
兒輩謁飽香樓供午後日薄山寒風淅淅起膚粟矣
參本堂文集 卷之七 記雪會二 十六
夜半作雪及曙積素盈尺擁裘就燎凜冽之氣數倍
人間狀心甚樂之食後慧公命侍者焚旃檀熾炭邀
上東角樓看雪羣玉際天矣所兩掌大瓊閣非復尋
常柳絮騰屏暫開似垂堯羅緯作暢者峨嵋小塔已
沒入瑤海中不僅埋屐也因與慧公徵雪山香車求
牧白牯牛處公相視而笑與平生雪會中第一殊勝
也馮山去地四十里何啻天半哉十餘年冰冷密菴
偷生瘴切中自笑今年遇甲在昆廬峰上天公昨日
振潮青今日呈玉戲便喚我作蓬萊仙豈亦無不可

矣明日大霽居士本不携肴有野人送酒者爲畫一
卮炙研而記其事

榮木堂文集卷之八

楚長沙陶汝鵬雙女

男之典

孫 煥 煥 煥 煥

傳

明觀察大夫歐陽公湘茹先生傳

海內文獻之家歐陽氏最盛明中葉有自安成徙楚之潛江者科第簪綬祖武相繩致其世蓋長沙率更令後則楚文獻惟歐陽氏又最古其間數代有湘茹

東本堂文集

卷之八

先生稱觀察公者尤偉人云公諱燭字其覽湘茹為

德慶刺史贈刑部郎某公長子也骨清而神俊早慧不羣常受刺史公枕中文一帙北上至索之失所在遽從太宜人求赫跪憶且錄不遺一字年十六三試有司咸冠從父給諫公某岡卿公某喜曰此子便藉狀露頭角爾時尊人署教清河公從及聞大父老扶尊人踰踊哀號欲絕觀者日至性哉再教江夏公又從時宰相賀公大司馬熊公輩同為諸生問業以是造詣深角執談經往往奪席矣既登賢科名益振工

詞翰常擁異書陳古尊彝自好鮮它嗜耽于謁人中

歲赴天官試第一即日拜乾州守乾固秦之衝也瘠

而富訟公至乾撫長孫臧誓之曰如不潔已自愛以

一事累乾民者汝當之聞者輒加額款大都為政廉

毅精敏歸於惇大饒饒焉相與剪棘敏節伐藪拔蘆

以求賜其嘉禾雖清陰滿庭猶思焦原之一漑也政

成騰薦剡者九僅量移莊浪郡丞莊浪西鄙非地公

坦如也常代兵使者籌邊績益懋水藁聲滿三秦間

朝廷乃愈知公賢召補南刑部郎中所平反悉當上

東本堂文集

卷之八

先生稱觀察公者尤偉人云公諱燭字其覽湘茹為

州海隅視秦邊披卻導窾矣公常喟狀曰天子之命我也廉敢不職思其居於是勾漏之砂合浦之珠絕於庭者四三年久且以平海功調守韶州未幾朝廷慮滇土司為變以公才望特簡兵備副使移鎮姚安公歸疏請告不許復叱馭萬里外狀邊徼吏民安其誠卧治耳一日自念清羸不堪累章服移書兩臺謝政遂挂冠去疏聞上猶曰某善自攝將需後用異數也蓋公之數歷中外厚自樹而舉處有終也如此狀

公所歷五任西極玉門南窮洱海東探珠穴之濱累
在要荒俱非易治當刺乾時武功民有失其子疑僕
殺之者久無實公一旦案驗處見羣鴟啼遽發所瘞
一訊其服寃獄王自成等七人覆盆久公理之並白
臺使者立破其械厥後南曹司獄奏豁罪辟如此類
尤多故所至有神明稱台吉銀反犯莊浪守將密請
容屬出城公叱曰寧有是其誓死堅壁以待未幾援
兵至敵宵遁去廉州珠池貧民數相盜自活公置不
問監司某持誅求法詞連百餘家胥洶洶將揚海波
焉公馳出宣撫之事始定監司拜公曰吾魏太守矣
至滇南有告武定將某景東土司某逆朕者請往勸
公曰姑示度外以伐其心勿勒已面俱悔禍其定亂
興變屹朕不動又類若此謂公偉人有以哉致政還
集宗黨朋游稱六十觴其弟參軍某公所易成也既
兩服官課長公塘孫城業俱就乃益喜構浴浪闊日
琴尊獻詠其間好賜給貧乏獎掖佳子弟與舊彥遊
不倦癸未某月兵燹人郡焚我陵寢公憤甚日置酒
高會慷慨賦詩有澄清若是爲期杳蒲質何須更假

東本堂主筆

卷之八 傳記 第三

年之句無疾而逝公誠達生哉朕咸時憂國亦怒焉
傷矣年六十四所著詩文若干卷

野史氏曰予至潯聞里人言公乘箕之夕空中有鼓
樂聲如相迎者降家子某某死復甦云見公絳衣象
簡簇擁殿庭間與某僧所夢同異哉此事雖幻朕公
季友慈惠仕宦所至輒攀卧若畏壘祝者今長孫城
宰郾縣常過乾州去公之政三十年而當時所造士
某某相繼顯躍爲大司馬銓部于朝如飭其祠父老
子弟咸來拜且泣指所樹石曰天固昌賢刺史後也
東本堂主筆

卷之八 傳記 第四

願使君自愛噫嘻正直是與公烏得無神乎哉

朝列大夫北華劉公小傳 補潛江志

劉公某字建伯別號北華世廟中士大夫雅尚正學時海內鄒文莊蔣道林諸公最著而稱同志者亦必曰北華先生云公嘉靖戊子以麟經獲雋己丑乙榜咸謂少淹當酬大物而公篤念二人老早捧檄授裕州博士聞王文成良知之旨君朕有得分典四川山西鄉試所錄多知名履敏六館遷刑部主事貤封具慶疏請終養上報可同朝榮其行成賦詩有人歸薄海間之句服闋補虞部員外郎司節慎庫奉勅督疏琉璃工出納鉅萬無所染遷河東進司卻商人賂千金二仕竝以清端聞拂衣之日蕭然耳家居寧潛絕塵翬修不倦當事郡邑大夫欽其賢數餽問弗受輒歸安成講學復真書院直抒所見便欲奪席矣其後河東祀名宦邑祀鄉賢蓋古廉吏而鄒魯儒之賢行歟子某登隆慶辛未進士仕至滇南學憲孫某登天啟乙丑進士仕至刑部尚書竝以風節顯人嘗謂公之在刑也必有盛德惜其事不傳而公亦終不言噫嘻公惟不言昌厥後哉

同鄉歐陽公傳

公諱某字千仞明嘉靖乙丑進士弱冠領鄉薦羈學力行有卓朕自命之志嘗篤孝母夫人病咯血盈器公慟甚泣而額天捧血伏立盡日願以身代其至性類如此歷仕興化令擢司寇尚書郎出守平樂遷毘陵備兵潁上所至清惠正直嚼朕無塵於爲興化毘陵尤久竝稱治行第一蓋侃侃祥鸞威鳳也其事不勝紀獨興化濱海歲大浸公賑救之全活萬餘人因請豁浮糧以甦民困撫按懼非常不敢上公歎曰上不過落職耳遂抗疏自陳之朝廷可其奏獨浮糧二萬免宿逋一萬有奇事甚偉史必有書之者公方壯朝廷且簡用西勇退著書學易杜門不妄見一人傾積俸置義田若干貽其族擇子弟之秀者時時課其業海內謂潯有永叔莫不洗濯以求一當於公而曰羽儀所自出也故邑之大利害則王家耆堤築舍久不定公定之某生嗣族伯大參公後據其厚貲而與本生父訟章賂而潰紀久不直公直之邑民曾縶蔡茂等十餘人非盜詎服久不自公白之咸公一言

力而公非此者卒不言也神宗皇帝嘗以訪論起公南岡卿公引疾辭蓋當時砥礪名節爭處退以貢三公之望共事近古自先生一革而後此風微矣年逾艾而歿朝野惜之今興化昆陵賴上皆有祠誥公椰流涕邑祀公鄉賢所著有我乾篇飛霞閣社草素風集月在居偶筆蝶軒漫書毘陵閒話十數種行於世朕則潛三百年間如公德尤表表云

潛江令朱明山公小傳

朱公諱某號明山南直崑山人繇進士讀潛三君子清田去息之記而知公古遺愛也公清端疆直濟才以誠往往抵山易箴法難故能求民之莫雖禍害無所休而能大勦革以必遂其志他不具論潛固漢之委也大患莫若水水數變而賦不變則弗均田數變而賦亦數變則弗一矧漁民二糧簡輕簡重大力者率龐其恤厚取漁以相遁積重之勢乃獨在民長令徒蒿目而歎死徒爾烏能返之哉公獨憐潛經營教賦以清田得請于上豪橫者思所以撓之無不至而公屹如也法卒行無敢尺寸隱者其賦役率取高下均爲一則而現在卑田丈畝視高一倍蓋水之於潛也此蓄則彼洩此窪則彼墳卽滄桑屢變而哀益相權自朕平準行之一年民死朕服明年塗有歌輿有頌矣且潛固無城而公卽以清田之餘創爲百雉泯諸勞怨浹歲而功竣二者皆非常之原潛至今賴之談公治行輒感涕視古桐鄉云嗚呼此公所爲直比鄭僑非止桐鄉也潛人固百世祀忠朱公後之爲潛

者雖百世無變朱公法可也

卷之八

入馬別山二

隨州喻青城先生傳

嗟夫世所稱文章博達之士倉皇變故而卒無忝於所生者鮮矣蓋蘭熏雪白可仰儕於曾史之間蕙歎芝焚尚正諒於死生之際豈不難哉有人焉時逢喪亂獨秉天稟敦古處之學嘗危坐授經捐將母之軀以殺身此古今人所以廢書而貢涕也作青城先生傳

青城先生者楚安州人其先繼林公以上皆博士弟子也年未舞象殊慧讀書日十數行下十四補弟子員卓犖有大志二十後爲古今文皆拔俗試執冠軍咸謂喻郎昂昂千里楚先後督學如患白董公記瞻葛公尤名家竝爲所知先生亦自喜當兩公鑒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之言不屑屑事雕蟲雖治毛公詩每擁皋比進諸生則六經爾雅迭相質暢所懷來與人談忠孝節義事或悲憤不已四座慄然學者以此敬事先生稱經師人師云蓋先生矩步方嚴孝友篤摯一切以古人自待生平如雲氣詣肝膽照人雖下急少容切慙多諄或亦憚其嚴峻門以內固雍穆無

間言早失怙母孺人嬰疾公滿禴和藥往往報書廣
食大寒暑必躬自左右伺溫清餽飽之節嘗隱痛故
爲歡以娛母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同母弟某終身受
先生教底於成所有奴僕田宅多推予之曰吾并以
研田歲給爾勿憂不足矣烹廟時同鄉楊忠烈公指
斥權璫逮詔獄提騎至郡上下皆股慄相顧如瘠先
生獨撫膺大叫璫金率同志禱於神援筆爲青詞悲
且壯語者曰今值卒滿海內求東林黨與胡爲冒不
測先生曰昔陳東以布衣犯童蔡登獨非人恨吾一
腔熱血止漉此爾復何卹歲嘗不登儲且盡先生憂
之時有幹僕女適某與富家許而投緹死或謂公弟
稍染指可以卒歲先生正色拒之曰固竊吾分也事
得寢富人卽欲報公不敢言其處義利之間介狀若
此雖數奇五試棘闈不售咸擬晚咸必報盛德丁丑
春以明經應貢將入對亾何賊大至城且陷人爭繼
而出先生固在壁外伏叢篁間伺舉家出者從子某
至詢老母安在曰當驚竄時尚聞呻吟榻上乃搶地
大慟亟歸誓必負母以逃不能則俱死耳奔而號若

不見賊者將及城爲賊所鑊傷哉撫軍宋公聞而歎
曰此所謂孝烈而鍾於血性者耶設位以祭擬具題
表章之不果嗚呼距今廿六年矣伯仲子皆能世先
生之學長公某材器尤偉初試爲子邑博士當大宪
股施將遷泣以其狀授予予不勝吊焉先生諱於義
字某書其別號也卒時年四十七私謚曰孝介謬
爲傳以俟惇史

陶氏曰古所謂水視鼎鑊肉視虎狼者時人哉夫非
不知鼎鑊虎狼之可怖畏而迫於君親之心者誠也
先生天性學問度越尋常惜其所處末流不克大用
于世而資志以成孝悲夫狀觀先生激烈於楊公之
事蓋誠能不爲忠臣必爲孝子者志且得矣誰謂不
幸哉

楊龍友中丞傳

癸未初春客南都公車不進江上卞有警徒避吳門與京兆尹楊龍友別感憤泣下明年國變不復相聞久之乃知爲江撫死事見其籌兵遺疏私念君得死所矣但不識搶攘中誰爲之狀者越今廿五年甥孫楊子某自雲間還持其行畧示我曰龍友公無嗣矣欲爲傳存家乘中敢以丐公予曰龍友吾良友也泣狀不忍辭於是乎傳公諱文驄以字行先世吉州徙貴陽粵人某萬曆辛丑進士歷官雲南督學晉觀察使太平時稱風雅名流生公早慧咸謂世家才子戊午年廿三舉于鄉因亂移白下家焉既踈黜詞場亦入巨欸大癡之室又喜以其暇習馳騎左右射有封狼居胥志海內莫不知龍友才可用世矣而龍友交滿天下風流蘊藉肝膽向人不自以爲才人貴介也始爲雲間傅士董玄宰宗伯折節遇之諸名傳以文酒奉壇坫者日滿座語在山水遂集中已所遷青田令辛巳以才望調永嘉兩邑治行俱最狀時時讀陰符看匣中劍將致力於中原不僅以文章飭吏治

也壬午擢江寧尹癸未左兵諱且變大司馬趨授樞曹命未下卽令柄兵出江甲申鳳督請爲監軍未報乙酉五月監督水師駐京口維楊遽破潰兵爭渡江公力拒之東南大震倉卒擢爲江南巡撫時叛兵歷境大將軍揚帆走公蒞雷之謂當截流一戰以死報國不聽公仰天浩歎獨提一旅趨吳門人漸抵江與退保閶越猝遇敵於西陵第三子某敢且死尙以孤軍駐龍泉號召數澤患得復出錢塘圖大舉丙戌八月會稽不守始棄龍泉入閶廿四日至巡寧之樟樹村爲追騎所及執見主者諭降不屈藏其衆五百餘人桐城孫克咸佳士也時在幕中公之伯子鼎卿驛騎將軍仲子元鼎監軍僉事妹婿某甥某皆戎服從與之同盡悲哉妻淑人趙氏聞變嘔血死獨其母夫年七十得僅存時公之甥薛某與其家僕某劍勇絕尚能別識其軀貌而裴公與吏咸並瘞于蕭寺中其徒大司馬孫魯山克咸兄也遣人人閶獨兩骸以歸嗚呼龍友克咸皆文人也而以馬革裹屍終矣

黎平何公殉節傳

何公諱騰蛟字雲從先世山陰人徙黔楚之五開由乙科通籍南陽令遷京兆尹擢北兵曹調職方郎出爲河南監司皆以才廉著於未獻賊陷武昌無敢當節鉞者甲申正月特簡公填撫未至而江上諸軍大亂亟受事與左帥良玉謀戰兵固楚其子夢庚叛脅公登舟爲逆公誓死躍入江流數里不溺聞獻賊掠湖南還走荊州乃間道赴長沙坐空城中吊死扶傷召集諸監司守令部署之稍定諸鎮將鄉弁肆荼毒者亦漸斂手奉約束時荒疫繼作極意拊循征籍悉停薄施勸諭每本折但徵十分之一子遺暫免

詔晉公開部督師總五省撫軍以下咸聽公奏用諸旅祭岳禦江壁壘粗就明年丙戌設鑄局行粵鹽梟里選鄉試皆得旨便宜屹朕聲震江東獻之潰卒數千來降

詔晉公爵稱定典伯聞自荆來降晉爲侯嘗欲召公入相固辭願以身捍疆場朕所總新舊軍皆慄悍非可用者公憂之足瘡大裂六月調黔中兵至而餉大匱正月某日湘陰譚中軍乘燬而謀妄

謂敵且至公單騎出指揮不得語火及公衣騎疾馳而南大清軍聞長壁頓空入據之公且上衡州收集潰師僅一旅入永久之達粵西壁嚴關而守興復振也戊子冬兵復芝城期與制府堵公所統閩衆會而諸軍在常武者懇忠貞營奪其壘先亂顧赴公麾下所過蹀血五百里公聞之從數騎馳至中湘雪夜過寧鄉垂泣使掩骼瘞尋見一二父老大慟藉草卧破屋中與幕客談不交睫凌晨督鎮馬進忠等五營並奉令戍集喻指還中湘將築壇拜總統者吏民漸出幸復見何公正月日清丹師猝至登岸而屠進忠急引馬扶公出城負創而墜日公等疾去事尚可爲予止此矣大兵還公踞坐於地日吾督師也復而見主者主者禮敬之曰欽公忠畧久矣願得復爲閩部公坐不答競進食瞋目麾去之命十數卒守焉明日遣漢官來復理前語公曰殺之可耳寧有此耶三日有僧在側相數息問公何需公曰汝僧也爲我致淨水一甌飲之漱而吐復默又二日強脅而坐氣奄奄欲絕主者度不可回命斷其首於大埠橋昨天

爲之霖湘人墓其骸小墳焉事定爲居人所平屋其上不敢問越十七年乙巳其兄子某來識其處告於當事許發而得之白骨一具僂狀敷坐者歛而瘞于高原甲寅冬載其視以還于家嗚呼公於是成仁無憾矣予嘗品改革之難封疆大臣能鞠躬盡瘁從容而死節者如公幾人既賦乎忠復爲作傳以俟悼史云

劉雲密先生傳

劉公諱若金別號雲密先世安成人徙潯江爲甲族大父虞部郎又以理學稱北華先生公能用齡經紹其業舉天啟辛酉成乙丑進士性警敏多智簡傲不羣雖世家子下帷澹穆鮮所嗜好與人砥礪名節好面折其過故得交於公者甚少朕見端方之士遇高古之文不自知其傾倒也初授閩□□令以廉介自矢隸於吏治調察之密欲使民無逋情鋤豪猾附大力者不得貸事上官直質弗阿咸謂令毅項竊憚之

考績擢南吏部主事五年遷監司淮海安民察吏有望風解綬者春行一路矣獨剛腸疾惡所爲簡傲如故嘗欲立法戡兵與同官議不合輒罵淮撫某徵求軌法公抗論之撫聲色遽厲公唾其面日中丞受天子節鉞撫此一方而身行貪墨之事不樂受監司一言耶大詬詈而出撫怒志杜門公上書求斥聞於朝兩罷之廷議終以公爲正直歸田落落頗聚圖書種竹樹不妄通賓客郡縣有大興革必就問可否鄉里所爲非義惟恐公知之朕公置耳目時有賊否不少

借門以內一切屬臺有法度如昔之綜理支事也每
修潔几研彷彿古人獨樂時上意亟欲懲貪咸擬薦
公爲中執法忌者方陰沮之而國變矣南都擁戴起
慷慨流涕將出而敗見闕師中之轍乃入閭閻固公
舊游人情所向請爲大司寇未兩月公與國姓不相
下度無能爲乃辭間關一年始返于家則田宅皆蕪
公咄咄書空護舊衣冠日向北鳴咽而已當事之賢
者漸致敬禮公亦少損與之周旋得以葺菟裘焉值
縣令苛墨則又詬詈忽發不能忍也門下客與公談
笑者大率言山陰象傑海上義師聚某處起某時本
非寔有而誦張以悅公公必起舞嘗不惜厚資遣之
久而知其妄亦不復悔公生平豈非嚴取與者而晚
年爲若輩所欺其寢忠也如此以乏嗣撫族孫沈承
之督課太孺雖素成獲僑幾于寡恩家之姪孫璿璫
環先後得科第皆及門授經者每相侍如嚴師真有
古道矣壽七十七而終憶辛未予客都門與公晤于
文鐵菴太史座中風神清峻目炯炯射人纔交數語
搖觀上馬去疎率可惟又廿四年乙未冬子初破滄

出至滄公折節見之引爲知己骨肉無間晨夕者經
年每相對欣肅盡致諸所爲寒潭峭壁之聚予視之
則嫗婚親人也別時滄狀載酒送三十里方纂醫書
二十卷約明年同遊白門授梓不果又二年公逝所
謂受恩相與詭張以悅公者醫某與貪令比而傾其
家嗣沈益不克振傷其無以表公也愴焉吊公而私
爲之傳云

志傳 長沙府志

積宦蹟類紀諸小傳

忠節

蔡道憲號江門晉江人年二十成進士李星沙清端秀立蘊藉風流居狀才子也李庭既無留獄面以其暇論詩文作鸞鳳嘯時賊氛逼楚與太守堵公並事縉畧聞屬邑山賊警輒戎服單馳巡徼行部所至自執鼓登壇教戰一往英沉已負睢陽之總督癸未八月獻賊逼長文武大僚擁藩王先後去公獨與故所

集本堂文卷

卷之八

忠節

濫殺我百姓如賊左右皆流涕唾舌事聞詔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烈特祠祀焉後堵公親還督學率諸門人招魂而葬之南門外理靈坡公幕下卒陳世科素號鐵脚苗頗具勇義自縊於禾豐倉又有郡照磨莫可及寧鄉尹丘存忠長沙倅吳士義相繼斃於賊皆可謂死事之賢者明周二南字石拙蒙化人初以明經通判長沙寇亟攝郡事復驟遷知府才畧雄敏軫念民艱時長沙當獻左焚劫之餘官兵難處殘郡民甚苦之賴公不避危險曲意調撫民益愛戀公不忍去乙酉夏聞逆殘賊犯瀏陽公矢心掃蕩奮狀請行連督率黃營官兵二千往禦敵戰於官渡連日斬獲殊衆賊窘甚因用狡計暗渡上流遶出陣後官兵驚潰公挺欣不動獨領麾下數十人鏖戰竟日身中數鎗斃於馬下郡士民哀慕之請祀忠烈祠明

儒宗

徐人龍字亮生上虞人麟經名進士天啟癸亥督學上八郡美鬚髯目炯炯如電敏慧公端纖塵不人決

歲遇兩試無優劣皆手自評臨之一日盡三百卷得
佳者欣賞逾格疵者臨唱次輒能舉其瑕無不厭服
人以爲神鑒每試後又月令呈課考其進退若父子
師生間前試抑者後試勝則亟拔之或附大力以請
則堅謝口其已且不徇官徇人耶故所進多寒賤所
拔必異才士習文章翕然一變矣先是湖北每科贏
額十六七人公始力爭科舉加號舍分膳錄是年湖
南北中式平而南且多一甲子以後接踵取上第稱
張楚之文者二十年中猶公平植士也狀當時卽爲
湖北所忌建議請督學後一公亦止量移少參告養
去後六年李大宗伯騰芳特疏薦公不起又十年始
召爲天津巡撫晉兵侍郎祀名宦

名監司

丘志克字六區山東諸城人進士先爲河南副使督
毛兵援渝州稱文武才擢大參分巡湖南精嚴廉正
風紀肅如狀喜延攬才雋之士或詩文尤異者輒倒
屣折節每集守令勗之日承平久矣有志者當思報
國諸君優游傍文治竊爲不取也二年遷大方伯去

繼政者金公之俊吳江人經濟文章偉狀救時之望
多惠政人賀擢江西大參

趙廷臣字君鄰鐵嶺衛人先爲江南郡丞治行最著
民間稱爲趙佛云癸巳經畧洪公奉督師命人楚
請爲參軍偕至奏援兵使者分巡下湖南甫受事兵
民咸瞻望之曰是始佛來矣時軍事旁午民苦束濕
無大小皆待決於公之庭蒲漢八旗營初駐多所後
需馳至而疾呼者無停晷守令咸惴惴進匿公一身
任之纖纖皆經心手吏與民始相恃無恐而諸軍亦
深相敬信無不得於公者以是經撫一切事悉委於
公盤錯緩急輒迎刃解遇刑獄必極意平反之曰吾
不忍煅煉之餘後相文致也每或事但聞脫械聲行
者爲之感泣其他許訟細故置不問或不得已下屬
吏問惟取具狀辨曲直耳所擬撻罰悉判免之二三
年間洞開重門與吏民肝膽相見歲時酬獻無敢以
公幣恩公者常秉燭治文書曉起百函並發左右不
得行其私故民瘼日達於前而又無察察之迹每蕭
肅鈴閣中得以其間讀諸史吟諷自喜如書生也以

此知公之廉勤敏惠有自來矣遷本省驛傳參政行之日攀轅卧轍者益香塞道其後士民聞公遣太夫人喪皆北向泣聞公起復屢顯陞輒南向相慶加額詩曰維此惠君民所瞻仰其公之謂歟

國朝

賢郡職

培胤錫字牧遊宜興人進士負才絕俗雅志匡時爲郡于未造與蔡周二公同寅同心有賦詩橫槊之樂而臨政爽朗日無盤錯郡甚賴之入覲賊破湖湘付殺畧盡荷公再蒞庶幾少甦焉其後爲督學鎮撫皆在板蕩中雖其烈遜定興而卒成殉國之志事不得紀明

賢州邑職

南起鳳字□□河南新鄉人進士令湘鄉廉介果毅日惟茹蔬飲水時地方初闢兵燹疫旱相繼作大兵進黔屯邵陽餉微雨下公力請除荒減徵額六萬六千湯火之民慶更生矣以失城罷去經畧洪公知爲循吏第一題留軍前未幾卽拂衣歸民至今懷之

國朝

于之挺字□□北直人丁亥進士知湘潭文弱而端

靜當上下軍興疲於應付遂不能以才見積勞年餘與其妻同日死貧無以飲盡罄其僕婢一孤扶視歸士民爲之掩泣

國朝

續人物類紀諸小傳

賢達

李東陽字西涯茶陵人以戎籍隸燕京甫四歲奇穎能運筆作大字景帝召見抱置膝上賜楷筆果鈔八歲以神童復召賜如初天順甲申舉進士授編修屢遷禮侍郎大拜晉吏尚書歷相兩朝三主會試福慧齊而身名泰蓋曠世才亦曠世遇也公在館閣四十年名重天下而清節雅量世罕其儔始事弘治皇帝持國是泰大謀裁定會典廟制奏釋諍臣劉進獄止三清之祀海寓昇平稱賢宰相及受顧命輔正德值逆瑾盜王鉄蒞制中外既不測或諷公避之公曰陽顧命大臣不知有身也御史姚祥郎中萬奎張瑄等因事逮繫瑾欲行枷法持不可釋之一日早輔有一卷檄坪內盛言瑾惡瑾怒執相士二百人下獄公曰此一人所爲耳刑安得濫遂盡免時瑾威權日峻狎

公卿得存國體全善類事最多雖中銜之而心
折其公端相敬憚久之卒能佐主上取其柄蓋誠足
以格君兩才足以安社稷如此晚亟請歸相印還里
蕭狀擁同書萬卷爾喜延悅後海內之士多歸之
四方求詞翰者狎至公嘗魚蔬對客必盡歡也所著
懷麓堂集百餘卷詩文冠絕當代樂府起漢魏一格
云卒謚文正贈太師明

黃洽中號景臺善化人模四子年二十四成萬曆癸
未進士標格風霜孤介自喜初令歸安有聲歷戶部
吏本堂之集

郎兩牛名郡到處畏其清疆如減晉陽地畝二萬餘
金獨南安木價五萬畱庫緩二千抵餉修學會舉卓
異屢薦邊才而公傲狀丘壑牛令罕識其面課諸子
皆文章蔚起有荀龍之盛今公孫盛振不止繩其祖
武里人稱之曰淳之舊德也濟美者十三世矣祀鄉
賢明

李騰芳號湘洲湘潭人年二十八成進士丰標玉立
神采鑑人其古今文海內奉爲法物中秘書讀且盡
首治廿一史數論次之故通達國體爲最時詞臣持

祿養資以爲雅量騰芳獨存經濟昌言言皇國育國
用言兵言邊事言朝政得失極其剴切及掌制誥對
經筵則證據古今朝廷比於陸贄以是負救時望忌
者沮其相時同官顧天峻名最重臺臣以爲黨入構
罷之語侵公公遂上疏謂臣實與天峻密友不當在
列卽口掛冠去嗣是數起輒乞歸侍兩尊人僅居多
益柄心宗鏡取印新建良知之旨灑狀有得並見於
書會中外多事天子思公召還少宗伯疏五辭不許
趨入朝卽條上至計進戚繼光兵法全書上嘉悅亟

擬宣麻不幸兩先帝相繼崩旋以相擇慶陵功晉少
宰丁母憂特加詹翰尚書子母夫人祭二品魏璫竊
政以楊漣事大茂楚公終不附削籍璫敗召起原官
掌部屢疏議貢道正文體飭宰政革宗藩請名封例
費得旨成施行己巳冬冊立夙夜祗勤而邊警猝至
薄都常登陴候對多所條畫解嚴上慰勞賜金帛晉
秩屢乞休慰畱又二年辛未卒於京邸朝野震悼贈
少保遣官護喪予祭葬先後通籍四十年兩分較禮
闈歷北司成己未掌院教習所成就人才甚盛所著

書多惟玉衡集孫子說印說莊金剛經解批選王陽明集已行世明

羅喻義號英江益陽人公少與兄見義齊名狀刻意爲制舉文常竟日不成一字成卽大得意令讀者驚起于子拾魁癸丑成進士選庶常喜讀經濟書不畱意詞翰居官嚴冷常杜門謝客未輕接一人壬戌分較禮闈北雍司業時諸生陸萬齡等請爲魏忠賢立祠太學右公厲色呵止之不行行瑄怒削籍海內服其正直毅皇初起復宮端晉禮侍郎克日講官會邊
卷之八志傳九
警條上國計進車戰法爲異已者所沮不及用乞歸著書經年宗黨罕見其面狀其戰節也若石慶之避相而托少伯之居陶以是名久不在金甌中卒請卹典未下而亂所著述有論語分趙尚書是正館課一卷行世明

趙開心號洞門長沙人生而偉岸性孝友家貧授經隣邑奉甘旨得兩尊人僅見季四戌玉於戌明天啟丁卯舉於鄉崇禎甲戌戌進士以二甲守武定有循吏聲隨外艱服闋補趙州會權瑄諸州多不法公毅

狀持之忤瑄意遂被劾已調永平司李升職方主事皇清定鼎晉陝西道御史擢都察院左僉都開國初大廢興大疑獄多喘呬不敢言公章疏剴切披鱗引裾不避忌諱或謂公宸成巨測宜小遜公曰苟利民社死生以之今依違何以謝天下後世于時朝廷內外悉嚴重公未幾居周太夫人喪求去弗遂起復再領總憲臺綱肅狀衆正爲之增氣因爲忌者中落憲職補鴻臚加太僕卿徒倚京洛幾十年世祖賓天時數日趙某借未大用今上乃逾格拔公太

司空兼總督倉場倚任方殷俄而易簣卒之日無長物同朝諸公憐而脫贈方執飲荷上輟悼賜祭葬遣官護喪還公平時喜讀書晚益好臨池賦詩茗贈皆手自寫之曠如也常一飲數斗與故人知己極懽至於引翼善類弘獎風流公每以肝膽自許至今海內有天不慙遺之歎云國朝

忠節

洪雲蒸攸人幼稟淳慧長宗理學師安成劉徵君宗旨庚戌舉進士歷官廣州守寇氛急甚懸聯碑門有

賊不殲不已之句晉嶺南憲副聞都門大警領兵勤
王貴大銳置要路時江閩粵巨寇陳萬等三省會勦
公立蕩平之建連平州縣增稅機數萬捐俸五百助
攻海寇劉香通島賊作難院司親望衛屬公堵微公
單騎假撫諭至賊舟潛率大兵外攻兵至公招兵急
攻厲聲曰毋惜我一人以失機會賊怒加刃棄屍海
岸五日屍泊沙州有烏翼覆之尋獲視婦粵紳裨立
祠祀之當征賊時先遺書囑妻子曰成仁取義素所
自誓三省害除夫復何憾爾曹只以忠孝清白傳家

東莞志卷之八

忠孝節義

忠孝節義

此足徵公之所見者大矣所著有講學語錄詩文集
祀鄉賢

志節

馮一第字根公善化人天啟丁卯亞魁以文學著居
平廉隅雅飭孝友無間崇禎癸未獻寇陷長附偽者
衆第避于上湖屢脅不屈預爲自弔文改姓文賦縛
至城罵不絕口截其舌刺其鼻殺之時年四十從祀
蔡周二忠祠所著有史發二十卷

文學

周聖楷字伯孔湘潭人年二十貢才而狂遊白門與
竟陵鍾伯敬善一夕爲泰淮竹枝詞百首妙麗驚人
名滿白下歸而攻舉子業絕經切傳刻意爲大家雖
常試高等屢困場屋年四十築湖嶽堂於江干擁經
史立釋之書而研釋之則閱狀枯禪也築楚寶四十
卷集生氣錄著中庸贊湘水玄羹湖嶽堂詩若干卷
皆行世既貢而以迫脅沒於亂雖愛伯孔者不無無
憾惜哉

明

東莞志卷之八

忠孝節義

忠孝節義

自振振入泮徵盡燒其舊作從諸名士遊爲文條溝
經營或竟日不成一字及與到筆隨即敏者無以過
也試尚書不效改治春秋揣摩僅暮年卽魁楚性孝
友與諸弟共卧起者十餘年丁酉攜弟科試泊舟湘
岸中暑成疾歸數月而疾益劇命家人以齊衰殉葬
曰吾不克終人子之事聊表此以志恨也悲哉

隱逸

鄭之馨字友芝湘陰人早貢才爲縣令余公拔冠童
子試後三年癸酉舉于鄉機茂端謹絕于流俗嘗杜

門落恐稱古處之士 國初深自匿晦傷蘭芷之見
鋤恩羅網之將及遂絕妻妾捐其產入神鼎飯僧披
緇修頭陀行若有得者未久跌坐而逝明

王昌祚字新國才性蕭邁雅好音律善謳喜清譚爲
小詩文令人解頰有稽阮之癖年四十以家難罷諸
生或勸布施求嗣不荅時岳麓書院圯甚兵且起生
乃盡捐其產千金重建之有司不知也督學高公世
泰聞而贊其成欲特旌之謝不受工甫竣而亂惜其
記石亦不成明

卷之八志傳十三

卷之八志傳十三

遷寓

鄧見無歲豐城人父爲廉令家貧少時于書無所不
讀性嗜酒日攜錢就肆與人飲不論貴賤已而試督
學冠軍入闈中酒扶而入醒後疾書以詩經論魁甲
申國變遂棄家披緇伴在于安成永新之間已而隱
司空山煉藥不成去雲陽山中得醉鄉主人以終明

列女

羅見義妻蔡氏見義負才早雋而天氏二十孀居事
姑克孝所歷艱辛而柏舟自矢至七十而終狀少宗

伯弟也爲史官而不聞爲其嫂表節今數十年始見
于輿論令執筆者增慨矣明

卷之八志傳十四

三十四

續宦蹟類紀諸小傳

傅卓

陳以忠雲浦錫山之文人也其吏治才曠狀有餘且以操持廉諸所宜興革無不爲亦輒定嘗公暇垂以文酒致名傳之士揚推風雅如師友間耳春天嘗乘筇興行田野中勸農借父老子弟飲遇佳山水往往畱宿賦詩或野叟扶節餉僅則欣狀爲引一厄以去不知有吏人狀也邑縉紳先生有高行博學者間延入衙齋登遠思樓便同枕被諸生陶某梅某少傳爲公所賞拔篤病皆臨寢製參朮以療之于其死也爲文以弔其古道類如此爲政五年多遺愛如建文塔玉帶橋陽春臺來初亭皆其創舉而澤存于山川者自公以往莫爲之繼迄今玉潭之水有芳風藻川則雲浦之餘馥哉萬曆年間入名宦崇祀明沈震龍霖海其宰寧也年少而修偉有神明之號當播州軍興能調劑不擾遇民事輒談笑解紛如理家事御下藹而肅立里甲徵輸法甚善六年中無碎獄

戍遣者民亦輒得以情告之如父母也待博士弟子優且洽嘗以公餘集文學重修縣志置几杖于鄉三老董其成登書而拜其於宮墻廟社也崇飭如麗焉一改山城固陋之觀雖循良力歟亦其時賞淳茂哉公去後士民尸祝之祠亦甚飭非前所有越十餘年以蜀郡丞病免還父老兒童爭迎迓公相持泣下庶幾古之遺愛也明

徐可行克敏以進士出宰其爲人風流豁達絕去町畦爲政平易爽朗如其蕭疎之意與父老子弟文酒相得醉後濡毫或調琴鶴得良會輒謀達旦時方禁網疎濶而民鮮姦宄如此而臺疏議調繁公曰吾樂寧之淳朴而清文願無以易凡六年召司農主事擢大夫九十翁陶公顯功率士民建思舄亭以懷之行寧書多藏民間得文待詔之致云明

王綱心乾寧國縣人自徐侯做明近民繼袁公長者侯承其做而振之性清剛強正有峭壁寒潭之象遇事綜覈井井持法無所貸時稱鐵而以是胥與民自不犯而公亦終無濫刑也其與士大夫遊多嚴少親

朕於有通長者禮甚恭士之英妙者獎掖不倦當相
士得數輩曰某某當傳而地靈閣之奈何因主王先
生議翔大奎樓明年登賢書者一人嗣是輩起皆公
所拔識五年擢守晉州一麾北去行李岐狀久而益
思如古良牧矣明

汪大壯祁門人脩潔長者也和藹真澹表裏穆狀
競競乎愛人自愛矣或謂有縱弛之過也朕衡齋蕭
寂可擬懸魚而庭鮮楊掠之聲絕斷遣之獄訟者對
簿輒飲以醇親知來謁但授餐錢遣之又嚴冷甚也
本生文集 卷之八 志傳十七 年七十一

六年擢黃州貳守行之日無以束裝支出積遺贖
若干宜欵者又悉獨之在黃九年嘗署郡而父老稱
之亦如此其廉平易可少哉明
周瑞豹石虬吉水人以進士稱義經名家因落落在
崖岸而思以南阜先生之學設施故其為政嚴明肅
穆不畏疆禦豪者黠者往往拔薤矣若子弟俊彥之
尤非不推獎意氣而涵涵肅肅斷斷也凡所興革以
公才望無不得請于上者民或陰受其惠而不知會
學宮記甚殷朕改作制倍崇麗未嘗損公帑錢既考

最調江陵擢兵科給事中越十年楚且棘矣公以尚
聖奉使過邑父老張樂畱飲徘徊山川不減峴山之
涕云終聖卿以忠節殉國明

沈之煌孟元浙長與人初示民以錚耳久而情殺疆
直則鋒稜截如也朕用刑峻斷遣無少畱無敢有通
情者或以是憚苦之若夫操履廉正絕暮夜金上官
左右傳呼至者率俊岸折之不得逞故人干澤雖懷
年家座主刺弗通也立比徵法為龍牘蛇尾冊出納
之數由中出而錄兩不消姦良不掩此意垂百年可
矣不時多盜每起輒摘發于賢士大夫嘗折節有一二
案過軌已見既成或諷其失欣朕引咎徐察而平反
之日志吾過也庶幾仕疆項而學質直者與擢司寇
主事明

攝篆

審繩武吳江人癸丑進士戊午攝篆篆公精明渾厚
一軌于正有大臣之風署事數月月二旬治邑內澄
肅而外豈弟無一介取也待士大夫敬愛有禮時舉
解飲公集博士弟子而命之曰貴得有道長者以重

之羣議以鄉賢陶公開堅辭公式應焉伏之日烈豆
潔如鐘鼓秋如觀者嘆賀筵未有也市中惡少王汝
賓等廿餘人晝趨公府役夜則為盜將謀下洞庭以
逞公廉得其狀頃刻就擒戮其魁餘悉杖遣之絕所
牽引邑賴以安其得治大體如此去之日民遮道留
勒數事于石曰寧公碑

明

黨哲蜀廣元人初授梅城令才術敏捷應變有餘獻
賊後邑惟青燐白骨無三家市也復苦暑事丞某以
治偽大擾鄉先生謀請兼寧事旋復專之調劑巡邏
曲當哀鴻漸集狀驕悍絡繹至則單騎出迎饒有指
畫驛使持督鎮符暴如故一切斷制寧失上官意湯
火餘魂仗是少甦爾時龍王潭寇起公設奇搆賊衆
親入其巢撫定之有潰部數百騎風雨驟至者掠民
間婦女急公伴與諸將款庵宅眷避舍驅入公廨鎖
院而衛之皆得以全二事尤偉畧云惟稍自恃川公
命奴數輩為親兵間有縱虎之失狀亦公命奴負公
可不慎哉兩年補靖州守加監軍僉事邑人皆為祠
後石而未及書

明

死事

劉熙祚武進人癸未秋衛三藩至衡賊至諸王走嶺
表公曰御史楚官不得去賊迎公見不屈囚之至宗
師廟有言寧數澤多義兵將謀奪巡按者賊怒磔公
大戮寧人無算有僧竊識其骨瘞于路南渡元年贈
太僕寺卿謚忠毅專祠郡之西今廢

明

余昇衢州人俠而赴義太守堵公客也崇禎壬午秋
從太守禦賊于梅湘之界夜雨賊猝至岫輪繫上馬
率百人往闔萬山間格殺賊一人不勝而死太守哭
之于野建祠死事處又率寧人祠于北鄉題曰義士
廟胡生懋選之力也今廢

明

師儒

王堯天歙明晉江名宿晚以乙科署教至則育才自
任先是邑久輟科而文日卑狃諸生旅見次公即簡
英少之士數人曰此豈非清慧能文者哉命各奏一
義公大喜語于令王公綢寧不乏才後起者當益奇
乃月立三課又別為義經會手自丹鉛置甲乙而所
拔多靈異古秀之篇腐儒輒駭走弗顧者也湯子道

立其最擊節遂為設席授餐諸彤家言主議建大魁
閣閣成公以憂去明年戊午湯子獲雋人服其鑒性
嚴重樸直雅飭人師舊博士體貌稍淪公抗之丞簿
上嗣是賢科接起多公藥籠中物庶幾見師尊道隆
也惜乎湯子者議崇祀而未之果行

明

楊鈞瀘溪人個樸和厚如古君子敷教寬而於費不
相責也寧士甚敬愛之既三年以憂去起後仍求補
原缺先生亦敬愛寧士不能忘耳又數年擢論湖北
多士為立碑以寄思三百年所無也其後亦有石

先生諱梁者武陵人個樸和厚相似時號趨婚無師
儒體矣先生不肅澹高寒以學士長者自待而于諸
生若親戚故舊僮無不飲醇者年七十浩賦賦歸湘
沅之間歲猶訓贈問答無間宜兩司訓者並稱盛德
云明

佐吏

梅蕃祚字子馬宣城人以文事俠氣遊公鄉間既屈
首為簿教狀自好絕異鷄羣日嘗雅坐與文人接論
署縣事疆正不苟豪民某輒盡其辜雖勢力不得請

當事咸稱梅簿才吏使督木北上袁中郎先生為賦
督木行見集中卒以忤時遷王官去

明

陳汝誠錢塘人當周公石虬宰縣束僚屬嚴尉定愿
謹多憚每捕賊絕少率引遇民事但為好語兩釋之
無所取若鄉三老狀嘗蕭狀坐卧耳督修學宮惟勤
且有相度之助以內艱去不能治裝畱寧逾暮士民
憐而助其舟資歸西湖垂簾賣卜僅給蔬粥而已陶
子曾於湖上見之解一金贈之以詩越人相傳以為
佳話

明

續人物類紀諸小傳

先正

陶顯功庸仲生時母夫人夢壽字挂天少殊穎為學
使橋公所亟賞與江陵相公同舉奇童子人潯溪院
十九冠諸生丙午擬元三日矣及得蔡制卷欲移置
第二房考袖其文以抗日非第一寧雷良也已而廉
憲某憐其才年三十六拔貢司訓歸安為唐一菴先
生所知歷教蓬溪階州所在起文譽江陵公嘗欲破
格用之罷中江令繼項敢作治行甚著考最封文林

郎制詞日經術精通才請敏茂登第宜民善于其職
蓋寔錄矣陞路南知州二年解組還優游林泉凡三
十餘年晚益耽著述書法酷似考亭而風格脩偉長
議論所遇事慷慨挾胸臆外臺郡守時有造廬請者
壬寅考評縣志奉詔進階四品壽九十三所著有仕
學稿二十卷九我集金丹說陶氏族譜而蜀人謝東
臯方伯浙人唐一菴尚書郡人莊冲虛太史更為之序
云明

梅繁狀彬吾少與周陶兩鄉賢公同硯席並起名諸

公堂

生間而公尤慧過目成誦舉里選試授縣令初任合
江調永康公生平醇篤豈弟於讀書飲酒外晦如也
故為縣亦僅稱長者遇事鮮斷但與民陳說義理而
已賦歸蕭然以經史自娛每日默誦金剛一卷逢人
教戒為善多本慈氏之旨云壬寅與脩縣志晚見叔
子思德獲雋辛酉收書出蔗蓑之報矣壽八十卒明
謝萬鍾明我風度脩狀才復韶秀少年試諸生輒第
一嘗與李湘洲太史同學太史且兄事之晚以明經
遊大學亦有各太學諸生間謁選得成都別駕起復

補銜輝擢臨洮府同知所至皆以敏惠聞去官輒有
思者歸田十餘年寧澹杜門幾絕人事蓋有得于吐
納之術而高寄物外也壽八十炯矐髯鬚俱惟茗粥
庶幾司空表聖之流歟明

吳道行一之別號岫嶠天山公少子早有才藝美風
度一日讀遺書而泣刻意向學進于博雅躬行醇粹
飲人以和多從授毛氏詩名藉藉起書法擬文衡山
書亦蕭疎有致古文近體詩皆宗七子而於圖史絲
芥之間咸雅尚也故能令廉吏不墮且其子式

公堂

四

殺矣授筠陽司訓年于官里人爭購以歸公視私謚
曰文懿先生所著有岫嶠稿當時碑板屏帳志乘多
是其書明

陶汝礪用我世廉吏苦貧授生徒鄉塾中治經治生
殊勤也天性簡率與人曠然無大小絕去町畦早聘
吳氏將娶而病瞽吳氏請絕婚父命占之公臨請曰
既盟矣當結褵而棄婦將安歸願勿絕明午娶吳氏
親迎之夕吳氏目復明偕老生子孫稱奇事云司訓
宜城陞泰順知縣以豈弟聞卒于官明

彭克治真儒丰度昂藏性尤嚴正早攻苦以茲經爲人師坐臯比二十年士多出其門者任維政四張少數歲公督課不假嘖笑終身憚之竝爲名宿稱大小彭先生云中壬子副榜以泰昌選貢授靜寧州判不竟其志狀平生行誼絕異茅靡者矣

明

胡懋進修能性敏慧強記同輩推其才狀亦傲岸自負多不近人嘗恨取科名難改詩治春秋遂以麟經雋辛酉平居落落惟路史枯碁自娛詩古文皆長不輕作署教無錫諸名家咸敬重之陞福建永定知縣

堂

高蹈不仕年六十三藏于其客傳友竹年七十取架上書千卷衡其屍經月不去可悲也其侄裏愉嘗爲予言葬陽朔公時形家云此地固佳但葬之主長子凶脩能曰但令諸弟皆獲福吾寧當之今不幸而共言驗雖盛德事而數不可回傷哉藏稿凡數種不傳明

楊會英嘉生風骨脩偉眉髯如戟望之森竦而性和煦坦如也爲諸生有聲改治禮經中甲子鄉試以甲戌副榜署教臨湘常路推爲名宿以丙子應聘粵東

稱得士旋居母夫人喪卜葬廬于石澗歲中濕不起服闋陞國子學錄尋擢兵部司務憂憤時事尚冀有血可灑不幸而罹國變甲申城破率徒跣而奔至清河莊爲賊所及引頸受刃曰國破君亡死亦足也其事詳家傳中不悉載

明

賢達

周堪廣仲聲號立應少穎異舉止端謹甚類郡丞公但體羸公愛憐之于衙齋中自授經課其業大就遺試再應舉不及汲走聲名年三十三聯捷成進士初

堂

授永春令調繁福清丁卯分較省闈治行爲閩吏冠考選試浙江道御史端廉敬慎有大臣風奉命巡青巡按真順等處持法介而平親簿書至密活冤獄多人事竣省親還侍太翁起居數月不另寢假蒞入朝猶抱絕裾之慟人歎美之丁丑奔葬已丑起復入掌河南道印管庚辰大計以廉謹稱上意歷陞太僕丞光祿少卿順天府尹時河工屢潰上憂之特敕命公以工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往戴星而治數月功成似有神助省帑金三十萬歸朝廷上大嘉賚方擬殊擢

而公遽乞還南遷陞戶部尚書一謁季陵竟返日時不可爲吾將隱矣今上四年開湖南公方退居林下恭順王及撫按疏其賢癸巳秋以舊德召公將赴朝寢疾明年四月卒雖三十年仕宦還顧嗜好澹穆不輕接一人海內皆遜其清慎有巡撫治河諸疏若干卷明

文學

湯道立漢男十六歲試諸生輒冠文字而外絕鮮嗜好故能以超慧立言尤喜植弓南華筆亦近之晉江

王先生一見驚歎曰異才也明年戊午以義經舉于鄉時年少人爭艷之而漢男如處子向人面赤訥訥不出口也負性狷介不能委蛇時俗惟終年坐書帙中邑長吏亦罕得見八上公車不第畱心掌故居朕傳雅惠有以用之甲申試銓授知縣冠及邑矣亟歸將母尋亦死于兵哀哉所著述頗多惟存湯氏族譜餘文散亡不傳明

梅思德仲玉合江公子生有異兆墮地時口呢呢如持誦當是蒲團上來矣既長看秀異性復聰敏日能

誦千言不忘年廿九中辛酉鄉試爲人慈柔樂易絕去機械喜飲酒敲棋涉獵稗野而齒不掛雌黃有醉人以醇之意辛未闈卷已錄矣以表誤落字罷第尋謁銓授知縣傷時之亂志不欲仕甲申兵殲其佳兒憂瘋卒咸謂梅氏世有德而乏爲善之報云明

王階汝升生而穎敏十歲能文早食餽庚子乙榜不偶事孀母盡菽水權以孝行聞于學使者人稱虛白先生嘗著易經啟蒙南華外篇借其資志而沒後十年王氏之璽字六有其早慧且孤自力學事母孝同

爲名諸生窮經死花卒困場屋不竟其志同至今弔數奇之士稱二王先生云明

盧傳來復郎幼穎慧日誦千言嘗飲酒傲誕有輕世之意長而折節多讀書日所言動與人酬酢夜必記之以是進德卒成深謹朕疾惡如仇見良師友異書則敬若筌蔡也制義爲時輩所推服試嘗冠軍壬午與邑陶子汝鼐之典竝徵人滌溪書院楚社多刻其文乙酉選貢傷時之亂不求仕跡養母所作詩歌及丹鉛古今書盈笥不幸乏嗣未及下壽卒悲哉而

同時張生元佐者字子尹年少于虛九歲沉潛嗜學
絕去機心恂恂如閭閻中人事母孝教二弟若師詩
文皆醇雅當行試諸生第一早貢傳來書引爲忘年
交朕亦乏嗣是年先後同養志而歿或謂賢者無授
故哀而書之

楊維謙六吉早孤寒力學好脩舌耕筆耒者二十載
事母席極謹嘗嗜酒善怒極沉酒中聞母氏聲輒是
跽自責母或不憚跽益卓朕鄉里稱之七試輒闕不
售所授業多佳士子鼎台鼎呂皆已所督教也學應
錫山高公旌其行惜不及中壽而歿

彭日洛孺子少孤事祖母至孝醉修嗜古屢闕隸關
葵未張賊竊縣嘆曰危邦不入輒絕跡城市書稱名
士授官使者至標諸門外誓云寧作我朝乞丐毋降
逆賊軒冕遂遠奔芙蓉被雪洞諸地有飄朕遐舉之
况因草鳥賦詩十數首納衣帶中出入戍子遇亂盡
桂如初尋被害乏嗣邑人哀之詩文若干卷俱不傳

烈士

楊啟華禹心十歲能文爲邑令周石虬公所賞性質

橫沉清攻苦舉業喜爲深奇拔俗之言戊寅試諸生
冠軍壬午闈卷大被賞以奇語置乙極獻賊至迫脅
諸名士甚急憂不得免日繞室行歎且恨書磨咄咄
日吾素不委蛇不知所以處此遂閉門自經悲哉舉
婦母及黃口兒不顧或曰傷勇與陶子日士入讀書
學古知義不可辱而介朕以死執雉而無變節難矣
哉于是乎稱烈

義僕

陳冬市醫陳應昌之工人往與陳醫同居撫之有恩
出而以灌園自給一日昌篤病垂絕諸醫斂手去僕
號泣度無所救遂刲臂煮之以進其病立甦次日爨
瘡血出市菜鼠相驚訝聞于官賞以一緡陶子威而
爲詩曰漢獻階前淚滿胸桓立犖上大從容書生臣
主恩何薄羞語陳家賣菜傭

張孟因儒家子幼讀毛詩習楷以貧落傭書于楊參
廉孝廉頗念之執役不去垂二十年參廉既官燕邸
畱孟侍其父刺史公葵未獻賊至稱公僞授忤賊將
刑孟于萬軍中哭呼而前乞賊代死諸賊交刃格之

呼益疾賊爲感動皆得釋可謂舍生取義矣而卒得
生世豈無完忠哉惜乎其人獨不在公卿大夫間也
噫公子孫咸衿裾而褻亂不及左右宛轉刀俎之下
賴一僕以免其後孟死無相卹者悲夫子不忍沒其
事故書明

隱逸

陶顯道文仲性篤孝友行輒不偶流俗少游膠序季
例授禮部儒士歷事歸乃杜門課子絕意仕進獨粟
賑荒施而不責其報雅况練識尤嫻大書邑人士咸
推重之屢召賓筵固辭不赴蓋庶幾有五柳之遺風
云明

陶汝哲子濟魁梧磊落才亦警敏爲名諸生食餼廿
年倦于帖括乃以例貢遊太學一望馬當之潯慨然
返棹曰吾老母在何爲舍丘壑而涉不測也遂歸隱
選花購石擬潘岳之閒居飲能數斗善諧謔與客醉
傲終日邑長令嘗式廬就之事母陳最孝六十居苦
哀殷盡禮明年病垂絕復甦曰吾方被召入冥司見
府君章服在旁顧令上主者取白板咏書之曰汝今

行年六十一汝年當加一十三至七十四果病不食
發箚中物分資親黨投刺以辭事其曠而其孝行冥
報不爽尤可傳云明

李正華涵春爲諸生有才氣狀嗜閒散喜類放詩筒
酒壚之間陶狀也每歲寄僧樓過半山居睡徑手自
剪裁嘗就四古松按枝爲巢絙板而上日吹簫鼓琴
獨酌其中俗客但相望而已垂老自過且多技能樂
竹之器皆以意造作詩歌琴曲飄飄出塵自號游陽
子附于玄玄者流年七十餘而卒明

節婦

陶氏路南刺史公女適同邑蔡生文光解元公子也
清羸嗜學失怙最早年廿六以攻苦致瘵死氏有瘵
毀瘠益善事姑藐稱可受幾數歲自鄰訛至成人爲
名諸生皆機杼間督課之也負性嚴正胸中氣不可
逆內外無敢嬉者年七十稱未亡四十餘年貞肅如
一日邑人士于明神廟中舉節矣而表章闕焉幽芳
固未泯也明

蔡氏卽陶氏女孫黃生昌妻性定幽貞亦諧伉儷願

能鳴機佐讀慕通德之風黃生蹇躓早死氏哀毀數
絕父兄以藐孤在抱強令自慰氏曰必相從于地下
既葬夫踰踊廢食哀不自勝一夕自經死是日黃生
塚裂遂合葬異哉年廿六邑人士咸相嘆悼爲立碑
于清湖之西陶子賦烈婦行一篇以風世明

胡氏庠生楊才英妻與孝廉慈迷同母風嫺內則善
事其姑崇禎甲申正月爲左兵所執叱解衣相偏氏
大罵拾地曰吾大家婦豈辱于汝當速殺我兵怒剖
其腹死數日不腐里人哀而歛之明

卷之八

志傳三

三

楊氏沈惟義妻生子元勳兩月而夫夭楊年甫十八
耳早洗鉛華自貞苦節教勲學成試有司嘗冠勲之
事母亦以孝聞逮其應貢孤孀五十餘年矣兵起而
先後歿于亂里人哀之明

黃氏庶生吳廣雅之繼室雅風度修美才亦名流黃
靜婉工女紅甚諧伉儷年廿八而雅暴卒慟不復生
念稱孤嘉孀方髫收其遺書幼教之事兩姑甘旨舉
堂上三喪皆茶菴成禮無非無儀者二十年吳氏世
有德而雅資志早歿賴一綫再振狀母不逮養矣驥

街說以其狀請故特書明

張氏維陽人胡公懋進妾也性靜飭而儉頗通書鉛
華研匣侍夫君者廿餘年戊子貴兵至所過度劉氏
知不得免忽語公曰奈何公問志曰有死無貳尋被
執將偏之不屑復殺其侍女以慰之氏抗罵不絕聲
須臾怒縛十樹射殺之公帶林薄間識其烈不可忍
明日往歛之亦被害狀張氏於公無負矣國朝

卷之八

志傳三

三

楚長沙胸次乘變友父著

男之典之采之翼編

孫煥煥錄

題跋

題王生詩草

嶺海歸來生趣日促不復譚風雅之事久矣朕非不欲譚不暇譚譚亦無寒山片石也中荆王子維之同在荆棘中逃此慧命而少年磊落貧且益堅讀其詩

樂府

卷九

七

詞多游戲筆墨有劉毅家無擔石而一擲百萬之樂豈得非可人哉且中湘言詩者十數家宜與揚推甚脩而或于沈約四聲若不留意王子得無謂漢魏而下不足範馳驅耶王荆公嘗編集李杜韓歐四家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旨荆公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疎脫處朕其識汗下多如漢高飲酒近婦人歐公今代詩人無出其右者尚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以此證古人持論之嚴風雅一道非可苟焉矣夫王子方勇于詞騷而齡尚少使十年讀書登

壇不晚朕返而求古人之詩與古人所以論詩之嚴之道雖少陵退之可觀面揖也于魏無以益王子而聊舉荆公語使折衷之是數年岑寂中一段譚詩公案爾若夫序三都而行之願以異日

樂府

卷九

七

盧念聲詩題辭

才人文人之於詩也氣易豪而難靜思易苦而難工
格易合而難離調易新而難雅景易造而難真味易
清而難厚古易填而難化今易就而難驅蓋易者未
歷不窺著作之藩難者未臻不入登歌之室媿從事
於此久矣而種種弗逮也一日讀念聲新詩二帙則
幽芬逸響妙思飛才或琴瑟張於廟堂或雲霞鮮於
巖岫古詩學陳子昂蒼鬱接潢汾之氣近體宗王摩
結新柯引流水之徽蓋將自描初盛青出鍾譚簡韶
袁六 文集 卷九 題辭
再奏於曲終郢雪孤行于風始矣燒燭微吟繞林大
叫誰知高達夫久已潛心非言詩之晚也陋予才盡
弗罄拙揚朕而疑長卿爲古人得劇孟如敵國敬愛
之情無以爲喻亦曰庶幾吾念聲而後克爲其難者
哉予雖困嫺無所復憾耳山中秋夜挑燈手較漫題
此以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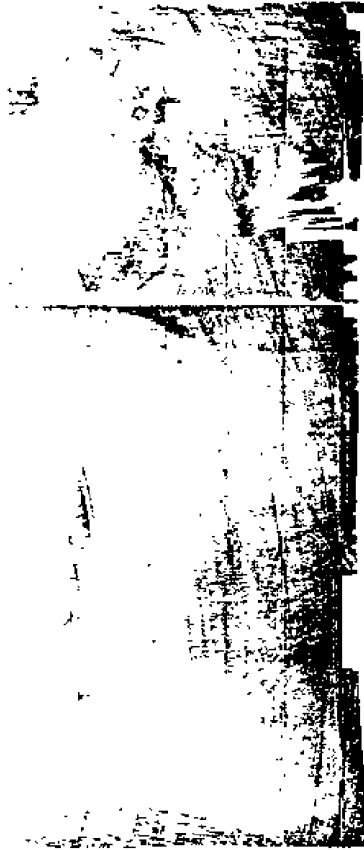
印嫡題辭

觀印嫡而知文章之事苟劇心休目以求之其數日
進古人不能拒也如其已至則進思未能三代篆惟
石鼓尚在餘散見於摩崖勒鼎之間者太樸爾至於
秦漢裁歸符璽吏師弄印家自操刀樸雕而事日工
不能守三代以無變朕而秦漢以下欲變亦不可矣
廬陵夾漈前後集金石錄意正如此近代學人目不
辨鐘鼎不具鐫削徒使五都之市自署博雅又何
暇與之論優劣哉竟陵胡省游散朗靜穆意似能文
袁六 文集 卷九 題辭
章者而偶以印名于江漢間人但知其鉤銀畫鉄切
正如泥耳不知其好學而深思也省游作画作字作
詩皆有別致獨其爲印則詩之長吉書之張旭画之
沈周倪迂皆欲取而用之章庶幾大得意則大惟之
小得意則小惟之矣而省游思其惟之說適足以亂
雅而廢古於是乎慘澹經營作印嫡焉譬如米氏宗
北苑巨擘刪其繁複而画雲獨用李將軍一家得所
宗而後能盡所變所謂劇心休目于古而古亦不能
拒之者歟今郢太守學公雅尚法物最寶愛之間一

致諸朝貴如拱壁狀吾不憂省游不傳而憂省游之
將以印掩也省游其思以復我

榮太 文集

卷九 題跋



宮保楊修齡先生罪吟跋

士君子處禍患之適來而五宮七邑迷於中央廟甚
矣不狀故廊其外顛其內以示無怖譬如凡琛安能
火三日哉奇男子一生經濟直是胸中空浩眼底分
明此性從刀山劍樹中歷過施之大患有身游行自
在耳昔劉邵辨英雄二分嵇康謂明膽令德正在爾
許子讀先生之罪吟也窺所爲處患難者先生經濟
人德量多古將相所不及秦之積撫戢已定有司激
而叛其失不至於好水川遂自束身歸朝待罪激者

榮太 文集

卷九 跋

乃益中傷公以自文得禍幾不測皇帝啓其忠謫戍
江右公自受逮以至生還凡數月間悉泯怨愠而于
蹇驢青帽之中詠歌不廢迄于赦命入衡山浮湘流
其吟也益高潔秀宕去騷之憂得莊之達亦何從容
整暇若泊乎無所遭也哉嘗思趙清獻聞雷悟道矣
夫道可期也悟不可期也聞雷抑又不可期者也豐
隆縣縣聞者過耳愚者掩耳爾而清獻獨披心洞胸
以承之雷霆有何交涉不可謂此雷無故也公偶使
予論其詩予以此測公之得罪也爽然于心而庶幾

有助于道故其在朝廷在邊疆在閭閻成所如其在
山水煙雲也可以一致矣

王中仲冬月秋筋中手跋

卷八

文集

卷八

八跋

觀王文成手跋跋

愚親陽明夫子再來人也當其墮地後六歲不言神明寶壽文章經濟原本於此迨夫龍場以往死活數番性命之學始洞然無疑又全與宗機相印故國朝以來能于正學中體用兼得內外雙融者一人而已今但將良知二字作學究講解語得否且先生嘗云止觀中調息足範圍三教此等見地直可令孔子與齊老同堂亦未許宋儒入室也若夫翰墨語言之學非先生所蓄意朕每見其手蹟亦自巉巖蒼秀令人神竦蓋筋骨畧似魯公之畧畧似考亭則亦可以觀神明之所存也楊子方至於長安市肆中獲此紙寶藏之出以示某焚香展對不敢輕出鼻息但念古人觀前代法書必記其時地而方至近日頗好佛理遂謬附數語質之以見尚論之意云

壬午新秋涼雨

卷八

文集

卷八

八跋

跋吳友于書王大司寇壽母文後

友于吳門所稱才人也其情亦大過人且意在經世之事磊落英多自命于秋闈矣壬申來游瀟湘武陵皆相與聚首雷連雪月之下獨友于意興豪邁或展秤或度曲或賦詩痛飲酒每飲輒盡數斗達曙卓狀咸歎友于精神亦大過人不謂數年後而賁志歿矣傷哉使友于而得高第顯官以抒其敏妙雄贖之才必有可觀豈復如世之庸庸持祿張口而坐雲霧者哉友于一輩人死天下事可知矣偶客金閭連伯子榮云文集卷九跋文後

俯一出其所書壽母文一帙增我悲感朕讀大司寇王公文益知吳之世德若彼而友于不竟其用若此天意必在俯一伯仲間無疑也願厚自礪母使延陵劍徒感路人哉

書蔡鍾譚三先生唱和後

濂與閩之以正學相燭炤也星緯且垂象焉閱五百年而閩之蔡公與楚景陵兩先生竝以詩鳴其陶鍊澄鮮獨標靈迥同旨海內嚮風亦麗若珠璧朕攷其時在明神廟恭默之季蔡鍾二公早通顯蔡適爲楚臬中丞而友夏少十餘年以下尚擁獨懷玉一揖謝顧問耳往往篇什之中和荒交撫共推壇坫其始也譽處其終也古處至今稱鍾譚交輒引元履之一時以觀其無間蓋爲二公者不易而爲友夏尤難也昔榮太文集卷九唱和後

李杜齊驅於天寶而流離感慨無歲月游詣之歡蘇公推許黃米而元祐黨人致南宮知己之叛古今才士得氣誼多得氣運少如三先生者豈非奇觀哉友夏弟柳州太守意氣人嘗以兄爲師既修復竟陵二先生祠栖神一室又泣朕集三公之酬唱合刻而藏之如招武夷君而置之參衡之間想見幽芳尚當風流藉甚嗚呼使讀是編者知其人論其世安能不感且歎哉朕蔡公詩有云鍾期生並世又得蔡邕琴雖兩公名德似以得交友夏爲勝則柳州表章之心或

亦在是歟

榮不

文集

卷八

自書拳經跋

晚年嘗書拳經數帙置書閣中爲人取去無復存者
去秋偶簡破篋得澄心堂舊紙數張漏痕所漬裁截
其未敗者裱成一卷入春霽暖作輟五六日書且竟
嘗念吾家世授一經未嘗顯仕只孝弟兩字 先君
子寔有詒穀長兒典年二十逢亂不干進取而能竭
力於憂瘋患難之時我則降志辱身延此離異郊居
無事尚不免弄筆墨以自怡朕嘗爲索書者所苦輒
復厭去偶完此局將藏於家顧瞻堂構之間亦庶幾
有守身事親者厥後昌焉經德其弗衰歟
康熙壬子驚蟄後一日晴牕手跋

榮不

文集

卷八

律陶詩卷跋

五柳先生詩超曠平澹歸於自然人與詩品俱高出千載之上老杜竝推陶謝猶專論風騷至坡公乃云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耳坡公遂全和其詩寄追賞之意明末始有王季重先生律陶如羽衣仙人使就檢押子嘗戲謂山陰此舉正與驅陶公束帶見督郵無異朕其屬對命篇亦有絕始者亂後求原本不能得以予意爲之成十八首年來又復散失而和山陰作者又數家矣長兒輯諸舊稿尚存其目偶草榮文卷九

聽春雨掩卷閒吟橫豎拈來滿四十首坡公云陶詩

外枯而中膏又曰質而實綺亦可證蘇子之知言矣

壬寅六月五日酷暑長兒出紙求書并識之

書寐言後歸江谷尚

理學盛於宋禪學亦盛於宋可知兩家大事有互相發明者使共立解果如濂溪伊川堯夫安用禪乎使其見地果如閻道子聽無盡安用理乎明一代理學者數家吉州嘗推原太極則真吾儒之宗也近日作家尊宿亦欲叅同此理惟可與谷尚論之谷尚蓋有志正學而逃于僧者也偶以紫頭玉版索書吉州寐言歸之因綴數行于後云

榮文

文集

卷九

九寐言

題贈游願之卷子

一介之士與達官貴人遊數十年而能無洩泌屈辱之累甚難矣夫此達官貴人者又能敬一介之友而終身焉豈易得也游子願之以布衣與趙洞門尚書交數十年自爲刺史至御史大夫司空皆客其幕內典籤分劇展局餘清未嘗有幾微相忤之色洞門固素心熱腸生而豁達每慷慨談天下事浮白豪飲願之恂恂謹厚言笑不苟惟喜靜坐楷書記所聞見飲酒不過數合諱世事輒掩耳宜與司空忤而反久矣

卷十九 題贈游願之卷子

敬之以爲知己老友也豈非有所甚好其生平者哉今洞門歿十餘年家無餘產而游子老且貧當其爲客時未嘗乞公爲卒歲之資而公亦淡朕若不爲故人謀衣食者亦可信兩人之交有古道焉予念洞門不可復見而見願之每爲言長安當路時有如鄭當時歐陽永叔者數事尤可感也但不知國史中誰爲作傳耳倘能採不忘貧賤之義而附之則游子亦可藉以不朽矣偶過山中書此爲贈

沈仲連馬字詩跋

鄧門人庚辰
近士民部

馬之學不亂而矯朕抱水心者無如雁三百篇微之朕不稱其字豈惟三代卽三唐未有詠也古之原無字乎彼古無字而後世始有之馬則鑒空長智矣不厭宋以上諸詩人徒日送耶何意甯此一題與近代人描邈作者殊盛朕未有如仲連先生工而多冬面愈工壺壺成九十近體者先生負羽儀當世之士具茲鴻蒲野之感胸蟠萬卷偶朕現一毫端寫我水心遂至望雲高狀如山九疑如湘九轉如江九派矣

卷十九 跋馬字詩

武夷九曲疑者有真有幻轉者有向有背派者有從有渾曲者有合有離換服移情總是天朕位豈能作如是觀者方許讀先生詩相與上蒼顧臺覓空中心也夫

虎丘去文上人刺血寫三大部跋

六陰之賊人甚矣哉血亦陰也是以二氏弗貴夫二氏不貴者所貴者也故天之有澤地之有泉猶人之有血焉惟天地至慈能不惜膏液以滋物命若夫人也藏之化碧灑之成文惟是爲誠焉矣朕靡而受硃尚思或楚欲其不愛惜以如澤如泉而用之安可得哉嘗聞樂法比丘願以皮爲紙以血爲墨書諸經言生平未遘其人今來虎丘見法文尊者少時所書華嚴法華金剛皆刺指濡血作字指既枯刺舌足之凡三年竟百餘卷燦若月砂每令觀者肅然默譬之術醫者挂艾灼壁而吾體覺痛未可云無故也吾聞諸佛菩薩皆以忍諸痛苦發深弘願爲最上善去文之視樂法何如哉昔宋景濂學士三世書華嚴經一部藏之虎丘之東半塘寺梵寶也以此知如是密行得大阿護歷劫不壞今有去文三大部在千百年後尚有塏中舍利炯炯相射矣其贊歎希有而爲之題

題自寫金剛小冊後 甲午七月

金剛般若於法最勝生平嘗書十數部懺文字業也去春至今夏某以羅織罪繫獄郡邸早夜持大悲咒痛自懺悔未嘗作貪怖狀而太守甚加寬宥不可堪因念金剛經獨提忍辱波羅蜜欲向法忍安心深秋奉 旨破械始用亂石支扉板僂折書之竟三部此其小快也已而得釋思昔人求破地獄偈不可得竊意從忍辱二字入心境無碍寧直超地獄哉

癸丑

入集

小冊

書金剛經寄雲外禪師跋

佛說金剛經如七第一義無相卽實相無住乃常住
我處壞劫中勤思不壞智有手未敢開展書四句偈
寫經如作塔屑七墨花砌此塔手中擎奉供善知識
如以我身心親迎師子窟乞師平等慈蔭以菩提樹

吳文生

卷

九

破門尊宿草書千文跋

張長史見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此書法
中別傳也唐高僧懷素學書最勤種蕉代紙遂能人
其室當時顏魯公常侍郎皆書家各手樂與之遊朕
懷素長沙人也今長沙無一遺蹟世所傳千文市肆
中物耳破門尊宿生平學其書隱南嶽三十年蕭條
高寄寫懷素至老爲人寫千文幾百本一日至長沙
訪趙泉長有客持一本示予問與懷素勝負予曰懷
素固嗜酒以狂繼顛而破公持戒懷素嘗遊城市到
處書牆壁而破公深隱萬山經年不出懷素不參禪
不工詩而破公嘗拈公案所爲絕句銜口便佳是破
公勝矣雖朕禪與書兩者不相涉也論其妙皆從門
入者非實使老破棍破二門正恐天下人大難定當
在何暇與長沙爭勝負哉風雪中破公問予言大笑
遽別還山跋其卷以爲贈

吳文生

卷

九

南岳正光尊者血書華嚴經跋

昔過吳門三塘寺見宋公三世書華嚴經歎息古人
不昧因果處爲之汗下頃聞南嶽峰頭有正光尊者
戒律精勤向博山叅請五十年間爲報母恩血書華
嚴三部積肉泮成毘盧佛高七寸年近八旬矣猶自
奉持書寫不倦不勝悲仰頃辱寄示行實知是博山
真子居狀以趙州古佛修樂法比丘之行終其身如
是親恩佛恩一齊俱報狀而以孝証禪不從門入正
公當爲南嶽血胤俯視一切矣而今人孰無母身孰
莫不盡孝哉
元跋正
無血觀者能明此中何必六經何必三藏我亦有親
循省滋愧乃爲遙禮三拜作長詩以報之

明修比丘手書華嚴經跋

西鄉紫龍寺從來無禪無律兵燹之後有年少比丘
善相字明修者卓然立志受具足戒厭離喧雜而遷
雲蓋之別峰虔禮華嚴尊經一字一拜四年而願滿
心行深苦如阿羅漢至庚戌還紫龍寺則湯泉變爲
菩提場矣復弘誓書寫自洛佛日始至辛亥臘八而
竟凡八十一卷附給貫一卷外無檀護之供內無常
住之資楮墨霜毫一切自辦腕勁心柔種種嚴淨若
有鬼神呵護之者昔宋景濂書華嚴一部三世始成
榮不書文集
元跋明

今明上座閱七八年中禮拜書寫如意成就此種上
善直契普賢願門矣以予嘗贊歎其事捧而乞書數
行識之是經在處當有摩尼爲幢放大光明此數行
亦應在光明中何幸也因思士君子汨汨塵勞七八
年彈指過去卽富貴功名成得甚事何況放廢身心
優游幻夢能不讓明修一輩人說生天成佛哉某題
此數行時不覺忍狀汗下向後觀者當同作是念否

榮木堂文集卷之十

楚長沙陶汝龍變友父著

男之典 之采 之翼編

孫 焄 煊 燭錄

書牘

辭郡縣辟舉隱逸書 戊申季春

某頓首伏讀 詔書一款令舉隱逸朝廷至意婉美
虞門此隱羽潛簪所當感奮之日也狀而才非管樂
行非曾閔則尋常腐儒不足以副弓旌也明甚數日
榮木堂文集 卷之十 書牘

來側聞老父堂遵 詔舉行屢下教令使庠黨之間
合詞公舉不意父老子弟謬以賤名陳請言溢其實
荷其過聽加以品題將有成牒某不勝惶汗避謝而
竊有懇也不肖承先鄉賢之訓十九失怙母子甘貧
在鄉學十四年選入國學五年以貢舉特授州守尚
不願就與得一第以抒先志公車四上于進不止迨
逢亂始以散秩改參軍司李被薦授兵曹即復收館
職皆屢召未赴老母高年弗早沾祿養又不得長在
膝下追痛無及是功名之士而非能隱逸者也 國

朝初開湖南首蒙以原官安插王令優禮候題府縣
亦列狀辟舉時以烏鳥之私懇兵憲郭公爲之停申
隨遇大亂獄起誣人網羅蒙 先皇特恩詔經畧府
及諸王大臣辯雪之破檻而出還其衣冠偷活餘生
實爲分外是又刀俎之餘而非能隱逸者也爰患以
來健忘短氣年忽忽望七矣乙巳夏蒙今部院祖臺
手書相招迫斯可見卽命與高僧竝席待以世外之
法不令筋骨爲禮嗣是承聘修志三讓不許因而謁
司道公祖皆親見其衰庸恕其踈野猶且糜鹿不馴
榮木堂文集 卷之十 書牘

沐猴自媿此豈可以應徵求而復當薦辟者哉伏惟
父臺天懷清朗人鏡淵淳三四年間厚庇而含咽其
短久矣一旦丹青斷溝之材牽挽懸車之日德意甚
厚實非所堪萬一當事以舉主之公端收入夾袋治
某貧病衰人觀光無力將虛負盛典詰責隨之豈得
不爲知己者累而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哉伏乞俯鑒
披誠取回清舉存訪落之恩免盜虛之誚俾安愚分
實有殊榮也臨書懇切

辭岳麓山長之聘與權明府書

古今文章道德之事士君子未有不竭蹶以赴者也
朕使赴之無力而趨之非其時將責蹇以代駢躄擊
枯而求韶濩豈得不輟音而卻步哉前蒙老父臺高
駕造廬示以上臺碩德耆儒之檄將使主盟岳麓爲
諸生長而意屬不肖驚悚弗寧至廢寢食雖事在舉
措之間幸老父臺灼朕知其不可矣頃承憲檄坐名
枉垂聘幣則披瀝之私不敢不盡某今年七十餘自
癸未棄公車業浮沉小艸喪亂餘生忽七三十年不

梁木堂文集

卷

十書題

省制義爲何物矣當事雅意作人專爲鼓斯後雋與
之較藝程文使多取青紫非用近科壯歲方攻舉業
之士不可何也此道三年一變花樣不同陳人不如
時人之工後輩嘗嗤前輩之拙某之衰陋豈不甚形
穢哉如其垂訪遺民義存几杖則養老於庠非勤職
事結耆爲社豈論文章萬不可謂老馬知途強而與
飛黃競走也且某昔在中季即逢禍難驚悸困辱之
後失血健忘今癰狀病矣聰明俱損一旦厚顏踴躍
使遊于英俊之間非笑則譁尚謂可執牛耳以相制

切乎伏冀察其衰邁代述懇誠俾不致玷茲清舉獲
罪抗辭則上不累藻鏡之明下不負負乘之誚矣臨
書悚切

梁木堂文集

十書題



致馮兵憲書 甲申正月

恭惟老祖臺鼎鐘德業海嶽精神湘何澹澹清風詠
吉甫之詩玉自亭亭香露榮仲山之哀何期節鉞重
開乾坤再定已見撓撓盡掃日月俱來此楚南子遺
出水大而登在席之時也某驚鈍無似夙荷閣下垂
教去年客虎丘叨長公聲氣最篤徐勿老宋令老皆
某所稱師友之間者也而又皆與閣下至戚某雖久
違門牆亦如坐春風中矣獨慙公車則足歸已無家
以副楊乞就一毡得趨嶺表自分微賤之子不得輕

夾入堂文集

卷一 書

謁台階謹當函上候孔通有懷并鳴謝也附懇者逆
賊犯郡敝邑居士最慘此時紳衿存者幾寥寥數十
而疫癘盛行脅從一案極荷祖臺浩蕩功德無量矣
但奸胥乘而報怨頗有孝友攻苦之士或屈膝全母
而指爲人幕或冒死逃職而指爲僞科擅報沉壺以
人命爲戲倘非天日重臨弘開湯網不盡絕詩書之
種不止矣某宗族蕃功之親以紳士被戮於賊者六
人門衰祿薄已極而流離殫尾尚欲爲瘡痍請命實
有大不忍於此者伏惟閣下垂念

與沅撫傅公書

湖湘之間數日稍定兼得雨少解其毒熱老公祖擬
天河之餘矣目前兵單可憂狀至者非勁旅三年費
餉數十萬未有遺一矢者前車可鑒也王鎮安于湖
北楊無老又分任之矣必欲微至南者一時事急聊
下劫熱耳頃與督臺稟字尚欲俟之秋高強之來而
少不如意則有詞矣萬餉猷骨以付之此時天氣酷
烈人心皇皇驅瓦解之百姓以施竭澤之令不走險
則立盡也而况委効死之殘黎以飽國仇其謂天下

夾入堂文集

卷一 書

後世何鄙意謂移劉鎮萬人固我根本而漸集訓練
之士以出甚穩朕書生之言多不見采有蒿目而已
老公祖以爲何如王鎮餉派敝縣者二千此兩月間
新舊受事兵馬往來多竄匿山谷縣父母放衙獨坐
而各處差弁如狼如虎私索無厭此數雖神鬼輓輸
不能旬日就也聞憲牌欲分兵坐取知亦懸非嘗之
令以恩黎民耳而民遂紛紛遷避無處催徵雖使屠
伯爲今日執民而戮之無益矣伏乞老祖臺速下限
期示以兵誓不違或令先解一千其半當貯以俟至

郡安插或戰或半而後給之非獨少寬民命亦於事
理至當否則飽餒負嵎未可測也老公祖負韓范之
望自有籌畧非不肖所得窺聊復爲杞人憂者雲漢
子遺切于心目特雅量能容之耳

史不黨又集

寄少司馬徐亮生老師書

某頓首某淪落蹇躓不奉見老師顏色二十年節鉞
蓬萊時自都門上書寓諸東遊者未審達閣下否卽
能達抑又數年矣某感恩未報受知未酬而并不獲
奉灑掃之役瞻就雲日稍有肝膽何以自安也夙未
遑迴吳門白下之欄望紫氣飛汎而行李困乏不能
東渡錢塘辛苦入都則又戒刑足爲永嘉太史所錄
副車也狀婦已無家復不忍違焚筆研與侯令丘商
之乞改一毡遠在嶺表冀歸而負老母避亂耳不意
笑不黨又集

至家而城郭已非骨肉蒙難多不忍言者惟仗庇于
萬山中尋見老母妻子豈期家慟未定國郵驚傳不
肖亦嘗以六館諸生受先帝特拔顧此膚髮倖在益
增傷悼也頃聞老師召晉中樞階崇獨座阜夔而兼
方召之用海內以此卜中興矣不肖某九月始依立
老出江右鵬月始到羊城而海上逢盜僅以身免十
數年間小有未竟之業皆付波臣人生蹇劣無有如
某者矣奈何二十餘年蜩蟬自好不得一少舒志氣
今鬱鬱轅下望切雲霄耳老師固當厭其頑鈍而不

敢謂老師遂棄之也鉅標大行偶從羊城相值以承
嘉同門而又本淳陽之系維時蕭寒歷落頗辱共意
氣于其使還也敬稟候台福狀盟手陳牋臨書數報
蓋方寸之間不勝慙慙矣楚湖南爲吾師樹人百世
之地今盡成莽莽諸子率多隕覆其僅存者流離瑣
尾不能自振老師倘尚垂念則無如不肖某也不肖
今困苦早散欲歸未得且生平報君親師友之心一
毫未展竊欲自鳴于今新主之前求終先帝之旨而
無力束裝戒心江上至於公車之對又未知朝廷尚
獎不堂文集
暇及此否老師地當銓軸有進退人才之權或不肖
亦將得脩馳驅誠大幸也柳子曰古之知己者不待
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
賜感知而已老師爲某施德當不靳其知己之感可
以視閣下者則顧大宗伯師也積分原題出大宗伯
手曾移咨南雍本末具在其再下部試覆疏則今少
宰蔡公當時於選人中亟荷獎拔有知己之語老師
試言之俱當見憶也中原陸沉師弟契濶若令且晚
得見必使吐露肝腸嗚呼幽鬱故敢畢陳其愚如跼

見閣下矣臨書感涕

獎不堂文集

十書

寄文鐵菴閣學

不見閣下者垂十四年不奉書問者又五六年矣一
旦天地崩拆遂至於此意都門晨夕峽上嘯歌皆三
代以上事比所聞見大似一部五代史耳傷心如何
狀湖南半角尚存漢朔閣下礫礪千尺巋然巖壑之
間猶甚意外天其未絕楚耶癸未春在劉彥升署中
與叔度自怡骨肉相聚刻刻念閣下不能已比到家
仗庇老母妻兒逃萬山中尚在此外暮功強近罹於
賊禍者不可勝數而脊令之悲尤爲慘毒旋復以青
榮木堂文集
移入粵與移家海上耳嗣量移待詔而南都又且告
變幸家累未出門得乞制府一檄還矣途中逢毛公
澤始知閣下潛於施州容美之間今年逢邵生知近
社益悉階前蘭玉皆無恙且彼中奇興非復人間淡
望之極若長沙四面刀劒爲林僅畱蓁莽之區雖不
乏深處已與虎狼共之矣春夏以來爲督師弓旌所
迫亦時在髯叅短簿之間小有借著其實藉以自蔽
殊非本色也屢聞閣下驅策荒服之長勁旅近萬果
能一出定當勲踰韓范若湖南北主客之兵過十餘

萬皆驕悍已極或使之嚮應則可耳閣下爲社稷強
起亦合此日無待矣何時得再見顏色如君實入維
也懸戀不盡

與郭天門少司馬書

去春調生入山力疾奉數行既得報又荷惠贈雲諸
刻快慰累日若病之豁然去體也雖復寒熱時作看
神山詩漸覺有不寒不熱處自咲識神崇着此回性
命又被石老遮留矣五月瘡斷纔十日遽有凶室之
變貧家倉卒歛櫬粗成而尚欲扣盆自遣犬子躡踊
數絕至睜目大叫不省人事者三日此心傷割益不
能制病自是再劇至十月始瘥饒得阿難面皮重剥
一層耳爾時冬霽調生亦來即欣欣誅羣圍之遊乃
榮木堂文集

有傳閣下移居龍陽者已行一日而返可爲浩歎也
從此望石門雲霧不辨東西春鵬之間犬子又重病
瘡扶疾葬母但有此身未賣旋卽爲預征漕米責慨
四十石上邵陽丐貸無路此日正驅迫至濱江調運
矣敝邑逃徙紛紛獨累重者尚未能去朕直爭旦晚
耳貴邑田土似不甚荒人家猶未甚寥落大老門戶
當不至此但恐降卒往來時驚猿鶴偶以江州橘樹
易艸聞梅花耶念之嘗不能寐春半矣如顏魯公舉
家食粥愁索弗堪擬趁情暖一尋玄度三月當除服

將挾一瓢放脚於雲水也竊意幽居所向未定偶令
老蒼頭爲守墓者覓一牛假此披蓑葬之途致訊潛
確當得奉訪去年病中無聊求書不得輒枕上憶舊
事百餘則廣西涯咏史之作持此請教如楊升菴月
夜坐長安街飲酒唱道情挽相公立聽雖不佳其在
可愛也朕從此焚研矣司農公製舟南下有期曾相
聞否臧雲老乃舍浙而歸資何所見之異也有懷不
盡要以策杖爲期

榮木堂文集

丁書五

奉何督師書

某斷溝散木幾下枯桐卽非將母之情本無干進之策朕以嶺南賤吏慙憤時艱思先皇帝涵浚恩中夜感涕于時南遷尚在舊京也獨恭聞閣下不階一旅而彰天討不加一矢而殲國仇延頸望風願言就日正如蒲船黑氣止特妻公將藉楫陰之餘以載胥溺之命而已於是上書於香山相公及制府學憲請爲聯絡楚粵之計甫得請而閣下之于江楚閩粵已指臂使矣區區之愚罔所効用朕當都陽剪亂職在宜矣不望文書

章詔使來臨人心疑重某乃刊布新詔激厲聲援隨冒險度嶺與我師會于荊棘之中匪無微勞未敢自明耳迨於投謁茶戟恩禮殊嘗如意匡牀謁朕天海所謂希世之覲也揣分循塘應隨立仗而歸省老母時方卧病山居望兒倚枕遂以蒲綸調藥之身久不能赴幕下新年人日始度羅江將百拜稱慶而靖港遊兵適相阻掠以是復入萬山遠于天際犬馬之私則管陳于章岡卿姚司李但不敢以卑散書生妄干左右耳本月二日山中接本縣移姚司李牒謬荷

旌不勝惶悚朕公移未奉憲批竊意事出舉者辭避之誠方遠巡不敢直達茲蒙都騎下貢紳茅蹠承麟閣之書如降龍丘之節思過思深罔知措報敢不卽隨星使上謁台階朕方寸終牽於絕裾黥淺自量于扣缶則元公弘几几之休小人安淺淺之陋知己感思尤遇在格外也

與張別山金吾書

居常談江陵師相之業至維柱將折而瞻仰者益勤感歎狀已晚矣未若因河以窺源循瀆而辨岳則羽儀當世有吾別山在也昔年在楊修翁座上與王天庾揚推文忠公勛德即知足下有麒麟獨角之姿當夔龍接武矣狀久不得見偉人爲恨已所讀起社諸篇始謬附壇坫是秋舍弟與犬子得從遊江漢間披領玄笥辱足下氣誼獨深歸而稱別山文章經濟益增饒渴也嗣後使星度湘不肯且客吳門又未獲開

炎太堂文集

書別

致孟津王覺斯先生書

嘗聞敷周王佐必夏商舍世之才今古鴻篇多河雒篤生之秀故魏徵入鏡功在蘭臺蔡氏焦桐憾遺漢史惟此一事可報國恩假令釋海上之節共業龍門投廬陵之餐使搦麟筆未有不欣狀就者也恭惟閣下綜博三才洞觀千載抱帝城之畧以潛彼穀城擁天漢之槎而橫於野水久已無家安知應運某嘗奉教能私識其心者也憶自吳門幕待左右獨遭具眼實激枯音知己之恩淪于肝鬲閣下固倦倦以大業

炎太堂文集

書

在是今海內獨恃閣下居寅亮耳矧世兄先生之燕
龍接武也伏惟爲道日愛

炎天書

青

五

9

致大司空金豈凡老師書

某庸蹇無似往於宇下被羊杜之風于登堂炙司馬
君實之範中心誠服爲斗南台火匪獨知己也別後
一承手教過垂扶進卽從容鹽菽具報嗣是再上書
入都知皆在浮沉間矣癸未公事滯東吳年載老師
時在輦上每望震澤興龍門之懷耳旣赴試以副寧
被放將徒步謁西山節鉞而羽檄戒嚴且聞楚禍正
烈亟歸將母不得已援積分帑秩之旨所改一毡叩
頭辭闕與諸老泣別咸疑劉黃過戚某固知天下事
不可爲也明年到家舍弟兼是荷師慈賞拔者竟隕
賊手獨幸老母在貧不贍朝夕矣嶺表一年再逢國
變南還雖有詔命皆引避乞養踰伏草間未幾而降
孽盡潰十餘萬奔北之路竝出於寧鄉相繼焚戮如
咸陽火不孱身被執掠脫於萬死新朝招弁至境
獨某以足創不見又無一錢賂左右者遂誣餉千金
幾登刀俎久之幸當事垂察得白日惟以孤笠苟全
性命不意去冬湖北豺豕笑如老母踰險見背雪夜
兩子散失竝遭俘執於時投毒三湘蹂血千里而棘

炎天書

卷

書

人笑笑此難十倍。曠昔不忍向天與父母道也。今兩
豚犬幸不死。母亦薄厝。惟賦役繁苛之日。則盡蕪
金粟。竝急廢籍士紳。比于傭丐。則往往求死不得。當
路羣公不敢謁。不能謁。舊時師友在雲霄者。又不聞
一語。相吊命實不猶爲之奈何。頃竊見仕版知老師
永鈞。應遂病中蹶狀。而呼此豈非吾天吾父母也哉。
老師經濟風猷。世所瞻仰。往者落落於桓靈之季。而
今山川出雲亮。亦迫而後起。窮谷編氓。久不知天日
私計。阜夔一輩。已在朝廷。豈得非堯舜在上也。某窮
寒木堂文集 書後 三二

病困辱氣垂盡矣。豈此生尚有見老師之時之地所
區區不泯者。伏懇師慈垂惻。湖南甘棠猶在如思
詔新開地方免徵三年之例。則湖南應從丁亥始。今
以爲御極之三年止。是獨邱獨不及湖南也。而兵役
逃亡黠鬼八九隨征之芻粟責輓。以上率數金致一
石者。只此寥寥子遺。無爲請命。且夕絕人種矣。朝廷
安用此荒服哉。幸老師下宜民鬱上廣皇仁。不惜
爲并州殘黎蘇此頽尾功德。被十世也。

與年兄胡季緒學士書

世間文章氣誼之士。何處蔑有。倘生同里。舉同籍。詩
文同聲。肝膽同素。古今極少。亦古今極難。楚葵西兄
弟百人。如我與季緒者。豈有兩也。至癸未一行。依依
兩都。間形影相逐。可念哉。年兄旣騰躍。層雲猶撫我
朋之璞。泣數行下。握手別時。篝燈絮語。祇憂我輩無
家。高堂有母耳。吳門聞年兄讀書中秘。如心所期。方
叫躍。累日忘其頽尾虎丘一書。寓羅叔度入京。與兄
踐北道。約真夢語也。獻之難沅。湘同棘家。破不待言。
寒木堂文集 卷一 書後 三三

惟幸老伯母與吾母無恙耳。弟嶺表一年。兩逢國變。
一逢盜。敝褐還家。止謀蔬水。雖量移待詔。又召補職。
方改館職。皆引避。乞養。踰伏草間。一旦降尊盡潰。竝
走沅湘。不肖身被執掠。脫於萬死矣。新朝招安者。
沅江牙僧也。誣弟富無所賂。中以冠法。又幾不免。賴
當事垂察。得白。日惟以瓢笠荷全。惟命耳。雖知年兄
金甌佐命。玉尺量才。老伯母世兄俱迎入都。以鐘鼎
承權。無由附起居八座也。但念北雍左序。曾有積分
片石。首列徵名。年兄與阮仙同升時。或一指其姓字。

知某生死間乎朕兩令公來嘗稱贊閣下而齒牙餘
論絕未見及則必以弟爲死無疑也去冬之變起自
貴郡自辰至衡蹀血千里傷哉老母遂以雪夜踉蹌
驚憂見背兩犬子並執兵營舉家如落葉散次兵去
兒還衣不蔽胛旋以賦役見驅苦於傭丐又時時自
恨未死也頃仗庇薄厝先慈卧病廬次要俟終制之
日自度出家蒲團數年後或能與年兄重說楞嚴亦
未可料此時熊魚老閉關辰山去瀉百五十里吼喝
相聞是弟導師矣

榮水堂文集

卷一

三十五

與陳浚陽書

竊觀古開創之會所謂賢人才士者其先必誰亂竄
伏動經十數年矣其間遺文逸采流落僅存天必生
一二偉人以爲之庇陸賈之說詩書玄餘之收人物
是也故漢治蓋公之言唐用王通之學非獨公卿宰
相佐命乘時而隱而在下者未嘗無助雖朕此可爲
士君子道耳恭惟某鼎鐘華重廟器端凝天邊尺五
之門庭日下無雙之壇坫蓋名家碩果挺秀當時非
止科名之傳也顧此湖湘荆棘垂二十餘年雖瘡痍
受八堂文集
大毒未嘗少避一旦以大君子爲之父母浚則何幸
且聞弘獎寒流扶進古道使湘之人士望風而歸者
莫不被吳興之百幅則天授偉人不獨爲浚陽明矣
某通棄餘生貧困萬狀亦既竊聆其政讀其文慨朕
想慕如在陸賈玄餘之間郭天老山中兩訊又泮泮
道明公之氣說輒復感嘆無緣受屢耳曩者小婦某
獲投藥籠不意腐儒得辱齒頰某雖牛衣裝淚氣盡
音枯無可以當大君子問者朕感動仁風若一范之
於焦田也將欲絮帽布衣披靚雲霧恨不知已音以

爲干謁之累謹遣兒子熏沐奉見執既落之箕以求
脩桃李得毋厚顏乎某之頑鈍則亦有伏塊呻吟及
往者雕蟲之技進呈左右以供噴飯非敢如明允之
于歐韓尚須汲引庶幾哀其志氣惠以立晏之言實
知己也荒荒楚澤舊不乏人比來蘭芷之倫與蕭艾
俱盡矣天或以爲人種書種斷不可絕而付明公以
庇之則扶掖灌溉明公且不得辭又寧鄉者古益陽
地也我有子弟固在陶冶之中豈得謂他人父哉乞
念其瑣尾而教之使少自振感且不朽矣

再致陳明府書

某謏劣無似詩書遂墻壁矣一旦以幾下之桐溫爭
左右得無歌帶索而託青雲也老父臺眼空一世辱
於聽之加推獎焉何以得此哉犬子碌碌不足脩藥
龍者幾赴公門卽惓惓欲假其毛羽如此恩勤卻不
自意感在世外也顧渚春芽十年夢斷小兒歸手致
尊餉則又飲米雪之賜矣眷言高厚日久增懷兒子
與侄婿復荷面命將使重沾北海之樽再受康成之
業豈不甚幸此非獨後生踴躍卽山澤中癯人如被
膏襪也何時瞻就紫芝當拜榻下臨書全切

寄蔣榮征公祖書

君子官其地去十年廿年而人思之不能忘者盛德何如哉老祖臺之於長沙是矣朕長之寧爲尤甚治其之荷蔭庇尤深衰人多感豈復嘗情也前年忝修罷志時從中湘友人得老祖臺手教兼賜 恩綸旋亦具書報謝方冀穎川金鑾卽踐台階而遽聞請告朱丹其轂而奉太夫人爲河陽之輿以歸古今最盛事也老祖臺當坐視庭前金紫繞萊綵日一稱觴耳欣慰之私亦將萬倍某老矣聰明日益衰惟幸郡志榮不堂文集 卷之十 書 五十七

二十卷告成於老祖臺甘棠之美少申葵好恨卷帙稍重不能寄呈朕前承尊教有高涼新志見惠而此書浮沉想同以郵致爲難也舍親某生舊在門墻久蒙手植茲以歲薦入對分當展叩知老祖臺亦且欣朕如父母之見佳子弟也但恐肄業成均長安米貴非得一席之地不可乞老祖臺留意獎借而邪翼之俾不落莫則一天二天矣盥手空緘神與俱往

候督學李元仗世臺書

治某頓首恭惟老祖臺閣下經天緯地冠代龍門倚瀛洲之學山以衡官屈朱履文武之要地而有事畢夔文有待而起衰楚何幸而在治胸前水鏡知無不鑑之材眼底玉衡正被容光之照某黥劓餘生業榆夕影當世棄君平之日思奉見元禮之時欣感萬端無能爲喻也記廿年前荷宗伯知己之恩因得以通家吳味一炙龍光長元之仙骨巨山之鴻章至今尚縈寐寐朕山河邈矣勢遂雲泥天假其緣得以斗山榮不堂文集 卷之十 書 五十八

惠楚楚之湘亦薄稱商藪今乃摧折殆盡無多生氣竊竊朕望老祖臺生之非獨獎下也頃見老祖臺表裏清剛纖材不枉江蘭之復榮若身被其溉矣分宜展叩憲節思冒干謁之禁朕念師恩未報永玉現前瞻眺之思有不容已者謹俟試竣撤關始遣兄某肅謁階下併呈小刻及扇頭請教函丈之下如長跼歸門也老祖臺古道照人幸不以爲舉計衡陽事畢台車當一上南嶽則七十二峰前或有布衣芒屨而反向公乞半芋者若不相呵責一段奇事也語無及私

伏垂慈帛臨啟曷勝瞻依

榮木堂文集

卷

書

二十九

與黃九烟年兄書

壬午以後與老年兄潤別邈若河漢矣其中死生禍
難都不相聞如弟壬辰癸巳以湘纍待盡郡邸獄無
意乞命經畧公極力奏辯之餘生殊出望外有人從
南中來知老年兄無恙落落隱吳門市卒中砥礪苦
節歎九烟真奇男子不審老年兄亦微聞弟狀否也
若少有所聞當以爲死且久矣嘗思覓一字相奇匿
影山間無從致訊卽或見一區人定非知我九烟者
風雨鷄鳴念之沉痛異哉春間靈巖上座持月函和
奕不堂文集

尚書至書中云與老年兄相見浙中甚荷垂問許數
行寄我尚未寄到且得知九烟無恙極慰朕千恨萬
恨不爲卽索此函遂不悉年來定居何處今生佳兒
幾人海內尚有能爲黃公倒屣折節者否擬作一書
付鉢袋中其人從長沙登舟矣鬱鬱至今九月望前
僧復至郡遙致月公手札冀得接佳問竟不見及當
是老年兄未踐所期耳私念弟七十矣兄年亦六十
高蹈決無瀟湘南嶽之意弟衰怯亦不能更理遊掉
此生豈復有把臂歌泣之時乎龜勉奉書俾老年兄

知我尚在或復得報如再世相見也長小兒今年亦五十廿貧僭隱庚子冬舉一兒覓梨棗耳小孫五人兩僭弟子員供饘粥差善也得附聞素笺二詩傳歎小詩曾刻一集郭天老序之樂府二種請教幸序其端存兩人一生氣誼毋有遐心切切勿遽不一

荅同門鄒良齋

衡陽

弟僭仰東籬貧病如故聰明日益衰手腕日益疲與世緣適謝若真膝腹也嘗思一了南嶽之願當湖洞合江亭欲就老門翁作一夜譚動輒見阻要是老人無勝具耳前年得次公手教知以耜乘主修楚雖大山之宗在嶽此業更堪不朽甚快弟生來兩人岳皆不成遊少時所作盡廢最後則離亂中偷走後山耳無所謂登臨眺咏也自念無詩可附故竟不作報慚媿慚媿別來數年微聞近况甚善忽接尊教亦復種種焚泉隍篋我兩人晚景相同而鼓盆之戚吊且缺朕則兄弟友生無辭非薄矣西源師絕音問三十年海波揚時所傳異詞弟又以禍患之餘不敢出里門一步辜恩負義日夜疚心適頭風晝臥聞四兄自衡陽來頗疑之啟尊函驚泣欲絕勿遽相見則昂昂壁立儼朕吾師也傷哉讀公牒出嗣一段骨髮俱寒朕仁者有後天意尚有在乎下榻強畱似不能終日小兒歸自武昌顧環堵蕭然而敝邑田園如棘叢頑石不可脫售也則必倒贈之以金粟非若老門翁之負

郭者也百計描畫止僅以廿金少佐行李較衡陽龍
庄更甚恃老師之靈能鑒之否則媿負悠悠畢此生
不滿矣初意往長沙覓舟恐不得當十二日遣人馬
護之入中湘彼中親識在離店者相約結以行甚穩
便可無慮也承委諸紙日夜對客又不得不乘間塗
鴉念久辭人役以書爲苦勉強塞責徒廢諸箋奈何
奈何

荅吉水周夏尹

劉兄來荷垂手教柴桑風雨中頓醒午夢雖三徑荒
涼卽倒屣見之矣朕纔一日便介介求去似山陰興
盡者弟衰颯餘生一切幻視豈尚息身後泉壤爲達
人笑耶燕且見過語涉青鳥歎此道久無明眼誠有
之去年以樊生來庸庸耳已而自悔其悞曰必得一
當以相贖弟亟謝之矣未嘗知有君弼也君弼一入
窮山卽不欲畱所謂明眼不妄朕云燕且有唾手百
金之約借鼎呂堅之勉輟要人事而出則燕且夢語
榮木堂文集
卷之十
三十四
矣老世翁豈亦信楊王孫力能爲石椁耶雖命兒子
少周旋之徒得罪過不可復滿奈何仲宣北上其弟
落落尤甚兩遣人導人村居始投尊札幸而有延致
之禮秋以爲期或見輩奉檮區有日也承示李開老
五句詩憶老師昔年以季烈先生誅見委幸有令嗣
今聞老遂半百自念腐朽無狀而深慶賢者之後甚
昌忠孝詒穀造物不爽如此但弟以先慈七十甲申
之變海內同人約爲壽言者皆不得郵寄抱恨終天
故二十餘年不忍誦他人父母前歲少游世翁與王

茂弘皆以兩太夫人微言敢於逋負非止才盡也幸而仁人垂宥臨書瞻企

蔡大基文集

卷之十

三十五

復李嗣遠年丈

潛江

兩九如跳與老年翁遂別十四年耶庚子一書得報後音問亦復杳然中間有兩函一寄郭天老不及達而歸一託玉泉僧止於嶽未行也每憶在郢歲餘強半在尊園朝夕君家伯仲誼若同體迥出世情之外無日不往來于胸臆庚子扎中云令兄廉司李將由湘入嶺當得相見不意取道西江徒勞瞻望久之乃有凶問自嶺表來矣傷哉太史公所以悲顏淵而羨盜跖也弟老矣生芻之哭不能一叩西州門嘗引領潛沲與老年翁豐羽高翔庇諸庭玉前年晤程子羽少悉其概頗慰若食蔗之相窘則未及也吉甫過湖南喜接手教炎暑中解衣長語二三日不能盡知老年翁念我甚且幸公郎與兩令姪皆崢嶸自樹仙李盤根當繩武天部矣朕世路欹嶠老年翁即借徑哦松馴致佳境未爲不可也今所居建牙執政者安用賢良公孫弘哉弟衰頹日短自西山苦賦役一切長小兒任之久甘貧賤次兒與兩小孫去秋皆在場屋朕皆無乘風之翼不能如名駒盡千里也幼兒與弟

五孫皆十歲授經粗完耳可笑者被盜之後結茅入市敝邑凋殘如三家村不過數百椽草屋弟所居一廬又兩被焚近年所購之書畫纔數種無完者獨所惠佛像尚全草意瞻禮如同在光中也人世撥看之事大率不相涉前歲爲撫臺方伯堅委修郡志不惟才盡自苦且瞻顧忌諱不能暢區區之意亦筆墨徒勞矣拙刻久當寄呈亦以中多忤俗語王嘉生書來勗色相戒故自懸匿頃因青原和尚見索少刪滌之正得附致請教也鐵硯難焚書役不免最苦無筆如

吳大澂文集

卷之十書李蓮上

三

東坡海外古庸所持一細硯於拙晚相宜又恨不多山色寂寥諸管城無能問價者爲託郡城友人轉相貨導適較一臨長無處囊之穎矣命書諸紙卽借絲毫相假外一扇一條幅小詩傳架屏此媿無愛報臨書瞻切

寄吳旣間同學

憶與老盟翁別十四年矣別後有官襄陽老託致十數函報諸君子其人但過潛江而竟陵書不達厥後一僧入岳遺尊教於敝庄之荒寺得扇頭佳句已知弟書毯被盜矣寄書上座久不至甚用歉狀狀喜石麟入抱晚出益奇此最快人意可不羨一官一第也丙午見靈巖和尚云道味殊勝且與報菴惓惓念我輒生感涕此中音問淵絕展轉浮沉豈洞庭弱水耶山居甚僻入邑誅茅又兩被火西山賦役之後生事

吳大澂文集

卷之十書旣間

三

索朕一切作寒巖枯木矣卽些老還家至今未一握手也去秋小兒與兩孫應試頗令相詢竊聞起居甚佳公郎才雋聯聯稱千里駒爲之加額耳頃有筆客自潛來言景陵如夢但老盟翁與胡君老知青松無恙也轉瞬十年間老友強半凋落不堪追憶弟今年七十與吾兄相見有日乎惟念乙巳作報寄南嶽僧似未必到則負良友殊甚亟欲奉書當十數紙時秋熱遊行匆遽荅嗣遠而穎客固嗣遠之族也勉畱待一函藉嗣遠致左右或不浮沉矣老盟翁著書當益

富殺青者幾種弟生平詩文不足觀兵火患難以來
存者亦少兒輩八九年前掇拾其焚餘刻之未能竟
故久不寄呈今患二三知己豈容自匿也一詩率道
胸臆書扇頭竝用博笑耳錦老去後塞河太史聲望
足以張楚矣林表伯仲近况想亦佳盼望聯翩上玉
堂也臨書瞻企之至

答嚴平子

弟某頓首四五十年前湖南之文方競弟遊笈長安
薄言求友欣佳最疎懶無益於壘坵翁兄出而主盟
多張楚之功時讀傳文輒相推讓久之乃始從鄂渚
書肆中一識而翁兄正樹赤幟而弟已困公車之業
矣此後三十五年中在黑風洋裏堅忍萬狀其不死
者俸耳非能出沒必以忠信也雖朕海內諸名人能
逃此劫者有幾獨天岳瀨園魏狀無恙甚奇忽荷垂
教捧讀大集適知天質厚護之俾選言立言以鳴一

代垂絕之文章豈偶朕也弟贖贖匿影不知吾楚應
運而起今實實主壇坵者為誰若論舊學則翁兄久
踞獨座無所謂第二第三者矣先生厚自愛此道不
墜安車束帛恐旦晚相及也承諭志事敝郡志向為
當事敦逼不已兩年而後赴招一切取裁於主者多
不能命意不審翁兄搦筆為岳陽志何如耳頃部議
續修一統弟亦年與世絕甘以溝壑終餘生不意藩
臺遽以賤名達部至今無徵聘之禮弟亦掩耳若不
相聞者或相需甚緩倘果此果則必求賢者自代舍

平平誰屬哉竟讀尺牘中有見惠一書從其生來同
省當時實無之豈浮沉耶此番欲遲遲俟事定奉報
懼復浮沉如故謹謝教率佈區區倘有緣邀至岳麓
對牀傾倒當何如不盡不盡

寄竟陵胡君信年丈

歲蘭風雪下榻青玉軒快譚不能寐便是十四年前
事矣登其堂讀其書老年翁事事古人都非泛愛感
佩至今決隨也別後一被盜再被火欲遣力申謝不
能曾一託稱子某日襄陽吳廣文致之但過潯江而
竟陵書皆不達自疚無已前歲以修志人郡晤杜三
詢起居頗悉春官既上長安乃幡狀高蹈冥鴻何暮
老年翁踞百尺樓矣比來著作當有垂千秋者長公
添心大力宜早擬巍科而尚伏垂天之翼則日望之
矣弟今年七十無絲復見故人且音問濶絕如此心
何時李嗣遠族人之便勿遽云旋強爾待數行語無
倫次要令老年翁知蒲柳尚在也拙刻在七八年前
小兒草率訂之未能竟附呈一冊請教祗堪覆瓿耳

寄候王懷人郡傅

每憶汪洋千頃不奉陶汰者遂三年矣長沙淹太傅
未免古今同歎弟老而匿影無緣杭一蒂更聞高論
古人所以賦枯樹也比來境風復扇六逆公行迂踈
北窓輒生感觸不能躬候左右殊不自安朕蒼狗白
雲自與太虛無涉也弟兩月右臂左脇俱病勅斷筆
墨作字不能竟五行草率申訊近祉語不多及惟先
生垂亮

答天童遠菴和尚

善知識弘法之地古道場重興之時皆氣數自朕天
人相應其間禪代天寶司之蓋靈鷲非一佛之山法
幢若四天之雨也伏念和尚嗣席天童道高海內所
謂佛果一枝獨有鳳毛麟角者矣聞年來退院欲遂
幽棲神鼎一峰昔日化緣所在湘人士至今企望之
屢接手書亦似未有遐心也何意龍牙祖庭欣朕讓
座資江四衆咸有同忱則天人相應之會矣伏冀和
尚惠朕振錫主此名藍在臨濟則先後同條在湘水
則門庭再振若六祖之還寶林華林之輪山子也臨
書瞻切

答月函和尚

壑中鮒背萬念銷沉於銷沉時不見一處若看諸方語錄祇益葛藤返而求之於易象數名理且難折合何況洗心退藏明明這個密字不異宗旨卻被註疏埋却耳昔讀和尚易發未盡二三卷而大狀知宗易貫串非可遽了日夜歎恨恐不復覩故迫切再求忽荷慈音更賜完帙某雖老而慵未能盡其義味而又承手教暢言卦律之妙無非自朕當齋沐焚香拜而後卒讀之也謹謝教汝晉兄留南空索報勿遽不能

樂木堂文集

卷之十書月函一

四十五

致辨香爲姚九烟兄望一字不得甚念之小扎與扇託寄鉢袋中乞和尚詢所在轉致之幸不浮沉更得垂荅爲感臨書瞻禮不盡

寄低君哲學高萊旃先生書

平時尚論謬謂象山之學元不妨有異於新安平仲之學寔未可遽附於陳洛何也陽一君而陰二學必以君子之道爲歸也不肖昔被祖臺先生之獎掖誼若師資於未登其堂拜太夫子見其宗黨諸賢人繩七蒿七萃於忠孝耐心一代之龍門無逾此矣別復一年治宗頓換東南師友覓絕風音迄今廿七載中間所歷生死困辱之狀至某而備極不堪述朕自甲午破檻再甦行吟澤畔始稍見人得聞錫山夫子

樂木堂文集

卷之十書高一

四十五

無恙私相慶丙午以修志辭聘迫而人郡晤吳去儻獲見手書佳刻謔福履無量津若飲惠泉時也楚人閣下所成就今乘風佐運者皆河汾之業獨恨湖南不競即老僧如某亦腐史湘累耳久匿羊羣中不敢乞時人附一奏記徒展轉礙膺也做郡志勉爲矧茸意不得自命惟乘間請復岳麓書院一歲之內遽還舊觀憶朱張其人便荷風山斗妄擬石鼓祠興卽當並迎主席學者聞此語色飛矣不意當事報罷鐘鼓徒新帳狀望公衮之難覩也念犬馬齒明季七十

聰明已衰不忍不一通訊左右少畢知己之懷然吳
門估致之并呈諸拙刻求正雖蒲柳已枯觀承無日
遙知正叔還雒之後容貌氣色倍勝昔時中公優游
林泉引年于著書論道彷彿閣下神采矣或謂公如
白傅大蘇附於禪喜此又古人密藏種智非公過量
人不能參同之也安得從遊立雪乞開下教我舍弟
棄賁志以沒矣夫子典荷芝田先生拔貢多難同隱
苦如備丐朕能奉夫子竭力事親之訓每談濂溪則
盈匕沾臆耳時在南岳未得附京勉勒衰腕上候比
集不堂文集 卷之十 書高二 四

年著作藉求垂示不惜枕中秘為望也伏惟台慈自
愛 大暑後一日手勒

敬

壽香山何相國啟

恭惟閣下黃石帝師白星王輔上台繼斗衮衣映日
月之光南極流虹赤寫接神仙之氣事在聯珠合璧
心印姚江人需浴日補天望同涑水惟先進周而從
野蓋仁者壽而樂山正千秋自命之時當六月中興
之會歌稱復旦慶值生申龍霽雨以棲神世豈忘其
崇德鶴在陰而鳴和歲益長於修齡蓋天行不息於
學為乾而日進無疆得年則益者矣某門墻寒步際
集不堂文集 卷之十 敬香山一 之四十六

珥微觀久藏參朮之籠中近拜絲綸之閣下親承大
乙窺玉井於三峰飽飫雲英睥瑤林於八桂見長源
之異骨行若御風知綺李之高踪羽還翼漢私心最
慰恩禮難勝謹因麟紱之接辰申祝龍槐之秘府相
公以六句而造於五如周文行易重起乾坤得陰陽
三百六爻之策大衍無窮小子以百拜而祝者三願
郭令中書坐領孫子同富貴二十四考之堂洪嘯歛
極敬申大酌伏鑒小言

荅舊方伯黃公祖啟

恭惟閣下尊同國老仰若天人薇垣啟方岳之輝久
借旬宣江漢節鉞繫樞衡之望謂當經畧中原在大
湖南北所至有羊祜陶侃之弘猷乃海上徜徉具事
若香山鑑湖之偉度如蒼生何擬江左之輪還須挽
鼻而出有王者起知維中之詔卽將騎脊以觀周朝
野視爲鼎鑊而日暮踐升台斗者也某別殘鼠璞亂
後魴鱗曾叨廣廈自甘仲蔚之貧偶乞寒邇得遂荆
州之願識重人於紫氣昔未掃門拜長者於黃口雲
今當進履謬承寶笈先林瓊瑤益徵孺子之疎敢瀝
大夫之賜敬伸悚謝容聲拒趨

荅兵憲趙公年節啟

紙窓竹屋方深風雨之思畫省桃符幸接雲霞之精
恭惟台臺海日精神光隨復旦青雲才藻妙絕臨春
久依燕衮之凝香對看鑒珂之散玉迺飛瓊作屑吹
律驚塵仰分水雪之餘若飽竹梧之實則物色旣殊
於綵勝咸依益統於清陰矣拜貺祝臨茲率爾

請蔣中尊赴宴啟

伏以書雲有慶冬餘歲成歲之功愛日無寒野外動
負暄之想鴻欲歸而沙煖易向春臺雀背覆以花陰
難酬好得荷公社稷之器庇子荆棘之郊撫幾桐以
緩飾似有恩私坐玉几而焚香非無清暇宜有一尊
介壽樂此百堵具興謹詹是月某日潔陳三雅敬迓
雙騶躋公堂而奉酒仍依單父之琴命高駕以登筵
式鑒巢由之水易勝錫侯伏候龍光

請權中尊迎送新生啟

伏以宿出蓮峰珠璧之星成繞春壺蘭晚文武之露
皆香觀袞衣於公堂堪陳雅奏擷芳芹於頴水幸秩
初筵恭惟父室紫芝仙品赤舄卿才帝簡方隆將海
登於鴈史士興有待適就正於麟經何緣藥籠之甄
取得被乘珠之紹述謹詹某日敬掃橋門恭奉旌節
率桃李諸生跪進黃流之竿借鳳皇千仞攬輝絳帳
之堂永言手植恩深周士爭驅荷二天之玉策伏興
鸞鳴聲近魯侯貢止畱一日之香裾祗候干旄分光

公僕楷中尊監揚貴州

伏以河漢風雲正值奎纏之會君侯冰玉偏高水鏡
之名國莫重於掄材黔遂因而借鑒麟經師表卓狀
黃玉赤虹翳路羽儀展矣青雲碧落某等慶華輪之
風駕倚槐蔭以率裾謹詹某日洗學詠麗灑塵賀等
列宿斗邊懸北斗共依正色之餘光三台星裏拜文
星少聽勞歌之別調俯臨燕喜式錫公言

東本堂文集

卷之十 敬楷公一

五一

復濟陽胡中尊啟

伏以仙令風高每挹紫芝流韻名公望重爭依萊柏
陰濃企裴帶之漢醇已非一日効緇衣之篤好如有
二天恭惟老父母年臺閣下海嶠名家湖湘福曜繼
瓊山之壇坫卓狀經濟文章瞻安定之門庭備矣簪
纓閭閻惟治諧傳于簡中披卻導窾而美蔭成於漬
上湛露垂雲誠濟世之弘材質亮工之廟器也某寒
嚴枯木遙借餘暄文塚腐毫偶窺鄰炤妄附輿人之
頌量海者豈測其深謬承書幣之隆戴山者莫勝其
重不敢慰賜徒切覲顏如被祝哽之恩若處重茵之
席矣謹肅具謝狀不審何以爲報謹啟

領牙箸簾
席二種

東本堂文集

卷之十 敬復胡一

五一

新春候濟陽胡中尊啟

伏以斗柄趨元天轉春臺之日玉衡聯宿人依珠島
之雲樾蔭厚而風高陰垂十畝冰壺融而露湛慶溢
三陽恭惟父臺玉海星芒蓬山岳立化瑟絃中連袂
起于薦之奏鎮波樓上開襟納川至之祥鳳輝方集
于梧桐鸞遽即轉于喬木某竊分廣廈未躋公堂謬
荷緇衣之好賦美中心每披雲錦之函氣增衰齒狀
且瓊瑤乏報鼎呂難酬欣逢鈴閣之春來謹効西瞻
之歲祝耄耋束帛將個幅以無華草草陳言落款耳
榮木堂文集 卷之十 歲候胡中 五十三
爲有幸乞弘雅量願長鴻禧如可美于披雲何異欽
其復旦臨啟曷勝瞻依

請權中尊啟

鶯啼選樹正行春露見之時燕喜鳴珂得卜晝彈琴
之暇惟明府清同冰玉軟貴廉泉西令公香在衣裾
願而永日謹詹廿二吉旦滌鼎薄具撫簪尚迎采竹
實以奉翔鸞意且慚稱乎俎豆掃蒼苔而候齊馬知
不吝資于丘園伏冀繡斧兆行金莖溢潤廓乎雅量
籍聆經緯之譚升矣朱輪行曳星辰之步龍光所被
爵錫爲榮

榮木堂文集

卷十

啟權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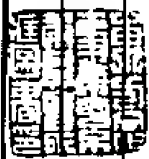
五十四

復辭包公祖請修湖南一統志

恭惟祖臺望重見龍時常蔚豹丹轂行玉衡之宿卿
材更作湘天黃河分寶露之清政府適兼湖岳惟其
具瞻山斗主茲半壁圖書果蒲柳餘生剪莠末品甘
黃楊寸寸之厄學既無所短長遇白責老老之占分
應安于固陋久蒙召檄委以編摩如其精力可圖敢
不夙夜祇事狀而懷中穎禿髮後音枯供灑掃已自
不堪操筆豈能爲役驚承憲賜伏荷召函卽當力
疾懇辭何敢濫膺嘉幣黃圖不朽恐難越于腐儒
集本堂文集 卷之十 敬包祖一 五十五
雅量無疆或可矜容其衰老臨啟曷勝悚息

請靈巖和尚開法萬福禪林啟

退翁大和尚佛祖心宗人天眼目虛空氣象當筵則
偃也如王淨漚門庭相對亦廓然無聖蔭晴孔同條
靈樹望吳越最勝道場惟真釋子能以忠孝之証心
接過量人而用慈悲之平等但欲頓超十地不妨疑
教諸方何幸沅湘得邀餅錫雲蓋華林則前聖覺路
獄封舍利則光啟殊林乃裴公印黃蘗之緣而靈祐
震潭州之會者也某等地同劫土心類蕉茅咸毘嵐
之撼動方寧幸頻迦之妙音復至惠聞玄要敬請白
集本堂文集 卷之十 敬靈一 五十六
惟謹詹九月之望迎陞萬福之堂鍊上座金布精藍
檀波羅水春雲母以是敷寶几牀喚取諸山拄杖亦
可搥塗毒鼓拈來玄墓梅花圖音宜而龍象雲來添
幢標而聖凡匯集由是客船漁火無非華竹之機從
此霜月鐘聲盡是拈花之會八百頃湖光俱成海印
十二城秋氣併作蓮香矣傾仰同誠式瞻獨步



榮木堂文集卷之十一

楚長沙陶汝飛變友

男之典

孫 煥 煥 煥 煥

祭文

祭友吳公韻文

維歲甲戌維月壬申維日丁未同社弟某偕弟某謹
以炙鷄絮酒致哭于社兄吳公韻先生之靈遠其歸
窆安也曰嗚呼子之齋志而歿也七年矣最恨戊辰

榮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祭文

春月予以里選客武昌不得一相永訣歸而哭兄于
庭兄聞之乎數年余多浪遊兄嘗入我夢寐如訴如
泣若無限不平事果何所指乎今且營夜壑迷子藏
矣向者有人鬼之隔今有泉壤之分慟哉慟哉吾既
取淚爲子作墓誌銘建生平之事願詳絮酒一盃但
有長哭已矣公韻魂靈復歸來吾寔傷吾黨之衰氣
運之薄耳兄才具氣骨俱多英分肝膽最潔但有名
心使天假兄年制義必能如胡忠泉詩必能如鍾伯
敬一二科內必能取高科上第做官必能抗論自樹

以風操砥礪不諂附人如古之陸宣公張文紀矣而
兄竟止此宜兄之靈如慰如泣而不能自己也雖狀
兄死焉知無天上玉京脩文秘閣以處世間之才鬼
乎而予與吾弟每不能不思子而腸斷者焚香剪燭
風雨夜窗疑有吳郎讀書之聲花天月地山水之間
疑有吳郎嘯咏之影至談文必邀隆萬以上談詩必
邀漢魏以上成一義則互相訂証作一詩則互相唱
和此何時何人哉而今絕響矣悲夫子近來遠歸或
得一好師友傳一好詩文見一好書畫能致七博訪
如公韻者能有幾人有過失必面折有疑義必剖晰
可終日言而不及錢穀世情之事可終身貧而不阿
市井暴富之人能落七自好如公韻者能有幾人公
韻安可死哉同思乙卯以至戊辰十餘年間與子同
有段同受災涼同歷憂患貧苦之狀歔歔慨慨不
知凡幾而獨不畱子共扶壇坫努力青雲真可哭真
可慟也傷哉傷哉吾至此失聲矣有母夫人猶吾母
也有兄猶吾兄也君家祚薄凡門戶之事丘墓之重
治之業吾兄弟與二三知己惟力是視子勿爲情

累而沾也。不化也。幽冥之中。寔多凶友。如胡薄之王。
叔玉梅君英家。侄百拙。果在夜臺。當與朝夕。狀四子
可憐。斬焉無後子。但乞之上帝。呵護汝子。俾光大汝
家中郎之業。可也。傳亦無憾矣。臨風再酌。饒爾丹
格。泚陰風。蕭蕭。薙露。惟白日與黃泉。憫人鬼之異
路。半世良朋。止此一哭。嗚呼。兄聞之乎。哀哉。尚饗。

祭宮保楊脩齡先生文

嗚呼。知己之感。千載攸同。君子之徂。百身莫贖。雅公
挺生河嶽。所薨英雄。自仙宰官。竟佛勝情。至性皆有
獨鍾。敦古抗俗。回瀾若風。天授警敏。流激騷雅。伸紙
吮毫。誰妙天下。空洞無物。不滓神明。終日蕭邁。水流
雲行。始自良宰。敷歷臺諫。智明膽決。引裾陳善。虎爭
自和。鳳輝獨覽。君民友朋。悉投肝膽。扶掖後進。怒如
調饒。樂善獎德。津梁弗疲。技微必登。器微必陟。邱園
振寒。無所不至。不見人過。曲全人美。盡去機穢。獨留
樸喜。或曰溫公。或曰魏公。信廟之季。碩果孤忠。清流
之難。慷慨宜力。鬼神護呵。不我能即。日月並浴。豺狼
既烹。召公獨座。抗宣不平。天子曰俞。世臣之猷。憲邦
文武。惟舊是求。天子曰咨。關中弗靖。威著西陲。惟卿
則定。召對便殿。中使擎跪。上授之鉞。目送出樓。單騎
至邊。諸賊歎服。公令自降。待以不戮。既奏膚功。稽首
交讓。歸玉辭爵。而曰無狀。餘孽偶譁。請遠弗職。帝鑒
獨明。理則旋釋。泣謝闕庭。蹇驢青帽。開雲浮湘。亦從
所好。時卧孤峰。漁釣。屢小謝。破敵東山。高寢憂患。

入禪談諸名理報國餘懷夢中或起窺公所學龍犀
不驚譬如聞雷漸忘雷聲每向人言當以樂死成佛
生天無碍而已以此贖觀兼之調御一旦厭離其仙
乃遽嗚呼慟哉朝廷震悼一柱忽折先輩風流廣陵
散絕嗚呼慟哉師友之義故則必悲生入之情往而
猶憶某記自癸亥公來湘中予亦客湘整衣謁公匕
日何暇往見子文崇獎極樂依匕夕睡顧我蕭寺相
招入都負公之期適逢大蘇楚禍既烈公傷于信達
人說頃念我賤貧已已延試公起在位公握手笑予

集本堂文集

卷十一 祭文楊二

五

拜公派設楊衙齋日留我侍每夕酒酣挑達奇義三
邊之命親公袞衣攜我入秦司成見遠聲譽千錢留
授我餐延譽諸老使無單寒壬申放歸益香擁乘我
適迎公陽山之徑把臂欣欣決句爲歡日子之來情
生無端取道南岳吾弟謁之流連愛惜謬稱雲機嶽
歸自喜示我罪吟堅命作序忘其不能是冬入郢致
書徐公吏部善視此子可繼湘翁謂先師李宗伯癸酉五月
手貽長箋日顏不遠無如致專念汝兄弟我心夙好
慎哉時名漸成潦倒某忝賢書公折展齒莊東端幣

慶我母氏拜公堂前欣忭欲舞秋舫陳尊淹歌金縷
視我若子我視若父水乳交融不知其故負公之望
甲戌不飛一歲數扎窮寐交揮吾弟往從生平更悉
意欲命我爲詩以述去年八月予將遠游聞公抱恙
悲哉氣秋遣使持書往問公疾親作報章書短淚溢
照則瘠瘦病或可除倘及見子樂年之餘時乎既游
期公必康爰發異夢頻迴肝腸膈月西冷遂聞凶訃
如矢如疑如憤如訴忤匕數日哭始或聲兩山六橋
招之淒清公肯按越興同山簡與公魂來亦畱不返
嗚呼惜哉越歲既莫遊子始歸偕弟往哭不忍入屏
取公手書得數十紙或規或譏或愛或喜憶公笑語
幾十次聚或舫或山或宇或露風華頓盡人琴俱亡
今日與公幽明相望嗚呼慟哉如公之靈合當在天
不爲散聖必爲列仙大都結習鍾于放舊遙聞悲聲
靈必來就湘蘭一束楚夢數行枉山落月枉渚清霜
中有紅樹是公所娛淚若墮葉蕭匕與俱死生契濶
如何可云公之嗜冰水雪其文嗚呼慟哉

集本堂文集

卷十一 祭文楊三

六

莫凶弟幼調文

今上二年歲丙戌仲冬月庚申日兄某致莫於凶弟
幼調之墓前踞踞數絕澆酒以告之曰嗚呼慟哉汝
兄以前年十月飲弟愆於虎頭城邇江以歸今十月
十三日自涵園起携奉吾弟同婦胡孺人葬於五斗
山之中兩度江干心腸摧割積既成乃爲文以祭一
字千淚吾弟聽之弟墮地以來兄事我三十九年愛
則兄弟義則師友凡今之人皆莫如也弟精神骨格
皆壯于我竊意兩人得白首相依弟且後死十數年
補我所未逮豈意一旦遂亂建罹此變嗚呼慟哉兄
弟同乳者未必同心同才者未必同性同狀貌者未
必同肝膽我兩人遂無一不同天乎人乎言之傷矣
長枕大被分棄讓梨之愛我與弟數十年如一日也
簞燈畫簋茹荼喫蔗之味我與弟數十年如一日也
質經課藝飲酒賦詩之樂我與弟數十年如一日也
推食解衣同財讓產之義我與弟數十年如一日也
季友嫻雅將無聞言詞翰文章兼通世務表俗立名
之志我與弟數十年如一日也嗚呼慟哉以數十年

莫才堂文集

卷十一 祭文幼一 七

莫才堂文集

卷十一 祭文幼二

心形相守之弟兄一旦死生訣別自壬午膺月抵足
郵亭于今不見遂已四載每形夢寐如存如亡慟哉
幼調與死耶謂吾弟真死則肝腸寸裂不忍言矣雖
狀癸未之變湖南名士在家者多罹于難弟不幸而
有才士名又賊索我子並累老母及汝嫂憂恐欲死
而弟乃呼號仰天捨一身以出與少緩賊怒或誓受
汙辱忍死有爲譬如骨肉宵行虎搏其侄而及其母
彼季子者泣憤當虎以身餒之卒得全母與侄西身
死不恤且甘之也嗚呼慟哉弟固以季友死以才名
遭迫脅耳虔州西市風日淒靈觀者雪泣稱冤兩傳
吾弟神色不變弟自無有忤于心者乎今汝兄汝侄
尚得奉老母體粥撫視弟之諸子次侄之采則粵橄
入學以爲吾子而養之俾與與同甘苦夫孰非吾弟
一身之所餘而一死之所留耶嗚呼慟哉養未荒
徒悲雙立墨莊未蕪止歎柔以觸目愴心時七踐淚
不知吾弟英雄寃毒未散之魂或猶繞母兄諸子之
庭帟否耳嗚呼慟哉蔡邑附卓世有同冤伍員報荆
海無平氣吾弟賣志以沒兩又幾蹈不諱之禍汝兄

尚能筆其大概如此幸安首丘滿掖後嗣夫婦同穴
聊慰風雨母幽明之異情更兄弟於來世嗚呼慟哉
尚饗

祭母文

嗚呼良朋密友之母猶母也當生死慶吊之際誰能不耿七于心哉而況滄桑變地鼎釜違時前喪不踰後貧益劇則心之云傷不亦甚乎嗚呼此某所以哭太母之靈而不能不痛也夫太母之賢且淑鄉里所共聞傾其年齒與先安人相若其恭恪善事太先生之晚年與先安人之事先君相若其慈勤善施成令子復郎之才行與先安人之成子兄弟相若始以家弟與復郎同爲諸生有聲稱莫逆交某既遊成均還最後乃入社文章德業獨以古道相切劘至于休戚緩急若春鵠之在原者則屢世矣癸未之亂舍弟卒於虔復郎哭之哀曰吾常與幼調約後死者奉其母越五年而先安人見背適值兵火倉皇之時舉家散失某獨踰踊以伏于先慈之側而復郎潛來相吊貸太母衣而歛之悲哉庶幾風雨不渝也抑又數年而太母始棄世壽固已八十餘福壽令終矣朕其時某方逮繫郡邸聞喪而哀不獲與襄事朕竊意旦晚見先安人于地下即當拜若母於泉壤間爾詎意天

假餘生復有今日尚得登吾友之堂而哭太母之靈
哉嗚呼太母棄世且二年矣且一年矣吾友固常以
孝聞者也其才固當早取科第致富貴者也而太母
之喪又得後太翁二十年宜其生膺鐘鼎之榮設備
塋隧之典而撫今追昔反不能無憾焉天乎此某所
以哭太母之靈而觸子母之痛不能已也夫母能
成子之才行不能千子之時命子能守母之訓勉而
不能必母之榮昌每思漢魏之季多隱君子不得志
而抱斯痛者亦何限哉朕太母與吾母皆賢母也某
子者雖軼軻不偶遭時禍亂而此身尚在得風雨
晦冥聊相倚仗或亦可以少慰也夫朕某既失會葬
之期當展宿草之拜生芻一束採蘭與菊母也天只
車過腹痛嗚呼哀哉

李太夫人文集

卷十一 祭文 二

十一

祭李太夫人文

吳門李元伯曾學母

嗚呼珠淵玉岳繫台斗之元英雲蒸月華蔭人天之
道樹將代啟其義文爰篤生于寶發開鸞馭之云遐
望龍門而涕雨伏惟太母夫人思齊周姒智種文殊
來從青鳥居抱玉蜃文章閭闔冰雪神庠作嬪仙李
世顯通都若天潢之暫降抑上元之偶居薇露三澣
雪蘭七襄聲不出壺坐不垂堂勤儉若習富貴若忘
鷄鳴佐旦鵲巢發祥飭簠簋以敬內則儷金玉而配
大良雲和靜嘉龍駿絃絃脫簪傲官施帷論古河雒
李太夫人文集

卷十一 祭文 李

十二

典墳博綜茹吐繡神引針詞匠待斧咸擬太君亦云
天姥文更迴于蘇蕙之絲史竝翔于班姬之府丹穴
孕鳳德產振麟投經危坐列屏鑒人夔龍接武伯也
絕倫程藝必奏受教用賓登壇早傳釋褐遠巡整青
箱之既亂撫遺硯而益諄蟠桃自大崑璧元瑛昌時
應選高第綰綸知興漢之絲母得憲節之師臣躬奉
板輿承歡秘閣圖史燦狀蒲蔬淡若丹砂不求雲母
亦卻解願芸籤栖以極樂方公桃之滿門承天漿之
大酌云何九齡介壽八座蓀榮綰祺景福遼厥長生

彩鸞相載白雲致迎鼓湘靈之遺瑟赴王母之舊京
星辰點慘湖岳震驚嗚呼哀哉某等世叨李御輩在
榮範搏膺間計貢涕輟春采蘭菊今申薦悵翟弗兮
空濛幾行絳節一路口丹楓與太君之仙靈鑒微吟
之秋蟲歎茲薄莫髣髴雲中

墓誌

文學吳公韻墓誌銘

昔司馬君實與范景仁約曰吾兩人生同志沒同傳
其後死者當銘其墓嗚呼古今能不婉斯語者幾人
哉予少負悲而狂以詩文肝膽之道篤于求友同里
蓋寥乚也得吳子公韻稱同志始不苟記自乙卯冬
以梅花詩定交迄今十九年公韻既歿七年矣人聚
之慟不去于心其子嘉驥甫弱冠可不墜先業也將
卜宅奉葬焉銘吳子固子貢也吳子諱展雅字公韻
別號九水世系出自延陵本朝以武功爵世爲郡衛
百夫長六代祖廣白長沙徙屯子寧廣生泰乚生龍
塘公諱爵舉明經爲興化博士龍塘生天山公諱紹
周舉嘉靖癸卯出宰新都洪縣擢蒙化別駕盛有廉
吏名天山生岫嶠公諱道行亦爲筠陽郡博士端方
文采其人長者也邑稱吳氏世有令德云岫嶠公艱
于嗣年三十八娶文瑞人始舉子爲公韻幼負奇警
雅不好弄十四歲補弟子員爲督學瞿公所賞識曰
此後來之雋也標格俊如玉樹長益昂藏有嶠嶠歷

落之度性最脩潔御下多嚴急聞一才人異士輒思
折節見富兒俗子有滿肚皮不合時宜氣故能輕錢
殺惡思難聽人說不平事則義形于色使之作一周
旋語不能也所治毛詩授書後一稟向嶠公訓未嘗
出就外傳大都沉毅簡傲以讀書自好者初手筆生
澁試輒不利二十歲外益肆力於文凡經史百來之
言靡不蒐討日吾意在南華大蘇也迨戊午後枯耳
嘔心一變而爲蕭宕清華之業矣辛酉秋不得入塲
屋在武昌與諸子典衣痛飲醉臥花間其寔悲歌無
幾本堂工集 卷十一 墓志吳二 十五

連恐與君並舉中原也乙丑猶刻其詩文數卷擬扁
舟下東南大樹壇塔會向嶠公病劇于官遂重蘭奔
赴幾犯霜露兼程至釣及與公訣牽舟欲視哀毀骨
立泊長沙過子江阜使遇其旌長拜哭不能起悲哉
歸作八哀詩寫其痛沒悅惻惻但不減寥我也繼而嫡
母譚孺人亦下世公韻事嫡甚恭母氏最愛之至是
合歛惟謹躡踊欲絕鍾筭不逮之威益添憂患倍矣
狀公韻白三十後氣骨日壯情具日勝德性日和詩
文書法日進津工手談喜長夜飲又動服峻補之
藥將思以其堅忍者待魏科顯官也公何戊辰元日
自署其齋曰雪山功行也將圓余心訝之三月二十
九偶中喉病醫者投劑暴下自知不起狂叫大後捉
人手作咄咄書空勢一夕而殞行者驚悼流涕無論
疎戚傷哉雪山爲之識也夫以吳氏之世德與吳子
之力學自好如此其母孺人勤劬和熊向嶠公生平
未竟又如此而使之中道隕折天尚可問哉生平所
著詩文已刻鼎社櫺七齋選數種行世癸亥甲子兩
行卷傳之選續中其未刻者尚有若干首遺書滿架

細著升齡皆吳子心血可念也初娶王氏續胡氏俱
早歿再續黃氏生一子嘉驥聘胡氏一女適楊珮其
有甥孫矣生萬曆乙未年三月二十九日辰時卒崇
禎戊辰三月二十九酉時生歿同日異哉以今甲戌
七月廿五日安于關山橋祖塋之側頂乾趾吳子志
其墓而爲之銘焉其銘曰

升穴耶玉樓耶壁旣燼瘞于塗世延陵功汗馬克昌
厥後曰可必乎賢者

季廉湯卓菴墓志銘

卓菴先生楚之名宿也當吾邑氣運淹塞中禁輟科
於時二三同志砥礪自命者數人耳陶子實與卓菴
獨出胸臆欲爲開山之文使君與孤輒不相下而湯
子長予七歲早獲雋予尙後湯子十五年朕公車前
後風雨聯牀相與析疑義敦古處如一日也癸未秋
同計偕不第尋聞湖南陷于賊明年間道歸邑惟殘
燼骨肉遭寇者有同慘予別之人粵未幾而湯子死
於兵憫哉子死吾當銘之復何辭孤子宜伊出公所
撰家譜以請公諱道立字漢男別號卓菴其先系出
泰和始隱君宗一十一世爲中吾公諱師禹生心溶
公正夏皆文壇尊宿窮經不偶心溶公子五人卓菴
其仲氏也生而穎秀受書絕慧十四歲補諸生卽爲
學使者所亟賞長益篤學舉動方整無一切嗜好往
七嚴寒抄書至於龜手盛夏披重衣篝燈驅蚊忘扇
嘗讀易欲求別解況陰繞屋對面不識人有所得輒
大呼嘯故邑中文章一道能選言于古者數十年僅
有卓菴爾時學究腐儒羣以爲異也朕生平嚴事心

洛公取師友不泛聞一語嫌褻輒面發赤見世俗人便欲避去無敢與狎者在諸生中試輒高等丁巳晉江王公以名宿署教卓菴持制藝謁之驚歎下拜洪公爲第一人設帷致幣邀與同席夢自書所作文粘壁上有光少頃變龍虎二字明年戊午錄科冠軍是秋果獲雋中省試五十三名爲邑運破荒雖天付英妙勤苦之力居多矣朕八上公車不偶而於著書及古樂此弗疲平居罕見郡縣嚴取與鮮干謁門庭儉肅嘗若無人長吏憚之以爲今之典刑也故宗族媿榮本堂文集 卷十一 墓志 湯二 十

黨後倚之子多矜式公乞其枕中秘未嘗吝也四十以後古今文皆益高潔而爲人稍進于謬達常語人曰吾半生迂拙訥訥不辯當此輒美之時多得慙媿嗚呼世人之當慙媿公者不知凡幾矣壬午夏同年郭公視學西江以書來招欣欣命駕曰吾將觀吉州臨川之風以廣未聞及冬溯江赴計偕至淮安聞警止明春還姑蘇蹠僧舍以居購書千卷恣其覽獵會予至自白門諸名士約爲社拙卓菴執楚牛耳經書新義多人坊選中是年改闢資斧罄竭多不欲北上

卓菴獨勇往結予以行闈中卷頗自滿志榜放復落第公始黠狀焚研曰母老矣且謁天官借章服以歸省部試得縣令假還獨侍太夫人側悲弄種時潰兵過縣所至毒掠或諷公避之公正色欲引長令拒守登樓倉卒爲兵所藏傷哉公可謂不得志而慘苦以沒者也生平多讀書始沈酣莊列淮南廿後覃精周易折衷諸家之說哀集成書嘗自纂錄本朝典故及儀禮諸編凡若干卷咸精當可垂制舉義有問棘草二刻行世又自修湯氏族譜竟心洛公志捐貲鑲板藏于家今所有獨族譜耳餘書及所著古今文悉盡於兵火便卓菴業不傳尤可傷也公生於萬曆乙未年歿于崇禎甲申年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邑東十里之關山刻石壙中以銘之曰

匪學曷祿匪修曷弗公之砥行也弗顯而力書田也弗穀既早騰而晚顯亦始薦而終蓼狀無媿乎科名者指此丘以爲傷嗚呼天有知耶其昌厥後乎式此丘之金玉

胡簡在墓志銘

士君子歿而必志其墓禮也朕賢者之意嘗不欲乞諸顯官而以得於文人密友者爲幸蓋懼其諛而失真耳姻友胡次公簡在予兄事者三十五年歿且十四年矣伯子衷倫吾壻也今始得吉壤奉之泣求余銘悲夫余銘笑辭謹按狀公諱懋選字與能別號簡在陽朔令諱宗臣公之仲子陽朔以上三世皆爲令同母兄諱懋進舉辛酉亦擢宰永定縣所慮賢父兄之間非特達難以自見矣簡在少負英敏才氣與兄頴頡而慷慨詒達似陽朔公同里咸目爲俊傑朕性喜博涉爲文劇心占小詩亦多佳句甲寅與予同試有司冠軍矣又不遇選之三十後始補弟子員臨事多智慮長議論能以誠御姦而使爲之用居朕濟時之才也陽朔公七十餘解組還晨夕奉起居視膳曲盡其歡嘗侍母夫人病數旬衣不解帶雪夜驚聞專公恙披衣起徒跣赴寢門寒且慄不知也故二人皆稱仲氏善事我先後居喪極其哀瘁以見清肅性嚴惡一切專任其勞或小緩兄卽對客呵咍之但怡朕

欽定四庫全集

卷十一墓志胡一

二二

集

欽定四庫全集

卷十一墓志胡二

二十二

集

謝不置辨事亦卒辨庶母劉無子當陽朔公後事之尤謹久之卧疾視飲食醫藥如所生歲餘不解劉垂頭泣謂仲氏德吾不能報其孝友無間如此至於杖義任俠意氣如雲舉凡字人之孤周人之急排人之難皆勇爲之嘗見躬塗友生輒呼簡在相濟無所僞里中人或婚喪不能舉者貸卽應亡不經亡責償如是者非可僥指也嘗憶鄉人張某陷非罪責贖錢至急以妻孥質數十金欣欣付之張既釋將泐認贖約置酒請命酒闌出券焚之曰從此勿後言歟人程某嘗重負公責而通後來妻甚相見慚索引罪耳公笑慰之更貸之金不濟又貸之數二百已而逢盜死遺人往取其骨葬之其好行德惠多類此若夫宗黨友朋之間推甘讓美恥言競利故陽朔公所遺田園車馬奴僕皆聽諸弟先取而已與伯兄取其棄者此又天性誠朕之事不足異矣以何名塲坎塲負才不試或酒後耳熱擊碎唾壺余嘗勸之仕而又恥以他途進遂欲自適於琴尊暮局間時一信浮屠法布金大爾若時買巨舟欲挾姪遊江湖慕賜葵之放一旦世

亂又嘗出而與當事者談兵太守堵公將引用之未幾賊破湖南逃偽檄而隱於潯山視其囊不啻一錢矣戊子年六十冬抱病出山兵燹在郊而晏狀逝於南鄉之艸堂悲夫庶幾令終也哉公生萬曆戊子年三月十六日卒順治五年十月初八日以今辛丑年十二月初九日卜葬於秀士鄉之隴扞乾山吳向馬嶺既崇塋之以銘之曰

胡之先代爲令厥德不殄人勝天定陽朔之澤伯奮仲蟄七者繩七季友不匱負才踴從今歟其翼伯承

榮本堂文集 卷十一墓志胡三 二十三

視今悟天意棲神吉壤今百靈來萃佑爾後兮昌且熾簪板相仍兮松陰滿隨老友銘墓今副君之志

公子孫繩七今冠裳方振冠厚文刻胡氏家譜其

叙甚詳茲猶存文故錄其凡未錄

靖安令五如陳公墓志銘

崇禎癸酉舉士於鄉吾郡登賢書者十人予同門得其三雲陽陳五如其一也而五如年最長先是甲子錄科又同爲督學徐公所拔冠軍者時流甚稱之狀皆困公車而五如晚志尤堅入 清始一試爲縣選拂衣垂老而歿幸多子孫能讀其遺書既葬之三年孫某始持其子某所述狀五百里而叩予請志其墓誼不可辭謹按狀公名有爲字五如別號□□其先世在宋末由泰和徙雲陽八世祖仁而下代起鄉貢進士稱著族二十三世至靖安父某大父某皆篤行君子也公天性沉醇履躬愿謹甘貧勵志特研田養攻苦於文雖塵甌釜魚不知其茶也年三十始補弟子員勃七有凌雲氣屢試有司高等至甲子錄科第一讀其文者曰伏櫪之良千里矣執經問字之士日益衆而專默自好世味淡狀又十年癸酉始獲傳咸謂勤苦動天里中坊子弟者輒舉陳先生狀公益好學篤行如平日無干謁交遊之累鮮僕妾田舍之求便七狀經簡恂七狀古處爾州大人每敬事之奉爲

榮本堂文集 卷十一墓志陳一 二十四

典型或謀以舉薦辟而公高坐運甓灌園課諸子孫
業不倦公車凡四上乃逢亂清興經畧洪公定湖
南求端厚者爲守令採月旦而進公奏授江西靖安
宰靖安葭爾山邑也公亦道學人非百里才術命而
往如領青也至則與靖人相循煦育無異父母之鞠
子耳及其臨簿書恐科歛吏人墮難以求理絲之縻
遂萎然告勞矣纔朞月而遽拂衣請告靖人曰慈父
也欲借寇不可歸田以來蕭然四壁獨顧森七玉立
繞膝前則子孫曾玄三十餘人矣公雖淡泊明志以
東本堂文集 卷十一 墓志陳二 三十五
終其身而較元魯山陶彭澤之階庭亦何盛也公生
萬曆戊子卒於清之乙卯壽八十有八元配某氏孺
人先公卒續某氏子某七孫某七曾孫某七玄孫某
七蚤斯之慶盛矣既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於永新
之界地名露水龜形辛山乙向爾時槍擗藏墳石尚
闕事平而請爲文以志之補刻貞珉爲銘曰
金也而必鑲玉也而必璞及其治也而在懸以鳴其
剖也而還輝於匱可謂完矣士所責學七而用七之
而全七之而考令終以不辱如吾陳靖安君者亦庶

幾乎完也洛浮靈龜瘞君於腹九宮登祥胎厥孫穀

柯烈婦奇節狀

觀古所紀奇節烈行未有不悚然哀且敬者狀而大奇且異迥出恒情則亦嘗疑文人緣飾之筆或過焉頃乃得柯氏節烈事方在數月前顯褒於時矣欲其傳信也更私記之柯氏閩之惠安人遠祖潛明廟時釋褐第一父百秋避亂徙于黔在同鄉鎮將江君某幕中十年前以長女歸其仲子騰龍云氏始在學父嘗夢蘭生而女遂自念曰宜男而發弄瓦之祥女丈夫耶字之曰蘭樞性端慧靜婉工繡刺悅詩禮之言父母篤愛之年十四而適於江幼嫻內則若於姑訓江郎固英多深相得也甲寅父與江公俱在楚念不得奉定省以長齋繡佛相祈祝每晨起必焚香百拜郎憐其劬欲易去伊蒲饌不聽乙卯冬江郎省父于岳陽明年丙辰夏婦而將母口月口日驟上洞庭狂風敗舟以致計至氏慟且絕將自經解者曰與俱俱出事未可知姑依焉得再報就斂矣大慟成服招魂而莫絕粒五日不死曰畱視旅觀乎奄奄一息既及憑棺強進薄糜不瘳糜斷長跪而泣告于姑請

東本堂文集

卷之十一 柯狀一

二十七

殉節姑泣曰矢志靡它足矣忍令二老人一旦喪佳

兒復喪佳婦耶曰婦不孝不能返已逝之魂更待左

右呼其弟良梓曰吾志決矣爲我遣使白岳陽兩大

人母過傷則此信往還四十日得畢命爾築一臺于

宅西以待其父聞星馳還鎮遠示阿翁極悲咽語勸

止之經數晝夜堅持益力曰大人常教兒顏氏家訓

今不欲兒死節耶九月二日就宿于姑寢但日願葬

我江郎同穴無它語有女三歲宛轉啼懷中若不喻

者明日命陳棺臺下卓午沐浴服綈以升遙拜翁拜

東本堂文集

卷之十一 柯狀二

二十八

姑拜父母諸眷屬咸相拜端肅如平常同城士大夫

相與奔駭生致祭觀者如堵皆哀泣不能仰視氏坦

然執紼自經以終是時也風日淅陰人鬼咋舌烈矣

哉年廿三卒葬同穴如其言

趙史氏曰古貞婦立奇節之事往往克冠相遇一念

血誠如射石飲羽稍徘徊不得烈固有過於勢而截

耳者矣若夫亨門貴冑紅粉青年能以禮義自閑相

丹矢志爲其所難可也豈有聞良人之計即求死已

而忍死待觀又忍死白兩尊人二千里外築臺待盡

日聽父母弟妹兒女之環泣畧不爲動者五閱月
容升臺引繩絕脰若握夫君手凌風仙去者如是乎
樂相殉之一往而不返也剛腸百鍊哉柝柝州作河
間傳醜詆詭富貴者言不雅馴感其託諷猶至今存
何如吾輩親聞奇烈之事而傳之足以風天下也歟
噫嘻悲夫

五峰禪師塔銘

五峰禪師嗣法於天童密雲悟和尚邇南嶽繇臨濟
當傳燈世嗣爲第三十五世之嫡子也師族姓任長
安臨潼人降誕於神廟乙酉四月八日蓮胎茹素鶴
骨出塵二十歲失恃枯籬髮五臺從天齊師觀修靜
業法名如學別字無爲晝夕思惟向上大事了辦生
死斯心未安決志行訪始謁熊耳無言大師卽往圓
戒於澄律師止主律堂閱藏復徧歷金剛臺虎跑伏
牛終南行力添苦死活數番自得解粘釋縛到黃檗
桑本堂文集 卷之十一 塔銘 五一 三十
匡廬雲門徑山還至泰密雲和尚於龍池演辨法旨
推爲師子兒及從和尚入天台通玄親承煅煉屢隨
血棒機不放過依止未久師辭行和尚握拂云喚作
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
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卽分付汝師
卽連跳兩跳云要不要和尚云猶是亂叫亂跳更
試舉看師轉身云某甲去也和尚乃付承受別去其
後省覲和尚於金粟時崇禎辛未師來主大瀉同慶
新石詠茅僅蔽風雪從學如雲宗風大震座下白足

脫穎者如養拙明公師勉屬添重位其苦節晦潛癸
西出山將行化於五臺至金陵爲余集生中丞請說
法祇陀林內於時鼻孔遶天吼聲六震東南望爲大
法幢無何自期厭世是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午示寂
先遺以手書入山囑法於養拙明公使主鴻山蓋自
任一燈在鴻也師世壽四十有九得僧臘二十九越
壬午弟子郢素復智等依法閣維函師靈骨奉壇大
鴻養拙明公迎供建塔癸未塔成以不肖嘗瞻禮師
足竊附添末養拙明公通乞爲塔銘不敢深辭固陋
榮木堂文集 卷十一 塔銘五 三十一

敬爲之銘七曰

明三百年視鴻中古龍象不行山川蒸蕪卓哉天童
遙被花雨首度五峯探驪編虎爰命拄杖復開劫土
潛淵抱珠明月正午海印密印寶光值吐出鴻浮湘
應供天府秋滿祇陀迦陵不語作塔鴻山玉歸玄圃
千巖萬壑了無賓主五峯巍狀中興添乳 崇禎癸未
八月八日

大鴻慧山禪師塔銘

野史氏曰異哉予之更得爲大鴻慧和尚銘也予少
時從大宗伯李公謀復祖庭於劫灰以回尊宿先之
迨五峰禪師來同慶兩寺皆把茅蓋頭耳養公住密
印始有數椽則慧公以行願力輔之故獨承記莧二
三十年間宗風大振而鴻之精藍雄刹亦實冠湖南
其雖嘗爲五峰和尚銘當時無此殊勝也今不意復
見慧公告寂作率堵坡成更以銘相屬又何忍辭按
繼席古梅洲公所具狀師諱智海號慧山閩之上杭

榮木堂文集

卷十一 塔銘慧一

三十二

林氏子常自述脫胎之先一夕其大母夢庭中有破
衲僧蒲團危坐墮地後耳根不昧知有風因及就外
傳不喜習章句十五歲隨父商于荆南觀演目蓮生
怖畏心過河南宿野菴聞談出家利益生離座想又
夜夢登高山至絕頂地平如掌金甲神遙招之云來
七於是出末之志遂決廿一歲從漢陽無相菴薙髮
久之上南嶽過洞庭瀟湘聞大鴻吼喝來謁養公於
同度而恭請之志遂堅養公知其法器也屢加勸驗
便疑情迫切方與納具戒克莊頭作務勤苦參究專

嚴每七寢食俱廢一日普請道獨木橋失脚見棒頭
落處又一日擔水撞頭見放參牌絡狀有悟及呈所
得養公只道未在克監院又二年遭跌回心橋疑情
頓失耕華嚴坪問下種機緣見地親切矣將遍參諸
方去養乃書偈付之云周孔之學雖不能潛行密用
合天真鐵面從來爺不識棒下無生續祖燈師禮謝
至萊子山先一夕主人夢報烏龍和尚至畱數月馮
山退之不顧徑上衡岳結茅毘盧洞已丑養公遺囑
付僧伽黎歸山繼席向兵燹中與數十人居隱心味
集本堂文集 卷十一 塔銘 三

王令獨其賦役盡受身西大將軍請郡邑大夫屏騶
從相親禮檀護周大司農車給諫諸君子前後推崇
之師皆冲澹平懷泊如也古密印一間破院師嗣席
後兩邑捐供田若干畝狀建大蘭若百餘楹而警
衆堂萬佛殿尤雄麗無比因而旃檀巨像至自贊表
與千鈞之鐘十石之奇畢集諸方震動感天童國師
分資 朝廷所賜金襴表鎮馮岳如是報緣咸以道
力故種七希有師真靈祐再來匪止骨相相似也馮
事大憐己酉秋退院回心橋用識最初悟道之處以
集本堂文集 卷十一 塔銘 三

道耳至壬辰則撥草瞻風者指馮山禪窟舉領衆七
百而猶歎狀自處於學地也丁酉夏端人掃天童祖
塋告養公述事竟并呈已錄而弘覺和尚上堂舉揚
慶五峰一枝不墜旋以龍池付密和尚僧伽黎一頂
貽之表嫡胤也始於是冬祝 聖開堂有披衣升座
語從此踞師子林因緣日盛居馮四十年弘法二十
餘載食指數千不少塩糲全用真貨理際煨煉本色
人終始以行力首衆不事雕繪及至拈椎豎拂則文
采自彰改革以來門庭寂熾師益範晦不羅雖荷

馮山付大弟子定淵主之適有龍山之請欣狀策杖
不一年而法幢寶坊又將與密印比隆矣明年師六
旬迎歸馮山受狀宰官士庶會者數千遠近爲之贊
歎亡何邵陵爭請遂還龍山以壬子年七月廿二日
示微疾至晦日告衆曰時至矣趣具沐浴侍者云和
尚有何言句師睜目視之將謂汝是箇人相膝而逝
既如法荼毘還於馮迎者送者哀動林壑迨告訖平
陽弘國師僧焉垂涕手書親章有七數陰涼掌大白
旌風又折一高秋之句以癸丑歲孟冬十九日寔於

本山三塔寺之隴磐石浮屠以藏師世壽六十一僧
觀四十所坐四道場與龍山皆高數十里上平如
掌末後又稱龍山和尚悉與夢符異哉嗣法者與峰
智古梅湖巖焦圓易菴應接菴空月恐權月堂湛于
如一凡八人其法孫的峰舒戒月光等湖乃邵陵王
氏子棄諸生而脫白者也前後叅請及受具之徒千
萬不勝紀埵之竣也請勒碑以銘之曰

鴻山仰山緣立宗父唱子和真奇特臨濟續之無盡
燈曠代復有擔荷者五峰一現阿闍身弘法直待海
東本堂主身

卷之十一 塔銘 三十五

上座行力深苦解益圓見過於師稱越格雪竇天童
共舉揚五峰自有青山在何以表信爲嫡胤龍池衣
與金襴衣四坐湖南古道場到處虛空涌樓閣烏簾
成視七寶林戒香熏滿於行樹肉山作蛻不輸山而
還增此金沙地烟七千秋舍利光無縫浮屠如幻住

璞中和尚詩埵銘

神廟中天童弘正法于東南先師李宗伯公以宰官
栖心宗鏡故中湘開臨濟之學獨早跌公當時建大
闡若分三寶院延選佛者居之嘗憾三十年無獅子
吼動豈知李公去後又三十年里有璞中大師者毅
朕以天童之法開蘊鑄于生天童之鄉誠希觀也師
族姓陶氏僧名湘源其先吉州人寄籍岸花萬曆乙
巳生弱不好弄喜跌坐而髫齡善病十二歲始瘥一
旦嬰朕作出世想十三白父母泣求出家許之薙染

卷之十一 塔銘 三十六

千湘之寶法院七卽宗伯公所爲選佛地也師質樸
淳厚特異庸流幾修細行卽嘗閉門閱楞嚴了義足
不窺園便知有最上一事十七以後介朕索居至衡
陽開福聽講蓮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恍若有得者歸主海會年廿五納戒于荆紫峰未幾
入南岳結茅紫蓋與二三同志相砥礪既謝去立願
掩關打七期于必悟第五日踏斷地板通身汗下有
偈曰通身是個死猶頭萬兩黃金總不換及至撲破
與歸來也是秦時轆轤鑽蓋居朕門內漢矣出關走

二千里謫天童悟和尚入室奉請有二則該祖身孔
話不妨疑着遂徧叅諸老要透重關最後兩到龍池
承萬如和尚痛切錘方與付囑返南岳蓋求道深
勤不希速證老猶行脚無媿古人如此辛丑以尊宿
卓錫毘陵感諸宰官護其幢蓋開堂大聖麓峰潮音
間三平道場皆荆谿寶所作家機用具在語錄中大
司農張公有譽太史吳公國華序行之使大宗伯尚
在當慶寶法院真有一人選佛矣朕而老瞿曇終不
能忘湘南歸海會處茲壞却重葺精廬獨耻年來釋
教不墜云

卷十一 塔銘仲二

販之禪塵羹餽飯不堪與爭餅鉢只依朕一退院老
僧平懷接待真實爲人庶幾頭正尾正者歟年七十
湘波飲馬入山惟恐不深時東安使君敦迎住靜欣
朕肩橫柳隈直入千峰見此中山水深奇遂有終焉
之志嘗指所居之天臺山得一片地曰師子窟也朕
津梁雖疲壽量未止諸大弟子散處于吳楚間十餘
人今相從者某七請卽其地建塔以俟異日工始于
某年某月某日旣竣而雲菴宏走千里丐予預爲銘
夫生爲塔而預銘之若觀面寫照纖毫不似則觀者

疑之予嘗交璞公矣璞公固貴真子亦何敢妄也爰
序次其實而銘之銘曰

湘之潭兮瀟之源曹溪一滴如崑崙百折必東撓不
潭中有法器天童孫還於有佛處稱尊歸來海會厭
昏七東安更有新祇園諸大弟子思報恩預爲奇塔
驅雲根穹朕無縫虛且溫堅史作銘鐫以現一燈流
照三玄門泯其來去真常存

隆興三學律師生瑜銘

寧之鴻以禪宗著海內者千有餘載而毘尼律自古無事壇有之自隆興菴始隆興固把茅習寂之地耳其間堂弘戒能屹然與鴻宗並者自三學公始師名海曉蜀壁山張氏子也其父持齋信向八歲遂出家幼樸不雕長依梵行二十五歲行脚至普陀觀清淨大海至南都古林居焉崇禎八年受具足戒孳瓶錫而上南嶽息鴻山之勝過西寧卓錫嵒巖壑間搽履精勤超諸壤切乙酉兵氛少定更求深隱攜一杖入河塢得此荒廬子狀息影二年批者日盛乃謀闢其地建精藍一區己丑洛佛日登壇爲大眾說戒殺臥從刀兵水火中提唱木叉提法天人悲護其道益崇每歲受戒之子遠近紛集迄今十九年湖南推律堂耆宿則隆興居一焉狀師行業愈勤與衆共作一切常住事皆極完好又能以其餘刻法寶藏之于山壬辰兵大掠有濃霧蔽其峰不見躬作食活數百人無德色也只是本分修行淳七若拙晚參竺菴和尚更信有戒有禪隆興百仞峰頭可不媿間山一座矣

師居六表諸弟子各出淨貲請爲壽塔于本山之右扞某山某向作石浮屠以俟異日師不能止而丐子爲之銘七曰

禪宗與淨土以戒爲正因戒珠照三塗如虎戴角行學公出古林具足稱大德建利曰隆興弘法于壤切梵行益深勤日夕偕衆作歲一坐戒壇法器不雕琢常于刀火塗種七施教護隆興剎安臥仗師戒力故僧臘五十餘世壽未可量得戒諸比丘請預爲壽藏山右卜吉壤是所經行處涌出罕堵波幻住亦真住

東本堂王集

卷十一 塔銘 學二 目十

扁而先銘

石磬法師壽塔銘

石磬大師者當世之尊宿也今年五十八後二十餘年弘法於上湘之荆紫峯嘗以金剛心持四分律以廣長舌說諸品經爲編俗所皈依久矣朕修持弗懈將求一念萬年去而門人弟子咸師之德作報恩想謀先爲作塔非師意也既不能違其請而屬予以銘按行實師諱仁鐸字梵音別號石磬楚陸城舒氏子萬曆丁未年十月十三日寅時生年廿六捐俗出家卓朕自度明年行脚遍叅至南嶽閱藏于華藥寺丙子謁荆紫峯無學和尚受具聽講依止五載解行俱圓庚辰後飛錫邵陵歷寓吉祥菴徒龍樹深自虧晦未幾荆紫峰萬和尚辭衆敦請還山繼席說戒四十餘壇講經四十餘期戒徒學人出其門者不可勝數雖高踞獅子座而摧折慢幢不釋叅研嘗掩關禁足一十二載反覆勘驗益覺釋販神茫無彼岸更發願每日禮佛以爲常課生平手書大乘經證諸懺若干部又其餘事也如是二十年未嘗間斷其操履精勤若此蓋端修淨土得禪本草之正因總攝度門人戒

榮木堂文集

卷十一 塔銘

石一

定香之三昧者矣過此以往便當無去無來非成非壞齊死生於一致示幻住以同歸豈非禪門戴角虎哉諸門弟子卜度善地得半山菴之陰築基壘石如宰堵波法以闢途執徐月某日工成予作記系之以銘七口

南湘以南紫蓋餘紫荆峰孤高望嶽猶咫尺前有學翁法幢特起電掃雷揮吼若獅子後傳梵師擔荷是寧心行密嚴永契佛理策杖南詢扇關內止捐凡夫禪測端宗旨閱藏寫經精勤弗已爲衆所推復來主此

榮木堂文集

卷十一 塔銘

石二

四

摩提念佛總攝心宗律規梵網講叩洪鐘有後雲集常繞蘭叢毘嵐不動闢提弗達啓朕若忘老而益聰常住非住真空不空預爲壽藏何時始封烟七舍利在人天中

榮木堂文集卷之十二

楚長沙陶汝聚變友父著

男之典之采之翼編

孫舛煊煊錄

雜著

聖癡文

密菴陶子性直心慈端居憤俗伏穴悲時曉昔
今則憂患疇昔爽朗全則愚癡疇昔羣樂今則乖
家貧人散金盡辭欺匪中歲之失德抑揚明之
身不重之書

楚之十三

豈無神今正直將貶子今昌滋嗟爾癡鬼茫昧無知
來病君子古人所歷變炎涼於頃刻構水火而爭持
依蹀附膝潛背處腹干邪正之分昧暄寒之期侵我
三冬哭母及暮久抗參木敢逃盧醫同小人之道長
乘吾道之方衰微若僮僕黥若役奚我有靈君匪爾
能窺淵默藏雷不容罔爾汝欲擾我而我不亂汝欲
困我而我弗傲上池之水已沃紫山之艾方施歲將
暮矣夜如何其我乃把燭看劍淋硯賦詩無用逐爾
以難而姑棧爾以危今夕除夕今遠離我惟明日既

且今歲令有司春雷將擊鬼青帝正升蟠瘧如猶
就執汝付鍾馗 乙巳除夕走筆

榮木堂文集

卷之十二

魁閣上梁文

伏以魁居北斗每應運以轉璇璣壁主東垣嘗起雲
而成樓閣天荒欲破地脈先靈維我釋褐之里庠在
鳳山寂荷摘星之梯登其龍角會同衆論重構崇臺
審川岳之待興遇神明而作宰歲當庚始月值小春
梗楠杞梓中繩墨者如林雲漢星辰象昭回者此日
永藉百靈之衛立鰲足而增高新標千仞之霞激龍
門而振簪梁升玳瑁閣擬麒麟且住郢斤式聽臚唱
梁之東魁臨東壁鼓和風手拍玉策從天下轡起鴻
梁本堂文集
卷十二 梁文魁一
江久卧龍梁之南六曜連魁映玉潭登樓盡是閩南
者特借風雲爲合簪梁之西奎光百尺散餘輝兩閣
名姓題新貴望見紅塵捷騎飛梁之北魁杓曉發三
辰色天開於子正逢年蟬曜看展摩天翼梁之上魁
近三台連將相魚龍繞樞動春雷聲震瀛洲光萬丈
梁之下太乙臨奎照清夜青藜影裏讀書人紙貴長
安起聲價梁之中魁星如日炯雙瞳點定文章拔忠
孝天梯相接到蟾宮伏願上梁之後玉潭藻登天馬
雲翺岐宮既滿奮觀梓三百六十森七動照日之鑾

蟾窟長寒砥柱者八萬二千家七祖修月之斧從此
解額狀頭多士還尋雲路公槐卿棘主者卽踐台躔
謹贊

梁本堂文集

卷十二 梁文魁二

古今社最著者前有香山後有耆英皆古公卿升平
晚節風流可傳之事千載而下猶堪圖詠獨晉宋間
有遠公者高隱匡廬修淨土法一時名流上善依止
東林咸望香爐瀑布以爲洗心之地同堂白業稱蓮
社云考其遐詣高蹈卓朕可稱之士十八人而居士
陶泉明當次宗周續之輩則潯陽隱君子也夫義熙
以後伐狄興王晉之遺賢多以避禪却聘諸子非不
樂爲香山耆英者而感遇傷時或系印綬或廢婚娶
東本堂文集 卷十二 廣通社引一 五

諸君去雲蓮之襟心樂慧遠之妙梵則楞嚴法華
經老子得同升講席赤米白鹽青蘋紅蓼得並助伊
蒲宰官居士高僧羽客得並成淨侶內典云世間一
人信心念佛西方便生蓮花一枝將來受生托胎其
內如是種七謂之廣蓮古人不得專美于前也溪公
既中約復使子暢道其意是日酷暑因患僧問爲山
世界怎麼熱向何處避爲山曰錢湯爐炭裏曰又與
麼避爲山曰衆苦不能到今溪公以悲願引人共脩
淨土正使人向錢湯爐炭裏作計倘會中諸人不和
孤負則念佛三昧處居狀衆苦不到蓮社養爲燈羅
也偶爾熱中捉得些子與公親面相呈煩公一筆洪
鐘看幾人解作贊者歸去

安陸府徵修志稿

蓋聞國華皇覽首稽掌故之文天步玄枵竝得懷新之象惟華物莫若鼎值茲再造車書而方策存序人當有乘時述作瞻思古邇昔號名臣祠柏東來漢江南紀山川蔥鬱亦云虎踞龍蟠文獻輝燦豈獨鯢魚鳳鳥故碩彥比攀轡之業傳篇盡櫟錦之才甲於中原著若都會矣朕石城雖要雲土幾荒宋繼原以作賦想雄雖故國之風胥覆楚而存臺敷忠孝感人之方明斯典郡職在版圖則事當沿革之開地有廢興之蹟敢不續諸志乘用示司存惟是攷其舊編止於中禁放軼前聞五十餘載僕竊欲覓求放責傳采朝華開局分曹重加增損必藉見所見聞所聞之廣以供筆則筆削則削之資凡我州邑大夫及賢大夫仁士其各諮萬曆壬寅以迄今日境之內時大興革事當書時賦役戶口增減當書時災祥兵燹陵谷變遷當書時守令上下宦澤職事當書時科日選舉封爵當書時奇節異行當書時儒林文苑當書時仙釋商隱方伎當書或道州榮七日寫春陵或故老霏七善

談天寶或道音發於魯壁或雜如出於陶鎔咸投野匠之視斤悉給蘭臺之雅札哀賦藉手豈不盛哉於戲興都舊比于三輔誰言獻不足徵冊府還予以陸名亦貴安而能慮則不佞受書而拜敢忘共 天子之民必能者載筆以從定尚荷諸公之賜助其五絃成此七襄謹檄

箴銘

想箴二則

莫妄想身外分外過去未來無端起念紛飛若埃窳
達死生皆有默宰鑒空設心徒狀昧昧胡不自懲懣
焉返照無妄卽真賦明乃妙

二

莫邪想非正則詭非安則欲義不勝欲動成邪思事
理所無患境所有在我靈明卽於羣醜敢不自閉齋
居退藏內觀無邪厥真乃常

宋本堂文集

卷之十二 銘

九

硯銘

璞則必剖玄尚黑守是曰端友

筆銘

有穎有栗權衡盡日惟子之秋實

琴銘

象指虞廷封爾桐邑如玉如金爲德音式

櫛銘

總七林七子不擇蒞夢則必治理之以朝氣

鏡銘

奚必泰之劍得人則那戰勝而肥凸如我何

香鑪銘

煥儼作博山匪曰博山蓄泄雲氣匡廬之間

劍銘

冷斯祥匣斯光我雖子雄我柔子剛與子偕行

塵尾銘

談雲霏七相助爲理惟晉用之世柄用汝

竹杖銘

天植其節錫以九玉女峰頭落吾手

宋本堂文集

卷之十二 銘

十

石獅菴銘

後貌口張吞佛不吐舌則廣長溪聲萬古雨蓋寂莫
天遊于房有時吐佛吸日月光於一毛端現爲寶所
表裏洞朕成壞無我如此奇崛是名獅子負大雄力
一塵弗起

高麗扇銘

扇一面露骨
錢處有小銀

誰謂繭絲獨障一面誰謂露材薄言東箭風動金鋪
現自搖闌干明月隨人轉

鐘銘

側坐山

法界廣無邊盡在昏衢裏警之以蒲牢甘露門斯啟
一切諸有情從闢入者喜無聞無不聞歷劫超塵毀
何以勸茲銘懸鐘自今始

鐘銘 紫龍寺明
修此止乞

維此梵宮古之紫龍作鎮湯泉肇於元豐五百餘年
孤禪崇律更治洪鏡表聲聞力鐘鳴龍靈正法永興
雨四天下還守其庭

鐘銘 隆興菴

隆興之堂弘法以戒如擊大鎗警此器界有善男子
宋欽堂 卷之十一

獨力作鐘懸之戒壇圍繞天龍惟鐵無壞聞亦無邊
如七不動永覺大千

鐘銘 聖果菴

平岡聖果菴在先黃人基下清康熙九年庚戌拾
宅爲之越庚申易造大鐘成更爲銘七日

果海鯨音弘法則震衆生耳根同佛聞性昏曉較朕
覺也誰先發深省者一念萬年

清發齋硯銘

有廉有隅且發青蒲紫雲之朕龍寶所娛

渭瑣硯銘 庚申偶購此硯
適當入十故銘

我友必端畫乃得子題曰渭瑣以識齊齒澹七湘流
垂以直鈞不釣而獲最我耄修

學射箴 示翼兒

生男懸孤用昭英特六藝之中射以觀德揖讓無爭
心手調合持滿穿楊專精貫發匪貴粗豪徒朕破革
乃武乃文德分優劣矧圖吾師羿善爲賊最爾儒生
勿忘明哲心去殺機而有愚色拔箭猿啼潛神默奪
豈若克徒恃勇聞格強敵在前矢鏑弓折三復斯言
宋本堂文集 卷之七

念終未克

贊

杏壇四子侍座圖贊 二首

三皇如春五帝如夏王秋伯冬世趨於夜天生仲尼
夜而復旦日月在昭星緯分燦緯之大者序功四時
三光之光孰能貌之萬世不夜吾師吾師

二

天不可階從而學山虞命四岳分職克艱學山七高
岱亦絕攀素王之庭厥輔首冠誰爲置岳雍穆以環
元氣端拱四時就班彈琴詠歌儼朕杏壇異哉子與

東本堂文集

卷十二贊一

一五

分岱一嶺五百年後遙集其間希聖未遠作如是觀

新傳蒲州所藏關夫子真像贊

江華今張公手
草第五十五幅

鼎上英雄漢魏之際惟公絕倫精忠大義生揭日月

而行歿與河山作衛非漢不臣迄明而帝蒲坂丹青

千秋弗翳張宰傳真靈來投意其瞻目也儼乎震華

夏之威其撫膺也默朕抱春秋之志乃若龍髯飄領

鳳睇睥面霜霞霞府玄珠散見微地紀年異於恒觀

千載顯真應開治亂心日在天世當復旦五十五幀

通臣作贊

大悲菩薩贊

云何兩手眼化爲二十四現此廿四已乃至千手眼
寶目陀羅臂而入萬四千亦若諸天魔何以信爲佛
是相絕悲惟信彼大悲故手如無礙輪目如不動智
明月映萬川是萬豈非一我目與我手了不與佛異
佛眼如掌果悲觀自相喻印破古面門堂上露奇特
觀相如化城疲者思已度心目不暫捨是名真懺悔
願爲五濁世第一施無長

觀音大士贊

東本堂文集

卷十二贊二

十四

意妙慈雲相妙滿月悲觀非眼海音非舌無人識得
普門須問寒山拾得顧長康吳道子筆墨放光有神
理幾時度得盡衆生衆生回向大士喜觀自在自在
爾

送子觀音像贊

佛是衆生母心是衆生佛以佛平等慈有如嘉賓般
觀音妙示現喻以懷中物五自有明珠有淵取諸其
懷不須乞向道我心如面師面傳得兒真髮髻百斛
明珠一寸心是名念彼觀音力

書家隱君星海公傳後併贊

太史公曰季次原憲問巷人也讀書悛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於世世亦笑之故再傳游俠思所爲賢豪間者於誠修行砥名在常布尤難哉予讀貞髮先生傳而重有感也公承大司馬後運塘諸公諒毅又嘗嚮學而不得志於青紫譬如鸞鳳蒲庭冥鴻獨遠聊以自獲此亦何難而諸所謂鸞鳳者且欲戢其五色推其素葆以令自見於毛趾之間則星海誠不易稱矣乃其端方正直爲編黨所畏服如是其慕義樂

宋本堂文集

卷十二 贊星海一

十六

施慷慨能任事如是其澤枯邱死力行善如是可不謂砥名修行者與吾宗會稽海內稱其家教嚴謹獨存古道家大夫之恂恂也不以崇爵加煇修是以方伯公與岸生大行率于公有表章之言焉夫功名者慕組也聲華者金玉也德行者鐘鼎也人患弗力行耳而思慕組金玉之掩其上哉龔所敬仲子君平者誠心質行克繩其武其慨欣當世也思帶劍人衛鳴鞭出塞嗜好落落庶幾無苟合者以是知貞髮之風遠矣敢辭固陋謹爲之贊贊曰

會稽諸儒蒲牀簪笏中有布衣卓犖崢嶸發言衆欽沉毅度越解圍纓冠推誠結襪松無芳調謂不盈竭義欣亦欣義艱亦艱遺榮夜行抱道以沒惟昔弘景栖貞泉石終怡嶺雲謚曰貞白千載寥寥高士蕭索迺有先生私淑其隻人無間言故莫能易寶此家乘以旌典冊

宋本堂文集

卷十二 贊星海二

十六

題五峰和尚受法密雲手卷贊

密雲悟和尚付五峰禪師源流手卷久留浙之靈隱寺近日請歸鴻山古梅焚香作禮出而求題跋故爲之贊

曾溪而下衣止不傳七以心印如燈續朕隆七南岳三十四世垂大法雲弘陰臨濟第一真子卓朕五峰開我密印是謂大宗以佛選佛天童世美首出學公得骨得髓如獨角麟先行太白手澤印心重於秀鐵靈隱藏之四十七年天還楚弓拱璧以先金襴玉鉢矣本堂文集 卷十二 贊三 十二

題沈仲連先生小影冊

沈諱裕進士戶部郎北直宛平人

張蒼姬乳道未返于嬰兒老子虛心學更專于杜史君子豈可以贈之精英易蒼之塵垢乎吾擬先生猶龍矣好龍者常好其畫倘知神理所在勿謂麟爪淺也

友人劉止臣小影贊

四十年前見君韶秀文如其人四十年後貌君者誰圖其顧者其冠聖其服曰此昔所稱韶秀之劉子也射策者養歟傳經者向歟身將隱矣而抱幽芳於空谷應帝先生有道獨醒又何羨乎人間之焦鹿

廖山令道影贊

古梅花下坐者山令歟胡子之苦吟吟而貌朕秉素尚今而紫襦白傳緋衣殊不羨山中高士似林逋

說

劉子四邱偶思易其字而問于密菴密菴曰古之人
有竟以字行者矣朕多候名義而起所謂合之則變
美而又不妨于孤行非可漫無說也劉子名令器以
其才品韶秀實足以當之矣吾聞王者出則有慶雲
器車醴泉芝草之瑞焉器本有質而器車獨以神應
物表隨有道聖人以出不物而得物之名者至奇也
士子讀書明道居則爲人瑞用則爲世瑞豈可刻畫
瑚璉而成耳目之玩哉字之曰器車其可乎劉子念
之矣

東本堂文集

卷十二 說

十九

示聖兒字說

先朝世講錄所載子三四人多未生而預列其名以
期後出者子里選貢與鄉閭三次譜年時止有長子
而預名有二曰之賓之翼後之賓二歲而夭豈意六
十始生汝而當其次得名曰翼之義取長沙公夢
生八翼之說也且予亦先君六十時生而嫡仲兄不
相愛有享子危汝幸有兄賢輔之翼之矣從前嘗恨
兩弟不育口倘得一亦足以相助汝固有翼之者早
相祝而待也古人弱冠人太學則請字汝今年十五
矣學業茫狀而欲請字之嘗讀淮南子曰禽之靈者
有羽嘉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
生庶鳥汝豈能自拔於庶鳥乎而父兄之所期於子
弟若三加而相醮也字之曰羽嘉勉旃哉能無負於
嘉生斯無忝於所生矣

東本堂文集

卷之十二 字說

二十

募疏

募修潭郡北城古關帝廟

一切世界惟人心造一切因果惟血性成故河岳日星與嶺嶺肝膽無異任是諸佛菩薩神仙修羅只一血性男子耳古來英雄將相不問道而歿者其精靈臂烈輒入修羅或有所托而顯於雷霆風雨木石水火之間類得稱為神朕氣盡則散耳若夫從忠孝人仙佛者雖歷劫數而精靈不衰關夫子是矣長沙於三閩爲漢地而傳錄長沙謂帝旌旗車馬昔嘗往來則城北是其故處不妄後人乃循蹟立廟惟城下廟取古代有靈異雖疊經兵火而歸朕獨存非神所司不至此也今年長沙令虞景高傷戎馬之難運加崇飭焉謁者倍肅一日偶有僕夫驟祖而卧于前夢受將顯目大呼自訟不敬若身被撻者云帝像墮落需宰官居士金碧之甚亟諸人駭怖爲祈請乃得甦而後知故老所傳諸靈異不謬也於時庾公與攝雲陽守李君屯田吳君親見其事乃捐貲重新其像而三君定請吏採奇篋不足將令宇暫募給之使陶子

來不生文集

卷十二募疏一

十一

述其事以告雖朕帝不善云日在天上心在人中乎帝心若天日矣靈安往而不在何必潭州哉而又沾乜縛一愚昧之人以相啊囑也竊意湖南禍亂垂十餘載當事者不復念凋瘵而歌鐘鼎食用峻法繩其民間一撤屋爲利瀝骸爲糜自楊于衡曰善豈知有血性菩薩如帝者之在茲也帝應去渾久矣而一旦政府緩來湘波不沸去雲旗之復歸亦不可少若夫文武宰官克襄厥美則當與狄公毀祠獨崇季扎伍員同意何必與之言鬼神說因果也哉

來不生文集

卷十二募疏二

十二

募脩玉皇殿疏

浮圖老子之宮徧天下朕西方聖人不若 昊天上帝之於生民真且切也今 朝廷首祀南郊郡縣皆特祀 玉皇百神之主風雨雷電皆授職左右則修舉廢墜無大於此者吾邑白鷄觀古矣少所見者宮殿頗盛黃冠居之今盡廢圯僅存其二而 玉皇殿孤峙其中不蔽風雨閭閻落 如三家村貧困已極思蓋一把茅者不暇及非循良宰誰能念此哉茲王侯以廉幹撫我殘黎又供餽徵輸深軫民瘼獨顧瞻榮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募脩玉皇殿疏 玉皇像剥落露處怵然不安於中亟欲損清囊重構之命曾募脩於士庶醺賞以助其役敬天而勤民甚盛心也僧持冊入山以候示意予丐書數言夫人有疾痛患禍不呼天則呼父母耳 上帝天也邑侯父母也予遺之民方竭力輸輓髓血已枯非 上帝誰能生我者非王侯誰能救我者諸人發心勉赴其事量力以勤之 上帝臨汝父母保汝矣與微福本居士者不同也區區鬼神因果之常談不足告焉予賦北牕衰懶揮汗書數行何可辭

重修泮水魁閣疏

山川之靈不大鬱則不大發若啟若翼存乎其人七勝天定卽山川不能不聽之矣鳳山學宮古稱形勝其遷奎閣峙其東築泮水而激之鳴鶴在萬曆之丁巳宣城晉江兩王公察其氣之當宜也而力主之某方爲諸生弱冠同時貢才氣者半數入爭自奮勵思一發其鬱結以副兩公之心明年戊午吾社一人先雋嗣是科第相繩至己卯上公車者于入一人抗南宮爲御史湖南稱寧士將比美中湘矣又咸謂魁樓榮木堂文集 卷之十一 重修泮水魁閣疏 泮水之効靈昭 也壬午以後兵火氣深絃誦日損雖 朝廷皇綱復張而歲有點額之歎士遂若雌而不振所爲奎閣泮水者亦且湮且頽黼黻非昔觀矣去年權侯特修 文廟命諸生肄業于兩廡士蒸 奮袂起而射不破的或者奎閣泮水之勝其興也有待乎胡子居近其地每撫陳蹟而愍朕念之慷慨以請于侯詢于先生謀于同志僉曰有開必先筮從則吉爰告老人乃謀於箸 得復之豫其繇曰大有得勿疑朋盍簪隨哉易之告我也閣與泮皆故物於事

爲復盍簪勿疑最諸君子之共濟矣且北斗在天其數七七日之復兆在魁乎水滿而洩小則淙七朕鳴珂也壯則雷出地奮矣必合朋而後大有得也若夫事豫則立豫有和義焉子寔先之矣奚疑其書以通約同志予敬歛耆載拜拭日以觀厥成

胡子字和子

募助玉堂橋重建疏

玉堂橋去縣五十里長虹亘波凡三十餘丈梅山之孔道也自唐以來有鴻山一宗禪學者所奔會自宋以後有張魏公南軒先生兩祠墓景行先哲者常陟而仰止焉莫不諡斯以行故關於邑甚要朕水繇黃水江而下至此多滙爲潭春秋漲潦一雨輒溢湍急不受舟楫倘非橋則郵傳輪輓商販負荷者奔趨兩邑之人皆望洋而歎廢公私事不小故需於橋又甚亟前年陽侯怒嚙其西半壁中斷涉者咸病今年春來本堂主集

胡和子鄧又韓慨朕念之捐金補其陞方鳩工蛟水暴至全橋皆泐欲復舊觀需費千金工匠皆歛手太息退矣忍頭陀惻朕歎成事之難也乃徐計之曰曷遷其趾少就安流因其石壘爲墩增堤翼其岸編木而梁之覆以亭榭得四百緡差足矣爰請於明府彭公七吹孤捐崔俸以倡之聞於縣太守張公七南軒裔也亦亟相贊導以是下天人之交助矣工其勿輟朕計其貲尚乏過半不得不募於諸大夫國人焉夫百仞爲山功存一簣中流失職濟在一壺功行所關

莫重於成敗之際今此橋已有雄慈者舉其綱只要
諸人共發一片心出一隻手事之方成將伯助予則
百靈交貺利涉無窮非僅功一簣而濟一壺也敢書
其端付上善人以告於同里先丘墓田廬之在橋以
西者以次乞於要津則無如梅山之檀越與資之宰
官居士云

香山寺募疏

寧邑在溪山之間者也古無城墉而環山夾溪以居
絃誦錯繡常千餘家與圖志所載飛鳳香林二山咸
在闌闌中兩山蜿蜒東西來峙其首縣治與學各據
一峰南北嚮而縣乃枕香林北面前人鏡其祥故向
與制特異香山者昔嘗生旃檀二枝建觀音閣叢古
宋元以後乃增建諸殿修方丈廊廡及諸水陸菩薩
之像成大梵刹金碧魏巍與邑俱盛蓋官師之所祝
釐人士之所肄習賓游之憩止俱在不獨崇浮屠奉
空素也頃兵燹十餘年邑咸爲燼而學獨存先師殿
寺獨存大雄殿豈孔子釋迦之靈尚有待耶今幸邑
侯蔣公勛肖偉材新綰印綬下車之日謁孔廟而蕭
肱悲將治其慕蕪焉聞者感歎以爲真有待而興矣
越數日過香山見孤僧四壁折鐫破榻與諸金碧像
相枕藉又復憐狀患所以區畫之卽發慈施命僧更
爲疏募諸邑人將別爲草堂集繡流以居之而丁故
殿更增其屏櫺繕其墻藩使以蔽風雨而屏狐兔葢
勤七乎興廢舉墜者也野人間之而戟手曰蔣公一

下車聞甘河之謠寧將有蘇矣乃惓惓于釋迦孔子之宮如是與釋迦之宮則思安其徒與孔子之宮必思厚其士將見衿佩者被芳澤灌渠者營福田於以獨人民之病救風俗之薄公沛朕施行之益可知矣寺僧承公命委書以告檀越將使一鄉之善咸襄厥

荆南華池山募疏

佛未入中國前皈依何什麼法已付曹溪徒擔荷箇什麼地倒還從地起非開教外之別傳心滅卽向心生須辨因中之正果石首華池江干雄梵繡林遙集文殊散現之異料香水泉流古德想成之淨土賦以倚臨古道城竝精藍成十方龍象之選場當三省車騎之爰舍久矣乃滄桑一變鹿苑俱墟卧殘碣于荒烟聊存忍草來寒山之片石更啟香林其戒衲溪翁者自曳犢牛馳雷飛鷲不惜肉團挂火遂令玉鉢投花以熾朕九十二靈虹而供養萬五千羅漢上善復聚于一處此子未疲于津梁思還舊觀持茲苦行擬偕王珣之地更崇釋氏之宮通巧檀施共成此岸嗟乎香奩錦瑟誰窺樓炭之經石馬銅駝豈敵祇園之樹威于勝事應發悲心媿前身非金粟如來願國中皆須達長者庶幾力士金剛不向斜間開設善財樓閣皆從掌上生成以予喻法後行助汝建刹竿竟謹疏

勝善庵緣事偈

云何離一切而得無住心雖證二乘者此法不能見
未若實地人且云罪福相持戒是福本作福是行力
譬如作樓殿先求地安穩棟宇既已就次第施莊嚴
屏櫺及綯疏一一費嚴飭若有未具者便名爲欠闕
卽今勝善利豈不稱精廬良絲修上人廿載深勤力
頃牧馮山牛不冒犯苗稼禪室諸莊嚴久不暇完繕
爰爲力行者發願求布施持鉢丐湖湖皇皇走赤日
此豈不得已而云欠闕事一切法由心心了事事了
未六堂王集 卷之十一 勝善 三十一

所以檀波羅成就福無量請爲勝善緣說此平等法

馮山新聞千僧粥緣事 第二口入山

大馮山一片久荒田地被牯牛耕轉只栽田傳飯不
曾有乞王城所以天龍護念十數年不少鹽醬但向
時所備千僧大鍋後來飛人記潭不通消息今日海
運山移從嶺表端州啓朕出現會中白牯挾與俱來
今春少雨忽朕曹溪一滴送至黃木江口大衆舉起
又且化一爲二如父子鼎如伯仲雅觀者贊嘆真爲
奇特馮山和尚爲是選期選佛擬待涼秋大張爐鞴
既不能數米而炊又不可持沙作飯如何使大衆得
個飽處須看世尊當日無數天神供養不冒坐受每
嘗持鉢乞食朕後敷座說法只爲他人喫飯自己不
飽于今馮山會上鑊去鑊來也須檀越證明始得當
郡蔣公施常住田是現宰官身護法者勛爵線公唱
施第一鑊是現大將軍身護法者湖南檀越見作隨
喜是現居士身護法者諸人智果福果同時而然始
知馮山鑊中烹露地白牛供養靈祐老子不爲分外
也不朕但請新發意菩薩于此大鑊湯中種取一粒
二粒驗取生熟看

導蓮菴募莊嚴傳相偈

淨梵之廬須具三寶者宿住山不妨草七導蓮菴柄
破院殊好一旦重新居臥蘭若古佛一尊無師子座
誰布黃金莊嚴瓔珞僧來告我將千檀越丐長康毫
發牟尼色鉢雨之施河沙功德新設新絲法不定捨
菩薩放光福我田墅

寒山堂文集

卷十二 偈述一

三十三

舊之城東募施茶偈

夏日之日炎七火宅古道無陰剪紫伐相嗟此湖南
誰不熱渴時有龍驤北來作雨庶幾一滴以蘇焦土
望蔭而趨熙攘赴七新亭故宮池邊樹下修禪頭陀
憫彼弱者左泉右茗不擇而捨雖則有水誰潤誰汲
誰採月園惟布施力願檀波羅以茶作蜜康衢置尊
酌者無畏乃知茶經具殷若味作如是說施茶三昧

雲蓋寺持鉢衛陽落鎮冊

蓋聞瞿曇非相示已度之化城大苑有天現自朕之
樓閣黃金何須布地顯出界者妙乎莊嚴玉鉢亦任
投花貴發心者滿其施果事在人天之內功趨切數
之前是以韓蘇寶帶雷鎮山門短薄華堂早成鹿苑
但臨津而自度咸得岸于悲流東驚山雲蓋寺西寧
之古刹也落七長松儼先生于古竺涓七巖滴接鴻
祖之香嚴追象敬之衰微致鸞峰之飛去壁火燐其
幢蓋木佛猶存寒雀巢其髻珠雪山斯在乃有持戒

寒山堂文集

卷之十二 雜雲一

三十四

此丘某亂後經行草中卓錫思拓招提之界重修寶
梵之宮將謀湧海爲山誠如精衛必待擎天作柱力
若象王是以抱月南遊破雲上丐衡疑九面閣叩八
重倚須達現宰官之身卽長康面雜摩之手鑒斯誓
願發彼弘慈仙人掌上何難擲米成珠菩薩身中亦
可削金流汗植福田于屢澆是在台階投慧果于雙
林終成佛土

修石塘寺募疏

濟陽之南八十里爲銅鑪高山清流嘉木脩竹極幽
邃之勝往々如桃源輞川別有天地蔡氏世居其間
詩書耕釣垂數百年而子孫常千入非山川之靈不
至此中有寺曰石塘四山環聳蔚然中秀惜碑字漫
滅不能攷其始但記至元五年重修大率較蔡氏之
成爲尤古矣舊刹壯麗竝祀玄釋而大雄之宮殿樓
觀最盛數百年中迭有興廢而蔡氏之先實代稱檀
護云十載以來湘山盡緒此山亦遂燔于野火僅存
宋木堂文集 卷之十二 疏石一 三十五

者東顧之王皇閣耳蔡氏子孫尚多秀杰每遇荒烟
蔓草輒泣朕念先人之志而思且感焉乃集族之賢
者謀修復擇戒衲某董其事計棟宇之費佛像鐘鼓
之資非一姓所能辦則不能無丐于諸君子而汲々
乎祈一言以爲之導也夫兵火瀰漫以來諸人之勝
肺而日數易而入于莽莽卒不復理亦多矣頃瘡痍
少起漸立然嘗此山之興庶幾有待而蔡氏諸君子
之泣朕念其先烈規還福田若不能忍則善入孝子
之心異乎行蔡莽遇風雨而不悲者矣舍衛城中豈

無須建閣而共讚當不乏入昔釋氏謀建大梵師檀

一竿於庭曰建刹竟蔡氏之發心與戒衲之發願如

一竿植立莊嚴便具何異善財掌上頓現樓閣哉

紫龍寺募裴觀音大士像引

塔下走筆

佛入中國時止以白氎畫殊勝相厥後匱金錢木和
泥合土皆以金色爲最勝一切佛廟俱是像法無惟
乎圓頂方袍者之口從事於雕繪而愛木上座之黠
慘無色也紫龍寺在邑西湯泉之上二三比丘邇年
亦能從應入禪便是古佛放光矣寺有大士金色剝
落田家野叟亦有發心欲重加莊嚴者計所費二十
餘緡非獨力能就越百里而請于予予曰峨嵋五臺
皆有紫烏報菩薩放光人聞烏聲莫不瞻仰讚歎朕
東木堂文集 卷十二 紫龍引 三十一

善根淺劣者不得見今紫龍漸成淨梵正是放光時
節發心居士如靈鳥一聲喚動諸人眼耳自不少踊
躍隨喜者在時節既至卽是因緣轉瞬之間便當見
金色如來但問住持作麼是三十二相只恐千累大
士通身汗下耳如何也

隆興卷募重裝金像疏

丈六金人具三十二相初止傳於白氎耳至淨圓大
盛範以黃金或鍍琉璃或和香土所在瞻崇是名像
教朕經云施莊嚴者得相好報何以故以所感故隆
興卷寧之戒壇也精廬自律師創始中龕大佛迎自
瀟湘若靈鷲之飛來比虎頭之繪畫矣而金色少黯
將巧重裝則又諸比丘瞻崇像教之意爾夫化入示
現獨彰金色竺乾清淨專表西方金之義徵矣今施
者但發信心譬如真金生於鑛裏不離於鑛金自不
壞裝者但堅願力譬如真金揀於沙中不厭其沙金
自不少此是忍頭陀就金說法處若夫微義金不傳
金盡毘尼莊無有取舍諸入當於三十二相外會不
得道破

東木堂文集

卷之十二 疏隆一

三十八

法華卷修進引

化人之人中國也其始非欲易中國爲西竺而欲使
西竺法流傳中土耳則象教隆替不得不以中國爲
盛衰朕宮闕山河劫火屢變鷄園鹿苑往七彌留非
盡象教使朕亦必深山窮谷中多草衣木食精進不
退者能悲護之也嗚呼泰維周室首荷漢宮王臣一
輪往七而絕求之深山窮谷豈無其心哉顧護持者
何如耳老宿某久構法華另有一山以栖白足而勤
修淨行于此兵火之餘草七結屋以奉梵王不無持
鉢門前乞糧波羅密若因不見三災者何其無退轉
哉天龍悲護當自有人而老僧索書提唱豈知病維
摩實無廣長舌相助也聊復觸法寫我慚愧耳遇悲
護者以此示之如何

梁木堂文集

卷十二引法一

三十九

勞塘河募復茶菴疏

渾之廢而不能舉者多矣回憶十數年前人民城郭
宮殿樓觀之盛如說夢事銅鉦石鼓淪于荆棘者何
可勝道頃天厭其禍假以巨靈之擘剪拂而濯視之
人民城郭始若集彈利牙諸宜復者雖重如兩庠孔
子廟尚輟爲茂草豈不割心恰目哉而博士弟子不
敢請知其時未可舉耳朕髡頭野衲獨呈七汲七於
荒煙斷碣之餘或爲一刹或爲一像或爲一亭一舍
朕指斷臂哀號于通都大邑之間如續祖廟如接慧
命不能已朕則西竺先生之徒勝吾黨多矣雖朕巧
之者其徒而成之者吾黨也使士大夫見其朕指斷
臂之誠而觸其意于君親師友之間則修廢舉廢將
亦有大不忍焉者庶幾輟公人其人火其書之說可
廢也勞塘河舊有準提菴以當水陸之衝衲子嘗於
此施茶頗稱濟衆兵火以來勞朕蒸蕪矣有僧懷七
朕思謀修復而長跼稽顙泣求一言以導之屢遣不
得度其勢必將燒指斷臂哀號于通都大邑之間者
也是可已而不已也可已而不已必且有神以惡之

梁木堂文集

卷之十二疏一

四十

矣以相之未可知矣

卷之十二 疏

目一

募建雲外和尚塔疏

真空不滅眞住無生大事已明去來何異朕而釋家
示寂每以舍利爲勝攷諸祖庭則多全身入龕不盡
荼毘率用罕塔坡藏之千百年間或現瑞光或長爪
髮以爲得道再來之軀非真空不眞住矣六朝以來
經賜謚號爲世所瞻仰者數十處其間隱顯率以傳
法之嗣爲盛衰卽衰矣而浮屠壁立非復秦塚漆燈
漢陵松柏所能及使英雄迴意於此豈不痛哉雲外
和尚說法黃梅踞獅子座數年一旦持無畏之力飛
集木堂文集 卷十二 募建雲外 目一
錫湖南由岳麓遷神鼎而居雖兵火塵氛而學人雲
集宗風大振讀其語錄往以孔子迦文互相闡釋
可謂得手眼之正者矣惜乎臂痛遠來撒手便去未
免有絕嗣之歎而會下諸人如喪考妣忉忉狀誅建
塔以藏其龕皮卽爲塔作院願方甚鉅神鼎一門不
妨孤峻乃知雲公之嗣固方興而未絕也雲公一具
皮囊去來無涉諸弟子但諦思教外渴生悲仰決欲
尋拄杖子落處豈特雲公不死譴公亦未死在管取
神鼎山頭自有七寶塔從地涌出倘宰官居士因雲



ZW

21181808825289

和尚遷化之速益傷驤影難追發心布施助成其院
亦同是七寶光中圍繞大衆矣嗣神鼎勉之拭目俟
成當爲之銘爾

卷之十二

